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59·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6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盡玄

世祖文皇帝上諱禧字子華高祖兄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齊大赦改元

乾明辛酉上祀南郊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

有寵於顯祖湜常職翻史記索隱曰滑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者言其能亂也滑稽也

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

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琳聞之恐其衆潰

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

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

岸爲之聲勢騎奇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

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

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

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瑒發拍以擊琳

艦戰船前後置拍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

溶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溺故餘皆

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

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蹂人九翻踐慈演翻騎皆棄馬

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

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舴艋音

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

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系高翻泌必翻又兵權

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還從

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此江南皆爲陳齊葬文宣

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戊戌詔衣

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

敘將帥所類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

尚書也此部官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必經翻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



敬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沒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婢仍不縱也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卽位乃就朝列朝直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東宮

昭陽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多不開預或謂演曰驚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難力

南翻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常山

王錄尚書事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先悉及濟

南王立濟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

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處昌晞曰周公抱成王攝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晉陽者嗣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又宣帝之以移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又敕以王

晞爲并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覘

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躍馬而去平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晉陽在鄴西故謂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朱

渾道元自龍右將軍高歡考其尚帝姑東平公主高歡之女也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計燕王獻謀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北宮處昌邑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貴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壁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漢

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出於

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呂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楊愔時爲尚書令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儀昌儀意亦內職而北史后妃高仲密之妻也高仲密因妻而

帝大同九年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昵尼以啓示

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史言謀及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旣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鄭頤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量音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僅數十人於錄





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爾朱榮為大丞相後湛為太  
傳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周書江陵  
之陷也見一百六十五卷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  
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  
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高祖存而不遣高祖殂而  
也國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琳敗  
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  
安都從容謂曰容翻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  
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  
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  
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騎將軍封衡陽王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琳曰演從少帝還齊陽為不用卿  
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翻  
同處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晞動演史又演奏趙郡王  
徽為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  
晉陽稟大丞相規算詔演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  
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  
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  
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  
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人一死雖大敵不能克周人之死  
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  
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復扶既而周  
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  
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

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將即亮翻使就王琳  
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法麁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熊  
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  
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  
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荆州之義陽天門郡  
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縣為沅州別置通寧  
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沅音元以右衛將軍吳  
明徹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  
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  
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長恭  
為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  
道迎候主書及中書舍人皆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  
告溺殺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殺昌之功也五代志  
初高祖遣榮陽毛喜從安成王瑱詣江陵梁世祖  
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  
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好呼夏四月丁亥立  
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紀昌諡周世宗明敏  
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  
餠而進之周禮有膳夫唐六典記前世官制治軍以後周之典  
掌膳中士為掌膳署今之職獨不言膳部中大夫以類推之則後周  
之膳部中大夫唐光祿卿之職也杜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屬家  
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歸都回翻九餅也江陵未敗時梁將  
陸法亦有道術先具大餅薄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餅餅蓋北  
但較小耳膳出南方煎餅為之餅甘帝頗覺之庚子大漸  
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杜預曰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弘大也世宗之知武帝史辛丑殂年二魯公幼

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

深沈有遠識沈持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數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引論語孔子之言壬寅魯公即皇

帝位諱嘗字子雍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

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為

始興內史卒官卒官卒于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

停鄉里乙卯為置東衡州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蓋以

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從才安都子秘纔九歲上以為

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以安都能定策以安國六月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

葬之武帝永定二年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

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

之曰遭難流離數所具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

盡言不能幸蒙恩詔得反藩闈蕭蘭言蕭王汝何物奴

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秋七月丙辰封皇

子伯山為鄱陽王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亮翻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

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比翻言我違天不祥恐

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

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漢用

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天也墜先帝之基高帝謂演曰

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

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

時難乃方侯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

中郎陸香將出使使疏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香言

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

初無一言史言演非不欲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聲論謂與論皆歸演每

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其其禁翻弟既發端吾亦當味死

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

相王不効周公輔成王演為丞相故呼之為相王演於齊主

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

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

別宮濟子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

南有他也太后惡張本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晉陽

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

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

所懷隨宜作一牒毛見曰牒書候少隙即徑進也言少

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少陳

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

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備久在沈淪沈持林翻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哺給御

食畢景聽還景日景入而後聽還私舍故云帝識度沈敏

林細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人君而親小事為細所謂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為爾而已焉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被寵遇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于娶勃海王歡之妹樂陵長公主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悴秦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搔掌代痛搔苦血流袖出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徽為大司馬淹夷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大興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任也後周依周官其制列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曰率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賀若敦傳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丘亮即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抄楚

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道澆量沙之故也召旁村人營旁之村人也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先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裴唐行儉詐為糧車以破突厥亦用此策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數所角翻趣七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據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後齊門下坊之長也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彊而其根本實微周若貧弱而其根本實牢若齊若昭欲用其彊富周固有以待之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蒲州於河東延後河東之地入于西魏後周因蒲版舊名而置蒲州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

齊威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成也穀食豐饒彼來

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

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十二月乙未詔

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已款謂因已款也

降亦謂宜且申停及秋冬乃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

餘衆自楊葉洲潛遁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不謂曰否齊主以文

於市與衆棄之之記工制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

自今當爲王公改之爲千帝欲以晞爲侍郎按北史王

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少許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卽位

尙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杜佑曰石鼈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卽艾城也此作白水

肅宗卽位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瞻督亢陂在魯州新城縣

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

祀園丘辛亥齊主祀園丘壬子禘於太廟周主

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

取助合州刺史裴景微考異曰北齊書琳兄珉之壻

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微恐事泄挺身奔齊按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字又奏觀

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按賀若敦傳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

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

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遠陽郡屬

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

於東郊三代之禮春秋朝日秋暮夕月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

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諜周古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

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成城降齊孝寬遣

諜取之俄斬首而還所獲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

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蓋工衙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蒲浪翻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有稷山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辛子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丙寅周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爲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就役周而復始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周以少傅尉遲綱爲大司空尉遲綱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贊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申徽傳曰御正任惠絲給傳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北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士比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御正者亦代言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官府秋七月周更鑄錢更工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護之子會爲嗣顥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衛可孤戰殲有子什肥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與故以會亮嗣之洛生爲宋公所殺震早卒皆無後故亦立嗣齊主之誅楊燕也燕因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楊燕守手又翻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廢高祖元海公思

宗數之從子散悉翻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爲幽州以羨代伏連爲不使之幽州而羨至又領軍以分湛下之權湛知其故乃留伏連不聽其視領軍府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齊南王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爲己不利齊主藉歸彥握兵以殺楊燕燕死而濟南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後見主上請去兵權見賢通翻以死爲限不干朝政翻直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齊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靖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樂首洛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縣漢屬河內郡晉屬汲郡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秋翻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

以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樂音洛

齊肅宗出畋，有免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

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

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

人也。」樂音洛。楚靈王薨，黔之役，楚人殺其諸子，王聞之，自投於車下，其弟勿殺之。余殺入于多矣，能無及此乎？齊肅宗殺其兄之子，臨終乃戒子長，可憫矣。

是日殂於晉陽宮。年一臨終言恨不見太

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

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

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疏吏湛喜，馳

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

即皇帝位於南宮。帝之弟，南宮晉陽宮也。大赦，改元

太寧。周人許歸安成王瑱。瑱，王。使司會上士杜杲

來聘。聘，大官之屬。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之書。其屬有六：一曰大司馬，二曰大司寇，三曰大司農，四曰大司馬，五曰大司馬，六曰大司馬。

魯山郡。周傳縣中與全有。周傳縣，魯山郡。齊以彭城王浹

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

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

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魏郡。魏郡，魏郡。趙郡王

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湣為尚書左僕射。任音王。湣，任城王。并州

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叡昭，太后之弟。叡昭兄。

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丁巳，周主旼于岐陽。

十二月壬午，還長安。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

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酤之科。

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海鹽盡。吳王濞歸於楚，楚失其音，固為力計，斷權古岳。詔從之。初

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

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大連之敗，留異跨據東陽，陳

又翻下。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恆，戶。與王琳自鄱

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自鄱陽州經信

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野，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

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詢曰：建德縣，漢會

建德縣，隋置。唐復置。治所，今在州南。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

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官音陽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緯，

己亥，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周涼景公賀蘭

祥卒。涼景公，周人也。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

州。蒲州，今在州南。丁未，周以安成王瑱為柱國大將軍，遣

杜杲送之南歸。考異曰：與略作。杜杲，今在州南。辛亥，上祀南郊。以胡

公配天。胡公，始封之祖。二月辛酉，祀北郊。閏月丁

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

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

特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言不略以魯山亦恐未及遣安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也介大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呼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疏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頃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復呼王周人皆歸之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氈氈巨豫章太守又守式周敷共討周迪甲申大赦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上時掌諸營自康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主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迤而為堰也堰側百翻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堞連翻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寶應又音如字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梁寶貞毅將軍班第二陳制官品第五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夏四月辛丑齊武明皇后殂齊主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未幾言未幾時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帝怒過之和士開長也自此益無所忌憚矣乙巳齊遣使來聘使疏齊青州上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先是周之君臣

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悉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聽寄食佗縣五月庚午周大赦己丑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尉迥秋七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周之女也姊思康陳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此王國郎中令也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子繪父隆之祖回使乘傳至信都信都傳張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呼火故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誑居況翻即臨城自刎刎扶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水經注衛津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而東入衛津水謂之交津口鎮送鄴乙未載以露車衛木面縛衛李百藥北齊書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亥齊主如晉陽上遣使聘齊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

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慨之  
弟子也。到護之曾孫梁初以文學顯以廉白稱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異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督  
衆軍以招納之今從南史迪傳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證翻  
調徒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十一月丁卯周以趙  
國公招爲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琰來聘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自晉陽還鄴齊主逼通  
昭信李后。文官李后宮曰昭信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見賢愠曰兒豈  
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  
橫刀詬曰。詬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捶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號尸刀翻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武成之淫虐文官載之也是以詩貴正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

起昭陽協洽盡柔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醜戶甘翻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容如此之連恐誤今去其日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帝以馬鞭笞元海六十責曰汝昔教我反事見上卷二年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并州幾許無智豈翻出爲兗州刺史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東興嶺通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樂音洛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項他何翻又音鎮屈雄張偏隅張如亮翻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

域瑱則厥角稽顙書秦誓曰若厥厥角言如角之崩也蓋于曰厥角稽顙當以頭觸之委命闕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陳寶應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寶融以河西歸漢世貴盛過吳芮吳芮以長沙奉漢高祖寶之制詔御析珪判野魏曰析人之珪師古註云析分也判亦分也判野謂畫野分土君國子民而傳之後世也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弃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頔等朝直潘頔高祖永元元年歐陽頔爲周文育所禽潘純陀李孝欽皆王琳將也孝欽及余孝頃二年爲周迪所禽純陀蓋琳敗而歸陳也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疊非張繡罪異畢謀張繡殺曹操之子其妻于操謝遣之繡頓首言無二心既出遂亡去及破呂布謀生得衆千五百所求也以爲魯相禮許觀繡氏王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千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符譚論陳曰若蜀命會先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亟去吏翻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要息浪翻在呂翻將即亮翻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又復扶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子陽公孫述字季孟漢武紀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



順可得俾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引史佚之言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廢國爵子尚王姬王姬諸侯子與周天子尚猶且棄天屬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謂背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九也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北軍萬里遠颺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死之志故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俾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謂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留氏之女爲妻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尙少少謂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功臣事見十三卷漢高祖七年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薺實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法好變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文比至晉公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家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護當恐懼引引諸將不當葬如常儀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蕤爲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南豫州時治宜城縣巨俱細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唐六典御史大夫奉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造大律十五

篇五代志周造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事四朝會五禮制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一關禁十二劫盜十三賊盜十四變亡十五違制十六關津十七諸侯十八廢教十九雜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當從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罄絞斬梟裂古者公族有罪斃于甸人鄭玄曰斃殺之曰斃絞者全其身首斬者殊死梟者掛其首於木上裂者車裂梟裂者全其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昆兄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奇寄翻音只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丙戌齊以兼尙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左僕射當蓋先是兼官今正除右僕射也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爲太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燕國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爲帝升階立於斧展之前西面屏風也斧展書文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醕醕羊音翻以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論語孔子答子貢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

行者立身之基。孟行下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三代而下。視學養老。乞言之。禮。漢明帝。周武

帝行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孟數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數所角。翻下。又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孟補也。補也。將帥輒奔歸安都。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陪樂遊園。襖飲。樂音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上時會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爲之備。此皆日前事。史。歷敘安都致。及周

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朝直。通。而。上。更。使。吳。明。微。更。工。又。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使。就。安。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蔡。景。歷。爲。中。書。令。人。自。武。帝。以。來。將。家。親。任。蓋。陳。朝。事。權。皆。在。中。書。也。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爲江州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坐。祖。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高。祖。與。王。僧。辯。既。平。臺。城。出。鎮。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曰。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

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是。言。也。卒。子。伯。微。齊。齊。下。同。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通。讀。茲。詔。百。端。龍。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照。樂。音。洛。縱。子。容。翻。少。詩。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相。親。承。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文。宣。受。禪。諸。司。咸。歸。尚。書。惟。此。二。曹。不。屬。諸。司。之。外。兵。省。騎。兵。省。據。和。士。開。傳。時。委。邕。掌。外。兵。白。建。掌。信。都。馮。子。琮。胡。長。榮。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通。翻。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榮。僧。敬。之。子。也。胡。僧。敬。見。一。百。五。十。八。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徽。其。父。死。於。非。命。弟。父。孫。勳。海。王。數。之。而。不。可。親。近。通。翻。由。是。徽。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徽。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晉。主。多。居。之。地。皆。在。山。東。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制。八。十。一。御。女。正。四。品。古。之。御。妻。也。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妻。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

資治通鑑 一百六十九 陳紀 世祖文皇帝

水而絕陳則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閒王孝琬大哭而出孝琬字瑜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九月壬戌廣州刺史陽山穆公歐陽頔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陽山郡公五代志南海郡合江縣梁置陽山郡爲縣

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龍坂登龍坂在臨川郡南周迪復越東興嶺爲寇東興嶺在臨川郡南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昭達時爲護軍將軍丙戌周主如同州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

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昭達時爲護軍將軍丙戌周主如同州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

主如同州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

與可汗共敦鄰好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陳

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考異曰典略在保定二年按王慶之云是歲乃與入并之役故置於此

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忠將帥亮翻又音如字領也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上還丙申大赦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寶應字顯七詔

益州刺史余孝頃梁元帝之世益州之地已入于周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會稽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帝廟高祖以子伯茂奉始興昭烈王之祀今初以天子禮祀之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

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木杆分國爲三部木杆牙牙居都斤山地頭可汗統東方步離可汗

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拒達奚武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閒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

使并州刺史段韶摠之委叡部分而

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晉陽北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威九勿翻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

下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將帥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

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陳讀曰陣周師大敗而還百餘里人畜無遺謂晉陽以北七百餘里畜許教翻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陁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

皆無毛比至長城陁嶺音刑比必利翻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陳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

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

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可淮水及世

祖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變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紊音問齊人推

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

麟趾格爲齊律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又帝大寶元年久而不成時軍國多

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卽位思  
華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五代志齊

一名例二禁衛三婚戶四擅興五違制六詐僞七  
鬪訟八賊盜九捕斷十毀損十一威牧十二雜律  
令四十卷其

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胡慣翻。即車裂也。次梟首。次斬。次

絞二曰流投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

一等刑五等黜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日凡十五等  
通鑑依五代志大凡爲十五等之文也梟堅堯翻其流外官及

老小閹癡老者小者閹者癡者與流外官皆瞶鄭玄曰閹精氣閉藏者癡不慧也并過失應贖

者皆以絀仕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後有犯者皆

習之仕門謂入仕之家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

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

奴婢依良人言奴婢受田依良人畝數牛受六十畝按五代志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

年丁牛者勝耕之牛  
牧牛者得受其田  
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

井周二尺塹租一斗義租五升塹租六斗義租內郡

以備水旱。調力  
己巳，齊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

劫太師彭城景思王洙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洙第至

內室稱敕牽池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池大呼

二行上聯掌翻呼火故翻盜承二  
月月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君前者用笏造受命於君前用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應劭曰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彘不虞從此特置齋歟刀劍竊阻屢武修文給制手版代

焉隋志曰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紫囊裏之其餘公卿但執手板謂之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西魏以降通用象牙五品以下通用竹木爾雅名笏也唐有敕命殺所自則書其上

以備勿忘也唐會要曰笏舊制三品已上箭拄後直五品已上箭拄後屈武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開元八年諸笏三品已上箭拄後直

五品以上，誥後推並用象九品已上，任用竹木上推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亦依此例。

也甲申以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齊主使

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散騎寄翻 庚子周主遣使

來聘使朝 癸卯周以鄧公河南寶熾爲大宗伯五

壬午齊以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前司徒婁叡

爲太尉甲申以段韶爲太師丁亥以任城王潛爲大

武爲司州刺史。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

暈日兩重。重直龍翻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

年獻之見賢通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

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見

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

之又令曳之遠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

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號尸高翻月餘亦卒。玦猶在手。

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擘博瓦翻分擘也庚寅周改

御伯為納言。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

人迎晉公護於晉陽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字又泰從賀拔岳入關按下護答母書云違離膝下三十五年

正在是年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周主之姑蓋字又秦之妹

齊人以配中山宮中山宮慕容氏之故宮自魏以來以爲別宮及護用事遣

閑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廣古莫翻音息猶今人言音息也使疏吏翻下同齊遣

使者至王璧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

夫尹公正至王壁與之言詞照下大夫卿軍司馬之職使者甚悅勲

州刺史韋孝寬獲駱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朝

欲通好之意翻下同周在關西故稱西朝直遙翻是時周

人以前攻晉陽不德志謀與突厥再伐齊勿翻齊主

聞之大懼。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秘八月、亥朔日有食之。周遺柱國楊忠會突厥。

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要高

關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戊子周以齊公憲爲雍州

同空追錄左命元力村開升義同三用龜百公卒丙

言空廷鈺命元珙封府儀同三司隋西公李昭

若千鳳爲余公周官太駟中大夫掌馭玉路  
 爲天下國號曰唐本此兩音丙  
 大馬中大夫長樂公

惠之子也李虎始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乙丑齊

生討其子卓爲南陽王嚴爲東平王嚴太子之母弟

也。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晉公獲母作書言獲功

持數事又寄其所著綿袍以爲言檢爲子綸翻且曰吾

屬千載之軍屬之欲翻蒙大齊之德蒙大齊之德吟老開恩吟老開恩許得相

人二章一五載于亥歷登二列二行永三目以言行木

100

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  
福。還望見汝。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閒所有。  
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  
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

一朝覿見覿與暫同不得一日同處處昌呂翻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閒於吾何益吾今

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供居用細養羊烹翻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

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勝音復書曰區  
字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韋力智翻受生稟

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讀字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  
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

不知飢飽淚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窳酷終此  
一生分扶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

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識兄第碑其主爲阿摩敦四姑卽周主之姑也

需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

已應有口度徒洛翻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  
骨生死謂使死者復生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音騰  
肉骨謂使枯骨再生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音騰  
升荷下齊音留使巨與婆壽故婆重報主音騰

可翻齊人留諸岳復更與護書邊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九勿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問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之辭

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旣爲母請  
葬張樂朝比曉至朝相息不遣一介之使使疏吏告樂多

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

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護母至長安席未及

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周主帥諸親戚行家人之

禮稱觴上壽朝直通翻帥讀曰突厥自幽州還又從宣

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

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

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

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二十四軍六柱國及十二

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

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勢到癸酉還宮護軍至潼

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

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山南荆襄之兵尉紆初

少師楊綱出軹關少師綱與周迪復出東興下果復同

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守式又翻吳州刺史

陳詳將兵擊之五代志鄧陽郡梁置吳州陳詳鄧陽之吳州詳

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

部擊之詳法無脫蓋以周敷至定川定川縣名與迪對壘

迪給敷曰吾昔與弟勳力同心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

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帝太平元年給焉因弟披露心腑先乞

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陳寶應據晉

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

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

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後音伐又出兵攻其

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去年遣孝

諸郡兵自東道合攻陳寶應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

莆口莆口在唐泉州莆田縣界莆田今興謂其子曰早從虞

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

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

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

管寧無恙而復得還鄉里故以寄況之勞力到以爲衡陽

王掌書記王掌書記王昌局晉公護進屯弘農尉

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

摠管王雄軍於邛山雍州用戊戌齊主遣兼散騎

常侍劉遜來聘散騎劉遜初周楊綱爲邵州刺史五

州改白水爲寧城隋廢州及郡改寧城爲涇縣鎮捍東境二十

餘年數與齊戰角翻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

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

大破綱軍綱遂降齊將即亮翻下同權景宣圍懸瓠十

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

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

徹守永州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

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

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斷音短遏齊救兵然後同

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侯而已齊

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

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

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復扶對曰北虜

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

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晉

靖翼王淹卒段韶自晉陽赴洛陽己未齊太宰平原



霧壬戌詔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也師讀曰率至太和谷與周軍遇詔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光陳同詔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詔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與戰上北師逆齊兵詔且戰且却以誘之誘音待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眾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猶色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仲卿平千檢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少詩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奔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之功也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

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此稽胡集離石稽胡同種散居銀夏之間諺音西魯秋翻長如兩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之欲翻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其字謝罪周主慰勞罷之文讀之謂乎將即亮翻是歲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音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宕州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五十六里宕六年春正月癸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大司馬湝音音齊主如晉陽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寶毅南陽公楊荐等魏收志朔州有神武郡領尖山防縣東山下西南流石合諸升爰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治尖山縣隋為神武縣屬馬邑郡唐在旬縣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殺熾之兄子也熾時為柱國周主賜丙寅周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李穆魏併為南漳縣魏陰郡有綏德縣西魏置壬申周主如岐州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瑒為司空瑒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恃瑒勢為不法自奉以來王公府皆有直兵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御史臺上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下為同陵進讀奏版時瑒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瑒下殿殿中侍御史居殿中察上為之免瑒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丙午齊大將軍東安王婁歡坐事免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

行突它鼎翻技渠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高歡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珽為府功曹因宴失金巨羅巨羅金縷之屬於珽誓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珽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有它賊當絞除名為民華林通略梁武帝集諸學士所撰也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孝徵祖珽字也是時人多以字行上時掌翻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振古猶云自古也說式宮車一日晚駕也義與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踐義演翻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少詩照翻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解戶買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見一百三十一卷宋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璽綬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義翻見重二宮丁丑齊以賀拔仁為太師侯莫陳相為太保馮翊王潤為司徒趙郡王叡為司空河南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尉粲婁叡並為太尉此承齊紀之誤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史記始與齊通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鮓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還長安己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陵王伯義為江夏王夏戶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函谷五代志河南郡新安縣後周置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事見上卷對臺使出怨言史記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刺鄴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

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諡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諡號。說式萬翻。更工衡翻。諡神至翻。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禮爲武陵王。

壬戌齊上皇如晉陽 庚午齊改諡文宣皇帝爲

景烈皇帝廟號威宗諡法有威可畏曰威以刑服遠曰威  
天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癸未周

大赦改元天和 辛卯齊主祀圓丘癸巳禘太廟代五  
志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則以蒼璧東帛正月  
上辛祀昊天上帝太廟則春祠夏禋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  
祭三年一禘五年  
丙申齊以使部尚書討崔為右業

己亥周主耕籍田。籍在亦翻庚子齊主如晉陽。

周遣小戴師杜晁來聘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屬地官其官有土二人中士四人而無大小之別五代志後周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役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二月庚戌齊上皇還鄴丙子大赦

改元天康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爲尚書令丙

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雪上不豫臺閣衆  
事並令尙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尙書孔奐共決之奐  
琇之曾孫也孔琇之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琇音秀疾薦奐仲舉與

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吏部尚書袁樞中  
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  
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瑒曰吾

欲遵太伯之事言以天。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長知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晉成帝立母弟爲嗣事見九十一卷咸康八年殷法兄死弟及卿等宜遵此意。孔與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

痊愈也復謂復  
初痊且緣翻  
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手義曰躋升也鄭玄曰言

也。曰：進安成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

史記不耳聞言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後又翻乃以  
與爲太子詹事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將順其美

正救其惡孝經記夫子之言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處昌呂翻決

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寶嬰面  
辯袁熲廷爭寶嬰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方數士斷以色

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兪以爲誠邪邪音耶則當請明下詔書宣

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

朱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楚康王有疾其弟圉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是爲靈王

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

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如晉之荀息趙之

朋黨之類繼之以死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卓子奈可公君之存則也

探其情而求合焉探吐南翻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

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

計之還宜以計六尺之孤豈不悖哉內翻癸酉上

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以錐蕭物曰刺聞宮中小門也就聞中刺取外事故曰刺聞刺

然有聲更工衛翻更鑿更曰吾惟民亦令驚骨驚古太子翻七期敕傳更鑿於殿中者必投鑿於階石之上令鎗

卽位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乙酉齊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

書令 呼谷渾龍涸王莫昌創部落陷于周以其地  
爲扶州 五代志同昌郡嘉誠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上從徵 莫昌音谷中讀曰摩

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



諸軍事項王王霸驍匹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徐度為司空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左僕射吳興

太守沈欽為右僕射又守式御史中丞徐陵為吏部尚

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梁元帝

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王太尉謂僧辯

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方法也永安之時南史徐陵

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

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朝直今衣冠禮

樂日富年華謂一日富於一年也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

也眾咸服之己亥齊立上皇子弘為齊安王仁固

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六月齊

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聘奇奇詞丙寅葬文皇

帝于永寧陵廟號世祖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等

諸城以置軍士武功即武都郡武都郡在秦州丁酉立妃

王氏為皇后臨海王八月齊上皇如晉陽周信州蠻

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巴峽在巴郡巴縣有巴水

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

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

司陸騰督開府儀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于

湯口水經江水自胸腹縣東逕湯口令賢於江南據險要

置十城遠結涪陽蠻為聲援涪陽蠻在涪陽縣

出漢中南鄭縣東南山東北流逕成固縣南城北至涪陽縣南

入于涪水經又曰涪水出作唐縣西北天門郡界東南流注于涪水

九城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涪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李異郎

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涪陽輔車之援資糧充

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

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

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還王亮帥眾度江旬日拔其

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間募驍勇間當作間數道

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犂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

誘賂以金帛使為鄉導帥讀曰率說式水邏之旁有石

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

以城降水邏眾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

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為京觀是後羣蠻望

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復扶又翻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

其子寶勝據雙城今歸州巴東縣北臨大江有鐵槍頭長數丈

水邏既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

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會義秋翻信州舊治白帝騰徙

之於八陳灘北諸葛亮平蠻石為八陣於魚復平沙之上今謂之

信州刺史小吏部隴西辛昂周郎建六官以大部分奉使

梁益且為騰督軍糧使疏更翻下時臨信楚合等州民

多從亂五代志巴東郡臨江縣後周置臨州巴郡梁寶昂諭以

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

唐志永穆縣屬通州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徒曰

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

遂募通開二州五代志通川郡梁寶萬州西魏曰通川所領西

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爲大軍

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五代志渠州直隸州冬十月。齊以侯莫陳相爲太傅。任城王湝爲太保。婁叡爲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庚申。帝享太廟。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史記丙戌。周主行視武功等新城。行下十二月庚申。還長安。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兄孝琬也爲草人而射之。亦謂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齊書作抵丁禮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已謂天子爲大家言。比上皇於婦人。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救日武庫之右集。囚於闕前。擲鼓千聲。釋爲爾雅翼曰。海中星占曰。上皇頗天難。聲動焉有救。故後魏北齊救日皆設金雞。揭于竿。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填讀曰鎮。猶色角翻。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澄諡文襄。皇帝廟號世宗。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立倒鞭撻之。倒鞭者執小頭。以大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設細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英宗亦文襄之子。幼爲文宣所養。聞安於德。乃封安德王。淚赤者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魏中興初。分樂陵置安郡。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魏居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文遙字昭帝。後齊高祖弟。相傳頃之。遷尙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廝。徒隸入聲。由

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後趙遂請革選。改也。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此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四起疆圉大淵獻盡

臨海王諱作宗字奉業小字

光武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尚書左僕射

袁樞卒卒于乙亥大赦改元改元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齊上皇還鄴去年八月如己亥周主耕籍田

梁相高祖殺王僧辯立梁敬帝遂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

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儀體謂朝歷世祖朝雖位宦

不遷而委任甚重朝直進與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尚

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

參決衆事恆戶瑱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

見瑱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

丞王暹等謀出瑱於外暹恩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

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按蕭子顯齊志東宮

志梁東宮官有通事守舍人典事條未有通事舍人五代

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事又受委東宮乃

馳詣相府是時以尚書矯敕謂瑱曰今四方無事王可

還東府經理州務州務謂楊瑱將出中記室毛喜志梁

制蕃王國及庶姓有持節府有中錄事記室馳入見瑱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

繼臻謂八年之間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惟思令王

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壯之重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 陳紀 臨海王

願王三思三思曹翻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

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

曹爽事見四十五卷魏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

明徹曰嗣君諒闇闇音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

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瑱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

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

並委二郎文帝居長項居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

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瑱瑱因囚師

知自入見太后及帝見賢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

請畫請畫可也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

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治付有司

付治付東治使徒作也以下文不害免官言之治字為是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不佞少居父喪以至孝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

行之禮後其兄不齊迎母喪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

三年身自負土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少許照翻行下

孟翻項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

國政盡歸於瑱劉師知之事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

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會工外翻與仲舉通

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

甲瑱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邪音

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

順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直朝

音通翻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壯士之力耳瑱深然

之間古寬翻考異曰陳書又沈后傳云安成王既薨沈太后憂問

此以國高宗安國事並為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後

且后若實有此謀高宗既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

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信義即名五代志吳郡潘熱除



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昉分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既到仲舉私第，非在位者，盡誅。其會義因而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日陳書子高傳死在光武元年八月，按華皎傳，子高謀殺帝紀此年五月皎已謀反，又慈訓太后令先言劉師知子高謀後乃及余孝頃始與王伯茂傳師知等謀後伯茂乃進號中衛，然則子高傳謀也。餘黨一無所問。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置四軍衛撫護止施於內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悉扇動內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呂嗣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史言沈欽官兼兩省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散騎常侍湘州刺史華皎，華皎化華戶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爲文帝所親任，二人既死，故皎不自安。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立響爲質。使疏吏翻實音致五月癸巳，項以丹楊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甲午，齊以東平王儼爲尚書令。司徒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師讀曰率下同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出道出茶陵。梁置冠武將軍與折衝同班五代志，臨安郡安復縣舊置安成郡，茶陵縣屬之。屬長沙郡，吳分屬湘東郡，隋併入衡山郡。湘東縣九城志，茶陵縣屬衡州，在州東三百五十里。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宜陽即豫章郡，武帝更名宜陽，建太師諱也。隋復曰宜陽縣，帶袁州，後漢立醴陵縣屬長沙郡，九城志在郡東一百六十里，自宜春至醴陵二百二十里。又翻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

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摠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爲皇太后。按魏收官氏志，拓跋與於代，北齊并他部以本部中別族爲內姓，其他諸部隨方分之，北方有叱奴氏。己未，齊封皇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樂音洛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考異曰：北齊書帝紀名仁謙爲東海王，皆郡王也。五代志同，漢音現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王統今從列傳，統謂仁直。仁謙爲東海王，皆郡王也。五代志同，漢音現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置安樂郡。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華戶化翻使疏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謂攻齊洛陽也。事見上卷。文帝天嘉五年，會古外翻。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比雖循撫瘡痍未復。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摠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音如字，領也。辛巳，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長子光爲大將軍。斛律金相斛律金卒于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斛律羨鎮幽州，武都鎮梁宋，兗二州。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金子光長女，孝昭納爲太子妃，後主受內。三公主。按後祖珽言：光男尚公主，蓋光子武都世，後世雖僭，尚公主也。事齊三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朝直遙翻見賢通翻步挽車不用牛馬，令人步挽之。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鮮息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史言金有。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左僕射。自并省入爲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

昭懷后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太子八月

齊以任城王潛為太師任音士潛音馮翊王潤為大司

馬段韶為左丞相賀拔仁為右丞相侯莫陳相為太

宰婁叡為太傅斛律光為太保韓祖念為大將軍趙

郡王叡為太尉東平王儼為司徒儼有寵於上皇及

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

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分路而行之不引車王公

皆遙駐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其過夫美呂翻其或遲

違不即駐車頓輓是遲遲違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項翻自還鄴以

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

宮出將上中丞將上時掌翻今人謂凡京畿步騎領軍官

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騎音奇上皇與胡

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

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為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

勢問儼也觀者傾鄴城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戶

登翻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音陽宮儼恆居

守守式又翻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還從音翻器

玩服飾皆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

早李齊主時居鄴之南宮儼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

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與齊主

之分而黨以兄第相呼又有黨之意史華皎遣使誘章昭

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華戶化翻使

並同皎以武州居其心腹五代志武陵遣使誘都督陸

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

並隸於皎文帝命皎都督巴等四州長沙太守曹慶等

本隸皎下遂為之用湘州與長沙郡同治所以州統司徒項

悉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

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

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揔之與

皎俱下將即景翻又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

以步騎數千圍郢州騎音奇考畢曰陳帝紀云步

于白螺水經江水出長沙下雋縣北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

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

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沌音

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

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

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戰船音拍竿發之以西軍又以艦

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

朔單舸走我翻過巴陵不敢發岸發音當徑奔江陵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

戰且引欲趣巴陵趣音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

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

之盡俘其眾考異曰陳書云獲萬餘人并擒梁大將軍

李廣定憤恚而卒考異曰陳書云獲萬餘人并擒梁大將軍

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

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

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守式又翻五代志巴陵郡湘陰

王國故實內史南郡松滋縣置河東郡任音王周衛公直歸

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  
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摠管請益  
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五代志：沔州在襄陽縣北，山在漢川之南，二十五里，上俗謂為羊蹄山。摠管兵未至，程靈  
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  
發拍擊樓堞皆碎。堞，徒歷切。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  
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師讀曰率。又二日，乃擒之。  
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飢。按李百藥書：山東大水，人飢。僵尸  
滿道。僵，居良切。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十一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丙午，齊大赦。癸丑，周許穆公宇文  
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字文貴，與陳公純等如突厥，遇女突厥，宜翻又音如字。齊上皇還鄴。十二月，周晉公護  
母卒。卒，子恤翻。又音如字。詔起令視事。丁翻。齊祕書監祖珽與黃  
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  
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  
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徒歷切。珽因陳士開  
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  
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  
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  
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撲，莫侯切。  
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呼，火故翻。金丹，藥名。遂得少寬。少，詩少切。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之。范，高帝之臣。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項，音刑。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塞，素則切。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

甲坊，尋徙光州。五代志：東萊郡舊置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桎，力切。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本草曰：蕪菁子，明目。今則以之為燭，則煙熏眼而失明。行義曰：蕪菁，今世俗謂之蕪菁，則萊菔也。東南之謂之難毛，菜正在春時採摘之，餘收子為油，審其則菜油也。書：難毛，失明。齊七兵尚書畢義雲，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分中外各為左右，雖與舊為七曹，唯五兵尚書無十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治直於家尤甚，夜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史書此以垂戒，然以情觀之，善昭果殺其父，必不遺刀以待驗，蓋盜為此計以殺其子。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瑱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辛丑，周主祀南郊。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湘東忠肅公徐度卒。卒，子恤翻。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厥，九勿翻。木杆，匈奴名。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純，等逆汗音。陳，文帝。會大雷風，壞其穹廬。穹，音空。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迎，魚敬翻。古者天子娶于侯，命於魯，是也。周主行親迎，與突厥為敵國之禮。甲辰，周大赦。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珩，音行。戊午，周燕文公于謹卒。燕，因肩翻。于，子恤翻。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音謹。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間，古見翻。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蕃，音音。率皆顯達。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之勝也。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



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將即亮明明徹退保安梁主乃得還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為太傅尉遲迥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司馬齊上皇如晉陽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為齊主疾作道之才治兗州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庚戌周主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醴泉宮即漢甘泉宮之舊地在漢陽郡池陽縣西後魏於此置寧夷殿唐廢改曰醴壬戌齊上皇還鄴又音如字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辛子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也周禮宮伯屬天官中士二人鄭玄注云伯長事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官及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屬之晉公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閒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史以書之楊堅始見于此丙午帝享太廟戊午周主還長安壬戌封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馬陸程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廟庚午帝享太廟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散騎常侍周禮有岐陽宮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等聘于齊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瑱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瑱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

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言以齊明太皇太后令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彞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溫麻侯也沈約曰晉武帝以溫麻侯中書監伯茂為溫麻侯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殂平翻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復扶又翻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神武卒見一百六十卷梁武帝太清元年又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今至尊年少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說式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令力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高祖未即魏祚魏之政北齊君臣皆謂之霸朝直遙翻下同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鄭文曰升上也還已也行路皆傳久而不舉謂不舉哀也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朝直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之史言上齊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鄭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齊有鄭宮晉陽宮中山宮官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齊有鄭宮晉陽宮中山宮官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周梁州恆稜獠叛所任險固方數百里

據居之文表既平，據遂置焉。遂州長史登翻據齊，諸將欲四面進攻，趙文表為梁州總管，府長史長知兩翻。諸將欲四面進攻，趙文表為梁州總管，府長史長知兩翻。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易以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即以實報之，境上內附者，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降戶同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降戶同江乃遣之。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蓬州長史。蓬州本漢宕渠之縣，李勢時為獠所據，蓋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蓬山而以為名也。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諱瑒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道諱第二子也。

太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會。朝直遣司會李綸弔賻，賻音附，公羊傳曰：貨且會葬。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文帝以子伯茂為太子，伯茂以叔陵奉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為右僕射，勣份之孫也。度徒洛翻，勣音邁，份字中翻，份與之弟肅之叔父也。辛丑，上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叔英為豫章王，叔堅為長沙王。戊午，上享太廟。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為定州刺史，語人曰：「次敘當至我矣。」言以兄弟之次，亦當為天子也。語牛倨翻。齊主聞之，陰使

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二月乙亥，上耕籍田。籍，音耕。齊甲申，齊葬武帝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乙丑，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齊音，齊遣侍中叱列長義聘于周。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復，扶又翻。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李延壽日基連其先，祖姓六國，未遯，出塞，因山度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基連。魏收官氏志：基連氏出於西方諸部。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樂音，太尉趙郡王徽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齊主曰：「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朝音，齊主曰：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掖音，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邪音，且飲酒，勿多言，齊等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安吐根本安息胡人，天平初，柔然主使至，言入投無獲而返，言後與柔然和親，結成婚，得在諸貴行末，行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齊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齊等復詣雲龍門，復，扶又翻。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齊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長，樂胡太后之兄，故云然。厚賜齊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諒闇音亮大臣皆有覬覦

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

出納如舊尚書出納帝命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帝如舊等謂

臣真出心必喜之記帝及太后然之告帝如舊等如其

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西兗州刺史

葬畢帝如舊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

為言角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帝如舊曰太后意

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帝如舊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

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

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帝如舊曰正色曰今論國家

大事非為卮酒偽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

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武成帝封婁定遠

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

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

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

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

后及帝進說曰賢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

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事見一百六十八卷

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

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使扶又翻於是詔

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復以同戶以不臣之罪旦日

殺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帝如舊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

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

入恐有變帝如舊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復以為言帝如舊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

華林園雀離佛院釋氏西域記慈覺國北四十里山上有

劉桃枝拉殺之以并省書之帝如舊三月六月

年二月經建郡王帝如舊三月六月

久典朝政帝如舊三月六月

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季加以餘

珍賂之三月齊主如晉陽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

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武成志太原郡

丑齊主還鄴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

阿那肱素以詔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

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

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武成志太原郡

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

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

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

媚聖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

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

侍中後魏書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

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

用翻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



德夫人河陽新令弘農崇德正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  
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  
祖珽齊主受內禪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祖珽去年  
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  
曰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遺千季翻媼為老翻陸  
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  
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弃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  
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謂文惠文宣今  
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祖珽字孝徵事見上  
有功臣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孟翻奇略出人緩急  
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  
從之召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  
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  
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  
薄昭故事薄昭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年胡遂遣使就州賜  
死使就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丁巳以吏部  
尚書徐陵為左僕射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  
氏建二年拜太子妃吏部尚書君理之女  
也辛亥周主還長安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  
主以其地入齊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置新城九月  
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杜佑曰宜  
縣築崇德等五城魏收志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帝武  
至是凡十二年紇下沒翻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  
帝心疑之化翻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  
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此始興之衡州五代志南  
衡州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

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  
五年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以叛換  
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  
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  
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  
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徐陵時貴  
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上享太廟  
十一月辛亥周鄮文公長孫儉卒鄮陵長知  
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琅邪王  
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  
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周齊公憲等圍齊  
宜陽絕其糧道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  
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杜杲屬聘于陳故使來  
到上許之遣使如周使就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齊東安王婁叡  
卒東安郡王五代志琅邪郡丙午上享太廟戊申齊  
使兼散騎常侍裴識之來聘裴識齊東安郡王齊太  
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  
化二城而還裴識齊東安郡王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  
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周軍雖屢敗而二月己  
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  
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任音士階音歐陽紇召陽  
春太守馮僕至南海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誘與同  
反僕遣使告其母沈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  
世僕及父融為兩世誘音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  
諸酋長迎章昭達秋昭達長知兩朝昭達倍道兼行至始

與紇聞昭達奄至，恒擾不知所為，出頓涯口。水經：恒水出桂陽縣，南合滙，南出滙浦關。

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戶，

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篴，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

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

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

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君子直己以

也。二年史：蕭引，字叔業，梁武帝時，爲金部侍郎。引允之弟

都侯遷石龍太守。蕭引，字叔業，梁武帝時，爲金部侍郎。引允之弟

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

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

國軍一如刺史之儀。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戊戌，齊安定王賀拔仁卒。丁未，大赦。夏四月

甲寅，周以杜國宇文盛爲大宗伯，周主如醴泉宮。

辛酉，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戊寅，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章太后 閏月戊申，

上謁太廟。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六月乙

酉，齊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甲辰，齊穆夫人

生子恆。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齊主使斛

令萱欲以恆爲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使斛

律后母養之。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

書右僕射。秋七月，齊立肅宗子彥基爲城陽王，彥

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

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

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

在伯仲之列。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

值醫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別

龍湯，治溫病，垂死者皆愈。」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

服。」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

其意，爲之強服。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遂得愈。乙卯，周主還長安。

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爲太傅。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華山王五代志：京兆郡鄭

司空章昭達攻梁，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梁主與周摠管

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城口西陵峽口

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

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

因縱兵攻安蜀城，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摠管

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

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亮將

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

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寧朔隄，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

北流，入沙又東北出城西南，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

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又如水

八月辛卯，齊主如晉陽。九月乙巳，齊立皇子恆

爲太子。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齊以廣寧王

孝珩爲司徒，上洛王思宗爲司空。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復以梁永

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梁王，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又翻扶許以興復，竟不

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宗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齊主時未有男，爲之大赦。 齊改文宣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武卒達奚武卒

十二月丁亥齊主還鄴周大將軍鄭恪將兵

平越巂置西寧州西寧州後改曰周齊爭宜陽久而

不決勳州刺史章孝寬謂其下曰周置勳州宜陽一城

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

士若奔峭東宜陽在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

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水經涼水出河內聞喜縣秦段

脫其先我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具陳其

狀晉公護謂使者曰章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

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

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五代志緣郡龍門山光至汾東與

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舍彼

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

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

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為君光進圍定陽築南汾

城以逼之魏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及定陽郡五代志又

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

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云云

三年春正月乙丑以尙書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

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散騎常侍辛酉

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

境汾北之地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

伐功又與周章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

東拒齊師齊師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空和士開錄尙書事徐之才爲尙書令唐邕爲左僕

射吏部尙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仍攝選

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

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爲子琮

三月丁丑大赦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此自

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

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此齊道段韶等出伊洛以幸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

太保琅邪王壬辰齊遣使來聘使周陳公純取齊

宜陽等九城國統于廣略周宜陽今從周帝紀齊斛律光將

步騎五萬赴之奇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誦來

聘唐六典後周天官府置納言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周晉公

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姚襄

陽城北齊書周書卷六十六周書卷六十六周汾州刺史楊敷

固守不下周汾州刺史楊敷詔急攻之屠其外城

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重濶皆

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

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

口城中糧盡齊公憲擄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數帥見

兵突圍夜走帥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考異曰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周書卷六十六



憲傳周破齊師北齊書斛律光殺紹傳

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數惜之族子也

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上表申理周主

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

無道天子死其分也

曰忠壯不義曰壯以素為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

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

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齊斛律

光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戌捕虜千

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

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

待使同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

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

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甚不平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

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

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

見太后

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

兵權

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

被疏正由士開閒構

民閒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

如

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

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

佐文書奏之帝主不審省而可之

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

氏

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

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

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

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

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

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

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

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

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髮為尼

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

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

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

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

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

曰兵少

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

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

固自不似凡人

入見帝於永巷

帝帥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時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鄒諡云奴見大家心死大家謂主也臣妾呼天子為大家步道道讀曰導言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兩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邪音耶少詩兩翻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鏤亂髮將斬之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翟音伯翻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左氏傳韓厥子盾中行桓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就使史翻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官者庫車載庫物者也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毒也八月己亥齊主如晉陽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潛為太宰任音王潛音皆又戶馮翊王潤為太師己未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將即光翻出揔軍旅入參幃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邪音耶說相始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食豐載梁肉以輸太官者也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誅之李

友醜慶父左傳慶父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乃使慶父殺叔牙而自立慶父使季友乃入立慶公以路求慶父于宮宮人歸之及密使公子奚斯請之季友兄弟也然而以醜死者叔牙也夫慶父殺叔牙皆桓公之祖也者舞經義以成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誘音西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儼字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呼火故反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合翻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以儼以京畿兵乙未周遣右武伯谷會現等聘於齊齊之禁令第六卷之十一左右小武伯各二人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朝音直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伽音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鞘馳入南城後傳作纏鞘鄴都有南北城遣宦者鄧長顯幽太后於北宮幽音於上天人之際可畏哉顯魚容翻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為音于帝亦不敢嘗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于周十一月丁巳周主如散關散音錄尚書事庚午又以為司徒癸酉廣寧王孝珩珩音行

以斛律光爲左丞相。十二月己丑，周主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是歲，梁華皎將如周。華戶  
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吳明徹軍昭達再攻梁江  
南諸郡皆爲陳所取，說式芮翻。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  
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  
郡三州與之。五代志：資陵郡，舊西魏置，基州及章山郡又資陵其城南面，梁置基州。今周以與梁者，蓋武寧之基州也。當陽縣後周置平州。少時，昭翻，應昌，應翻，使疏吏翻，音若。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五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已齊主祀南郊五代志後齊制國上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已

午上享太廟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恭哀帝

以慰太后心卷上見上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勿誤司賓

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微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

菩薩為太尉北史並同不知菩薩何人亦不言何官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行臺各置令僕

為建安王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

侍中祖珽為左僕射珽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

事元嘉二年為令之為千餘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

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

國寶由是得僕射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初周

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祖皆受

晉公護處分立十二軍事見百六十二卷梁簡又帝大寶元

衛威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

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

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

言頃上台有變荷下可反隋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曲禮百年

然非復所知復快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

未獲免耳沈持林翻沈吟者案味其言公既為王官可依

朝例朝直通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

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沌口敗事見上卷海

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

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官宮內掌王宮宿衛大

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

子也。安化公書以別諸子。深安比郡唐之慶州。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以兄第處。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舍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好呼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周成王作彝酒冊。敢崇飲，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上銳，下殺，首若莖，末若柎，上又廣，其首如椎頭，隨護踏於地。今制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與他頭同。護踏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史言周主勇決。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兩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譚古，崇業公，國名。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崇業正平，皆郡公。按隋書：帝紀：譚州有崇業郡，而志不載。五代志：譚郡正平，廢舊置正平郡。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尉紆，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侯姓。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諸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長孫，從著功名。正光永安之間。初，護既殺趙貴等，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一卷。高祖永安元年。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從才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見前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音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卒子。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

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雍州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不可。不謂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自蒲州西南至同州一百二十里。同州西南至長安三百二十五里。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史記：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有叱羅氏，時在同州。璽書內入諸姓。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改元建德。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將軍，騎奇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沈持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直朝下同。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侯災祥，緯謂一緯日月五星，謂月令七十二候失節，則爲災。緯于貴訓。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爲太師，尉遲柱國寶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空。趙公招爲大司空。後周之制，三公九命，六官七命。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後周諸王有侍讀之職，持大綱，致衆目紊亂。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愚者謂濫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

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之一

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

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

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

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又復扶

衛公直性浮詭貪狠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

快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

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爲後三年

辛彥之聘於齊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大夫屬冬官五命禮

庚寅周追尊昭陽公爲孝閔皇帝唐昭陽公事見百六十

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爲太子魯公贊大赦五月

癸卯王勣卒勣音武卒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

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與祖珽同朝直遙見輒

罵曰多事乞索小人乞索求取也小人求取無欲行何計

又嘗謂諸將曰兵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謂諸

嘗在朝堂垂簾坐朝直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

曰小人乃敢爾爾後珽在內省省爲內省言聲高

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用聲高

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

矣亮相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王賜提婆晉陽

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

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

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間古光弟羨爲

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治直士馬精

彊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可汗音寒光長子

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梁音寒光雖貴

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好罕接賓客杜絕饋餉

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

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諸省而行兵倣其父

金之濫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

胄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撻與未嘗妄

殺衆皆爭爲之死爲于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

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章孝寬高歡守玉壁戰盡力攻之

天明月照長安掌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推樹木不

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鄰鄰鄴中小兒歌之於路

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珽

陸令萱皆曰寶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

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

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

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

請間間古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

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

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

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

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

止。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令力丁翻事見上家藏弩甲僮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使疏更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使疏更翻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桃枝常爲如此事自桃枝率攘臂爲之故光云然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古語云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翻初限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品儀同三司第二品從一登翻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齊制二千石求加翻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兵器稍色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棗木堅而密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爲子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騎奇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使疏更翻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敕使謂使者奉敕而來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威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數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

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會皆死。會慈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幸其死也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數所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祖珽字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孝珩又妻之子齊主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見賢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轉自羞而顏有愧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地形志天子華等皆被黜。黜被珽自是專主機衡。尚書職掌機衡知騎兵外兵事。後齊制有中兵外兵各分左右左右兵掌河南及潼關已東諸州內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已西諸州下帳及發召召兵等事。奇翻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中要人宦官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七月遣使如周。使疏更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斛律氏死以任城王湝爲右丞相。音皆翻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亮翻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宋以武公名改司中爲司城侯國之卿也後周倣成周上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容翻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索山使臣不敢聞命。使疏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胡太后失德久矣事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元魏以來昭儀次於皇后

位視大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亥大赦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辛未周遣小匠師楊

總等來聘匠師大司空之屬也任祐通典周小匠師下大夫屬冬官四命又有上士三命周綏

德公陸通卒綏德縣公也西魏於州縣置綏德縣卒子恤嗣乙酉上享太廟

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齊陸令萱欲

使人行厭蠱之術厭蠱一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令萱乃

以皇太后服御衣被昭儀衣被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

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

胡氏為左皇后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羌橋在長

安東以符號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壬申周主如斜谷斜谷在

宮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十月

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五代志曰後周憲章郊祀之式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其壇半之祭以正月辛巳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於其上齊胡

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謂大牛太后行多非灋不可以訓行下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刺他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斂力賄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謂祖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豈之徒皆重足屏氣重足屏氣必躬親殺生予奪唯意所欲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為大司空乙卯周主享太廟五代志後周思復古之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祫廟亦不毀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厥九勿翻梁世祖承聖二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其子大邏便立其弟與之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繒絮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考異曰周書曰后有姿貌善容止周帝其敬焉案房玄齡唐高祖武德中突厥突厥而無寵太穆皇后勸帝強撫之今從之神武公寶毅尚襄陽公主神武公寶毅尚襄陽公主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齊陳及周突厥方疆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此女後適李淵是為唐高祖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

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涇刺史齊置秦州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

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亮數千已下

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王亮數千已下

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

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

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亮且琳之於項必不

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

琳更遣餘人掣肘亮使二史書而擊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

能爲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應我掣其肘其必成復成速禍彌

不可爲亮是復卒如文宗彥深歎曰第此策誠足制勝千

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

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源子恭以

安之問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

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

曰龍星初見禮當雪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

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

久乎亮見齊通鑑其兩朝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皆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

爲百穀計甘雨鄭玄曰雲呼嗟求雨之祭孔穎達曰天之四方皆

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爲龍形西方爲虎形南方爲鳥形北方爲

鳥形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於其上祈穀實以蠶豆龍見而事祭

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於其上祈穀實以蠶豆龍見而事祭

通鑑言國之將亡其禮先亡諸源本出於鮮卑亮高氏生長於鮮

卑自命爲鮮卑未嘗以爲漢朝官制典章禮儀有等祭之請重乃

以取諸通鑑詳書之又一說也因源文宗不取盛言併及其子竊歎

事齊師選長大有奮力者爲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

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

之辛酉戰于呂梁呂梁在彭城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

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殪一計則彼軍奪氣君才不

滅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亮明徹

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

步亮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

步亮摩訶弓未發摩訶遙擲銳銳亮胡與齊軍正

中其額應手而仆亮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

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亮在五月今從齊書

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

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

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亮還至彭城齊人

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楊州道

行臺尚書亮復扶又翻盧潛任壽陽與王琳不協

守徐樓克石梁城亮復扶又翻盧潛任壽陽與王琳不協

瓦梁城降亮以五代志安之公梁城癸酉陽平郡降

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甲戌徐樓克廬江城亮復扶

軍界徐樓之師盡漸西向歷陽窘蹙乞降黃灋緩之則

又拒守灋蹙怒帥卒急攻亮丙子克之盡殺戍卒

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灋蹙禁侵掠撫勞戍卒

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爲大

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亮江陵摠管陸

騰爲大司空瓊崇之弟也亮己卯齊北高

唐郡降亮五代志同安郡隋郡江陵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灋

亮巨徙鎮歷陽亮晉氏南豫州刺史歷陽刺史自誰城還中

和初趙潛鎮牛渚二年謝尚鎮無錫四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

年進馬頭寧康初桓冲戍姑熟宋永初中分淮東爲南豫州治

淮西爲豫州泰始中淮西陷沒以楊州之淮南宣城爲南豫州治

陳郡宣陽縣今復乙西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亮齊

齊郡齊昌縣今復乙西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亮齊

齊郡齊昌縣今復乙西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亮齊

齊郡齊昌縣今復乙西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亮齊

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東關東西二城吳諸葛恪所築也進克蘄城五

秦州城秦州城在秦州戊子又克譙郡城譙郡城在秦州之南

牢令拜祠上冢掌翻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齊

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九卷世祖天嘉四年

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太音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

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陸伯生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

令勅主書王子冲納賂麗伯生書省有舍人主書各十人勅戶

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

史君璧元魏置梁州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

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

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瑳日以益

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默不對

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

勅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瑳侍

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五代志琅邪郡瑳求見帝長

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見賢通鑑瑳坐不肯行長鸞令

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

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段韶

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

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

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

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

鸞共構祖瑳逐而代之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

勇以邛山之捷威名大盛邛山在蜀

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定陽在江頗務聚斂齊主忌之

朝寄何得如此長恭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邛山

之捷欲自穢乎長恭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

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遠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

計長恭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長恭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

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長恭我去年

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就殺之

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潯口城潯口在江

外城按地志北齊時合州治合州外城庚戌淮陽

沐陽郡皆奔城走五代志





部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 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  
曹凡度支事雖以奏聞 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  
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  
切寵要獻替帷幄角所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  
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隆  
之弟子封隆之高氏起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  
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  
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  
壽陽被圍義翻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使疏須稟節  
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  
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  
勸財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  
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  
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  
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  
遜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  
配奚官幼男下蠶室下戶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肥水經江都水過壽陽  
交絡城中吳明徹堰城中多病腫泄泄私死者什六七齊  
之以灌城其勢順易城中多病腫泄泄私死者什六七齊  
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琅邪王字以尉破  
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蓋即賴口景和之師  
之淮 敕使屢促之使疏然始度淮然始度淮也衆數十  
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將即亮曰堅  
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  
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  
甲胄甲音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

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嗣貽送建康  
可朱渾道裕三字姓嗣 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重直琳  
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疆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  
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  
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  
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爲之  
請命將即亮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  
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使疏哭者聲如雷  
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  
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  
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南北兵爭壽陽本屬  
樂惜憂 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  
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又讀壽陽佳更可憐  
人生如寄唯當行樂樂音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  
贊和之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酣音仍使於  
黎陽臨河築城戍黎陽音丁未齊遣兵萬人至  
賴口賴口音入樊穀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破之  
與賴口會東南壽春縣故城有蒼陵城水經注淮水東流齊主以  
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又音如字丙辰詔以  
壽陽復爲豫州復宋齊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  
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  
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謁者僕射秩千石於城南設壇  
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將即亮  
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蘗縣爲征西大  
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

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縣巨俱翻降戶江翻庚辰威虜將軍劉桃

枝克胸山城陳制威虜將軍品第八秩六百石此劉桃枝自是陳將非齊之劉桃枝也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己丑魯

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己丑魯

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齊書齊書齊南徐州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郡郡宿豫縣詳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異日

陳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齊書齊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郡沒魏收地志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

貴卿公甘肅三年司馬昭破壽春諸葛誕應下不降而死事見七十七卷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

客卿事陵為之啓上為于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

首皆還其親屬熊曇朗諱見一百六十場瘞琳於八公山

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場間道奔齊義故故舊以義結者

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

鄴舊音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

王給輜輶車以葬之自泰康以來天子葬用輜輶車輿音溫輶音涼癸巳周主

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坐祖

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乙未譙城降五代志譙郡

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五代志霍州任音王詔徵安

州刺史周昞入朝按五代志西魏置霍州於安陸梁陳無安州

定字之誤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定州梁置治

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

將兵應之詔以昞為江北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

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是歲突厥求昏

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

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藉田藉秦壬子上享太

廟甲申廣陵金城降其金城至是始降降戶江翻二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未齊主還鄴去年十月如晉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為王辛亥上耕

藉田梁初依宋齊以正月用事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為舊制而耕書

亦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

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斫骨骨義



側之惡進軍至陽曲五代志太原郡汾陽縣舊曰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之往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先是有告思好謀反先志唐邕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為通通言齊雙侍聖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為錄尚書事乙卯周主如雲陽宮丙辰周大赦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此奴庸三月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陸德明曰廬出獵衛露髮與觀切諫帝居喪有遺疑衛自微之安一溢米鄭玄曰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溢音逸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也衛王直詣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異生異謂異母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括者肉袒括者結也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人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薛孤康周姓且會葬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為子孫所費不可勝計勝音升為火所焚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之又翻扶使商胡賡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往市珠使使賡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麻居廬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除服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子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齊人恐帝新喪三年服齊衰著年服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緦麻三月服庚午齊大赦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西兗州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經像二書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六月壬辰周弘正卒弘正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行布泉見一百六十八卷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觀古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左傳宋平公曰司武而格于朝長安長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末取廢陟岵寺欲居之陟岵寺取望母為名直意欲以同母戚勸周主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褊補神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蕭章門蕭章宮門名唐長安西則蕭章門蓋周舊制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所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帥讀曰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六起補蒙協洽靈柔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癸酉周主如同

州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五代志下邳郡夏上縣梁後齊置潼州治取處

齊主還鄆去年二月齊主如晉陽討思好尋已還鄆八月復如晉陽今還辛巳上

祀北郊陳制亦以開歲正月辛巳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開歲者一歲祀南郊一歲祀北郊也二月

丙戌朔日有食之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地形志下邳郡有柵淵縣武定八年分柵置柵縣格翻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

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澁者立翻不滑順也訥女多翻聲不出也趙文子其言訥訥不朝直遙翻訥所實翻性懦不堪人視雖三

公令錄奏事今尚書令錄錄尚書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

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齊主之父齊世祖以為帝王當然後宮

皆寶衣玉食一裾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

弊朝衣於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呼到翻下同

數所自翻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

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

中晉陽宮也每有災異冠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脩

德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

以百數民閒謂之無愁天子五代志帝倚絃而歌別採新聲使胡兒唱之曲終樂闌無不須臾難行幸於華林園

道略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上國和戶臥翻

郭都有華林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

為樂衣藍縷之服如懸影者為藍縷衣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

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寫築者寫諸城之形而築

衣內參者諸閣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

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

參預機權朝直金翻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

以賄成競為姦詔臺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

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

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

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蘭雞號開

府皆食其幹祿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為差官一品每歲祿

十五匹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四匹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一十四匹為一秩四品三百匹八十四匹為一秩五品二百匹六十四匹為一秩六品一百六十四匹為一秩七品一百一十四匹為一秩八品八十四匹為一秩九品六十四匹為一秩十品四十四匹為一秩十一品三十四匹為一秩十二品二十四匹為一秩十三品十四匹為一秩十四品十匹為一秩十五品八匹為一秩十六品六匹為一秩十七品四匹為一秩十八品三匹為一秩十九品二匹為一秩二十品一匹為一秩

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諸嬖倖朝夕娛侍左右

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

皆富商大賈守音特賈音古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史極言齊氏

國業升之心又一年而齊亡齊高祖謀伐齊命邊

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

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

不如解嚴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

好呼到翻解古堅翻周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章孝寬上

疏陳三策掌翻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二 陳紀 高宗宣皇帝

二〇〇一

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

**由失機會**  
周主保定初再伐齊攻并州圍洛陽趣縣鎮出轅關皆無功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于嘉四年五年爭宜陽

爭汾北事見一百七十  
卷太建元年至三年

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

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曰破亡餘燼者言陳氏承梁元帝江陵破亡之後收合餘燼再立國

於江南燼餘刃翻火餘燭餘曰燼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喪息浪翻

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豐不可失也

可失也實與實同字 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代志軹關在河內

郡王屋翬周帥若自軹關出險兼與陳氏共爲掎角欲約陳共攻之左傳

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

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

周都長安漢荆襄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稽胡

南匈奴之衆悉散在河東西河郡界阻  
山而居在長安北復扶又翻并卑經翻  
凡此諸軍仍令各募

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

以爲鄉導其十人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十

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

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

陳人分其兵勢三頸以北萬着以德力年析龍門置萬南

南章孝實表指周東北之境舉兩端而言  
廣事屯田預爲貯  
賣貯直募其燒旱立爲卹五悍民翻皮既東南有牧

積呂翻寡其駟悍立爲部伍又下平翻彼旣東南有敵

戎馬未休人爲敵也我出奇兵殲其疆場亦彼若

常以邊外之軍引其復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莊子又

常以邊夕之軍弔其膂心之衆我無宿著之費適百

行有奔命之勞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長

乘間電掃事等摧枯。間古莧翻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

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此言十載以教訓言之也句音鉤踐慈演翻載作亥翻

武王取紂猶煩再舉史記武王三年發畢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

天命乃還歸三年紂淫暴曰甚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復伐紂滅之詩周頌於今若更存遵養

錄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云又王率殿之辨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自是說者悉祖其義故云然

且復相時左傳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復扶又翻相息亮翻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

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

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好呼到翻通商惠工左傳語自古以來謀臣智士陳三策者其上策率非

書奏周主引

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虞複姓拓拔之興於代北也獻帝以其次弟柔

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瀛

倡優耽昏棄從十客翻沈持林翻其折衝之將斛律明

月已斃於讒口事見上卷四上離心道路以目道路以目本周

此易取也詩云取易以帝六笑喜其所見二月丙

辰使諱與小曰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魯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

還長安宣翻又音如字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監

豫州陳枋相得書牛麕之銜翻詔遣還民又表上繡

成羅文錦襖各二百首掌翻詔放雲龍門外放之  
庚子齊以中書監易沐之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壬

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身  
辰以尚書右僕射王陽爲左僕射陽維杏翻  
甲戌齊

主如晉易。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曷

主女晉陽 和十月四日周主女雲陽宮大將軍杜

墜釜村者位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相息亮翻下同

死者不可勝數人固有相乎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

茹堅相貌非常堅父中從周太祖屬有臣每見之不覺自

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

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言不以實曰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

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先遣納言盧韞周保定四年改

乘駟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置安州於安陸餘人

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

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

達奚震為前三軍摠管日翻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

崇侯莫陳崇已死於保定三年此王招為後三軍摠管齊

王憲帥眾二萬趨黎陽同趙七輪隨公楊堅廣寧

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亮卿梁公侯莫陳芮

帥眾二萬守太行道太行道在河陽北守之欲以申公李

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自河陰北度河為河陽周主將攻常

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蓋令于翼自安州出陳汝自

出之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皆周初功臣周主將出

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

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

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

出於汾曲易以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嬰曰民部蓋屬大司

過於此時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嬰曰徒嬰俱承翻

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

指太原此即出蒲晉抵晉陽路其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後周主再舉卒出此官之屬有左右遂伯中大夫也小遂伯則

下大夫每一人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史翻但先帝

往日屢出洛陽先帝謂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

者進兵汾潞汾潞謂汾河川流宏欲直掩晉陽出其不

虞不虞謂不備也直掩也虞也直掩晉陽出其不

虞也則也三者所及則為備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欲周主

帥眾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

許之楊素父數死事見一百七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

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武濟城名周武王伐紂進

圍洛口洛水入河之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

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

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是也

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

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

月齊右丞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齊書云周月

兵還又如下有庚辰蓋誤也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

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

克捷降拔三十餘城降者皆降者以兵力皆弃而不守

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

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庚辰齊以趙彥深為司徒

斛阿列羅為司空斛阿列羅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

徹將兵擊齊彭城王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敗補

甲午周主如同州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為新

蔡王叔文為晉熙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瑒，維也。太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庚午，周主還長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杜

乙卯，齊主還鄴。去年六月如二月辛酉，周主命太

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吐谷渾，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王軌

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字又

齊括雜戶未嫁者悉集。魏書：西涼之人，入名籍，魏

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三月壬寅，周主

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己未，上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歷是月己酉朔，無庚寅，陳書誤

壬辰，周主還長安。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

周主享太廟。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撝

為詹事。按五代志：梁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

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與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

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

之，奐奏曰：「江撝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豈藉於撝如臣所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

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

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謂回避父諱也。奐曰：「宋朝范曄

爭之，帝卒以撝為詹事。」撝，子齊朝以

風流冠冕。一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帝欲

以孔奐代繕，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

王克為右僕射。守青府。頃之，撝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擲家。史：去上怒免

擲官。周利州刺史紀王康五代志：魏城郡古晉壽也。後

裴融諫止之，康殺融。丙辰，賜康死。丁巳，周主如雲

陽。庚申，齊宜陽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

機近。趙彥深，齊神武已掌機密。以溫謹著稱。既卒，朝貴

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

已。其餘皆嬖倖也。孝卿，羌舉之子。解

周主還長安。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王端等周置太子宮尹，皆置太子宮尹。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

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

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

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復扶又翻：音譯，儼之

兄孫也。謂魏朝使臣太子不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

其書酒，謂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

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

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

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史：云北人謂忠

貞為質若魏孝文帝以其先祖有忠貞之節

陳之軌後因侍坐坐臣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

恐不了陛下家事臣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

若弼有文武奇才登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

曰皇太子養德春宮太子居東宮東方未聞有過既退

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對揚本必傳

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易以蹉跌蹉七

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不音何得遂至昌言昌

顯言也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

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內宴宴於上壽上壽

將帝須曰須與聲同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

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此先悉翻

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

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誑牛侃翻

伯再拜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

忍愛遂爾結舌孝伯此言亦不可謂之不忠切也帝知其意默然久之

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

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不從容而言之為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

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為然為太子得位但漢王贊次長

南翻又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史言周武帝明於知

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

為東廣州陳齊主如晉陽營都鄆宮此二事也既如晉陽

復曰南兗臨洛縣鄆音寒丹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屬之欲翻疹丑刃

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

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朝直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

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

扼其喉謂去年河陰之役漢妻敬曰今與人晉州本高歡所

起之地高歡起兵晉州事始見一百五鎮攝要重持也今往

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

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記曰今天下

諸將多不願行將即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

當以軍灋裁之呂翻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

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

軍寶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廣化郡公五代志河陽縣

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

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

直勤敏儲侍有備先悉翻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

倖惡而代之博計翻惡鳥路翻又是公私煩擾周主至

晉州軍于汾曲汾曲汾水之曲在平陽南水經汾水南過平陽

遣齊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

雀鼠谷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水經汾水南過平陽

之津隘又在今之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千里徑亦

地險也將即亮翻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當在平陽

統軍川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

統軍川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

馬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馬氏讀曰燕

馬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馬氏讀曰燕

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此涼州郡公也後魏立涼州郡

久矣漢書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關以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

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涼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穀谷俗謂之華谷即齊將斛律光取周汾州北以進築者也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南臨汾縣北自此以

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尉相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

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庚午齊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

出降於周江翻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

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

杖槊與數十人先登使就吏翻帥讀曰率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

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

正爲樂洛音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

暮使更至使疏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

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按齊主獵於祁連池齊主還晉陽甲

壬申晉州陷時齊主方獵於天池馮淑妃請更殺一圍齊

州陷之日齊主獵在天池今在齊州靜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

餘里自晉陽南至晉州又五百有餘里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

無緣復北至天池齊主還晉陽而南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

齊主還晉陽而南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齊主還晉陽而南

齊主還晉陽而南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齊主還晉陽而南

齊主還晉陽而南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齊主還晉陽而南

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壬申晉州陷癸酉齊軍

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時

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

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又翻與齊對

陳至夜不戰陳謂會周主召憲還又翻與齊對

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

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亮翻甲戌周以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

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

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

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

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以

今主暗臣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

奉耳軍正京兆王紘曰時因行軍微漢制置齊失紀綱於

茲累世世祖嗣位齊政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

侮亡正在今日仲應之語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

雖善其言竟引軍還貴之子也字文貴本朔方人徙京

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將即亮翻下同

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

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城上射堞

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慨然自若

呼聲動地故翻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少翻乃令妻妾

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郡公五代志巴東

郡雞栖原在永安北伐柏爲菴以立營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椿廣之弟

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郡公五代志巴東

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郡公五代志巴東





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將息光翻如字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師者也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直朝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魏孝昌中改懷朔鎮爲朔州本掌五原郡地尋即陷沒而朔州寄治并州界後齊置朔州本掌善陽建中中馬彥休治馬邑大元以朔州置順義節度領馬邑縣置固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勿翻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高壁縣名在雀鼠谷南括地志汾州宋曰曰靈石縣東南有高壁縣雀鼠谷汾水關皆汾西險固之所餘衆保洛女峇峇與塞同音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峇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翻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後魏太和中西朔州定襄城高齊天保中馬邑西南置朔州相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北朔州之稱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介休縣屬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

封郇公降戶江翻郇音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亮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又翻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擢山西兵并州經魏都謂并州之山西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爲子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沮在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厥九勿翻從才用翻下同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奇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五代志京兆郡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將即亮翻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江翻初齊高祖爲魏丞相齊高祖自是齊臣降者相繼江翻初齊高祖爲魏丞相齊歸尙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更工邕官至錄尙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度使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扶又邕自以宿習舊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鬱鬱者受得舒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將辱弱日武平者稱齊主年號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猥遷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

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此晉書所封郡王也。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置晉昌郡。齊王高澄時封之。齊王高澄時封之。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此晉書所封郡王也。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置晉昌郡。齊王高澄時封之。齊王高澄時封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屬之欲顯其名也。齊王高澄時封之。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齊王高澄時封之。周主至晉陽，考異曰：周書武帝紀丁巳大軍次并州。又云：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周成衣及旗幟皆黑，且兵多故。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日率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角翻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奇翻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齊王高澄時封之。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齊王高澄時封之。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齊王高澄時封之。僅得免。江翻時已四更，夜分五更四更丁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翻長步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復扶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齊王高澄時封之。

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為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敗兵復振則摧沮之勢振也。而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言為救民而終不相害，勿怖也。故翻使復衣帽而禮之。五代志：周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蓋常服也。然亦有白紗烏紗之異。又有縵冠，縵紗為之者。唐邕等皆降於周。江翻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湛。後魏書：任城王湛，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湛。使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晉書：任城王湛，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湛。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鄴伊婁謙聘於齊，周書：伊婁謙，齊人，聘於齊。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湛。高遵以情輸於齊，齊王高澄時封之。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齊王高澄時封之。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違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唾面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違如初。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史記：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



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  
 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按新唐志并  
 土門關在晉州任城王湝音王潘音揚聲趣并州。按新唐志并  
 州又古音翻將帥亮翻下同獨孤永業  
 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後魏自平城遷都洛陽  
 魏北都鄴以鄴為司臣請將京畿兵出澄口鼓行逆戰。澄  
 澄水之口山海經澄水出神苗之  
 山關經京原漢書易陽澄音金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  
 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  
 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將帥亮翻勢力到翻且曰：宜怗慨  
 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  
 受言。令復扶又翻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  
 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太  
 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  
 是為二大並與司武事文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三師一大三  
 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  
 殿內屏其階皆正一品  
 縣音升數所矩翻朔州行臺僕射高勳將兵侍衛太后  
 太子自土門道還鄴。勳音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  
 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兔縱鷹犬搏噬取之勳執以徇  
 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  
 福獨不慮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齊之  
 西寇謂  
 之西寇達官率皆委叛。有任而光顯於時者為達官  
 委非也委叛者言奔官而叛去正坐  
 此輩濁亂朝廷。通翻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  
 所恨。勳岳之子也。起音岳從高歡  
 起兵有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  
 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  
 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亮翻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  
 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強其乃曰：若  
 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任音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

血刃癸酉周師趣鄴。趣七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  
 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朱雀  
 宮城正門也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  
 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  
 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齊制五品已  
 上請自尚書郎中書侍郎諫議大夫九寺少卿給事黃門侍郎通直  
 散騎常侍尚書左右丞三公府長史諸議參軍太子三卿直閣將軍  
 東宮正都督已上也三臺魏武帝所  
 建齊文宣帝又增崇之時改為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  
 我。今背城一決。背誦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  
 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  
 事禪位皇太子。天統禪位事見一百六  
 十九卷世祖天統六年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充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八百戶實封陸貲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七

起置周作圖盡周  
維大淵獻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恆戶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尉相謀伏兵千秋門宮西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字文豈周主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樂地志熙平二年分滄州爲二州置滄州治饒安縣城相願拔佩刀斫柱數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復扶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長樂郡王五代志信都郡長樂縣舊置長樂郡樂音洛尉尉勿翻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淦口帥諫曰率騎奇寄翻覘五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繫之西軍旗幟皆黑齊人時恒懼望見鳥飛以爲周師已至馳歸不敢回顧世辯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齊制四下省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中書省侍郎四人河外謂大河之外王者內京師而

外諸夏齊郡在河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齊孝通始從賀拔岳後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齊州治博陵城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辛卯上祭北郊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齊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後齊舊制武衛將軍副貳左右外階從三品加大將軍衛將軍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者進等職征浪翻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周師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見賢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慕容紹宗始從爾朱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亮翻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馬腦玉寶石也今作碼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弃母不孝也自晉陽走鄴見上卷上年數外爲僞朝勳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勳于僞朝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考異曰北齊書勳作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博士十五人黃帝有熊氏日出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後周之制小司馬至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周主居之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朝直卽留

內省三宿乃歸內省即齊之門下省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齊禮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齊氏之於宋國當作宋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制天子六璽受命璽在六璽之外紱印組也古者紱如被膝又璽為兩已相背形謂之紱此紱直以繫璽而已璽斯氏翻紱音鼎孝卿即詣鄴以璽紱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去年周克晉陽大赦山東河南河北之地尚為齊守今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主詔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此去也因齊亡後之於此應國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摠管後魏置相州於鄴東魏都鄴改焉司州以其京畿之地併魏晉之制而置司州也周既平齊復為相州列於諸州相息亮翻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齊州城故關規侯周師規即周師又開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顯等數十人奔青州齊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參候也伺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給使交翻計當出境境出齊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齊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齊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先已擒胡太歲在庚午四十一十八年而亡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斛律光死見一百七十一卷太歲在庚午四十一十八年而亡四年崔季舒等死見五年

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齊南園三臺皆高氏造二月壬午上耕藉田藉田亦耕而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斛律光下同丁未高緯至鄴齊主緯子寶翻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齊州信都府首行任首王湝古音翻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魏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趙二謀規之憲使侯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齊舊將從憲軍者集以示憲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使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謀者為侯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能具言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左傳憑軾之微楚子玉遣使請之軾高三尺三寸立而憑之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齊之微相願陳讀曰陳降戶江翻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達宗社顛覆無愧墳陵齊土曰墳陵大阜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齊子孝珩數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死



盜手年二十九顯祖年三十一濟南王年十七事  
昭年二十七武成年三十二其餘多不得良死  
嗣君無獨見

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史記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

展我心力耳史記滑州志節可憐九代志後齊命將出征則

討降就中階引上將操縱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符授

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

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敢違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

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交臂曰從此

以外將之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

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通鑑周主

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

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前長史趙穆等謀執

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

百八十餘城皆應之五代志博陵郡舊置定州魏置肆州治九

朔州界北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

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地理志魏太延二年置靈州東西分

治其地屬西魏天平中東魏復置靈州寄治汾州隰城縣五代志

屬門郡繁時縣東魏置武州寄治城中後齊改為北朔州新舊魏

古郡名以五代志考之與肆州皆在樓煩郡秀前隊二儀同以

容縣宋曰唐之嵐州古新興郡為于偽前隊二儀同以

所部降周官儀同降戶江翻周兵擊顯州地理志魏永

治汾州六壁城五代志屬門郡尋廢東魏

置朔州後齊改北朔州周兵所擊即此執刺史陸瓊復攻拔

諸城又翻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

馬邑又翻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

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

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九

勿翻作徒何翻可苦長翻汗音重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

官龍翻譯戶瓦翻腰兩旁曰內外蹀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傳

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傳伏以承橋之功遠東雍州行臺

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梁太宗大寶  
受魏禪五主二十七年而亡齊所有司冀趙魏秦雍梁雍汾西汾  
晉南朔并肆靈顯恆朔定瀛幽燕北燕魯南齊安齊光齊徐仁  
唯克北徐南齊海東楚潼東徐洛鄭陽宋梁南齊西齊荆襄豫東  
廣秦西楚揚南朔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  
為陳故土言五十州考異曰隋書地理志云州高寶寧者齊  
九十七郡一百六十縣一百六十五今從周書齊  
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其得夷夏之心夏戶周主  
於河陽幽青南充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  
各置宮及六府官河陽縣屬懷州河內郡地臨河津實重鎮也  
徐治彭城北朔治馬邑定治中山或都省之地或守禦之要也故皆  
置摠管府摠管猶魏晉之都督也相并二州皆有齊舊宮及省故仍  
置官若別都然置六府官以代省也六周師之克晉陽也克晉  
上年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  
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紇  
虞獲姓魏收官氏志北方諸姓有紇奚氏此必紇翻  
及也處昌呂翻吐如字或上翻翻谷音浴使使更翻永安言於佗  
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  
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  
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入朝于鄴梁臣於周以  
翻下同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  
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儀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  
六卿致食勞賓還贊致享皆如古禮禮記禮記曰禮之於人  
積有年禮米禾薪薪又曰大禮饗餼也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禮杜預  
曰錫米菜薪詩傳曰牲醴曰饗或曰饗客生食及錫米曰饗饗主  
也導主以行禮者也介賓副也饗賓以行禮者也五代志曰梁王  
朝周入儀大梁軍命有司致饗其饗五車米九十筐膳醴各三十五  
饗酒十八壺米各五十車薪薪各百車米至天司空設九儀以饗  
館梁王東席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  
致享大梁軍又命公一人入并服乘車執贊致九儀以饗  
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入并服乘車執贊致九儀以饗  
賓王設九介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  
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禮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以見於公事  
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贊又明日王  
見三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贊又明日王  
公三孤六卿又各饗賓並屬官之長為使周主與梁主宴酒酣  
甘酣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時周分置諸州總管以撫軍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擒尉相貴見上卷上年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見上卷上年復遣韋孝寬招之韋孝寬鎮鄴州東雍州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以古武鄉郡封爲公也石勒置武鄉郡晉武鄉郡周當以此封傳伏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汾水運晉州二州之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義興伏仰天大哭師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師讀曰率衆與周同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肋骨則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力勸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救河陰事見上卷七年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勸級曰轉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傳伏善守爲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秦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漢車八

之備千乘萬騎晉之盛也大駕屬車見於志爲九鮮開華中大駕十司馬法屬半之其後大駕用三十六法屬用十二周氏雖設六官置大將軍必不能如漢晉之盛儀昌志周官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傳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後周之制內史屬春官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從士容翻復扶又翻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神武公後魏神武郡於神武川隋爲神武郡屬馬邑郡紇豆陵毅本姓賈唐宰相世系表曰賈本賈氏之後以賈武之難亡入鮮卑拓拔部使居南境號曰周回部世爲部落大人及勳後魏復爲賈氏字又復化北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己巳周主享太廟五月丁丑周以謙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鄭公章孝寬爲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周制方丘在國陰大里之郊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清廟者微周祀文王之廟而爲之也也悉可毀撤彫斷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齊氏所營也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處昌仇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洛州治洛陽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

初魏虜西涼之人西涼謂河西自沮渠氏後河西諸王宋

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廩役齊氏因之仍供廩役

今或議從洗入齊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

古有定科書大禹謨辜罰不及雜役之徒獨異常憲

也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

雜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

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此種瑞應之來必彰有德

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

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

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此言禹迹徐兗二州之地禹貢曰

之九州青州得沂泗淮三水兗州得大野無棣徐州得泗水

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

呂梁周徐州摠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日辛戊午明徹

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

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

宜過窮遠略魏初中書置通事郎官初置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

帝怒以為沮眾呂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

景歷在省賊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也從葬于修陵又葬之

周主服縗回國突於

太極殿百官素服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

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

延宗獨懷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狂不羣林曰凡狂者

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西土謂長安皆死於邊裔周

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將即亮翻下同盧

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盧氏山東高

守節長齋者依佛教茹蔬素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為道王道古國名春秋有江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初周人敗

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奔甲仗未暇收斂

升之孫沒鐸為主劉勰升為高歡所滅見一百號聖武皇

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議欲窮

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又山谷險

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

主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此師所類至

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

河西據險以拒之此西河離石之憲命譙王儉擊天柱

滕王道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

沒鐸禽之餘衆皆降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

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西入關自是

及克江陵之日夏人沒為奴婢者世婦三人御妻

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



三人此外皆滅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行陳上戶則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洛陽音己亥晦，日有食之。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隋因周制，制人五家為保，保正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長。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所謂正長也。百歲為領，長知兩閭。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年春，周置并州宮及六府。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黃龍即和龍，今遼寧義遼縣也。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可汗音寒。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懷州治河內，郡野王。自此以後，周陳之君書如書幸，雖出其間，未悉義例所安。癸巳，幸洛州，置懷州宮。二月甲辰，周主諱孝王儉卒。卒音子。丁巳，周主還長安。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彭城，魏戶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淮口即清水入淮之口，即清水入淮之口。車輪數百，沈之清水。沈音持林翻，道元曰：清水即泗水之別名。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怙音許。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聲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史言明徹驕而懷謙，以致敗。戰而占翻，摩訶起皮翻。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考異曰：南史作馬明主，今從陳書。馬主，馬軍主也。堰，於建翻。舫，府妄翻。

並兩船也。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京邑，謂建康。摩訶此言亦知軍退後周師繼至，必不難有之。音字始切，昇車也。今言乘馬舉，則當讀與與字同。從平聲，奇音翻。下同。明徹曰：「弟之此策，乃兼行。」帥讀曰：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輜重，音用翻。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奇翻。比旦達淮南，比必寐翻。與將軍任忠、周羅喉獨全軍得還。任音壬，達音音。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彭汴，謂彭水入汴水之地。五兵，尚書以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舟楫之工，與踐車騎之地，徐兗之地，四平車騎，便於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其言以也。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懷德，郡公。五代志：巴東郡，武寧縣。曰：懷德，位大將軍。其朝列於大將。明徹憂憤而卒。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宮。五代志：河東郡，後魏曰秦州，後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同州，治馬坊。字又秦，輜重多居同州。其後受魏禮，遂以同州置別宮。長春宮在朝邑，馬坊之屬，縣也是宮。蓋亦字文所置。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襞髮，仍裁為四脚。今之襞髮，始此。制與不同。耳杜佑曰：後漢末，王公卿士以幅巾為服用。全幅，早而向後襞髮，謂之頭巾。俗人因號為襞髮，後周武帝因

裁幅中為四脚樓與候 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陳制中軍大將軍出第二秩中二千石開府儀同三司第一其秩則高

石掾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荆郢諸軍瑒

音翻又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

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平高將軍梁寶陳制官品第五此新蔡在弋陽縣界五代志梁寶

任音 乙酉大赦 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

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勿九 戊午樊毅遣軍

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

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周主以是役陷於軍中 遣柱國原

公姬願原古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將即亮

也癸巳帝不豫留止雲陽宮五代志京兆郡雲陽縣後周

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置宗

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良音以後事付君是夜

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後周之制凡上 又令馳

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

是夕殂年三十六選從官翻又音 戊戌太子即位尊皇

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年娶于突厥者也 宣帝初立即

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昭公所以不故也 捫其杖

痕大罵曰死晚矣門以手撫也 閱視高祖宮人逼

為淫欲周武帝末附屬而 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

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鄭譯有寵事始

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

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樂運撰京兆志見

自丁酉至己未二十三日 帝以齊煬王憲屬望重忌之

而齊太憲上時掌周主叔父也屬尊出將入相著功名其重憲法好 謂宇

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為子 當以其官相授孝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

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則臣為不

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

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

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請牛 欲

以憲為太師太師三 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

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義 帝先伏壯士

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 光

如炬與智相質實證也 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

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復扶 但老母在堂

恐留茲恨耳言既經以異謀 因擲笏於地遂縊之縊於

也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

死終無撓辭機奴義 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車無帷

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此在憲府

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

將軍豆盧紹隋書曰豆盧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爾之後 皆素與

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無罪以加之為無名古所

加也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伴死 以于智

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

為皇后楊堅之女 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

為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





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觀初  
空指朝堂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此則王觀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  
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  
出。所須聞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  
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  
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  
治其罪。治直之翻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  
諏善道。玄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觀于下。翻又于侯。脩布德政。若不革茲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為血食。帝大怒。將殺之。朝  
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嚴數曰。滅洪  
同死。人猶願之。陳容願與觀同死。事見六況比干乎。以樂  
比干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見賢  
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力勞  
到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  
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癸卯。周立皇子闡  
為魯王。按李延壽北史。帝諱衍。後改名闡。此則甲辰。周主  
東巡。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  
魯王闡為皇太子。善。翻二月癸亥。上耕藉田。藉。任  
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直治  
之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周置相州六府。見  
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  
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直朝  
掌。此州控帶淮南。鄰近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  
掌。易。以。反。翻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下荷  
豈可以獲罪嗣主。遽忘之邪。邪。音正可於此待死。

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義作周主從容問譯曰。我  
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受杖事見上卷。八  
故。之。從。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字。文。孝。伯。何。為。出。此。言  
於不免也。將。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嚴不肯署  
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武成元年。置帝不聽。嚴進  
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翻。蘇。明。帝。曰。汝。欲。黨。烏。丸  
軌邪。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  
閹豎搏其面。搏。手。擊也。軌遂死。嚴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  
知。皆為軌流涕。為。子。之。儀。之。推。之。弟。也。顏。之。推。先。任。於周  
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此。太。子。宮。正。數  
進諫不用。角。翻。所。又。與。王。軌。字。文。孝。伯。字。文。神。舉。皆。為  
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  
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  
母。地下有武帝。高。祖。也。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之。往。且。委  
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實。如。字。焉。足。下  
若為身計。宜且遠之。遠。于。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  
舊秦州。宅曰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  
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  
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翻。託。也。欲。唯  
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  
甘心。帝大慚。俛首不語。令。力。丁。翻。命。將。出。賜。死。于。家。引。將  
也。領。時。字。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  
突厥陀鉢可汗請和於周。厥。九。勿。翻。可。從。周。主。以。趙。王  
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妻。七。且。命。執。送。高。紹。義。陀。鉢  
不從。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



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晟成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山提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樓艦古玩船名觀者於上觀望帥讀曰率騎奇奇翻陳景音陣又云字帝自喪師於彭城設近陳壬申周天元還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二人皆后父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錄收上閱武方泰當從從才啓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州謂揚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禁司掌禁防森非士尋而復舊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鄒公韓業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鄧王貞為大冢宰以鄧公孝寬為行軍元帥鄧音荀音音豐鄧帥行軍總管杞公亮邸公梁士彥寇淮南帥讀曰率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馬以高祖配醺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周毀像見上卷六年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丁翻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周章孝寬分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分兩路進兵以攻淮甲午士彥至肥口肥水南此廣陵在新息乙未周天元如溫湯即驪山溫湯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溫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戊戌周軍進圍壽陽周天元如同州

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畢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五代志建安郡陳置豐州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壬寅周天元還長安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眾入淮梁置五德將軍督仁勇信威五威將軍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九城志焦湖亦謂之焦湖樊毅水軍故自此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武毅將軍蕭摩訶申章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水經注蕭齊立霍州治霍縣天柱山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撥水步眾軍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五代志周布與五錢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見賢通翻金讀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外命婦五命以上官之妻也列伎樂伎樂初作乞寒胡戲杜佑曰乞寒者本西國外藩之戲舞乞寒以水交潑乙丑南北充晉三州五代志不載北充晉改江州陳復曰晉州後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考異曰陳紀九郡為沛郡全椒縣梁置北譙郡南梁郡自宋志有之不知其實土所在梁天監二年馮道根以南梁太守成阜陵蓋自是為實土周又取譙北徐州譙郡山桑縣北徐州置於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驛人質翻亦驛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癸酉遣



101111

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

電威開遠將軍品並第七秩六百石柵口柵江口

前信州刺史

電威開遠將軍品並第七  
秩六百石欄口欄江口

前信州刺史

楊寶安鎮白下戍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

四州水陸諸軍事

置鄧州巴陵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

軍之下

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

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

五代志永安郡廢城縣陳  
置定州其地時已沒於周

發兵將擊法尙法尙奔周周天元以爲儀同大將軍

順州刺史

義縣西魏置順州

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

法尙遣部曲督韓助詐降於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

戈月

江翻人皆竊譏欲叛還又音如字

若得軍來自當任

一猛以爲然又音如字兵急趨之法尚陽爲畏懼自

者何幾由八

千人

單子係走什步邊之猛僅以爲免沒

六六六

休職

100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院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諸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八上章困敦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

戊戌以左衛將軍任忠爲南豫州刺史。

督緣江軍防事 乙卯周稅入市者人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廟左右臺古者

師鄭玄曰釋箕者設薦饌于外聖先  
戊午突厥入貢于周

且遜千金公主事始上卷上年厥九勿乙丑周天元改

品以上官發兵施行百官奏請戒約

臣下皆用之皆宣署申覆而後行

三十一  
 一聖  
 二月  
 元聖  
 太后  
 爲天  
 元聖  
 皇太后  
 元嫡母阿  
 史那氏所生  
 母李氏  
 癸未  
 詔賜  
 三與  
 三皆稱  
 太皇太后  
 三后朱后

也  
司馬后直稱皇后  
司馬后正陽  
子軍  
忽嘗已  
公亮天  
元后陳后

元之從祖兄也天祐從祖宇文泰之其子西陽公暕妻討

遲氏蜀公迥之孫尉紆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欽

之酒逼而淫之欽定四庫全書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

自淮南還軍豫州浴汝  
南還音旋又音如字  
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

推諸父爲主諸父謂趙王招兄弟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諸國公各有國官茹姓也後魏書普六茹後改爲茹氏余按太和之時南齊有茹法亮蓋南國自有茹氏今茹寬既仕於北國

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

孝寬營無印亮翻又音如字領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

溫亦坐誅長知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兩翻辛卯

立亮弟永昌公椿爲杞公。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

前驅式道候爲三百六十重正主候望前驅先驅也式自道候在大駕前重直龍翻

應山至赤岸澤門應門將將赤岸澤在長安北同州南道里

數十里閑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

黑上稱警蹕戒人以車駕將至也蹕蹕止行人也乙未改同

宮皆著五色及工紫綠文以雜又音如字詔天臺侍衛之

官皆著五色及絳紫絳衣以新色爲樣名曰品色衣

代志以錦綺縠縠爲緣有大專與公服階服之制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唐以下有朝服有

婦皆執勞後周之制內外命婦各其拜宗廟及天璽皆免王寅諱丙外命

伏如男子倭音天元將立五皇岳以問卜宗伯火道

辛彥之五代志狄道縣屬金城郡對曰皇后與天子敬禮不宜有五

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

之數何常之有博士秦官漢置五經博士師太學博士也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士一人師國子生

博士之分西域郡時置金州帝王紀云帝嘗四妃元妃有鄧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次妃顓瞿氏女曰

常義列女傳云舜二妃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史言何安曲學以阿世不可以訓譬苦沃翻源音原

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

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

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尉遲氏字文溫

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

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

也祝版所以祝鬼神也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其格五天元雖理後無道何至以古之五格成婦人其實用夫婦

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呼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縯卒縯字子

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

女於衢巷作樂迎候還從宣翻又音五月癸巳以尚

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僕射周楊后性柔婉不

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嬪內官九嬪也嬪婦

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撓也嬪婦也嬪婦

又女教翻又女教翻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漢書多引

然後得免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

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

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

學少詩奇堅相表相息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

不自安嘗在永巷永巷宮私於譯曰言之故曰私願出

藩公所悉也出藩謂出外願少留意少詩譯曰以公

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如何天元無意而與

請元帥類所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戚重臣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以楊且

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

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壽陽屬南則壽州將行會堅暴

有足疾不果行疾日暴暴猝暴也甲午夜天元備法駕

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又音小御正博陵劉昉

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杜佑曰周正屬天宮御正中大夫

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瘖室謂之

如字又扶又翻欲翻瘖於今翻復昉見靜帝幼冲冲亦幼也周成王以楊堅

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鄭譯以內史上御飾大

夫柳裘周置御飾大夫掌御飾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朝那

下士一命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

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喪悵之孫也柳悵柳元景之從孫世隆之子世任江南是日帝

殂年二十二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

事朝之西大漸昉譯矯制以堅受遺輔政是日帝殂未道五王入

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屬聲曰主上

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薨曰崩曰崩曰崩嗣子冲

幼帝時年八歲阿衡之任南相伊尹輔太甲衡阿衡宜在宗英

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老于天下神器為者敗

之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

受敕並受堅節度周自左右宮伯至左右堅恐諸王在外

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

王入朝五王就國見上卷上年堅索符璽符璽兵符璽謂天子

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

索之客翻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

邊郡守西邊郡守考異曰北史鄭譯傳之儀與實者錄引大將軍

守



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謂知之遂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顧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謂等得然遂欲出隨文因執之於是備調後以府長史按之儀若爾章復得全今從之儀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置正陽宮見大赦停洛陽宮作洛陽宮見上卷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靜帝祖母也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靜帝母也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皆不以號選以色生母也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贊靜帝叔父也周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孔子曰君若百家率三年朱熹曰各總攝己職以聽也堅初受顧命顧命始於周余謂若此者必有伊周之臣而後可堅初受顧命顧命始於周日臨終之命曰顧命余謂顧命者天子登使邦國公楊惠音刊又古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摠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後周置小冢宰上大夫也六命按冢宰之上不宜加小字故周官止曰小宰昉分周制家知龍翻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處昌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如昉譯之言大冢宰雖大官之長然猶與諸相息亮翻壓於甲翻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言周之朝臣未盡歸心於堅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賁扶將之東宮正陽宮本東宮也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仗衛執仗而衛衛之兵也賁賁以司武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風心此言則其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崇陽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盧賁遂為楊

賁之弟子也盧辯與蘇綽共定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長知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丞相府有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顯按隋書高顯自云勃海人顯古迴翻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府為官屬遣楊惠諭意李使之諭意堅既受禪封魏王改名魏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顯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司錄總錄一府之事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妓樂也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說輸肉翻焉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少詩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賁謂曰寒者利輕褐飢者甘糟糠天下之歡欣新主之實不能外此也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太史掌天中大夫屬春官問曰吾以庸虛庸言身無所能庸言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符議也謂也季才從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司馬遷曰箕穎天下之許由由漢漢於箕山洗又翻又音如字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虎而下必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相恩亮翻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魏安公魏安郡人魏安郡有後魏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叱列長義後魏之里威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鄴相州總管治所陳王純時鎮齊州統



乃時亦步髮入喜望方平坊工附自房

燕管而志遠置撫管府之地此考史之所以難也春秋鄭子之國杜



預謂在江夏縣杜縣東南有鄭城章懷太子賢曰雲杜故城在復州  
西陽縣西北周書因古國名置鄭州於西陽也音云難乃日翻  
己酉周以柱國王諱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所難廣  
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摠管趙文表不協詐得  
心疾誘文表手殺之誘音西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  
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摠管按隋書于顗  
廣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兖州後齊改爲東廣州陳復曰南  
兖後周改曰吳州東廣州蓋因廣陵以名州觀此則此時東廣州刺  
史與吳州摠管並治廣陵也廣趙僧王招謀殺堅王招謀殺已  
上遠東字廣魚豈翻勢力到翻趙僧王招謀殺堅王招謀殺已  
而加邀堅過其第通古堅齋酒穀就之實則招引入  
寢室招子員貴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  
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  
從唯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寶坐於戶側  
胃順之孫也元順以仇直得名於弘寶皆有勇力爲堅  
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酣戶  
刺七頭翻又七亦翻  
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寶瞋目憤氣  
扣刀入衛詞虎何翻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  
卿何猜警如是猜疑也警戒也猜音言招僞吐將入後閣  
胃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吐上  
胃也上時掌翻坐恒命胃就廚取飲胃不動會滕王道後  
至通音堅降階迎之胃耳語曰而語事勢大異可速  
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胃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  
發大事去矣胃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復扶又翻  
胃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被皮義翻相意  
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胃以身蔽  
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胃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  
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野亦惡及

其諸子賞賜元寶不可勝計應音周室諸王數欲伺  
隙殺堅數所角翻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按隋  
圓通傳作京兆涇陽人涇陽縣固屬京兆  
若以爲臨涇則屬安定圓通少給使堅家由是得免 癸丑周  
主封其弟衍爲葉王太建五年六月周主封衍爲葉王  
建德之六年也今靜帝又封其弟衍爲葉王李元壽  
又謂靜帝本名衍改名曠互有背馳當考葉武步翻術爲鄧王  
周豫荆襄三州蠻反豫州汝南郡荆州南郡襄陽郡此蠻  
攻破郡縣 周章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  
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  
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武陟地名按五代志在  
折置武陟縣 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  
德軍於沁東魏安縣公五代志后梁郡魏安縣後周爲魏安縣  
見前河內郡安昌縣舊曰日縣置武德郡  
尉遲勿翻惇都昆翻惇讀曰率沁水燭翻會沁水漲孝寬與迥  
隔水相持不進此與迥兵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  
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鑲金長知兩翻  
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後周之制上李德  
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  
之威控御之耳將即亮翻挾令謂挾前所遣者疑其乖異  
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邪音邪又取金之事  
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繫則自  
鄭公以下莫不驚疑縶係也韋孝寬與鄭公且臨敵易  
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燕趙也韋孝寬與鄭公且臨敵易  
以敗於白起臨敵易將之禍也田單趙惠文王時用趙將代廉頗  
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  
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幾居依翻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

盛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史杜佑通典猷之少內史當作小內史僅見  
 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三年仲方有文武才幹與堅少相款密敕發用之監工衡辭以父在山東又  
 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昉即譯辭以母老堅  
 不悅府司錄高頌請行堅喜遣之頌受命亟發亟紀  
 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  
 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  
 點治修改也點塗點也不加治司馬消難以卽隨溫應土  
 順沔僞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五代志漢東郡西魏  
 安陸郡京山縣舊曰新陽梁置新州西魏改曰溫州後改沔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後改沔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後改沔州  
 後改沔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後改沔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後改沔州  
 西陽郡漢陽縣界臨江齊梁以來爲重鎮後周置懷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後改沔州  
 遣其子爲質以求援致音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  
 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  
 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漢也南豫州刺  
 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  
 趣南兗州超武將軍梁置與宣猛將軍同周益州總管王  
 謙周益州總管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  
 此巴蜀諸漢巴郡蜀郡大界五代志普安郡  
 梁置南梁州後改曰安州西魏改曰始州  
 進堅以梁齊代王謙總攝兵政事不得堅卽以審爲行軍元  
 帥以討謙類翻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  
 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五代  
 志歷陽郡爲江縣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爲南  
 江郡陳改爲臨江郡散朱寶翻騎奇寄翻  
 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  
 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奔  
 葉委誠朝廷齊梁也齊葉累當相與共保歲寒孔子曰歲  
 松柏之後彫何憂莊曰大業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齊梁也齊葉累  
 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自能修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  
 不苟容後之言保歲寒者義取諸此

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  
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  
思安縣伯五代志河地鄴郡河地縣後魏置思安縣魏書  
官氏志神元皇帝時諸部內入者有賀婁氏蓋虞復姓崔弘度妹  
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限巨弘度直  
上龍尾追之梁道廣院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迴彎弓將射  
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發其後今日各  
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  
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  
相極口而自殺楊堅時爲左丞相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  
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從迴  
戰也勤惇祐東走青州音如安又未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以勤初表送  
亮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李惠自中州舉兵應迴  
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記五十始衰謂精力消耗八十九  
扶又起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爲長史達擊暹之  
子也崔暹見周於高澄擊叔加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  
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九城  
謂梁孝王築至離陽三百里按此則九城志所  
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挑使了讓不設備仲文還  
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又音如字進攻  
梁郡梁郡治迴守將劉子寬奔城走仲文進擊  
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  
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五代志濟陰縣成武迴將席毗羅  
衆十萬屯沛縣五代志沛縣屬彭將攻徐州徐州彭城郡沛  
使百四其妻子在金鄉五代志金鄉屬徐州仲文遣人詐爲毗羅  
使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

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  
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機昌志善淨望見以爲檀讓  
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  
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  
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  
軍也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  
爲之不流洙水詳見前獲檀讓檻送京師長安斬毗  
羅傳首亦傳首安陽安陽章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  
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劉昫曰楊堅令章孝寬計  
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相州  
安陽縣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楊帝於鄴故都大建寺置縣相  
息竟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五代志武陽郡後周置魏州  
時河北決於魏分爲屯氏河屯氏河者大門關而魏  
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梁主聞迴敗  
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  
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黃公劉昉沛公鄭譯  
初爲沛公故亦賞賜不可勝計應音委以心膂應音  
爲國防分四門賞賜不可勝計應音委以心膂應音  
二人皆恃功驕恣特其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  
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應音高穎自軍所還應音  
如字龍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應音堅憂之志  
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應音堅  
乃以高穎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  
事於譯應音譯猶坐聽事應音無所關預應音  
之應音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梁置五德  
其一也郭默城當應音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祐州城周以  
漢王贊爲太師申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



秦王贊為大右弼燕公于寔為大左輔燕因寔仲文之父也周王誼帥四摠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

眾以魯山甌山二鎮來降五代志甌山後周置屬河陽郡順州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

順州將即亮嗣又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難

難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摠管元

景山擊之殺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

弼追之按隋書宇文弼傳弼時為南徐州刺史與元景山共追樊毅又五代志安陸郡古陽縣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為南司

州其地近漢順諸州南與毅戰於漳口此漳非左傳所謂漳也

捷毅退保甌山鎮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

之鄖州巴蠻多叛按王誼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

附消難其先出於巴蠻故謂之巴蠻也共推渠帥蘭維州為主以

皆平陳紀蕭摩訶攻廣陵陳紀即周吳州摠管于顓

擊破之豈翻沙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大將軍

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按隋書達奚長儒傳沙州氏楊永安屬動志

為大司馬實毅即前齊公于智為大司空九月以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

生擒延貴將即亮嗣下同帥讀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

為庶人以司馬后父消難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

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自關以東河汾以北皆舊

府官也

官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

及其子純周王之一也周梁審將步騎二十萬討王

謙謙即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審奮擊屢破之蜀人

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

萬攻利州五代志義州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

水以灌之利州城在城中戰士不過二千摠管昌黎豆

盧勳晝夜拒守隋書豆盧勳傳勳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為豆

氏焉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基等破之會梁審至基等

遁去審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

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審擊之謙戰敗將入城

基虔以城降守手又翻帥讀曰率背蒲謙將麾下三十騎

走新都新蜀縣屬蜀郡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北新都令王寶

執之戊寅審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蜀地在劍閣之

十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吳下儒上

丁未周鄭襄公章孝寬卒諡法辟地有德曰襄又甲孝寬

久在邊境梁武帝中大同元年章孝寬鎮玉壁宇屢抗疆敵

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解戶買見其成事方乃驚

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教厚所得俸祿俸扶

不入私室人以此稱之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

叔獻卒諡法溫柔好樂曰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

舊字又泰以諸將補九十九姓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

按長曆周陳十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

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呂翻進爵為王以安陸

等二十郡為隨國按隋書帝紀時以隨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

淮南上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州之義陽安昌州之新蔡

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義陽鄭州之漢東二十郡

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是時九錫之禮一大略戎制各

國

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是時九錫之禮

一大略戎制各

國

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是時九錫之禮

一大略戎制各

國

剛馬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三百人七鉞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旌麾一酋圭贊副  
焉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未殺代吳王達滕聞王追及其子而怒曰吳色取行達曰聞吳平祕諷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爲大司徒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諡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食實封贈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九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單閼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太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爲右僕射憲樞之弟也周改

元大定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自初至

是五十一建臺置官置百官也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

后世子勇爲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庚季才勸隋王

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庚季才持正於宇文護擅權之時

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

椿奉冊太宗伯趙張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冊書也

入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展則置神璽於建前之右置傳國璽於建前之左又

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

封命諸侯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諸侯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發諸國之兵用之其六璽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許虎紐

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魏禪五主二十四年而亡隋主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遠寧處故去之隋以訓走故也

隋主冠遠遊冠遠遊冠制似通天冠而前無

斯氏翻紋音弗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白紗帽也名

服之王冠古玩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白紗帽也名

冕如元會之儀元會正旦大朝會也又物充庭羣官各入就位

位而拜羣官在位者又再拜再拜上公一人諸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

再拜再拜三爵萬歲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

南郊告天以受命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少冢

作小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按隋書元孝矩傳祖

隆王天賜嘗親太和之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

主除周六官周定大官事始一百六十六卷樂教依漢魏之

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

省隋志三師不主事不置府祿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

相司空行攝除其位多職皆攝行其事省府及佐置公則坐於尚

書部省朝之衆務歸於尚書省尚書省無不檢校左右僕射各

一人總史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屬官左右丞各一

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屬官左右丞各一

外謀議大夫等官內史省置監令侍郎舍人等官祕書省置直

內史二省主出納朝直代言猶有職事祕書省祕書省則皆

也侍御史臺御史大夫治書待御史侍御史殿內侍御史

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御史大夫治書待御史侍御史殿內侍御史

丞參軍河堤謁者又領掌船局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

及諸司卿大夫尉正卿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宗正太僕大理

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並置卿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宗正太僕大理

屬官有主簿錄事等員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並置卿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宗正太僕大理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左右領軍左右衛等十二府左右領軍左右衛左右府左右武衛左右武衛



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通鑑先以說書之介古國名。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劉鄭助詔事見上。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其後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樂平公主。周宣帝女。嫁隋主。其後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字後周置載師之官。屬地官。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北平郡治盧龍。榮姓。出周樂公莊子。有榮啓期。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五代志。汝南郡新息縣。後魏置。東魏改。日息。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躊躇。躊躇。住足也。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朝直通翻。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稽首。啓徐廣事。見一百一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帝怒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撫。與拊同。拍也。膺。胸也。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昞。周柱國李虎之子。李淵始。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依違。者不。以爲可。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諶公乾。憚莫公絢。憚。於。諶。閔。帝子。紀公湜。湜。常。明。帝子。鄧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贊。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通鑑書。宣帝子衍始終備。但目錄。書大成立太子。衍亦自背地。德林由此品位不進。乙亥。上耕藉田。藉。在。隋主封其弟邵公慧爲滕王。安公爽爲衛王。州爲封國。子雁門。

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李穆與隋主之父忠敬惠來旨。義無有違。謂穆勸之。卽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孔安國曰。俄而穆入朝。自并州入朝。帝以穆爲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穆居兩朝。負兒衣。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隋志曰。案穆幼時。侯以象笏。有指畫。君。日所以記事。防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音。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選讀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下。兼用竹木。笏呼骨。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竇熾爲太傅。幽州摠管于翼爲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致身以事。君身非己。有故求。呂尚遇文王年八十。佐文王。以及武王。則是期頤之年也。張蒼以華皓相漢。華皓。謂白首。後口口無齒。食乳。高才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敕蜀朝集。蜀。會也。朝。集。舊言。有大事就第。詢訪。用古人欲有謀。隋主始以是恩。李穆耳。美陽公蘇威。美陽。古縣名。漢屬扶風。非欲與之大有爲也。秦陽公蘇威。代志不。蓋已省廢。姑以古。縣名耳。綽之子也。蘇威。字。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少。詩。照。蘇。威。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屏。必。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寄。爵。又。除。稍。伯。下。大。夫。稍。伯。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穎。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威。之。初。其。立。身。何。可。讓。我。至。於。未。歸。展。轉。於。字。文。化。及。李。穆。王。世。充。之。朝。何。其。可。鄙。也。君。子。是。以。知。令。終。之。難。穎。請。追。之。後。而。召。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郢。公。郢。亦。以。州。名。爲。公。國。少。始。照。翻。以。威。襲。爵。丁。丑。隋。以。晉。王。廣。爲。并。州。摠。管。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摠。管。鎮。廣。陵。書。帝。紀。云。開。州。今。從。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摠。管。鎮。廬。江。廬。江。今。從。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之謂  
下同高頴深避權勢上表遜位上時讓於蘇威帝欲成  
其美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前朝  
朝高蹈謂其隱遯不仕路遠也也高蹈言隱遯之高朝直遙翻  
賞漢武帝詔曰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命頴復位頴  
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  
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太子左庶子盧賁以頴威執  
政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疎忌賁因諷昉及上  
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代志京兆郡鄭縣  
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  
王廣有寵於帝私謂太子曰賁欲數謁殿下數所  
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帝窮治其事治直  
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帝以故舊不忍誅  
並除名爲民人皆異戴隋主於潛躍者也張賓道士也隋主作  
非人臣之相由是大韓賓自言詞曉星歷盛言有代謝之徵且言上儀表  
被知遇常在幕府外官也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  
外官也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賀受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  
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卽位散騎常侍章鼎兼  
通直散騎常侍王瑳聘于周散悉重翻奇寄翻辛丑至  
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說文致送詰也隋主  
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介國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徵悉徵悉時發稽胡築長城按隋紀時修築汾州胡千餘人在  
塗亡叛帝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易以  
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稱尺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  
兵而定帝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  
之役沖冀之子也韋冀見一百六十七五月戊午隋封





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晉書卷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承聖元年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言選諸大理寺治其罪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敕容謝之遂原所答者行本璠之兄子也劉瓛自梁入西魏見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承聖元年貴盛帝父獨孤信仕西魏以及周列於元書功後姓獨孤周明帝后女為周宣帝后二聖帝每臨朝朝直遙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即匡諫何相退朝同反燕寢朝直遙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與讀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獨於顧私虞翻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利合音閣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家呂氏濟南人五代志齊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齊子濟南之帝求訪不知所齊之末亡濟南之地屬齊不求得舅子呂永吉追贈外祖雙周為太尉封齊郡公以永吉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從才用翻騃詞鄙陋帝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朝直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又翻後郡廢終于家壬辰隋主如岐州隋志扶風郡舊置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金與職同先肝翻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相承同岐谷質厚彥



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晟知兩朝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上時事難。戎虜尙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弃於度外。又相侵擾。此二語明指當時利害。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此下方是。玷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茲多勢弱。言其心多姦巧。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疑其首鼠。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左傳牽。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史記范雎說。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使說合二字。說音如字。合音同。則攝圖迴兵。自防古地。石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美庫美奚。又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左方。突厥。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聲討之。觀。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景。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又翻。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太僕。太僕卿也。伊吾。即漢伊吾盧之。地。今在伊吾。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黃龍。即和龍。今在黃龍府。其地。賚幣賜奚契丹。奚。本曰庫莫奚。東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潰落。賚。賚。松漠之閒。後稍強盛。每奴之別種也。居潢水。

北齊之先。與奚同種。而奚類並爲慕容氏所破。潰落。松漠之閒。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奚契丹。又音。奚。則今。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音。反。間。既行。果相猜貳。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諂。有寵於上。及太子。刻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中。叔陵入爲楊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尚書。中書。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身首異處。爲殊。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射。好。射。伯固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命左右其所爲。史。乙卯。小斂。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藥刀斫太子中項。中。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裙袖縛之。去。去。去。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斬。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東。東。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



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被皮義翻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將帥亮翻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見賢翻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帥讀曰率下同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章諒送其鼓吹與摩訶吹昌翻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給徒亥翻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麒麟詣摩訶譚徒含翻春秋齊滅譚子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沈持翻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六朝都建業航者爲小航將前密翻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軍行已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章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曇五代志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縣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榮之子也章榮榮臣死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尙書令并州治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尙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洫方面以二王年少少詩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

五代志靈武郡後魏置靈州按靈州漢北地郡富平縣地趙郡李雄爲兵部尙書五代志趙郡治平棘李雄將軍朔方李徹摠晉王府軍事朔方郡夏州李書元嚴爲益州摠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嚴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李徹事周征吐谷渾平齊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騎奇翻其兄子旦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鮮息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更工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爲奢侈非法韶嚴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閣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隋文帝謂人以輔其子可謂用心矣而二州刺史領關東兵洛陽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驃四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創初良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叔重事隋元景山出漢口漢口漢水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爲孝儒所敗甌山鎮漢口甌山沌陽守將皆奔城走漢水記甌山在沌水之北五代志河陽郡漢陽縣有沌水漢安陸縣之沌水在沌水之北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去年胡墅

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

陽王叔慎為岳陽王叔達為襄陽王叔熊為巴山王

叔虞為武昌王宣帝諸子唯叔達隋高祖奏禮不伐

喪春秋公羊傳襄公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辭大其不伐喪也二月己丑

隋主詔類等班師三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

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湘州治長沙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

射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

山雞頭山源水所出在平高縣西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之北北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太子胤孫姬之子

沈后養以為子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

州五代志北平郡舊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

萬入長城沙鉢略可汗第二可汗達頭可汗壬戌隋任穆

公于翼卒任古國名法布律傳義日穆甲子隋更命

傳國璽曰受命璽璽斯氏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疏使

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李光當作李

涼州治所大業初改馬邑縣為突厥又寇蘭州五代志金城郡開皇

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妖異納言蘇

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祖共議

明日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

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漢高帝五年徙

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類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

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上時

徵證也省表景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復扶丙申詔

高祖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里首入

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述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

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中書監令愷忻之弟也秋七月辛未

大赦九月丙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尋與同捨

身及乘輿御服乘輿大赦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

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楊州刺史冬十月癸酉隋太子

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渭水耳此以備突厥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沁源

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周槃在弘化

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散而復聚

復執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毆之毆鳥手皆骨見見如無書五兵咸盡殺傷萬計

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義

仲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

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乙弗泊當在蘭州

管叱列長義守臨洮五代志後周武帝時置蘭州

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是突厥

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

化延安六畜咸盡大破石門兩關皆在弘化郡平高縣界此由

州州界西北二百里無不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連沙鉢略之兵耳

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高祖又沙鉢略更欲

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

染干說輸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鐵勒先

兵出塞沙鉢略懼迴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

主女爲晉王妃按隋書蕭后傳及蕭繹傳初皆云蕭女詳考之

高祖爲晉王妃則后本蕭生江南風俗二月生千者不樂后以

王妃又欲以其子場尙蘭陵公主又音暢由是罷江

陵摠管西魏梁主曾於江陵置助防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

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壬寅大

赦改元初上病創創初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

於長沙王叔堅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

都官尙書山陰孔範山陰漢古縣中書舍人施文慶皆

惡叔堅而有寵於上上日夕求其短朝夕也構

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

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尙書江摠爲吏部尙書癸卯

立皇子深爲始安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癸

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隋書賀徹突厥寇

隋北邊勿翻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

宗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

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

微言譖之忤五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

從風而靡上欲用侍中吏部尙書毛喜爲僕射申惡

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

德周公戒成王曰無若爾王受之迷亂于酒請逐去宮臣呂

陛下寧忘之邪邪音上乃止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

自慶引吏部尙書江摠以下展樂賦詩展舒而陳之

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

已醉喜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

江摠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

所爲耳言喜以帝所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

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鄱陽兄弟世相諸子也高宗之

子以及始興王伯茂皆毛喜之謀後主叔喜欲以喜乞鄱

陽兄弟聽其報讎臣爲不若父爲不子乞音與也對曰彼

終不爲官用陳之臣子率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

地傳緯爭之緯與之俱南也曰不然若許報

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

乃以喜爲永嘉內史考異曰司馬申傳云右僕射沈君理卒

非後主時又毛喜傳云時山陵初畢未及殯年

按高祖殯過春乃葬而云未及殯年恐誤也三月丙辰隋

遷于新都考異曰隋書食貨志正初令民二十一歲丁

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

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歲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周末權酒坊

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並則

蜀中處處有之權古岳祕書監牛弘隋書牛弘傳弘安定襄武人本上表

以典籍屢經喪亂喪息浪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

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複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

聖世重寶龍翻載與編同爲國之本莫此爲先豈可使之

流失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漢東觀及天祿石渠等閣皆隋主

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資錢一

匹資洛代翻賜也與也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

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洮州摠管梁遠擊走

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陽郡等立洮州洮山縣後周置洮



州宋曰晉置廣陽縣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五十里今不詳其處所  
後周又立廣陽縣在石鏡山六十里至舊廣陽縣今縣也又置汶  
州於此汶水曰汶水改會州漢  
州亦周逐吐谷渾以置縣州

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

突厥數為隋寇數所角翻隋主下

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夏戶突厥之虞俱通

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好呼齊氏西虞懼周交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

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斂力多惠豺狼未嘗

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

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將郎亮息道路之民務

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

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

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齊讀

言齊武帝後齊鐵鉞將帥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

降戶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

之朝寧勞渭橋之拜句奴遣子入侍及來朝渭橋於是命

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類翻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

摠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自馬邑己卯與沙鉢略

可汗遇於白道白道在長城北有李充言於爽曰突厥

扭於驟勝仇女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

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

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奇奇翻沙鉢略奔所服金

中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

者甚眾幽州摠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

寶寧寶寧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

寶寧棄城奔磧北磧七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

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為其麾下所

殺高寶寧自齊末據和龍至己丑鄆州城主張子譏遣

使請降於隋鄆州治江夏中流之重鎮今欲降隋史言陳隋主

以和好不納好呼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

兼散騎常侍王劼來聘劼松年之子也王松年仕齊為

人在下中散癸巳隋主大宴隋宴在國南十三甲子

突厥遣使入見于隋見賢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徒

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

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

臺如翻五月癸卯隋行軍摠管李晃破突厥於摩

那度口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賀遷都通翻

辛酉隋主祀方澤隋為方北於宮隋秦州摠管寶榮

定帥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帥讀與突厥阿波可

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勿翻

可汗入漢音諸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

為戍卒教使門翻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

遣一騎挑戰騎奇翻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

斬其首而還又音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

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亮翻使謂

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

乃突厥之取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

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

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建牙在願自量度音

良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使就史晟又謂之曰今達

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



賢良易以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為

州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

騎常侍魏澹來聘散騎常侍澹收之族也魏收事齊以文

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

乃為厭媚厭媚醺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日南史

又令人告之今從陳書帝召叔堅囚于西省門下省為東省

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數責其罪也數所叔堅對曰

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

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

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此豈少恩而已哉不明故爾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為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

姊安城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為三公辭曰衛霍梁

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西姓皆漢外戚也衛氏

於宣帝之時桓帝怒而梁宗誅滅安帝夷於武帝之末霍族亦

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

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

以時事草創不許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斷丁

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

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

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日名制二日衛禁三

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律博士八人隋主以長

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恒農郡洛管

陝式由翻汗皮變翻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華州置

廣通倉子代志京北郡縣後魏置東雍州轉相灌輸華州置

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水連日漕關東自函谷關以東

汾州後周改為汾州晉州臨汾州舊平陽郡也漕在到翻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

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曰治直之綱昔漢光

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

職光武紀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五

早殺稻為殺稻餘種穢良田勇翻千子弓馬武用是

其所長治民泄衆非其所解治直之綱如謂優老尚

年尚尊也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漢置刺史掌刺舉所

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

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

為叢脞是謂欽明書元首叢脞朕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

堯舜任五臣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堯咨四岳

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治直吏翻無憚

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判決聞奏

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

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旰古按翻日晏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少詳若

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斷丁自餘細務

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覆

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上元燃燈

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望夜月合謂之期十五夜也月旦日

之望望謂充街塞陌則翻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



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縉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觀此則上元趙  
夫後之當此者能不惑於世俗  
奮然革之亦所謂豪傑之士也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  
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卽禁斷斷音短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充集賢院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十

起開禧執徐盡著雍居歲凡五年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己巳隋主享太廟辛未祀南郊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朝直通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冠絳紗袍天子之服也服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服於隋而主未至純於臣也遠遊冠朝服諸王見天子之服也入見大興殿純於臣也至大興殿隋主正殿也唐為西內太極殿遠遊三梁冠黑介幘朝服絳紗衣白紗內單卓領袖卑橫革帶鈎帶帶方心絳紗蔽膝腰帶烏絳劍佩君臣並拜非禮也努力到朝見賜練萬匹珍玩稱是賢過翻漢魏免翻練五例翻也教到朝見賜練萬匹珍玩稱是稱是言其直與萬隋前華州刺史張賓華戶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甲子元曆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算起奏之壬辰詔頒新曆月據成奏上今從帝紀癸巳大赦二月乙巳隋主錢梁主於灞上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突厥達頭可汗請降如隴州隴東郡及東秦州後改隴州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蓋涼州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還音族又如字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塢安古翻塢壘也說文曰小障也一日庫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塢被皮義翻

命子幹勒民為堡堡音保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上時掌翻也此見屯田之所至比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少詩翻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六翻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六翻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吏部尚書江撝為僕射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日率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隋主遣侯苗請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納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飢行如洛陽隋主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志下孫郎後魏置南徐州梁改東徐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治書上書曰魏之三祖上時掌翻三祖謂曹魏父子孫太祖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楊子曰童子雕蟲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童昏言童幼昏蒙未有知識也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詩總角非今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也非幼雅也非古惠翻未窺六甲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謂六十甲子也先製五言詩至





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璠等散騎常侍王璠等文士十餘

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

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義翻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

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五代志後

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

樂音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

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

鑑亮直性敏慧有神彩進止詳華詳審而每瞻視眄睐

旁視曰眄眄曰眄斜視曰眄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

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

魅之術厭魅謂婦人媚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巫鼓

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

進請上倚隱囊隱囊者為囊實以細軟置諸坐側坐置張貴

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

疏分也為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閒有一言一事貴

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漢古宦官

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援于元賣官鬻

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言出命不由中書大

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張

孔張謂孔貴嬪張貴妃也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

兄妹上惡聞過失惡鳥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

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

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

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閑習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

是大被親幸被寵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五代志吳興

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命氏余按春秋之時齊人遷陽子

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

帛局陳中書省分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

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

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

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

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

碎聚斂無厭斂力士民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

入過於常格數十倍過工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

人其臣其信然矣尤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

汲引汲引者引之也上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

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朝直從容白上曰外間諸

將起自行伍從千容翻將帥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

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

贊之復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類翻即奪其兵分配文

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

覆滅通鑑具敘陳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隋主命禮部尚書

牛弘脩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五禮吉凶三

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穎為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魏安郡界陳置豐

事高祖世祖高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

宗皆有戰功

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隋大司徒郢公王誼大司徒周之六官按王誼拜大司徒隋主未受禪也誼既受禪改周之六官司使列於三公不應復加大字與隋主有舊誼王誼少與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誼相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戊申隋主還長安去年九月隋主如洛陽今還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山爲追兵所擒夷三族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元年改度支爲民部志作工部尚書長孫平度支洛陽長知兩翻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山東承北齊之弊政以別蕭氏之南齊者戶口租調茲爲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調使平翻索山客翻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保五爲閭閻四爲族皆有正嚴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遠配保五爲閭閻四爲族皆有正嚴外正以相檢察焉長知兩翻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祖請爲輸籍法徧下諸州輸籍凡民開闢輸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弄出沒下戶嫁翻帝從之自是茲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屬之使翻晝夜不絕者數月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宗藏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音九勿翻可汗入漢汗音寒有隙事始上卷元年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也設主之蓋突厥所署置也龜茲音上慈號西突厥突厥自是分爲東西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

波以撫之使疏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散騎奇翻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達頭波以兵使攻沙鉢略是爲其所困者也又畏契丹西既爲達頭所困東又畏契丹是爲其所困者也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城下倚隋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晉王廣即亮翻又如字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吹昌沙鉢略命以兵援沙鉢略故因西擊阿波破之借隋兵之勢以獲勝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爲于僞翻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磧七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此語本之孟子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稽音啓顙音額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考異曰隋書今從帝紀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往雖與和言往已往也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安厥馮陵諸夏屈體結之今沙鉢略奉表內殿觀之也引見皇后賞勞甚厚見賢通翻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九月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費扶沸姓也丙子隋使李若等來聘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摠管五代志門東郡梁置信州隋置楊素初北地傅綽綽作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綽受高麗使金上收綽下獄麗力知翻使疏綽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愛下民省嗜欲遠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中上時掌翻夫音扶是以澤

被區宇義翻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

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義翻小人側

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

繡廐馬餘殺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義翻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

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義翻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

行故緯言及之是歲梁大將軍戚所義翻以舟師襲公

安不克而還義翻是歲梁大將軍戚所

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義翻梁

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義翻梁

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義翻梁

川義翻謀泄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義翻梁

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

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義翻綿歷七百里

以遏胡寇

四年梁改元廣運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義翻隋

於突厥義翻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

入朝上考課義翻丁亥隋復令崔仲方

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義翻朔方

又翻扶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

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義翻江

會新寧王叔隆爲新寧王義翻江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

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

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食夜衣猶恐不逮義翻豈效

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義翻豈效

夏四月己亥遣周璠等聘于隋義翻五月丁巳

立皇子莊爲會稽王義翻外

裴豪等來聘義翻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義翻李穆

洛陽義翻隋上柱國郕公梁士彥討尉遲迥義翻尉遲迥

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義翻尉遲迥

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義翻尉遲迥

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義翻尉遲迥

懷怨望數相往來義翻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

州起兵義翻己爲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

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爲晉州刺史義翻裴通預

同三司薛摩兒爲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義翻裴通預

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義翻摩兒具論

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

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

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爲誠義翻三人者與隋主有舊又

爲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具不倦尚希諫曰周

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義翻吳

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





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樂古武陽公李充請生取

入朝武陽郡公隋主魏州武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

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杜預曰背誕謂背命放

惡非貧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

如兩存之左僕射高頌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

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

同等來聘散騎常侍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辛子八月隋主徵梁主入

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韓直通翻庚申至

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

陵軍至都州隋無都州蕭梁傳作都州當從之五代志竟陵郡

州郡市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

王瓚等官翻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

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降戶九月庚寅慧紀

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

奔隋主聞之廢梁國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宗即

左僕射高頌安集遺民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宗即

冢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甲午大赦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十一月丙子以

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東楊州刺史蕭瓚為吳州刺

史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隋主生於馮翊猶漢祀豐

疾不從戊戌還長安又音如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

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

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言又將顯貴之使出於

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

禮遣之好呼到翻謀使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

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事見上卷太建

遣使赴弔史補書稱姓各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

取陳之策於高頌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

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韓直通翻微徵士馬聲言掩襲

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

我乃濟師此濟師謂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謂兵既登岸後

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

地窖窖古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

之又復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

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號州刺史

崔仲方等五代志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除方吳海等州

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除方吳海等州

帖精兵帖添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巴東郡信

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蜀江出三峽過南郡漢

者二江其上也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溢城置船過夷陵而東

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荆門之下為延洲又東過南郡而東

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行若苦之又出西陵峽而東

合謂之油口油口即公安也又東過長沙下萬縣北與湘水會羅爲  
洞庭而得巴陵又東至彭澤城磯磯北對漢陽夏首即夏口以夏水入  
江而得巴陵又東至彭澤城磯磯北對漢陽夏首即夏口以夏水入  
謂之新口又東至尋陽傳溫浦有淪城皆沿江要害之地也夏水雅  
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漢口即夏口峽口若賊  
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諸將謂蜀江漢  
下之軍也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  
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  
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降戶隋主益忿謂高頌曰我  
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  
枕於江枕方廢翻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又翻扶  
素在永安蜀先主敗於猇歸還白帝起永安宮居之故巴東有永安之名造大艦名曰五  
牙艦戶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  
以拍敵艦並高五十尺高古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差舳舻格翻晉州刺  
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之往也之官往  
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  
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  
絲髮之効將即亮翻時江南妖異特衆  
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臨平湖在餘杭郡錢塘縣此湖常塞故老相傳湖開則天下平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厭烏路翻  
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  
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好  
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謂平遠子略  
蘭松蕭勃之北誅逆虜謂平遠子略世祖東定吳會謂破新杜西

破王琳見一百六十八卷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見一百七十一卷太祖元年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  
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  
於酒色溺奴狄翻祠七廟而不出記天子七廟三昭三  
拜三妃而臨軒三妃嬪老臣宿將將即棄之草莽詔佞  
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場音隋軍壓境陛下如  
不改絃易轡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矣姑蘇吳王而不聽曰臣見麋鹿帝大怒即日斬  
之古語有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恮恬爲錢  
塘王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散騎常侍又遣散  
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九江郡江  
改曰拓州後周改曰峽州將即亮翻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  
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  
掌之地辛臣說田戎曰洛陽地如掌耳恣溪壑之欲恣以爲貪劫奪閭閻  
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  
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威粉  
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  
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孽物怪人妖衣冠  
鉗口鉗其道路以目國語周厲王監諸道以目言重以背  
德違言搖蕩疆場重直用翻晝伏夜遊鼠竊狗盜  
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朕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  
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期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  
帝二十惡重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中原  
南爲江外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好然頗有過失詹事  
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



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鳥路翻張孔二貴妃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從千容翻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折之舌翻宅心居夏五月庚子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楊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也高祖世祖高宗深亦聰惠有七操到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袁憲嘗諫胤即用憲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沈后素薄張貴妃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釋典佛經也數上書諫爭數所角翻上時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為吳郡王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行省即行臺也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善心字為隋主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楊素字處質廣出六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尉氏縣後周改秦郡為六合郡隋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六合縣俊出襄陽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永安鎮永安自永安下三峽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荆州治江陵使劉仁恩出師會楊素東下斬州刺史王世積出斬春斬州治斬春使王世積出師自斬州盧州摠管韓擒虎出盧江盧州治盧江使韓擒虎出盧江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廣陵使賀若弼出廣陵青州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青州治青州使燕榮出東海凡摠管九十兵五十

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顯為晉王元帥長史帥所類翻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度徒洛翻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定城在定城去滄海關陳師普衆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隋主如河東河東州十二月庚子還長安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莫九勿翻可汗人羣汗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音寒中竹仲翻卒于恤翻高顯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郭璞晉人知分王三百年王于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晉元帝在戊申凡二百七十二年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後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任蠻奴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良音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日來翻煩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爾猶言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周羅暉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水經注江水過流頭灘又東逕古夷陵郡官都縣界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

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  
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  
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  
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帥讀曰率下同  
華翻騎奇翻趣上輸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  
翻連直二翻勢方到翻江江音盧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  
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  
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  
巖蕭瑄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  
嚴爲東楊州刺史瑄爲吳州刺史蕭戶官翻蕭巖蕭瑄來  
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任忠音使南平  
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  
京口皆緣江重鎮也二王還都蕭戶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  
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  
史晉熙王叔文湘州治長沙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  
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度徒洛翻恐不  
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  
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上時仍徵叔文還朝朝直遙文慶  
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  
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  
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  
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金翅憲  
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驃奇翻乃與文武羣  
臣共議請如毅策未幾韓擒虎擒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  
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督者而後也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述職曰述職此以出守藩方

爲述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之任在任職也己得專權  
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面陳  
但作文啓即爲通奏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須面見陳主言  
同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  
將帥足以當之將帥音亮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  
臨江間諜驟至間古其翻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  
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陳仍梁制以開歲正  
北二郊用特牛蓋來年正月當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  
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  
曰如此則聲聞鄰境問音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  
摠摠內爲之遊說動江摠使之助己說輸萬翻帝重違其  
意意重如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摠又抑憲等  
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  
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齊師三來謂梁敬帝初泰元年徐嗣  
伯球慕容紹宗王琳下蕪湖皆敗周師再來謂天嘉元年齊將劉  
賀若弼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宇文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  
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魏文帝伐吳臨江見  
也重下翻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  
言事急將即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  
矣孔範自謂兼黃文武故大言自詡立功自晉或妄言北軍馬  
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言馬若度江必不能北歸帝  
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伎樂翻  
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吐谷渾自亦有拓跋姓南  
請以千餘家降隋江翻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  
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怖音並思  
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妹翻又其本

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  
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  
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叛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有主  
名而史不詳紀隋書作名王拓跋木彌諱  
王亦用漢書語肯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令其弟樹歸  
蒲妹翻誘羊久翻襲統其衆移茲哀降隋見上卷高宗太建  
十三年哀蒲侯翻卒于恤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一

起屠維作噩歲重光大臨元年三年隋文帝開國元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生元

開皇九年平陳混壹天下通鑑紀事本末隋書卷之五

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朝直入人鼻皆辛

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日如中晝是日賀若弼自

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

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爾雅水在滄曰濱陳人

規之以爲內國無船即中國隋書卷之五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

被野陳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

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

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

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

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隋書卷之五

丙寅采石戍

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

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便竊郊畿蜂蟻有毒宜時掃定

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

都督大監軍鎮而南兵渡江難湘州刺史史文慶並爲

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城合白石臺唐武德江寧縣

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

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

皆釋之給糧勞遣到敕書令分道宣諭

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

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

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

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

保新蔡魯氏世雄以事陳新蔡注見一遣使致書招廣達

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奔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之任音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重如字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

衝而入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

衝而入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

衝而入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

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

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韋直齋翻樂音洛樊毅屯耆闍寺韋直齋翻

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

九關擬官第四秩中  
二千石位文四平將軍  
仍屯朱雀門  
晉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  
銅雀前直大航謂之朱雀航  
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  
去年使任忠  
出守吳興  
辛未賀若弼進

**據鍾山**  
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此山下孫氏

鍾因改名蔣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掾管杜彥

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蘄州掾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蘄音機又音其聞熙新國入按班志

古國皮東將口真公三斤！新水入江之口將即亮開更！

駭峰者相繼降戶晉王廣上伏上時帝大悅宴易羣

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

儒乃臥翻又奴  
亂翻士讀曰事  
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

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

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

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

深入壘塹未堅斷七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

主召摩訶仁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

三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斷下同無令彼信

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

大軍必謂其度江將上已被俘獲自然挫氣被皮義翻淮

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從言如景

去徐州彭沛之路也復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

必公流赴援周羅暉時督水軍在鄴漢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

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戮。元龜又奏。青乍一失。當爲官

勒石燕然。孔範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請封爵之誤。憲亡家如北爲子爲用不同。蓋於竇用。陳主從之。

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

軍以充賞賜給也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阪陳曰陣

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

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

楊牙員明等燕郎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員音運姓也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

之陳主逆於肅虜誅之妻故虜詎衣無單意唯營廣  
達以其徒力戰與虜相當甯師退走者數四而麾下

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窘，渠

復扶又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憤  
翻下同

更弓兵起孔範又讀曰趨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

馬匹鬻汝不可往山死者五千人。眞取捨蕭厚誅。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王

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好宜也住止也今南人猶有是言

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騰騰徒登翻以騰使募人

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謂伯恭廌等臣以死奉新康生言之故忠出那分分扶令宮人凌束

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

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帥護曰率降戶江翻下同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

10



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軍或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撝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此猶對陳之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在白井又名辱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制殿中舍人為三品蓋位閣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后居處如常處呂翻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中人舍人四人掌此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又記中舍人八班舍人三班陳制中舍人六百石舍人亦如之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到勢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撝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朝直遙翻下同守式江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歔音虛歔音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

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朝直遙翻孫皓降晉封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取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詢苦侯翻也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驛車歸己弼翻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頌先入建康頌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頌居承翻隋制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功曹之下廣使德弘馳詣頌所令留張麗華頌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如己有蘇氏之美女商紂娶之武王勝殷殺紂并誅妲己想當制翻己音紀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詩大雅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頌廣高頌留麗華而安得成他日奉嫡之謀是誠宜德之也顧恨之邪史為廣殺頌張本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詔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斂力翻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裴讓之見一百五十八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屬之誤翻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報讎也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撝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使疏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善心陳道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還事見上卷西階東敕書唁焉善心陳道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還事見上卷西階東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

散悉置賜衣一襲衣單復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服改服復出北面立又翻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散善心以本官直門下省何也按唐大興省始有門下省散騎常侍雖屬門下別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之省是也此隋所以命許善陳水軍都督周羅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秦王俊督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漢水入江之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按楊素傳中肅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據巫峽水也考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經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逕流頭領尾而後東逕西陵峽去年冬楊素破陳所其舟師已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蓋西陵峽也當從楊素傳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考異曰南史作五條今從隋書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呂肅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蜚千人居巴中者用巴蜚此水漲之習於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總錄通鑑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地時史也於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荆州治所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陳日率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巴州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

迎勞之帥讀曰率陳戶江翻使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將即亮翻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斯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走勸音音思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守式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晉王廣於時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訟治直之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為其子儒翻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令力丁翻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如陳吳州刺史蕭瑒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瑒為主官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地理志馬邑縣舊落叢縣及落叢縣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燕榮陳永新舟師自海道入潮可至興州陳置吳州於吳興縣因周陳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瑒沈約志永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瑒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瑒大破之瑒即亮翻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衣於瑒以餘眾保包山包山在太湖四面皆水地占三鄉環四十里土官儒補燕榮擊破之瑒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塢燕因周朝瑒使書翻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瑒皆送長

安斬之見上卷陳長城公侯明元年楊素之下荆門也遣

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

酒酣叔慎數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叔

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吳立曰新與晉武帝太康元年更

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

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為民種瓜青

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

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

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

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志

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

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亮即兵敗胄乘勝

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鄒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

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

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號聖母保境拒守詔

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

拒之徐璿自豫章遷保南康南康郡治洸等不得進晉王

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手翻論以國亡使之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

嶺南諸州皆定洸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

至來年八月并開計之二十一月豈有洗氏晉王遣陳主潘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所云蓋謂百越

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

人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洗氏之子也章實見

定三年實保正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

以所部來降江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任瓌志

能自表見於唐元也於是陳國皆平至是而亡凡五十三

年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按隋志陳國皆平至是而亡凡五十三

更於石頭置蔣州以蔣山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

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

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

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

如歸使陳主冊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

師乙巳諸軍凱入而人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

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書等以次行列亮

入列于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褒冕之服立

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廣陽門之觀引陳叔寶

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

尚書郎凡二百餘人日帝使納言宣詔勞之到

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

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屏必既而宥

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

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好呼帝每以叔父禮事之

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



恩引見尋卒於家見資治通鑑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  
南門北門大日隋日廣陽門開皇元年作仁壽元年改  
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即亮積子賜賜所聚之  
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  
境內給復十年復方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義翻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  
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  
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軍堪驅使諧默然  
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城隋書楊素自清河郡公進封  
同改封越公以其子立感為儀同三司立獎為清河郡  
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臥翻賜物八  
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  
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  
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亮翻震揚威武遂  
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陳讀豈臣之比擒虎曰本  
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  
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江翻執陳叔  
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  
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  
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  
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劫戶坐此不加爵  
邑加高顯上柱國進爵齊公郡公進爵齊國公賜物九  
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能閒也勢力到翻青蠅以帝從容命頌

與賀若弼論平陳事從千頌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  
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虞翻  
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  
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頌  
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說高頌且後世  
觀公有若虛行頌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楊州摠  
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  
之戮陳五佞也五佞謂陳文慶沈客卿未知都官尚書孔  
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瓚之罪故得免  
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  
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  
女以求親昵散騎常侍王瑳險險慘苛酷發言邪詔  
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  
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  
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  
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後監守罕有  
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  
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叔寶所以  
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  
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  
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射摩訶  
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隋志袁憲雅操  
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

侍郎散承夏翻時奇翻隋志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

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

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衛懿公與狄人戰于

以殉之帝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對

曰臣荷陳氏厚遇可翻本朝淪亡無節可紀朝直遙得

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

曰聞公鄧漢提兵若人者翻即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

果如所量量音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

周羅喉何以得此若人者翻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

翔來降降戶江翻伐陳之役使為鄉導鄉讀位至上開

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

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朝直羅喉曰昔

在江南久承令問翻美也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

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

欣然有得色得色自得其既而復上表自陳復扶昔在

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

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

史宜州置於京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韋鼎傳陳太

家歲一周天歲星木星也老夫當委質於公實如及

至德之初陳長城公即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

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王于才翻吾與

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徵之

孫也韋徵著功名是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

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

人人克念書曰惟狂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

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重直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

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

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

撰其所畫策上之若人者翻謂為御授平陳七

策帝弗省省悉也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

自載家傳傳直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將即亮翻婢妾曳羅綺者數

百羅綺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朝直遙翻上謂之

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

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

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

頰於上上怒皆黜之龐晃自結納於滑驪之長與上情契其

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

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按獨孤信之諱妻于僕獨孤

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調徒少與上同學甚相愛

及即位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少詩陳

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卷陳長城公至德三年上稍疎忌

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

鸞隋志鸞後郡義興縣舊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祈緒出

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丁綱翻又諧嘗與

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

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蹲慈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考異曰李德林傳云德

林以李士彥元諧頗有逆

意按諸諸以叔寶爲內史則陳亡時當依正史按內史之要官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爲內史邪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右僕射射

六月乙丑以荊州摠管楊素爲納言。朝野皆稱

封禪朝直遙翻下同稱當作請又切謂稱舉也言朝野塞封禪事爲言也秋七月丙午詔曰豈

可命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

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

及封禪宜卽禁絕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寵特

盛與高類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

朝里傾屬欲翻上惡其得衆路翻陰忌之不欲其典兵

馬八月壬戌以雄爲司空實奪之權雄旣無職務乃

公耶畢青客身於精忘之朝帝踐阼之初柱國沛

公奠諱脩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

律旋目爲宮客用一擊世莫能通果翻譯言古樂十二

得旂林爲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和

太樂所奏，剛皆乖戾，率又從三音之外，更立一聲，實以枹。

之應聲作書宣示胡氏隋志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

二聲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

之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曰婆施方華言平聲

卽宮聲也。曰：難。謙。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謙。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

牛聲也變宮聲也譯因雷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

有族林鍾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義因其所授琵琶絃柱

立一調故城十二調十一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

呂爲商乃用大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  
七聲三聲並具十一宮七十七音調皆能述其有通首又以呂爲商

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龍鼓音二瑟鼓目今音三勿謂之音且惟聞蓋音耳

以月計之。其行且止。以年計之。其行且止。

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取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沮在呂翻，壞音怪。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及七調。調徒釣，下同。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易見，見於。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萬姓也，孟子門人有萬章。妙達鍾律，譯等爲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調以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勝音，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數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樂竹在下，贊人舞也。帝龍潛時，倚瑟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取之爲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應鍾、應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爲十四也。夏戶雅翻。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旣壹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與牛南渡，未能備樂。石氏之士，樂人頗有自鄴而南者。符堅淮肥之敗，音於樂工備金石，容垂破。西燕盡獲侍氏舊樂，千寶常取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慕容超繼之，姚秦以賜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梁元帝承聖二年。今平荊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傳直，樂翻。以爲合古。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

其後數之樂及後厠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

1



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

虞世基參定雅樂按楊帝始置通直郎從六品屬諸署虞世

世基世基之子也世基世基之子也世基世基之子也

黃州總管周法尚為永州總管開皇五年改日黃州零陵

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始安郡梁置桂

州刺史呂子廓置定州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

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隋志駕部侍郎

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己之廳事與羊暑月病

人或至數百聽廊皆滿與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

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

矣皆懃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使君其家

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

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遣咸盡

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

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還音如字或諫曰公事有程

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

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款誠

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使君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

昭昭廣之子也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顯居守顯居

又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成安

文子文子特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七

隋紀

高祖文皇帝

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

頻常助威奏德林狼戾狼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

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

店高阿那肱與王謙率兵誅衛國縣本漢縣屬東郡光武改曰

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

賃之賃乃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

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

上自是益惡之復扶又翻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

還使從史翻省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

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

為不可然置來始爾見上年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

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

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

遂發怒大詔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王莽上以權勢得國情

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

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德林之父蓋仕於魏齊之間後

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比以公不弘耳寧自

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

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烏程縣舊置吳興郡

因太湖而名長安東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德林拜謝曰臣不

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復扶又翻下李圓通本

上微時家奴有器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

佐由是信任之梁國之廢也梁國廢見上陳上以梁

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七

隋紀

高祖文皇帝

二〇六七

太府卿柳莊爲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  
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穎皆重之與陳茂同  
僚不能降意茂譖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爲饒州刺史  
隋志鄆陽郡梁置吳州  
陳茂隋平陳置饒州  
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  
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  
過失則加以重罪後戶登翻開丑又患令史賊汗私使  
人以錢帛遺之手翻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  
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問事者行杖之人也  
止榮 卽命斬之尙書左僕射高穎治書侍御史柳彧  
等諫治直之翻 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頌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朝直遙翻上顧謂領  
左右都督田元曰後齊之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下置正副都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  
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捶止榮上不懌  
乃令殿內去杖去羌欲有決罰各付所由所由猶言後  
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開皇十  
參軍行 上言上寵高穎過甚上言之上上大怒命杖之  
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捶止自是殿內復置  
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復扶又翻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兵部尙書統兵御方駕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  
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五月乙未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  
翻 南征北伐居處無定處昌家無完堵地罕包桑包桑  
植桑至於根多 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  
民安其居之驗 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  
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

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隋志南郊壇在國之南太陽門外  
四大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纁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  
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衡工  
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  
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復扶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  
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膺皆舉兵反隋志東陽郡  
會稽郡梁置東陽郡陳改曰吳州平陳改吳州後 自稱天子署  
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蘇州增烏外翻  
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俊饒州吳世華温州沈  
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  
大都督政隋志無樂安下曰陳之故境則當於陳境求之沈約志  
臨海置以下又江文進令蔡道人守樂安翻之蓋台州之樂安縣初折  
在蕪州江寧縣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括州唐高宗上  
元元年始析括州之永嘉安固置温州安陸郡京山縣有温州非陳  
境當是永嘉之温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置閬州平陳改曰泉州陳  
郡舊曰交州後力齊翻 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  
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  
或斃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邪音詔以楊  
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  
束藁夜浮渡江隋志南海郡始興縣南齊置東衡州平陳  
還而復往爲賊所擒復扶又翻還從宣翻遣兵仗三十人  
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  
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  
入楊子津在今真州楊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京口  
入子縣南師讀曰率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今鎮  
江府所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  
之隋志晉陵無錫一縣皆屬常州考 沈玄膺敗走素追擒  
之異曰北史楊素傳作葉略今從隋書沈玄膺敗走素追擒  
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  
之船戶略翻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子總管南陽將也領兵

荆州開皇初改為鄧州杜預子姓商之支孫食采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陳讀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韓信破趙見十卷漢高帝三年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舸古我翻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姓苑封姓夏時封父之後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各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隆之命臣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摠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勝讀曰率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掌翻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唐與唐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傳林總翻下同朝直遙翻素既入朝後有長安乘傳至會稽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弃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將即亮翻降戶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

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陀徒何翻勞力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獨孤信皇后之楊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少詩沼翻丁翻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從官翻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佗將將即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以并州摠管晉王廣為楊州摠管鎮江都復以素王俊為并州摠管復扶番禺夷王仲宣反廣州舊治番禺隋為南海縣海也番禺音潘愚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洸古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唐六典云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已下散官並以郎為正階尉為從階正六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正八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八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正九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九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正九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九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



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隋志：蒼梧郡梁寧，高祖置封州。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穎、楊素曰：「章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尉遲迥、少許紹、裴矩以三千騎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郎。民部侍郎屬戶部尚書。拜馮盎、高州刺史。高州屬高涼郡。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羅州本初義郡，秦屬象郡，漢屬合浦郡。元三年，檀道濟討侯景，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盛，時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管趙訥貪虐。按：隋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州。趙訥貪虐，必非是年事。史因書之，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使訥史訥，降戶江都。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臨振縣，漢朱崖郡，隋屬崖州。今吉陽軍。贈馮僕崖州總管。隋志：崖州，梁置。平原公。平原郡，公也。

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為帝與皇后怒太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吐谷渾，入聲。可汗，音寒。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

當相倣，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異政。曠，屬襄陽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臨穎，屬潁川郡。高穎薦曠清名，嘗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曠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荊州刺史。隋志：荊州，漢南郡，高祖改。辛巳晦，日有食之。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帝隱之，謂書瓚傳，瓚美姿儀，好書，愛士，有令名。世祖時，周宣帝素與帝不協，帝入禁中，將欲害瓚，瓚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誅？是言也。周之忠臣也。瓚藏旱魃。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陰為呪詛。呪詛，助禍。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瓚從帝幸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鴆。乙亥，帝至自栗園。沛達公鄭譯卒。卒，子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二起玄戰困敦盡屠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太子通事舍人入屬典書坊少敏辯有盛名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禮侍先生席間函丈何安周武帝時已為太學博士故云然素於避朝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邪音邪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等共為朋黨吏部侍郎考功侍郎李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復扶用翻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按愷攝吏部拜禮部尚書攝吏部與薛道衡甄別士流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幾居上曰蘇威德行者孟翻但為人所誤耳命

之通籍通籍殿中則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帝五王也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見一百六十五卷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隋志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己巳上享太廟隋立四親廟各以孟月享以太牢壬申晦日有食之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踏駁也駁錯也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也然後上省奏裁上時掌翻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擒虎父雄平陳之功以史論不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朝直頗推高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蔑如也無也視之如自餘朝貴多被陵轢陵轢也處物平當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穎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下戶謂之曰我以高穎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昌言明言於廣衆是何意也弼曰穎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





宋起居注曰孝武皇帝大明年立明堂其制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著數樂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一本一是宗周制其詳見禮記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于史研究衆說總攝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方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殿殿有四門會遠東之役不果行

上之滅陳

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厥九公主以其

宗國之覆謂周亡也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

寄上聞而惡之惡鳥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

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

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

脩職貢頗為邊患可從刊入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

於突厥隋制車騎將軍階正五品非職官驛微觀察之公

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

議迦求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

欽索山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

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

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

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

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說輪時處羅侯之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考異曰突厥傳云沙居北方遣使求婚疏

更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

譖之於都藍復扶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

議將許之朝直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

以與玷厥有隙玷厥連頭也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

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

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

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

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少詩沼細易以使敵雍虞閭以

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為隋破部

干張本復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

隋制太常寺有協律郎二人隋志云祖孝孫范陽郡人初祖

又上谷郡太守水經書曰道開皇九年以范陽為道縣更置范陽郡此

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從字之意上更南

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

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名一弘等

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妥言見上注弘

奏下不聽作旋宮法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

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

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

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

角夏用徵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調徒鈞翻舊工稍盡其餘

聲律皆不復通復扶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

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

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

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卒于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

且死悉取其書燒之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

州皆置公廨錢唐古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

唐六典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漢九曹尚書其三曰民曹後漢以

民曹兼主繕修工作置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營宗廟則置

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官置大司以爲官司出舉興生

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

煩擾百姓敗損風俗唐補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

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職分田起於

唐代有增減毋得治生與民爭利治直秋七月乙未

以郅公蘇威爲納言。初，張寶祿既行，開皇四年行，寶祿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

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公主德二年。並言其失，寶方有直於上。劉

州秀才劉焯，信都郡博野人，州煒略翻。並言其失，寶方有直於上。劉

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寶卒，孝孫爲掖縣丞。

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以少官入太史，曹爲直太

掌翻。累年不調，調從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來詣闕。

下觀翻。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

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寶祿比校短長。直太史

勃海張胄玄，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陳州。與孝孫共短寶祿，異論鋒

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

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定刻

仲翻。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

自勞徠，勞力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祿帝不懌，又

罷之。孝孫尋卒，恤翻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

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

爲之不御酒肉，爲千始將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就

食於洛陽，師讀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

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

艱險之處，見負擔者，擔翻令左右扶助之。冬，閏十

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

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邱

山，邱山在洛陽城北。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

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上時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

之，它日復侍宴，復扶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

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

密啓告急，度京口事見上卷九年。叔寶飲酒遂不之省，省悉高穎

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謂符堅也。苟欲求名，

不知違天，令與之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賁，齊州治歷城。

坐民飢，閉民糶，糶他除名。帝後復欲授以

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

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爲千誠不可

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

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

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我將爲政，又

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爲巫蠱。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爲

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

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恤翻晉

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師讀帝令牛弘創定儀

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

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上好機

祥小數，機居希翻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

天地之合也，古上時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

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

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

乾之覆育，覆翻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

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蕭懿梁武

封長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戴云

拜著作郎，隋志：著作省領太史著作。劭前後上表，上時言上

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摭摭佛經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治書侍御史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三月己未至自東巡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爲吾于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祖親視素稱勞傷頗麗

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祖親視素稱勞傷頗麗太僕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難費后以此理論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到勢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綉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楊素實重封德彝非但以其算略善心術

亦相屢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中水經曰河水過砥柱門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謂之三門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歸魏北人

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

聖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戊寅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韋洸安縣人

尚書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韋洸安縣人洸之兄洸古黃州刺史洸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世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出入殿閣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溫湯溫湯也程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脩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邊糧一升已上皆斬考異曰刑法志事在十六年今從帝紀仍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爲一考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隋志黎陽郡後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令狐出於魏氏春秋晉大夫魏顆封於令狐子孫以爲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純物爲匹氏汴皮變翻

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令狐整見一百五十九年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力翻疑爲安平王疑魚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詔爲建安王永翻張爲潁川王永翻皆勇之子也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考異曰刑法志在十五年今從帝紀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隋志同州朝邑十一月壬子還長安党項寇會州隋志汝山郡後周置汝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爲會州党項朗翻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妻七細翻吐渾可汗音寒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掌翻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史萬歲擊南寧羌公隋志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之地漢屬南寧州其後爲魏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



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考之晉志末初梁睿之克  
王謙也見一百七十四卷陳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  
州酋帥蠻震恃遠不服陳書蠻傳睿上疏以為  
南寧州漢世牂牁之地詳前音戶口殷衆金寶富  
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徵兵  
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夏戶雅土民蠻獠遂  
竊據一方早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  
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寧其  
後南寧夷蠻翫來降拜昆州刺史就其地置昆州既而  
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  
之復扶又翻入自靖蛉川至于南中靖蛉川漢書南蠻傳  
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  
碑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拓度西洱河按唐史太宗擊西蠻開靖  
物弄小勳并一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樹西洱河接西洱河即葉樹  
洱河而止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  
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  
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蠻翫入朝使疏吏翻朝直  
領也詔許之蠻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  
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還從官翻又如字庚寅上幸  
仁壽宮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始安郡梁置桂州俚音  
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  
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隋志鬱林郡梁  
陳改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瘴之亮頓于衡州隋志  
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石  
里今粵州南六十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  
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降戶光仕衆潰而走

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  
諭降其黨莫崇等姓苑何氏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其後封  
之兄子也果上以嶺南夷越數反數所以汴州刺史  
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  
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  
渠帥更相謂曰令方類類更更工工衡衡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  
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  
附先是州縣生梗先長吏多不得之官兩寄政於  
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為子開設學校華夷感  
化焉俚帥類寧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  
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  
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  
州隋志寧越郡梁置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  
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  
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  
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止帝以盜賊繁  
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  
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恐法法志志作作晚晚宿宿必必早早字字誤誤耳耳天  
下懷懷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音  
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  
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  
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自古以來國里森嚴持吏短長  
者有宜宜隨隨季季之之多多盜盜也也天下天下之之富富一一錢錢之之積積是是以以古古之之為為政政帝帝嘗嘗乘  
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九帝帝嘗嘗乘  
各置少卿各一人河東縣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九  
蒲州河東郡治少姑縣



水草所置巡狩用則掌其營禁也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數所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項翻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口翻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爲不軌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衆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胃玄厥術去年帝勢微胃之說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等與胃玄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胃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散騎寄翻至是胃玄厥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四人並除名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亮翻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書右僕射宰相之職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書右僕射宰相之職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喜許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遠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好呼報翻其妻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曹魏置武衛將軍自晉至于高齊並屬左衛但費官物營靡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又復扶上曰我是五兒之父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非兆民之父

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尙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楊素之惡者也也日贊決以廢勇立廢蓋有見於此卒于恤翻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厥九勿翻可從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大禮綱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細翻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爲使開皇二年改度支尚書突利本居北方既尙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舊鎮蓋即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交翻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何稠之自嶺南還也是年二月何寧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使疏更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丁翻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使疏更汝葬我畢宜卽登路長真嗣爲刺史如言入朝史翻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長知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下翻十二



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爲柱國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力知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璽斯氏翻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酒讀曰洗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少詩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辛子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使使疏吏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自時隋終以高麗爲意後遂以佳兵上國吐谷渾大亂吐從職入聲谷音裕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朝直遙翻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其一日伯咄部在栗末之北其二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三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栗末東南而黑水部猶爲勁健卽古之肅慎氏也遼西郡洽柳城隋置營州總管府縣莫撥靺鞨戶葛翻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神所類翻將卽亮翻以尙書左僕射高頌爲漢王長史。長知周羅喉爲水軍總管。延州刺史獨孤陀。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延州陀徒河翻有婢曰徐阿尼。阿烏葛翻尼女史翻下同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猫鬼每以子夜祀之言子者鼠也陀書從家足錢也阿尼便衣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

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從呪之遂入宮中  
大聖丞楊導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案  
一盃以匙扣而呼之曰貓鬼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  
若彼率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蓋吁玉翻下同  
上以  
施后之異母弟施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施所爲令  
高頻等雜治之具得其實治直上怒令以犢車載施  
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爲于僞  
施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  
施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司勳侍郎屬吏部尚書於是免施死  
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入訟其母爲猫  
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妖於至是詔誅被  
訟行猫鬼家先恭薦翻夏四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  
媚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其法以五  
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蠱則曰蠱蠱行以殺人因畜  
人入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  
者自鍾其蠱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並投於四裔六月丙寅  
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麗方漢王諒軍出臨渝關  
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渝漢書音渝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  
復遇疾疫復扶周羅暉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隋書平壤城東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杜佑曰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趣七喻翻亦遭風船多飄沒秋  
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  
謝罪使疏吏上表稱遼東冀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  
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  
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  
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  
宮置行宮十有二所南寧夷饗翫復反復扶蜀王  
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  
諆詆拒諱也諱逸辭也上怒命斬之高頻及左衛大將軍

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將即亮翻樂音洛少詩注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欲罪楊素獨孤后喜而賞之繼此慶幸仁壽宮至仁壽之末卒死於仁壽宮仁壽帝窮民力以作離宮可謂仁乎其不得死於是宮宜矣帝怒楊素而不加之罪其後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境而動至於流連而不知反乎詒萬世笑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

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唐志自夏州北度鳥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成戌在河西墻東墻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水濟橋也梁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長知兩翻晟承正 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類所尚書左僕射高類出朔州道舊置朔州 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靈武郡後魏置靈州 上柱

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燕因肩翻 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隋志屬門郡靈仁縣後周置蔚州蔚紆勿翻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騎前寄翻 比旦行百餘里此必及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朝直蓋翻下

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怨也 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使疏 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少詩紹翻 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

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隋制驃騎將軍正四品 持節護突厥上令突

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使疏史翻 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遺于高類使 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將即亮翻 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

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還從官翻 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為不可 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舒

豫章王暕為內史令限古 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王世積封宜陽郡公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成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 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配防者配軍 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上時掌翻 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也之往 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尉遲迥下同 上於仁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伺相吏翻。朝直遙翻。陰殺之。

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少詩專委軍



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  
即為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類初為僕射帝受  
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研頭耳爾其  
慎之類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類歡然無恨色先是國  
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驕疎威怯懦元胄元  
旻正似鴨耳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可以付  
社稷者唯獨高穎上初然之及穎得罪上深責之善  
憂懼而卒卒子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  
進用並多稱職先帝嘗翻行下孟翻吏部侍郎高孝基鑒  
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  
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  
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冬十月甲午以突  
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厥九勿翻可從  
刑入聲汗音寒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  
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長知兩翻晟承  
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隋志時安義公主已卒義公主嫁  
定襄郡治大利縣處昌邑翻下同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又翻  
子他翻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又翻  
細翻嚴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  
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抄楚請徙五原以河為固五原  
之於夏勝兩州之間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  
南縣地有雲中郡懷遠縣金河縣界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為橫斷七令處其內令使得任情畜  
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  
達頭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恆安  
後周置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在朔州  
雲內縣界唐書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在朔州

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騎奇仲卿自樂寧鎮邀擊  
斬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  
僧粲出慶州弘化郡開皇十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懷成  
周去北字燕因肩假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懷成  
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  
頭自立為步迦音加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  
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數所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  
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  
之降者甚衆後皮義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奉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三起上章洛陽遷都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隋志同安郡梁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爲行軍總管隋制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懷州帥步騎五萬討平之賀若弼復坐事下獄若人者翻復扶上數之曰又所主翻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佗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穎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穎居承翻下同范蠢告大夫穎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秦山客翻我語穎曰翻下同功臣正宜授勳官隋置上柱國至帥都督凡十一等爲勳官不可預朝政朝直弼後語穎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脈脈有言不傳吐之意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翻九勿翻可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即靈州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即朔州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天水郡置秦州長知兩州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易以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

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出靈武無庸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頭遁而去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使敦煌戍下同將即亮翻史萬歲又翻下同敦煌戍門騎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磧七述翻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上時掌翻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爲于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隋志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使使史翻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怖普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帝五王府僚佐請立碑隋親王置僚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局等參軍東西閭祭酒參軍法田水鎡士等曹行參軍兵城兼行參軍典籤等譯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鎮之人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栗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武帝十七年十九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





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音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音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音善安州刺史淮南郡舊屬南陽郡開皇九年改曰壽州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謂南平陳北伐突厥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內宮即中然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易以故難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述直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此言不真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言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扶大音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朝直通翻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承

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思相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復扶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丁力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揣初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內使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覲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昵尼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廢小字阿廢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遺子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厭勝京兆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伺相史翻下同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適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玄武門在宮城東北隅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量音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侍官直長等直長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屏去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浙州刺史蘇孝慈有器幹故出之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

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見寶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

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

姑臧段達姑臧郡治所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

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

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

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上時秋

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仁壽宮今從太子勇傳翌日

御大興殿開皇三年上入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大興殿

隨公以登大位故以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樂音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

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無尺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

悉知之數所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

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

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丁朝

還從官翻音旋又如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廁間也近故在

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

邪邪音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

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

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言自仁壽

見上卷十七年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

寄不輕射音夜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

遂我先被誅被誅代時事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上時因長數回視云我大覺

身妨妨音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

之恒下同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復扶又翻望其

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幾居其婦初亡謂元妃我深疑其遇毒

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長寧初生封長寧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遭來索素山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

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

即好屠割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今儻非類便亂宗祏音祏

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言堯舜知朱

下天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

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

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

人自然永息以文理觀之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

慈解左衛率率如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

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須求也尚書

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

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惡鳥高緯陳叔寶

豈孽子乎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孽嘗令師姥卜吉凶師姥

也姓女老稱語臣云語牛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上法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是時

樂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

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升音

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

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

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左衛右衛大將軍元胃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旻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史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使疏史翻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武德殿在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旻上表乞宿衛辭情左右莫不閔默哀之而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時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螻手螻蛄螻蛄手也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螻手性之親以此爲喻亦太甚矣旻復留意又翻扶己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刑法食監元淹隋志諸局置監丞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

呂車騎將軍榆林閣毗毗宮閣姓也左傳晉有閭氏奇奇奇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隋志六年置武騎尉下從九品以上諸品約滿瀛州術士章仇太翼後漢州河間郡是日姓章仇四品之貴與盧同源於是期姓爲盧氏發憤曰漢有章仇因避仇加仇字焉章仇氏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晉文建隋志率更令掌東宮使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其罪使自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胃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時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角所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襄陽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右庶子領典書坊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隋志無沛國平原明克讓克讓以平原爲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解戶買翻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隋志夏侯聞之待其出數之曰具所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治直之翻下同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爲十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



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  
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數  
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  
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武音洗馬李綱隋制門下坊司經  
局置洗馬四人洗  
馬四人洗馬四人洗  
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左右庶子謂之  
調護左右庶子謂之  
調護左右庶子謂之乃於廣坐自比倡優坐倡優  
倡優坐倡優進  
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  
之累邪累力聲翻  
累力聲翻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治  
直治  
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  
陛下別白言之乎爲于偽翻下皆爲  
日爲同別使列翻太子性本中人可  
與爲善可與爲惡鄒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  
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  
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邪音  
邪音  
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  
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  
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  
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被  
皮被  
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  
之終見疎棄也更上  
更上自古廢立家嫡鮮不傾危傾危  
傾危願  
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朝直遙  
朝直遙左右  
皆爲之股栗爲于  
爲于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  
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  
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降戶江翻  
降戶江翻初不爲寇  
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陳其功狀也  
陳其功狀也

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  
萬歲實在朝堂朝直遙  
朝直遙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  
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冤  
者數百人令力丁翻  
令力丁翻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  
於上事當決矣爲于  
爲于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  
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擗角翻  
擗角翻既而  
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十一月  
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廣始正位儲宮而天  
下地震其示戒亦昭  
昭  
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  
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  
郭衍預焉隋志豫章郡平陳  
置左右監門率掌詔明禁  
監工衛翻下同率所律翻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東宮  
東宮  
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見賢通翻下  
同申仲地兩  
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  
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癡鬼所著不可復  
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狂病而死者爲癡鬼所著  
略翻復扶又翻辛子慎翻初帝之  
克陳也開皇九  
年克陳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  
謙後齊御史臺置檢校御史十  
二人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  
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言秦晉蜀三王  
分據方面也天下雖安方  
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  
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  
平其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房法壽見一百  
三十二卷宋太  
宗泰始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杜果有各皆預選  
選宣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之名見玄齡嘆曰僕  
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  
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

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寤  
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  
之儒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晉士其何遠哉乃擢  
伽爲雍令雍縣岐州治所雍遂用翻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  
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  
分長一五亮翻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  
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  
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璣玉璣者正天文之器璣似  
宣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  
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  
詩振古如茲毛傳曰振自也上臨朝朝直遙翻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  
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  
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史言  
袁充誣天以病民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尙書右  
僕射楊素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丁酉徙  
河南王昭爲晉王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  
管韓弘於恆安恆安從門郡隋代州厥九勿翻通古牙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通翻恆戶登翻以  
晉王昭爲內史令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夏五  
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降戶江翻六月乙卯遣  
十六使巡省風俗使疏吏翻省音景翻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  
徒多而不精教戶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  
門及州縣學並廢漢置太學晉武帝立國子學後國子太學各置學立四門博士自漢以來置博士以授生徒後魏太和二十年於四門  
郡有文學隋郡縣皆置博士殿內將軍河間劉炫殿內將軍隋  
郡郡瀛州之屬左右衛河上表切諫不聽上時秋七月改國





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平涼州屬傳代之傳楷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規知有備乃止又平涼縣志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乾肉爲脯鮓置竹筍中以蠟閉口衣襖裏而納之楷防也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上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楷果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積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釋言能普濟衆生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具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大寶殿在仁壽宮中殿後也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應章震滿虛空至夜五更更工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達自廣平王改封清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五禮吉凶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爲子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上第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并州力戰而死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宇文述時爲左衛將軍所傳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

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語牛倨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給徒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識也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夫音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義康郡公隋志高涼郡杜康郡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證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使使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慶姓出於齊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見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被皮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斷丁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治直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桎械桎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華戶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集又集也隋志曰別集者蓋東宮之所創別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別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曰天下寧有是邪邪音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獠音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曰上時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數所且

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  
高祖初楊素嘗以少謹勅送南臺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面  
書省曰南省御史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治直之素  
日南臺少詩召翻侍貴坐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  
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  
狀素由是銜之詰去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  
治道集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調性貞介頗直好學不從王於教  
義名昭著所留心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  
覆吟詠長於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或與之秀遺或  
行於世其文大行而仕不遇何也治直吏翻奴婢十口遺去及秀得罪素奏或  
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新唐志營州有懷遠城帝使司農卿趙仲  
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  
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過音戈長音知兩翻上以為能賞賜  
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隋志肅河間人遣使上書稱高  
顯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顯上  
疏吏翻上時掌翻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  
人得罪已久二庶人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  
顧天性之義天性也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悛五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  
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  
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朝直達  
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  
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吳太伯見已  
王預事見光武紀此張衡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  
為裴肅解也令力丁翻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裴俠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楊  
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從才族父忌並為尚書列  
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

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碾尼展翻丁度集碾女音翻  
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勝音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  
綺羅者以千數綺羅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  
列清顯隋書素傳作親戚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  
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性五有附會及親戚雖  
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  
不撓者撓奴教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  
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隋志毗西寧州十八年又改  
蓋十八年以前也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  
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  
以金遺毗酋才由翻帥讀曰率毗置金坐側坐祖對之慟  
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衣祖汝等以  
此相滅不可勝數勝音今將此來欲殺我邪邪音一無  
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  
大理卿處法平允處昌古翻允信也當也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  
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書洪範之言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  
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言注耳目也忤旨者  
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性五故翻澍之榮枯由其  
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讜音所進咸是  
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有虞必為禍始黎陽之變夫茲臣擅命有漸而來扶音  
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  
傾晉祚二事具漢晉紀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  
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量音良處俾洪基  
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詰去

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亮即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見賢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疎忌素乃下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隋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州及北既破疎義翻吏部尙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尙書參掌機密書參掌機密抗表陳讓乃令攝兵部尙書事素由是惡之惡鳥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亮即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交州舊治龍城此城蓋在交州路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師所據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降戶送之長安

若觀州長史元弘嗣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長史司馬觀古遷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皆罰之亮即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絮雜水咽之何翻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驗使疏奏榮暴虐賊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開皇初置常平官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隋志龍門縣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寶翻讀書談道足以自樂寶翻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治自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諺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斂翻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囚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囚去媒讒佞遠矣國全周書又子戈翻大業末卒于家子子門人諡曰文中子文中子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也步迦等自西海之東古覆羅并諸侯依蒙山谷居住不絕步迦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賊乙咥蘇婆那烏謹訖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貽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四起開逢困敦盡疆圉單闕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鑾輿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獻敕。敕音處，敕音希，又許，既辭。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年六十四。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旦聽朝，日具忘倦。朝直遙翻，具阻力翻，日中則具。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將卽亮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乘繩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衣於既翻。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較仁壽末年大業初之數而言之。也。按周之平齊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十萬。周氏初有關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漢見戶不滿百萬也。陳氏亡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都郡爲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言。也。然禹之冀

素不宣乃屏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  
相顧戰栗失色哺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  
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為鴆毒不  
敢發使者促之乃發使疏更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  
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悲而却坐不肯致謝  
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杜預曰上  
卯發喪考異曰大業略記曰十八日發喪杜預曰大業略記曰甲  
乙卯二十一日也無甲戌考異曰大業略記曰十八日發喪杜預曰大業略記曰甲  
辛巳壬午日今從隋書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  
約來朝楊約出刺伊州見上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  
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殺殺之然後陳  
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書煬帝以曰令兄之弟  
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房陵郡王隋志  
舊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房陵郡王勇追封  
諸弟之從伯書北史皆云煬帝房陵王勇追封  
七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于大興前  
殿天興前殿大柳述元嚴並除名述徙龍川嚴徙南海  
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復扶又翻上表請與述同  
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  
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上葬掌翻太史令袁充奏言  
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  
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  
述素惡善心宇又述自左衛率遷左衛大將軍皆特以善諷御  
史劾之又戶得翻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漢王諒有  
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代自山以東  
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

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  
以讒廢皇二十年居常快快兩翻及蜀王秀得罪見上  
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勿翻  
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治直招集亡命  
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  
突厥所敗敗翻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與  
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朝直何得私論  
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  
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王頃者僧辯  
之子王僧辯事梁有平侯景之功倜儻好奇略倜儻翻為  
諒諮議參軍隋志諸王皆諮議參軍在長蕭摩訶陳氏舊  
將亮翻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  
贊成其陰謀會樊感守東井樊感翻儀曹鄭人傅奕  
曉星厓按隋志王昶諸書無儀曹蓋不諒問之曰是何祥也  
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晉志東井八星天熒惑過之  
乃其常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奕知諒有異圖諒  
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  
書徵之勿翻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  
汝勅字傍別加一點高祖與侯景亦有此約又與王麟符  
合者開皇七年領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璽書南方以朱  
故為玉麟符漢王諒符至唐猶然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  
有變詰通詰去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  
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誼切諫安定郡諒不納誼流  
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  
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結於刑



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

喬鍾葵將赴諒嵐州樓煩之地也按隋志大業四年方置樓煩

大業初元又按唐志樓煩郡平武周置東會州武德六年改嵐州

而義寧元年復分秀容置嵐州喬鍾葵者既爲嵐州刺史而隋志不

載嵐州建置當考嵐州山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

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可謂當竭誠効命豈得

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

不撓非言即執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

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頊說

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關西關中關東關西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准唐書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距大業四年宜

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若如宋武陵王琨元之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兵曹

參軍也聞喜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

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

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蒲津在河東

霸上自武關入則領於霸上有蒲津入咸陽以東可指麾

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

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考異曰大業

軍裴文安說諒曰今神宮尚在仁壽宮此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

曉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設讞停私之

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機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

後大王總兵數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

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

奔襲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據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

軍絡繹隨王而至此則王直資河北使率天下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

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焉水經注太谷谷名在祁縣東南河陽縣屬懷州故由此渡孟津趣七轅關下同

軍暴良出隘口趣黎陽黎陽也此二軍皆欲使大將軍劉

建出井陘略燕趙刑音柱國喬鍾葵出鴈門鴈門關代

景以代州拒諒使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

鍾葵自嵐州攻之紇單貴帝以右武衛將

等直指京師紇單貴帝以右武衛將

軍洛陽和明之後又云太公封於營上支孫以地爲氏又魏書

官氏志後魏獻帝次弟敦氏後改爲上氏按拓跋南郡洛陽北

人從之南遷者二字姓復姓皆改從單字姓爲河南洛陽人和

洛陽人蓋即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羣羣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









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邗溝貫今渠廣四十步

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

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宮官吏督役嚴急役丁

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

高祖經曰夫孝天之林邑王梵志梵遣兵守險劉方

擊走之師度蘭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

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

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

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

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虜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

皆捷過馬援銅柱南

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

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

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

屈辱之幾死素薦綱於高祖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

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

所職下吏按問綱力智下還家會赦免官屏居於雲

紀小異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象海中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

神觀古玩翻北有龍鱗渠紫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

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

窮極華麗宮闕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華葉綴於枝條

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

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

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

怨望呪詛

名爲民徙邊郡綸贊之子集爽之子也

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

洛口

重高四十五尺

百丈

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

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

皆水殿也

飛羽青鳬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輪黃篋等數千艘

之餘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

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

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櫂艇舸等數千

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

照耀川陸騎兵兩岸而行音速旌旗蔽野

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

極水陸珍奇後宮厭厭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遼西郡營州又音突詔通事謁者韋雲起

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音美突厥兵討之啓民

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

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公使謂公三

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紇干突厥小

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

突厥詐云向柳城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

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

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

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

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治書初西突

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見一百七十六卷陳國人

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

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

弟婆實特勒更工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

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鴻臚寺主蕃處羅多居

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又扶

鐵勒者匈奴之遺種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

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俟斤才由翻長知兩族

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冠抄爲生

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

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

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

歌楞爲莫何可汗莫何必翻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

爲小可汗咥音果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

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使二月

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異日考

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

巧思相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晝晝日月

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周升日

三萬六千人仗黃麾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

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舊尺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義禽獸有堪髦毼之用

者殆無遺類髦音兩鳥程有高樹鳥程屬湖州郡國

可上掌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

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爲獸自獻羽毛所

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

儀填街溢路互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

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隋志伊闕

城開皇十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辛亥御端門城東南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



在朝弁服佩玉隋制五品已上服紫自公武官馬加珂戴

憤服袴褶珂類篇曰海內如雪色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溫

以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有聲切其聲也

日情起於秦人旋於武將初為絲綉以表貴賤珂音上何韻清音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

進封豫章王陳為齊王秋七月庚申制百官

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孟詵帝頗惜各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

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

職別勅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帝改左翊衛

左驍衛大將軍張瑾亮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

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

貴選曹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

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所歷之任

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帝之從曾孫也數月將還欲乞

少留少許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

薨考異曰羅記云初太子之薨疾也時楊素同在位

無異平日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

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

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厭於葉

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恆

恐不死診章恐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

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

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式又八月辛卯

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倓倓甘肅因侑為代王

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帝

律令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

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工窖容八千石

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監古十二月置回洛倉於

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齊溫公

之世齊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散樂周宣

帝時鄭譯奏徵之見一百一十四卷高祖受禪命

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

正聲清商等所樂也開皇九年平陳置清商署管宋齊舊樂

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史記魏晉朝遷播

入南及隋平陳後又帝聖而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置清商

署總領之清商帝定清商樂內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

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

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可徵千人聲音樂朝直其六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

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芳華

蟲魚徧覆于地又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

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

過左右易處又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

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衣錦舞者鳴環佩綴花耗

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制



不許。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四親廟：一曰高祖，二曰太祖，三曰太宗，四曰高宗。

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定時

殿尚書省六部各侍郎一人以貳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

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

帝謂祕書監柳詵曰：晉與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

子孫處朕何所？詵曰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

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帝過鴈門，帝改

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

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改

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帝改恐啓

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晟啓民奉

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隋

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

之，嗅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

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

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

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

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焚庭草，所焚

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

東達於薊，治薊長三千里，亮廣百步，廣舉國就役。

開為御道，帝聞晨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

來朝行宮，朝直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吐谷渾

守周法尚朝于行宮，改雲州為定襄太府卿元壽言於

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事見二十卷漢今御營之外

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

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征屬之欲千里不絕，此

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

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

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陳四面外拒，六宮及

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

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鉤陳曲陳如

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

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可從刊入

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

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事見

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可下言不能盡，臣

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

衣服，一如華夏，陳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

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磧北但存心

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



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散樂音散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乘輿諸節吹呂宋鼓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通典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尙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穎諫不聽穎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下同穎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頓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易以安德郡王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尙書宇文弼私謂穎曰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後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丙子高穎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連蘇威亦坐免官穎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委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穎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頌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瑄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蕭音蕭爲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爲意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蕭音蕭瑄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八月

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重音重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輪衣之以布衣音衣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驚音驚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上音上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袒音袒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同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上音上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瓊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癸巳入樓煩關樓煩郡治靜樂縣有樓煩關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過音過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張衡河內人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開直道抵張衡所居行戶九月己未至濟源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內郡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食賚音來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尙書楊文思爲納言冬十月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藝戶謂其家以技藝名者陪助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改甘肅爲張掖郡交市爲互市也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

奏之好呼報胡音西撰士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傾以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  
敦煌帝改瓜州為敦煌郡敦煌之門至于西海此西海在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凡為三道北道  
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  
波地都時戰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將即亮  
亮亮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濛汜蒙古之水也日所入  
崑崙崑崙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  
遏故朝貢不通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  
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  
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  
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  
易可并吞吐谷渾突厥也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  
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復扶又翻  
又又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  
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卒子皆矩之  
唱導也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  
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降戶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奏議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陸魯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五

起著雍執徐歲次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裴矩聞西突厥處

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

君肅貢汗血馬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

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無禮者勿復以聞

因出塞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板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一尺外一面一板

每遊幸左右顧矚矚之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隋志樓煩郡水出武州之燕京山管涔之異名也水經注燕京山上有大池世謂之天池按煬帝起汾陽宮環天池詳見後五臺註初元德太子薨見上卷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暕古帝為之妙選僚屬為暕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為齊王長史少始照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鍾卿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謩之慶之從子也柳謩事宇文暕龍遇日隆百官趨謁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閭田年所為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庫狄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搆多諸胡責其名馬帝改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騎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從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戶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暕第索山因窮治其事治直暕妃韋氏早卒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女暕召相工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

產子者當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三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謩之坐不能匡正除名謩九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帝制十二暕有微失虎賁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隋王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背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為合水令開皇十六年置合水縣為慶州治所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戌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此榆谷當裴矩說鐵勒說式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改雄出澆河前已書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通鑑因書史成文而書之耳帝改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宇文述述至臨羌城漢臨羌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眾西遁帥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隋志帝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如字下同伏允南奔雪山此即蜀西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

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戍武濟遠肅寧伏戎官德威定遠化赤水等縣志云置於五年天下輕罪徙居之八月辛酉上親祠

恆岳山恆岳北岳恆赦天下河北道郡守畢集又翻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三年誤也今從帝紀九月

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鷹師善調鷹者至者萬餘人冬十月乙卯頒新式衡並依古式今頒於天下常駿

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船迎之進金鑠以纜駿船使騎吏下同船凡汎海百餘日入

境月餘乃至其都名僧祇城其王居處處昌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進音

帝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為王門道行軍大將帝改蒲州為河東郡隋志王門縣屬河東與突厥啓民可汗

連兵擊伊吾伊吾今屬瓜州與突厥啓民可汗世雄為王門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與突厥啓民可汗

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軍已度磧大懼請降流沙亦謂之磧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

築城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還又音如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戊子上自東都西還己丑制民間鐵義搭鉤積

刃之類皆禁之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河右河西武成諸郡地帝改岐州為

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隋志西平郡化隆縣有在肅州廣威縣南征吐渾長圍互二十里記作二百里

庚辰入長寧谷長寧谷在古晉昌縣界水經注連水寧水東南流逕晉昌川又有長寧亭度星嶺丙戌至浩豐川

水經注浩豐川出塞外逕西平之北山浩豐川水注之長南流逕西平郡水經注浩豐川水注之長

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互及督役者九人帝改都水監為馬度而橋壞今從略記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

允帥眾保覆袁川可從刊入聲汗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

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軍我真山奇翻

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少翻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

谷渾仙頭王窮賊與同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

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隋志西海郡有青海吐谷渾傳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

伏俟城吐谷渾都伏俟城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

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改甘州及伊吾吐屯設等吐屯設等王麴伯雅平西將軍帝至燕支山隋志武威郡支山直屬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令力士翻焚香奏



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  
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騎奇奇騎周互數  
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  
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西海郡置於伏  
赤水城東去郡善且末等郡置於古日末城諸天  
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云  
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  
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奇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  
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  
險遠及遇寇鈔鈔楚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  
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吐谷渾伏允使  
其子順來朝音洛順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  
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音洛順帝立順爲可汗  
爲輔音洛順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考異曰略記在  
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杜佑  
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  
上得龍種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  
能日行千里時稱秋七月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  
青海歌種章勇翻

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  
谷本赤水守提開元十六年爲軍因大斗拔谷爲名山路隘險  
魚貫而出單行相次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  
逮前營逮及士卒凍死者太半考異曰帝紀在六月癸卯  
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  
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復扶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  
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尙多奏令貌閱貌閱以民  
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義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  
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  
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  
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幾居豈翻所  
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  
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  
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  
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書曰  
上爲之廢朝三日爲子爲朝立其子岫吉岫吉是爲  
始畢可汗表請尙公主詔從其俗初內史侍郎薛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爲襄州總  
管帝改襄州帝卽位自番州刺史召之襄州仁壽元年  
名州帝改爲南海郡番州書音義音瀟欲用爲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  
皇帝頌上時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  
朝也此魚藻之義也詩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

王武古武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帝置司隸大夫一人為司隸事率察畿外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頻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頻邪朝直通朝居付執法者推之推尋其罪也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內斷又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請我陳時輕我童稚與高頻賀若弼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莫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又難說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從於賜且于閭重首龍天下冤之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為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釋氏之說以為武德五年平王世充其壯麗焚乾陽殿及建國門華讀曰花又云三百人今從隋書監門者皆稽首監古街既而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張古索山連坐者千餘家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才由翻長丁丑於端門街洛陽皇城端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問音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元帝行樂蓋始盛於此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市日豐

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簪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應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安胡客或過酒食店未通工悉令邀延就坐坐相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給從人也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便辟連翻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朝直遙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朝直遙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翬慶之孫也左古十二人中林亭間盛陳酒饌饌又難說救燕王倓與鉅翬及高祖嬪御為一席侯從甘翻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朝直遙宴飲更相勸侑更工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進御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復扶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

擊之賁音奔特亮即帝改處州為處江郡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為先鋒流求王渴刺兜連討遣兵逆戰屢破之遂至其都流求國王所居曰婆羅樹同音渴刺兜自將出戰將帥又敗退入柵稜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刺兜虜其民萬餘口而還又從官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俘頒賜百官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幸汾陽宮按今紀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皆無其事恐傳誤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大業四年置樓煩郡後魏之州也本建之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路翻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音如字復扶至江都使疏吏衡謂立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立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

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諸古穴翻傳直題帝數幸江都數所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為王世充乘時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隋制京尹冬十二月己未文安侯牛弘卒按牛弘傳弘奇章郡人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醉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射而弘來還宅又音如字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帝改越州後曰會稽郡郡會古外翻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從才用翻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自此文武官常服以焉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皂才士卒以黃帝之幸啓民帳也見上卷高麗使者在啓民所使疏吏翻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通翻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周武王封箕子於朝國王孫右渠漢武帝滅之開為四郡漢末公孫康據之傳魏滅之至晉皆為郡縣高麗之先出於夫餘朱蒙國號高句麗以高為氏魏晉以來中國兵亂高麗內侵併有遼東地說輸萬朝使書音義音翻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事見一百七十八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



脅使入朝朝直通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

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

麗王還傳官翻又音如字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

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師讀高麗王元懼藩

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

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令丁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真定襄侯也隋志恆山郡治真定縣在子

二月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

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

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選補之官

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

得處分扶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壬

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大業初已誅諸小

往東萊海口字改按造船三百艘韓官吏督役

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唐書上

上並令給宅安置用先是詔徵天下兵無間遠

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

手三萬人嶺南排鐵手三萬人小於是四遠奔

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

陽供載衣甲慢幕令兵士自挽之

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

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及郡

載兵甲及攻取之

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

相枕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

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砥柱在河南郡陰縣北河底與砥柱同初帝西巡見五遣侍御史韋節史書

召西突厥處羅可汗可汗令與車駕

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

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令力丁

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朝直通射匱者都六之

子達頭之孫杜佑曰都六者突厥始建號者也今矩

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

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

矣言射匱處羅等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

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

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桃竹白羽箭也以賜射匱因

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

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六射匱聞而大喜

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

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新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

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新唐志玉門關

北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

宮朝直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

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精音啓見備設天下

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快

怏之色怏怏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

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新唐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故羅城置瀘河懷遠二鎮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平翻倉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鹿車小車也言其小止容一鹿二人共推米三石推吐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餼戶餉也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用翻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升翻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妙翻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鄒平縣宋所屬置平原郡名鄒平時屬齊郡唐併入齊州臨濟縣長白山在章丘縣界亦屬齊郡宋曰曰淄州長山縣宋於此置立廣川郡及武疆縣隋改武疆為長山以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為名剽掠齊濟之郊齊北郡齊郡之北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浪死猶言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帝改德州為平原郡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喜翻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阿舅漳南人竇建德建德南本漢東陽縣地久廢開皇六年復置十八年改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少計兩翻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亮翻安祖刺殺令亦翻亡抵建德考異曰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亦翻亡抵建德考異曰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即謂開皇十八年事敗補遺翻今水潦為災

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吐谷渾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邪音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少計兩翻入高麗泊中為羣盜新唐書曰高麗泊廣袤數百里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河曲清河之曲新唐書作河諸鄒音輸舊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舊唐書曰鄒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鄒書曰時羣盜往來津南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建德始此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唐書升翻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隋書曰鷹揚都尉屬三衛並屬之此蓋舊制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考異曰略記云癸丑帝御前殿按長曆是月辛巳朔無癸丑略記甲子多差誤今不取皆從隋書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可從刊入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突厥之官與兵倫為翻考異曰隋西突厥傳作達度闕設今從裴矩傳又使特勒大奈別將餘衆居于樓煩突厥之官子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考異曰唐李勣傳作曷婆那可汗今從隋書按今隋書作曷薩那賞賜甚厚初高海道士潘誕隋志河南高士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嵩陽觀古玩翻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

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鄭氏注類宜者祭名孔穎達曰  
 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穀穀故求便宜社主陰萬物於此  
 斷殺故曰宜桑乾河運到城南水經河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  
 郡桑乾縣謂之桑乾水東過廣陽縣馬北今在鴈城南城邑有變遷  
 也乾音干祭馬祖於薊城北注周禮祭馬祖鄭氏注曰馬祖天驕氏帝親授節度每  
 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  
 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  
 拂旗幡每團異色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鎧可亥翻受降使者一人承詔  
 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降戶用翻散悉但翻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  
 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  
 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  
 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  
 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  
 盛未之有也甲辰內史令元壽薨二月壬戌觀  
 德王雄薨觀王雄諡曰德觀古玩翻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  
 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上特掌翻處昌白翻資  
 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  
 諭遣令出塞外令力下翻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  
 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  
 帝改尚書諸曹侍郎爲郎兵曹郎開皇之兵  
 部侍郎也斛斯椿構間後魏孝武高歡者也  
 以器幹明悟爲帝  
 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  
 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  
 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  
 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以夷狄多詐深須  
 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乘鑑諱翻降戶江翻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  
 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持



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疆敵在前韎韐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子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惣會臨水為大陳陳讀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歟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恩今為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趣上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孟義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官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更工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考異日隋帝紀癸巳上御師甲子臨遼水橋成戊戌麥鐵杖死甲午車駕度遼乙未大頓丙申大赦按長祿是月庚辰朔不有甲子又戊戌之下不容有甲午乙未丙申此必誤也今並除之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懾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復方建置郡縣以相統攝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闢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言非大軍行之法將帥

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數所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比必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寢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謂去吉翻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城西數里御六合城此六合城略如三年行城之制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沮水班志沮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界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趣副摠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進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陳讀破高麗斬高元第建武因破其郡營於城外以待諸軍今從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隋制十二衛各置大將軍右翊衛大將軍何也按二人本傳于仲文帝即位之初為右翊衛大將軍征吐渾時來護兒已為右翊衛大將軍通鑑蓋遺書仲文官也

濟薩水薩桑葛翻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

駕至東都考異曰雜記十月車駕幸涿郡鐵召兵馬將逐突厥之功蓋誤今不取冬十月甲

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字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

為華容公主嫁高昌。十一月己卯以宗女

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

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以士龍乙

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

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

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

困篤乃出之卒于家。張衡既放廢見上六年

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帝每

令親人規衡所為。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

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

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

則促令殺之。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趣北左光祿  
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新城在南海高麗城之西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日率騎奇兵亮翻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江翻宅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守者為主攻者為客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隋志吳郡烏程縣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絙古絙也光接而復上復扶又翻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朝直好讀書喜賓客翻下同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李密襲爵蒲山郡公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屏以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暗鳴咄嗟使敵人震懾陳讀曰陣暗於今翻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李密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朝直遙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夷族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

之故吏見朝政日紊紊音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亮翻相承亮翻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按隋志帝改州為郡郡置太守龍長史司馬置治為縣治直吏翻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逗音豆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使疏吏翻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高陽縣屬河間郡為監事許華所執按唐六典武庫監事蓋因隋制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亮翻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客翻取帆布為牢甲帆施於船上以汎風布為之牢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不用帝所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倉謂黎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律為懷州刺史後開皇之制以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隋志州郡皆置舊縣也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懷州郡城縣置今丞尉正律許章翻考異曰據記作治書侍御史游元侍御史二員帝增懷州司功書佐今從隋書治書侍御史游元侍御史二員帝增為正五品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日率

乾下可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

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魏太和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

宣城蒿梢三千餘人南改蕭州為丹楊郡改宣州為宣城郡

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

下騷擾死遠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

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分扶唐律

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

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

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

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

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

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臨渝關屬平州盧龍

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

擒此上計也盧力知翻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

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

西帥讀曰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

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

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

四方但恐唐律告之先已固守律許若引兵攻之百

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

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

經城不拔何以示威敗亡其議度已見於此公之下計乃

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爲前

鋒將驍勇下先取河內唐律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

律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

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

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隋志偃師縣屬河南郡玄挺自白

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山在洛城北音反玄感將三千

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

柳楯楯食尹翻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

意隋志河南縣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

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史直善意度洛南營於

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

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

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

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

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

門隋志河南郡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

此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

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

爲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

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韋洸字敬

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

數帝罪惡遺于季翻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

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樊子蓋自洛陽守

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問裴



弘策與子蓋同班班故言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楊汪傳本弘農華陰人曾祖順徙河東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是將子亮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弼各翻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翻下戶江玄感悉以親重要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翻下戶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谿道隋志河南郡有慈谿五千守伊闕道隋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新城開皇十八年改名以伊闕山名縣也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隋志滎陽縣屬滎陽郡在郡西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隋志滎陽郡在滎陽縣東北以覺為十八年改曰汜水大業初置虎牢郡尉府虎牢降隋志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代王侑時守長安師讀曰率考異曰隋書云步騎記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隋志華陰縣屬京兆郡楊素其世居華陰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穀金谷即晉石崇之金谷也水經注穀水自千金谷東經華門橋又東南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湖在河南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丁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樓車下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射而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音夫

扶玄感竄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治直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史言段文振之庚午夜二更甲乙丙丁戊戌又相繼謂之持更工衡翻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宣翻如字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怙懼怙翻無復部分諸道分散扶復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覘翻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麗力知翻抄抄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今段言自今以後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庚質前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還從質翻又音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易以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屈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疥癬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

有沮議者軍遽從事沮在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按隋書來護兒傳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還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按隋書子雄傳因玄感反而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使疏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瀋水水經瀋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過洛陽偃師而入于洛陽奇奇翻瀋音塵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先音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樂音洛為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甲以白布裏頭聽賊所掠前後十三戰皆不利今從文昇傳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仲竹玄感軍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手長尺餘言自指至掌臂垂過膝言臂垂則長長直亮翻臂垂過膝言臂垂則長長直亮翻自以相表非常亮翻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此指八今已罷弊復為此行罷讀曰疲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復扶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揣初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茲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感玄稱之好呼到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

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事見七卷秦二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復扶又翻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力翻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樊衛謂樊子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斯亦伐謀之一也便援兵不合樊子蓋堅守都城兵何由解數所角翻下軍數同通濟河軍於破陵破陵當在河陽南岸洛城東北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唐志華陰縣有永豐倉蓋隋所置也三輔可指麾而定此指言漢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帝改隴州為弘化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給使吏翻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華陰諸楊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隋志弘農宮在弘農郡界首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弘農郡界首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此則帝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

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立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  
陳符支翻城上女立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  
詈詈力智翻罵也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  
據關謂據潼關也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立感不  
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立感兵不得入  
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閿鄉音吳宇文述衛文昇來  
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水經注玉源水南出玉  
其山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又有全鳩  
湖水上南山北逕皇天原東立感上槃豆按槃豆也上時掌所  
布陳互五十里陳漢曰陳下且戰且行立感一日三敗  
八月壬寅立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立感大敗獨  
與十餘騎奔上洛帝改洛州爲上洛郡立感欲由華追騎至  
立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加音獨與弟積善徒步  
走自度不免洛徒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亦翻爲追兵所  
執與立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立感尸於東都市三日  
復鬱而焚之樂格翻復扶立感弟立獎爲義陽太守  
隋志義陽郡齊梁之司州後魏改曰鄧州後周改  
曰申州大業初改義州尋改爲義陽郡守式又翻將赴立感爲  
郡丞周旋王所殺傳作周旋王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  
於長安楊素之門於是立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  
國舉兵應之帝改宋州爲梁郡相息亮翻立感以爲河南道元帥帥  
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爲伊州大業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隋志襄城郡東  
初改爲汝州尋改爲鄆州匹妙翻聞立感敗衆稍散爲吏  
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  
化郡隋書元弘嗣傳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少始  
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十三郡天水龍

表奇異亮相又各應圖識忌之識楚未幾徵詣行在所  
淵遇疾未謁謁見也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  
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  
酒納賂以自晦始此李淵事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  
聚衆寇掠江左隋志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  
爲晉陵郡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機形容眇小  
爲崑山縣博士劉昫曰崑山本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  
制縣博士不見于志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  
歸崇長大美容姿志氣倜儻倜儻他隱居常熟熟吳晉  
本屬吳縣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置常熟縣劉昫曰今崑  
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治南沙城屬吳郡  
王者相亮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  
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楊子地名時屬江都分爲  
五營以備南賊南賊謂劉元崇遣其將陸顓度江夜襲  
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顓魚衆益盛至  
十萬 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  
隋書楊玄感傳作博陵趙元淑此言雲陽隋志博陵  
郡舊定州雲陽縣屬京兆郡地理相去遠甚當考帝使大理卿  
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  
蓋推玄感黨與帝置六部侍郎以爲尚書之屬守式又翻推尋  
記推玄感黨在十月疑太儀本天竺胡人也隋書裴蘊傳言蓋  
晚今因誤讀元淑言之儀本天竺胡人也儀京兆長安人蓋  
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  
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復扶由是峻厲治  
之治直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  
徙者六千餘人立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  
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



綽琅邪王曹

隋志會稽郡東陽縣平陳改曰吳州大業初改  
曰沂州帝復改爲琅邪郡復改爲會稽郡琅邪郡舊置北徐州後周改  
齊會古外郡琅邪讀曰耶俱坐徙邊

善屬文

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上卷五年  
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曹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  
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又翻帝自負才學每驕  
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  
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

從子容翻若  
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  
少寬假然不置之地上

之弟也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  
那可汗部落

度設寇掠吐谷渾

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遣闕

有衆數萬

甲午車駕至上谷  
隋志上谷縣屬易州  
帝改爲上谷郡按秦置上谷郡本治沮陽王隱言昔地遠志曰郡在  
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隋之易縣則漢涿郡故安縣地也非古上  
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

博陵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  
之地隋開皇  
九年置博陵郡十六年改爲清河大業二  
年改爲東郡尋改爲東郡所屬  
之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讀費姓出於任金之後史  
記所載費昌費中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費二一姓是  
其後也其一音讀出於魯季友姓施所載琅邪費氏則其後也

劉元進

帥其衆將度江  
日率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  
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  
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  
以應之

大將軍代人吐萬緒

性也隋志大業初於馬邑  
帝遣左屯衛

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

隋志下邳縣屬海州郡風將兵討  
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

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貝州清河縣  
楊玄感之西

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

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  
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

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

考異曰隋書密傳云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相隨匿於馮翊  
詢妻之舍尋爲郡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外防禁  
漸弛又云至邯鄲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唐書雖不云囚於京兆獄  
亦云出關按密若自關中送高陽不當與韋福嗣同行今從賈固甫  
蒲山公傳及劉仁  
軌河洛行年記

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

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

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

用相瘞

使疏吏翻下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  
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夕使者不  
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

帝改相州爲魏郡欽防之欽於禁翻

考異曰河洛記曰左樂驛今從蒲山公傳  
密呼韋福嗣同去福  
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  
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  
同疾若不爲重讞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爲十二  
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  
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亦翻亂發矢如蝟  
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  
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莫得免死帝曰然則梟  
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梟食母肉說文曰不孝鳥  
唐縣人  
宋子賢善幻術

隋志唐縣屬博陵郡幻術者化  
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  
輿

天子曰乘輿  
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

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帝改岐州為扶風郡，扶風漢三輔之一也。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其拒討楊玄感之功。劉元進攻丹陽，隋書：吐萬緒傳云：時元進以兵攻潤州，按唐志：武德三年，始以吳郡縣地置潤州，而潤州管下丹陽縣本曲阿，亦唐改名。元進所攻，蓋此丹陽，非隋志之丹陽郡也。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則元進所攻正潤州。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隋志：吳縣有黃山。緒圍之。元進燬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陳讀曰陣。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會稽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復扶又。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考異曰：元進敗正在今年冬春之交矣。元進退據建安而得拒世充於江上者，蓋復也。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洛陽為東都，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懼乃臥，又奴。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卒于。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王世充為江都郡丞，又改郡為揚州。捷，元進燬敗死於吳。隋志：吳縣。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誓約降者不殺。降戶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又翻：首手。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略記阮其。

第二十餘萬於黃亭澗，長數里，深闊數丈，積屍與之平。雖記世充貪而無信，利在於子女資財，並阮所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今從隋書。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將帥亮翻帥。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唐也。開皇十六年，改為章丘縣。上元二年，移之高唐縣。治古黃巾城。隋改章丘縣，因縣東南章丘為名。臨濟漢之管縣，又唐開皇十六年，置臨濟縣。十六年，改為臨濟縣。出於晉大夫輔公祏，又智果別族，為輔氏。顏師古曰：別，斷也。則頭交言許契深。俱亡命重，雖斷頭絕，無所顧也。濟子禮翻，祏音石。則武粉翻。俱亡命為羣盜。唐書：杜伏威傳：公祏數盜姑蘇，牧羊以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練翻。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隋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改為東萊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泗州，帝改為下邳郡。風俗通曰：楚大夫伯棼之後，黃皇奔晉，食采於苗，因為苗氏。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不語。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師讀曰率。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帝置揚州府，即將尉二步兵守式，又翻校尉教翻。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海陵漢縣，屬臨淮郡。梁置海陵郡，隋改陳郡。陳少時，趙破陳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更言杜伏十年春，考異曰：陳記是年正月，又以許公字文述為元帥，將兵又求與述相見，以觀我軍形勢。述與之歡飲，良久乃去。傳五日，王肅食盡，燒甲札食之，病不能興。文德乃縱兵大襲，破之，死者十餘萬。此蓋序八年事。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又翻：百道俱進。丁酉，扶風

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為天子考異曰隋帝紀有

眾十萬自稱唐王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

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唐弼有禡祭

黃帝鄭玄曰禡祭也在野曰禡黃帝戰于阪泉以定天下

故祭以求禡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黃帝鄭玄曰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禡祭也

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

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

請還乃始奉詔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

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隋志邯鄲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又守式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隋志盱眙縣屬江都郡有都梁山都梁宮在焉山出都梁香故名盱眙音音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爲難論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少詩召翻抄楚交翻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翻奇寄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蹲狗者以形得名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戶降須陁以功遷齊郡太守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其後諸郡各加置太守一人位次太守又翻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隋志祝阿縣屬齊郡唐改爲禹城縣須陁將萬人邀之將即亮翻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隋志歷城縣屬齊郡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人又校書郎二十人增校書郎員四十人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楊州總管開皇十年帝爲楊州總管好學讀書著述自爲楊州總管開皇十年帝爲楊州總管好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載其道乃至捕博鷹狗捕音蒲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猥雜此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標方小翻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幔方小翻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香爐始於漢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著潔衣服執香爐燒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上時掌翻屏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王所翻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肩因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黑鳥故遷都大興開皇三年申明公李穆薨穆薨見王德長城公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從才用翻使之償死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爲之言於太子李所律翻奏高祖以渾爲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復扶述大恨之帝卽位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號聖帝以其門族

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爲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

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號聖帝以其門族

疆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伽陀求言李氏當為天子。

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

兒。從才帝疑其名應讖。常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

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數所魚翻述譖之於帝。仍遣

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改蒲州為河東郡。音奔將郎亮翻下同。

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治直之按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

述窮治之。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為表。誣告渾謀因度

遠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立敏為天子。

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幾居賴公獲全耳。

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

上皆徙邊徼。徙才用翻後數月。敏妻亦鳩死。敏妻宇文氏

帝之姊。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西苑在

元年所築也。後唐兵之攻王世充。世充使其弟司馬守寶城。

在洛陽。羅郭之內。自為一城。既朝廷在焉。則百司庫府皆在焉。自為

一城。附於宮城之東南也。唐因隋制。亦以洛陽為東京。六典云。東城

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百僚廡署如京城之制。皇宮在皇城

之北。吾以此推之。皇城蓋即隋之寶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

餘人見之。奏以為鸞。帝置親衛府。屬校尉高德儒等十

年。月及姓皆從略記。齊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時孔雀已飛去。無

可得驗。於是百僚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

祥。擢拜朝散大夫。朝直遙翻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

仍於其地造儀鸞殿。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

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

為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

大使。少始照翻使疏勒。考異曰。創業注云。帝自衛尉少卿轉右

樓煩時也。按十二年。帝未嘗幸樓煩。今從高祖實錄。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志。汾陽宮正屬樓煩郡。自可以言幸樓煩。但有十二年十

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對前日龍門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對前日龍門

六月。突厥入。虜城鎮抄掠。遣苑安貴討擊之。王師敗績。安貴死。

司震懼。七月。帝幸龍門。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濘。二尺。從官狼狽。

甚多。不至一夜。並露坐雨中。至曉。多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

汗部眾漸盛。刑力勿翻。可從。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

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

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矩

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帝改朔州為馬邑。遣使詔

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史蜀

為千僞翻。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

萬謀襲乘輿。朝直遙翻讀曰率騎奇。義成公主先遣使

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鴈門。隋志。鴈門。高祖開皇

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崞。漢縣。後魏置石城縣。開皇十年改

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

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不下。突厥急

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

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

萬乘之主。豈宜輕動。乘繩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

乘危徼幸。徼。非望也。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

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

諭以不復征遼。復扶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

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

賀敦可汗之妻為可。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

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

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高麗力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  
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  
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亮即  
苟能保全凡在行陳行戶則謂東讀勿憂富貴必不使  
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  
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  
道使疏吏翻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  
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難乃日翻李淵之子世民  
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  
爲疑兵說式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  
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  
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  
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  
成公主問古莫翻使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  
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志秀秀屬樓煩郡杜佑曰隋置忻  
州因忻口爲名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  
空無胡馬鄭翻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  
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帝改并州爲太  
原帝改并州爲太  
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  
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  
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從才用翻宜便道向洛陽自潼  
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考異曰略記  
九月辛未帝入  
東都今從  
顧昉街衢昉莫何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在意  
謂曷日平楊玄感殺人尙少故也少詩蘇威追論勳  
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

公欲收物情邪邪音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  
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  
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  
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  
皆準平玄感動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  
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  
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  
由是將士無不憤怨行戶則謂東讀初蕭瑀以外戚  
有才行孟行嘗事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郎委以  
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忤所角翻帝漸疎之及鴈  
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悖九勿翻悖蒲勢何能  
爲少時未散少詩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忍出爲河  
池郡守隋志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即日遣之候衛將  
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  
京師帝怒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懦乃亂翻不可居爪  
牙之官出爲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楊玄  
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  
陳汝陳汝淮陽郡汝州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  
白山賊帥左才相相息亮翻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  
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子通忌之子通  
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  
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爲之冠隋志濟陰  
左傳齊有大夫闕止齊子禮闕冠古玩翻也既而李子通謀殺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後皮義翻雄誕負之  
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



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將帥亮翻時讀曰率下同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城父朱粲隋古城父縣屬誰郡父音甫始爲縣佐史。隋縣音有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迦音加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荆州南郡沔州沔陽郡沔水南及山南郡縣。山南者長安南山之南所過噍類無遺。噍才笑翻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絳賊絳郡賊也風俗通敬姓陳敬仲之後姓茹黃帝孫敬康之後子蓋不分臧否。否音鄙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金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七起柔石困敗盡覆國赤舊若五月凡一年有奇

煬皇帝下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漢儀大朝會諸郡計吏皆期之朝集使亦此類也朝直通翻下同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使疏詔毗陵通守路德又翻武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稽外翻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寶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通朝直散金寶翻開古寶翻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己丑張金稱陷平恩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隋志武安鉅鹿清河縣屬武安郡郡縣開皇初改名清河而清河縣則舊清河縣金稱所陷蓋此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子單也遺餘也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還從官翻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恆驚悸恆戶登翻悸其季翻心動也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即亮翻甄側鄰翻將軍潘長文敗死長知雨翻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三 隋紀 煬皇帝

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勅云捉取少多於宮側小亭尚爾況其大乎今從情書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委悉也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隋志汜水縣改曰汜水汜音似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此賊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扶復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欲翻多鑽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言威以帝遠豫盤遊不知返將至失邦如夏太康也尚而亮翻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麗方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麗方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蜀志裴蘊諱備曰老革言老革也帝引此語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猶言老革也帝引此語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裴蘊又奏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隋志洛州改曰豫州奏威昔在高陽典選謂九年從帝自遼東還高陽時選官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事見上卷上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數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復扶又翻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處昌呂翻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秋七月壬戌濟景



公樊子蓋卒隋書樊子蓋傳帝以子蓋守東都平玄感之功進爵

如字卒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都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

空竭隋志張衡都督祿祿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

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欲旬日意解乃

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

宗上書極諫賈建節尉任宗上書上奏上年朝直遙即日於朝堂

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

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唐六典曰煬帝二年尚

帝出巡幸以後事付留臺官之同又音同津孝寬之

子也章孝寬字文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

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

表諫隋志帝嘗謂諸官又置散騎郎二十人帝大怒

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說文頤戊辰馮翊孫華舉

兵為盜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

發兵屯洛口倉大業二年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怵怯

戊辰車駕至鞏鞏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

備不虞至汜水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

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帝改宋州為梁郡人邀車駕上

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隋志

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亮卿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

高陽帝改恆州為恆山郡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

卒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

帝寵昵之化及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少卿帝幸榆

林三年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

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

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惟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

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為化及兄弟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考異曰韓日歷事錄曰

將王諒討狀獲李密送宇文述密伴患足疾防守者一日不行

久狀若未蘇防守者又無計下取之遂以手中劍殺之而墜乃至良

機伴作失勢推我向水守者以危岸手探不住遂即放却密即得

擄守者已亡防者豈得不加戒警急慢如此今不取

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

之匿於淮陽村舍帝改陳州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

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隋志雍丘縣

君明不敢舍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

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懷義帝令懷義自齎

勅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又收捕汪遣兵圍秀

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

讓為東都總曹隋志韋城縣屬東都開皇六年置翟

奇其驍勇翟夜中潛謂讓曰翟讓司天時人事

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曰讓圈牢之豕

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

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

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

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瓦崗在東郡界同郡

單雄信考異曰唐書云雄信曹州人今從河洛記單雄信曹州人驍健善用馬槊東郡界

聚少年往從之少時離孤徐世勣家於衛南後魏之北

濟陰郡也時屬齊郡中世改曰南華宋曰曰離孤徐世勣家於衛南後魏之北

置南華郡屬東郡宋曰曰離孤徐世勣家於衛南後魏之北

此時地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焉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輸

東郡於公與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榮

陽梁郡汴水所經帝改鄭州為梁陽郡宋州為梁郡班志汴水

皮變在梁陽西南蓋汴水所起東南入梁郡界汴

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

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

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外黃濟陽二縣隋志皆屬濟李

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時所

謂下同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

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

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

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考

隋書書皆云密密翟讓其有知密密之密者密密

因王伯當以策于讓讓始敬焉密密之密者密密

不知玄感之將讓得之當用以救隋何患於密而害之今不取革命

記云密密投賊帥和孝德說之曰若能用密密之策河朔可指揮而定孝

德曰本欲錢策求活性命何敢列國國家若知公在此孝德死之無

日翟讓等徒眾絕多請將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

河東狄欽酒而別軍中密密者亦數十人為讓畫策為十往說

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近其密因

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

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突厥方乃巡遊楊

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

日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謂君之言者

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

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

民間謠歌此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

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

子也皇與后皆吾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

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

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玄藻自負其才隋

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沔

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仍為

遊客處於讓營肅昌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

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上候為讓軍師言無不

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

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

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

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

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翟其蒲非澤不生故須將

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好呼密因說讓曰今四

海糜沸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

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

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考異曰革命記密

等應命於公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拜讓不拜於後無事號以定中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

下之榮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弘高祖從弟也。封河間王。守式又翻下同。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榮陽太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舉數為須陁所敗。數所角翻。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狠，戶翻。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陳，讀下同。下同。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史言張須陁得士卒心。號，戶刀翻。河南郡縣為之喪氣。為，于偽翻。喪，息浪翻。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皮義翻。帥，讀子恤翻。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虎牢，即黎陽郡。水險使疏更翻。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分扶，問翻。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粗，坐翻。從今人多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重，直翻。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說，讀輸翻。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復，扶翻。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帝改鄱陽郡為鄱陽縣。考異曰：隋帝紀作操天威，按唐高祖實錄：林士弘傳：大業末，與其黨人操師乞起為義軍，監師乞僭號元興王，皆無操天威名。此攻陷豫章郡，賊本一人而隋書二史各有名號，年紀今參取之。攻陷豫章郡。帝改洪州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

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治直之翻。士弘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彭蠡，東澤，澤為彭蠡，班志豫章郡城東南，西接江州，德化縣界，周迴四百五十里。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士弘自稱南越王，尋僭號建元。唐書：林士弘傳：操師乞帥眾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為大將軍，乞帥眾死。士弘代統其眾，復與劉子翊大戰於彭蠡湖，師乞死。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十三年，從虔州解。其國號年名與此同。今從隋書。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帝改江州為九江郡，改撫州為宜春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南海郡治番禺，音番。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帝改并州為太原郡，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帝改定官制，而置虎牙郎將。六人副焉。從四品，將即虎賁郎將。正四品，將兵討甄翟兒。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隋志：西河郡永濟縣有雀鼠谷。淵眾纔數千，賊圍淵數匝。兩子，答翻。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考異曰：新舊唐書：甄翟兒於西河破之，今從隋帝紀。帝疎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將帥，即亮翻。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按隋官制：中郎將，王辯清自屬楊郡將。角翻。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為營。隋志：臨清縣屬清河郡。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擐，音



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

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

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

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

濟河隋志館陶屬武陽郡此河謂清河也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

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

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

謳不輟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又守武涿郡通守郭

絢絢許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

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

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

而叛遣人請降於絢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効

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隋志長河屬平原郡舊曰廣川仁壽初改名不復

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

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

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亮善用兵者無如義

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

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間古

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

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日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

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

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

日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

隋志饒陽屬清河郡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

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

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

考異曰軍命記曰高士達高建德政與宗族集難數得五萬人於

滑州四復斬高士達高建德政與宗族集難數得五萬人於

德政病死於高建德立為東海公建德仍依舊任據長安俄而

抄至晏城府為城中兵所射而死賊之異姓皆欲建德為主高氏

族乃詐分高氏官軍告高氏併力共擊之高氏無疑即合軍共擊高氏

頭首千餘人殺之遂總其眾建德自號長樂王寇抄州縣即大業

今從隋唐書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

弟皆殺之先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

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降戶江翻下內史侍

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路諸將及郡縣有告敗

求救者亮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

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

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

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

狀上聞將帝數曰我初不聞賊

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

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少詩久在閩外此最非

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又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治直之翻

為千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

多眾寡懸殊往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

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

此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直由是左遷

雲起為大理司直唐六典後魏永安三年御史中尉高彥才

曹事唯理御史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通專

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

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又翻歷陽郡丞趙元

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帝改和州為歷陽郡趙元楷自小郡丞遷大郡丞由是郡

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

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無穀曰饑無錢曰饉民始采樹

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

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懼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

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

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帝改瀛州為河間郡姓苑格姓尤格之後帥所類翻

高開道帝改滄州為勃海郡燕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

復振又翻初帝謀伐高麗麗力器械資儲皆積於

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

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

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又翻亮翻雲陽屬京北郡

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

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數所城中倉庫山

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政翻將何

以勸將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

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

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殺不同己者勃海太守

唐律等數人又翻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歸之藝黜

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隋志柳城縣帶遼西郡與

為州示復開以襄平太守鄧暹為總管暹古藝自稱幽

州總管突厥數寇北邊勿翻詔晉陽留守李

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晉陽

即太原留守也太原有晉陽宮故亦稱晉陽留守時突厥方彊

帝改朔州為馬邑郡帥讀曰率下同守式又翻

兩軍眾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

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

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前後屢捷小捷耳曰頗憚者未深憚

恭皇帝諱侑封代王元德太子昭之子煬

義寧元年是年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方奉春正月右禦衛將

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

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遺于季翻後怒出戰伏威奮

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考異曰隋陳稜傳云往往克捷唐

李于通等後為伏威所敗也今從唐書伏威乘勝破高郵隋志高郵縣引兵據

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初音石長分遣諸將

徇屬縣所至輒下亮翻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

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

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

退而被擊故也義翻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

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丙辰寶建

德為壇於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古樂城自稱長樂王

置百官改元丁丑武德元年二月建德帝長樂王被建德改元

丁丑即今歲今從辛巳魯郡賊徐圓朗攻陷東平分

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煬帝改兗州為

東平郡沂州為琅邪郡盧明月轉掠河南

至于淮北眾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

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隋志南陽郡舊

為郡守式又翻斬明月餘眾皆散二月壬午朔方鷹

揚郎將梁師都帝改夏州為朔方郡將即亮翻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

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太守王仁恭為馬邑郡

多受貨賂不能振施政翻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

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仁恭以其土

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

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仁恭

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

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

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

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

遣使附于突厥李密說翟讓曰

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而無謀以僕料之彼

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守式又翻

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

勢如此不可不發兵讓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

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東都將

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日率彼遠未能救又先無

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我則已獲之發粟

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

養銳以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

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

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

發僕為後殿丁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

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隋志陽城縣

有方山水經羅水出方山西北流之長羅川又西北過

入于洛洛水出方山西北流之長羅川又西北過

道路相屬屬之欲朝散大夫時德徽以尉氏應密

楚大夫申叔申叔之後隋志尉氏縣屬潁川郡尉氏

直宿宿之別尉氏縣屬潁川郡尉氏

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昌平縣屬

也鼎博學強記文辭瞻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

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

邪歌殺斛律光事見一百七十一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

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書佐檢校宿城令有書佐在

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

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

嗣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易以爭

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隋以國子太學及貴勝親戚皆

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

水西入以掩其後大吏疏吏翻約十一日會於倉城

南月十一日會戰按下有庚子則非二十一日也當是十一日密

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

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水經注洛水出南漢石泉世亦名之



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少詩讓先接戰不利密帥  
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  
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  
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重直威聲大振讓於  
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上時庚子設壇場即位  
稱元年考異曰密開國號云王位當密於西垣校尉書王字於  
冊上以爲號中書爲主其長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維  
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下同其魏公府置  
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  
國司徒東郡公長和兩爵考異曰洛陽記云魏公蓋  
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侯大  
將軍單音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  
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郡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  
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  
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  
讓郝孝德王德仁各翻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  
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諸郡張遷魏郡李  
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  
賊等皆歸密隋書曰平郡舊曰建州隋初改爲澤州煬帝改爲  
濟州爲濟北郡南州爲上洛郡黑社白社蓋賊之號非  
人姓名也密悉拜官  
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  
流降戶衆至數十萬考異曰二月丙辰密遣其將夜襲倉城  
敗獲入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外  
不至食又盡城乃陷沒死者大半於是望縣長榮孝和監御史鄭  
顯等舉縣降密開倉招納降者日數千人於是趙魏以南江淮  
以北莫不歸附自是賊徒滋蔓矣壬子遣劉長恭房勳等統兵東討  
大敗戊午還都王尉撫不責也於是發教募士庶商旅奴等分置營  
壁各立將帥統領而固守其諸里居民皆移入三城之內於省寺府  
舍安置焉又使宋遵貴將兵鎮陝縣太原倉雜記密無魏公改年于  
時倉滿自固守既而密遣翟讓將兵夜襲倉城官軍擊退之明日又

引衆攻倉連戰三日陷外城官軍猶擬于城月餘外援不至城乃命  
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考異曰  
密開國號云王位當密於西垣校尉書王字於冊上以爲號中書爲主其長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維  
周四十八里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  
安濟陽考異曰密開國號云王位當密於西垣校尉書王字於冊上以爲號中書爲主其長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維  
魏置東荆州西魏改爲秦州又改曰秦州尋改爲秦州後  
顯州煬帝改爲秦州後魏改爲秦州後魏改爲秦州後  
於密考異曰密開國號云王位當密於西垣校尉書王字於冊上以爲號中書爲主其長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維  
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桑乾漢縣後魏爲桑乾郡後周廢  
音奔將即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  
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  
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始畢以  
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考異曰隋書定襄郡  
周爲定襄郡突厥立武  
周爲定楊可汗言將使之定楊州也考異曰新舊唐書武  
以狼頭纛隋書曰突厥本狼種牙門建狼武周卽皇帝位立  
妻沮氏爲皇后沮余翻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尙  
書左僕射妹婿同縣苑君璋爲內史令武周引兵圍  
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間古  
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  
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  
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校戶教翻梁師  
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隋志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大業  
弘化郡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遺以狼  
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  
地攻破鹽川郡隋志鹽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左翊衛蒲  
城郭子和郭子和蓋衛士之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  
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  
不恤百姓斬之具翻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隋書  
樂音洛

長和兩翻下同密以孝和爲護軍。類爲右長史。裴仁  
謝翻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  
許許。衛翻士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戶戶  
衛翻不敢進屯。百花谷。戶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  
謝翻罪於朝。謝翻李密知其狼狽。啗以厚利。謝翻賈務本之子  
謝翻閏甫在軍中。謝翻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  
謝翻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  
謝翻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  
謝翻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  
謝翻慰納之。謝翻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  
謝翻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  
謝翻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  
謝翻國。絳郡公。謝翻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謝翻選軍  
謝翻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  
謝翻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咬金後更名知節。謝翻羅  
謝翻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  
謝翻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  
謝翻之。謝翻由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遂燒天津橋。謝翻使字  
謝翻文。遣營造東都洛水實都。有河漢之象。因名其橋爲天津橋。  
謝翻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  
謝翻人乘城擊柝。謝翻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  
謝翻克。謝翻北隋管東都城東去故都六十里。晉金墉城在洛城西。  
謝翻還洛口。謝翻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未。密襲據都倉。乙亥。密部衆入





淵先悉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一郎陰養士馬

諸士絲馬及兵倉兩司  
 計泐曰公处在圖鎮名應歌  
 遙屋五郡之兵  
 五郡謂太原鴈門馬邑  
 當四戍之也  
 更事

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

文水武士護後魏後魏省大校公志前太子左勳衛唐憲開皇之制

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

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存公則拯亂卿姑自

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唐書以時建成元吉尚在

河東淵居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

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日從淵乃使文

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

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知由是

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

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

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將武周據

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

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

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

據之又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

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

國休戚若侯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

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

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

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

長安近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

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二人避役

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

威等按募人之狀隋制留守置司功倉戶兵士護曰討捕

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言但寄身於留守彼

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坐間也坐但臥彼

兩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晉祠有

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

日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

昨城劉政會入立庭中新唐志太原有府十八開陽其一也

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

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邪音

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則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

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

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則淵命裴寂等勒

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為

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

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惶懼將淵

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

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煬帝命監門

將軍涇陽龐玉隋志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虎賁

即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音

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裴柱國仁基

伯翟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疆  
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  
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先悉悔無及矣  
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  
衆從才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  
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  
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將即  
上時掌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隋志陝縣屬河  
間古寬密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  
隋兵連戰苑即大業初會密爲流矢所中尙臥營中丁  
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  
北陳讀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  
乃奔回洛奔洛口考異曰略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關內  
兵陳於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兗龍密  
還固倉五月丁丑達等又出兵陳於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  
奔洛口按隋書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  
兵擊之密衆大潰奔回洛倉洛口俱無月日河洛記密軍失利歸  
於鞏縣東都復得回洛倉洛口俱無月日河洛記密軍失利歸  
使段達等大破之倉西北密軍敗績歸於鞏縣亦云密連月再敗  
也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蓋趙毅承蒲山公傳誤  
以密一敗分爲二事也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帝嘗所都古西毫也湯  
亦都之武王伐紂迴師息戎遂名偃師縣屬河南郡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  
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考異曰楊德方蓋關  
密以鄭頌爲左司馬鼎榮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考異曰隋書作虔象惟密開義作乾象云密殺李建成  
其兄乾象乾象之子會通後從盛彥師殺密今從之  
李元吉奔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  
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八起國初年若

恭皇帝下

義寧元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

李淵與突厥相結厥九勿翻考異曰創業社突厥去胡人來

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遺于季翻可從

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

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

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

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

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

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就使

馬殊乏胡兵非所須頻者意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

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

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

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而掩耳盜之此可以自欺而不可

以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

突厥使說史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將兵擊西河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

與之偕行齊力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

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

苦遇敵則以身先之先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

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詰軍士及

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

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事見一百

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遠近

聞之大悅義解初起而人心如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

凡九日又音如字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

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

等上淵號爲大將軍上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

長史長知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

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驍爲鎧曹

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

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此唐

大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制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

制唯親王有僚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錄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

軍也參軍之職也隋志武城縣屬清河郡上邽縣屬天水郡太谷縣屬

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名驍一驍長孫順德劉弘基

寶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





易猝下。易以破翻李密雖云連和，茲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密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被皮翁翻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又音如字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復扶又翻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號戶刀翻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嚴裝也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復扶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復音如字

杜帝集又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借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無此理以諸公謂之何議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議論滋森謀難測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賊教唐公顯謂大郎二郎曰爾輩何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欲來利太原而志近南退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競來拒進野人馬無憂坐卽有權行卽得衆李密戀於倉粟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定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言不遠遠略老生輕從二何藉與生兄等敢以死謝唐公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策無建成名蓋殺之耳據建成同追左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煬帝改涼州爲武威郡各郡置鷹揚府有郎將副郎將長史司馬

家富好任俠。好呼到薛舉作亂於金城。是年夏起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頊、李贊、安倫仁等某曰：「贊於辛丑

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  
罕爲人所虜邪罕音呼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  
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  
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議楚今軌在  
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  
仁集諸胡令力翻安氏涼州豪望世軌結民間豪傑共  
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黃音奔將師亮  
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  
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爲主當稟  
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  
將何以濟於是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  
突厥闕度設據會寧川天業八年分闕度設自稱闕可汗  
請降於軌可從刊入聲汗薛舉自稱秦帝祖實錄武德元  
年四月辛卯薛舉字子真薛舉自稱秦帝祖實錄武德元  
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  
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將即亮軍中號  
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  
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庾信自梁入關有文名史言薛仁果  
以敗亡好呼到翻降戶江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  
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  
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  
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劍口劍南口瑀  
而蕭瑀以河池拒之瑀字亮又遣其將常仲興濟  
河擊李軌與軌將李寶戰於昌松屬武成縣仲興舉  
軍敗沒軌欲縱遣之寶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  
焉用之不如盡阮之復扶又翻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

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李  
不殺隋官縱薛舉兵皆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則使言無益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  
枹罕皆克之枹音扶盡有河西五郡之地煬  
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  
三萬討李密燕因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  
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里  
間七里故名寶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  
還入豆子航航各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  
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  
百八十人先行日韓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  
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降戶江未至一里所  
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  
德喜曰天贊我也贊助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  
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  
郡考異曰世雄命記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今右翊衛將軍薛  
世雄於涿郡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  
六萬四月末至河間郡城下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薛將軍  
時建德以無糧食兵士皆分數縣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收麥  
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問一女巫欲走之如何巫云不  
未聞到大吉下時日已午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不  
百八十人先行日韓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  
之事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黑明又聞吹角聲建  
德惶惑欲降與世雄大霧忽起建德曰此天助我也遂引兵入營攻之  
兵士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得上馬奔走仍中散  
建德而奔唐寶建德傳云七月世雄討之建德死於世  
之世雄以數百騎追去今使薛世雄傳以建德傳革命記參之  
慙患發病卒卒于建德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己卯雨  
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鎧可辛巳旦東南  
由山足細道趣霍邑又連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  
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挑理無

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賈胡時老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詬者詰也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曰從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陳讀曰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淵段志立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唐陽郡為日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頭也後又改軍頭為驍騎將軍隋志臨淵驍騎北海郡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復振又翻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趣七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舊唐書曰弘基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勢到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賜帝置散官大夫朝請大夫從五品散官大夫遣歸既歸其屬志又以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後改置唐州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鼓山在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帝改絳州為絳郡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龍門在郡東北劉文靜康鞠利以

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少時汾陽薛大鼎說淵按唐書薛大鼎蒲州汾陰人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察非掾言使之察非若掾亮亮非掾言使之察非若掾河東縣戶曹任瓌瓌字仁壽中為馬邑縣令兵瓌在馮翊積年瓌字仁壽中為馬邑縣令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論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梁山在韓城界臨河即左傳所謂梁山者也韓城即二縣皆屬馬邑馬邑在韓城界臨河即左傳所謂梁山者也韓城即二縣皆屬馬邑山宋白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分都陽故城是此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今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隋制銀青光祿大夫中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汾陰屬己亥淵進軍壺口隋志又城郡昌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鄉縣公領馮翊太守華陰西魏改曰武鄉大業初改曰馮翊封華守式又以開皇舊縣名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陳演壽建威府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金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任音王瓌古回國使曉史相去五十餘里





顯和大破之。騎奇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

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一作修戊午

淵帥諸軍圍河東。唐公觀率諸軍圍河東郡屬突通不敵出關

門自守城其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公命旋師軍人時速上城不待下公曰

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勝入必經之曉銳先登恐無還路今日不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入傳

城知何所用乃命還唐高祖角收衆由是不克溫大雅因爲虛美耳今不取

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又翻增置

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

淵欲引兵西趣長安。又翻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

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

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

後西上。上時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

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

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

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

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沮在則大事

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

將即亮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

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斬孝謨以蒲

津中渾二城降。隋志朝邑屬郿郡後魏曰南五泉西魏改

橋故有中渾朝直遙翻新居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

北齊華陰縣屬京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

李國通繼任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使疏王世充

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

帝罷州置郡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郡尉皆作都尉各帥所

領會東都。帥讀曰唯王隆後期不至。王隆帥中己未越

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

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黃首奔守

謂曰率考異曰略記作乙丑河洛記作十一日蒲山公傳九月十

一日師出東都按長原歷是月己酉朔乙丑十七日也今從蒲山公傳

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異曰

略記云世充擊密圍不摧破露布相續而來百姓折斷歡詠於道蒲

山公傳云自秋徂冬凡經三十餘戰世充多敗績河洛記云四十餘

戰世充無功三書相連莫知孰是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

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慈明事煬帝於并省延坐

勞問。到翻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

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

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

反噬未論高旨莽卓敦玄。王莽董卓非不彊盛一朝夷

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

說防人席務本。說輪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

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翻下同密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子馮

琮事高齊死於密之克洛口也。是年二月箕山府郎將張

季珣固守不下。大業十二年移箕山密以其寡弱遣人呼

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

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

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城在山上汲道土

卒羸病。羸倫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

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

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降戶江翻考異曰隋

三年遂爲所陷又云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遂殺之日自三月至九月不下後爲糧盡水竭乃被摧陷生獲珣於牙門

降唐安得三年攻守箕山之事今參取二書去其抵牾者而已季

珣祥之子也。漢王諒事兵張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

率讀曰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志朝邑縣有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冠氏春秋名名隋分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兄長知兩師古名籍以字行又翻直志寧宣敏之兄子于宣敏見五卷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師古之推之孫也顏之推見一百七十三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朝散大夫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縣屬汲郡使守蒲坂蒲坂治河東縣自引兵數萬趣長安將自武關趨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兵故置都尉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亮翻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紹赴太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弟速行弟與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鄠縣屬京兆郡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從弟神通在長安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隋志京兆郡有司竹園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兩翻李氏使其奴馬三寶

說潘仁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茶為記室舊日樂城長知兩翻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上師利等皆師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用說潘仁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整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蓋屋音舟室隋志始平縣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段又振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八亦聚徒於藍田唐書皆云高密大長公主適段綸蓋改封迎淵使疏史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隋志金紫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將即亮翻長安南山也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力到翻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門翻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南尹為內史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又翻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朝邑古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隋志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涇陽屬京兆郡勝兵九萬勝音升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寶璵帝改原州為平涼郡扶風郡數



月不下賊中食盡。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璉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又薦焉。按唐書玄齡傳云溫彥博。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考異曰創業注云殷煥公自唐書弘基傳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等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亥世民自整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復扶又翻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新豐縣屬京兆郡長樂宮故漢宮也樂音洛。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之地。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春明門長安門也。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安興坊蓋在安興門外雍錢長安城東面三門通化春明安興師讀曰率。巴陵校尉鄧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隋志曰巴陵郡梁寶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尋改爲郡煬帝

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沔陽郡後置復州大業初改曰羅州尋改爲郡校尉帥都督所屬郡下同。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按唐書帝紀羅川縣即巴陵郡。銑梁室之後之羅縣銑梁室帝會孫嚴之孫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嚴之孫也。蕭嚴奔陳見開皇賊帥沈柳生寇羅川。爲縣川郡。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銑奇之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柳生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日陣帥讀曰率餘衆東走月



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北齊書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傳瘡為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也歷加撫諭令世勳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壬戌李淵備灋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天興殿當作大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樂音洛使疏吏翻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曰於虔化門視事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史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來置丞相府官屬考異曰唐帝紀在十二月癸未今從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見賢通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錄者總錄一府之政位絕羣后凡官屬皆復特置之專掌選事選宣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竇

隋初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隋書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長安城中大故都抵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爲隋守慶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爲隋守改宋州爲梁郡音荀爲于儒翻下同密以書招慶爲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楊忠誠武元皇帝元孫在鄴恐爲高氏所誅北齊高氏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降戶江復姓郭氏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襄公虎仁公嗣竇氏殺之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汧源縣屬扶風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瑒殺之舉勢益張守式又翻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亮又使姜謩寶軌俱出散關大散關在扶風郡陳倉縣西南散關安撫龍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府戶曹也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從才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壠坻而還壠丁宣又計宣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隋志唐祚屬趙佗歸



漢事見漢高祖文劉禪仕晉紀晉紀近世蕭琮至今猶貴子第也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郝瑗名瑗字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見本蜀先主亟亡妻子見漢獻帝紀卒成大業卒子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煬帝改河池爲漢陽郡武都仇以寶璫爲工部尚書燕國公燕則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姜謩寶軌進至長道元魏分上祿置長爲薛舉所敗引還敗從官翻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通議大夫隋散騎從四品隋志醴泉縣屬京兆郡後魏之寧夷縣開皇十八年改名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亮將即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復扶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隋志金川郡漢西城縣地梁初曰上庸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以其地產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則至蜀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屈突通又翻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兩主謂文帝煬帝說式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難乃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爲于僞翻力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又達順翻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江陳戶文靜遣寶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

魏州城縣有稠桑驛宗廟將通結陳自固陳寶琮遣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奇翻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射而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號戶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祇其軍人執通送長安考異曰革命記高祖令諸將擊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喚父至稠桑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既喪亡相王舉義兵平定禍亂大人類轉禍爲福以自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叱壽云此賊何由可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並悉放仗來降壽乃馳走抱通請大人屈節歸義通遂回首東南向泣號哭口稱至尊臣力屈以至於此非臣敢負國也通問至江都煬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通爲處分恐失事機唯望與早還方可平定按隋失天下皆因矩諂諛所致豈敢輕動帝喜矩還蓋矩經事唐朝其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蔣古兼秦公元帥府長史兩翻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歔音虛歔音希又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說客音邪通曰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東都米斗千錢人餓死者什二三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比翻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裴居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瑒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

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亮翻費扶沸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考異曰蒲山公傳云自洛北敗至此七再三失利今但云屢與密戰越王侗遣使勞之考異曰蒲山公傳云自洛北敗至此七再三失利今但云屢與密戰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數所角翻侗以兵七萬益之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隋志河南郡陝縣舊弘農郡大業初置弘農宮別有弘農郡弘農盧氏長泉朱陽等縣新安縣亦屬河南郡其地在陝東則取弘農郡併弘農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哀徇巴蜀下之隋志雲陽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煬帝改縣名曰創業注十一月甲子遣使討巴蜀實錄在十二月甲辰唐在十二月丙午未知創業注所云者即俊等邪為別使也今從實錄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廬州為廬江郡方輿記廬江郡在廬江縣東南今從實錄營於南塘上煬帝改洪州為豫章郡水經注南昌縣南塘本通大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郭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亮翻士弘退保餘干煬帝改虔州為南康郡餘干縣屬鄱陽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一

起著雍歲提格正月盡七月不編一年唐古國各陸德

唐紀一 起著雍歲提格正月盡七月不編一年唐古國各陸德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世祖高祖王西涼是為涼武昭王至會孫熙

武德元年 是年五月 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

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解之蓋防刃也近世以未詳所起東齊者皆謂象劍言象於劍

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制朝服升殿亦

不解馬十二年因恭徵上事始制凡朝會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

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者就席解劍乃登言黃門內史令侍

令舍人既來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皆真刀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

帶劍上殿自王公以下皆衣冠帶劍升殿皆就席解劍而後升後下

單下曰履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唯冕服及具服者之履則諸服

皆用凡朝會贊拜則曰某官某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

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取商山洛水以名縣也南盡巴蜀郡

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

有司復書日以百數長知兩關帥所屬翻會才王世充

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

之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

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因帥敢死

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五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二一六三

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

北趣河陽又連頓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並遣使奉表勸進降戶江翻使疏吏翻考異曰河洛記云盧  
不爾今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上時密曰  
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  
元帥素公世民爲右元帥帥所督諸軍十餘萬人救  
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  
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象者象笏也西魏以來五品已上通  
用象牙賈者古朝直遙翻屬音升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  
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隋十二衛  
史司馬馬元規改安州爲安陸  
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  
國宋州總管梁郡守式又翻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  
丘曾相追捕事見一百八十三射鉤斬袂不敢庶幾射仲  
相公中帶鉤相公用之以相晉寺人披供公子重耳  
斬其杖文公不怨今以杖爲袂射而亦翻幾居希翻  
汪遣使往來  
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史疏彥藻以書招寶建德使來  
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  
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翻下同德仁  
有衆數萬據林慮山衛州隋爲汲郡林慮山四出抄掠爲  
數州之患抄掠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  
軍考異曰創業社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在去年十太原道行  
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隋煬  
帝至江都大業十二年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  
供張張亮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  
元楷掌供酒饌又解院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  
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離力智翻然帝見天  
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

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  
占候卜相好爲吳語翻直遙翻相息常夜置酒仰視天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僞吳人李自然僞不失爲  
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陳叔寶且共樂飲耳樂音  
因引滿沈醉沈持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  
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  
樂音洛更  
工衡翻 亦復何傷復扶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  
都丹楊帝改齊州爲丹楊郡蓋欲都建康也考  
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  
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  
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隋制門下省置錄事通事  
都郎開皇十六年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  
下博南界置宋白曰衡水縣本漢棣縣  
內率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  
劾桐客謗毀朝政又戶部郎中直學士令史各六人衡水縣屬信  
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  
之事也禹南巡狩會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治直時  
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驍果用翻久客思鄉里  
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即將寶賢遂帥所部西走將  
亮翻下同 帝遣騎追斬之騎奇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  
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貴音奔帝使  
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  
裴虔通謀曰煬帝制左右監門府有今驍果人人欲亡我  
欲言之恐先事受誅先悉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  
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事見上卷  
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  
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







家賊曳至街中斬之陳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  
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  
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  
千牛宇文昂丁翻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  
也蕭琮故梁主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江陽  
扣門援帝與上更有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  
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難乃蘊數日謀及播郎  
竟誤人事播郎虞世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  
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  
背君璽郎氏翻求生何地感尊之懷尊謂自此決矣世  
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及不許號戶黃門侍  
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廝音斯今又建  
策為驍果娶婦事見上卷上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  
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  
不預朝政亦免之通翻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  
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  
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  
攝政闔朝文武咸集通翻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  
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  
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  
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  
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  
臥不食十餘日而卒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唐王之入  
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張季珣死節見上卷上  
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降戶江翻字文化及之亂

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隋制領左右府有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化及殺之兄  
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  
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  
而已仍以兵監守之令力丁翻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  
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乙卯徙秦公世  
民為趙公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  
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  
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  
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  
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  
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  
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  
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  
少詩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  
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字  
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  
又翻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  
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  
皆擬乘輿乘輿翻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彭城  
州為彭城郡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楊帝置折衝郎將正四  
府將軍同使將給使營於禁內營之內為禁內行至顯  
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楊帝制十二衛府每  
武將軍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而置虎牙郎將馬虎牙郎下當有將軍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  
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帥士皆翻何面目  
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  
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恩舊與之帥所將數千人

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神讀曰率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誼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降戶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鐵杖死武康沈法興武康沈法興隋志武康縣屬餘杭郡劉昫曰晉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唐分屬湖州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爲吳興太守又翻聞字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按烏程縣屬吳興郡而云舉兵至烏程者法興傳云大業末法興爲吳興太守東陽城樓世南略其兵名計字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據江表杭比至烏程六萬如此則自東陽至烏程也此必魏翻陳國公寶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音下孟翻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改靈武爲靈州夏四月稽胡寇富平隋志富平縣屬京兆郡杜佑曰稽胡一名步落稽蓋匈奴別種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宜春當作宜春隋志宜春縣屬京兆郡有清水水經注清水出雲陽縣之石門山東流逕黃欽山西北即亮同下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校戶教翻復戰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翻而亦翻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

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還從音翻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水經注三王陵在河南縣西南柏亭東北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東都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新安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隋廢中州改爲新安縣今並置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隋志宜陽縣屬洛陽郡鎮新安而還任音王懷古回翻呂紹宗任環將兵通守櫟陽張長遜櫟陽人隋志京兆無櫟陽縣櫟陽音律式又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瑗九勿翻郝音各翻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可從刊入聲賀咄設謀入寇咄苾音咄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咄苾音咄莫賀咄設許之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開皇初立都水監置使者大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爲于僞翻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武都漢郡西魏置武都郡隋廢之王卽以長遜爲五原太守守式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使使翻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考異曰創業注在三月今從太宗實錄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西師謂建成等之師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夏張愷等參決之劉事始曰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光始建牙必以制日制者其辰在五符以上刻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入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光也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大以旌爲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鑾此名者以押牙爲名至官衙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呼謂既熟難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照翻遣令史取其畫敕通事令史各有錄事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復扶又翻朝直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行樞爲主化及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部士卒亮翻亮翻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怒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亮翻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海孟公據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

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帥讀曰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洛水至鞏入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守式又翻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隋志井陘縣屬恒山郡將即亮翻下實錄曰王君廓帥衆來降同縣音刑帥讀曰率考異曰太宗之險難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與君廓事皆出太宗實錄而不同如此今據高祖實錄稱李密將王君廓降從君廓傳君廓本羣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章寶鄧豹合軍虞鄉劉昫曰虞鄉縣屬東郡後魏分置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史記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僞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重直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扶又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諡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從才用翻祖嚴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璿音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楊帝改荊州爲南郡江陵郡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銑刺史竇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煬帝改欽州爲鬱林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新唐書馮盎傳曰隋仁壽初盎平潮成叛據番禺太守隋亡盎還嶺表據有諸郡蒼梧鬱林梁定州也後改爲南定州平陽漢陽高州爲高涼郡崖州爲珠崖郡番禺爲番禺郡番禺南海郡始興音音應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交趾和爲交趾郡和不從銑遣竇長真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讀曰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高士廉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奈何望風受制於

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  
亮卿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  
至亮卿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  
高祖北齊清河王  
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  
李襲志之子  
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  
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  
民臨三日  
煬帝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  
按李襲志之出其家傳以門地自高耳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  
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  
也  
尉佗事見漢高帝紀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  
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  
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  
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  
煬帝改江州爲九江郡西抵  
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  
此漢川謂漢水以南之漢川郡銑皆有  
之勝兵四十餘萬  
煬帝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  
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榮於冠軍破之  
冠軍軍使使南  
王德仁既殺房彥藻  
事見上李密遣徐世勣  
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  
以德仁爲鄴郡太守  
煬帝改洛州爲武安郡相州爲魏郡  
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  
隋恭帝元年受禪歲在辛丑三主三十八年而  
考異曰創業在此  
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  
隋  
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  
改元武德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大業二年推五運  
爲土德色尚黃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  
奉越王卽皇帝位  
越王卽元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

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  
製直書翻說公私皆卽日大祥  
而追諡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  
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  
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  
隋納言門下省元  
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  
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  
隋初內史省置監令各郭文懿爲  
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  
長知兩制  
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  
突厥官子弟曰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  
特勅當設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  
前一百八十卷隋大業四年引杜佑註九部樂與此不同又考宋祁  
新唐志唐有十部樂有十四國技以八國入十部  
而不明指八國爲何國此亦異同而難考者也時中國人避  
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  
渾高昌諸國皆臣之  
契丹訖訶又音與吐谷渾人聲谷音谷控弦百餘萬帝  
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  
通于季突厥  
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  
使使通于季帝優容  
之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  
四門生合三百餘員  
唐六典國子生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  
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四門生又武官七品已上及侯  
伯子男若庶人子爲後生者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  
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玄注周四郊  
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遺故置於四門諸移與太學同處從之郡縣  
學亦各置生員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  
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  
黃臺公東魏黃臺公  
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  
言司錄寶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  
裴寂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

幹並為黃門侍郎煬帝改定州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

參軍裴晞為尚書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

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按六典員職二十三年進

戶部尚書史家以後來官名書一也焉音馬雖則鄭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

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

舅子也瑗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

玩不可勝紀勝音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當書

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寂仕隋為晉陽宮監之臥內

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無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

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

內史不時宣行隋唐之制凡王言下內史上責其遲瑀對

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

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瑀在隋朝為內史侍

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

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

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又復扶

初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

獨據郡不從是年二月元規遣使數輩諭之使疏皆為

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降拜

鄧州刺史南陽郡復為鄧州封南郡公廢大業律令

頒新格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

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

仰照事見九十一卷晉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

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事見後漢今

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

勿以為嫌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隋安

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

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

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

妃竇氏曰穆皇后瀛州府君昭烈王每歲祀昊天上帝

皇帝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神州地祇神州迎州冀州

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

駒為平原王案白駒蓋先封黃瓜縣公黃瓜蓋拓拔魏所置在

立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

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

柱國博父為龍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

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父奉慈弟子道玄從父

兄子也案癸未薛舉寇涇州復以安定郡為涇州後

名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神所類

為陝州總管義寧初以河南陝州為弘時天下未定凡邊

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乙酉奉隋帝

為鄰國公主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

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

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量音東都聞宇文文化及西

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蓋古盍上疏請說李密與之

合勢拒化及說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雖取未雪

合勢拒化及



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易以疏離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散騎常侍齊敕書賜密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隋信都郡丞東萊郡丞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周明帝二年分長安爲萬年縣與長安並居京城隋十四坊隋煬帝改縣爲縣正等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履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鶴雞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少許詔翻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百戲散樂齊周隋所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朱翻以充妓衣妓樂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行下詔翻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間古翻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省悉翻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治直翻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兼判皆非正官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滑臺滑州治所重直

用王軌爲刑部尙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黎陽又達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將即化及度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淇水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城勳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城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隋書宇文述傳朝莫二朝音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諸葛瞻亮之子蜀乃爲霍禹之惡逆霍禹光之子漢宣親政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真翻邪音耶密謂從者曰從才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塹七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蓋古孟翻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雄武郎將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斛斯政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十年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六典東都東城在宣仁門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尙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鏡吹從才用翻鏡女交翻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饌翻

又士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直以徐世勳為右武侯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門曰承天門曰永通門曰上東門自段達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大興起居侍郎以爲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漢獻帝及西晉已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爲職官列爲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爲卷送付史官按譜志楊帝減內史舍人人員加置起居舍人人員然未有侍即起居侍郎始見於此長知兩職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邪邪音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爲親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如翻使至以後使彼此通懷七政之重周官大司馬以九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委公指揮伐之法正邦國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密軍在洛東都城在西洛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隋志汲郡山自辰達西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中竹仲翻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使就吏翻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通事舍人十戶人以軌爲滑州總管改東郡爲滑州滑州治白馬春秋滑州開皇三年置滑州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江都之難房公蘇威在東郡隨

衆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攢將帥亮翻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樊子善事煬帝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隋志魏縣屬武陽郡時李密改武陽郡爲魏縣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勳以備之乙巳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敗之宣州宣當作宜州丁未梁師都寇靈州復以靈武郡爲靈州宋白曰靈州漢破之義師初起改隋屬揚州將曰軍頭尋改遣使內附西突厥國度設處於會寧隋屬自稱初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西戎使者蓋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爲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吐谷渾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瘡疾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劉文靜以納言爲秦王司馬殷開山殷開山以史部侍郎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少始翻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爲子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城西南陳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新志高祖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





老夫既荷厚禮荷下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朝直冀竭庸虛匡濟國難難下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李密義之臣及王世充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復扶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朝直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相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戊辰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瑗下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爲刑部尚書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宗寶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帥日率使疏吏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晚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復以河間郡爲瀛州宋白曰瀛州漢爲河間國後漢爲樂成國後魏於樂成縣立瀛州取瀛海爲名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豈敗我哉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景城縣隋志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名張玄素爲縣戶曹也先索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號戶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

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玄素乃起史官隋之故官漸就出又饒陽令宋正本隋志饒陽縣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說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樂壽縣屬河間郡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爲樂壽縣按瀛州河間郡時治樂壽宋白曰太和十一年河間郡自樂城移理於今樂壽縣西一里樂壽亭城隋開皇廢郡置瀛州大業廢州爲河間郡樂音洛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起著雍編提格八月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西魏置寧州治定安之寧州唐初折北地之新平三水置而以北地郡為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瑗于各翻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城新志涇州保定縣有折城故城折軌共圖秦隴薛舉父子遣使潛詣涼州復武威郡為涼州宋求立武威為涼州刺史武威帝末張軌為涼州刺史始其為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其弟軌大喜遣其弟懸入貢上以懸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少始照翻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嚴州刺史是年五月王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誘音西叛歸王世充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帥音所擊薛仁果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後周武帝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楊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六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帝之柩取字文化及所留輦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衛守式又翻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今揚州城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義寧元年春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掌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為司徒子翼為選部侍郎李百藥為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李德林歷事齊周隋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邢侯之國邢州宋曰邢州禹貢衛澤之地春秋子也帝之子虞州刺史章義節義寧元年以安邑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所翟讓見一百八十四卷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憚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各委任實亦疎之此敘密致敗之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當丁浪翻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智翻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郭音郭米厚數寸厚音厚為車馬所輻踐輻音勿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近音其無甕甕音翁盜織荆筐淘米洛水十里兩岸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  
天在此故也兩翻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言猶籍而棄之也荀子曰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竊恐一旦米  
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  
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  
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  
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數所角翻將即  
少詩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  
兩翻古丙姓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  
長知兩翻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  
還從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  
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  
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周  
作洛世充假之以作七氣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  
令方丁翻下同爲千僞翻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  
死不讀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故世充簡練  
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幟  
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以張永通宣周公之意故癸  
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通濟渠大業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  
之密召諸將會議亮翻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  
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  
河西出以逼東都傍步世充還還從我且按甲世充再  
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  
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  
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

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  
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  
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少詩兵法曰倍則戰  
沉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譴然欲戰者什  
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亮翻仁基苦爭不能得擊  
地數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瑒曰魏公雖  
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長知兩翻瑒字鼎卿戰士心怠  
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  
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  
追而擊之蔑不勝矣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  
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  
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  
嚴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騎奇  
竹下同中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拔靡被普乃抱行  
儼重騎而還重直龍翻二人共騎一馬爲世充騎所逐刺  
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刺七亦翻槊色角翻捩練兼  
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  
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亮翻密新破宇  
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  
騎潛入北山北山即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  
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  
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  
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爲子各宜勉  
之遲明遲直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

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索山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陳曰已獲李密矣考異曰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

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共相見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與城中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

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世充甲翻將即克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字文化及

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

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丁翻初邴元真爲縣吏坐

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翟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此義寧元年春二月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

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

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

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此必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

據密自度不能支唐徒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江翻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神諱曰

冠古軍中號曰飛將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六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除之彥藻房彥藻也是年二月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史敘元真單雄信事皆言密

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死事見一百八元年十一月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

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飛即克翻諸將皆曰今

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

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又翻伯當抱密號絕飛即克翻衆皆悲泣密復曰又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

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謂自唐公起與之連和雖不陪起兵

然阻東都斷隋歸路管翻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

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漢王與項羽相拒蕭何遣子弟詣軍天下既定論

恨不兄弟俱從從才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

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將帥皇泰主以粲爲楚王甲寅

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宋白曰魏初中分隴右爲秦州因秦初封也與州同理

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數所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士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城人僞以城降

叔夏遣感帥衆赴之日率同己未至城下扣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帥讀曰率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語牛援軍已敗不如早降降戶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呼火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帥讀曰率聲色逾厲叔夏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斬首千餘級上遣從子襄武公琛琛才用翻常卿鄭元璵璵讀曰徐以女妓遺始畢可汗可汗從人翻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特勒從人翻使復扶又翻咄當沒沒讀曰沒癸亥白馬道士傳仁均白馬縣造戊寅曆成唐受克乃遣其將什士政以數百人詐降什姓也姓姓什姓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唐書皆二薛舉遣什士政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類翻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爲煬帝字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

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尤讀曰尤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及智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寶建德數相圖降戶江翻數所角翻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恆讀曰恆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許又化及改元天壽署置百官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史言突厥居唐祖欲以結其心通以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使從人翻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寶融功亦不細寶融以河西歸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處昌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輕直翻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爲李密復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庚辰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副崔民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復扶又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



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榮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冠軍古玩翻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鄧州南陽郡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榮圍南陽南陽郡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降戶江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是年二月遣馬元規今死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將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內外諸軍事之上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史言王世充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裴堅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見上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李密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隋志河南郡武陟縣開皇十六年析武陟縣下同考異曰舊唐書李輔傳云與李厚德來降按以武陟來降者乃育德非厚德也拜陟州刺史新舊志皆云武德二年李厚德以武陟縣東北屬鹿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閔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衆相繼來降帥讀曰率初北海賊帥恭公順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爲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劉蘭成蓋則因稱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爲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亮翻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爲書佐間古莫翻蘭成得衆心必爲

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謀欲奉以爲主固辭乃以爲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抄楚交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街翻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抄楚交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十餘頭及樵牧者而去畜許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度使洛翻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衆少悔不窮追少計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將即亮翻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降戶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臧君相則因稱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之日率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爲子君相今去此尙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亮翻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擔丁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燒器亦負也詐爲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號戶告翻及

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更號持更之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考異曰舊書作劉蘭云頻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泉與羣盜相應賊其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李宗黨歸之革命記序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官翻由其事頗詳今從之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降戶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按新書襲譽傳仕隋爲軍府司兵考之隋志冠軍將軍說西京留守陰世師又翻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說輸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爲太府少卿襲譽籍於宗正襲譽之先亦出於隴西故附之屬籍以襲譽親之宗正寺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乙未附襲志之弟也李襲志時丙申朱粲寇湖州湖州在吳興縣常卿鄭元璫帥步騎一萬擊之璫王璫子璫是月納言竇抗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卽皇帝位改元安樂樂音洛考異曰按軌傳云軌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李密既敗王軌來薛仁果之爲太子也去年秋七月薛舉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也沮在呂翻意沮翻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

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將即亮翻下同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誘音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度徒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遲直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陳讀曰陣下同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幾居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帥讀曰率驍騎奇羅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奇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世民曰仁果已振臂如破竹勢復言世民寶氏之出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渾幹亮翻渾幹將渾戶昆翻姓渾其夫唐渾城祖渾邪王吐谷渾後爲渾其音戶本翻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造七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幸子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易政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折當作折音思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

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翟其伯嗣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葛翻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時親王府有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史補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此豈獨相表服之哉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州刺史曹魏末置員外散騎常侍散丞置副騎前騎暮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又翻士民安之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帝建安中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及二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勳書傳世勳勸之早降世勳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陽翟縣屬鄴郡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李密建國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神通時安撫山東上聞世勳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勳意上乃嘆曰徐世勳不肯德不邀功孝恪為宋州刺史復以梁郡為宋州也使與世勳經略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官更也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反後始作蒲叛行軍總管趙慈景尙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常達帛三百段賞其不屈也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匹贈劉感平原郡公諡忠壯以其死撲殺件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因薛仁果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先是劉文靜殷開山皆以淺水原之敗除名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事見鬱鬱不樂樂音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六典光祿卿之職掌饌其羞量其會約以供焉故當進食朝直進饌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快兩翻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密封海公襄陽公在羅口襄陽公宋知為羅密將密相持為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顏師古曰地芥言易而必得也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獪好反好呼到翻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萬箭射蒿中耳高祖蕭之屬叢生於地人皆賜其無用則蕭為箭射之蒿中言其無用而不足惜也北齊源文宗曰國家現淮南同於蒿箭蕭蕭之言而亦翻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



許之命密及閨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上呼李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間古密閨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考異曰高祖實錄未幾令密收集餘衆以圖洛陽密言於高祖曰臣入朝日淺不願建難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信願得陛下腹心左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於人終無疑阻但有金國利人即當專決今從蒲山公傳有大鳥五集于樂壽樂音洛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隋志宗城縣屬宗仁壽元年改焉建德帝諱也景城縣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隋改越州爲會稽郡禹平水土錫玄圭告厥成功蓋堯錫之也宋正本等引爲天瑞以請建德改國號曰夏建德初稱長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考異曰革命記云須拔衆散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隋志深澤縣屬冀州魏刀兒曰以界內水澤深廣名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江翻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附錄時稜塔崔履行逼之孫也崔暹事齊高氏父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鬪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布翻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衣於既醮衰絰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自古以來信妖人之者若高祖李守貞之徒是也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

之以爲內史令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使疏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復以河東郡爲蒲州河北諸府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曷娑那可汗自宇文文化及所來降隋高祖帝以曷娑那可汗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堯君素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元義九月屈突通留堯君素守河東呂紹宗攻之不克以韋義節代之又不克武德元年九月以獨孤懷恩代之仍不下時外國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爲子君素不從考異曰高祖實錄今字文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考異曰今從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希又許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隋書堯君素傳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屬之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晉王君素以左右從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孟翻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附錄時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解人之復乘城拒守復按又翻獨孤懷恩引兵圍之丁丑

隋襄平太守鄧曷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曷為營  
州總管隋置襄平郡城在遼西郡柳城縣界北平郡即平州  
盧龍之地時復以遼西郡為營州守式又翻曷工老翻

辛巳太常卿鄭元璵擊朱粲於商州破之復以上落  
郡為商州

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使使更翻為子  
偽翻隨力端翻寶建德高

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

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

議者斬沮在  
呂翻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

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隋大  
業初

均世雄之子也薛世雄死見一百八  
薛萬  
武德元年二月降舊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

車騎將軍武安縣公唐制上柱國郡公皆正一品縣公從二品  
奇寄翻寶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

州率下同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

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羸倫為翻背蒲  
然翻陳讀曰陣彼必度水擊

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蔑

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

霍堡蓋世翻霍氏宗黨梁堡以自固因以為名  
雍奴漢古縣唐志屬幽州天寶改為武清縣藝復邀擊敗之

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樂音  
洛

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為司馬隋通直謁者蓋有  
司朝謁者通事謁者

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長知兩翻  
幾居登翻兄大雅

時為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黃門侍郎居門下省謁  
之東省中書侍郎居居  
中

故曰對居近密時人榮之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

歸義王厥九勿翻娑素那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

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乙酉車駕幸

周氏陂過故墅水經注自渠尾入樂陽而東南注于渭故渠逕  
漢丞相周勃家南家北有周氏曲即周氏陂也  
周氏曲渠又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周氏曲即周氏陂也  
在高陵縣界故墅在高陵縣西十里店上舊所居也武德六年名龍

宮初光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舉  
光姓也及薛仁

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企音格  
樂音格帥其眾數

千叛入南山出漢川諸谷出漢川漢川即漢中  
帥讀曰率此自長安南山所過殺掠武

侯大將軍龐玉擊之為企地所敗行至始州  
漢州

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

王世充帥眾三萬圍穀州新安縣後周置中州及東河縣  
尋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

史任瓊拒却之古回翻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

留華州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自漢以來為鄭縣後魏置東雍州  
及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開皇初州廢大業初郡廢為縣

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

長知兩翻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勞  
力

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騎音奇  
翻

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

我還復復又翻  
復復又翻天子鄉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謬行矣吾

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開皇十六年分關中  
陝西四十五里在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建熊州

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開皇初郡廢為縣

南郡義寧二年破段達置宜陽郡武德元年置熊州

州杜佑曰熊州今武德元年置熊州

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





王改元始興考異曰寶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亦如之宋庠紀

年通譜武德元年開道年號始興云出都漁陽懷戎沙門高

曇晟懷戎縣僧也後漢之潘陽屬上谷郡北齊改為因縣令設

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

及鎮將亮翻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

釋氏以人之性識根業各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爲齊

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之使疏吏翻居數月襲殺曇晟

悉并其衆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

史李素立諫曰六典監察御史蓋取秦監御史以名官晉孝

武太元中創置檢校御史後周秋官府有司憲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客書

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

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

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

雍州司戶雍州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

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杜佑曰唐侍御史之職素立義深之曾孫

也李素深通郡著述事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散

奇翻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

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子野魯樂師襄唯齊末

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鑑

齊使主亡國亦此之由詩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

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

曳組趨翔廊廟古翻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

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陳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

出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仲翻今高祖曰

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

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爲誠哉李

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

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

仁有隙其後安脩仁兄弟歸軌以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

爲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殺之

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

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

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忍翻召羣臣議之曹珍等

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

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謝統師等爲軌所執見一百密

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詬苦百姓餓者自

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

可散之以飼羸弱羸倫爲翻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

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爲李軌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三起唐高祖開元正月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朝直通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安陽縣屬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鎮周安陽人南兵始至東都義寧元年七月遣王隆會兵東都今始至少始照翻王世充專摠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聞然聞苦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省悉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施式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機正四品從與虞部郎楊恭慎恭慎主簿孫師孝師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

識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說唐高祖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新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達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達宇文化及攻魏州魏州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藏舉州來降魏徵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聊城德四年分爲博州武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甲子以陳叔達為納言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朱粲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朱粲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噉過於人但使佗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顏愍楚所吸愍楚之推之子也高齊之季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率下同淮安土豪楊士



林田瓚起兵攻粲後魏東荆州於此陽西魏改為淮州梁置淮安縣相繼改淮安郡日縣北開平氏諸州皆應之與戰于淮源水經注淮水出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山南有淮源廟氏始於大復山行大敗帥餘衆數千奔菊潭舊曰縣開皇初改焉時屬鄧州山有菊人飲其水多壽故以名士林家世蠻酋舊曰縣開皇初改焉時屬鄧州山有菊人飲其水多壽故以名既逐朱粲已已鷹揚府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教戶既逐朱粲已已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摠管盧江王瑗請降大業改隋初王世充既殺元盧元盧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七月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禁中還家大吐橫尸于孟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復扶又翻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智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東都皇城南面二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承寧與教之內曰會昌其北曰顯福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新居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諡曰忠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梁陳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所出歲輸絹二匹綾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匹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遇五十日調徒鈞調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斂戶孟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

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張俟德至涼去年八月遣張俟德冊拜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從才用今軌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封爵可乎呂龜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復扶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管事魏故事蕭管事魏事見一百六十卷梁元帝承聖二年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尙書左丞鄧曉入見見賢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五年吐谷渾入聲谷音洛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騎奇音翻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致贊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還從官翻又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復扶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煬帝崩於江都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爲後太宗立順以統吐谷渾閏月朱粲遣使請降江翻詔以粲爲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字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誘羊久翻賊帥所與共守聊城寶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字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趣七倫翻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降戶江翻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勢到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

下之爲功甚易夫音扶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

通怒囚世幹於軍中去年十月遣神通安撫山東書崔既而

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濟北郡齊州化及軍稍振遂復

拒戰復扶又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

先登時復以清河郡爲貝州宋白曰貝州清河郡春秋爲晉東陽之

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諸苦遂

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

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

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

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氏斯撫存

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

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梟首以檻

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爲美改邢州

依曰邢州古邢國治龍岡縣秦爲信都項羽改襄國隋改龍岡

美曰隋書云載之河間斬之唐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城德

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南爲隋守建德因其通兵

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軍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

并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

不負夏王夏戶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

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

衣紈綺將士亮翻噉使覺翻又使所役婢妾纔十許人

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

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裴矩兵部侍郎崔君肅爲

侍中君肅考異曰革命記作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百官

裴少府奉官至北齊不置少府以其屬官併太府寺隋煬帝大業三

年始分太府爲少府監置監少監其後改監爲令少監爲少令少監

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六典左右司郎中前代不置煬帝

一人掌部省之職品同諸曹郎從五品司馬彭續漢書云尚書丞一

置左右丞各一人丞者承也言丞助令僕總理臺事也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

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歐陽詢見一百七十一卷陳自餘隨

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

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

各縱遣任其所之近其新又與王世充結好到呼遣

使奉表於隋皇泰主史稱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

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

律令爲于儀制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甲辰上

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加求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詔亡天下朕卽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榮

使疏初上爲隋殿內少監少監宇文士及爲尚書奉

御隋尚書局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

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環金

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濟北徵督軍

糧以觀其變謂輸送化及稱帝立士及爲蜀王化及

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降戶時士及妹爲昭儀

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詔巧不忠

深誚責之誚才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

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

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梁置宜州於夷陵郡西

陝州宋曰曰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故名隋煬帝改爲夷陵郡改

安州爲安陸郡黔州爲黔安郡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改





會始畢卒。考異曰高祖實錄六月己酉始畢可

子什鉢茲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

羅可汗。處昌昌羅以什鉢茲為尼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

幣使於突厥。使至豐州。復以五原郡為豐州。豐州漢朔方

開皇五年置豐州。因鎮為名。大業廢。唐復置。永豐鎮。隋

復為州。大元以豐州置天德軍節度。屬大同府。唐初始畢卒。敕

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

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賄。附貨財曰賄。音突厥

乃還。又如字。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

擊走之。長史司馬長知兩縣。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

史史萬寶戰不利。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

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

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文登縣屬東萊郡。平陸縣屬東

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

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

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又中竹仲翻。今九州之地未清

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

也。長史章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

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扶音。太史令樂德融曰。昔

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

尺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晉天文志自參十二度至

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外兵曹隋

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

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曹復固諫。復扶。世充怒。出為

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長如。乃使段達等

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

密。已拜太尉。事見去年九月十月。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

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

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

摠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初

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

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為化于偽翻。下同。寶建德克聊

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勅命苦戰。傷瘡至

此乎。善果大慚。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

不為禮。乃奔相州。亮翻。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

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善字又上

復以元吉為并州摠管。復扶。戊子。淮南五州皆遣

使來降。使降。江翻。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壬辰。營州

摠管鄧曷擊高開道。敗之。高古浩翻。甲午。王世充遣

其將高毗寇義州。新志武德元年以衡州之及新鄉置

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開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

代隋為天子。相息亮翻。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

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

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

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

威年老。不任朝謁。任音。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

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玩翻。及受殊禮之日。扶

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嶺在榆次縣北。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嘗寇，奇奇翻。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少詩，沼翻。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州漢古縣也。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是年二月，段確以前散騎常侍蓋命之散，悉。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好呼到翻，噉使盡。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瘠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朝直通翻，復扶又。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爲龍驤大將軍，將思。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長知兩翻，衡水縣屬冀州，北漢。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禰乃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言嚴。或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朝直通翻，長知兩翻。侯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謂去年十月，蔡中微髮之誓也。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憚、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憚於粉翻。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術所翻，下詔以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戶江翻，下同。詔以王薄爲齊州摠管。齊州治歷城，縣古歷下城也。漢爲歷城縣，劉宋僞立冀州於此，魏爲齊南郡，隋立齊州，唐復隋。

初之，伏德爲濟州摠管。鄭虔符爲青州摠管。慕容順爲淮州摠管。齊書：慕容順，字禮，齊武帝時，封淮州刺史，後封齊王。齊書：慕容順，字禮，齊武帝時，封淮州刺史，後封齊王。起北海，新志云：是年分青州之北海管，下密置諸州，蓋以王孝公順爲淮州摠管。淮當作離。宋曰：離州，取界內離水爲名。王孝師爲滄州摠管。漢置勃海郡，理浮陽，後魏置滄州。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舊志：新樂，古鮮虞子國，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西鄉，呼爲西樂城，後曰新樂，音洛。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丁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爲揚州摠管。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興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史。內史，下書。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憚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少吏部，即少卿。鄭頴爲御史大夫。頴，世憚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士，後世充就其家行束脩禮，論語：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子曰：束脩，以上也。十脩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德明取之，服巴豆散，臥稱病，人散悉但翻。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陸德明，通孔。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歷衢市，亦不清道。天子清道而後行，奇奇翻。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語，牛翻。昔時天子深居九重，龍，重直在。下事情無由聞徹。徹，徹翻。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

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朝直遙翻下同。坐徂臥翻。宜各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新志濟源



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為太子虎賁郎將  
梁德擊斬龍兒即亮至是季真與第六兒復舉兵  
為亂又翻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  
真自稱突利可汗可汗音寒以六兒為拓定王六兒遣  
使請降降戶詔以爲嵐州摠管壬午以秦王世民為左武候大將軍使持節涼甘  
等九州諸軍事涼州摠管九州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其太  
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陝東唐書所據之地也遺黃  
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平遙唐書所據之地也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隋書陳茂傳政歸唐卒於東州不言死於山東通鑑當是時  
錄諸書但言山東無梁州武言又先為梁州摠管後安撫山東而  
死也陳茂事隋文帝典機密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  
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  
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隋書溫有直長知兩朝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  
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又翻扶  
于為翻下同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  
及家奴梁百年既不能殺今不應殺之也百餘欲  
往者之言未應至此謂世充有復子明時之言百年欲  
為啓陳為子世憚不許又請與皇太后辭訣亦不許  
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  
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終於賜葬又於世充  
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憚為太傅領尚書  
令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滄州隋之渤海郡初易州賊帥

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易州上谷郡宋白曰易  
下是為上谷郡漢置涿郡今州即涿郡故安縣地屬今  
遠城縣所理英雄城移南營州唐燕之侯景仍改名易州取州南易  
水為名帥刀兒為竇建德所滅建德元年十一月金剛救之戰  
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  
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遺于  
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  
晉陽南向爭天下說輸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并州將人將同丁未武周進逼介  
州義寧元年以介休平遙置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  
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摠管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新志介休縣  
即亮數以輕兵挑戰挑音角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  
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  
寶誼仲文皆為所虜考寶誼仲文皆寶誼仲文補次寶  
將兵擊武周又翻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  
喪同六勿翻使疏更翻下上舉哀于長樂門六典長安宮城南  
喪同可從入聲汗音寒上舉哀于長樂門面三門中曰承天  
永安樂音洛廢朝三日通直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  
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處羅  
附音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  
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摠管晉州曹魏之平陽郡後魏  
中改為唐州建義元年又改為晉州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  
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  
名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  
岐州道為平道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驍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  
為折威軍寧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以車騎府統之  
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即亮翻下同督

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海岱賊帥

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言徐圓朗時據數州東至海西至拜

兗州摠管兗州隋之魯郡馬真之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封城

封魯國公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

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帥讀曰先先是士信從李密

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先悉世充厚禮之與同寢

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

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

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使讀曰

到廩食其所部食詳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摠管陝

再翻宋曰陝州即周二伯分陝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

辯新志臨潼縣屬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

降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

大破之俘斬且盡任音士瓌甲申行軍摠管劉弘基遣

其將種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種音毀其河橋而還

又如字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

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

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帝見一百八十一卷

何翻朝直遙翻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

東至金山按開元中以西州爲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西至海

此西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龜茲音

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

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石國

折城唐時大宛北鄰也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

監之督其征賦監工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

退唐初改西河郡爲浩州漢于闐縣八月丁酉鄯公薨鄯公諡曰隋恭

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史稱寶建德將兵十餘萬

趣洛州洛州隋之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

建德兵至洛州城下洛州隋之同洛音名帥讀曰李下同相息亮翻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

敗補異曰寶建德陷洛州摠管袁子幹降之丁未寶建德陷洛州摠管袁子幹降之

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梁師都與突厥合數

千騎寇延州延州隋之延安郡行軍摠管段德操兵少

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

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

幟掩擊其後少詩師都相與戰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

破其魏州魏州隋之魏郡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

先之子也段孝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

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

規取巴蜀將即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

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夷陵縣吳之西陵世謂之步

隋之峽州本治下牢戌在步蘭壘西南二十八里水經江水逕夷陵

縣南又東逕流頭灘是嶺黃牛山之黃牛灘而後逕西陵峽出峽

東南流而後逕步蘭壘此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

門城安蜀城在公安縣界荆州西南要地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

夔州經略夔州在夔州界荆州西南要地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

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

不以明詔而陰敕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爲子己巳

寶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珣相息亮翻下考異曰寶建德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

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

非之數侵侮寂數所角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

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  
首家數有妖奇詭之說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  
刀爲厭勝厭勝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  
上靜上以文靜屬吏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  
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長史今寂爲  
僕射據甲第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  
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缺望因  
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  
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  
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事見一百八十八  
及克京城任遇縣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力  
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  
復驕險復驕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  
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卒用寂言唐曆等皆以文靜之死由裴寂今  
裴寂錄此年六月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爲  
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靜死才七日此時不當在京師實錄曰高祖  
低回者久之蓋寂未行時先有此言未文靜及文起坐死籍  
沒其家沈法興既克毗陵克毗陵見一百八十八謂江淮  
之南指擣可定唐同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  
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卽斬之由是其  
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  
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  
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將即亮翻下同數及伏威法興  
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  
軍楊子相去數十里舊志清流縣屬全椒縣地梁置南譙州居  
州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故城徙治於新昌郡城今滁州治清流縣  
是也隋志江都郡江陽縣有江都宮楊子宮唐永淳元年始分江  
都縣置楊子縣今真州治其地宋白曰清流縣因子通納言毛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  
復遣兵襲綸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  
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  
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卽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  
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丹陽郡隋初之將州  
戶江都子通以爲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  
爲淮南安撫大使和州摠管和州漢縣屬揚州地九江都尉  
裴寂至介休介休漢古縣因介子推宋金剛據城拒之寂  
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  
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  
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  
刺史劉贍拒之浩州隋之西河郡先李仲文引兵就之與  
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  
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又復扶  
裴寂上表謝罪上時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  
之敗敗落不偶以至於此裴寂敗後索原之敗劉武周進逼并州  
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賞罰取臣上下其手矣劉武周進逼并州  
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  
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  
安給漢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士豪薛  
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  
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寶誼字文散輔之今許晉陽  
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字文散  
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寶誼曾無規  
諫又掩覆之寶誼又翻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誼之罪  
也散諫王不悅尋皆聞奏事見上三月乃忠臣也豈可



殺哉明日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  
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  
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  
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  
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西突厥曷  
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  
使請殺之漢九勿翻可後刊入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  
而不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  
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  
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禮部尙  
書李綱領太子詹事漢書百官表詹事掌太子家內  
太子正宮尹隋復置詹事唐流東宮三寺下率府之政令太子  
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近甘肅翻疾秦  
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  
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取爲朕尙書邪邪音耶且  
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  
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爲  
石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  
辱東朝乎人言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  
輔吾兒戊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少保  
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又便扶  
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尙書仍爲少保淮安王神  
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使撫

疏史翻宋曰趙州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即此地後魏置趙郡隋  
大業初置趙州考異曰實錄今年三月建德陷趙州此又云陷趙  
州蓋重復或三月是貝州唐統  
紀唯有九月陷趙州今從之執摠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  
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  
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爲千彼堅守不下乃  
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  
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  
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將帥亮翻  
大王之意以爲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乙未梁  
師都復寇延州復扶又翻考異曰太宗實錄云經數月師都  
今從高  
祖實錄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  
騎遁去奇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平原郡公鄜州  
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  
鄜州唐爲鄜州鄜音膚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摠管楊恭  
仁納言賜幽州摠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國  
公進封郡王唐制國公食邑三千戶郡  
王食邑五千戶皆從一品燕因周翻辛丑李藝破竇建  
德於衡水衡水縣屬冀州朱曰衡水縣本  
唐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癸卯以左武  
候大將軍龐玉爲梁州摠管時集州獠反武德元  
年  
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  
者皆鄰里親黨唐書李德裕  
獠者爲獠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  
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  
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  
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前所獲獠  
謂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劉武周將宋金剛進  
攻澧州陷之澧州唐武德四年以澧州之黃城嶺置澧州  
州西澧水而名將帥亮翻下同澧古外翻軍勢甚  
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

11100

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

元年曰廣州又義寧元年以蒲州之汾陰龍門置汾陰郡武德元年曰泰州使疏吏翻趣讀曰促積聚上于賜翻下慈喻翻今人多讀如子非已考夏冬也

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

夏都安邑城在縣北十五里蓋以此名縣夏五狄討之爲所收賜補召永安王孝

基獨孤懷恩陟州摠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

討之陝先冉翻將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

相應去年十二月隋煬帝君薨死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

助麥女止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

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貴恨上時願

假臣精兵三萬必冀乎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

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

三看宮以送之化翻寶建德弓兵趣衛州衛州漢汲縣地東魏

陣城郡縣道記武王伐紂於此列陣因名建德每行軍常爲二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

許趣七喻翻重直用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黎陽

李<sub>世勣</sub>遣<sub>騎將</sub>丘<sub>孝剛</sub>將<sub>三百騎</sub>偵<sub>之</sub>。

孝岡駢勇善馬梨駢堅韌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

還攻黎陽克之考異曰實錄黎陽陷在十一月虜佳安王

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

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

聞黎陽陷亦降翻降戶下同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宇文弼易曉堅克翻考異曰革命記使與其將高維寶守所

軍臣兮秀陽鄉按是時新鄉屬王世充使劉黑闥守之世勣既

無成無聞者從學書 中以上之畫一陸氣全致 上委

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

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

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卽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

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

有博縣故此云下故縣在今縣南二十里今縣後魏移於衡水北俗

待以客禮。行軍摠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

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師讀曰率還從宣翻壬戌土信拔青

城堡蓋因青城宮爲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

則遣使犇之汴州古大梁地戰國時爲魏都漢爲陳留郡東魏爲

具立仁臣之梁州後周改汴州以城臨汴水因以爲名宋曰汴  
州春秋爲東國之焦邑漢爲譙郡後周武帝以德教爲  
置亳州遂取古南亳之名以名州將仲亭用使疏明

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侯端至黎陽是年四月

李<sub>世勣</sub>發兵送之自<sub>澶淵</sub>濟河隋開皇十六年置澶淵縣時屬

市連翻傳揚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

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

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歔謂曰

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委棄

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

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

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劔武衆抱持

之乃復同進。復扶又翻潛行五日餒死及爲賊所擊奔潰。

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螢豆生食之。

勞費刀翻站未食才嘗商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智翻

用使才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  
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爲于偽世充遣  
使召端解衣遺之使疏吏翻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  
公尙書少吏部少始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  
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  
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  
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從者墜崖溺  
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才用翻下其存者鬢髮禿  
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  
上復以爲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所獲  
楚之不屈竟得還即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王  
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毫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  
使求救使疏吏翻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  
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讀曰率騎奇至襄城  
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  
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  
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甲子  
上祠華山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岳祠華戶化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起唐高祖開元十一月至唐肅宗至德二年二月止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武周復秦

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栢壁在龍門二十里正平縣西南

入城堡徵斂無所得斂力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

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此豈可以聲言乎自近

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孔千日民

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

輕騎規敵師讀曰率騎皆四散世民獨與

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

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史言

上時掌騎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

驍將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武藝過人射而亦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

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

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世充聞二月王世充多所

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黑闥少

驍勇狡獪唐志貝州漳南縣東界魏縣地後魏省東陽縣開皇

八年改為漳南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少時黑闥擊亮翻倉古外翻與竇建德善後為事

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

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唐志開分設獲嘉

勤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常

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規視虛實黑闥往

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問古見翻十二月庚申上獵

于華山華山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呂崇茂

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

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

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

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

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朝直遙翻裴補既而

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滄州滄州秦王

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

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

騎援王行本於蒲反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

間道夜趨安邑安邑古縣時屬虞州將即邀擊大破之敬

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

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

衝其心腹汾隰隴東西河之郡之地也孫曰汾州本隴西河

唐志

唐志

唐志

唐志

唐志

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

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

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隋置曹州於濟陰戴州於成武大業初廢二州併為濟陰郡大業亂

復為州復扶又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王世充鄭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臨徐克王

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考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

戰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

降降戶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蒲州治蒲反宋曰蒲州漢

為漢魏郡後魏改為蒲州秦王世民輕騎

謁上於蒲州翻奇寄宋金剛圍絳州絳州治癸巳上還

長安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

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

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

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此即河陽中傳城

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津此即河陽中傳城

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

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

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

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

殺之飲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

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

有獸醫游水得免獸醫以能醫牛馬從軍至南岸告曹旦

日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

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

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日率商胡復引精兵二

千又復扶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

不及而還又復扶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

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通直其父何罪

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武德

洛州復扶又翻下二月庚子上幸華陰華陰劉武

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二縣皆屬潞州宋曰潞州春

立潞州為名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

王行敏助之河東縣屬潞州即蒲反也隋開皇十六行敏與

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

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壬子開州蠻冉肇

則陷通州舊志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盛山漢巴東郡之通

萬州武德元年改開州通州後集縣地梁置萬州元魏改通州

為通川郡武德元年復為通州孫儒曰通州本漢宕渠縣內有地萬

餘頃因名為萬州後魏以萬州居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

攻呂崇茂於夏縣夏縣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

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謂所角懷

恩由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

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周明帝后隋文帝后及上遂與

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沒於尉遲

敬德尉遲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



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

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

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

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

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

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

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

至即執以屬吏

寶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洛州勸課農桑境內

無盜商旅野宿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

王

悉以配之有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州

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改納言為侍

郎封德彝為中書令

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

月相繼

長就戮

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

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

窘

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八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致者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

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

州營田使

者喜若登仙

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

公張綸

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擊斬之

擊蕭銑東平王閼提斬之

擊蕭銑

隸焉

之

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士信刺立應墜馬

救之得免

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為行臺尚

書令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

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揔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復扶又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沮在呂翻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亮翻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亮翻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亮翻丙辰陝州趣介休介休介州治所金剛尚有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陳讀曰陣南北七里世民遣揔管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帥讀曰率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張難堡蓋人姓名浩州行軍揔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尉遲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任首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永安漢中陽縣也後魏更名時屬浩州雀鼠谷在永安縣界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將帥亮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秦王之破劉武周宋金剛與薛仁果宗羅喉方略一也復扶又翻走音麥下同厥力勿翻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降戶唐儉封府庫

以待世民唐儉與于筠同被禽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金剛本起於上谷幾居豈翻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年去五月劉六兒降今年三月季真降而實附金剛武周今皆誅死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讀突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宣翻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厥九勿翻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庚申懷州揔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新志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德以濟源縣來降置西濟州曰西者以別濟北之濟州濟于禮翻熊州行軍揔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辛酉王世充陷鄧州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唐御府蓋屬內侍省內府局六納名數凡朝會五品已上賜綳反雜錄金銀器於殿庭者並供之今使各稱力自取繒帛繒慈陵翻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使讀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恩反讀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此言武周未死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謂馬邑詔仲文檢校并州揔管檢校官五月寶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玩翻諸將疾之將帥亮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初尉遲

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

夏州刺史蓋以夏縣為夏州使疏吏使圖敬德事泄敬德

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又復扶秦王世

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考異曰高祖實錄

殺叔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帝曰平薛舉之初不

悉斬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今不取辛卯秦王

世民至長安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

於王世充原九勿翻且求昏世充以宗女妻之妻七并

與之互市六月壬辰詔以和州摠管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摠管江淮以南諸軍

事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

封吳王賜姓李氏使疏吏以輔公祐為行臺左僕射

封舒國公石音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

魯王元亨為鄴王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

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

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考異曰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

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

摠管長知兩翻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

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原九勿翻

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

守白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石嶺關在代州杜佑曰

皆集洛陽其險固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

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時命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上謂通

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

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元見一百八十四卷當

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焉

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

數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

世充潞州摠管李襲譽邀擊敗之使疏吏虜牛羊萬

計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可朱渾虜三字姓告并

州摠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

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

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暨廢并州摠管府實與徵仲文

入朝朝直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九城志新安在洛州西七

丙戌至新安蓋據秦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襄陽荆

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憚檢校南城

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

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

內皇宮在皇城之北以地望準之南城蓋在皇城之東城之

儀城蓋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則含嘉城在皇城之南端門之外曜

儀城蓋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則含嘉城在皇城之南端門之外曜

粉都世充自將戰兵將即亮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

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

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跋野虜復姓

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梁師都引

突厥稽胡兵入寇原九行軍摠管段德操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

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覘世充又丑猝與之

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考異曰太宗實錄

兵三萬來拒戰太宗帥輕騎挑之眾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

射皆應弦而倒其大將燕順賊乃退舊書太宗紀云太宗命左右

先鋒獨留後殿世充將眾圍太宗太宗命左右

幾為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順軍雄信傳



云太宗國過東都雄信出軍拒戰獲槍而至及太宗餘世動何止  
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被劉餗小說英公勳  
與海陵王元吉國洛陽元吉特力每親行國王世充召雄信酌以  
金樽雄信盡飲而止雄信乃止胡笑曰胡兒不嫁你且竟書蓋承此  
致誤耳雄信若如是秦王則取之尤切安肯惶懼而退借如小說所  
云雄信既受世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肯以勳故而世民左右馳  
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燕因肩翻考異曰高祖實錄作  
從河洛記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又翻軍不復  
識欲拒之又翻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  
五萬進軍慈澗師讀曰率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  
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之  
道元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謂  
之伊闕春秋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即此傳載東都賦  
後武后居東都數遊龍門正此地也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  
圍河內上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管細懷  
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  
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  
以州城來降唐貞觀十八年併入昌樂縣屬魏州有音于軌翻降  
下江翻八月丁酉南寧西蠻蠻遣使入貢初隋末  
蠻酋蠻貊反誅諸子沒為官奴奔其地蠻貊見一百七  
開皇十七年十八年帝即位以翫子弘達為昆州刺史新  
使就吏翻蠻酋由翻帝即位以翫子弘達為昆州刺史新  
昆州本隋置南寧秦城等縣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  
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己亥寶建德共  
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新志衛州其城縣武德元  
降李世勳取衛州故其州亦附建德唐綱  
當是共城縣令也共讓曰恭降戶江翻鄧州土豪執王世  
充所署刺史來降是年五月王癸卯梁師都石堡留  
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此石堡蓋在夏州東非開元天寶間  
下同率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  
洛城克之以舟師自懷州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

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將即亮翻斷丁管翻世充使太  
子女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考異曰軍命記作公卿  
今從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  
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今世以郊天齋宿大次為青城宮其  
城西北按六典洛城西禁苑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洛水支渠  
洛二水會于其間中有合璧臺微宿羽青城等十一宮陳讀曰陣  
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  
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  
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  
為于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  
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好呼至暮各引兵還上遣  
使與寶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  
其外郭下其堡聚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  
池來降以為林州總管慶州華池縣西魏之州也後周州  
戶江翻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  
五州來降是年六月田瓚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世  
使王弘烈鎮襄陽自襄陽至洛陽出南陽鄧州既屬唐南陽之路不  
可由矣則自顯州出蔡汝以至洛陽今又降唐故襄陽聲問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漢甘泉宮在京北諸泉縣史萬寶自  
宮或者以顯仁宮為甘泉宮也泉恐當作棠丁丑秦王世民  
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新志洛州魏氏縣東  
環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  
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隋志梁州管城縣舊曰中牟  
管州治所梁州管城縣舊曰中牟  
衡許羅漢掠唐境先志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  
到卿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  
也少詩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

穎尉七州來降

王世充善戰州於雍上夏州於陽夏陳州於陳上隨州無所考意滑州之誤也許州於長社

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

郡縣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

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尉相息亮翻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

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風九勿翻今既

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

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邪音遽命釋之引

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

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

地騎奇密翻下同行視地登魏宣武陵魏宣武陵曰景陵在北

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

民所角翻世充兵稍却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故翻

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

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

略陳智曰陳下同冠古玩翻考異曰實錄丙戌太宗與世充相遇

之是日從德於輸粟世充引步騎數萬來戰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

則雄信墜馬與太宗出圍更帥騎兵交戰擒陳智略據擒智略則宣

到日河洛記在二十一日今從之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

六千排稍言執排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

也賜敬德金銀一篋篋音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

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

敵稍返刺之亦翻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

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

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去者呂翻秦王世

民問敬德曰奪稍與避稍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

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操七敬德

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數異內甚恥之刀翻叛胡

陷嵐州嵐州初王世充以邳元真為滑州行臺僕

射濮州刺史杜才幹隋志東平鄆城縣舊置濮州開皇十

平蓋李密復置李密故將也六年置濮州大業初廢州以鄆城縣屬京

州也漢博木翻李密故將也元真恨元真叛密數密事見一

元年詐以其衆降之降戶江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

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坐翻執而數之曰數所具翻汝本

庸才魏公置汝元僚謂李密以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

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分扶遂斬之遣人齎其

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突厥莫賀咄

設寇涼州揔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厥九勿翻掠

男女數千人而去丙戌以田瓚為顯州揔管賜爵

蔡國公早翻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

來降甲辰行軍揔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

之水經注數水自新安縣東流逕千秋亭又東逕雍谷溪迴曲繁結

石路阻峻故亦有硤石之稱考異曰河洛記作硤山堡今從實

錢士信又圍千金堡此於古千金場築堡也水經注數水逕周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堡中人罵之士信夜

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

都來歸羅揔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

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

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伺相寶建德

之圍幽州也是年五月建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

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帥讀

騎奇密翻使疏戊申以開道為蔚州揔管蔚州隋屬門郡之

吏翻降下江翻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





韜入自幽州可從列入聲汗音寒吳與安丹本皆東胡種保烏九

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茲也吐蕃漢書突厥傳云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茲也

州以居楊政道楊政道時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

國賴隋得立事見一百七十八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

卒恤義成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

賀咄設更工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

喪使疏上禮之如始畢之喪去年四月戊子安撫大

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南漳縣後周置沮州

是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考異曰竇建德在十二

州以報之唐州治獲嘉此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

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使疏史記考異曰

亦自遣使求救於建德云夏王或率領軍師來相救援王取東都河

洛之地北收并汾南盡楊越未乃取京師蒲絳以西通蜀荆襄之境

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

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

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疆鄭弱執必不支鄭亡則

夏不能獨立矣說論內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

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

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

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

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

答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州

德軍於龍火城破之燕因辛丑王世充隨州摠管

徐毅舉州降建東郡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

荆門鎮拔之荆門在荆紹所部與梁鄭鄰接州北境接

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又蕭銑

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

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臣事以高祖殺功

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

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漢書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

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史言蕭王世充遣其兄子

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長知突

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是年六月突厥留倫特并州

德在河南去年九月道源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

州以震山東州音名丙午詔世讓為行軍摠管使

將兵出士門趣洛州一名洛州唐京縣有故并州己酉

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暉瓜州隋之

京口京口時屬揚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凌

亭凌亭在毗陵西北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毗

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



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

說蕭銑上時孝恭

孝恭平銑之策帝嘉納之太宗實錄李靖傳靖說蕭銑王孝恭

以蕭銑之計獻以十策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以委靖

以蕭銑之計獻以十策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以委靖

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

艦習水戰蕭銑以孝恭未更軍旅更工以靖為行

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

巴蜀酋長子弟長知兩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

示引擢實以為賞音良王世充太子立應將兵

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

羨邀擊大破之立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

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諸牛今取洛陽

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諸牛非私

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將帥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

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

東都城西連禁苑方諸門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也諸將

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

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徵幸一戰陳讀曰陣下同

卒五千度水擊之勿屈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

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先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

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

靡彼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

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

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中追者不敢

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

呼日距躍距而呼也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

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

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

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

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驃騎將軍段志玄將渡洛水

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

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

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東都

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洛水為陳懷文忽

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折而左右猝

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七解去

須至寫口洛城中水於此寫放以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

衷甲去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卒

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頊不樂仕世充多

稱疾不預事鄭頊李密之臣為世充所獲其多詐故至是謂

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

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陞

下之神武去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

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頊固請不許

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東髮謂幼小不幸

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

姑從吾所好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義翻世充

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邪邪音不誅之

何以制眾遂斬頊於市頊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

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朔州隋之并州安撫使唐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八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二二二



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

也西魏真鄉縣時屬魏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

詔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

可汗音美及在并州賊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鞠之

禹音乙仲文伏誅庚戌王泰奔河陽走

使秦守河陽其將趙寶等以城來降

將即亮翻寶休別將軍雄信裴孝達與摠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

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環敗補壬子延州摠管段德操擊劉企成破之

首千餘級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

重五十斤擲二百步

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

今之划車弩亦其類也輻音福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

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

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

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

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

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

又翻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

德彝入朝面論形勢

參謀之官蓋始於此朝直遙翻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

扶復音如字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

書季翻論以禍福世充不報戊午王世充鄭州司

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

說史翻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

王君廓時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

兩翻悅君理之孫也

陳為僕射寶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秣陽渠帥突地稽為燕州摠管稽有七種果秣陽居最南本附高祖時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地新志曰隋於營州之境設羅城置遼西郡以處其衆武德元年曰燕州突地稽附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酋帥由胡所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企成亦降企成許延壽所建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考異曰實錄前言四千餘戶後云云六千餘戶言前後言口也企成覺變亡奔梁師都行軍摠管劉世讓攻寶建德黃州拔之黃州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寶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除名振永寧令新志平恩縣屬洛州又所領難澤縣有普州本熊耳縣寧二年更名時屬熊耳後廢入難澤永寧縣屬洛州之讓永寧縣屬平恩也洛州春秋永寧之邑洛州志曰永寧本漢曲陽縣地杜佑曰洛州春秋永寧之邑洛州志曰永寧本漢曲陽縣地杜佑曰洛州春秋永寧之邑洛州志曰永寧北名振夜襲鄴鄴舊志鄴縣屬相州後魏於鄴置相州周末尉遲郭將鄴亮翻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種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僧用餅乳汁為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利者唐民之子始畢處羅之弟唐民之子始畢處羅之弟士馬雄威有憑陵中國之志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汁音寒

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善經才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使使與下昔啓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見事隋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楊政道時居定襄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唐兵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時為秦州治所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唐兵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任嗣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見一百八十三卷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孟東曰嚴麥陳中不敗者也言約書郎以下親自負戴負以肩背往往餓死寶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將即亮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酸棗縣屬滑州壬午突厥寇石州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寶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滎陽陽翟縣屬鄭州陽翟縣屬滎陽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汴河西上上時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亮翻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成皋水又東逕板渚北注云有津謂之板渚口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使使與王世充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好呼世民集將佐議之亮翻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

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唐諱虎，改虎為武牢。伺間而動，破之必矣。周書曰：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驍銳兵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瑀、通、瑀居勿翻。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憤，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將帥先翻下。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易，易也。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武牢，東都之東，一百一十里。時世民大軍抵河陽，趨鞏而進。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

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覘，視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尉遲公，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宣德，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亦翻射而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用翻。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此第十卷可考也。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又同。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音西下同。入於伏內，世勣等奮聲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瓊以歸。早翻。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武德二年，建德遣使通及同安公主待淮南安歸。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左傳曰：前茅無金，注云：軍行前有所候，謂伏也。郊勞未通，能無懷愧？世充聞之，使兵使命不得通，力到，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而從。若不獲命，恐難悔難追。立秦王世民長子泰為衛王。夏四月己丑，豐州都督張長遼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遼久居豐州，未嘗入朝，今入朝，為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勿聽。長遼聞



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下同益州行臺左僕射寶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可汗音寒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亮翻單音善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太子還長安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洛州河陰縣古平陰也王世充當於此置平州降戶江翻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璫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處羅音翻璫王翻璫居豈翻辛子恤翻考異曰舊書鄭元璫傳作此羅可汗今從實錄國人疑元璫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瓌古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順德字亮翻長知兩翻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孝恭時甲寅封皇子元方爲周王元禮爲鄭王元嘉爲宋王元則爲荆王元茂爲越王寶建德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書停留七十

夫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使琬史翻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啗徒溜翻將即亮翻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丁翻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凌敬書爲建德國子祭酒今大王自湓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建德都洛州時在山南并代汾晉皆山北也蓋音金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蓋九勿翻抄楚交翻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同唐軍芻蕘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建德相史翻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武西廣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誘音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此所謂誘敵者也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水經北流注于河鵠山亦謂之方山北距虎牢中武牢又而進諸將皆懼懼其衆也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將音如字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驚音驚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謂以計迫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甫始也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使音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色

角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又音如字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衆。讀曰通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尉遲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衆無敢當者。奇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杜預曰：言無志也。又音如字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所以書敵也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率下同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寶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寶抗又音如字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寶抗又音如字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世民世民出其陳後，唐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武威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武威武威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武威

下擒之。下馬擒載以從馬，用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左左車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并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下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寶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走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考異曰：舊書世充傳云：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日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寶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徽、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

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返初服也。尼女表開。前真

子皆當從坐。若不能舍。單師當相爲留之。漢持



泣曰虎賁既隨室貴臣按隋書帝紀大業初造龍舟於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爲尼及建德敗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詞令速去何虎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乙亥以周法明爲黃州總管黃州治黃岡縣漢江夏郡西陵縣地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使瓌吏部郎中世充故地悉平寶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義隋武陽縣人世十六年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君璋破之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亮翻中竹仲翻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子戊戌孟海公餘黨將善合以鄆州孟噉鬼以曹州來降鄆州隋之東平郡曹州隋之濟陰郡噉鬼海公之從兄也從才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總管晉文衍晉州隋之遼西郡舉州叛奉靺鞨突地稽爲主靺鞨音末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蕭銑蓋亦置安州獲其總管馬貴遷乙巳以右驍衛將軍盛彥師爲宋州總管安撫河南亮翻乙卯海州賊帥臧君相以五州來降拜海州總管海州隋之東海郡宋曰魏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襄州隋之襄陽郡宋曰襄州春秋襄陽郡以其地在襄山之陽也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

屢以書招之先悉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使說吏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曆年代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大夫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預十八學士據舊唐書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余按唐六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姑置之耳嘗從校獵高陵如淳曰合軍聚樂有諸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相貫穿爲闢校耳校人鳴云云成校是則以連闢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闢校以連禽獸而獵取也軍之諸族雖有校名本因辟校此無校亦無逐獵也高陵縣屬京兆府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樂音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復發又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披香殿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傾宮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被皮義翻前後部鼓吹鼓吹軍樂也漢制萬人將軍得之亮翻奇齊王前後部鼓吹馬法軍中有鼓笛所以發壯勇正日義翻問鼓吹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樂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張衡使西域得摩訶磬四金鐘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鼓吹曲南令二人唐又有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乘輿世充爲上將勳爲下將與太宗俱服行飲至之禮以饗之太宗金甲乘輿告捷于太廟今從唐曆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敕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敕

入貢句音如建武元之弟也上見王世充

而數之又所主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

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武德元年

寶建德於市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

年復方目陝鼎函號虞芮六州轉輸勞費武德元年

義寧元年日鳳林領弘農國無城武德元年日鼎州因鼎州名

武德元年日鼎州義寧元年日鼎州因鼎州名

武德元年日鼎州義寧元年日鼎州因鼎州名

隔寇戎並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

既下而王寶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

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治直

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表云今月二日

所不免咸赦除之今赦無此文豈實錄錄故又不盡上從之

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府舍按雍州府城坊里圖雍州

所坊雍州用翻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

所日率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

殺之武德二年正月獨孤機兄弟為世充所殺故修德報

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隋末錢

弊濫薄言錢之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隋末錢

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按漢書律歷志權輕

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仲興遠近便之命給

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六典漢書百官表云

或博士大夫議郎漢儀注諸給事中日上朝調平尚書奏事分為左

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魏氏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氏魏散騎

省宋齊魏集書省後周天官府置給事中上隋曰給事唐曰給事

中屬門下省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

而署之以較正連失撰其文者撰為八分篆隸二體考異曰薛瑄

唐聖祖圖云初進漢文德皇后一甲故錢上有甲唐云漢唐

錢改夏云寶皇后按時寶皇后

已廢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

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陽王道立為洛州總管李世

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武德元年

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

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鞭撻

吏民常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武德元年

西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

賜三鱸裴寂賜一鱸聽鑄錢期以官鑄也自餘敢盜

鑄者身死家口配沒河北既平上以陳君賓為洛

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洛州欲使分鎮東方

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就洛州選補山東

州縣官寶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

里暴橫為民患洛州并翻唐官吏以法繩之

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少

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

至貝州貝州隋志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

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

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相恩亮翻吾屬

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

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

以客禮見一百八十七卷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

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為子將無以見天下之士

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之往

志漳南縣屬貝州漢之東陽縣隋開皇十八年

分屬漳南平二縣地置漳南縣於古東陽城

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





建德以鄱陽崔元遜為深州刺史

鄱陽縣屬饒州隋開皇十六年以定州安平置

黑闥反元遜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於車中

以禾覆其上又直入聽事自禾中呼譟而出執

刺史裴晞殺之傳首黑闥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

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為刺史

文登本漢牟平縣地後齊置文登縣因文登山而名

突厥寇并州

并州名翻遣左屯衛大將軍寶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

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尉遲敬德等五州有衆一萬

魯王隋末歙州賊汪華據歙等五州有衆一萬

子遣使來降

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衛鄉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

遇弒鄉人奉之為光州刺史

梁置光州分扶南郡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降丙子以

祖尚為光州總管

考異曰寶錄丙子以光州豪右盧祖尚為

己卯詔括天下戶口

徐圓朗寇濟州治中吳叔論擊走之

濟州隋之濟北郡漢置

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

所謂樂良可哀愍

宜並蠲除為民

資治通鑑 一百八十九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荊郢道行軍元帥

鄆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

道

夏口即漢口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

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

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

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

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

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

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薊城

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

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

振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

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

仍開天策府置官屬

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

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

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

蘇易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

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摠管府戶曹許敬宗諸王出命相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考異曰舊書參軍許敬宗三番更日直宿衛工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論直通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庫直閣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自來相傳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人不能至則成仙矣故以爲喻允恭大寶之弟子寶大本毗之子也閭毗以巧思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陝失冉翻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幾居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亮翻使為世民盡死力爲下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數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玄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州之弓高胡蘇東光黃州之阜陵蕭安陵觀津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隋平陳以江夏郡置鄂州於江南之江趙郡王孝

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帥讀曰率艦戶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夷道縣夷陵縣屬峽州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江名其源清因名清江吳分漢南郡之巫縣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立施州清江縣屬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自清江而東過歸州收兵復戰復扶又敗之進入北江百里洲在枝江縣江中江水至此分流出百里洲北銑江州摠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漢東道江州郡屬江州府此蓋古蓋翻毛州刺史趙元愷魏州刺史以應劉黑闥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青萊密諸州皆下之萊州東萊郡後魏之光州也密州銑之罷兵營農也見上卷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見賢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江陵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懈古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易以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帥讀曰率趣七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亮翻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洞庭湖在岳吾

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

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奔舟艦使塞江而下

則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

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

將朝江陵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

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

文本又翻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

支矣又翻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

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

令開門出降考異曰高祖實銑突已獲郡王孝恭與銑將文

昌陽枝江松滋四縣書孝恭傳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數於江

中諸將皆曰廣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

受敵進退不可難有舟楫何所處若攻城未拔援兵見之則內外

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胡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見之則內外

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孤疑不敢輕進太宗實錄孝恭傳進

師至清江銑遣其將王弘以兵拒擊之孝恭至百里洲士

弘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弘以兵拒擊之孝恭至百里洲士

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我退賊師以自守此

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抗我退賊師以自守此

即勢進軍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船艦散於江中賊救兵

乘勝進軍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船艦散於江中賊救兵

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懼而出降按十道志荆門在峽州宜

奔之無乃資敵靖口下然云云如舊書所載孝恭語既而銑救兵見

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懼而出降按十道志荆門在峽州宜

都縣界夷陵峽州縣名清江在峽州巴山縣界百里洲在峽州枝江

縣界江自此州派別去江陵已近故銑悉兵死戰太宗實錄近為得

實今從之其餘則參取四書之語孝恭以李靖為謀主蓋繪畫策而

孝恭為諸將言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縷布憤詰軍

門縷縷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

音夫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

息肩今若縱兵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

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

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將士

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

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

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為荊州總管李靖為上柱國賜

爵永康縣公屬安州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

先是銑遣黃門侍郎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

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

長史是年分端州之端溪置南康州以置都督府封新宋龍

兩知等州時改懷管府為都督府貞觀初始分上中下州洎其冀

長知昌州州降戶江戊申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令僕至郎中主事六典曰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主事三署

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謝承後漢書胡伯藩范滂公沙穆並以

俊才舉孝廉除郎中光祿勳主事後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

官二千石比部各量事置主事後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

上隋初置省並置主事令史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其主事隨曹

用才術之士至唐並用流外入流者補之陝失由

京師同而員數差少少詩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

並隸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

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

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

右親事帳內府諸軍惟秦齊二府有之他國不得置也魏王親



軍二入從 閏月乙卯上幸稷州武德三年以京兆之武功縣屬之己未幸武功舊墅王戊獵于好時武德二年好時縣屬雍州乙丑獵于九嵎九嵎山在雍州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清水谷在雍州遂幸三原三原本屬月甲申上祀圓丘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自宣州屬德縣東南過獨松嶺至湖州獨松嶺雄誕遣其將陳當唐史陳當字子通蓋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唐史雄誕字子通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降戶江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唐新安郡也新安洞犯其陳陳音伊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摠管賜爵宜春郡公宜春郡壬辰林州摠管劉旻擊劉仝成仝成大破之華志廣州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使疏蕭銑桂州摠

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桂州隋志趙郡王孝恭即以襲志為桂州摠管明年入朝趙郡以李靖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摠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摠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將即亮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為子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刺七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為子拜其子伏護為大將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又稱又音如字燕因肩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舊志北燕州懷戎縣後漢上谷之潘縣也北齊改為懷戎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數所角恆定幽州咸被其患被皮義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戰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宗城黎州摠管李世勣先屯宗城奔城走保洛州洛州考異曰武德二年以黎州屬黎州城本唐宗

五百騎自探聞黑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絳州驛馬  
於南門外陳君實覺仁弘泰武通等奔城西披承年縣令程名振  
見武通狼狽走出騎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即閉城門  
自守名振乃於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踰四  
五里母妻等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任貴以輕  
騎突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洛州案舊地志武德四年  
置洛州於宗城縣宋字皆當作宗世勳名將必不至如  
革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奔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  
追擊世勳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勳僅以身免丙  
寅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告天及祭  
寶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相息亮翻考  
異曰寶錄黑闥  
陷相州在來年正月乙酉蓋  
麥到之日也今從革命記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  
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  
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宋邪那  
帥胡騎從之使疏吏翻下同厥九勿翻侯渠之  
翻邪讀曰耶帥讀曰率騎奇奇翻右武衛將軍  
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實永寧令程名振永寧當  
作永年皆  
自河北遁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  
黑闥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昆明蠻在  
西洱河為境西洱  
河即葉榆河也嵩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嵩州漢越嵩郡  
開皇六年改西寧州十八年改嵩州南寧古南中  
地後周置嚴州至其國說之  
遂來降說輸音翻  
降戶江翻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  
魏州殺掇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  
之莘縣置莘州大業初  
移作莘州新書作業州按地里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  
六年於莘縣置莘州  
舊志武德五年置壬申徙宋王元嘉為徐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起玄默數特盡開建國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  
都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  
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琮  
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遂以

舒州來降舒州隋之同安郡宋曰舒州漢曰舒縣屬江都郡晉置  
舒州大業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以其地  
古舒子之國也師所類類降戶江都丁亥濟州別駕劉伯

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附徐圓朗禮庚寅東鹽

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隋本漢高  
成縣地去年置東鹽  
州以清池縣隸之秦王世民軍至獲嘉按宋白續通典  
隋開皇四年移

丙申世民復取相州考異曰實錄云陳州人殺刺史獨孤衛  
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陳州蓋字誤耳

進軍肥鄉肥鄉縣屬魏郡郡治清陽地書  
亦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

勢復振林士弘為張善安所敗兵勢自此  
衰見一百八十四卷隋義寧元年己酉嶺南俚帥

蕭銑既敗散兵多歸林士弘軍

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循州龍川郡秦漢龍川博羅縣地  
南海郡揭陽縣地梁置東陽郡尋改龍川郡隋置潮州義安郡漢  
陳改潮州唐置潮州所屬揭陽縣戶江都唐使者王義童

下泉睦建三州睦州建安郡漢富春縣地劉歆曰武德四年  
郡治蘭谿縣雲元年改為睦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睦州聖曆二年分  
睦州之南安龍溪兩縣置武義州景雲二年更武義州為泉州  
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唐武德二年之泉州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

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

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隋以漢襄國縣  
龍圖置沙河縣時屬邢州宋曰沙河即洛水也水經云洛水出趙  
郡襄國縣西山東過沙河縣沙河在縣南五里范成大曰臨洛鎮東  
去洛州三十五里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  
河縣二十五里至邢州將即亮翻下同

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地皆震動范願驚懼

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第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

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鼓城隋舊曰曲陽後  
分置晉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按水經註下曲陽縣有鼓城此因春  
秋鼓子之國以名縣也清源縣屬趙州水經徐水出清源縣東南大樹下  
東北逕五回縣又逕北平縣東南出山又東逕清苑縣東南大樹下  
城北又東至高陽縣入河范成大曰徐河在清苑北十里十善君立

大敗所失亡八千人洛水人李去惑隋志洛水縣舊  
人平恩縣皇六年分置曲周大業初廢曲  
周入洛水唐末省洛水入曲周去美呂翻據城來降秦王世民

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

黑闥引兵還攻洛水癸亥行至列人列人縣屬廣平國  
廣平後魏復屬魏郡隋廢九城志洛州有列人城在漢斥丘縣東  
北武安縣西南杜佑曰漢列人縣故城在肥鄉縣東北奇翻秦

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考異曰實錄云秦叔寶擊劉  
黑闥於列人大破之軍命記十  
一月太宗度河入相州劉黑闥從洛州勒兵拒王師置營於鄭縣東  
三十里每日兩軍皆挑戰而大兵皆不出經十餘日洛水縣人李去  
惑李潘買李開等為車騎驍騎領兵在劉黑闥營去惑等皆賊營  
來入洛州城進人云劉黑闥已敗先走得歸乃得宗室子第二百  
餘人守城定遣使問道以告太宗太宗遣彭公王君廓領兵西秦  
叔寶等以五千騎擊之叔寶等為關所敗又以伏兵從河下起橫擊  
黑闥敗之會日暮收軍其夜三更賊兵從至洛州城東營即於城兩  
門掘壕登欄防王師之走洛州城四面有水關五十步已上深皆三  
四尺黑闥於東北角兩處填築土作兩道以撞車攻城城上深皆三  
二月命太宗討黑闥今年正月始至河北無十一月度河之事太宗

實錄亦無列人戰事蓋叔寶破賊秦王泰之耳又按洛水

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

朗以城來降

已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

降

州字之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州

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

餘步

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

召諸將謀之

守行軍總管鄧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

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

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

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

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

年二十

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獲其將周文舉

下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

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

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

城會突厥救至

民拔洛水

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

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

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

部將潘毛刺之墜馬

而卒

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

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

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

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

死獄中

薄殺之

彥師亦坐死

頡利可汗且許結昏

公瓊鄭元璠長孫順德等還

庚子復遣使來修好

寒阿史那德等還

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月餘乃退

事今不取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

高士廉奉表請入朝 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尉遲敬德

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

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

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

擊其騎兵破之乘勝逐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

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

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

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

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

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高開道寇易州殺刺史

史慕容孝幹夏四月己未隋瀋陽郡守長真以寧

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

長真為欽州總管

王孝恭為荊州總管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

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微者其才

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

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微而奉之天

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微於浚儀

世微而奉之世微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

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

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微知

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

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

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

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

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

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丁卯廢山東行臺

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

厥鐵鐘馬邑可取

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

不能獨進頓兵新城

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

之

上惜之獨孤嚴坐滅死徙邊

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



隋合浦太守寧宣日南太守李陵並來降合浦郡越州日南郡德州貞觀改羅州

賀拔行威以降瓜州晉昌郡是年分瓜州之常樂縣置瓜州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

瓜州平突厥寇忻州容縣置此秀容漢陽縣地非後魏容也李高遷擊破之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

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燕九勿翻癸丑吐谷渾

寇洮州疊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後周武帝遜

音治洮州岷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吐谷渾置

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秋七月甲申為秦王世

民營弘義宮弘義宮後改為大安宮在使居之世民擊徐

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朝直通

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禮翻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

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丁亥杜伏威入

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

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為左領軍將軍

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

與亡至藍田關雍州藍田縣為吏所獲俱伏誅劉黑

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鮮虞縣舊

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丙申遷州人鄧

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西魏以房陵置遷州大業初改曰

丁酉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帥所部來降武守

外振州今吉陽軍地林州後改鎮州投荒錄高州高涼郡土厚而山  
環遼瀋而稍升故名羅州宋齊道濟江陵羅江口築城因置羅州  
今廣陵羅縣在化州北一百二十里宋白曰州在羅江口之南  
州治陽春縣故在化州北一百二十里宋白曰州在羅江口之南  
林州以綏懷林邑名振州以益為高州總管封耿國公  
漢臨振古縣而名備丁甘翻以益為高州總管封耿國公  
先是或說益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  
州地已廣於趙陀趙陀見漢紀先漢書宜自稱南越王  
益曰吾家居此五世矣馮氏居高涼事始見一百六為牧  
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  
敢効趙陀自王一方乎蓋王可翻又遂來降於是嶺  
南悉平八月辛亥以洛荆交并幽五州為大總管  
府洛陽并翻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雷塘漢所謂雷陂  
平國上考異曰實錄武德二年六月癸巳已有詔葬隋帝及子  
甲戌吐谷渾寇岷州敗總管李長卿吐谷渾置  
詔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洛  
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子  
和本姓郭郭子和武德三年以榆林降榆林之  
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  
幽州道幽州當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秦州當秦  
州之寇秦州時治龍門李子和趙雲中掩擊可汗古城中  
十里趙雲中掩擊可汗辛酉上謂  
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復扶又翻和與戰孰利太  
常卿鄭元璽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璽中書令封  
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  
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復扶又翻臣愚以為不如擊之  
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



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記遊畋敗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尹德彭王元亨莫離生荆王元景孫德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生鄧王元裕楊生江王元祥小楊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德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人生魏王元泰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詹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其母競交結諸長子王元方元十七人且者將及未及之辭

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詔諛賂遺無所不至遺于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橫戶孟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開本太極宮西門內有承慶殿無承乾殿按新書承乾殿在西宮又按王濟會要承乾殿在宮中蓋極宮元吉居武德殿後院武德殿在東宮西掖閣本太極宮極宮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謂帝居復扶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使唐之政於此如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音余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親屬求官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備儀衛容儀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

好求之於上婕妤音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邪音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殿之折一指折而駭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待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寶皇后諡太穆帝未即位先所生不得見上有天下或獻歌流涕上顧之不樂音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子遺矣言必皆誅戮無有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音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元吉日親臨太極殿太子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使唐之政於此如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音余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親屬求官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備儀衛容儀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



四庫全書... 子日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

東宮... 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

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類之兄子也

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

成處分... 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爲郡王道宗道玄從

父弟也... 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道弟洛兒引突厥

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

都相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

所居杜佑曰靈州西魏五原郡

地處五原縣城在今榆林郡界

拓也... 上以道宗武幹如魏任城王彰

任音... 乃立爲任城郡王丙申上幸宜州

宜君同官置宜君郡...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

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

後漢移寧州彭原縣界晉移懷德城魏移於

懷德城東北今耀州東南富平縣即其地

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

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

之... 元城縣治古屬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

黑闥妻到之日也案革命記黑...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

等八人爲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丙辰上校獵於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甲子田留

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

州大業二年... 降將卒六千人

殺長吏以應黑闥

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臥內

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

協力必欲奔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

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

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

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

其用... 擊范願破之

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

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

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

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

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

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

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北隋煬帝嘗永濟渠所經也

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

妹翻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

與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

今從革命記太宗實錄云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



首領馮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齊純引兵救之武德四年以合州之南昌合州武德六年改白南字以別會稽之越州也舊志桂州總管府所管有美州武德五年以合州之封山縣置美州貞觀十年廢入越州海康縣本合州餘聞郡武德四年置貞觀更州 壬申立皇子元軌為蜀王

鳳為王元慶為漢王考異曰實錄以皇子元軌為蜀王封王者今從舊傳及唐書 癸酉以裴寂為左僕射蕭瑀為右僕射瑀音馬 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武德四年置林州 戊戌苑君彰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騎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長史兩縣劉黑闥之叛也 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昌平城在軍都關南 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降戶 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

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先漢 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比數所角翻數 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中頓者謂中 請以勇將戍崞城崞音多 貯金帛

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數所角翻蹂 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說輸肉翻 苑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

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武德分隸州延福縣地置北吉州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朔州馬瓜州

摠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隋以敦煌郡置瓜州武德五年沙州一百八十里若人者胡 值州人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摠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為護等所敗敗胡 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紹救岷州遂與吐谷

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射而 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胡語謂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于臘河谷破之 張護

李通殺賀拔懷廣從上余拔賀拔意亦當從上作賀拔 立汝州別駕寶伏明為主汝當 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却之長史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長史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長史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

士翹據新會反隋武德四年復以廣州新會縣置新會郡 廣州刺史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江 辛巳高開道所部弘陽統漢二鎮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

所敗行軍摠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尉遲 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以備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舊志武德二年置真州 又寇馬邑 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

輔公柝反考異曰舊傳云沈法興與輔公柝相擊破之初杜按法興武德三年已為李子通所破舊傳誤也



伏威與公柝相友善，公柝年長，兩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柝知之，怏怏不平。兩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兩留公柝守丹楊。此南朝之舊丹楊郡。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柝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柝謀反。說輪而雄誕握兵，公柝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柝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杜伏威封吳王。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柝知不可屈，縊殺之。縊殺之，又於計。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東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為于公柝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鎧可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撫管。使統吏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己未，突厥寇原州。九

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生祖幸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柝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丙寅，吐谷渾內附。吐谷渾人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渭州屬西高開道以奚侵幽州，州兵擊却之。九月，太子班師。自幽州子輔公柝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壽陽屬揚州公鄭元璽討之。璽屬庚寅，突厥寇幽州。幽州屬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欲使之討輔公未，寶伏明以沙州降。降戶江考其日寶錄云：伏明斬寶拔，寶拔拔威以降，則威死久矣。此誤也。按上文：高昌王麴伯雅卒。卒于子文泰立。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渝州屬萬騎寇幽州。幽州屬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施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般施信之，而殺于城之東，信之而殺于城之東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太子與秦王分道備突厥太子上幸華陰。華陰屬張大智侵涪州。涪州屬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撫管高滿政守馬邑。馬邑屬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日輒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

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陳讀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亮翻大亮曰：「張揔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江翻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旣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從才用翻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揔管，揔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遣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揔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祏音石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甲寅，車駕至長安。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庚申，白簡、白狗羌並遣使入貢。

白簡吐谷渾或附附國新書白簡白狗等種風俗略同党項或役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關會作兵器武德六年使者入朝獻項右與其地焉維恭二州白狗羌與東會州接勝兵場千人使疏史翻

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州置大中正正周齊又因舊制。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破之。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梁置樅陽郡南梁郡改焉同安縣屬廬州祏音石將即亮翻樅七容翻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唐初以齊州之鄒州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維州維川縣以白狗羌降戶姜維故

城置其地乃漢蜀郡徽外冉統之地蜀將姜維郡中討伐山羌於此故壘在焉恭州即西恭州後改曰峽州又戎州都督府所領屬州有岷州本隋之恭州隋亂廢武德元年開南中復置八年改岷州朱提郡地非此也劉昫曰維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綿而西不知其極北望岷山積雪如玉東望成縣三面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是也其城在岷山之望成縣三面在井底地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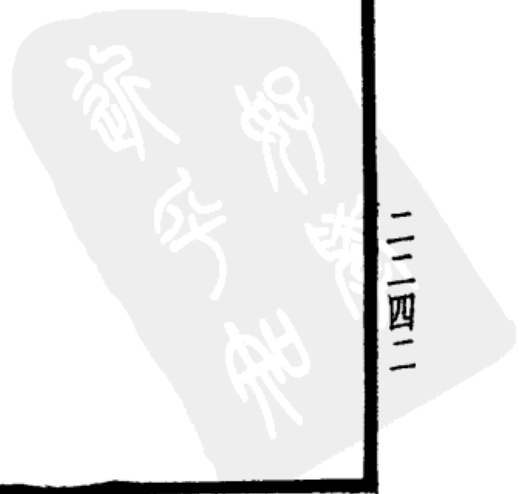




與長孫无忌安市之議略同然李靖決屢而太宗無功及安市班師靖益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之所以難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拓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挑徒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此左傳楚五大夫破吳師以威舒鳩之故智也闕稜免胄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邪音耶何敢來與我戰賊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漢奴李靖兵先至丹楊公拓大懼擁兵數萬奔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拓至句容句容縣屬丹楊郡時屬蔣州在建康城東九十里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從才用翻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拓覺之弃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改爲武康又改爲武康屬湖州在州西南一百七十里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拓送丹楊梟首梟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楊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謂蕭所殺也有呼光翻闕稜功多頗自矜伐公拓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籍沒者舉籍賊黨所有田宅沒而入官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忤性五孝恭怒以謀反誅之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徒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

為世業八為口分分扶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  
 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新志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謂之租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絹  
 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  
 人之力歲二十日謂之加三日不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  
 收其傭日三尺繩式支調銀似布  
 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  
 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  
 分九等有上等也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  
 為保考異曰唐縣云四家為鄰五家  
 為保按通典四鄰為保唐縣誤也在城邑者為坊田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  
 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丁未党項寇松  
 州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後魏  
 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浦郡黎魯始開下同五月辛未突  
 厥寇朔州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吐谷渾入  
 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  
 自芳州道擊之西魏逐吐谷渾置鄧州隋開皇七年改曰扶州  
 同昌郡武德元年分會州之左封翼州置翼州  
臨翼郡唐制上州刺史從三  
 品中正四品上下正四品下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  
 縣置  
 於古役相城隋屬  
 京兆郡時屬宜州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  
 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

起開元六年六月盡永泰二年八月凡二十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

擊平之

州見吐蕃入聲谷音浴

成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秦二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

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

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

士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

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

士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

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

士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

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

士

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  
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  
東宮長上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  
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  
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  
至幽州上變  
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  
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曠  
勸之據城舉兵  
之貶損車服屏從者  
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  
見上  
不解是夜置之幕下  
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  
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龍與靈州  
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  
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  
遣一將討之耳  
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



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此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宗之從內出，夜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兵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今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衆僚又武並進曰：又幹爲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之意，左右何敢輒報。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爲子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左右衛率掌東宮羽衛兵仗之政，令正四品上率所律。韋挺，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挺，沖之子也。韋挺，事隋文帝，長城之役，又著績於南方。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謂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武周，遼東屬國，郡名。隋省後，遼東代郡，隋入朔州，雲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城，武周塞厥，九勿翻。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楊文幹襲陷寧州。宋曰：寧州，九城志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江都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跋氏之先所居也。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尉遲，勿翻。吐

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吐谷渾，入未，突厥寇陰盤。涼州唐屬，屬安定，音屬京北，後魏置平。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甲子，車駕還京師。或說上曰：說輸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說輸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即長安南山，出商州，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夏，雅翻。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霍去病曰：匈奴未滅，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額利之頸，致之闕下。額利，結翻。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事見十二三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爲太宗滅突厥，張本。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擄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從才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躍，喜翻。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第善騎。奇翻。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復，扶翻。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

嬪譖之於上令方丁翻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

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

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

急邪邪音耶世民免冠頓首請下臺司案驗下臺上怒

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

冠帶與謀突厥厥九勿翻上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

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亮翻上錢之於蘭池蘭池即秦

之池史記注曰地埋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故秦

之池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

殿二百丈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

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瀝書佐按

書百官志諸州注曹司法參軍掌勸諭法督盜賊知賊賊沒入又

有參軍事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事又改曰參軍事則書

佐為參軍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言

使撫之使撫吏翻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

為舊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

治越嶲嶲音義長北兩翻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

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亮翻

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

悅服將還又音如字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

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即相帥為仁壽

築城立廨舍帥讀曰李為千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

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高翻因各遣

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朝直上大悅命仁壽徙鎮

南寧以兵戍之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厥九八

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鄯州西平

所都之地鄯時義翻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綏州離陰郡離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橫山

後魏置上州又改為綏州綏州春秋時為白狄所居秦為上郡

綏州取綏德縣為名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

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頡利結翻可從刊入秦王世

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

器械頓弊頓讀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

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

於五隴阪帥讀曰李騎奇翻下同陳將士震恐世民謂

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

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

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

觀之世民獨出外以威示突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

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

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

當耳故不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頡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

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古者盟誓實諸天地

後世有對神立誓者有佛突利亦不應秦王以此疑頡利之心

不敵應亦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

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

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將

翼亮翻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

翼折而吾屋居火食刀槩犀利屋壁以逸制勞此而

不乘將復何待復扶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

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諷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諷利之從叔也意撫之與而而去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陽谷岐陽山在岐州扶風縣界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思摩入見故處羅可汗非阿史那種歷處羅可汗世常為突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使裴寂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後改驪州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鄠山在南山下北癸酉幸終南山終南山在長安南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合川在蜀州界子幸樓觀謁老子祠老子祠在蜀州界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龍躍宮京兆高陵縣庚午還宮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詹事八年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

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治百姓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又復扶置同自是親戚故人犯濫一無所縱境內肅然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吐谷渾寇疊州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勿勿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畜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渭州甲申上幸鄠縣校獵于甘谷甘谷在渭州界丙戌還宮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狄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從才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見上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長知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華亭縣在華亭界及彈筆峽彈筆峽在華亭界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決溝渠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



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  
禮先志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  
於重翻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又翻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宮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相州  
兵不能至相州也睦伽陀攻武興蜀有武興鎮後魏置東  
改曰興州順政郡此非睦伽陀所攻者也按晉書地理志永寧中魏  
軌為涼州刺史鎮武興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  
郡睦伽陀所攻者丙辰代州都督蘭蕚與突厥戰於  
新城不利新城在  
馬邑南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  
遷趨大谷以禦之大谷當在  
太谷舊曰陽邑隋開皇十八年更  
名大谷屬并州宋白曰并州太谷縣志  
縣開皇十八年改陽邑為太谷因縣西太谷為名復扶又翻趙七  
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唐肅宗亦同今據實八月  
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  
韓三州武德元年直隸州又隸潞州之襄垣縣城步胡驎郡  
置韓州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  
川破之且渠  
天德山詔安州大都督  
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  
九勿翻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并州  
九勿翻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  
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  
執長知  
而翻虜以彥博職在機近中書省問以國家兵糧  
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武靈武  
古靈州之兵中書省以庚  
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  
破之州之兵詳見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使詳  
吏翻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

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蕚擊破之 癸卯  
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檢校其輕重大小也唐制凡度以  
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寸爲小尺凡量以黍中者容  
一千二百黍爲一龔一龔爲一斗十斗爲一斛十斛爲一石十石爲一  
兩十六兩爲一斤其量制公私有不用龔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  
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當今謂即時時  
者當估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  
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蘭州當置於漢西河郡蘭  
縣界而舊志並不載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  
之吐谷渾  
聲今音洽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九  
勿翻突厥既寇鄯州則上之蘭  
州爲蘭州未可知也鄯州戰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  
彭州武德元年以寧州  
彭州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  
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爲吳王漢王元慶  
爲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獠反眉州通義  
縣獠山而名獠舊志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  
符檢校楊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  
北由北廣陵縣  
揚州之名  
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爲司徒丙  
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唐制  
閭也里門各申祈報春夏祈而  
用洽鄉黨之歡戊寅  
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  
之折威將軍十二軍將軍之  
一也原州道爲折威軍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

辰還宮。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戊戌益州道

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獠者蠻之類也壬寅梁

師都寇邊陷靜難鎮。日翻丙午上幸周氏陂。辛

亥突厥寇靈州。勿翻乙卯車駕還宮。癸丑南海

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

牙帳。使就突厥帥讀曰率可汗可汗音寒考異曰實事泄

突厥囚之。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

走之。洛音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

之。歷考新舊志劍南有雅州無洪州或曰洪州洪雅縣二州一字

名俘男女五千口。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

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

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唐太史令從五品下掌觀象天文稽定歷

請除佛瀆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妖於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

必謂此也又添阿傍恐愚夫愚婦今人讀如詐欺庸品乃追

懺既往之罪。懺楚鑒翻釋氏以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

錢希萬倍之報。施式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

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爲惡逆身墜

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天於由

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

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

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瀆君明

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

說事見四十五卷漢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

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謂梁武帝死後齊今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爲厭魅。尼

與翻繒繒音翻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

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長知四海

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

朴之化還興。然於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

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沙門或曰桑門亦聲

僧譯爲和尚桑桑音門爲諸僧附會宰相對

朝議毀朝直。言對朝廷而肆謗毀也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

子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義翻周武平齊制封其墓

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

道源稱奕言合理。古有太僕正漢九卿有太僕卿十二卿有太

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灋。引孝經之

當治其罪。治直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

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氏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

君親故言以蕭瑀不生於空桑昔有華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

匹夫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

之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毋明而視之白水出焉告其鄰

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夫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華女取而獻之

長有賢德教以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

亦以孝經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塵邸瀾雜屠沽。

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

孟翻庸猥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

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奕性謹密

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業人無知

者癸未突厥寇西會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州屬西會州五

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叛歸梁師都虔州屬長史

兩都督劉旻追斬之壬辰党項寇廓州古廓州之

刺史寧道明此嶺南之越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

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胡州屬金城郡之丙辰

月丁巳太白經天漢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軍民更王

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

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

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

陽即亮之往也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

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下吏考驗亮終無

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

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故曰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

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復扶又翻下可復因

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

為嗣汝固辭詳見前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

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長知

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秦王時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王事

見漢書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力上曰天下

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遠都之東八百五十里吾思汝

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

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

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

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

幸之臣以利害說上易以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

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後宮即尹德

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

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

測之疾升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

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

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

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

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

郎中長孫無忌曰唐制考功郎中屬吏部掌文官之考課

勾諸司百僚考績考績之法有四等二十七最比部屬刑部掌

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本府朝言府也今嫌隙已成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周公

公諫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懷

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

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

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

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

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

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時秦府各置左右



以書招之曰願廷長者之養以敦布衣之交長知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事見一百八今又策名落邸也杜預註云名書於所臣之策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志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斗謂北斗唐詩曰身後堆金柱北斗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重門亦謂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長其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摠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武德元年以成州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長知兩翮右候車騎將軍以車騎將軍屬右衛衛也三水縣屬安定郡唐屬郿州宋曰曰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二泉並流爲名雍州用翻騎奇寄尉遲敬德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摠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瑀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爲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藥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父善心及虞世南兄弟世基皆爲字文化

及所殺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獨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毒陷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衛之反惡此亦近誣今不取會突厥厥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烏城蓋在鹽州五原縣烏鹽池或曰在朔方烏水上杜勿建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嗔密告世民曰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錢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王嗔說已知之今若使壯士拉殺而敗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今但云嗔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也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嗔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先事世民數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敬德無忌說言逃去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處事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高祖在外者今已入

宮擐甲執兵擐音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

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

寶嘗謂齊王曰此則王親也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

王終主唐祀合音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

厭厭音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

復復音又並音如字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

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

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

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

下灑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

大故也善則使舜浚井既入從而排之舜穿井爲匿空旁出使塗

杖則走被皮受大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

龜投地說苑曰龜五色似玉似金背隆向曰卜以决疑今

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

王考異曰唐書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謂曰大事不可疑而

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

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房玄齡之言亦世民怒

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耶取所佩刀授敬

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敬德

往與無忌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

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著

傳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

其狀授世民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

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

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

之愕然省音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謂明日也

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玄武門在

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

觀形勢觀音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

息乃俱入趣立武門趣音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

叔達等欲按其事裴音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

跋馬東歸宮府裴音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

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從

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

枝所結尉遲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

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尉遲

車騎將軍馮翊馮立太子左右衛將軍所領聞建成死數

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尉遲乃與副護軍

薛萬徹屈臣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屈臣直即薛

玄武門薛音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雲麾將軍梁

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

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唐諸衛中郎將皆正君弘顯雋

之曾孫也敬德馬北奔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

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

建成元吉首示之尉遲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

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少許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宮圖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玄武門內之東近疑雲閣北海池在玄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陽殿世民

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邪音耶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謂之元良又翻委之國事無復事矣復扶上曰善此吾之夙

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分扶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閤本太極宮圖上閤門西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將帥亮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

以來幾有投杼之惑投杼事見三卷周報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吮乳事見三卷周報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

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爲子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

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是年四月帝有司沙汰僧

尼道士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處昌呂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

後聞奏臣光曰立嫡以長長知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曷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而不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

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如淳曰般人流血湧注爲喋血師古曰喋謂履涉之也喋徒規翻推刃同氣雷翻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扶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明皇不稱廟號而稱帝號者溫公建本朝諱後魏戊辰以宇文士及爲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

如晦爲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爲右庶子尉遲敬德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尉遲敬德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覆審留所書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入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踐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封子參詳之然後通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姚思廉爲洗馬洗馬屬悉以齊王

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周古蕭微爲子偽翻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尉遲敬德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覆審留所書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入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踐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封子參詳之然後通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姚思廉爲洗馬洗馬屬悉以齊王

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周古蕭微爲子偽翻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尉遲敬德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覆審留所書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入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踐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封子參詳之然後通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姚思廉爲洗馬洗馬屬悉以齊王

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周古蕭微爲子偽翻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尉遲敬德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覆審留所書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入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踐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封子參詳之然後通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左春坊典書坊爲右春坊姚思廉爲洗馬洗馬屬悉以齊王

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周古蕭微爲子偽翻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詹事主簿從七品上掌印檢校亦召王珪韋挺於揚州去年六月王珪等皆以爲

諒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

各陳治道史直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為陝

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再失益州行臺僕射竇軌

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

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

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吐谷渾寇岷

州吐谷渾寇入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

軍柴紹擊之厥九勿翻左右衛大將軍廢益州大行臺

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嘗加

尊號為太上皇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瑗

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初上以瑗懦怯非

將帥才瑗乃叔翻又叔翻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

悍險詐瑗將亮翻所類瑗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

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

馳驛召瑗通事舍人秦謂者之官也通事舍人通事各一人諫中

者於殿庭凡近臣入侍又試就列引以進瑗心不自安謀於君

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說曰說輸內翻大王若入必

無全理今擁兵數萬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

翻下同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

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

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隋於營州之境汝羅

元年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又於懷戎置北燕州武德

六年李義自幽州入朝王詵為長史實掌州事幽州之人素信服之

瑗因肩翻詵謀殺詵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

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去美瑗

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

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因執敦禮

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寧隨瑗族

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

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

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破甲而出

日率被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為逆汝

何為隨之入湯火乎衆皆弃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

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縶之縶於期翻壬午

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

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崔仲方仕周唐平齊之策及

西罷天策府置天策府見一百秋七月己丑柴紹破

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厥九以

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

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候大將軍尉紆勿翻

三人除官皆在壬辰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

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

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

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

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

君集為左衛將軍左虞侯段志玄為驍衛將軍副護

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

候將軍左虞侯即東宮左虞候率也按唐置驍衛之上當有左右

之武候者唐長知兩翻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

軍法凡京司應入宮殿門者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監古街

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領字當在左右



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陳讀獨留與頡利語蕭

瑒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又復扶

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

膚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

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

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頡利結胡

考異曰劉餗小說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

胡人精騎突厥突利日數合帝怒欲擊之增請備府庫路以求和唐

軍遂其歸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處之虜奔老弱而通和唐

馬數萬匹帝一無遺焉今據實錄紀蕭瑒請於上曰突厥

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瑒音馬九勿臣等

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

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

可汗獨在水西謂渭水之西可從達官皆來謁我突厥

官也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合胡

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幽州當作燕

歸路正經幽州此史書傳寫誤耳開元十三虜若奔歸伏兵

邀其前大軍躡其後履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

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

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

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啗徒濫翻彼既得所欲

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又驕然後養威伺釐

一舉可滅也觀詳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曰將欲奪

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瑒再拜曰非所及也言非己之智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

起柔兆閏九月盡雍和七年九月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  
溫彥博還朝彥博沒於突厥見上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  
射於顯德殿庭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殿即亮翻下同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詩少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  
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將即亮翻幾居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  
其將帥亦加上考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中多之中竹仲翻所屬羣臣多諫  
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  
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  
驛馬入朝切諫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部陽置韓州又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  
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  
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  
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少詩每觀敵陳

則知其疆弱陳說曰陳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  
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己酉上面  
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兩長如命陳叔達於殿下唱  
名示之且曰朕敕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漢丁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亮翻淮安王神通曰臣舉  
兵關西首應義旗事見一百八十四卷今房玄齡杜如晦  
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  
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  
叔父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八十四卷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  
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  
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  
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  
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遂皆悅服分扶翻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  
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  
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  
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  
以為民也為千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  
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詔民間  
不得妄立妖祠妖於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  
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唐舊志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  
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部曰經史子集以甲  
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弘文館於殿側唐會要武德四年於甲  
庫書亦曰四部書置弘文館於殿側唐會要武德四年於甲  
三月改爲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  
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麟德殿西按閣本太極宮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太宗以武定廟出武定廟之側者皆西北之土至天下既定精義弘又館學生日父與之義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能更下子謂推訖岳翻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詔追封故太子建成

為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為刺王息古國名諡法隱曰刺

哀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考

異曰高祖寶錄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諡太宗寶錄及本紀

皆不書葬月日唯唐顯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

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

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曆上許之命

宮府舊僚皆送葬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

子生八年矣生於承乾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曆九等一日王食邑三千戶從一品二日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

一品五日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日開國縣侯食邑千

戶從三品七日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八日開國縣子食

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日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州

三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

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

反於上前瑀音禹射黃謝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

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

以瑀之疎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詐不與之親密

則不能得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藉君子遠小人

未有能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上時辭指寥落由是

忤旨忤五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

皆坐不敬免官考異曰舊傳太宗以女驍等功高由是忤旨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

暴踐者唐九勿翻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

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

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

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同會祖為再從兄弟同高祖弟及兄弟之

子雖童孺皆為王者數十人封宗室為郡王上從

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從千封德彝對曰

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

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

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力役蓋防閑庶恐非示天

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

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

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午上與羣臣論

止盜或請重農以禁之上哂之笑不壞顏為曰民之所

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

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去奢輕徭薄賦選用廉吏

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農邪邪音自是

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

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

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

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息音其喪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己巳益州

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是年六月大行皇帝崩都督府是

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

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州司馬正五品下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

馬亦皆遞降一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阻林時出鼠

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帥與率同



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景州漢平原郡高縣地隋置弓高縣屬冀州唐平河北抄目錄事掌受事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好呼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好呼到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品上蘊古蓋唐江王瑊督幽州時爲記室也唐制實序未至以它官入省者爲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亭屯倫翻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治直之翻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云珍謂淳熟津丹炮豚炮鮮擣珍漬熬肝膏也澤之純翻毋莫胡翻一音武由翻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鉗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鉗纊充耳所以塞聰節古曰以黃縣爲圓用兩組掛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也莊他口翻上嘉之賜以束帛唐制凡賜十段其錦四匹若雜綵十段則給布二匹絀二匹綾二匹縠四匹若賜蕃客綵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縠四匹縠四匹凡時服稱一具者各給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婦視其夫下除大理丞大理丞正上召傳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事見上卷是年六月幾居依翻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黠戶誑耀彼土中

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賄任法受賂曰賄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

門令史受絹一匹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關尺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遺于乃陷人於讞也

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言道讀曰導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

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治直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

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音格樂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北史曰新羅王辰韓種

相傳秦世王人時役來諸羅東界居之故名秦韓餘有六國分爲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新羅上條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入新羅

者為新羅有沃沮不稱韓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遠感因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

百濟王義之自是相攻不置百濟王義之自是相攻不置送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諱世民高祖太子也帝初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玩丁亥上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陳讀曰陳新志太宗為秦王破陳樂曲上曰朕昔

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

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諫大昌曰唐西內太極殿即前日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灋讀曰法官更議定律令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

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灋曹參軍裴弘獻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請改為加役流徙

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居作二年今從王澤會要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

擢為大理少卿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幾居上

欲殺之胄奏據灋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

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灋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不胄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

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詰詰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

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治直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

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北同華南岐邠隴經原寧慶坊丹英會  
 鄭夏錫銀鑄勝爲關內道洛放陝饒鄆滑許顧陳蔡汴宋毫徐遠宿  
 鳳巖石折代荆襄潭潯爲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衛濮貝邢洛磁沁冀  
 深趙滄景德易定幽蓟瀛莫燕檀營平爲河北道荆峽歸夔潼明忠  
 涪萬壽唐陵鄧州房鄧復金梁洋利興成扶文壁巴達通開隆果  
 渠爲山南道鄧州房鄧復金梁洋利興成扶文壁巴達通開隆果  
 楚豫和書盧舒光斬黃安中爲淮南道潤常蘇杭睦越衢婺括合  
 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州邵黔辰夷思  
 雙爲江南道至嘉福中節度番雅南會廣龍松姚恭戎梓遂羅劍合  
 龍晉渝陵榮益爲劍南道廣善循南康順德新封南谷春羅南石  
 高南台崖振邑南方南簡連欽南尹象麻桂梧賀連南昆靜樂  
 南恭融容岑南林南扶南越南義交陸峯愛南懷爲嶺南道  
 三  
 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命婦宮內女官自貴妃至侍中亦分九品外命婦有六子嗣王郡王之母妻爲第一品之區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爲郡夫人四品之母妻爲郡君五品之母妻爲縣君六品之母妻爲鄉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之品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封者母妻爲鄉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之品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已早先蠶遂以親桑與服志皇后親當服鞠衣黃羅爲之師讀日率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少詩照翻瑀音禹好呼到翻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癖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京官即在京職事官更宿中書內省更工衡翻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數所角翻下數與同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羸暴樂音洛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有告其謀者復扶又翻汗復復與下同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韓讀戶率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武德六年厚久勿翻退保恆安隋朔州雲內縣之恆安鎮卽後魏所都之平城也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恆戶登翻其衆皆中國人多弃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



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

地 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刊入羣江音集 君璋猶豫未

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

厥方彊且當簡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

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所數與突厥入寇角翻至是見

韻和政聞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趙君璋與劉武周同起至是始降

上以君璋爲隰州都督茂國公茂國名古有上書請去

倭臣者去羌呂翻上問倭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

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

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

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

德彝薨諡法思慮果遠曰明注云自任近乎專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

爲左僕射蕭瑀去年免官復扶又翻下第復同少始照翻瑀音里戊申上與侍臣

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

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

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山東大旱。詔所在賑

恤無出今年租賦賑濟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尙書

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

有佐命功。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誅建  
成元吉爲功長知兩翻上委以腹心其禮遇

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歐陽脩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中書

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爲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

\_\_\_\_\_

欲輕以授欽定四庫全書致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而實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數稱角糾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卒子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風九勿糾頡利結鄰可從刊入聲音英華人謂中國人也華讀如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數與兵計其反覆者故無寧歲更工衡翻好呼到翻會大雪深數尺深式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斂力膽翻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瑀音禹長知兩翻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弃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士廉爲安州大都督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朝直遙翻考異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是舉不知其入衡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朝朝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衡矣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刑部郎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郎丁禮翻姓也上問其行能孟軻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唐承隋制尚書諸司皆有主事從九品上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不正諫

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讓徵入朝朝直通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從才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後魏鄭名姓諸蜀錄云晉有征東吏而逃將奔突厥勿翻為野人所殺嶺南酋長馮盎談等送相攻擊將軍談巴酋長由長和兩入朝朝直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使下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散騎員外郎李公掩又自前蒲州刺史李公掩行今使實錄盜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領表遂安使疏史翻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瑀首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

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長孫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卒子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泣為于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實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累力由是得減死流嶠州嶠音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無其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遠于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見賢通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袁息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遷九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陶音遙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達皮江翻折之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真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懷諫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詔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事見一百八十五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時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





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秘書監晉陵劉子

翼晉陵縣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相呼事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人終

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鄭令裴仁軌

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灑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

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

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唐制

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開皇六年改曰義豐

上誓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初突

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

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開

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開

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開

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開

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

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勿開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二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食于山北舊唐書云食于山又

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吐小可汗居燕末山北

可汗之號以臣之事去羌呂翻回紇等六部在鬱督

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宜長安西北六千里統葉護可汗

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

可汗頡利可汗下同頡利結翻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

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

之以欲谷設為頡利子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

馬鬣山大破之長知兩翻菩薩奇翻欲谷設走菩薩

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

又破其四設突厥與兵者為設四頡利不能制頡利益

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

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

焉鴻臚卿鄭元璽使突厥還景帝曰大行人之官奉為賓客

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言於上曰戎狄興衰

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

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背謂背盟利人之災不仁乘

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

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種落盡叛西突厥統葉護

可汗唐高祖武德八年侯景之亂獻萬釘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謂其結盟使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結兄弟事見上卷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契丹酋長音扶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索山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唐書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夏州唐書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唐書其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洩息劉旻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唐書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唐書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唐書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背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唐書以其地為夏州唐書太常少卿祖孝

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少始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律有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星夏十四曲孝孫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漢書律呂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治直禮樂者蓋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北齊之時陽後之世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大音扶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為子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垂古之巧人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仲虺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樂音洛下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治直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



夫禮樂有本有文扶音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與於閭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遠音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見本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王莽今參攷考定律呂律歷南臺事見漢書陽王紀漸子康綱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晉武帝使荀勗定鍾律平陽之災謂懷愍二帝蒙塵也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四器謂制四通也事見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然則韶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慙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樂與音同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記音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

闕如也諸語載孔惜哉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輿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孟行下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孟行下歲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出玄武門北入禁苑見蝗擗數枚孟行下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朝直遙翻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省置起居郎二員其以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事見一百六十年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好呼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以辰州刺史裴虔通虔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爲弑逆虔率空一字別爲一節此段頭既空字以字之上合有上字文乃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衡翻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貞觀元年改德州日南郡曰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爲功頗有缺望之色缺望也及得罪怨憤而死秋七月詔字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

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長知兩翻武牙郎將即亮翻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暗於今翻夫養稂莠者害嘉穀。夫音扶稂音魯當翻莠與久翻稂莠皆惡草害稼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數所角翻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九起者雍困教九月盡重光實開元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按唐是時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觀古玩翻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比職至翻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扶音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治直史翻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按舊制令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稱六十鳥朱鴈為中瑞其名稱三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稱三十有八唐太宗大運理為下瑞其名稱二十四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

如腰鼓合音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呼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天少雨少詩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掌翻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宜皆出之任求伉儷伉音苦恨翻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洹水縣屬魏郡於掖庭西門簡出之掖音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已未突厥寇邊勿力朝臣或請修古長城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中自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非一處而長城之延袤未有如

奉者也朝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諷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為干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夏戶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少始將翻斂力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司農官屬上林太倉卿唐藥官四署令丞太倉丞曹龍門等倉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前諸宮苑總監諸園苑監苑四面監九成宮監諸監池監諸屯監各有所司無不統攝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慚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治直史翻上然之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言既許人則必踐言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敦然諾猶重然諾也上復引見論之復扶又翻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朝本太極宮圖東西廊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前有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長知兩翻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長知兩翻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楊情字遵彥相齊上曰然卿者盧祖尚雖失人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間古覓翻賜以鼓肅夷男大喜遣使入貢使疏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靺鞨音未翻音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靺鞨音未翻音北至諸部皆屬焉史言突厥表而薛延陀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初議

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數所具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上皇聞帝此言其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裴寂本蒲州桑泉人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以治安郡之龍平縣屬蒲州

會山羌作亂以山羌則當我主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下讀曰率朝直遙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

秘書監參預朝政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劉恭勝又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丁巳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六典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比聞

受命此宰相之職也唐六典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比聞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屬之欲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

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

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平于恤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相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史言房玄齡忠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太宗之存心如此安有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唐會要年營弘義宮以帝有起天下之功則建此宮以居之弘義宮在洛陽之北上始御太極殿高祖之傳位也帝即位於太極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客遊長安全於中郎

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考異曰舊傳云貞觀五年陳寶鏡詔在此年上怪





西三百里南謝在隋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樹關會 詔以東謝

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 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

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水之東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

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傳皆云正會圖新書

家周書有王會篇宗元錄載歌呂 乙丑祥柯酋長謝能羽

及充州蠻入貢 祥柯酋長謝能羽 詔以祥柯為祥州 昆明東九百里

王統其地其別曰羅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

里即交州也祥州之北一百五十里有別部曰永州蠻祥柯音藏哥

黨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

長為刺史黨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壹細

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旁當氏米擒氏

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

以其地為岷州嚴遠四州 黨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其周

折支也東距松州西至岷州南春桑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嶺南

抵三千五百里拓跋氏之役為西夏李繼遷黨項也唐武宗時

江翻 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

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玄齡王珪掌內

外官考 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

四曰格勳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日清慎明著三日公平可

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

財必當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

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

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

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雖校精審

則於刑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

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與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

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

最十七曰明於勸懲稽失無偏為司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

耕藉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

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

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弊為關

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廣狹盡善不行為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

肥殖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賊寇無虞為鎮防

之最二十八曰善為教養之最二十九曰善為上下無最而

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閑為中下

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為下中居官詭詐

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集必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其不平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

無一二人不當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

曾無較正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

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

者治體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

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

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

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道

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 夜襲定襄破之 舊志朔

川南師讀曰率堅亮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置善陽縣又隋志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後魏置桑乾郡隋

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

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後安鎮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

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二十年改定襄

為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于北國其地名見宋祁曰

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宋曰朔州

北三百餘里定襄故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 胡亥勿謂

城後魏初之雲中也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 磧口大磧之口也 靖復遣謀離

其心腹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

復獲又翻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三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

考異曰太宗實錄云蘇尼失舉衆歸國因以頡利屬于軍吏舊傳云蘇尼失令于中禽頡利以獻蓋實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莫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杜如晦疾篤杜如晦先封蔡國公賀琛諡法佐相克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

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使就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

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勿九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

舊書帝紀曰御順天門唐六典皇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

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

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九年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館古換翻上皇聞擒頡利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復扶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閣本太極宮園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

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勿九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

議區處之宜降戶江翻下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此充豫言馬分其種落種音勇翻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

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

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

皆實之河北河北謂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會慈由翻長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

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類所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兩知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

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

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會慈秋翻長知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

忘也首式又翻記曰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

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七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

以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易以溫彥博以爲徙於充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

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勿九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

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固其常性降戶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近其新翻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

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郭欽論見八十三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武帝不從後

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覆載

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酋長由兩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辛子恤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頡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定襄都督府治雲中府治朔方之境按寧朔縣亦屬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處降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順州舊治營州南之五柳戌師讀曰率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可從刊入彥汗音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八十二卷立爾為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結詞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會慈由翻長知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考異曰舊傳云為北開州都督按北開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部落也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豐州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復置豐州尋廢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將帥亭翻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近其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上時掌翻若仍不伏然後聞奏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

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職音禹劫尸聚翻又戶得翻下同史大夫溫彥博言其功請增軍無案結翻原九勿翻考異曰舊傳彥博之手據實錄彥博二月己為中書令三月始會頡利今從實錄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見賢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可從刊入彥汗音寒事見一百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林邑獻火珠唐書林邑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則火出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到好呼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尼失夷翻王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此三州與北開州北開州後皆省史善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上時掌翻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事見十一卷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邪音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唐昌呂翻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乘輿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轂古盡日不過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

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  
百八十九卷高祖武會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德四年今力丁翻今日效之也復扶又翻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  
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立  
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  
亦同歸于亂耳上數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  
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  
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爲于後日  
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  
匹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問房玄齡  
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  
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衛  
未得下牙不坐坐食故立駐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  
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  
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  
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  
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  
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真許記翻復扶又翻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  
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癸  
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  
蕭瑀爲太子少傅唐東宮三少並正一品掌教李綱有足  
疾上賜以步輿步輿即步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  
問以政事數所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

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坐祖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  
朝政朝直通翻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  
多不用其言考異曰舊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故玄  
由玄齡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勅戶  
今不取上竟不問瑀由此快快自失瑀音禹快遂罷御史大  
夫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復扶又翻西突厥種落  
散在伊吾伊吾即漢伊吾盧之地在大磧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  
勇翻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  
於磧口貯糧此磧即伊吾東之磧使疏來者賑給使者招  
慰相望於道使疏大亮上言掌欲懷遠者必先  
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  
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  
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  
河西州縣蕭條甘肅瓜沙肅等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  
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  
吾之地率皆沙漠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  
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  
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自四品以下緋綠青有紫甲寅  
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爲右僕射靖性沈厚沈厚每與  
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  
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論東北諸夷奚霫室韋  
等十餘部皆內附同贊而立萬淑萬均之兄也戊  
午突厥欲谷設來降降戶九勿翻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  
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九



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朝直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頡利因以其地置西伊州西伊州六年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奇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州皆漢牂牁郡之寧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置費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也費州涪川郡隋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并開南蠻己卯上幸隴州後魏分涪州置宋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甲子車駕還京師上讀明堂錄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唐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圖人形圖明堂圖孔穴圖皆鍼灸之書也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武德元年分京兆之高陵置鹿苑縣乙巳還宮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朝直文泰入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厭怛紇干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武德二年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此即謂文泰入唐境之時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賈音古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諸宰相待宴上謂王

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復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治直之取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到呼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確克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易以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敗補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世衰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於南巢武王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邪音耶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治直之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關中外戶不閉者不用關也但為風塵入竊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外戶不閉也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

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  
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  
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  
見之耳封德彝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  
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魏徵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  
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  
足邪卒亡天下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  
朕之甲兵也上謂秘書監蕭瑀曰卿在隋世數見  
皇后乎隋煬帝蕭后瑀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  
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  
察之煬帝猜防齊王暕事略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  
得遂而喜聞其憂悴醉則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  
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  
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瑀瑀之兄也瑀音西突厥肆  
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  
部酋長多歸之莫賀咄可汗之子肆葉護引兵  
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  
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與莫賀咄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癸酉上  
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長知兩甲戌宴高昌  
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癸未  
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朝集  
上詔不許此元正朝集使事唐制凡天下朝集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時掌冠

太子冠禮詳見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  
奏據陰陽不若二月少傅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  
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  
急不可失也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觀古無  
問新舊宜悉剋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鄆王鄆古元名為譙王靈夔為  
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為梁  
王暉為郢王愔於今鄆州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慎為  
申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斛薛部內附屬任城王道宗追擊  
破之壬寅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  
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隋末五月乙丑有司奏  
凡得男女八萬口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  
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嬀居無子綱贈恤甚厚綱薨  
其女以父禮喪之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秋八月  
甲辰遣使詣高麗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好德詔按其  
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徵明也蘊古在相州  
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  
賈鄉籍也治書之勅戶賈鄉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  
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  
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  
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於上許居由是諸大臣  
數被譴怒數所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  
許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  
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

謀凡所彈射射而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昵尼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萬紀張本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更工復翻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瑤修洛陽宮瑤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瑤官瑤將鄰翻冬十月丙午上逐免於後苑唐長安苑城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內禁苑廣袤西面全旬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掘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漣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為于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斂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燕因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又武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王于間古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為于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

世無虞朝直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青一種白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語能作人言能言青羽赤羽青羽又凡種也舊說鸚鵡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輪紅上輪青四趾齊分兩輪俱動如人目力能視物也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使疏倭國遣使入貢倭鳥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又從官翻丙子上祀圓丘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底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奏蓋欲人君為之微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為于為子偽翻翻唐尚食局不舉樂武德中置內教坊于禁中有內教坊十太常寺有太樂署鼓吹署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隋立十惡之科四曰惡逆謂殺祖父母之祖父母父母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朝直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



欲惡人違之惡鳥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

求內附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日康末韓亦曰康末韓元魏謂之悉

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

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

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

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

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

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翻難乃旦翻給

讀曰諍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

安思危耳治直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

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於如字姓也出少涉疑似

皆拷訊取服少始紹翻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丁翻

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

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

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寶諸洞獠反漢端

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帥讀獠數萬人屯據險要

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

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仲翻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

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勝音盎所居

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

部愛之治直新羅王真平卒卒子無嗣國人立其女

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十 起玄戰執徐盡強圉作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 觀古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

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獠魯 文武官復請封

禪 復扶又翻去年諸 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

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

乎昔秦始皇封禪 見七卷始皇 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

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 邪音 且事天掃地而祭

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

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考異曰實錄唐書志及

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

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

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

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

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 乘繩諸翻 其供頓勞

費未易任也 任音士 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

君長皆當扈從 長知兩翻 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

火尚希灌莽極目 灌莽深茂也 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

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

不償百姓之勞 復方自翻 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 焉於 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 散亦實翻 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監古銜翻 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 此因大安宮在西漢 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 簡尺 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 記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清音七正翻 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 復扶 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粲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使渠 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正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 庚午吐谷渾寇蘭州 吐從城入 擊走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 唐會要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樂音洛 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永嘉長公主上高祖女下嫁竇季衡又嫁賀蘭勝由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嫡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長知兩翻下同 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 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 亟去吏翻 不知其故今觀其



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使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緡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舊例徵

且語之曰諸牛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朝直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唐制皇后之服褕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羅襪襪被膝隨裳色以錦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素紗中單龍領朱羅衣色綵紐約佩綬如天子青微烏加金飾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衮冕之施又有兩博髻朝直蓋翻標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辛卯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彭祖百忌上辰不哭泣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鄧悼王元亨薨金州西城郡梁改曰金州辛亥江王翳薨置南梁州西魏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

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騎奇寄翻使疏又翻又音如字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焉耆國東鄰高昌焉耆國東鄰高昌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

殿上從容言曰從千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夏戶頡利跨有北荒頡利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域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

可汗功最多乙利西突厥小可汗也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舊傳作設卑達官新傳作沒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肆葉護立見上卷三年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咄陸可汗常沒翻可從刊入咄陸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咄陸可汗奚利咄陸可汗咄陸必翻咄陸即阿史那彌射此當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考異曰舊傳無焉耆否阿史那彌射奚利咄陸可汗新傳而詳辨之陸可汗今從實錄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謂其事隱太子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又翻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之書益稷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契息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斌周甫翻正為此耳為千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數所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時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以高祖武功舊第為慶善宮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清平縣屬博州劉昫曰被之管絃義翻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



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侯音多諸都）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秘書監魏徵為侍中。直太史雍人李淳風（雍縣人）奏靈臺候儀制度踈略，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更，工衡也。許之，癸巳成而奏之。）時李淳風上言，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渾天儀也。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亦有之。而推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上表準金衡，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日三辰，儀圓徑八尺，有渾儀規，日遊規，宿行規，於六合之內，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於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雅州，漢建寧郡，唐復為雅州。獠，蠻之屬也。）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守式又翻）範為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龔州，漢臨江郡，唐復為龔州。獠，蠻之屬也。）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使，賑也。州，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帥，讀曰率。朝，直遙翻。考異曰：四年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類多如此事，已可疑。又自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者，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從新書。）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長，知翻。）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為，子翻。苟或）

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神符，少威，不為下所親。如其有才，雖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少陵原在長安城南。）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漢未央宮在長安，故宮在長安，故宮在長安，故宮在長安。）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智戴，突厥酋長，詠詩，可汗起舞。）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上，時翻。）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漢高祖十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為太上皇祝，帝亦上壽，帝以臣上壽，帝亦上壽。）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區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長知兩朝，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好，呼翻。數，所翻。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使傀儡大戲，杜佑曰：楊思齊子亦曰傀儡，子作傀儡人以戲，善歌舞，本張樂也。漢末始用之，嘉會北齊高緯尤所好，開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優師以此技奉周穆王，其來久矣。漢口假翻，偏落優翻。）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月，令孟春之巧，以蕩上心，邪音耶。乃削綸階，唐制工部尚書正三品，削其階，以蕩上心，邪音耶。）嘉陵州獠反。（嘉陵州，眉山郡，漢犍為郡，唐復為嘉陵州。獠，蠻之屬也。）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邗江府，唐揚州府，牛進達，唐將。）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上，問翻。）



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拂與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朝直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厥九勿翻頡利可汗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蓋在龔州界上欲分遣

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作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姓各止有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未得其人李靖薦

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魏力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

不肖行下孟翻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忍翻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吐從職入聲谷音浴可從列入聲汗音寒遣使入貢

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使疏吏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作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使疏吏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作

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朝直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為子尊王又不至

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角翻又執唐使者

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悛丑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

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黨項之眾以擊之吐谷渾

有赤水城近河源縣堅亮翻將邊兵契苾黨項之眾以擊之吐谷渾

明翻考異曰實錄六年三月吐谷渾寇蘭廓二州遣志玄擊之吐

谷渾寇蘭廓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錄十月志玄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涼州遣志玄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而不書遣將日月新紀秋七月亦無破吐谷渾月日實錄寇涼州在十一月今參用之

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南路謂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

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南路謂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

高宗染風癰惡太極宮卑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以爲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辛丑段志

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

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

故祿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瘳丑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甲申吐

蕃贊普棄宗弄讚考異曰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遣使入貢仍請昏使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疆蠶食

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勝音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論尚吐蕃

羊羴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峽間有發羌唐旄等未始與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曰曷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

日樊尼曰得檀爲乞伏曷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

樊尼率兵西濟河曷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

普故號君長爲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對吐

沮渠建國西戎姓勃罕野時人謂之爲贊普焉

入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

吐谷渾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寇德楷太宗遣使宣諭十餘

拘我行人趙德楷等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己丑吐谷渾

德楷在前據實錄遣使宣諭後拘德楷即下詔伐之今兩存之

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重難也以其年老難勞

之以征伐之事也將即

亮翻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甌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西海郡善目末皆隋破吐西海郡任音王時戰翻日于餘翻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充華唐大官之職無此官詔已行冊使將發使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中牟丞皇甫德參中牟縣屬河南郡晉屬豫州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更名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時掌翻下上書同斂力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治直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漢書李左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又翻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兩翻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衛尉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會要在八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

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量音良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紊音問昭時招翻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西突厥吐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羅哇利失可汗吐陸結翻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洮州壬辰赦天下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擊叛羌破之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唐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今分九等蓋於三等各分上下中也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饑力騰翻饑七或翻食而多取之為饑噉徒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儒乃取翻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敗補通翻下兄敗等敗之敗同考異曰舊道宗傳云賊軍至走入庫山已行數千里諸將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先行兼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嶺山不知其所以為同異據庫山已行數千里今不取今即以為庫山之戰也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磧七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曷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日考異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從之而君集不從傳云軍次伏允已吐谷渾去野草以饑我師道宗遂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追戰唯靖決計而進入敵境遂破之石山按實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後日伯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

者賊既西走未和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  
未若且向壽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若集日不然段志玄曩者  
至壽州賊眾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  
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迫懼取同俯拾柏海雖通便可  
行而實錄相違今從實錄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  
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  
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  
畜以充軍食畜許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水經注  
水自臨羌縣東流合龍驛川水又東合晉昌川水又東合長寧川水  
又東合牛心川水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逕西平亭  
西東北入又敗諸赤水源考異曰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任  
于隴水又敗諸赤水源考異曰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任  
宗越南路歷破邏真谷然則赤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  
其名又吐谷渾傳獲其高昌王墓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  
容考備不知在何戰今亦刪去  
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  
無水人乾冰馬噉雪選郎佐翻下五月追及伏允於  
鳥海隋志河源郡有鳥海在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  
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海蓋即赤水縣屬薛萬均  
力傳作赤水今從實錄太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  
舊書帝紀崩於大安宮之垂拱殿年七十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  
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赤  
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  
弟皆中槍騎奇翻下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  
領軍將軍契茲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  
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從才所翻李大亮敗吐谷渾  
於蜀渾山海西在赤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  
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  
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吐谷渾傳云  
突倫川廣語轉耳今從實錄將奔于闐契茲何力欲追襲之薛萬  
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

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  
巢穴邪復扶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  
兵從之驍騎音翻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  
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亦翻襲破伏允牙帳  
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  
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栢海還與李靖軍合奇  
救翻音秀考異曰吐谷渾傳栢海作栢梁今從實錄實錄及吐  
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  
過鳥海星宿海相連並在其西且未又在其西極遠據地已至且未又  
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栢海還與李靖軍合奇  
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  
至其處邪今從實錄  
為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  
常快快順錄見一百八十七卷高會李靖破其國人窮  
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  
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江翻  
傳云自縊而死今從實錄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  
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  
趙故呂烏甘豆可汗魏書慕容順又九勿上慮順未能服  
其眾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六月己  
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  
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復扶又翻  
擊叛羌破之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  
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  
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上  
力端翻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為子孫後世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用漢文帝遺詔三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班固等述白虎通義六卷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灋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復扶又翻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原陵漢光武陵也高去聲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昭時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弘農府君諱重耳房玄齡等議以為涼武昭王為始祖涼王李暠諱武昭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党項寇疊州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導黨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記翻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塞悉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關水關水在党項界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

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留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勞力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勝音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赤水之戰拔萬均兄弟於圍中及見排毀之狀也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十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先言之尚宗女臨洮縣主洮縣上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先言之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素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復扶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為于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上欲自詣園陵園陵謂羣臣以上哀毀羣瘠固諫而止羣臣以初遣使入貢處處皆西突厥之別部也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之十八里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加號太穆皇后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蕭瑀龍朔間執政見上卷貞觀

四年復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  
扶又翻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  
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薛因賜瑪詩  
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瑪曰卿之忠直古  
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瑪再拜謝魏徵曰  
瑪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彞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特進李靖唐大興正二品日特進注日二漢及魏以爲加  
職第一品官特進爲正二品散官唐因之上書請依遺詔御常  
服臨正殿弗許掌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  
致音國人不附竟爲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  
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  
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使有不奉詔  
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  
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  
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  
斂斂力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  
於我足矣諸設歎服突厥謂子弟與兵者爲設與社爾及薛  
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一百九十二卷社爾兵亦敗將其餘  
衆走保西陲見上卷西突厥亦亂  
咄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  
西突厥取其地幾半降戶江翻有衆十餘萬自稱蒼布  
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  
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爲諸部皆諫曰新得  
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

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陞  
利失可汗立見上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  
歸薛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  
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  
降戶江翻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處留社爾於長  
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作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  
內 癸丑徙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  
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  
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肅王元鳳爲號  
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皆此以上  
王恪爲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恪  
爲蜀王鄭王暉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  
王自恪以下皇子也燕因肩嗣二月乙丑以元景爲荆  
州都督元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嘉爲  
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恪爲  
潭州都督泰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都督愔爲益州  
都督暉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  
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唐制凡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  
亮行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與方上以泰好文學好呼禮接  
面置行事之例更注官之行不同  
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爲  
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使丁未以諾曷鉢爲  
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  
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  
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復扶又翻  
因流涕嗚咽不能止思夏六月壬申

以溫彥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 侍中

魏徵屢以目疾求爲散官徵患目疾上不得已以徵爲特

進仍知門下事徵不居侍中之職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直朝

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特

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好學到翻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

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

侯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

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豫章公主上

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

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嘗白后以東宮器

用少請奏益之少許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德不立

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

夜不離側難力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

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

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擐音官從左右止

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

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瘳音丑請奏赦罪人及度

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

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

大事不可數下數所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

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語牛

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爲千后固止之及疾篤

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第后言於帝曰玄齡事陛

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

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漢書曰非有葭莩之

皮非葭莩也葭者其節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葭莩言葉裏白

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以無忌之賢不能自保則

願勿以丘壘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

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

遊畋遊必窮翻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

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

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

地耳呂后事見漢紀己卯崩于立政殿閭本太極宮圖東上閭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

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戚徒戒

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是開其禍

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唐內

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

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復扶又翻失一

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八

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來上封事者多計人細事此說至翻上時自今復有爲

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

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北醴泉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

士衆出肅章門肅章門在昭陵西肅章門肅章之西曰肅政門又



者何微者也易爲序乎 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辛子 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恤翻 鄙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待容易乎易以 上曰灋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數所角翻 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治直 之翻 宋曰曰饒州漢爲鄱陽縣吳置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置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徐湛鄱陽記云北有亮山又以地饒衍遂加食爲饒今郡圖又云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 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陸賈新語曰聖人不取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 於嶠巖之山指珠玉於五 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事見七卷 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邪音 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上下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更上衛翻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東宮六率者左右衛率擬上臺左右衛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將軍後又置左右虞候率擬左右領軍將左右金吾將軍左右內率擬左右千牛將軍通謂之六率 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校戶 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兩翻 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

其屬教戰帥讀日率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予讀日與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時節五箇至爲五番  
十二番若箇留衛衛者五百里爲七番  
十二番上時掌翻數  
所角翻更工衡翻

十一年春正月徙鄴王元裕爲鄧王鄴王譙王元名外翻爲舒王辛卯以吳王恪爲安州都督晉王治爲并

州都督紀王慎爲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  
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遺于季翻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宮魏明帝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以給洛人之遺水壞廬舍者則知飛山宮亦在洛陽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上時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

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

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自張  
七釐小頭一分十釐答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扭女九釐  
蘊古之死見上卷五年見上卷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

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

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

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子孫蒼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巳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

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志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煬帝大業元年所起官吏以

敬直尚南平公主公主上女也先是公主下嫁先選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筭音煩行器也以盛棗栗餼餼特豚饌上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盥洗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順也右胖載之舅姐左胖載之姑姐各以南爲上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羣臣復請封禪五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六年文上武官請今羣臣復請復扶又朝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上時掌朝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嚴音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處昌呂翻樂音洛博慈損翻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濫音益也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治直吏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扶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盆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到侍御史馬周上疏上時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夏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尋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論也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乘輿夫昧爽不顯後世猶意左傳晉叔向引言杜預注曰昧日早起也夫音扶復扶又細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少詩照細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復扶又細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觀古玩細穀不升日數升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此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復扶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少詩昭細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此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大音扶強其兩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時魏王泰有寵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世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縲紲所以治安治直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刺史之選此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冬十月癸丑詔勅戚亡者皆陪葬山陵唐制凡功臣戚屬請陪葬者葬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若官人陪葬則陪葬戶爲之成墳唐會要載陪葬者官墳公主王孫長入宿衛而陪葬者名氏最多用此語也上獵於洛陽苑唐大興洛陽苑在都城西之西北距北池西至孝水南洛水支渠洛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豕音計細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史長知兩縣將卽亮翻邪音郎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此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復技又翻

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數出畋獵

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

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

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

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折之

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又曰君則則臣直故柳

然云上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故荊州都督武士驥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

宮為才人為武氏亂唐張本驥一號翻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乘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

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

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為子上曰人生壽夭難

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宅日不為公輩之主何

得輕之言固以秦代承乾之心矣太宗此對曰自周以

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竄塞禍

亂之源本塞魚列翻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

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今音鈔棻符

先翻上時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

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白虎通曰昏者

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惡鳥

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辯其

昭穆譜博古翻穆連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

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

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

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

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行下孟翻官

爵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

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

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行下孟翻彼衰世舊門

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

我不知其解何也解猶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

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朝直孟翻於

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皇族為上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領於天下二月乙卯車駕西還自洛陽西還長安還

亥幸河北觀砥柱自西還便道幸河北觀砥柱甲子巫州潦反

女三千餘口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

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廡舍樓觀觀古玩翻又

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飼祥上數之曰朕

巡省河洛數所具翻又所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

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戊寅詔曰隋故

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

以聞將亮朝亮君素事始一百八十四卷唐恭帝義寧元年歲一後以北使扶廢其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丁未車

駕至京師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

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

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

何為遂不許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立齡之功也貞觀以

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玩翻皆賜之佩刀上謂徵

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

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

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治直上曰今所為猶

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

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

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

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

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黃陛下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

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

下患之難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皇甫德參事見上卷八

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夏五月壬申

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典弘文館學士

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與校理或司撰書或兼訓

生徒若今弘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弘文館永興

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

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行下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秋七月癸

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乙亥吐蕃寇弘

州弘州當作松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

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初上遣使者馮

德遐撫慰吐蕃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向公

主公遣使隨德遐入朝使疏史朝多齎金寶奉表

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

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

間間唐禮遂衰亦不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

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境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

都督韓威威羌酋閼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

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降羌酋

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

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

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

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洮上乃吐蕃攻城

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

松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以其地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使使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

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易曰天造草

昧王霸注云





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  
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由東序道殿墜東南位再拜升  
皇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投拭帳簾進太牢之饌加珍羞  
向殿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  
拜出東門還  
大次宿行宮丁未還宮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  
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左僕射尚書省長官故  
封為中書令貞觀二年為左僕射至是  
男遺愛尚上女高陽  
公主女為韓王妃高祖之子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  
上許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  
管轄今之  
掌官者奉表二讀不許勸辭來章則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  
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  
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唐制  
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通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  
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國之大計所關也玄齡審官求  
賢求得其人故自領之唐中世以後  
禮部尚書永寧懿公  
王珪薨永寧縣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  
上皆立家廟唐制三品已上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  
法司所劾又戶部上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下上為同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為鄜  
州都督唐制無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  
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  
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  
投地出其瘕瘕瘕音夷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  
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  
妻卿何如邪音耶語半偃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  
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  
臣所願也上乃止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  
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

怨所積謂緣坐沒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  
良家有才行者充下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  
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上既詔宗室羣臣襲  
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  
道上疏爭之上時掌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朱均謂丹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  
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被何開正欲絕之也  
則子文之治猶在左傳楚圖微作亂莊王滅之楚氏既而思子  
孫或尹克黃復正欲留之也而變厥之惡已彰左傳秦伯  
其所治直史謂先王對曰其樂氏乎樂氏虐虐已甚焉可以免其在  
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變厥之惡未及武子與其毒害於見存之  
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  
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  
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行下使其人得奉大恩  
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  
不願之國上表固讓長知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  
履春冰春來冰薄履之懼宗族憂虞如實湯火緬惟三代  
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  
兩漢罷侯置守燭除曩弊深協事宜又武今因臣等  
復有變更更工衡翻恐紊聖朝綱紀直通翻且後世愚  
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  
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  
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  
主嫁無忌子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  
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  
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

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復扶又翻強其庚子

詔停世封刺史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朝貢通

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庚戌九勿翻文

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道其長史麴雍來謝罪

兩翻頡利之亡也見一百九十四卷四年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

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

破焉耆焉耆訴之拔焉耆見上卷上遣虞部郎中李道

裕往問狀虞部郎中掌京城街巷種樹山澤苑囿且謂其使者

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

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

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穴使疏更

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

又問鄰國為惡使疏更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

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

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可從刊入上遣民部尚

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賜薛延陀

與謀進取續誌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突利勿翻可從刊入

歷位中郎將亮翻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

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

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亦翻馳

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

鶻夜伏於宮外鶻戶音胡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

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

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重直龍翻折之舌翻折衝久之

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

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庚寅遣武侯將

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獫狁平之詳音詳獫狁

男女六千餘口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上封時掌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

克終者凡十條玩翻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

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自古

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

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

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六月渝州人侯弘

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東謝蠻西接

西趙蠻牂柯之別帥曰羅殿今廣西買馬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案

二十餘程自橫山至杞國二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弘仁

所通者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音分鬱林置音與郡隋廢音與

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音州貞觀六年改邕州明

郡音何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戶江翻丙申立

皇弟元嬰為滕王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

厥留河南不便河南謂北河之南漢南音秋七月庚戌

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

彌泥孰俟利茲可汗賜之鼓纛侯渠之翻突厥及

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

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璽斯言頡利既敗結讀其

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

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

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止為手實不





火羅或曰吐蕃羅曰觀貨羅元魏謂之吐羅居葱嶺烏斯河之南  
古大夏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柘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  
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庭石柘折城故康居小王庭城也史或  
曰吐蕃何或曰屈羅羅猶水南康居小王庭城故地南四百里  
康居康居地枝麻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  
茲音上慈靜時戰國且子余翻 吐陸建牙於鐵島山西謂  
之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作木翻 自厥越失拔悉  
彌駁馬結骨火燐觸水昆等國皆附之 按悉彌蓋即按  
之西駁馬或曰燐刺曰燐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  
十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乘實灌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  
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焉者北山之旁堅昆後語謂為結骨稍  
號結骨亦曰結訖斯又曰點焉斯火燐或為貨利習滿曰過利居烏  
斯水之陽西南與波斯接西北 以伊列水為境 伊列漢時西域  
以突厥駁北角翻燐餘燐翻 伊列水為境 伊列漢時西域  
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  
西屬咄陸以東屬咄陸利失沙鉢羅葉護傳云因咄陸失之地也 考異曰  
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未知二傳孰是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  
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  
里老人有差 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  
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故長安因蓋延康里屬長  
安縣管雍州用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按唐國  
子監上門西唐制仲春仲秋釋奠于文宣王  
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  
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 周官有師氏保氏漢  
立國子學唐國子祭酒從三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  
得補官 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數所角翻已上時掌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

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 考異曰舊傳曰八十餘人今從新書上以  
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

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五經正義今行於世撰士  
上行幸驪山溫湯 知翻 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  
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委吐  
絳翻 三月寶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寶反獠  
破之俘七千餘口 按寶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  
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  
阻海南與莫夷靺鞨靺鞨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人依島嶼散居多  
阻澤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使疏  
史翻靺鞨音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 龍翻 上以其使者  
余志為騎都尉 孫西曰余視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  
突厥 厥九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 肩翻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 孟翻  
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 秦置將作掌營繕宮  
置將作大匠唐從三品掌供邦國修造土木工匠之政令新志  
貞觀中置清暑宮於汝州臨汝縣界山南按汝水晚廣成澤 立德  
立本之兄也 閻立本高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  
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  
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一  
百九十三卷四年 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  
比 又翻 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  
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  
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  
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 辛子 子智盛立軍  
至柳谷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 詔者言文泰刻日將葬 休  
古通翻 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 飛即亮 侯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  
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 考異曰

地城今從舊傳。按田城即田地城也。高昌之王高昌也。置田地太  
守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新書曰。田地城即唐戊己校  
尉所治地。宋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縣之地。唐改高昌縣。論之不下  
詰朝攻之。詰去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  
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將即亮翻獠魯高昌逆  
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  
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  
未幾。惟尚書憐察。登居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  
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  
人皆室處。重上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左傳  
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仲翻  
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臣之首自交河城至浮  
圖城三百里。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  
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高昌自魏嘉  
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  
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文泰入朝其後稍驕  
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  
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又復扶  
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  
智翻力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  
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

西州。按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唐州。按金嶺縣。各置屬縣。乙  
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  
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又從官翻於是唐地東極  
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  
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史補焉耆喜  
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  
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  
歸之。高昌掠焉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  
禪。復扶上不許。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  
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陳倉尉尉氏劉仁軌  
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  
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  
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  
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  
魯寧官為折衝。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唐高祖皇帝太上皇  
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掌翻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  
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  
妨農事。願少留鑒。與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  
賜璽書嘉納之。治直之翻尋遷新安令。唐初置新安郡  
庚戌。還宮。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  
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亮翻上許以文成公主妻  
之。文成公主宗女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

戊寅歷以癸亥為朔行戊寅歷見一百八宣義郎李淳風

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

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

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

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

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暮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

小功從之按新志高祖作會祖舊服齊衰三月嫡子婦皆服大功

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

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為事如軍機誰不驚駭

沉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

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易以鼓動使疏所宜深慎上納

其言尚書左丞韋絳句司農木植價貴於民間

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

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擅貴所以私擅賤

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絳曰卿識用不

逮伏伽遠矣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

宮闕射殿在宜春門北行飲至禮大酺三日

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

常增九部樂為十部以備華夷一日宴樂伎有景雲樂之舞

爭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日清樂伎三日西涼伎四日

天竺伎五日高麗伎六日龜茲伎七日安國伎八日疏勒伎九日高

昌伎十日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

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

獄勅下退燒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

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

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

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亮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

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

功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一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一十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道高堯舜而會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

病仲穎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腹而輿之

衆謂食曰御史劾奏其詔左遷栢州刺史

皇九年置處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

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

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元日樊川在漢杜陵亦曰樊鄉漢高祖至樊陽以樊喻淮陽上功最

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

上時掌朝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

大音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

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

可得乎

治直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

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

柔日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

勝易守勝難

易以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

數所角翻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

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

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

有能如樊姬者乎

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田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鄢笑虞上子虞上子愧之進孫叔敖

爲相莊太子不聽玄素少爲刑部令史

少詩上嘗對朝臣問之曰

魏徵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

時何官對曰流外

按隋之視品即唐之流外銓也宋曰曰唐制

外銓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

問何曹玄素取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

夫褚遂良上疏

上時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

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

復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

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

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

褚亮始事薛舉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史言孫伏伽諫度支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

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

逆三曰謀叛四曰謀逆五曰謀大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獨能

使其民比屋爲善乎

比毗必翻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

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

治直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

陳讀曰陳下退駭翻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

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親之豈惟朝堂

通翻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直朝息亮翻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三月而合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窆必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尸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插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大音扶扶於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敗補遺翻而識者皆以爲確論丁巳果殺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吐谷渾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三人今從實錄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帝以宗室女爲弘化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帝破劫其古之樓蘭城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爲子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尙書唐儉等慰撫之羊翻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并州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使疏東封上時掌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

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按會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者起之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好治直之翻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實翻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上時掌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太子僕寺有殿牧署有異數一百人舊番上二宮六典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達哥友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紇干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孔穎達曰寢苦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苦塊枕於塊處昌昌翻竟不忍殺而止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疏史翻下同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纛徒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荷下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漫疆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沙鉢羅葉護立見上卷十三年幾居登翻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治直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按所建屋椽名爲屋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登翻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職方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郡邑之廢置疆場之事統舉而正之使疏史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

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

好呼到翻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

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

高麗高麗妻以遊女細細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

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結語咸涕泣相

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

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焉中真番樂浪玄菟四郡高麗有其地吾發卒數萬攻

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

壤逾七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

吾不欲勞之耳帝此言已有取高麗之心則界乙巳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比豐長安斗粟直三四錢

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治直吏翻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冬十月辛

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伊闕縣舊曰新城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韓氏辛丑還宮并州

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

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

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壬申

車駕西歸長安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

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從才邊境必虛我以

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合細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

羅僕骨迴紇靺鞨等兵合細合二十萬

利茲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漢書必翻時諱曰李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

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

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隋書作

朔州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

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靈武郡將兵即此右屯衛大將

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

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

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

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

退吾已勅思摩燒薊秋草薊他計翻彼糧糗日盡野無

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

思摩共為犄角犄去久翻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

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己

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

薛延陀於諾真水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許里初薛延陀

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

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

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

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

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

赤柯灤北走將即亮翻世勣選麾下

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

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

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勛命士卒皆下馬  
執長稍直前衝之角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  
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  
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  
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  
八九李世勛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  
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  
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  
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勛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  
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將帥亮翻語牛凡舉措利害可善  
擇其宜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朝直通翻  
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  
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  
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性五故翻是以  
禹拜昌言見書三謨良爲此也爲子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  
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  
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  
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  
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城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蕡事  
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牙者將軍之稱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  
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詠曰牙旗者將軍之  
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建門夫以旌爲門  
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與諸兵以押衙爲名  
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呼玄齡等拜謝魏徵進  
謂既熱難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爲衙呼玄齡等拜謝魏徵進  
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  
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  
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

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  
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  
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  
下莫與之爭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息亮翻而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  
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  
陛下不取爲子倫翻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上時掌泰好  
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  
請修之時泰奏引蘇勗言頗涉將亞卿許於是太開館舍  
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  
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  
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周禮王及世子惟膳不食其他庶子  
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  
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  
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見漢景帝紀宣帝寵  
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見宣帝紀今魏王新出閣  
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  
不肅而成者也子之言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  
殿魏徵上書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  
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處昌今移居此殿乃在東  
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追封時人不以爲可雖時  
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也上曰幾致此  
誤遽遣泰歸第 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  
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爲年限 勅天下括浮遊無籍  
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

爲中書侍郎專知機密中書侍郎二員時獨用文本故事與機密夏四月壬

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起居注唐六典曰

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希居上

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邪音對曰臣職當載筆禮記曲

下亦皆記之洎其上曰誠然六月庚寅詔息隱王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息王海陵王

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

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

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謂天元及煬帝

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

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

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此尼實翻近其苦

藥利病苦言利行因張良之言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

日太子惡其書惡鳥令戶奴伺立素早朝戶奴官奴掌守

朝直密以大馬筆擊之幾斃筆上藥翻幾居秋七月戊

子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庚申制自

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

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折而設翻至是遺風

猶存故禁之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

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

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翻下上表同此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

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

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此此至翻通于爲翻長如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

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程大昌曰輟字在丹鳳五

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

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

一人虞翻曰何事過謝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

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分扶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

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惡

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

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

少愈詣朝堂表辭少詩沼翻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

嫡立庶危國亡家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爲犬戎所殺

大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見漢高祖紀及考我

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說文病可臥護之徵乃

受詔癸亥薛延陀貢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

鏡一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

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鎮兵謂鎮

徙謂徙者徙謂徙者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西突厥乙

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

滅之杜佑曰吐火羅一名土獐官後魏時吐火羅自恃疆大遂

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

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將即亮翻乙毗咄陸

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西州西南有南山安昌兩孝





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  
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  
如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  
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使  
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與公主妻之細  
求何力皇女也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堅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丁巳營州都督  
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泉姓也  
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  
盛陳酒饌於城南又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  
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爲數段棄  
溝中管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  
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  
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將出行必  
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進不避阨谷路絕行  
者國人甚苦之呼火故翻送比孟壬戌上校獵於岐  
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雍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  
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  
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  
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  
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少詩雅翻長知雨  
音洛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旁各翻上  
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

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  
弊吾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  
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  
城此皆隋恭帝義寧元年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  
轉餉不絕計王世充時歷南寧戎廣州都督梁以健爲  
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  
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五年制令死罪哀其白首  
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爲子終不可  
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  
品已上集太極殿前又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  
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  
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  
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  
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  
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翻下如字以  
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驪山知上登山見  
園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  
法墮讀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  
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  
皆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  
請爲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

周法也。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累，勸也。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治，直吏綱下。亂，曲吏綱下。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懷諫，懷，懷也。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烏足爲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承乾病足，不長行。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微幸之徒，微，微也。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禮也。而太子之立，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曰：否？立嫡子而後立也。天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曰：否？立嫡子而後立也。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孽，魚列也。窶，支庶也。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使疏吏翻。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吹，昌昌翻。瑞翻。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柩，音音。上登苑西樓，長安苑苑西樓也。自製碑文，并爲書石。爲，音子。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鄂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鄂，音音。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爲忠孝，則太

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說苑：堯舜天下舜受之，作爲漆器，斷木而裁之，猶漆黑之謂侯，後國之不服者十有三。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復，扶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見二十四卷。漢宣帝地節二年。與，同。直利翻。上時掌翻。治，直之翻。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長，知上以爲然。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見上卷十四。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亮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卿，音音。尉遲敬德表乞骸骨，紆勿翻。乙巳，以敬德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參，參也。朝也。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誅，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少，音音。懈，音音。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諡法：茂績不德曰元。萊，成公杜如晦。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

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諡法好廉自克曰節譙襄

公柴紹作許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

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

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

叔寶等於凌煙閣書府不書諡者其人存書府書諡者其人已

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閣內面北寫功高侯王閣外西面三清殿側

大昌曰閣中凡設三閣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

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閣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恐

是在三層殿側以北面為恭邪余謂北面者臣禮也非以在三清殿

故側之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

弘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李制有直長掌內外開脫之馬

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

衛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燕因祐悅之厚

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畋獵近其新

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又戶得下同祐潛召還寵

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

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追令表首

改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

具請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

直用為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一人王

國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

以下守衛陪從之事校尉教尉文振數諫祐亦惡之

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

縱鷹犬斥君甚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

落魏書劉萬紀以為君甚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

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又勅戶部上遣刑部

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

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

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祐而亦祐

黨共逼章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

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祐因私署

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

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縱出亡者

相繼祐不能禁乘夜縱城而出恐為逆黨汚三月丙辰

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

州兵討之上賜祐手勅曰吾常戒汝勿近小

人正為此耳近其新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

餘黨分統士眾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

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

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王揮刀拂之為于祐

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

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齊府

兵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軍事陰謀執祐祐

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

聲聞數十里問音祐黨有居外者眾皆攢刀殺之祐

問何聲九翻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

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垣于元翻行敏等千餘人圍

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

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煨燼因命積薪欲焚之祐

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挾弘亮目投睛於地。決於餘皆槌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鏐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星經有星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老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官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爲官，晉置大長秋卿，後漢官以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數所具翻，援手元翻，刺七亦翻。爲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爲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量音良。祐縱擊虜之，慙不能殺，勅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爲榆社令。隋書：元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社縣，屬遼州，遼州各屬。以杜行敏爲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郎城孫處約諫書，郎城郎漢縣，屬魏郡，魏之鄉縣也。後魏置郎城縣，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爲郎城，曰郎城，併後魏之鄉縣也。郎城地屬焉，師古曰：郎音來，夷昌古翻。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諡曰敬章。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畋音田。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揣音初，委翻。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亡奴謂亡奴之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斯今

人讀若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辨髮羊裘，好呼到觀，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辨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處音到，纛音到，而音而。敕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啗音徒，又音徒。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號音高，哭音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勢面良久，太子歎起，歎音吐，起音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金城，秦時置，後漢書：金城郡，屬涼州。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自謂得爲突厥，與兵當一設之任，必當表表自見，史言承乾之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數音教，上音上。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上音上，時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元昌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毘甲操竹稍，被音皮，毘音皮，稍音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樂音樂，呼音火，故翻。有不用命者，披樹槓之，披音披，樹音樹，槓音槓。而擲之，擲音擲，而音而。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將音將，觀音觀。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折音折，節音節。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要音要，結音結。爲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上音上，太子私

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執樂器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與同臥起道士秦英章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謂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統下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十六人掌執千牛刀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數所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為千牛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以魏太子若有勅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頓丘縣屬東郡晉置頓丘縣後屬魏州武德初屬懷州貞觀初屬懷州以頓丘縣還屬於魏州將即亮嗣使誦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謂火逆嗣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笑人主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為亮君素所殺母曰長廣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驍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也皆為太子所親暱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

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紇干承基告變張本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三起昭陽軍四月盡唐肅宗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觀古玩翻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鞠也今三省與大理參鞠重其事長知兩翻音焉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來濟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元昌母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令音零案有分翻爭讀曰諫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勞勉到翻以紇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尉平棘縣公唐志魏州有祐川府隋志侯君集被收魏皮賀蘭楚石復詰顯告其事又翻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乞如字羣臣以為不可

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監古衡翻蹉七然事陛下於藩邸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耳今諸夏已定夏戶雅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朱子曰億未見而意之也度徒洛翻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怒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治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泰小字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為子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殺子魏王下後何同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

全耳亦以謙帝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朝直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按唐大興兩儀殿在太極殿之後蓋古之內朝也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第所爲如是王祐太子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刺七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欲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西內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殿太極殿蓋古之中朝也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謂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勅門司盡辟其騎謂上悅引泰入肅章門肅章門幽於北苑北苑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其在宮北故亦曰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肅章門三日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史相

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亮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武德元年慈景死更適師道工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東宮三師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爲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少詹事詹事正四品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爲之和藥爲于爲翦下同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從千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一百八十六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蓋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蓋魚結綳沈持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爲東萊郡王雍州牧相州都督屬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爲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左遷鴻臚少卿如晦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



於殿門外殿門東宮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

癸酉太子上表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

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

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

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

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詩上乃命洎與岑

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衡工與太子遊處談

論呂昌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

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遏高麗使疏吏翻

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子之未聞一二

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

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勳封仍同門下

中書三品知政事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

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

常有斯飯矣書無逸曰推不知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

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

無依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語之言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書說命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

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十一衛屯營也

薛延陀真珠可汗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

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

饌饌上御相思殿按諸國長子稱太子大饗

羣臣設十部樂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

資甚厚契茲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時

必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

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

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迎雖不至京師亦應

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

不成昏其下復攜貳復携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

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

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

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

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

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

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復扶又翻使疏吏翻薛延

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磧耗死將半失期不

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昏將使戎狄輕中

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

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俟斤陛下盪平沙塞

萬里蕭條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

纛立為可汗長知兩翻比者復降鴻

私許其姻媾媾西告吐蕃吐蕃北諭思

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

夷宴樂終日樂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

在舍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

臣為國家惜茲聲聽為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少嫌

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

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

七載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

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唐子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匈奴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薛延陀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薛延陀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薛延陀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薛延陀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薛延陀之瓜分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薛延陀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十六年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鞅鞞擾之何如契丹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少爲之隱忍爲千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觀此則知帝之雄心未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使疏吏翻丙子

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疎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言承乾之足不良三行猶小則不可不諫諍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督復扶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好誇到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陪所撰碑許晉撰碑事見上卷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歷代史官職稱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古衡前代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撰次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遠千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

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

焉即命削去浮詞呂翻直書其事八月庚戌以洛

州都督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

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

職宿衛兩宮及衛兩宮也率所律細恭儉忠謹每宿直必

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

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王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

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

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唐監丞從自匿不言大

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推

為之擢弼為中郎將上為弼時人皆賢大亮不負

恩而多弼之不伐也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

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復扶又翻謀絕新

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翻直遙上命司農丞相里玄

獎齋璽書賜高麗相里姓玄名璽字陶之後為相里氏南末

與百濟各宜戢兵戰阻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

矣癸未徙承乾於黔州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陽縣屬南陽府黔州今屬四川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

上時掌制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

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

使自隋以來有之先帝親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

兩制朝直遙觀使疏吏翻下同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

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為之作邸音古為子為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貞觀禮冬至祀昊初

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刺盧密明公贈司空封德

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

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

官奪爵治直之翻劾戶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

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

贈改諡詔黜其贈官改諡曰謬削所食實封謬法名與

被仁傷實曰謬又與曰謬氏五等皆以無辜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

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

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勅選良家女以實

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

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

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給小字雉奴

懦懦奴翻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

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

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

可數易數所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

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

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

簡誅之見二十三為人臣子不可不戒後後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山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漢鐘官在士林苑中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相高麗王使召之乃還宣力知翻還從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謂隋煬帝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焉於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高麗之地漢魏皆屬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警服時見其威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蹉跌七何翻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突厥思摩也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則翻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上時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將即亮翻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穉直自餘藩屏陛下所知屏必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音夫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

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己酉上幸靈口新書作零口九域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孟行下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分林蘭翻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無忌之保護太子也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京兆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少詩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洎其言翻上時掌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此說至翻好呼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敷與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累力竭則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所好也好呼到翻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飛白書也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此此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己未至顯仁宮是時幸九成宮為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書安縣幸東都則為中興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廊顯慈當安仁宮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帥讀曰率契丹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使說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為于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將順其美臣敢其惡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帝未起兵時儉在晉陽雅與帝儉在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

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行下孟綱而聽其言登諸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甲子上還京師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洎為侍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賓客舊下可補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從千容翻朕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少詩照翻今若出外母必愁悴悴音悲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嗚咽嗚音悲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黃門侍郎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焉音武於西突厥西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西至焉耆七百里詔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孝恪日率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鄉導鄉導日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





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

一曰以大擊小

二曰以順討逆

三曰以治乘亂

四曰以逸待勞

五曰以悅當怨

何憂不克

布告元元勿為疑懼

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

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太亮卒於長安

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

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壬寅故

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

禮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茲可汗北度河

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

之錄威依中國之大援還主都落薛延陀雖據漠北突厥之種類與

鐵勒諸部舊屬突厥俟利茲之來悉翻而從之故甚惡焉

翻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勅無得相攻

使疏吏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

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

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

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

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

之自是數相攻

十萬勝兵四萬人

戊午悉棄俟利茲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

羣臣皆以為陛下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

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

手足以避征役

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

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

隋之行怨民哉

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

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

無突厥之患俟利茲既失眾輕騎入朝

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

艘至盧思臺側

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留守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

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

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

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

從行

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

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七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一三三三

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重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氏翻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魏太祖葬鄴城西鄴縣本相州治所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迥起兵於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煬帝復於鄴故郡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乘繩誦翻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一十里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洛陽至定州一千一百一十里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言中國之人其父兄死於高麗今伐之是爲其子弟報父兄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言蓋蘇文殺其主而其臣子不能討取莫大焉今討其罪是爲高麗雪君父之恥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啜肉飯啜徒濫翻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謂不預東征之名籍者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後魏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其舊職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柳城縣營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遠守提城而潛

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隋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甬道通起浮橋度遼水所築越七喻翻甬余龍翻至玄菟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夏戶雅翻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唐顯慶帝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還宗固請將百騎張倫謂陛下遂秣馬東兵經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殲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數曰貴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奇翻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遼平郭縣地越七喻翻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爲士廉設案士廉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筆筆不去手筆所以計其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晉灼曰嚴鼓疾通爲大驚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爲遼東安陽縣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岳秀岩四縣丁巳車駕至北平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爲北平郡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卑沙城在遼東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上時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王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靉驪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

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遼澤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騎奇奇翻下同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言乘輿遺君父漢耿弇之言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勦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又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陳讀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又有功必賞土填塹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從才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龍直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燕如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音勝以其城爲遼州今大元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中竹仲翻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登自泥浦泥浦桃花浦古人浦古人汪妻將軍契苾何

力以勁騎八百擊之契苾必翻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中竹仲翻尙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又如字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從才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定翻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厥九勿翻誘奇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易以鼓翻陳讀曰陳下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冠身親行陣行戶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以獵為喻指示戰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度徒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亮直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為上梅不用道宗遣策張本夏戶雅翻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使使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行營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方合戰而龍門人薛仁貴龍門漢皮氏縣後魏曰龍門縣并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為秦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麟州薛仁貴自編戶應著奇服大呼陷陳呼火故翻所向無敵高麗兵披

靡。披普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唐制武散階游擊將軍從五品下仁貴安都之六世孫。薛安都為將以勇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斷丁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日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應開門而出臣救首級尾從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美離支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帝素狎勣笑而領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語牛倨翻少詩復同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褥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酋長由翻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頽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聞音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阮陣也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稱尺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史言太宗有稱功之心將即亮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據舊史其山本名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識音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鴻臚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反接兩手縛之也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間古寬不食數日矣命賜



之食謂曰爾爲謀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爾下請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跪上賜屬而遣之屬居約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壘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使史言帝威德絕域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可汗音寒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使說真珠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說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法之言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斷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亮卿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

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易以今奴以高麗十萬餘衆望旗沮潰呂祖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沙城即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許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亮卿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犬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犬聲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堞與堞同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離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

之三曰不能克道宗徒跌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見十八卷不如秦穆用孟明穆秦公使孟明帥師伐秦用孟明所敗穆公復用孟明孟明增修其政師伐晉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土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屏必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縑縑升也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殿丁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鞫以助役將即亮翻轉所交翻轉也按孔謂馬鞫蓋馬鞍也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鍇水蒲溝渤鍇水皆在遼澤中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蓋牟同都翻徙遼蓋嚴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八萬蓋并不使者言之耳新城建安驛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近也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數曰魏徵若在不使我行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少詩復立所製碑碑見上卷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到丙午至營州營州至洛陽二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驍即亮翻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

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漢遼西郡有臨渝縣唐志營州有渝關守渝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騎奇將翻翻古曰渝音渝道逢太子之上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謹許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號戶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璵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詔免元璵官璵孫王翻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為子僞翻吮徐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慶丑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力將即亮翻下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薛延陀之南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西原讀曰陣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殲北而還薛云會延陀死後其子多彌復發此云冬來寇必非真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又復扶己未勅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武德三年分并州之州以屬上縣屬朔州唐武德六年分歸州之屬上縣屬朔州

蔚州雲州中興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  
實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鎮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十八年改  
定襄縣為雲中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  
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廊坊石隰十

州兵鎮勝州勝州隋之榆林郡後魏舊有銀州隋廢為歸化縣  
州郡漢西河之國陰山陽縣地也唐置銀州治所銀州春秋白狄地  
治歸化縣漢陰山陽縣地也唐置銀州治所銀州春秋白狄地  
後改州為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寧元年分延州之  
義川縣置丹州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寧元年分延州之  
後魏置中興郡隋廢郡以中興縣屬銀州武德二年分銀州置坊州  
中興郡以周天和七年元皇帝放牧歸州於此置馬坊也唐音膚

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  
慶五州兵鎮靈州西魏於五原置西安州後改靈州隋  
靈州為靈州郡貞觀二年復置靈州又

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  
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

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  
戶部三尚書事劉洎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吏禮戶部三尚書  
事民部之外安得復有戶部哉唐大興貞觀二  
十三年始改民部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

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  
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疎

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  
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

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  
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伊霍伊尹霍光也  
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自處伊霍伊霍伊尹霍光也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帝

選為勞四時選給一百九十  
卷元年選頻頻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  
從之又選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大興日南氏  
左衛衛左

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貞觀八年改會州為茂州茂州  
取界內茂山為名後書其地  
山有六夷七羌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蜀之  
九氏各部落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

彌可汗輕騎遁去薛延陀部內騷然矣丁丑遣大理  
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用漢大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詰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詰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欲翻之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

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并州至京  
師一千三

百大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  
曰此道宗所解解戶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

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  
也是役也不唯不用乘虛取平壤之  
策乘勝取焉骨之策亦不用也上疾未全平欲專保

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  
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處決已  
間上言

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  
還東宮與師傳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

過辟仗者衛士在駕前擁護左右上  
行人所謂陳兵禁道而後行也辟音  
橫刀帶之刀橫掖下詰之詰去忽於草中見一人帶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



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與  
令人舉之有三衛誤拂御衣觀衛勳衛翊其人懼色變上  
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衛翊之三衛陝人常德立告刑部  
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  
圖識陝失冉翻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  
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  
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  
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  
具將作少匠亮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  
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決別之辭己丑亮  
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  
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  
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尺籍  
丁浪翻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  
嚴州使高麗所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  
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  
支蓋金遣使謝罪使疏吏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  
蘇文也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  
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  
嶺五國以為聘禮于闐時兼有漢成盧汗彌梁勒皮山五國故  
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  
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賈尼國人  
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  
僕骨同羅共擊之由下奴翻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

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  
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  
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  
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護靺鞨東北六  
魏之烏洛渾也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遇薛延  
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  
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  
史德時健部落頡利滅李靖使突厥破多彌迴紇攻而  
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  
遣使來歸命侯集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  
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  
地尋去可汗之號咄摩支沒翻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  
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  
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  
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勅勒共圖  
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世勣上勇翻江翻  
下同考異曰舊李勣傳云詔勣以  
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  
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  
調發調發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  
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上時掌翻接對百寮  
明習庶政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  
俯從公道上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李世勣  
至鬱督軍山山唐語兩音也勣傳云至天山今從唐屬其  
酋長梯真達官帥衆來降日率薛延陀咄摩支南奔

荒谷世勳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

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勳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

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

武衛大將軍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己巳

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

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

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

長皆喜頓首請入朝通翻庚午車駕至浮陽浮陽舊書

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結

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

不知所之奴等各有所分地分扶不從薛延陀去歸命

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嘉辛未詔

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樂音賜其酋長璽書璽書

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使疏吏壬申上幸漢

故甘泉宮甘泉宮在漢北平縣界又曰甘泉山

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言戎狄之流殃構禍

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

萬戶散處北溟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

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混元殊未前聞宜備

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隴山

至西瓦亭觀馬牧原州平涼縣南有瓦亭故隴山

時源縣界

紀略陽縣界又東南出新陽九月上至靈州靈州在京師西

里映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勅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

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

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

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特進同中書

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蕭吉嘗

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

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

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

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

臧否乃至於是否音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數所角翻

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蕭瑀

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

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好呼瑀須臾復進曰復扶臣適

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

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快

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朝直遙翻見賢通翻朕於佛教

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

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

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魏明帝時梁武帝

紀及乎三淮沸浪三淮本之詩五嶺騰煙魏武帝王事

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殿熊蹯楚成王事雀殿

梁武帝死於臺城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

報施之徵何其謬也魏式瑀踐履車之餘軌襲亡國

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

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





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為于且臣舅臨

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矣夷者北首夷矣輒屈鑾駕覆尸之食鄭氏

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

如雨及柩出橫橋長安故城橫橋門外有橋上登長安故城

西北樓望之慟哭丙申詔以迴紇部為瀚海府僕

骨為金微府考異曰舊唐書金微府今從實錄唐書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

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府者都督

肩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

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歸林州白霽

為賓州賓音賓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

銀繒帛及錦袍繒繒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

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

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

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

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使驛歲貢貂皮以

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驛使為表疏疏所上皆許

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

號皆如突厥故事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

禪社首唐初曰社首山在漢秦山郡博縣音灼曰山在餘並依

十五年議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上將復

伐高麗又翻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

拔朝直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

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

其疆場數所角翻更工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未翻

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

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

丘道行軍大總管相如子盧賦曰夫齊東甯鉅海觀乎成山射

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

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

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亮翻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

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辛卯上曰朕

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

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

木師讀曰率槎士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

者因人心之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是月上得

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

宮為翠微宮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絕頂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

瀚海等六都督皋蘭等七州大都督七州並見上置

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為之素

酒一盃餘悉還之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

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

供奉黃格漢不得除正官命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嘗

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唐初以考

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詰直

古翻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

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

言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庚辰上御翠

微殿翠微宮之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



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說韓義翻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韓義翻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垂山絕惟一面可容車鼻騎士夷博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亮翻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見賢又請身自入朝朝直遙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考異曰寶錄詔遣重慶將軍安調遣右屯衛將軍韓華迎之車鼻使韓華與其辭初無來意陽王泰爲濮王濮王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即西洱河山穴阻深趙氏世爲酋長酋長由趙長知兩河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訶黎布失畢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崙道行軍大總管古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將即亮翻契苾何力必翻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去美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治直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

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隼鳥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夏戶雅翻少詩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太宗自疏其所行之過差者以戒太子可謂至矣然太子病於柔弱好內乃無一言及此以警策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信矣易以岐翻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爲調藥爲于使太子臨問庚寅薨戊戌上幸驪山溫湯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卒于恤翻樂浪音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龍戶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長孫無忌

戊申上還宮結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在回紇西北三千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俟利發之翻屈居勿翻阿爲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頃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蘇然都護蘇然又以阿史德時健侯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州



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長知兩翻使疏吏翻見賢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幾居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

之地盡爲編戶乎地理書曰山無毛之地也按手草之地也上營玉華宮程大昌曰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務令儉約

惟所居殿覆以瓦又翻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

卯改于華原華原在華原縣官漢雲陽役祠之地後魏於華原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唐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復屬京兆中書侍郎崔仁師

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縣南二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本縣州今從新舊本紀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少詩照翻今崑

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弩失畢當作布失畢龜茲王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儀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爲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充容長城徐惠

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下喪國同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魏蜀吳三方鼎峙至晉混一豈非矜功恃大棄

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

易以鼓翻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伎果翻珠玉錦繡實迷心之耽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資治通鑑 第一百九十八



阿羅那順奔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注曰崑崙山釋氏曰阿耨達山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注于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為中國河其崑崙山西北有大水出焉曰新頭河西南流運鳥長國又東南流運中天竺國亦曰恒河又西運四大塔北又西運乾陀國北所謂乾陀衛江蓋即此也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唐制又散階戶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唐制又散階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周公諡法剛德克就上曰諡者行之迹當得其實行下可諡曰貞肅公齊無德曰肅心隱政急曰肅子銳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為之營第為于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高麗教翻乘獨謂劍南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領左右府亦分焉左右各有長史此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長直亮翻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武連縣屬始州始州後改劍州武安縣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屬隋屬洛州左右武衛將軍乃南牙諸衛將軍直玄武門則掌北門宿衛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見賢通翻

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行酒令者一人為令伯餘人即酒也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善戶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真音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厯數其人已死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王況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幾居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對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悴秦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上時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見一百九十九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明謹用刑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



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歲到此分與見得高

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

夕入地儼蒙錄此哀鳴論謂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

言也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

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

與訣悲不自勝升癸卯薨柳芳曰玄齡佐太宗

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亮相息

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新贊作房杜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

宜哉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丑勅越州都督

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東陽郡隋平

道擊薛延陀餘寇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摠管

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江翻癸

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還從官翻萬徹在軍中使氣陵

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裴行方副萬徹東伐

濟所攻破其十三城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

中書令疆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叩眉三州

獠反疆其兩翻叩渠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

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

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

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

騷然自劍門關以南謂之劍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

外內京師而外諸夏也

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施此

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

挽曳未畢復徵船庸復徵又翻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

加存養上乃勅潭州船庸皆從官給冬十月癸丑

車駕還京師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下

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

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

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

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

斬之以聞燕因肩翻誘音上恐迴紇部落離散遣兵部

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

遣回紇由是又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

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龜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

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

兵追擊擒而斬之十六年郭孝恪破焉耆立栗婆準爲立其

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焉耆王先那準之弟使修

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奔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

都城三百里磧口新舊書作磧石龜茲都伊邏廬城北倚遣伊

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韓威帥千餘騎右衛將軍

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

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揭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龜茲懼

僞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

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甲戌以迴

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爲左驍衛大將

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

統五發五侯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

紇不肯西屬突厥按賀魯時爲將軍自多羅斯水入居庭州永徽二

年乃西遁自稱可汗所統吐陸五穀考失十一月庚子契丹

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同並帥讀曰幸

以契丹部為松漠府杜佑曰松漠之地以窟哥為都督

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

主為刺史峭落州無逢州羽陵州白連州徒何州萬丹州以奚

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奚音又以其別帥阿

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奚音

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西京

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

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

沙州刺史蘇海政尙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

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自安西府西出拓厥

擒布失畢及羯獵頭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

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

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

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

利復同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倉部郎中

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

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

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北

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

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

降降戶江翻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

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

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

駝馬軍糧又使見翻社爾勒石紀功而還又使見翻戊寅

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

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

者假賀魯以羽翼正速其叛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

子文王入見見賢通翻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爲

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

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

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

將龜茲音江茲又音屈佳將即亮翻考異曰實錄云左武衛中郎

將中郎將舊傳爲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左右衛中郎將時已無武衛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

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車鼻長子獨漫陀先統拔悉密都車鼻未敗  
前遣其子菴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羅州以統其  
衆今從太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此因穆天子傳西王母居瑤池之

名也上而命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

爲瑤池都督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

護李素立兼都督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

至顯道門外赦天下丁卯勅太子於金液門聽政唐按

六典城門即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昭德等門爲京城門朱雀等門

爲皇城門承天等門爲宮城門嘉德等門爲宮門太極等門爲殿門

通內諸門之門圖志不能盡載耳夏四月乙亥上行幸

翠微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

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豐州都督世勣受

詔不至家而去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

逐諸羌乃置豐州蓋以山重疊名之辛酉開府儀同三司

衛景武公李靖薨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

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含風殿

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已復召無忌及褚遂良

入臥內又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

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

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

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武許之間二臣王凡之命猶在高

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年五十五太子擁無忌頸

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

號不已號戶高翻處昌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

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秘不發喪庚午無忌等

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亮翻從才用翻辛

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

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爲侍中少詹

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

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

太子即位太極殿西內正朝於此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

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爲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漢

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

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

勢面割耳流血灑地勢面割耳六月甲戌朔高宗即

位赦天下丁丑以豐州都督李勣爲特進檢校洛

州刺史洛陽宮留守李勣去世字建太先是太宗二

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先恭至是始改官名犯先

帝諱者孔穎達曰曲禮卒哭乃諱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

案昭元年衛侯惡卒數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

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癸未以長

孫無忌爲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

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

門下三品唐制三公正一品無忌既爲太尉而令癸巳以李

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阿史那社

爾之破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

王伏闕信入朝說闕內朝闕視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

伏闕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八月癸酉夜地

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庚寅葬文皇帝于昭

陵昭陵在長安北驪山麓太宗自唐太宗後爲臣子者率稱其



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弘農府君魏弘農太守重耳也請藏主於西夾室從之有東西夾室夾太室兩旁故謂之夾室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五州舍利州思辟州阿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史以載蘇農州阿蘇州失州拔延州餘二州逸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見賢唯二人應死上悅

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處昌昌上以吐

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漢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車都尉曰主者奉車都尉不復除授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

無忌等云天子初卽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吐蕃以太宗晏駕固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諱治字爲善小字維奴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年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天皇八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王恩政爲西魏守以后父仁祐爲

特進魏國公己未以張行成爲侍中辛酉上召朝集使朝直遙翻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

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治直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

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以帝之尊任二人如此武

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貞觀也尚矣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

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上時掌制爲于縱使服隨例

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杞王素節爲雍王

卒卒子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相息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

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

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騎奇奇師識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

立其弟爲王事見太宗貞觀二十六年唐兵旣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會茲由翻長知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

茲王復扶遣歸國撫其衆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

軍山處呂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唐無衛將軍衛字唐無衛將軍衛字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

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

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刺史都督舊書作蘇農二十四州是後調露元年溫傳奉獻二部反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則二字爲是然單于都護府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州時十九州耳其五州遠無所攷又有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

都督是其廢置離合不可詳也。張山府顯慶三年廢為州。金微舊作金微海都護府。領海金微新羅。幽陵。龍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遠仙。其二濛余。其三稽落。居延。其四頭輪。其五渾河。其六龍九。其七宋白。其八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癸亥。上出畋遇雨。問海都護後移於回紇本部。乾音十。

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惟賴油之。製及補油。陳始。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有之樂音洛。考異曰。舊書。那律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下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陽武縣屬河南。自晉。勣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勣。戶得翻。又大理少卿張叡冊。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音估。

古。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都督謝慶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梓州當作梓州。武德三年。梓州獠。曾謝龍封。降以其地。置梓州。京州。高宗武德三年。以梓州獠。別置琰州。亦蠻州。萬歲慶興入洞招慰。為獠所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柳京西魏尚書左僕射。奭之孫。實誠之。晉。王皇后之舅也。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亮。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啞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啞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復扶又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九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廣二百里。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吸努失畢。五侯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咄當沒翻。步勝音。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啞運為莫賀咄葉護。啞從。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又翻。騎奇。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引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音。靈公不君。從臺。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憚皆好聚斂。憚。於粉。翻。好。呼。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素成岐雍府兵三萬人。漢武都上。後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後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州。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帝。在己見。十九卷。晉武。北方。帝。少。尊。南方。帝。炎。帝。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九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廣二百里。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吸努失畢。五侯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咄當沒翻。步勝音。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啞運為莫賀咄葉護。啞從。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又翻。騎奇。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引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音。靈公不君。從臺。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憚皆好聚斂。憚。於粉。翻。好。呼。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素成岐雍府兵三萬人。漢武都上。後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後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州。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帝。在己見。十九卷。晉武。北方。帝。少。尊。南方。帝。炎。帝。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九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廣二百里。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吸努失畢。五侯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咄當沒翻。步勝音。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啞運為莫賀咄葉護。啞從。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又翻。騎奇。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引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音。靈公不君。從臺。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憚皆好聚斂。憚。於粉。翻。好。呼。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素成岐雍府兵三萬人。漢武都上。後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後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州。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帝。在己見。十九卷。晉武。北方。帝。少。尊。南方。帝。炎。帝。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夏四月趙孝祖

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殛威擒大勃弄酋長楊

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

孝祖皆破降之降戶西南蠻遂定甲午澧州刺史

彭思王元則薨江州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

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之新舊志無之當

發薛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秋七

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

爽爲后謀爲子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爲太子

冀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

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

少保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

戶部尚書即民部尚書避太宗諱改爲進戶新增進之戶也少計履行奏去年進戶一

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見戶履行奏隋開皇

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也唐人多有此

履行士廉之子也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

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

渾來朝弘化公主貞觀十三年降吐癸巳濮王泰薨於

均州濮王散騎常侍房遺愛尙太宗女高陽公主

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教遺愛與兄遺

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

是寵衰主快快不悅快於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

寶枕浮屠正號佛與浮屠音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

得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餉遺更以二

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

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卽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

相訟實更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

遺直爲隰州刺史又浮屠智昂

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掖

局令從七品下宦者爲之屬內侍省掌其工先是駙馬都

尉薛萬徹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

朝與遺愛款昵昵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

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

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爲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

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

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梁紹尚高祖女平陽公主巴陵公主巴陵公

之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

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

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

累臣私門累力上令長孫無忌鞠之令力丁更獲遺

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

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己欲立爲太子無忌固

爭而止事見一百九十七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

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衆望

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見

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

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

父吳王朕兄欲勾其死可乎勾居兵部尚書崔敦禮

以爲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

留爲國家効死力豈不佳尚辰羊翻乃坐房遺愛殺之

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

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  
 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  
 尉執失思力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執失並坐與房遺愛  
 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下獄節頗  
 左右之左右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  
 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  
 州唐初房遺愛萬微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  
 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初林邑王范頭利卒  
 子真龍立大臣伽獨弑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  
 國人弗從乃立頭利之壻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  
 氏復罷婆羅門又扶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  
 之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  
 奔真臘真臘一名古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  
 南有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下同妻以女王  
 戊戌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不更日定甲戌以褚遂  
 良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選事  
 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初睦州  
 女子陳碩真吳縣人與妹夫章叔眉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眉為僕射甲子夜叔眉帥眾攻桐廬陷之吳分  
 立稱陳碩真吳縣人睦州九域志睦州在桐廬一百五里項安世  
 曰桐廬縣屬睦州四年吳置以桐廬側有大桐樹垂條覆蓋旁陸數  
 之桐廬縣讀曰幸碩真撞鍾焚香江引兵二千攻陷睦  
 州及於潛唐屬杭州宋白曰吳越春秋秦徒大越為語之人實之

舊唐書十三州志舊唐書吳興錄地理志蘇進攻歙州不克  
 西有舊山舊唐書無水至隋加水於如字  
 勅楊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  
 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將即亮刺史崔義立發兵拒之  
 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兇懼  
 且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立以玄籍為前鋒自  
 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成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立  
 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又是士卒  
 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江十一月庚戌房仁裕軍  
 合獲碩真叔眉斬之餘黨悉平義立以功拜御史大  
 夫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賞功厥後崔義癸丑以  
 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十二月庚子侍中褚憲  
 公高季輔薨日憲補首條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  
 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  
 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  
 級  
 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凍  
 特選生羌下樓大首領也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  
 劍州屬唐屬松州都督府  
 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庚申加贈武德  
 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  
 寵考異曰蕭淑妃或作蕭淑妃或作蕭淑妃皆作良婦  
 宮有良婦姓高宗在東宮時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  
 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下宋齊之時以為武氏所  
 下之武氏下武氏才人位列三武氏太宗崩武氏隨衆感  
 業寺為尼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崩其年即以安

程大昌曰以通鑑及長安志及呂大防長安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業是也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

聞之陰令武氏長髮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間古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

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上角翻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

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驥預焉為唐皇后淑妃乙丑上幸鳳泉湯鳳泉湯在乙巳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先波斯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以為國號杜佑曰波斯國其地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山有言曰山西三穴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水之西距京師

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

面陳唐制朝官皆立仗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上時

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冬十月屠雍

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屠者以饑若物

長安尋晏駕事見十二卷帝三今復城之復城必有

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

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高麗

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靺鞨音未契丹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稅米斗十一錢

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

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

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伺相必傾心與相結所得

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

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

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

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

數其罪數所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

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无忌第酣飲極驩

席上拜无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朝散官仍

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无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

以諷无忌從千无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

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无忌第屢有祈請



无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无忌无忌厲色折之上於无忌官及麻孽又有橫賜意可知矣无忌欲格其非心則辭而不受可也焉无忌得弄張本數所角斷折之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己丑

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

山拔十餘城胡叢顯山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也顯養車魯亦各蠻種車魯新書作東魯音庚寅

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高麗與百濟靺鞨

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

援使疏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

蘇定方發兵擊高麗亮翻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

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按舊書程名振傳貴端水

郭及村落而還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

葱山道行軍大總管葱山即葱嶺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

汗壬辰以韓瑗為侍中瑗字子康來濟為中書令六

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厭勝又云一說翻考異曰舊傳云王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立武昭儀廢王后今從實錄敕禁后母柳氏

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

史奭行至扶風武德元年分岐山置扶風縣在州東八十里

岐州刺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

州刺史榮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復扶又翻唐因隋制後

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

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考

異曰唐屬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唐屬又云瑗請帝不從後立武后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

今從實錄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

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新置壁州敕未至門下義府密

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

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

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

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

遣使勞勉之使疏尋超拜中書侍郎考異曰舊傳

后義府密申上表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

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宰相輔國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

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

儀矣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八月尚藥

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尚藥局奉御員二人掌

事員外同正自孝璋始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

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

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

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

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亦正五品上西

王世充所殺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

日退朝朝直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

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

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

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勣稱疾不入无忌等至

內殿上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

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

娶為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

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夏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性五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夏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撲殺角翻又音木翻殺魯暗翻朝直遙翻顧上再三顧无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无子今欲廢之立武氏上再下問其可否按如此則是无忌實違夏也今不取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間古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勝音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嫫音古人表嫫母黃帝妃生倉林音古曰嫫母音誤即嫫母也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黃帝愛幸之音誤妲己傾覆殷王妲己有蘇氏之美女紂愛之唯妲己之言是從卒以亡殷如響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小雅正月之辭韓瑗之意謂嫫母美豔而亡殷周女在德不在色也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蹟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扶分

問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漢伍被曰吳王吳王不用子胥之言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因山爲臺名西南去吳國二十五里范成大吳郡志曰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史臣恐海內記正義曰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太姒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

光太如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事見漢成帝紀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諸遂夏韓瑗來濟言皆謂切此時去貞觀未遠士大夫敢言之氣未衰自三人者得罪在朝之臣惟承武后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他日李勣入見通鑑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夏固執以爲不可遂夏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殺三子之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以田舍翁況天子許敬宗之事君不敬莫大乎是朝直遙翻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夏爲潭州都督潭州在京師南一千四百四十五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六

起唐肅宗上元元年十月盡宣宗大曆七年七月凡十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唐制凡受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上稱掌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武氏譽重椒闥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荷下可翻從才宮壺之內恆自飭躬荷下可翻從才嬪嬙之間未嘗近目嬪嬙良細嬪官也近五故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漢宣帝甘露三年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事見上卷上年瑗于嘗難豈非深情為國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皇后武氏璽斯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窺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

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斷丁管翻去美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赦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分扶問翻於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蟒莫明翻蛇蕭氏為巢氏巢古武后數見王蕭為巢被髮澀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數所武后遂翻復扶又翻大期宮接西內宮城之東北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月更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後高宗以風痺殿西內殿遷龍朔三年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易難卦大象曰明兩作難大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言代武后之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崔豹古今注曰漢文帝為太子樂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星重輝四日海重潤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重直龍翻燭即略翻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震長子也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漢武帝語田事或犯鱗必嬰嚴憲則死人主之威不可犯也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西突厥頡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恩澤川廣伊

麗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  
茲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眾寡弱不為諸  
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中書侍郎李義府參  
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  
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  
之李猫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  
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廢官  
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  
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李綱著節於隋唐之間壬申赦天  
下改元二月辛亥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  
矩州諸蠻亦東謝蠻之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黔音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  
朕陳之為于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  
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  
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

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  
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  
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  
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量音

上從之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高祖  
受禪祖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  
配五帝於明堂武德初立圓丘壇於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  
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於平  
庫藉用素結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

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  
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  
外官一百二十二座在壇之外以景帝配圓丘元帝配明堂從之秋七月  
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耶祁耶昆  
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眾內附黎州本西寧州武德  
置貞觀八年更名黎州其地北接昆州南梁水郡地也黎州本西平  
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黎州其地北接昆州南梁水郡地也黎州本西平  
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黎州其地北接昆州南梁水郡地也黎州本西平  
門下三品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諡法容儀恭  
日昭辛丑慈山道行軍摠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

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處月處密結蘇歌邏祿等失畢  
也據新書歌邏祿與葛邏祿也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摠管  
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西突厥  
木昆律突騎施皆一類也據新書斬首三萬級乙巳龜茲

王布失畢入朝龜茲音上慈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  
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  
義枉法出之屬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立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  
自縊於獄中計縊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連

水王義方欲奏彈之連水舊曰義方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  
唐屬泗水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茲臣不糾則不  
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  
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事見九年義

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  
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唐六品大理寺就云正義自殺亦  
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  
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長知兩制於是對仗叱義府  
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

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

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九月括州暴風海溢溺

四千餘家新志廣州本括州永嘉郡時兼有冬十一月丙

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內附以其地置柘拱

二州柘拱山都督府宋曰柘拱以嶺南伏浪等部置皆屬松十二月

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

施等二萬餘騎繼至鼠尼施即陸五愛之一也居鷹娑前軍

揔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

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

可勝計勝音副大揔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

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

灋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陳讀

用翻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

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

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讀曰陣勝音升馬多

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

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

公爲大將亮翻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

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恒篤城有

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復扶又翻

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

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

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

免官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

史高履行尚太宗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寃曰上時掌

資治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吐

黎咸嗟舉措論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臣聞晉武弘裕

不貽劉毅之誅事見八十一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

莊莊已見前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

性性五故翻伏願緬鑒無辜緬遠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

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

犯上悖讀內翻又蒲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

遂良社稷忠臣爲議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

亂事見八十一陛下無故弃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

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劉洎之子

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褚遂良所譖而死事見一百

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

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

先帝用刑不當乎當丁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

府以謀落都置陰山府以鐵候部置大閏月壬寅上行幸

洛陽洛陽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

揔管伊麗河一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燕然都護府在

海都督府總章二年改爲安北大都護府杜佑曰後漢中受降城南

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

鉅之子也蕭鉅見一百八十一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由翻

兩翻太宗之世帥衆來降彌射室點密可汗五世孫世孫葉真



步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吐蕃  
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步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吐蕃  
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步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吐蕃  
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步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吐蕃  
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庚午立皇子顯為周

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為郇王

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

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

隔日視事許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王

玄策之破天竺也 見上卷 得方士那羅邇婆娑寐

以歸 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

使合長生藥 太宗令其妻金銀 發使四方求奇藥異

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 其言率皆誇誕

無實荷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

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為道王友 諸王元舅高祖之子

仲規 辛亥奏吉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

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

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

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

遣之內外皆喜婆娑寐竟死於長安 許敬宗李義

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

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

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

終身不聽朝觀 分會稽東部郡尉為海州刺史

因之隋平陳廢為臨海郡 武德四年分置台州諸州

史有朝集故案錄二人不得至京師振州至京師八

百七十七里 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

史柳奭為象州刺史 榮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三

三月甲辰貶遂良為桂州都督 榮州至京師二千九

坐韓瑗貶榮州刺史 遂良至愛

州上表自陳 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

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

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 請且遣濮

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无忌

等四人共定大策 見上卷 及先朝大漸獨

臣與无忌同受遺詔 見上卷 三年期直通 陛下在草土之

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无

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

重動罹愆過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升

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

神州亦請合為一祀從之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北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神也又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帝曰此天也

兼度支使

已畋于滢

西突厥沙

之翻此讀曰  
下同降戶江

將卽亮翻下  
同上時掌翻

魯爲賊而

河在伊沙鉢

定方兵少

攻步軍三

奔三十里。

屈津發數

齊

川在西北直北  
當沒翻圖祥史

字音如會大

緩之彼遁也

合去沙鉢羅

不備縱兵輕

定方於是

方引軍還

達官余沮子詐

西突厥地

河兵馬溺死者  
降彌射又進左

以阿史那

都護繼往

1

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吏部選事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爲黃門侍郎仍知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會不銓簡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外官入流內敘品謂之入流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卽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林甫之子也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三年春正月戊子長孫无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黨與互來告難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

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二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衆內附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秋八月甲寅播羅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多樹朋黨傾動朝野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義府恃恩不爲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於橫州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



種落為大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為副都督府突厥素葛莫

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鎮都督

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勿軻敬德晚年閑居

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

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是

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雍州司士許律與來濟善

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律為江南道巡察使倫

為劍南道巡察使使疏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

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

四年春二月乙丑免臨官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

可汗與真珠葉護戰于雙河斬真珠葉護真珠葉護事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圜師參知政事舊傳云二

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事見上卷永徽五年

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六年燕后崩武后亦不

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

隙而陷之史相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章季

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洗馬章季敬宗與辛茂將

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刺七敬宗因誣奏

季方欲與无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无忌伺隙謀

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

窮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考異曰

人李奉節上封事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

敬宗按之其意季方事道自刺死又按李奉節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其意季方事道自刺死

至於是即反季方不然而敬宗奏曰臣始未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

舊無忌傳云敬宗使人上封事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

在奉節家若在奉節家奉節家與趙師同按奉節乃告事之人推

宗初無疑无忌之心故李弘泰告无忌反高宗立斬之何至奉節而

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事見上卷永徽三年

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无忌

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

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

下之慶也臣竊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

一呼呼火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字文化

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

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

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事見一百八十六

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无忌同反臣又問季

方无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

瑗嘗語无忌云語牛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履行无忌年出為益州長史自此无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璽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文帝紀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无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通家之言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无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少詩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无忌戊辰下詔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唐六典諸部郎中一品食料每日細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粟七顆蘇一合乾薑一升木樨十根炭十斤蔥韭蒜薑椒之類各有差每祥月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三十頭各一尺酒九斗黔州音琴祥

二千二百一十一里考異曰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盧思道仕於高齊以文辭任音王相惠亮翻度徒洛翻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喜翻其從母為韓瑗妻從才用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无忌之族弟也銓坐无忌流嶺州嶺音許敬宗恐持滿作難難乃誣云无忌同反諺云之下驥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下更工衡翻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結奏結其罪而奏之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變布哭彭越義也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升降去取時稱允當當丁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已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无忌事考異曰唐顯慶日以合州轉移官舊書云五年徙廣州近是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无忌反狀至則逼无忌令自

縊詔柳夷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夷于象州舊傳云縊死於象州刺史高宗就縊州殺之今從實錄韓瑗已死發驗而還又知字考異曰舊傳云四年卒官明年長孫无忌死遣使殺之使至瑗已死諸遠良傳三年卒官後二歲追削官爵實錄或因无忌未遣使過无忌自縊按長孫无忌死於貞觀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未遣使過无忌自縊按長孫无忌死於貞觀二十二年十月辛酉籍沒

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无忌通書處絞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處昌昌縣長孫

恩流檀州檀州在唐師東北二千五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檀州在唐師東北二千五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昭市

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

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

銜之及復為相又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下獄自殺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无忌夷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

貶永州刺史永州舊零陵郡隋平陳置永州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至東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于

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恒疎勒

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米國或曰彌末或曰彌其

王治錄息德城大安一日布帛又曰捕喝元魏謂吐密者東北至小

安四百里西瀕烏海河治河城即唐居小君長屬王故地小安亦一

日東安日喝汗在那密山之陰漢武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

東至中國東曹居波密山之陰漢武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

寧遠皆四百里西曹居波密山之陰漢武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

八千里居西魏城在真珠河之北後分爲二治呼悶城治過塞

城怛恒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

之使怛恒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

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

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

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左右讀由是舊

望不滅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

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為子求昏不獲恨之

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

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

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燕因仍

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女家

納財以陪門望然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

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衰宗落

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厚

昭市昭市招翻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子

思慕不已人少則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

東都監古十一月丙午以許圜師為散騎常侍檢

校侍中散騎常侍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思結俟斤都曼帥疎勒朱俱波謁般陀三國反新書

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疎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

嶺六百里則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

帥讀曰率擊破于闐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為

安撫大使以討之使疏亮翻以盧承慶同中書門下

資治通鑑 二百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子加元服赦天下太子加元服其儀初太宗疾山東

冬十月丙午太



五年春正月，定方獻俘於乾陽殿。乾陽殿在灤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勿其餘生。生，生也。上曰：朕屈灤以全卿之信，乃免之。甲子，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并州。東都至并州，八百八里。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武并州，文水縣人。天子行幸，所至皆有朝堂。太宗伐高麗，受降虜於朝堂，側是也。皇后所居為內殿。朝直遙闕，詔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郡君有正四品從，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數所，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新書作：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帥讀曰率。水陸十萬以伐百濟。津道大總管實錄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錄。新唐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曆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劉伯英為嶠夷道行軍總管。按定方討都曼未盡，神丘道總管實錄唐曆以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夷曰曷谷，而命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夏四月丙寅，上發并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時改八關宮為合璧宮，在東都苑內。壬戌，上幸合璧宮。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梯真薛延陀之種，因以為姓。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岍與同，岍冷徑山，與契丹阻北之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將帥亮翻下同使。疏更翻降戶江翻。更以樞賓等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疏更翻降戶江翻。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甲午，車駕還洛陽宮。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刺客。長知兩翻。衣於既翻。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太宗貞觀十七年徙太子承乾於黔州黔首黎。丁卯，度支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度支尚書之今稱調不得其所為不任其職故免所居官調徙黔州。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吐谷渾入，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北史百濟都國祿東贊外更有五方，中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趣上論。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同王于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降戶江翻。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五都督府。熊津馬韓東則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酋長，由翻。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史言后移唐祚至是而勢成。唐昌昌翻。唐祚至是而勢成。唐昌昌翻。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唐六典：東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後以武后號則天，遂更曰應天也。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謂實魯都。曼義慈也。赦天下。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改於長社。長社，漢古縣，屬潁川郡。隋改唐復舊，潁州。己卯，還東都。壬

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沮江道行軍大摠管

東道行軍大摠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

軍大摠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鐵方道摠管將兵分

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屢船以白衣

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

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鎔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

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摠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

壤

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

觀屯營新教之舞謂

之一戎大定樂

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

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

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

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

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

仁願

所及願諱以行

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

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

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

仁軌與新羅兵

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

圍退保任存城

糧盡引還

招集徒衆其勢益張

息士卒

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

道琛專摠國兵

以任雅相為沮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

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摠管與蕭嗣業及

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

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

月癸未以吐火羅噠喇賓波斯等十六國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國都為高麗都督府

檄周王雞文。考異曰舊傳云檄英王雞按中宗為上見之

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高麗蓋蘇文遣

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

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

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悉降江翻男

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冬十月丁卯上畋

于陸渾陸渾古伊川春秋時秦晉邊陸渾戎於此漢因以名縣屬

洛州屬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還宮回紇酋長婆

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眾紇下沒翻酋長知兩翻卒

卒于比粟今從舊傳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

泰為鐵勒道行軍大摠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為副燕然肩翻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

軍摠管仙萼北有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

審禮德威之子也卷太宗貞觀十一年

二年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

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

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

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

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改吏部為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

部為司珍倉部為司庫禮部為司禮刑部為司憲工部為司器

刑部為司憲工部為司器

田廩部為司倉水部為司川凡二十四司郎中皆改為大夫改御史

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曰正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太常寺

寺曰大司憲曰正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太常寺

外府寺曰詳刑寺詳刑寺曰詳刑寺詳刑寺曰詳刑寺

監為司成監祭酒曰大司成司成少司成少司成

監為司成監祭酒曰大司成司成少司成少司成

軍備曰左右戎衛左右衛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

涇江道大摠管任雅相薨于軍雅相為將音王相息亮

亮亮翻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

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

罰皆平人服其公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

沮道摠管龐孝泰白州本漢合浦縣地武德四年

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

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三月鄭仁泰等敗

鐵勒於天山敗補通翻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眾十

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

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

眾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降戶江翻磧北亦翻軍中歌之

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溫葛

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

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帥讀將軍楊志

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

至仙萼河新書回鶻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

士卒飢凍奔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

塞比必麻及也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

奏文泰等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丞北齊復曰中

丞後周曰司憲中丞大夫隋諱中丞後魏改為中丞北齊復曰中

宗名改為中丞是年改為司憲大夫正五品上掌典大司憲持邦國

戶鑾又戶得翻誅殺已降降戶使虜逃散不撫士卒

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

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瀛司推科瀛司推科者推



問而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  
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  
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  
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  
則已由酋長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  
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具數九姓遂  
定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  
至京師辛巳作蓬萊宮蓬萊宮即大明宮亦曰東內程大  
皇清署雖書改名大明宮而太上皇仍居大安宮不曾徙入龍朔二  
年高宗苦風痺惡太極宮車下故就修大明宮  
改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以爲名作營造也五月丙申以  
許國師爲左相亮顯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  
官致敬父母亮顯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丁巳  
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  
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異曰考  
去歲道琛福信圖仁願於百濟府城今云尚在熊津  
城或者共是一城不則圖解之後徙屯熊津城耳上與之敕書  
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灑敏  
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  
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  
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  
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  
不意理無不克旣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  
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  
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將即亮顯  
義息康顯非直不奔成功  
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拔謂拔軍  
還也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  
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

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  
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  
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  
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  
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  
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  
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何相史翻無古語翻  
必乘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  
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史言劉仁軌能擊忍伺福  
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  
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  
異曰率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後鳥  
不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七起玄武開元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  
臺三品知西臺事品知中書事九月戊寅初令八

品九品衣碧衣於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湯太

子監國監古丁未還宮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

儀同東西臺三品侍郎陝人癸丑詔以四年

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左相許

國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奉輦直長

亦局直長正七品龍朔改商局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而射

國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

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治直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

易姓名上封事告之為于偽翻上時掌上曰國師為

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國師謝曰

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衆心故為人

所攻訐訐居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疆兵或身居重

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

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

遽令引出詔特免官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國師下獄

紀實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處州刺史癸酉立皇子旭輪

為殷王旭輪後改名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

濟知翻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廄海道摠管蘇海政蘇海政詔討龜茲龜茲音敕與

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可汗音至興昔亡

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事見上卷密謂海政

曰爾射謀反請誅之阿史那時海政兵纔數千

集軍吏謀曰爾射若反我輩無噍類噍才不如先事

誅之先事乃矯稱敕令大摠管齊帛數萬段賜可汗

及諸酋長與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

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鼠尼施拔塞幹也

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

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

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復快又翻姓

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留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

之將即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

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胃赴敵而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

悉平之勇翻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右相中仍知選

事選類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

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燕然

北州府皆隸瀚海置於貞觀二十一年見一百九十八卷以磧為境磧

三百七十里磧音磧南隸雲中雲中都護府治金河即秦

三月許國師再貶處州刺史處州在京師東南四百一十



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團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

右相河閒郡公李義府典選選領特中宮之勢專以

賣官爲事銓綜無次怨讎盈路上頗聞之從容謂義

府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爲非法我尚爲卿掩覆卿

宜戒之從千客翻爲子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張知曰

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

邪索山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

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

以厭之厭於義府信之聚斂尤急斂力義府居母喪朔

望給哭假假古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塚候望

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規正康嗣又丑又

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受其錢七

百緡除延司津監唐東宮司議郎四人正六品上掌啓奏記注

司議郎漢官有都水長屬主爵掌諸地沼後改爲使者後漢改爲河

隄調者晉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爲太舟卿北齊

亦曰都水臺隋改爲都水監唐因之貞觀改爲使者後漢改爲河

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爲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右金吾倉曹

參軍楊行穎告之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下選道司

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鞠之司刑太常伯詳刑

大理也唐自永徽以後大理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官推按謂之三司

仍命司空李勣監焉監仍命司空李勣監焉

州諸子及婿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舊音朝

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李義府河間人故勝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此姑述時人快義府之得罪而有是通衢因來而諒之以

人諒其事其辭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此語所租有自來夫

議家而競入此語所租有自來夫

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爲之

乙未置雞林大都督

丙午蓬萊宮舍元殿

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故宮謂太極宮自武

是以後謂之西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紫宸殿在內庭之正殿

內更工衛尉府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

反柳州漢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武德遣冀州長史劉伯

英右武衛將軍馮士翹發嶺南兵討之外翻吐蕃

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從吐

上時掌翻更工衛尉府也

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

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

奔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唐會要曰吐谷渾自永嘉之末

地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

三百五十年帥曷鉢率下同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

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

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去時戰翻涼鄯相六月戊

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

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

琮入見吐蕃立國之初有大論小論以統表陳吐谷渾之罪

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璽書責讓之將即亮翻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

用兵百姓困於征調調徒士卒戰溺死者甚衆滿奴詔

罷三十六州所造舡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立等太司元

伯即戶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立毅之會

孫也皇太后之父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

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

留城倭鳥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克真峴城見

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將即亮百濟王豐南引倭

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

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書秦晉之言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論七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讀曰餘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帥讀下帥皆帥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帥所類翻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長亮翻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新羅官有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二人以德率為之德率四品百濟置官也率所類翻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復扶定方不能克而還還從官翻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東人復姓沙吒加翻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眾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羣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奔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必翻必翻

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卒如仁軌之志所謂有亮翻張津忍翻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糧糧訓士卒以圖高麗機去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扶復又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勳有級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為翻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唐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曰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壬寅以安西都護高賢為行軍摠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二日可達國也林力錦翻又力鳩翻類篇曰佛菻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升麟德元年去年麟州麟見又含元殿前麟趾見於是改元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單音初李靖破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厥九勿翻遷三百帳于城阿史德氏為之長長知至是部落漸衆阿史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工更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工更改也而使殷王遙領之二月戊子上行幸萬年宮永徽元年改元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成宮為萬年宮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龍

西王博父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司宗卿弟宗正卿叔良

親疎異制漢書云蕭何爲法講若畫苟害百姓雖皇太子

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

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孝子也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劉昫曰漢益州

滇國後漢屬永昌郡蜀郡氏分永昌爲建寧郡又分永昌建寧置雲

南郡而治於弄棟川改爲弄寧郡又置寧州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

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秋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

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

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即太常伯大司憲竇德立爲司

元太常伯檢校左相伯即戶部尚書左相即侍中冬十月

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掌朝臣伏觀所存

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嘉倫爲翻衣服貧敝唯思西

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

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

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

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使就追贈官爵或以

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

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

人誰何誰何問也問其爲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

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謂州縣官發人爲兵其吏卒之

爲掩蔽得以亡匿按元和四年御史臺奏比來諸官人

光範門及中書省所將參從人數頗多參從猶參逐也貧者身

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破百濟見

五年平壤苦戰見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

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

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

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

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此職至翻挽

車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

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

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

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

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

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

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

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

勞董仲舒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

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

或無人爲陛下盡言爲于倫翻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

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

代舊鎮之兵亮翻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

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易以今收穫

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將即亮翻夷

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

獲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言節次也軍將且留鎮撫未

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

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希居今日唯知准敕准與準同

爲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

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上時

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掌

吳曰實錄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使招

唐爲之明年實錄作熊津都尉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使招



輯其餘衆。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勝音升厭於協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復扶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忠自陳王立爲皇太子王府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議左右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顯慶五年忠徙黔州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左肅機鄭欽泰等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考異曰唐歷代宗朝高宗時高宗對坐受羣臣朝謁呼恐不至此今從實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龍朔改左右中護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見賢通翻仍求赤水地畜牧吐谷渾之赤水也本吐谷渾地唐時屬吐蕃上不許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事

臣無得而諫諫復諫乎李勣諫以苛諫利而不知凶于其家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恪實誼之子也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

元殿成後元殿洛陽宮正殿也武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疎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敕西州都督崔知辯

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將帥亮翻考異曰實錄西州之名夏四月戊辰左侍極陸敦信陸敦信龍朔改左右散

西臺侍郎樂彥璋並罷政事處昌祕閣郎中李淳風龍朔改太史局爲祕閣以傅仁均戊寅麻推步浸疎乃

增損劉焯皇極曆戊寅麻推步浸疎乃以傅仁均戊寅麻推步浸疎乃

月己丑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上命熊津都尉

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去美八月壬子同

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

海西還耽羅國一日唐羅居新羅武州會祠泰山高麗亦

遣太子福男來侍祠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禪

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

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內命婦自三妃至采女以備古

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

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陳讀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用才列營置幕彌互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自吐火羅得馬其國長讀曰莫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稔朝貢通稱曰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濮陽縣項之墟春秋衛成公自楚上從此渡為濮陽縣東齊晉分焉濮陽郡隋為濮陽州唐屬濮州寶德立騎從騎從才用上問濮陽謂之帝上何也德立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立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立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兩其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立之言亦善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壽張縣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壽張屬東平國隋屬濟州唐屬鄆州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留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山下有司於山南為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璽氏朝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帟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御朝觀壇受朝賀朝直通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

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先悉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比必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龍朔三年州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復扶又翻丙戌車駕發泰山辛卯至曲阜曲阜魯國故都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亳州谷陽縣漢苦縣也唐有老子祠是甲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東都至京師謁太廟庚戌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大司成卿五月庚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日其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卒于檀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史補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詰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使就史補又以為右金吾衛將軍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摠管同討高麗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豫王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見上卷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

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  
朝恩夙夜憂懼不爲榮也復扶又翻分扶間翻榮國不悅  
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爲遠州刺史上時外示謙  
抑實惡之也惡鳥路翻於是下后惡同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  
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龍州古江油秦漢曹魏  
爲無人之地蜀文置蜀  
武縣至梁有楊李二姓大豪分據其地後魏平蜀置龍州濠州漢鍾  
離縣地晉安帝分置鍾離郡梁置北徐州後齊曰西楚州隋開皇二  
年改曰濠州唐曰濠州始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一里至東都二  
千五百六十里龍州至京師二千六百六十里東都三千一百一十五里濠州至京師二千一百五十五里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元  
慶至州以憂卒卒于恤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  
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於上韓國尋  
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爲內職心難后  
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  
從至京師惟良等獻食朝直遙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舊傳  
錄實 云后讓上幸楊氏宅惟良等獻食今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  
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爲蜺氏懷運兄懷亮早卒  
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  
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九月龐同  
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  
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立菟郡公  
翻讀曰率使疏吏  
翻下同菟同都翻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  
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  
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  
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  
鷄者邪鷄弋卿何以此待之冬十二月己酉以李  
勣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  
俊副之安陸縣漢屬江夏郡宋分屬安  
陸郡隋唐屬安州處昌白翻以擊高麗龐同善契



茲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摠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勳處分分封開封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郭孝恪事太宗動欲與其壻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勳贈之復辭以無奴馬同復扶又贈又贈之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勳聞之流涕曰杜郎疎放今人猶呼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耒耜既而耕之九推乃止耕籍之制月令及鄭玄注周禮皆云天子三推庶民九推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賈音癸

未詔罷之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惜薨惜上弟也音

辛丑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永徽二年改九成宮為萬年宮復扶又翻又如字

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上

屢責侍臣不進賢策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

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司列少常伯即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史部侍郎少始

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

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

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李百藥傳林之

夏四月乙卯西臺侍郎楊弘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

東臺侍郎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瓘司列少常

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弘武

事中為東臺舍人弘武素之弟子至德實之

兄子也太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上陽宮在西陽宮之西

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臨穀水有西上陽宮如梁時上陽宮如梁時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

馬數千匹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亥東臺

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荊州京師

七百三十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五里宋白曰荊州秦南郡地

漢為臨江國江左置荊州以壽重鎮擬周之分陝唐為大都督府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監國監古辛未李

勳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勳初度遼謂諸

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

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江關勳引

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

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

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

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新書作斬拔南蘇木底

蒼巖三城三城後皆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

軍自別道趣平壤勳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

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勳

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勳離合詩離

見其意勳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

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為釋其義管記掌軍中書勳乃更

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

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

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

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胡

音干糲音餽潛簡精銳擊敗之處俊將士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

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此兼用貞觀是歲海南獠陷瓊州

貞觀五年置瓊州懷舍縣

總章元年以漸作明堂改元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

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故城存其名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

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

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使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

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事見太宗紀帝紀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疊也事見太宗紀

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日觀彼之情偽靡不知

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

妖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謂征遼東之諸將也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

戰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謂古元魏高昌呂紹沈持統而有統

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復扶與李

勣等遇於薛賁水薛賁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三月

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夏四月丙

辰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天子五

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

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辛巳西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薨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

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

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

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降戶江契苾何力先引兵

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

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

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

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月當作角男建

自刺不死亦刺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戊午以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烏茶國一日南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婆羅門僧也唐置懷化大將軍從三品以懷善官逸多自言能合不





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轎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  
鳥德韓山轎首而轎車要車也所以戰裙以旌其破突厥薛  
延陀之功延陀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破薛勳爲將  
有謀善斷將帥見一百九十八卷二十年厥尤勿翻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訾訾移翻訾之言量也相息  
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功名閭門雍  
睦而嚴其姊嘗病勳已爲僕射親爲之煮粥風回燕  
其須鬢燕如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曰非爲  
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勳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  
得乎勳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亡賴逢人  
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恆則殺人恆苦  
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之陳讀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  
人死勳長子震早卒卒長知兩翻震子敬業襲爵考異曰  
云高宗時羣蠻爲寇計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發卒婢迎敬  
業盡放令還羣騎至府城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  
敬業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二佐更而往觀之莫不  
駭置賊初持兵規望及見船中無人及兵仗更聞營藏開敬業直入  
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  
爲賊唯召其帥賞以不降降之意各放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  
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必此兒也破敬  
業武后時舉兵旋運敗上若有智勇何至此如今不取  
旣久選人益多選須絹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  
與員外郎張仁禕唐制尚書二十四司各司有郎中二員從  
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  
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  
身言書判唐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  
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  
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  
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

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上自親閱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以騎射及懸關負米。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者人有格限未至而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者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黔音琴關眉中翻選如字品以下四考爲滿。

咸亨元年是年三月始改元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

許之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丁丑改蓮

奔新羅。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丁巳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 二百一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八 起重光協洽盡重光  
大荒落凡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考異曰舊本紀及太  
子弘傳正月乙巳幸東  
都統紀皆連歲言太子監國按離長安時已留太子監國及自東  
都將還豈得又令監國按實錄此月夏四月甲申以西突

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鄯延都督顯慶  
二年  
平賀魯以處木昆部為鄯延都督  
府厥九勿翻曉聖亮翻鄯蒲北翻  
初武元慶等既死事見上卷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

敏之為士驍之嗣襲爵周公改姓武氏累遷弘  
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太宗在藩於秦府置文學館學士其  
後弘文館文二館皆有學士散悉宣  
寄翻魏國夫人之死也封元年上見敏之悲泣曰

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朝直  
敏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

美蒸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經奏妓號戶高翻  
烏路翻為太子妃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

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羈絞死合州仍置海陵縣地梁置南合州隋曰  
五年復置貞觀八年改曰雷州韶州漢南野縣地吳孫皓甘露元年  
分立始興郡唐武德初置韶州貞觀元年改韶州舊志雷州至京師  
六千九百四十七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二里至廣州至京師  
四千九百三十二里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舊居貝翻朝士

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衆朝直秋七月乙未

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如翻九月丙申朔

州刺史徐王元禮薨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東都至許州四百里至汝州百八十里葉縣舊屬南陽郡後并省  
齊置葉州後周廢州置南襄城郡隋廢郡為葉縣屬許州葉式涉翻

丙戌還東都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

道行軍總管太子十率府各有副  
率位四品率府律翻將兵討叛蠻姚州  
庚

戎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敦總三州

蠻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蠻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去長安  
九千里唐州居戎州西北戎州居西南戎州居南遠不遠五百餘里  
近三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疊水南理書浩  
疊水東至九吾入連水唐為鄯州龍支縣水經注浩疊河出九吾  
西北塞外東連浩疊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連水俗呼為閭門河吐  
谷渾人聲谷音洽音時吐谷渾畏吐蕃之彊不安其居又

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時以靈州  
樂州樂音洛以可汗諾曷鉢為刺史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吐谷渾故地

皆入於吐蕃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夏四

月庚午上幸合璧宮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

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

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

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見上卷  
三年詰去言

翻敗薛仁貴見上卷咸亨元年寇逼涼州事吐蕃所滅吐谷渾  
又破西域諸國

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卒于  
太

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奔長子於荒微微吉  
翻嫁少女

於夷貊少詳別案  
詔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

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  
議太常博士王福時時音議以為得失一朝榮辱千

載太常博士擬議官功行爲之職若嫌隙有實當據

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

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爲繆對曰昔晉司

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素秀諡之爲繆

過之累力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

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諡

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

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會慈故思古議及之福時

勃之父也子物見一百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爲雍王

發東都冬十月己未詔太子監國衛古壬戌車駕至

京師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

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癸卯以左庶子劉仁

軌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

邢文偉輒減所供膳東宮典膳局郎正八品上丞正八品并

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

其意掌翻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

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屬中書省掌

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語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語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

及善身侍奉之事禮期改爲左右奉裕率率王

擲倒自有伶官經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

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

將軍千牛刀師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牛而牛刀不頓

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

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

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

山道揔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

瓠蘆河之西胡稱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

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鞬鞬

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鞬鞬音其未易上

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鞬鞬人突地稽之子也

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癸丑遇八月辛丑上以瘡

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癸丑冬十月壬

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

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降戶江西突厥興昔亡可

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阿

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咽麴亦鐵勒種居得共攻疎勒降

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

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嗣業加

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

下三品劉仁軌爲雞林道大揔管帝以新羅國衛尉卿

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

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

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



海郡公仁問在京師號聖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

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乾封元年元襲爵周公拜

尚衣奉御尚衣奉御屬殿中省掌衣夏四月辛卯遷宗正

卿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

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後魏

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

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

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實欲自意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

元赦天下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

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

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鎗石

帶鎗石似金而非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

黃非庶人謂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无忌官

爵以无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无忌喪歸陪葬昭陵

無忌創官爵而死見二百卷顯慶四年甲寅上御翔鸞閣樓閣在含元殿東

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東

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挈讓讓元

帝遣武王書有是言樂音洛少詩昭顯推吐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

俳優小人言辭度悉其交爭勝負譏諷失禮非所

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諸才笑翻卿遠識

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是日衛尉卿李弼暴卒于宴

所為之廢舖一日為子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

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曲

武原在華山下華戶化

戊辰至東都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

蔣王憚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煒於初敕通事舍

人薛思貞馳傳往按之傳張十二月癸未憚惶懼自

縊死縊於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戊子于闐王伏闕雄來朝闕使賀朝闕視辛卯波

斯王卑路斯來朝朝直遙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

出自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名耳唐祖之乾封元年請令王公

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

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古禮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

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京官在京官及其餘便宜合

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

選選須細翻下同考異曰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

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偽冒升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

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

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

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理體即治道行下孟

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

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

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趙七倫翻好呼

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

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闕雄為毗沙都督尉遲

又從見翻尉遲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

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吐谷渾人聲下同上不許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七重城又使

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

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使疏吏翻通音旋又如字改封臨海郡公三月丁巳天后祀

先蠶於邱山之陽唐書二月皇后親祭於中書省後神公卿諸侯夫人皆預先蠶禮以少牢牲云今蠶神曰菀蠶婦人寓氏公主唐制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事先蠶遂以觀桑蜀杜日通天顯也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朝會通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記晉義曰天子職男教后職女順治后職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樂音洛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

萬頃唐書作郎從五品上掌修撰碑誌祝文祭文屬秘書省左史劉祿之等龍朔改起居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撰士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疏所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不經南衙於北門出入故云然祿之子翼之子也翼子翼仕隋以學行者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為

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樂音洛是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

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朝官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屬之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違旨連逆也數所角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

醜之也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己亥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后將美果深為上所鍾愛自升為太子敬禮大臣賜之土未嘗居有過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書封實錄舊傳皆不言弘通第按李必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弘通第故睿宗第四長曰李敏皇帝為太子豈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醜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風也按壬寅弘之死其事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后燬之也疑以傳疑壬寅車駕還洛陽宮五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為孝敬皇帝

帝子諡皇帝始此諡神至顯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赦天下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宋白曰慈州春秋屬晉用翻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宋白曰慈州春秋屬晉為汾州唐武德元年為西汾州五年改南汾州貞觀八年改南汾州為慈州以州近慈烏成故名慈州因慈氏縣名之上金帝後宮劉氏所生惡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恭陵在洛州縣

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尚辰更工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難乃吉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辯為于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

資治通鑑 二百二 唐紀 高宗天皇皇帝

二三九三



常祿後三年祿常在祿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祿公蓋三年喪畢而祿明年而祿至八年而再祿昭公二十年祿至二十五年又祿此可知也時以其言有經據遂從之唐制國子博士正五品上掌教文書官一品已上國子孫二品已上曾孫為生者太學博士正六品上掌教文書官五品已上郡縣公孫從三品

曾孫之為生者胡來翻祿倉按翻祿大計翻 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 荀 警敏好學天后惡之 好呼到翻自岐

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 申州漢平氏縣地晉分置義陽郡南齊置司州後魏改鄧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唐復曰申州岐州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一百一十里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東都九百四十三里

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 素節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賊賄

丙午降封鄆陽王袁州安置 袁州在京師東南三百八十里至東都一千一百六十一里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庚寅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以來恆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鄆

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 隋大業三年司業唐從四品下所職與祭酒同使疏吏翻鄭祖玄又於建翻又音僂 分道巡撫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 見上卷 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

朝鮮王 朝鮮音潮 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

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 去年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又移於新城統他餘衆時百濟

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 邛州漢平氏縣地晉分置義陽郡南齊置司州後魏改鄧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唐復曰申州岐州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一百一十里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東都九百四十三里

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 勿翻 隆亦竟不敢還

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並為左庶子李義琰為右庶子 唐制東宮左右庶子各二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

公謹之子也 宗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

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 使疏吏翻 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使疏吏翻 五月吐蕃寇扶

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

昇復帥餘衆拒守 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 晉官中令游擊將軍 秋八月徙周王顯

為英王更名哲 衡翻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洮州城內洮水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

新禮多不師古 顯慶三年行新 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撰士

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于光順門 酋慈由翻長知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

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 仁軌以私怨奏用敬玄以主敗國珍民痛惜以容表裏式表

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

大摠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 唐制東宮左右庶子各二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

公謹之子也 宗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

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 使疏吏翻 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使疏吏翻 五月吐蕃寇扶

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

昇復帥餘衆拒守 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 晉官中令游擊將軍 秋八月徙周王顯

為英王更名哲 衡翻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洮州城內洮水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

新禮多不師古 顯慶三年行新 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撰士

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于光順門 酋慈由翻長知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

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 仁軌以私怨奏用敬玄以主敗國珍民痛惜以容表裏式表

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

大摠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 唐制東宮左右庶子各二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

公謹之子也 宗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

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 使疏吏翻 既緣賑給須立簿

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使疏吏翻 五月吐蕃寇扶

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神安王癸未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

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為通乾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

中兩大寒從兵有凍死者用才秋七月李敬立奏

破吐蕃於龍支龍支屬善州漢允吾縣地後漢改為龍首縣後魏改為金城縣又改為龍支山在今縣南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

奏之上從之復扶又曰少九月辛酉車駕還京

師上將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與

入見見賢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

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

止升癸亥文瓘薨丙寅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

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將帥克兵敗工部尚

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諡法

虜所攻敬立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

頓于承風嶺杜佑曰承風嶺在鄯州西阻泥溝

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

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

將跋地設引兵遁去將帥克敬立乃收餘衆還鄯州

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以被殺

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

歸上嘉黑齒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杜佑曰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使疏史翻下同李敬立之西征也監察

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師德應猛士以討吐蕃

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復振又翻因命使

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宋白曰石堡城西三

大山南連小雪山杜佑曰赤嶺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師德宣導上

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為師德

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河源軍使今從舊傳兼

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

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

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

忠上封事宋城縣屬宋州舊魏縣也言禦吐蕃之策以

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

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騎射

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

之敗陸機著辯亡之論其所以亡者養由

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左傳晉楚渚陽之戰此已然之明

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

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

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將帥克彼皆庸人豈足

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

殊功呂蒙字子明江門人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

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

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

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

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

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見二百卷龍

破平壤見上卷總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

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則司勳之責耳司勳今史三十三人

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見上卷威亨

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

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

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畜馬若官軍大舉

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

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

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長和兩朝畜馬故元

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仗內

百官入見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

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

十二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替故也

調露元年按會要元年六月十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司

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按大典宿羽高山二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上徙

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弘機坐

免官弘機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弘機中機生家人犯盜

免官弘機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弘機中機生家人犯盜

免官弘機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弘機中機生家人犯盜

免官弘機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弘機中機生家人犯盜

免官弘機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弘機中機生家人犯盜

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少詩陛下下何惜罪人以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



死其子為質在京師朝貢通翻復扶又翻卒子恤翻道戶官翻實音  
紀宜遣使者送歸國使疏吏道過二虞以便宜取之可

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檢冊立波斯王過工木翻  
波斯王車路斯入朝未還請遣使仍為安撫大食使行檢奏  
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疏使

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疏使  
力丁翻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初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及奉使

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  
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上時

阿史那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又開翻行儉徐召四  
鎮諸胡酋長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

獵甚樂樂音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  
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敗獵校勒部伍校古

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  
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

支先與李遮旬約秋中拒漢使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  
也使疏吏翻下同 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

遂擒之師讀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夷狄無符信以  
厥沙鉢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入授一箭號十

大俟斤大俟斤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旬  
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旬使者同來行儉釋遮旬使

者使先往諭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騎奇翻  
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

奉職二部俱反阿史德姓也溫傳其名奉職亦一立阿史那

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  
置二十四州見一百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

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何承天姓知有花姓隨陵如翻  
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將兵知翻嗣業等

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  
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勿翻

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  
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

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洩意上令元軌窮其黨與  
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  
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勅戶集翻

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井陘唐屬恆州恆音刑  
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

丹侵掠營州訖翻又音突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  
唐休璟將兵擊破之魏廢郡以縣屬扶風隋唐屬雍州

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背蒲癸亥吐蕃文  
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

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將即亮翻十一月  
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周為

御史大夫罷知政事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  
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

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  
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

督李文暉限古摠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

度務挺名振之子也程名振為將著功名

永隆元年按會要元年是八月一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

溫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原田遊巖所居處士呂嗣己未

幸道士宗城潘師正所居考異曰舊傳師正道士上及天

后太子皆拜之史言帝崇信異端乙丑還東都三月裴行儉

大破突厥於黑山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擒其

酋長奉職句可汗泥熟富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

降戶初行儉行至朔川考異曰舊傳作朔州今依實錄及統

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

里以裴行儉軍行次舍考之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則舊傳朔

州為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

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

復為此謀復扶又翻下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

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陌刀大刀也一擊刀

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釋名曰弩怒也弩勢也其

柄曰臂似人臂也銅故者曰牙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郭為牙之規郭也

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乘繩諸翻

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奔車散走虜

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

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

虜莫敢近近其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

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趣讀是夜風雨暴至前

所營地水深丈餘深式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

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

黨走保狼山狼山朔州東南右都護府所居也永徽元年置狼山州屬雲中都護府詔戶部尚書

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傳知悌

行儉引軍還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宮戊辰黃

門侍郎聞喜裴炎崔知溫聞喜裴炎崔知溫中書侍郎京兆王德真並同

中書門下三品知溫知悌之弟也秋七月吐蕃寇

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考異曰實錄吐蕃

等帥眾三萬進寇河源軍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鎮大

統眾與賊戰于涼州官軍敗績副使左武衛將軍黑

齒常之等送還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

大使詔敬玄留鎮涼州以為之援按儀鳳三年九月

敬玄敗于青海常之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敬玄傳儀鳳中使敬玄擊吐蕃走賊

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亮卿八月丁未上

還東都中書令檢校鄆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

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

貶衡州刺史衡州漢縣屬南平郡唐置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十三里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

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

所信嚴於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

言相王相最貴亮卿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

範顏延之曲水詩序曰正體範德於少及孝子傳以賜太子

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

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

奴趙道生等狎昵好聲到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

慶上書諫不聽上時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

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

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

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

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

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

賢亮翻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

南以示士民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

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

北魏山南對伊洛水貫都河漢之象跨洛為橋曰天津橋唐

世都長安以長安為京師承慶思謙之子也

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用

改元赦天下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

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

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舊志振州與崖

州同在大海洲

中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至東都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漢書

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

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琰

斷其首奔之道中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琰

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舊

睦州京師東南二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

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普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宮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

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九月

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德真為相王

府長史罷政事唐制王府置長史司馬長史從四品上

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吳郡王明

而名沂州刺史嗣蔣王煒沂州漢琅邪國後魏置北徐州後周

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黔州漢零陵郡後魏置黔州

分置黔州貞觀八年改曰道州黔州漢零陵郡後魏置黔州

公主薨于吐蕃己酉車駕西還十一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

開耀元年是年十月方改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

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西京

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上時請命婦會於



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宮中東門內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曾孫

也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

以來盡忠帝室袁盎死於宋元凶之難袁誼以死奉子勳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而王弘為宋室佐命

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王儉為齊室佐命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亮王克為勸進之首取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

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為子儉謂彼鸞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復扶又翻杜佑曰伏念謂利從兄之子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癸巳以

行儉為定襄道大摠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二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為河州刺史

史河州漢安陸之地晉置河陽縣江左為魯山鎮隋開皇十七年置漢陽縣屬復州復州治河陽大業初改復州曰河州唐復以河州為復州分漢素節為岳州刺史岳州漢下雋縣地唐置岳州

岳州岳州漢下雋縣地唐置岳州仍不聽朝集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

如故仁軌先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待中郝處俊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少府監裴匪舒營營利少詩奏賣苑中馬糞歲

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

殿成為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去光曹懷舜與裨將

寶義昭將前軍擊突厥將帥亮翻下或告阿史那伏念

與阿史德溫傳在黑沙黑沙城後突厥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騎奇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蘆泊水白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

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神讀曰率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傳小戰

各引去至橫水橫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許里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陣陳讀且戰且行

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奔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升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

乃得還還從宜翻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

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畜許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武士太原王妃從其太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武士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立太平觀

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為子儉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城陽公主先降杜荷

宣陽坊西燎炬相屬自興安門而南歷三坊至宣陽坊木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顓魚以問族祖

戶部郎中克構唐戶部郎中掌分理戶口并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上所出為貢賦之差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

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為子儉或曰

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蕭瑀子銳尚太乃止夏州

羣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

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夏州

使疏吏謝恩唐諸牧監掌牧掌課之事凡諸軍牧立南北

除為之考課此止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

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之閏七

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上徵田遊嚴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

率蔣儼右衛副率從四品上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

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

乘之重申三顧之榮三顧用諸葛亮事上幸嵩山嘗

商山之客漢四皓隨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

漸染芝蘭耳唐高祖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

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漢高祖謂四皓曰是

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卒于西陽向

使不食周粟與齊深藏西山不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

何酬塞塞則則想為不達謹書起子者商也為于僞

遊嚴竟不能答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多縱反間

山還從官翻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

細沙行儉又使副摠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

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

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復扶又翻軍音敬同

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眾遂執溫傳從間道詣

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

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

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開古

門請罪帥讀曰率會慈伏念果帥會長縛溫傳詣軍

傳歸京師勿翻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壬戌

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改元丙寅斬阿史

那伏念阿史德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斬於十月

書壬戌裴行儉獻俘乙丑改元又書丙寅斬阿史

九月乙丑改元蓋壬戌改元之誤通鑑因之失於後也

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

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迴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

窘而降耳後下遂誅之行儉數曰渾濬爭功見

復來者復扶因稱疾不出丁亥新羅王法敏卒卒于

遣使立其子政明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寶於巴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九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時以皇孫重照生改元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藍田縣屬京兆府

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

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

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哀之曾孫也

薄帥十姓反讀曰率下同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寅發京師

留太子監國監古銜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從才用翻上慮道

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開視赤縣獄西京以長安為赤縣得盜一人神采語言

異於眾命釋桎梏桎梏工反襲冠帶乘驛以從從才用翻與之共食宿又與之共宿託以詰盜詰詰其人笑許諾比

及東都北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辛未以禮部尚

書聞喜憲公斐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摠管此指西突

也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摠管分道討西突厥

師未行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

進士王勣勣其咸陽尉樂城蘇味道劉昫曰樂城漢開縣

置樂城縣屬趙州余考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開縣又考宋白續通

典鎮州樂城縣本漢開縣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樂城縣則

開縣明矣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

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弱息弱子也是時勣弟勣與

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范陽漢涿縣地魏文帝改為范陽郡

七年改為范陽縣義烏駱賓王義烏漢烏傷縣地後漢分烏傷

戶化縣屬古郡魏武七年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

伯李敬玄尤重之少許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

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陳則到翻應至令長餘

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彭水

縣漢西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川縣先天元年

太子名改曰盈川非此也舊州龍江縣武后如意元年分置盈川縣

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留異惡刑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

王反誅誅謂同餘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選領行儉為

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

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將即亮翻下同行儉常

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

馳驟馬倒鞍破此禮部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

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謂懼罪責而逃是以常

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見上卷得馬腦盤廣二尺

餘馬腦文石也琢以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

跌而碎之結翻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

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

三千餘物雜畜稱是復扶又翻畜許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自弓月城還恩川擊方翼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麁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碎葉城東有熱海地寒不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麁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酋長由翻西突厥遂平聞懷日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夏戶雅翻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乙酉車駕至東都丁亥以黃門侍郎穎川郭待舉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鼓城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鉅鹿郡隋分東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普陽縣尋改為鼓城時屬定州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韋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長倩文本之兄子也岑文本先是立同爲吏部侍郎先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若貴丁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見書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見後漢書自魏晉

以來始專委選部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量音下孟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枕之人相食上既封泰山欲遍封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洛州嵩陽縣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資序未至令於監察御史班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禳如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見二百卷顯慶三年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云梧桐葉不也上遣山東日南陽楊桐不生山阿太平而後生朝陽居依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時以爲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東不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奔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善感見一百八十八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明徙黔州見上卷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處昌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

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使就力到翻仍召赴東都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

州顯慶二年開置柘松翼州屬松州都督府宋曰柘松翼州為唐今按新舊書皆作柘松翼州本漢靈武縣地故城在州西有靈州隋縣名唐州取州南翼水為名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將即亮翻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骨篤祿亦曰骨咄祿部酋世襲吐屯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檢校郎將本立許之因便投骨咄祿祿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單音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

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貴仁以非川之敗餘名起為難死久矣何以給我給還仁貴免胃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吐蕃入

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白水澗有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此音

弘道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嬌州復扶又翻下可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

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癸丑守中書令

崔知溫薨舊制凡九品已上職事官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以勞考進敘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者不為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帶散位其欠一階仍舊為兼職或為守職而用之其兩職事亦為兼職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其欠一階之兼古念翻其兩職事之夏四月己未車駕還東都綏州步落稽白鐵余步落稽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給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給諸友翻擇日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盛時征重直龍翻數年間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考要曰金載云延光王又云儀鳳中務挺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宮儀鳳二年營已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時為忠順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朝那山在豐州河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都督府司馬也唐制下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



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上時掌翻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又復扶

如字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將即事翻

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爲唐昌王重直庚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甲辰徙相王輪爲豫王更名曰相息亮翻中

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瘖乞骸骨許之瘖於今翻

八月己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爲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癸亥車駕幸奉天宮十一月丙戌詔罷來

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四人從六品上診止忍翻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亦翻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

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鍼灸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

鍼二分得氣即瀉腦戶一名合巖在枕骨上強後寸半禁鍼鍼令人瘡舊傳鳴鶴微出血頭疼立止上曰吾目似

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

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詔太子監國衛古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同東宮平章事上自奉天宮疾甚

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見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

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年五十大遺詔太子

柩前即位柩音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處音日翻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

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澤州

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甲戌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

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壬午遣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

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以國有大故備不虞也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爲國子祭酒罷政事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自製聖字讀與照同音之笑翻

光宅元年是年九月方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此太子

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此豫州本春秋沈蔡二國之地漢爲汝南郡宋文帝立司州始

弘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漢宣帝起杜陵至

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懼白太后

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

中書侍郎劉緯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虔勗字南平京兆人唐高祖時為右衛將軍南平京兆人唐高祖時為右衛將軍  
汝欲以天下與韋立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  
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用韋立貞政事決於太后居睿  
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  
威之孫也劉氏名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百九十九年  
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北門也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  
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  
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  
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為文明聖庚申廢皇  
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  
玄貞於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里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  
漢以關中事委蕭何帝紀高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  
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又翻因陳呂后禍敗事以  
申規戒呂氏禍敗事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書慰  
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又翻眇身且代親政  
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翻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  
產貽禍於漢朝又翻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  
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  
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  
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辛酉太后命左金

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  
其實風使殺之風謂神勣行恭之子也事高祖太宗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唐六典洛陽宮南三門中曰武成殿神勣至巴  
州神勣之東曰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神勣曰率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  
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洛陽宮不敷紫宸殿以西京大明宮施  
慘紫帳以視朝準之紫宸殿內朝也其位置當在乾元殿後  
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為侍中斷中書侍郎檢校豫王  
府司馬劉緯之同中書門下三品三月丁亥徙杞  
王上金為畢王鄧陽王素節為葛王丘神勣至巴  
州幽故太子賢宅別室逼令自殺考異曰則天實錄賢  
州州下舊本紀在三月唐高祖神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  
哀於顯福門神勣中書侍郎意即顯福門貶神勣為豐州刺  
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  
將軍又翻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  
元嬰薨辛酉徙畢王上金為澤王拜蘇州刺史葛  
王素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癸酉遷廬陵王于房  
州丁丑又遷于均州故漢王宅即貞觀末漢王素節均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  
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秋七月戊午廣州  
都督路元徽為崑崙所殺崑崙國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  
元徽聞懼僚屬恣橫又翻有商舶至白僚屬侵  
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徽元徽索柳欲繫治之桑山客  
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又翻殺元徽及左右  
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又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温州大水後漢分章安之東臨海縣屬會稽郡晉分為永

嘉州貞觀五年廢嘉州以縣屬梧州上元二年分置梧州流四千餘家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

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

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

元常奏狀涉詭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龍州刺史

州刺史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二里元常子琮之曾孫也

為禮部尚書枯州大水流二千餘家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

赦天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

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

肅政臺左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詔出使右臺專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肅政臺諸州案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



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

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

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

太宗下陳日美人充下陳嘗以更衣入侍幸漢武帝實王用

此更工衛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東宮亦謂之春密隱先帝之

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聲翟也重也陷吾君於

聚塵記曰夫惟禽獸無禮故又曰殺姊屠兄姊謂韓國夫人

事見二百一卷弑君鳩母此以高宗及太人神之所同

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謂居睿宗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謂用

等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

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

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

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給衆

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

楚州本漢縣屬淮陽郡隋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二年置楚

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神武曰率所部三縣山陽城安宜也

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

盱眙盱眙縣屬淮陽郡隋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二年置楚

勿勿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

刺史甲申以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

擢管是年改左右領軍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

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

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從才

高祖子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祿之

章思謙皆無言章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

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

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

帝年長長知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

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管聞之上言古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左肅政大夫左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鸞味道御史大夫也

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潤州江左舊京，置潤州，取潤浦以爲州名。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憤，憤也。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潤州，按舊志，揚州府江都縣，唐置潤州，取潤浦以爲州名。至潤州，四十里，潤州古朱方之地，唐爲丹徒縣，吳爲京口，晉以鎮，又爲徐陵，晉南齊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爲壘，江爲堙，因謂之京口，晉爲南徐，唐置潤州，取潤浦以爲州名。

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唐紀云：李思文，唐初守潤州，而陷敬業九月丁丑，起兵十一月庚申，敗魏四十四日耳，今不取。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使，使也。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降，降也。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劉延嗣審禮從父弟也。劉審禮，唐初守潤州，而陷敬業九月丁丑，起兵十一月庚申，敗魏四十四日耳，今不取。

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曲阿，秦始興，後漢屬吳郡，晉屬會稽郡，唐屬潤州。雲陽縣人，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都亭，洛陽都亭。裴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甌石，石之小者。劉景先貶普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瓊州，唐置瓊州，取瓊浦以爲州名。

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諾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

言。伯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上時掌朝見賢，通翻見賢，通翻見賢。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復，復也。太后怒曰：胡白。胡，胡也。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瀛州。瀛州，唐置瀛州，取瀛浦以爲州名。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使，使也。嗣宗曰：然。仁軌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都亭，洛陽都亭。

徐氏，李景讓罷爲司賓少卿。是年改魏縣爲司賓。徐氏，李景讓罷爲司賓少卿。史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管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高郵，唐置高郵，取高郵浦以爲州名。一百里，宋曰：揚州天長縣本廣陵郡，唐開元十九年，於西北置千秋縣，天寶五年，改天長縣爲千秋縣，此言之蓋下阿溪，即今石。

使徐敬猷逼淮陰。淮陰，唐置淮陰，取淮陰浦以爲州名。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都梁山，唐置都梁山，取都梁山浦以爲州名。李孝逸軍至臨淮，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

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帥更替將軍何辭以逃？遁之罪乎？遁首曰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摠管，討敬業。是年改左右武衛為左右鷹揚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楊曰：「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餉之用，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皆為準。越七輪，則使疏吏翻。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少詩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山，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易以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摠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船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亮翻溺奴狄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是年改左右鷹揚為左右豹韜唐制諸府各有果毅，都尉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下，下府從六品下。唐之奇給其衆曰：「給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呼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

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我乾。」乾音干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陳音升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知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海陵縣屬揚州，今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考異曰：唐紀初言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其勢遂熾。據妻子潛算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為約，時上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黨赴水死。今從實錄唐統紀。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楊潤楚三州平。陳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亮翻上時略地和州，前弘文館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唐因之，後改國子監為成均監，按唐大興弘文館以五品以上為學士，國子助教則從六品上，官準佐博士分經以教授。丁卯，郭待舉罷為左庶子，以鸞臺侍郎韋方質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孫也。韋雲起仕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岳州京師一千八百一十六里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下，遣使疏單





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鈐其廉翻可從刊人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光宅改秘書省為麟臺正字正九品

四方不可任非其人疏上掌制正文字射洪麟臺正字正九品

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疏上掌制正文字射洪麟臺正字正九品

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疏上掌制正文字射洪麟臺正字正九品

直者退徒使百姓脩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疏上掌制正文字射洪麟臺正字正九品

曰欲知其人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

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

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

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音樂

洛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祇逆乘釁天

下亂矣音洛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

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音佞其為殷鑒豈

不大哉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音懷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懷義

鄴人音懷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

以進音懷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

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

族命紹以季父事之音懷出入乘御馬宦者十

餘人侍從音懷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

撻其首流血音懷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

意殿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音懷

執音懷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

縱橫犯法音懷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

法繩之音懷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

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復扶又翻辛酉赦天

下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右衛大將軍李孝逸

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

左遷施州刺史音施惡烏路翻數所角翻施州漢置縣地吳分平立

復置施州在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里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

詠言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招

通立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音招命正

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音正右補闕各一人從七品上左右拾遺

各二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諫議行立大先責識官音識乃

聽投表疏音疏徐敬業之反也得御史魚承曄之子

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

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音奏

入不可出太后善之音善考異曰統紀唐書云八月作銅匱今

為之甚合規矩處用之今從御史書記未幾其怨家投匱音匱

居堂音堂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

誅音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

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音行知宗室大臣怨望心

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

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音驛唐制乘傳日四驛乘驛日六驛凡給

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二匹八品一匹九品一匹

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三馬七品二馬八品一馬九品一馬

已上數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供五品食音食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

雞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兩鹽豉葱薑使詣行在雖  
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唐書：客館屬鴻臚寺，典客令所屬。唐志：五品食料雜用錢月六百。唐書：客館屬鴻臚寺，典客令所屬。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證：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重：重足，不敢動也。屏息，不敢言也。索元禮獄，索：索隱，見元禮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唐書：數所角，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唐書：都事有都事管諸司主事，令史尚辰羊翻。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畜：畜，蓄也。玉翻。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光宅改大理為司刑評事。唐書：入品掌出使推劾。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擐。唐書：重錄，謂所賣翻。或使跪捧枷累，其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繼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柳音：加楔，扶歷翻。鐵圈，鐵圈也。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上：上疏，謂掌翻。疏：疏，所據翻。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茲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

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立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義：被訟，百人滿獄。使者追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喁：喁，容翻。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蒸：蒸人，猶蒸民也。唐書：太宗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事：見一百八十年。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事：見二年。漢書：武帝征和二年，三年幾居依翻。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史記：太史公之言。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北闕，闕在玄武門外。以岑長倩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章待價為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頰數十。摔：昨沒翻。批：批，批也。又匹迷翻。懷義訴於太后，太



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葛翻南牙宰相所往來勿

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思相故使入禁中營造

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長社漢縣隋改曰潁川武德四年復舊許州上時掌翻以為

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宮

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

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

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鈴衛將軍襲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

有山踊出雍州用翻考異曰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錄程大

山故取為名而其何以輒湧也不言其以也此即時因雷雨湧出一

傳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詳矣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

至三百尺則非一日驟為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余增至三百尺

是積力為之非一夜雷雨頃能突兀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

見改新豐為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四方畢賀江陵人俞

文俊上書江陵縣帶荆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

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埴阜出埴音大黃之肉翻埴都回翻今陛下以

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塞音塞則翻而山變

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

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

後為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見後二百五卷長壽二年使疏吏翻突厥入寇左

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

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音擐

奇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

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狄仁傑為

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

多所按劾監古銜翻又戶部翻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薦之於朝朝直遙翻徵為冬官侍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二十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為恆王時睿宗帝故成美等皆為皇子恆王登封考異隆基為楚王隆範為

衛王隆業為趙王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昌平後漢縣屬屬陽國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

諸軍討之日幸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

夫致仕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守式又翻

本紀終紀皆無良嗣出時向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光宅改守西京年月今據唐縣

苑苑西京之苑將鸞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

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華仲舒曰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

大紅女利乎相息亮翻去美呂翻未聞萬乘之主鸞蔬果也

乃止壬戌裴居道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

郎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祿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

隱曰永年本漢曲梁縣魏為廣平郡治所隋廢郡為廣平縣後

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朝直不如返正以安

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

所引劉祿之自北門學乃復叛我或誣祿之受歸誠州

都督孫萬榮金貞觀二十二年以契丹別部置歸誠州屬松漠都督府復扶又翻又與許敬

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祿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史補庚午賜死于家祿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下獄後親友皆賀之祿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光宅改麟臺郎太子文學周思鈞宮司經局有太子文學一稱數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人正六品掌侍奉文章

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貞觀八年以辰州龍標縣置播州九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東都三千九百九十里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檢校納言嶺南俚戶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其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里音殺延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將即亮翻考異曰舊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劉昭州縣殺元常誅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帥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縣居人而旋今從實錄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燕因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意即黃瓜堆按朔州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積北走音奏積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靺鞨音末曷酋慈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卒子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詐稱即將將即亮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伏誅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曩寶璧奇奇翻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



常之計議遙爲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命魏玄同留守西京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謂有分爲天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儋州當創歸矣新傳云流儋州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儋州當創歸矣新傳云流儋州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儋州當創歸矣新傳云流儋州吐蕃考異曰寶曆十一月壬辰命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寶曆十一月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於寅識迦河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監古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聞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至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西廟西京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悛請爲七室光宅改太廟曰司禮博士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悛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朝直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

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使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唐制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掌導引宮臣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諫高宗也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樂安郡懷州朝直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則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隋京北郡武德元年改曰雍州雍州雍州雍州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朝直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寅作神皇三聖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太宗惡之惡鳥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真音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唐制名圖所

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使

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汜水漢之成

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

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

公譔譔又音詮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

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

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行下太后

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考異曰舊

至今冬恐成痼疾太后召宗室朝明堂朝直諸王因

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

誅之無遺譔詐為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

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

氏社稷以授武氏考異曰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

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丙午蓋據委到之日也舊傳本紀

兵共趣神都考異曰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

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漢冲募

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漢東郡

令馬玄素考異曰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幸平隋開皇六年復曰魏

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考異曰因風縱火焚之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

邑董玄寂堂邑漢縣後魏廢隋分為冲將兵擊武水考異曰

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

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

十人在冲還走博州考異曰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

殺考異曰丘神勣傳云為勣官吳希智

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破千

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考異曰

命左豹韜大將軍魏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

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考異曰又命張光輔

為諸軍節度削冲屬籍更姓虺氏考異曰貞聞冲敗

欲自縊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考異曰

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考異曰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

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

等將之考異曰汝南縣舊日上蔡隋大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

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

其女妻之考異曰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

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等

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

兵潰而歸考異曰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

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

殺考異曰貞聞之

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冲曰

牛倂考異曰翻下我語同

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二四一九

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常樂公主高祖女使魏氏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爲于闐王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帝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四年尉遲迥討之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尙猶豫不發欲何須邪須待也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藍田珣下同珣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更工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考異曰舊傳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光宅改尚書左丞爲文昌左丞時治越王貞黨與治直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司刑寺即大理寺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寧州見上卷垂拱二年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將即光輔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河南舊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

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江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尙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復州自近州遷卯左肅政大夫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章事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朝直遙翻亮音官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唐東宮左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贊善大夫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紹皆與琅邪王冲通謀薛顓顓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紹皆與琅邪王冲通謀高纂以滅口唐武德初改州主簿爲錄事參軍掌正連失十一月辛酉顓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紹以主簿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舊志黔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二里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裴寂武德命裴居道留守西京又守式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鸞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爲于乙亥味道及其子辭玉皆伏誅考異曰子皆從從才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珍禽







罷刑復放南又云前後坐棄市放九月壬子以僧懷

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篤

祿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漢以東屬

皆無言亮顯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

事光年改戶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諸相

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

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

君為耐久太后怒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

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

自直玄同數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

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處

劉易從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衆彭州長史

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

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

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

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

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璵等六人

南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

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

太后從右衛曹參軍陳子昂唐諸衛府皆有曹參軍

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

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

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

滋廣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

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

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

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

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

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

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

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

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

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

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

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以

周漢之後為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為三恪古者建國

以三恪後漢書以客禮師古曰恪敬也特之加敬亦如賓也鄭玄

改之周隋之嗣同列國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



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  
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  
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  
寧士驍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  
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  
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  
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自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薨  
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同  
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五月戊子殺范履冰  
醴泉人侯思止醴泉人侯思止唐書諸司參軍為  
州始以賣餅為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  
譎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唐書諸司參軍為  
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舊志和州京師東南二  
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  
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卿多何嘗識字但  
能觸邪耳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觸邪一角性忠直見人則  
太后悅即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朝散大夫侍御史  
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鳥  
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  
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

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縣人九翻又遊趙貝見  
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  
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  
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柳上刎其首又  
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  
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下通斬之槍揭其首  
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門內  
死不出弘義戲呼曰例竟門也劉曜曰言人此門者例盡其命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  
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直朝  
又翻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直朝  
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文遠之孫  
也徐文遠見一百八十年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  
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  
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為  
詰之詰去左右為戰栗有功臣色不撓撓教爭之彌  
切太后雖好殺到翻知有功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  
邑人也武邑縣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冀州司刑丞榮陽李日  
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  
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上時長翻下同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

雲經四卷表上之撰主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

唐爲閻浮提主釋氏以人世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

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隋州春秋隋子之國漢爲

百八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九十三里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

詣行在舊志舒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九十三里素節發舒州聞

遭喪哭者數日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

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經殺之計翻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

黨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

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

后以爲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

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

累加至三千戶此食實戶也若唐制以品爲差則其是制也

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

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頊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

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考異曰實錄作數惟千金

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

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長知兩翻下九月丙子

侍御史汲人傳遊藝汲縣漢屬河內郡晉以來帶汲縣東魏置

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時掌翻下請改國

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

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

士合六萬餘人由翻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

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

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左臺左肅久之飛東南

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朝直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

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則天門赦天下以唐爲周改

元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

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太

睿皇后王其背響非鬼之祭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

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

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

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

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驥

兄孫攸歸重規載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

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長知兩翻又以司

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大宅改爲溧陽縣屬又以司

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王鈐衛

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

珣等並賜姓武素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

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至三品太於既翻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

而廢州不祥同音也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

人巡撫諸道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冬

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貶遵化尉遵化縣屬

方質年二十弟楚客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

資治通鑑 二百四 唐紀 則天皇后

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珍州漢夜郎郡地貴州十六年開山

文偉以為誅己速自縊死計開壬申

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

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疏云

仍賜紫袈裟銀龜袋西域胡僧衣手衣謂之袈裟流入中國以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

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澤池都護繼

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

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道州刺

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

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考

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

復起為侍御史復扶又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

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

聞者相賀是歲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為左衛大

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

誠第一以讓右王鈐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

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尊號蓋助於此太后以女主而受尊號尤為非

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

廟更工衡廟考異曰案實錄此年三月己卯改唐太廟為享德廟

皆閉不享四時唯享高祖已下餘四室

祀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

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孟上疏以為今告

事紛紜虛多寶少上時掌恐有凶惡陰謀離間陛下

君臣間古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省然後行刑

依斷不令重推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

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

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

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刀國

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饒陽

尉姚真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

不許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

反皆坐誅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

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己亥廢唐興寧永

康隱陵署官元帝陵曰興寧帝陵曰永康興寧陵在咸陽永康



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務滋  
恐懼自殺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  
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  
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  
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  
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  
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  
在道爲仇家所殺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  
各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  
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徙左衛大將軍千  
乘王武攸暨爲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  
爲義豐王考異曰舊傳爲安  
學王今從唐曆紀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  
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  
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吳陵顯  
義陵爲順陵追復李君羨官爵君羨諱見一百九十九  
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癸卯制以釋教開革  
命之階經大雲  
經也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宜留  
守長安又守  
手丙辰鑄大鍾置北闕五月以岑長  
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  
出六月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格姓  
格姓  
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暉之子也樂善諱見二百  
高宗顯慶元年  
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八月戊申  
納言武攸寧罷爲左羽林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  
爲司禮卿光宅改太  
常爲司禮兼判納言事庚申殺王鈐衛大  
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鞠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

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鈐其諱  
其諱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  
皆賜姓武氏唐制嗣王郡王從一品光順只第皆章  
懷太子賢之子嗣王守禮守義守義皆用翻與睿宗  
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  
順之弟也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  
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思文改姓見上  
卷光宅元年九  
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  
獄辭之出於囚口者爲款款  
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  
案考也據也獄辭之成者曰案言可  
考據也凡官文書可考據者皆曰案  
皆依海內針口其  
廉翻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遊藝  
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語牛  
僞翻所親告之王辰下獄自  
殺下獄  
翻癸巳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寧  
爲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  
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  
善政謂垂拱四年  
刺豫州時也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  
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  
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  
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  
作千餘人今從舊傳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  
鸞臺鳳閣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  
相恩帝請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  
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  
武意令力丁翻  
性五故翻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  
獄下獄  
翻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  
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

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情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見賢通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敵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晉大夫孤突之言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遺唯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見賢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洛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政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朝直遙翻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云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唐祿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陵水尉實錄長壽元年始爲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爲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舊傳誤凌水尉尋召還爲鳳閣侍郎也杖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爲鳳閣侍郎時非爲相後也舊傳或以載初爲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因岑長倩格補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史臺記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而爲子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李乾祐即貞觀初救裴仁軌者也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李綱以剛直著節隋唐之間安靜可謂無忝厥祖矣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上時掌翻去安靜曰以我唐家长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舊唐書王循字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

右丞徒以下不句句音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爲其漸貴故也相恩亮翻爲子倫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國子監丞從六品下掌判監事若天子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爲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一 起玄默孰徐盡柔兆若難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自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三年 正月戊辰朔太

后享萬象神宮 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闐雄之

子瑕爲于闐王闐徒賢翻尉紆勿翻闐視連翻春一月丁卯太后引

見存撫使所舉人遺存撫使見上卷天授元年見賢通鑑使疏吏翻無問賢愚采

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惠校書郎拾遺校書郎二年二月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松等

六十一人控事參軍徐昉等二十四人爲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宜

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此語出於張鷟權推侍御史爾雅釋文

爲權推此雷翻 盪脫校書郎 終自售豈知 盪脫本無模 有舉

人沈全交續之曰蕤心存撫使睽目聖神皇

青女之月宮太陰後付去外戶東翻又戶居統不示定月日

請杖之朝堂然後行法太后笑曰但

使卿輩不溫恂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

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

刑性當後拓後開後賞後之後柝後以後鯨後御後天後下後政後由後己後出後明後察後善後隨後

故當與英賢亦竟爲之用謝丁未解寧陘丞廬江享靈

州隋廢州爲廬江縣屬廬州  
皆單名霸唯統紀延載元年  
云弘霸僉載云應革命舉蓋  
正謂此時

也今從  
臺記  
拜監察御史監古  
銜翻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

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中丞而呼爲大夫過呼之也今苦無

傷也元忠大惡之惡鳥路翻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

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第之孫也太后以

外族用之太后母楊氏尚辰羊翻初隋煬帝作東都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元年

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

始築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

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

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任音千嗣祥吏  
翻考異曰舊

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又昌左史盧徽等六人並爲羅告李

傳云太尼父給事中李璡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燾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在倭臣所奏囑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

是怕肯出爲澧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先翻及知

古等下獄嫁翻俊臣以此誘之誘音酉仁傑對曰大周革

命萬物惟新  
厚室舊臣  
甘從誅戮  
反是實俊  
臣乃少

寬之翻下同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之屬官也尚書定

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尙書弓楊執

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遺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

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諫之義翻侯思止執魏元

忠元忠  
爵氣不屈  
惡止怒  
命倭貳之  
元忠曰  
我薄命

譬如墜驄足絀於鐙爲所曳耳絀亦掛翻馬止愈怒更

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具藿取何必

使承反也。狄仁傑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



之告變得召見復扶又翻去羌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視其中帶爾翻寢處甚安爾昌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琳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琳視之琳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琳丑林翻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琳奏之樂思晦男末十歲沒入司農思晦死見上變得召見上時掌翻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朝直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陸德明經異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江夏本漢沙羨縣地屬江漢二水會于縣西春秋謂之夏水漢書彭澤縣屬江夏郡唐武德元年分置涪陵為州治所西鄉即漢成固縣地屬西鄉縣後魏為洋州治所夏戶雅翻音降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駁北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衡翻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後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鄉縣於趙州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南移三十里以孔恩集寺為縣治所大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續事始曰三代以早相襲周武帝莫太后見之以為忠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上時以為

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寬舉奔競相尚諠訴無厭選宜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漢司馬相如為相如自言為此賦上召以為後為孝文園令病免而卒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將者非將即亮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下孟翻行舉者賞罰而已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下通按翻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陝失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吐蕃人聲分置十州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秋官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如意元年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後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皆可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談徒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肅直通翻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皆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酋慈由翻長知

月令子月主事盡明後有及開為要官自具官後為屬隔也要師

卒于懷。翻淳淳在天下。陸翼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

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說韓茂綱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草昧也時也時也物之始始於冥昧言後無制之初改元文順進之始也三叔流言四凶構難指後敬業等難乃曰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茲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謂韓茂綱以開告密之門也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以步趨促柱少和聲以琴瑟為喻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則棄之矣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以酒為喻去蕪非之牙角遽廬之須毀莊子曰蓬廬可以一宿而不可去去蕪非之牙角詩云蕪今非今成是貝錦彼頓茲險之鋒芒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樂音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劫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穀枷研以重枷研其頭而如楔也摺膺籤爪摺與拉同各翻摧也折也膺胸也籤籤也籤籤也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賒道也言伏法而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被皮囊翻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側直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矩天官員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矩盛之侍郎李景讓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聞於史道自此左出矣懷義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矩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

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啟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元長壽自此以後方是長壽元年更以九月為社日更制於并州置北都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為王弘義所陷流嶺南璿似宜翻長知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愛州至京師東都八千一百里將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摠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劉審禮沒見二百一卷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光宅改左右武衛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龜茲音丘慈又音屈孝傑以孝傑為武威軍摠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此時既改武衛為鷹揚衛不應復以舊官名命忠節豈史家仍襲舊官名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寶氏為厭呪厭於協翻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朝直既退同時殺之考異曰新本皇嗣妃劉氏德妃寶氏舊傳云正月二日癸巳殺之今從之按德妃寶氏即玄宗母也

德妃抗之會孫也實抗太穆皇皇嗣畏忤旨不敢言性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復扶又翻考異曰劉子玄太上官國兒諸

依多端天后大所信任欲殺於上而拒焉想望遺作禍人

是時告



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爲  
潤州刺史有奴妾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誘首西漢  
氏士嗣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  
史龍門薛季昶按之下下古衡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  
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下古衡乃言曰龐氏所爲臣  
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  
希城咸古詰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  
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  
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侍御史上屬有令史  
而寢人以爲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  
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比出至翻好呼到翻  
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  
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考異曰舊有功傳有功爲御  
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爲左司郎  
中實者說傳長壽二年龐氏爲酷吏所陷御史書有功自秋官員  
外郎坐龐氏除名爲流人月餘按實錄有功天授初累補司  
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戊申姚璹奏請令  
宰相撰時政記會更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幸臣  
逐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幸臣臘月丁  
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恆王成義爲衡陽王恆戶  
登翻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  
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  
郎妻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  
昭德俱入朝翻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  
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  
爲之其第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

汝復爲州牧又翻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  
兄憂師德愀然曰小翻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  
乾乾音當笑而受之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  
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光宅改少府監爲尚方  
監內侍省有內常侍六  
人正五品下漢中常侍之職也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  
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屬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  
以刀斫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衛士  
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虔屬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  
斬今從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  
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勝音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時公卿不得見皇嗣  
唯金藏等工人得在  
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  
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呼火故翻翻相浪翻  
被皮義翻翻羊姑翻使醫內五藏  
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數  
日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停其  
不  
復推審宗由是得免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  
造臣軌更工衡翻習老子見二  
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  
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卒千恤翻  
使疏史翻乙亥禁人間錦  
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直朝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  
攝監察御史就按之舊古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  
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號戶國俊驅就水曲盡斬  
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  
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  
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朝直通翻  
散系更翻更遣右翊衛兵曹

參軍劉光業按武德四年已改左右翊衛為左右衛疑明字衍兵曹參軍掌五府武官宿衛番受其名數而大將軍  
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唐京師苑各名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各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丞則掌判監事尚輦  
直長王大貞長知兩翻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  
監察御史詰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  
爭効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  
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  
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  
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考異曰實錄曰光業等亦受驚憂已死舊唐書傳曰德壽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國俊一使國俊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德壽豈知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補闕李秦授萬官中書進封事曰陛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補闕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日同心怨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議曰代武者劉大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禍福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劉名秦授天以卿授卿是也何啓子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朱紱女妓十人金帛賜是與謀殺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人其實期壓殺與故守有流放者殺之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醜暴其親殺流人使並所在鎮頭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上懷諸流人未死或它事繫者棄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南一道因萬國俊言更發五道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書有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斬之理今並從實錄及舊傳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  
云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冲舉兵見上卷垂拱四年夏四月乙未  
殺之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棣州後漢樂安郡中唐武德四年分滄州之縣次陽信清河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魏王承嗣等五  
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  
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實錄曰金輪聖神皇帝受尊號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  
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渾元本朝文穆皇帝曰立  
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  
從帝號后又追尊其三世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

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  
制書宰相世系表豆盧氏本姓慕容氏北地  
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氏因以為氏  
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巨源孝寬之立孫也章孝寬事字文氏為名將  
延載元年是年五月改元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突  
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  
甲戌默啜寇靈州室韋反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  
長惟大酋皆號莫莫質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  
之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使疏吏二月武威道摠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  
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倭子西突厥部所立也  
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  
萬餘人紀又破吐蕃萬泥熟破泥熟此諸部不可曉今刪去庚  
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摠管考異曰實錄新紀皆云代北道今從舊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  
為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  
司馬帥契茲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  
默啜帥讀曰率下同契茲明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捷之昭德惶懼請罪夏四月  
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摠管王孝傑同鳳閣鸞  
臺三品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  
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上時掌制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  
號赦天下改元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  
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

餘萬戶內附新州境有永昌堡居永昌郡地黨期河內有

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章什方等以妖妄惑

衆尼女弟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

吳赤鳥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

二百年矣薛師本馮小寶也太后使與薛師容貌愈少少詩太

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莊子曰廣成

上黃帝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傷身千

二百歲矣百形未嘗衰黃帝名軒轅因曰軒代逾漢朝之河上

帝從之問老子河上公曰余姓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朝貢遙翻

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戊辰以王孝傑爲瀚海

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己巳以司賓少卿姚璿爲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

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

並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

以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

五品月俸一千一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三百食料一千三百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

姚璿爲督作使使陳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

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史補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坐賊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曹

初置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舊志瓊州至南京與崖州道里相

類考異曰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御史紀履忠劾奏御

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顯慶元年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



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容州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改容州因容山為名據容州刺史

天冊萬歲元年是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

氏越古今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

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

正欽望貶趙州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三里巨源貶麟

州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麟州今從之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

州統紀作瀋州實錄唐原州今從之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

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舊志集州至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三里

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呂氏堂

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

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藏臣張懷瓘

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

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息

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

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

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

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

度僧惟卿所處請去吉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

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浸式結綵

為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

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微高居

刺七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唐大

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必

利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

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

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直通太后將從之姚璹曰

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左傳宣十

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

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堂堂仍以懷義充使史職又

鑄銅為九州鼎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

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

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

合長年藥先悉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

及明堂火尼入言太后言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

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

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

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復扶又翻唐六典北齊因

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府在洛城東六十里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

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

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

所以統和天人統他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

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  
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時有火至王屋流為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  
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金藏以七寶臺散壞  
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小人幾幾斯實詔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  
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小人幾幾無戾天人之心而興  
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  
知幾獲嘉縣本汲縣之鄉中興漢武帝南幸過此因置獲嘉縣唐屬懷州彭城縣屬徐州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輿始也  
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衡工時則藉非常之  
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  
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悖禮內無  
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賊賄是求而  
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龍圖如其  
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各垂結正罪將斷決斷決竊  
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  
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古  
翻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太宗亦嘗引是言斯之謂也  
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茲充肅清  
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  
亦二十九勳級唐制文散階二十九武散階二十九勳級十有二轉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唐制五品以上上笏用象九品以上上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  
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  
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  
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

比之沙磧磧音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  
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  
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  
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  
焉 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  
之馬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  
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  
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師讀曰率毆馬口翻  
言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送之武后  
馬寺其侍者僧徒皆誅武后遠惡處李商隱言都內人傳云武后  
以唾壺進時有以武后唾壺者武后怒曰此壺何用武后曰  
大家知女卑也武后有知內人下倚權凡與語問四方事官內人曰  
義理九州耳武后曰武后有知內人下倚權凡與語問四方事官內人曰  
臣不敢動武后天子也然今內人下倚權凡與語問四方事官內人曰  
疑此不當武后天子也然今內人下倚權凡與語問四方事官內人曰  
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則元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卑去矣  
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立天下則陽之剛克明烈可矣  
是過萬萬世男子金創女子金專妾之願在此後雖不能送尸白  
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去  
翻呂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  
四月天樞成天樞其高一百五尺 檣檣古徑十二尺八面  
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  
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  
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  
夷酋長名高古檣翻會慈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  
頌德天樞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臨洮洮州以王

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摠管以討之 九月甲寅太

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

下改元冊萬歲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使就降戶

江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是年九月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

封神嶽去歲下制云臘月十六日有事于神嶽長祿是月甲戌朔

壬午九日甲申十一日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

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肅音丁亥禪于少室

己丑御朝觀壇受賀肅音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

扈從封中嶽還孟翻從才用翻即求奔官隱於嵩山之

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嚴壑

冬居茅椒茅椒編之為室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

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遺士攸緒一皆置之

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考異曰舊

井官隱嵩山今從實錄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

副摠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

如故考異曰實錄云己巳秋官尚書婁師德為肅政御史大夫知

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

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元為誤誤新傳云師德為洮州刺史大

軍及河蘭郡州校營田大使王孝傑拒吐蕃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

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

載元自宰相出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軍事延

管計吐蕃蓋師德之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

紀本 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崇尊廟見上二月辛巳

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為天中黃后

啓為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王京太后夏后啓母三

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

素羅汗山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

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考異曰新紀四月庚子

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肅州火下言孝傑敗蓋皆

實錄因其軍敗故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

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又翻丁巳新明堂成高

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

鐵鳳高二丈高古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

捧之衡翻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大

食請獻師子姚璿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遠道傳致

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却之以檢校夏官

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

漢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

州開元十道志云營州城即虞舜已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

後魏於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郡為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

寧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誠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殺都

督趙文翹契丹語翻又音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

營州城側文翹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

僕故二人怨而反曾慈由翻長知兩翻乙丑遣左鷹揚衛

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

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八將

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

安撫大使榆關在營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

榆關者宜詳考使疏更翻姚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

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武后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

所為斬斬此何異王莽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



萬進圖檀州檀州本漢遼西郡屬安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  
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平州有西硤石唐兵大敗  
先是契丹破營州唐初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  
兵將至使守牢營給之曰使曹守唐俘之地牢聞唐吾  
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唐初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  
既而契丹引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唐初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吾  
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  
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崖谷唐初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  
石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  
三軍弃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  
緇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即亮翻騎奇諸翻索各翻字書無  
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為  
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摠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  
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  
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  
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  
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亮堅初令山  
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  
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摠管以討  
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以本官參謀軍上  
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  
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  
全少比明至翻奴多怯弱不慣征行思翻縱其募集未  
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

孽孽魚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  
策不可咸示天下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  
明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殺按明年正  
月賊寇涼州以欽明自隨又賊殺許欽明以祭天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  
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龍山即慕容  
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說輪安東都護裴立  
珪在城中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上元元年徙  
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復扶太后遣右武衛曹參  
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曹參軍軍兵械公與曹參  
姓突厥之地長壽元年置四鎮戍兵十姓元振曰四鎮十  
姓與吐蕃種類本殊勇翻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  
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  
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  
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  
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  
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  
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  
家之要地也吐谷渾人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  
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  
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

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百二卷非川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西突厥五侯斤失畢前各海亦沒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有會長曰五侯斤侯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則塞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背誦遙割而弃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考異曰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源時言事師德惠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請師德曰但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延載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元稹等奏言河源積石諸軍請師德曰但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通元元年正月朔復同平章事元稹等奏言河源積石諸軍請師德曰但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上時掌制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間古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請為太子子并為其女求婚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并為契丹並于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龍朔改左右中衛為左右武衛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閻立德以巧思稱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卒子恒翻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頡戶結翻孫萬榮收合餘眾軍勢復振復扶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

前鋒阿所領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長壽元年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後魏太和十一年於增陵置硤石縣屬恆農郡隋并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場因更名硤石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長壽二年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十里故城是也唐上縣主簿正九品下中下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易以破翻下不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事見十四卷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漢文三年唐朝廷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綱維幾居希翻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考異曰人罪合免赦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盡時狀耳若有一先奉進止何至三陷死罪乎今不取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人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

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新平知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二

起發國作唐書上章因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

時以契丹破滅九鼎成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

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為

上卷上年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梁是梁

有青黃白三種青梁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呼火故翻

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虜即而城中無論其意

者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懷藏

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

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

相連耀下相術同懷居永都錄事參軍正

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

侍郎事

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

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為明

宮縣宋曰明堂縣

使上變告之上時掌太后使河內王

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

忤意皆引之性五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

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譚補及王勳兄涇州刺史

勳弟監察御史助等助補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

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王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

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

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

使之鞠獄喜誣陷人事詳前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

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復扶又翻下頊上變得召

見僅免月賢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

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唐制大理寺有府

其腹後子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上邽縣屬

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處昌昌翻制流漢州尚乘奉

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事太宗年少美姿容善音

律少詩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

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

累遷散騎常侍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龍朔改衛尉

因拜其母臧氏韋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勝音

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

孫也高祖太宗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侯

易之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代州北有大武軍勝州元年改曰神武甲子以原州司馬婁

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春三月戊申清邊道

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

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

爲前鋒將帥力戰契丹引退契丹說翻孝傑追之行

背懸崖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各伯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考異曰契丹會戰云孝傑將四十萬衆被萬大戶與崔平四馬無備軍兵其返張壽多過其言今不盡取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說讀曰悅使疏史觀下同武攸宜軍漁陽漁陽秦右北平州東一百一十里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契丹乘勝寇幽州聞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可汗可汗音寒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虞使至都宜大為供張上時掌翻下同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背蒲妹翻朝直遙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令力丁翻初服突厥所被之服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吮如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撓奴教翻為陳禍福為子阿波達干元珍曰突厥官二十八等自設至達干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繫種繒帛農器鐵降戶江翻虞昌呂翻夏戶雅翻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麟臺少監即贊皇李嶠隋置屬趙州取贊皇山以為名不如治兵以備之治直璿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

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疆田歸道始得還與聞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考異曰舊唐書云聖恩初默啜請和道聞知微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司贊卿迎勞之默啜請大胡州不許遂拘繫歸道突厥盛則天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會計契丹許之默啜部衆漸盛則天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會載云歸道為知微所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說乃放之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之數常以此前非聖恩初冊為還書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默啜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為夏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豫州鼎獨高大神都鑄也高古稱翻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璿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燿炫燿太后從之自立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帥讀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見賢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治直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為內史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迦古牙翻又居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沙吒忠義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先悉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唐駕部郎中



乘傳驛使牧官司馬牛雜畜傳籍籍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

呼萬歲賜以緋算袋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紫刀佩石一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

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惡鳥六

月乙丑敕還其馬斥歸田里右司郎中馮翊喬知

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爲子武承嗣借以

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晉石崇有愛

酷吏羅告族之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大怒諷

趙德諫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統戎

各官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

紀此南歸日猶聞北成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然唐屬統統新

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使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此碑朝野

時知之以婢碧玉事爲武承嗣誣人羅告之新於市南被家籍沒此

衛之至此乃殺之耳司僕少卿來俊臣光宅改太倚勢

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

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

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以三月三日幸其黨於龍門登

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惡鳥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

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下還家嗣下俊臣欲

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

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

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

刑處昌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上時王及善曰俊

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去美呂朝

太后遊苑中吉項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

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

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貞事見上卷今止爲

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

塞路塞路則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

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

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扶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踊

成泥噉使噉又徒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

惡惡鳥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

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

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

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寺掌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

者人掖庭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

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

耳勢面訟冤者數千人會總由朝長知會俊臣誅乃得

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

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欲翻首式又翻太后責之對

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

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唐司農之屬有上林

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顧敏從之俊臣

怒出爲武龍令武龍縣屬田州開蠻洞置舊書作武龍云夫廣

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

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項爲右肅

政中丞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武

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丹將帥亮超下同 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重直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

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

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

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

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

黑沙突厥庭我已被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

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

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

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

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日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

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冤羽報萬榮時萬榮方

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恟謂突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

萬榮軍大潰阿馬葛翻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軍為玄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之契丹聞新

東走帥讀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

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帥上水外來南邊息於林下

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

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降戶江梟之四方館門

皆降於突厥立翻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

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

河內王武懿宗妻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

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

者復扶懿宗皆以為為反生剗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

殺人宗封河內王與何阿小為兩何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

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

禮庭折之曰折之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

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

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詿誤之人戶卦翻為

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

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月丙戌納言姚璩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

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天授中改太子宮尹鳳閣之上舊有同字考異曰新表庚子狄仁傑奏納言武三思檢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復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宮大赦改

元神功庚戌妻師德守納言甲寅太后謂侍臣

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朝直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

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

不復聞有反者復扶又翻下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

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

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

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

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

外之臣無復反者為于為同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

罷朱崖郡。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事見二十五卷元康二年豈不欲慕尙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見百九十三卷貞觀十三年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推亡覆亡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謂高麗也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二賊一虜皆謂突厥吐蕃事雖不行識者是之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選事雖始置員外官數千人先是厯官以是月爲正月以臘月爲閏先悉薦翻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去晦謂前月晦也可以今月爲閏月來月爲正月。

聖厯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考異曰實錄云正月戊戌享通天宮按長厯此年一月壬戌朔實錄誤也今從唐厯統紀新本紀赦天下改元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客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

數所角翻說輸芮翻從千容翻太宗諡文皇帝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高宗諡天皇大帝二子謂廬陵王及



皇嗣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  
也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  
之與母子孰親也於廬陵王皇嗣母子也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  
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  
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  
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  
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廬陵王光宅元年遷房州垂拱元年遷房州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  
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折而  
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  
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  
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  
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侍易之兄弟親狎  
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  
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  
全竊爲公憂之爲于僞朝下屢爲復爲同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  
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復扶主上春秋高  
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必辭公何不從  
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  
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  
闕古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  
利害太后意乃定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密撰其辭闕始非謬所爲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

天也。震怒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爲河朔元帥，在立爲太子後，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分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過分權，不自謂計於天官侍郎吉項，項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項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何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孰知項首謀哉。乃召問項，項曰：「史官記曰：則天置控鶴府，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論分權不全，問計於項，項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王，武氏諸王雖吉，子孫亦處唐社稷，謀欲求己利，若仍立皇強李氏，抑諸武氏，雖吉之能爲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若仍立皇，廬陵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爲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爲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及以項爲天官侍郎，置計謂宗爲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也。』盧諸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卿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四海之內，悉爲臣妾，何不納於陛下，家事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諸位也。朝野僉戴，仁傑曰：『禪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下一千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武承嗣皆赤後契丹，盟幽州，樹朝拜，乃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曰：『憶狄仁傑之言，謂之曰：『卿官爲我上夢，今乃應我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育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亦承嗣等，掩掩耳而走，即降敕遣廬陵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耳。沒冀州，則天急立廬陵王爲太子，元元初，龍門安置，賊徒者，聞太子行北，邯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爲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衆說之可信者。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瑕丘，春秋魯之瑕邑，晉宋置兖州，於此開皇十三年置瑕丘縣，帶兖州。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異曰：考

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得而自育也太宗身陷鋒鏑經  
後四帝所以不傳者蓋為子孫計也武三思下身是太宗皇  
后十有餘年今議議承豈可更易乎姑與母執親子與非親之臣是唐  
社稷之臣固謂廢王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亮冠頓首  
下所悉知今日在內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衛太子之變陛下何  
以期臣天曰安可却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其法駕百人護衛  
如其謀洛陽至房陵往來道路遠近若外人不知乎又言人十人  
能備虛立徐參伯往迎之事及有房州之目又於時若  
儲位已定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子蓋廢陵既至太后以長  
幼之次欲立之皇嗣亦以此遜位  
故遷延半載今皆取實錄為正

太廟 辛丑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

田事 史記 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

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閣知微攝春官尚書右

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 考異曰實錄作楊齊金帛

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

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

出為合州刺史 襄陽縣漢屬南郡南齊安十三年置襄

陽郡合州漢置江陵郡南齊置襄陽郡唐武德四年改襄陽郡為合州

為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

默啜謂閣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

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

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亮翻乃拘延秀於別

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

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 垂拱中置清夷軍於歸州界杜佑曰

靜難軍使慕容立勤以兵五千降之 使疏史翻前日

虜勢大振進寇嬌檀等州 為居 前從閣知微入突厥

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

書數朝廷曰具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  
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 穀種章勇翻行戶則翻市列為行市  
俗謂之行作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於 我與使者緋紫  
天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  
皆奪之三也緋帛皆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  
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  
欲取河北耳 為子 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閣知微入突  
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  
悴 豈古衡翻羸倫 突騎謀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  
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  
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 閣古其翻謀進

見實錄唐祠部郎中事祭天文編 後魏分漢陽  
刻國忌廟諱 錄醫藥僧尼之事屬禮部時諸州聞突厥入寇

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 後魏分漢陽  
隋州 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

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驚臺

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為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

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兩翻

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

光嗣 光宅改大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

足繼和矣矣 左傳晉中軍尉和季子也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沖

軍尉和子謂和季能舉其善矣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沖

各一人 通事舍人即秦之通事舍人唐武德省通事舍人通事

唐六典曰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通事

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

貢皆受 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

而進之 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

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 角翻

參所今翻 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



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董力行

沖名澹以字行以司馬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

總管後置天兵軍於并州城中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

天兵西道總管加封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

東道總管秦武公伐邽戎置下邳縣龍西有上邳故此加下字

州華州將軍三十萬以討突厥亮又以左羽

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

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

州唐屬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刺史日朝野會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用性雅馴愚出為定州

刺史歲餘賊至圍其郭彥高却城守宅門不啟賊事又按頻

面並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論賊其愚怯也皆此類俄而

陷又刺史之宅先燬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

置中藏令奴曰牢守關門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改默啜為斬啜默啜使聞知徵招諭趙州知微與虜

連手踴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

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為千僞蹋歌者連

萬歲樂歌曲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

趙州長史唐殷若翻城應之長知兩翻殷北刺史高叡

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之詰默啜默啜以金獅子

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降戶叡顧其妻

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

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殷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

諡曰節叡頰之孫也冬官工部尚書羊嗣諡皇嗣固請

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

子復名顯又顯又音如字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

道元帥以討突厥元帥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云丙子據唐

歷甲戌皇太子顯先河北道行軍大元帥後置天兵軍於并州城中先是

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

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

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

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後分御史臺為左右兩院

項王王顯古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

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藍田縣屬雍州薛仁

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

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

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

之皇朝時止廷宮中朝議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事臣俱在

外庭朝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

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昌呂翻音莫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

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唐九勿翻默啜所掠趙定等

廣昌縣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有大樹世謂之

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十三年分屬易州五回縣

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

不敢逼唐音升吐初加翻考異曰唐突厥傳云默啜

人畜被野斬殺虜虜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之云河北懷州豐

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今從實錄狄仁傑將兵

十萬追之無所及及音如字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

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冬

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

領之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

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

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



不同心則無別使疏吏翻上時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調徒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以直用因事而起柳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樂音洛行又諸城入僞賊者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攻取之賞實將士則為濫賞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故翻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譬勞未能以免譬勞謂士大夫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言除賊務在招攜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義翻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則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則與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糲音尤糲即亮翻使疏吏翻疏糲也糲脫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離趙州離音力乃縱聞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磔音陟格翻使百官共射之既乃乃其肉射而亦翻人肉至骨也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考異曰朝野僉云則天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王懿宗去七步射一發皆不中杜預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蠅毛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懿宗去七步射一發皆不中杜預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蠅毛

公段瓚志玄之子也段志玄從起晉陽征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又奴亂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聞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蜩氣磔磔未死磔音余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猶趙趙然躍不止趙起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漢江源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一平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京師四千里九百里德元年移治弄棟川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為于請廢姚州以隸雋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直音德朝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直音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使疏奏不納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告古扶翻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相惠亮翻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先已置控鶴率皆嬖寵之人嬖卑義翻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臨汾縣屬晉州本平陽縣南更名半千本彭城劉氏十音員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薛元超從才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忤音五故翻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

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峯州漢交趾縣地吳置新興郡晉改峯州大業廢州併入交趾爲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峯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峯州至京師七千一百里太平公主觀其第數曰見其居處處吾輩乃虛生耳。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重眉龍眉百官皆賀。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突厥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嶽氏謁升仙太子廟。嶽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後人因爲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嶽氏縣古滑國縣工侯朝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樂城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朝直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嶽氏還。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長知陰與大臣論嚴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敗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使疏史翻贊婆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夫蒙姓也姓諸夫蒙羌復姓後唐有建威將軍夫蒙大亮以贊婆爲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

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師德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龍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武攸望會工外翻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吐谷渾入聲谷音浴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西突厥烏質勒千後解羅入朝其地爲烏質勒所併解羅見突厥傳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解戶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長知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復扶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閣謂省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假古太后不問及善數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及善爲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相悉亮翻下同考異曰新紀表及王及善才行唐風神鍾馗爲內史時人號爲鍾馗鍾馗鍾馗王相無化政但不許令史收歸入畫故日追逐無時變拾時人號鍾馗及善之耳今從舊傳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楊再思罷爲左臺大夫。史大夫丁未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納言龍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使疏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

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沈持林翻數所角翻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翻下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是重之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福昌縣屬東都本官賜縣武德二戊寅還神都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齊子禮翻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眾守洪源谷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使飛即亮翻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郊丘祭園丘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期堂也垂拱四年拜洛嵩通天元年封嵩山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齋郎者執豆蓬奉樽彝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曠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疏上時掌制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宅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謂徐進兵於揚州越王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神功元年王弘義謀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菹

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甄明臣恐鄉之貧窶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為子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萊蕪屬泰山郡晉懷後魏於古城置萊蕪唐貞觀初廢入博陵縣後復於萊蕪置萊蕪縣屬兗州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咄悉匐同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處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號拓西久視元年是年五月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恩罷中閣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舊制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考吉頊今從實錄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僂僂僂僂力主頊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鈇聞之鈇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



物一鐵鞭二鐵槌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撻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邪短汚為故翻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下再見同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離力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合音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分扶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太后使二子與諸武至而出此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忤五庚寅罷為司禮卿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異日考新紀表庚子文昌左丞相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其時不言巨源為左相舊傳皆無之蓋左丞誤為左相耳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舊唐書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石淙宗廟又上江翻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宣超諸葛馬夏四月戊申太

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胡僧詭譎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合音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瘳音丑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呂去美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嘲謔交翻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三教篇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宗衣於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少詩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有長史從六品上名等判其府諸曹之事唐諸衛府各曹之事敬則自媒銜銜醜慢不取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勞力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昌儀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案山錫文璫之兄子也薛見宗廟封二年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

樂每陷陳如鶴入烏羣所向披靡兼即亮翻奇寄翻樂色角翻陳曰陳披音  
彼黃摩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縛事見上卷通元年又  
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敗補及孫萬榮  
死二人皆來降江門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  
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亮翻堅能盡力於所事必能  
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  
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  
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衛將軍務整爲  
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三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李楷固獻契丹之俘也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其原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欲圖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下所類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閏月戊寅車駕還宮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爲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吐蕃入聲將即亮昌松縣即漢武威郡舊昌松縣也龍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港源谷使疏更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被以破翻爲于偽翻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又音旋司府少卿楊元亨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爲司府寺尙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楊弘武見二百一元禧嘗忤張易之忤五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

資治通鑑 二百七 唐紀 則天皇后

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馬何遜於漢武之時而馬援貴顯於東都再遣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約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伊弄其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始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東都九庚戌以魏元忠爲龍右諸軍大使擊吐蕃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翻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其誑里陌動有經坊官徵誘音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式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用太宗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剎翻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履以百層又尙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釋氏謂佛爲如來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比翻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難乃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爲所敗剽奇奇翻剽敗補遺翻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音西翻誘遂俘其衆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好呼到翻爭讀曰譁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

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見賢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數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相即亮翻仁傑對曰文學縉藉縉藉問翻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犖呂角翻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之爲洛州司馬自大州長史進神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卒子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以并州之太谷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皆公舊所愛也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擊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公知且擊老身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不測其由哀怨已日豈不氣力轉羸須臾家事乎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哀怨已桓彥範三公入館二公立於門外日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秋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閉之處敘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微綴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敘其言猶未畢梁王三思聞之怒甚雷震相謂曰此是秋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朗不異於初易之等既此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敘三思言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舉動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爲所誣俱遭流竄所期與慶年月遺約動機少無異也按東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乎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爲宰相豈待五年且易之等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謬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

舉東之彥範暉三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人姓名今僕之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疾仁傑曰薦賢爲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下爲之同初仁傑爲魏州刺史見二百五卷有惠政百姓爲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患人遂毀其像焉史言秋仁傑盡忠所以戒天下之爲人子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摠管以備突厥蕭關在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高宗置他懷縣神龍元年甲寅制復以正月爲十一月省更置蕭關縣厥九勿翻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安石津之孫也津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折之舌翻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賈音古勞同列皆數服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已罷相今不取丁卯太后幸新安王申還宮還從元方已罷相今不取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鳳閣中書舍人崔融平陵縣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時掌翻以爲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爲生日戮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喝呼徒長姦欺長知爲政者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又音如字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是年十月始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

見改元大足自改元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觀野史載云司

羅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吽內使推問云此

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處在天下改元大足

萬年即有恩赦汝等汝等見有瑞跡即大赦天下改元大足元

年議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故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

取

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鸞臺閣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

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

釋之流循州舊志循州至東都四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

俱下司刑獄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制獄繫繫司刑寺別置三品院惟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

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

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神寶殿

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雪為

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

詭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為于儀下考異曰

諸書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求禮求禮颺言曰

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此鼎足非其人

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

大揔管以備突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

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

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以證

資治通鑑 二百七 唐紀 則天皇后

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不

乃違忤顏色性五故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

戊太后還宮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八月

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

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不聞帝舜寒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

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禹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

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

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

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

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武三思封梁王攸封建昌王

陛下之蔭履履數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

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

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

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

皇家斯為美矣屏卑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

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

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

龍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考異

之子也承嗣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

軍事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

二四五九



下改元長安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長安內

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日建康宮咸亨元年日含元宮今復舊名天官侍郎安平崔玄

暉字元振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惡鳥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

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唐史部四司此欲盛為姦貪耳

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又知字仍賜綵七十

段唐制凡賜十段其半給一匹布三端綿四屯若以主客郎

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唐王客卿掌二

部使疎吏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唐史突

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兩境硤

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軍在涼

復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

又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收率

其耕率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夏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夏

皮囊翻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梁馬射步射平

選唐六典曰武舉以十等關其人一日射長梁試射長梁二日發不

出第三院為第一等中為第二等上為第三等上為第四等上為第五等上為第六等上為第七等上為第八等上為第九等上為第十等

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及不中者為次四日步射射草人中人者為次四

上雖中而不中者為次五五曰材貌以身長大尺已上者

為次上已下者為次六六曰言語有神采雄統領袖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

日舉重謂舉關率以五次上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

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

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

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

度使統軍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嫺

檀防禦蘇安恆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五月壬申

蘇安恆復上疏曰又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

下也高祖神堯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

今太子追迴謂召還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

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

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

鍾鳴漏盡謂田豫告老曰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

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

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言不顧其

效以安國也太后亦不之罪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

充安北道行軍元帥魏元忠為之副六月

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

之又守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司僕卿張昌

宗光宅元年改太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前八月戊午太

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

又請乃賜爵鄴國公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

餘黨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

得為理為于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

都見其既壬申突厥寇忻州己卯吐蕃遣其臣

論彌薩來求和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

大谷道大掾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

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

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欽以擊然竟不

行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

林院是殿有三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休璟

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

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龍朔改左右威衛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

西踰四鎮縣互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

北言唐之西北一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

郎同平章事顧琮薨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

茂州亮翻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

級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

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亮翻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

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眾考異曰松窗雜錄

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前嶠與之厚因語二兄

曰爾有意所通書可委吾者言之嶠應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

聖天子其亦進曰斯勸諫之聲則賢人之心上曰蘇頲有子李

嶠無兒按嶠此年已為御史遷為相時嶠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

密非童年取頲妻之曾孫也嶠也鼎新蘇頲之戊子太后

祀南郊赦天下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

安撫大使使疏吏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

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

副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太宗平高昌於西州之

王之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

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肅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

以來屬河東郡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條

而析之魏收志肅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循憲因請為奏皆

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見賢太后善其奏循憲具

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

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見賢與語大悅即

賞其得人也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吐蕃遣使

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使疏吏閏月丁丑命

韋安石留守神都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平宅元年

卒為文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新羅王金理洪

啜遣其臣莫賀千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妻七

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亮翻秋七月癸卯以正

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戊

申以相王旦為雍州牧相疏吏唐十八日丁未今從之

戊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

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奇

寄龍文館記作烏質勒今從舊書安西道絕太后命休

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掌太后即依其議

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

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

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

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

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

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亮翻後攻陷碎葉

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

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誅陷斛瑟羅則

其入朝必不在此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故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

既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

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

事凡才參者立千殿下元忠到官叱下之下通張易之奴

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雍州人後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少詩曩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元忠自言朝臣之得人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張易之兄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戡太平公主之所愛也可禮丞所誅乃譖元忠與戡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言爲久太后怒下元忠戡獄戡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說讀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言叩閣門程大昌曰凡內殿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累居累力竭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

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說曰陛下親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朝直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呼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台爲泰階北斗三玉衡正而泰階平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直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極戶登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下獄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廷易之等意指其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用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宅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朱雀門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



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先天元年方復置豫州城買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以後來士大夫之俗公翻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遺劉客殺之若遺劉客必不遺人知教則等安能保諸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帶端州戡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

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景城縣屬屬勃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景城屬滄州峻私潤翻又音俊復奏申理元忠復扶又翻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

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環數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錢元忠於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下為南徐州隋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屬潤州監古衡翻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

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使說史翻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

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樂布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操千高翻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

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魏直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環上易之素憚環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舊傳杲作鄭舊果按善果乃是高祖時人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門生家奴呼其主為卿今俗猶謂之郎主舉坐悚惕

坐但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傷仲翻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又守式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都十一月

突厥遣使謝許昏史翻丙寅宴於宿羽臺宿羽臺在東都年所起太子預焉史翻宮尹崔神慶上疏疏所去翻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唐百官有隨身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

皇太子以玉契召勅令乃赴朝王以金葉官以銅符題某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銅符為魚袋魚袋舊名魚符遂為魚符至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因改魚符為龜符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見賢通翻朝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下通翻分扶問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

玉契太后甚然之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南城大山林而居無酋長歐陽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制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郎掌國之封爵屬吏部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使說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降戶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騎奇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

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會唐由魏嶺外悉定。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吏使魏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葬於魏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弃隸，踰贊爲贊普，生七年矣。吐蕃諸部皆叛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厥九勿翻，可從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萬安山在洛州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盧承慶見二

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天官史部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夏官史部鸞臺中書門下省戶部郎中唐因之，舊志：鳳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八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爲相，相亮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比貶王嗣累方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

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探南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爲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東四百里，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鏐而已。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爲譙王。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道州人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至忠引之玄孫也。蕭引見一百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

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太后幸興泰宮，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後扶又翻，洛陽城北山有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見賢通翻，下見在同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相亮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爲子仍召見廷珪，廷珪深賞慰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乙丑，以天

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探南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爲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東四百里，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鏐而已。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爲譙王。

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又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唐十部樂有高麗舞者四人。楊再思蓋倣之為此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昌宗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甲午太后還宮。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賊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強市人田。光宅元年大興正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強市人田。品學參議刑時詳正科條之事。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賊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合音。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以譏再思。言再思妖媚如狐持兩脚耳。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後魏分扶風雍州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改為鳳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

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考異曰唐書五十五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夏官尚書姚元崇也。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拘見上卷聖曆元年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使姚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外司謂外官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林鍾月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壬午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唐大興日屬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品秩第六曹郎本員外之復置郎也。楊帝大業三年又置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員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唐書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更部置二人天官郎史部也。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章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



慶入相故也。相息太后寢疾居長生院。長生院即長生殿

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也太后居長生殿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相息崔玄暉奏

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相息宮禁事重

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

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

飛書及勝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

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相息勸於定州造佛寺。則

天下歸心。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

唐今從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

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

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法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

罪首式弘泰妖言。請收行法。妖言者謂弘泰與大理丞封全

頌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復扶志欲何求。

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

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

破家。昌宗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

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其

事且章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都

揚州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

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

督屈突仲翔賊污。屈九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

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

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衡古

使疏。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

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昌宗與張易之等欲害璟

之此蓋璟方奉請收繫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勢耳

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

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昌之等伺其不

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

無功荷寵。荷下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

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

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

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

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

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

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

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

大司考竟又詔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

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昇皮

處昌宗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復扶又翻太后曰。昌宗

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

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首式若昌宗不伏大刑。安

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

恩。分扶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楊再

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故翻璟曰。聖主在此。不煩

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

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使疏

璟數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

詣璟謝。璟拒不見。考異曰御史臺記云唐廢舊傳並云收按易

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賜許尋赦宋璟使幽

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縣云桓

彦範上疏不報環登時出使按環傳云特赦原易之仍令詣環謝則是昌宗放免時環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今章承慶崔神慶與環推慶始範之也舊宋環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左臺中丞桓  
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  
御史光宅分御史左右臺各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東光縣漢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宮僚糾舉廢事  
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  
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  
風抑躁求之路樂音洛爲一偏翻長和兩翻躁則一翻乃擢爲右臺侍御史  
嶠休之之玄孫也高齊貴縣陽休之任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  
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  
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  
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先來薦翻屬之欲翻効戶太后乃從  
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

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博三州及諸

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

丞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東之謂右羽林衛大丞敬暉光宅元年改尚書左丞袁恕己司刑少卿桓彥

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

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荷利國家惟相公處分武昌呂翻

初東之與荆府長史闍鄉楊元琰相代。荆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荆府闍

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

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

置散騎常侍郎與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  
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郎置常侍從三品掌陪從朝置煬帝  
又省之武德初以爲加官實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爲職事官  
顯慶二年又置一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墀珥貂左常侍

與侍中左昭右常侍與中書令右紹謂之八紹唐未嘗置散騎侍郎也據舊書歲時爲右散騎常侍當從之散策賈翻騎奇寄翻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

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

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牛系轉翻時太子於北門起居。洛陽宮北門，亦曰玄武門。

問起居取便近也彥範暉謁見見賢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

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誦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

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安  
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爲魏州治所漢魏鄴  
城在縣西

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橫戶孟翻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

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南牙諸宰相北門諸羽林諸將顓殿下暨

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怛驚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

請殿下自出止之。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軍

性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國遽曰諸將并家族共宰相同心臣雖社稷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遽出  
自止還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對子玄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此為  
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舊傳  
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立武門斬關而  
入上時掌翻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  
下武進音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環音太后驚  
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  
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  
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  
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  
已長兩翻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  
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  
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李義府附武后  
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  
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  
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  
之昌宗梟首天津南亮翻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  
牙兵以備非常亮翻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  
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  
主王主謂諸王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其言  
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監古赦  
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  
璽書宣慰諸州十道各遣一使使己巳太后傳位於太  
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  
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

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  
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  
量敘官爵量音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  
衛戍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上時掌翻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  
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  
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遠  
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  
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實錄  
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將軍則謂之  
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率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馳之力耳暉等  
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等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  
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  
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  
田歸道將千騎宿立武門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  
千騎將即亮敬暉遣使就索千騎使就索千騎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  
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  
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四起開元大曆落二月盡後周德洽元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

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志昌復以神都為東都

君為玄元皇帝高宗皇帝武后革命曰老君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章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屬廣州至京師五百七十里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高州舊志云至京師五百七十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云至京師五百七十里

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高宗時又稱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彥範張

東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遠悲不能忍且元之

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元之

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八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

資治通鑑 二百八 唐紀 中宗大和皇帝

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上疏掌制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喁容詞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

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

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潤龍朔上之遷房陵也

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使使使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又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

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母生曰六二

人之正義無所不為居家人卦六二爻辭王母生曰六二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書傳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經

下每臨朝朝直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半朝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先是胡僧慧範以妖

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

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元之

殺者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



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歷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

限意也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

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唐書此時酷吏之存者

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

緒於嵩山武攸緒嵩山見二百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

還山許之制臯氏麟氏皆復舊姓臯麟氏見二百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靜能見二百夏四月墨敕以普

思爲祕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桓彥範

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

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

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之言上若有神仙能

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

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

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

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見上丁卯至都拜衛尉

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韋安石

爲吏部尚書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爲輔國

大將軍崔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

府長史祝欽明爲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

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乙亥以張

東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

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見二百四

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

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爲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

暉等畏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

其動靜湜常與三思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

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

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

愔詔事二張南皮鄭愔屬初唐武德初屬景州二張敗

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私

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

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

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柬之敬暉桓

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

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

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去羌呂翻而晏然尚

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下因爲翻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

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

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

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待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





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  
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

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

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曹參軍騎

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通直官杜絕其

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

為宰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又

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

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

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技渠竊朝政

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見一百一卷高宗上元

實錄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九月壬午上祀

昊天上帝皇帝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初上在房陵

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謩靈昌崔敬嗣河東舊

以禮供給豐贍魏而上德之擢知謩自貝州刺史為

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

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為正五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

故事武王葬封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

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用才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

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冬十月命唐休璟

留守京師又謝式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

還又如字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

中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

后曰順天皇后上時壬午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

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亮相己丑上御

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觀發寒胡戲發寒胡戲即

出於胡中西域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清源尉呂元泰上

疏以為為謀時寒若書洪範曰謀時寒若若云君能謀則時寒順

掌翻疏所去翻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綱索山

制去帝號呂美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

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幽廢

其親屬皆流竄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

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

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

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

見羣臣見賢通鑑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觀教

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德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

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用翻今

啓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

多驚竄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

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

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

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閏月丙午制太平

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





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魏州懷安陵縣地江左置竟陵郡西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尉復授又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不復疆諫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一德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長和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上官婕妤賀真尚宮之類朝直遙翻也十失指言葉靜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夏四月改贈后父章玄貞爲鄴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士章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處士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承嗣上益怒不及整巾展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尺玉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

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少許左御史大夫蘇珣亮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救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未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曆皆在五月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朝直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臣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折之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路過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舊志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里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章彥範桓彥範時賜姓章因而稱之情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己寶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舊志白州江州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州司馬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考異曰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等四人爲傳通州刺史按情者於時已告云謀反又同皎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初章玄貞流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一百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洵浩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

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軍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充五

府大使五府廣桂容瓊五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

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考異曰韋

氏遭則天廢後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寧

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其妻女等並去及孝和即位皇

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寧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

韋后隔麻拜以父事之用為升州長史後阿章作逆軌以黨與誅今

取諸書

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

姚珽屢諫不聽為太子不終發珽璫之弟也姚璫相武后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

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散騎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

孟翻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

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

樂公主譖之於內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侍御史鄭

惜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

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

誅夷朝直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

沒不應更加推鞠呂翻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

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

彥範於瀘州東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銑分瀧水縣置

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劉方討吐蕃開拓

夷獠置瀘州在鬱林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瀧水以瀧州名

於瓊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玄暉於古州古州

弘節開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

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

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

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

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

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

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

彥範於貴州考異曰彥範內亂使疏吏翻惡鳥路翻此毗至貴州漢唐

鳥詩人十餘萬開置一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

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

觀八年

然後杖殺得暉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

使飲野葛汁本草謂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

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

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使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

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

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州三思既殺

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

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

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

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如翻御史

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

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

狗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

遠薨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

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

庫減耗亮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

不許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

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

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丙辰以蒲州刺史

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升會罷而卒卒子卒

二年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  
則天皇皇后新本紀甲午張德榮先陵置令丞接長祿正月庚子朔



己巳二月庚午朔因名鄧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去封  
無甲午今從實錄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  
貞為鄧王貞為鄧王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  
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  
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  
以臣準君猶為僭逆况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  
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唐會要神龍元年初天下諸州自  
今奏事不得言中興不武武氏後右補闕權若訥上疏  
以為天地日月等字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  
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消化存之有光  
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  
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史言中宗無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蕤熱入貢吐蕃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  
蕃贊普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  
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上以歲旱穀貴召  
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  
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諸迦葉天竺一姓迦居迦訶  
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志忠傳會以獻諛耳至帝座太微宮中有主大臣宴見  
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史言帝愚暗為下敕稱處訥忠  
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六月丁卯朔日  
有食之姚崇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  
姚州叛蠻破之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樂為晉昌縣音韻使疏更翻置古衙翻斬獲三千餘人皇后以太子重俊  
非其所生惡之其姓氏惡焉路翻特進德靜王武三思  
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  
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

呼為奴婕妤音接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  
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  
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沙  
吒忠義等此初加翻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  
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  
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  
官婕妤索山客翻下同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錄實錄  
安樂公主所在云斬關而入索章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索章氏及  
今從舊后妃傳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  
名也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  
官婕妤登立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  
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  
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  
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立武樓下  
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  
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勳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  
闕出入管籥石城楊思勳在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  
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屬陽州以石城水為名  
請擊之多祚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將  
亮翻思勳挺刃斬之也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  
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  
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  
禕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  
門闕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  
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  
走音美翻屬之效翻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  
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集之朝堂報音德集聖亮更

成王千里姓曰蠅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更工衛新蠅芳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

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臨河郡隋縣後周置唐屬隰州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

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

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又翻更工衛新蠅芳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世

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

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永泰王死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

救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施以豈可使上下無辨

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舊志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

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襄邑尉襄陽席豫

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

去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立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

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吐蕃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

上並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龍朔相息亮翻為子偽直上

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樂首洛尚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

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

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

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梁簡古大

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上時掌制疏所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龍元年況相王同氣

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

雖親必輕扶音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

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

帝七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諂也而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歲則是明年所上相王寬厚恭謹

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讓到翻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

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大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

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

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

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秩官名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錄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朝直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庚子赦天下改元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又戶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性五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置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一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尉監置務川尉屬巴東郡唐置渠州屬古衡州下同再思丹在渠州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

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陵在涪州南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下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泰泰死乃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府庫為之虛耗為千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實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公主名金娘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雍州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為宦官而然以楊再思為中書令章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薛曜為御史中丞時更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奇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左屯衛之比至虜已退利追擊大破之習藝館內教蘇安恆書藝名內文擊擊館內有文學者一人為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為習藝館又改為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戶登翻矜高好奇好呼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十二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捕魚鼈為傷生分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中書舍人房子李乂



房于潞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改民曰人上時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掌稅疏所去翻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少詩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金古有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錢布故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五起著雍癸丑歲上章閏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笏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章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年唐書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破陣樂見一百九十年唐書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堂堂見一百九十年唐書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娥媚娘見一百九十年唐書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英王石州見一百九十年唐書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章桑條章見一百九十年唐書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蓋天意以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章歌十二篇上時掌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今觀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見二百四卷武后武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王于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

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上時掌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千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甲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三百餘里安北府治在朔方東受降城在朔方東北一百餘里西去朔方三百餘里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奇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理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成邊歲滿歸者留以助城築之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在秦九原郡地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在秦九原郡地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諾真水在朔方西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諾真水在朔方西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諾真水在朔方西





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  
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屬所屬四鎮節度使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屬所屬四鎮節度使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屬所屬四鎮節度使國家不愛高官顯  
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  
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  
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  
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昌昌翻訥  
內骨翻吐候喚入聲求阿史  
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獻阿史那翻射  
之孫元慶之子使郭虔瓘發拔  
汗那兵以自助杜環解行記拔汗那國在恒邏斯南千里東  
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既  
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  
瓘者歷城人歷城縣漢晉屬濟南  
郡後魏以來帶齊州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  
言道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即亮翻  
聞古莫翻元振  
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  
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  
歲通天元年爲于闐翻下能爲同比  
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主  
下嫁也吐蕃王翻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  
也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  
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日翻人畜  
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  
實翻使其國  
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  
大計直欲爲吐蕃鄉導舊許敬翻  
鄉讀曰嚮恐四鎮危機將從此  
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  
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  
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  
事唐也復扶  
又翻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  
鎮之地又翻  
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  
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  
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







而來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  
史獻欲來那獻約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  
商量處置元振奏委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  
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  
上不取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呂翻呂翻古見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元載立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  
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上未寧逗留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  
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  
十姓今併相  
都摩支為十四姓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十二月

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  
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  
機叢委不可偏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  
宸衷比載至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分扶開翻其有故生疑滯致  
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丁巳晦敕中書門下

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閤內  
殿也  
守歲之宴古無之梁東肩吾除夜詩聊酌柏葉酒試簪五辛盤江  
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酬適也隋煬帝夜後每除夜殿前諸  
院設火山數十盞沈香木榻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煎沃之層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過  
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  
火謂此也帝之為此上隋之鑒耳

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漢戶甘翻仇告朕甚憂之今夕  
歲除為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為子為翻俄而內侍  
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  
下掌在內侍率出入  
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隋  
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惡婦戀結則有拜大將軍  
者仍家內侍之官上時掌翻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唐制命婦之服有翟  
衣內命婦受冊從翟  
衣重九等一品翟衣等花釵九樹二品翟衣等花釵八樹三品至  
五品皆降殺以一種衣者內命婦參外命婦參見禮令與  
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唐詩却扇詩李商隱  
詩人成昏之夕有催

代舊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  
山滿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而出呂翻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  
與侍臣大笑詔封葛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  
之壻曰阿翁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  
阿翁時人謂之國翁阿翁葛翻翁正  
音翻見賢通翻從一欣然有自負  
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  
武帝追福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  
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  
治之樂音洛治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  
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二月己丑  
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麻繩巨竹分朋而挽  
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樂音洛  
宮女大翻今從實錄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  
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請受關察忠節略以致楚客時  
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率士兵部尚書鄧國公朋結謀臣先  
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公服結謀臣先  
奏聞計垂天鑒上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付下來至仗下  
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令復位  
初楚客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讎楚客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  
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奸玉  
關若許楚客除之恐非威福挾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楚客擅殺  
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賊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  
鎮守使中郎馮以儒率鎮兵數百人入大破之奪其所侵四鎮及于闐  
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喜拜以儒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  
使授之敕書傳責元振宗議發劾卒令以儒同郭虔瓘北討仍徵吐  
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楚客右臺御史解琬議解不可後竟與之  
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驕與陰相傾奪爰  
自要官率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與宗不睦故

諷琬以彈之外傳取楚客為首諷琬以彈之外傳取楚客為首故事大臣被彈  
義翻俯僂趨出為僕力主翻立於朝堂待罪朝直至是  
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





用三年

選法之壞至是我宋後矣更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

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高宗建寧二年裴行儉給長名

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

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斬恆與監察

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新舊御史彈劾上下湜等獄

命監察御史裴湜按之罪安樂公主諷湜寬其獄

湜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愍免死流吉州湜貶江

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上官昭容密與

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復扶又明日以湜為襄

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愍為江州司馬

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秋七月突

汗賜名守忠八月乙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

章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

子崔無敵就使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

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

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

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

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

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

瑞卿亦如之注云謂祭宗廟王所裸而出也

瑞卿亦如之注云謂祭宗廟王所裸而出也

皇亦背鄭義自為之說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唐因立為

故皇后不應預祭章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

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

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

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漢膠東國地有武

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

作者勞從才用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回太平安樂公主各樹

朋黨更相譖毀衡工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

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

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詔之人陰為離間此

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

能用其言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潛入陪大

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十惡恩赦

流人並放還齋娘有瘡者皆改官甲戌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平章軍國重事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

公主吐蕃贊普考異曰贊普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

監察御史宋務光使疏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

四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食戶三丁以上一分應出



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唐六典滑州貢方綾縑人多趨射射而亦翻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福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赤子重福自謂也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為千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遑遑者離索表奏不報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休璟永昌元年為太子少師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別莊以嗣立與周高士章竄同族賜爵逍遙公章竄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嗣立皇后之疎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樂音洛覡刑狄翻說輸肉翻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曰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曰初諡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景雲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

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彥昭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梨園球場程大昌曰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園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賜茶酒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命文武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絙古登翻踣踣北翻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芳林園自漕渠之東入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園地以芳林園為稱命公卿馬上摘櫻桃櫻桃按爾雅名櫻果熟大如梅指圓而色朱味甜每一采率一二十顆按如豆大以簪所含亦名含桃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遠謂為龍池然子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龍中興巨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謂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龍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龍池也東渠其時并溢已乃與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書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此則乙未上幸隆慶池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於葉翻時人以厭於葉翻時人以厭於葉翻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岌魚及翻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

后淫亂干預國政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武官選兵甲器復扶又翻宗族疆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上時黨翻

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

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則天時稍增爲千騎

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等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暉限苑總監贛人鍾紹京鍾紹京京兆長安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韓休漢屬豫章郡吳音屬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於唐屬虔州韓休古古暗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劉幽求京兆長安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韓休漢屬豫章郡吳音屬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於唐屬虔州韓休古古暗利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遺謀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先事誅之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龜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累力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略所以庚子晦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之北地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東抵霸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皆隸入苑中會鍾紹京麻舍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者不尊隆基也隆基時羽林將士皆屯立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龜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王帥取號以備緩急相應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

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龜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即北征時所誦寂莫白獸闕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約會於凌煙閣前即大謀謀翻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此南牙諸衛兵也聞譟聲皆被甲應之被皮翻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時韋氏以婦蓋即賀婁尚宮爲之也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母之姊妹謂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說輪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爲千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少許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見必利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



青驢逃。出至通化門。衣於既翻裏倉回翻通化門者曰公

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

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唐六典曰皇城西南門曰安福門

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

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擲車。擲車。擲也。擲。擲也。

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

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秘書監汴王邕

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國夫人。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

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

大臣。豈可聞難不赴。難。難也。難。難也。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

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

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草杜二號居

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

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左難。以此名。六典尚

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武氏宗屬。至是

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

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華戶化翻。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

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

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

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

慰譙王重福。使。使也。使。使也。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舊志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

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  
王見賢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  
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  
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  
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難乃  
任音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  
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  
下題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西內正復以少  
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  
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既典朝政朝直通縱情賞罰衆皆  
惡之惡鳥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上時紹京從  
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  
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尹民具瞻上  
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蜀州  
去京師三十三里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  
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長知兩翻四海失望臣  
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  
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  
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論功  
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  
為太子考異曰劉子玄撰太子實錄云丁未立太子  
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  
上今從太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復扶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廣見二  
宗永隆元年雍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楊州大  
都督太子太師置溫王重茂於內宅恐不逞故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以工書  
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公主帝女也  
故為相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斷棺暴尸平其  
墳墓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  
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  
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  
史冉祖雍坐詔附韋武皆流嶺表己酉立衡陽王  
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隆業為薛  
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  
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  
有力焉張易之見二百七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  
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  
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直  
通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  
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  
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  
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  
如市勝音升趨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  
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  
屬之居處奉養擬於宮掖屬昌追贈郎岌燕欽融諫  
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章月將宣州刺史章月  
見上卷中宗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  
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死見上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

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丁巳

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岑義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

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

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又復

又如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

蕭至忠為晉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里韋嗣立為許州

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

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

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

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

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屬附武三思非忠臣賣

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

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

史稷為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凡章

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

吳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

為悖逆庶人悖逆庶人又滿及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

惜貶江州司馬朝直韋后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

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

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

當為天子長知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

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襲

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

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翻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惜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惜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沅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百里遲留洛陽

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異日

弟惜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

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

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惜先供張駙馬都

尉裴巽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六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異第按問此承上卷洛陽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重福龍圖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才用翻帥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東都皇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射而亦翻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門然與微同望渠渠上東洛城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錄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情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情於略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惜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於東都市初情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情者反覆於譙王之間冒利嚴善思免死流靜州之靜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

州貞觀中已改爲富州此縣州屬南漢鳳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二年更名靜州縣善思免死而流此風依雙傳今從前又萬騎侍討諸韋之功多暴橫戶奴爲萬騎蓋必起於永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爲萬騎蓋必起於永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衡工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時掌制直上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贈蘇安恆諫議大夫蘇安恆死見二百八卷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爲朔方道大摠管少始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神廟見二百八卷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爲大聖天后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西節度始有節度之名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縣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節度軍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爲節度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訥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錄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座節度中大夫將璫金鉉鉉角居後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座節度者爲副大使其異姓爲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勅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其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保伯並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爲纖介必聞於上魏王康嗣又丑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爲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諡故太子

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上時掌翻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擲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其危如此幾居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避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太子初居杜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譏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四卷宣況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帝本始元年況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爲惡者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爲于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乃以

律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三褱衣鞠衣褱衣褱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翟赤黃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繡領朱羅縠褱衣色以縠縠爲之用翟爲章三等青衣草帶大帶隨衣色神約紐佩綬如天子青黼烏加金鳥履以夷衾又翻祔葬定陵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仙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仙讀曰實復扶又翻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調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死仙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誅仙正仙仙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仙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仙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仙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大品上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頊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輝官城公主下嫁裴英武宗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觀古玩翻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尙在左右宜加屏斥直朝李朝隱直朝翻上覽而善之直朝翻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勢方到翻復扶因



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  
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  
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  
賜中上考及絹百匹壬辰奚習犯塞掠漁陽雍奴  
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屬幽州  
之弗克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  
品以下敕授唐王言之制有十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敕書四曰發敕五曰勅書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  
侍郎曰東西銓銓也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  
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  
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  
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  
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治直吏部從愿承慶之族  
子盧承慶見二百卷象先元方之子也陸元方見二百五  
侍御史葉城倪若水葉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屬鉅鹿郡唐屬鉅鹿縣奏彈國  
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謂  
祀請以章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志  
後爲處州刺史東南四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  
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  
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  
亦爲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置河西節  
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  
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  
不給則開置也田以爲軍儲於是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  
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又請築城

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斷句不從  
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  
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  
天由是姚薦路絕連年不通音義安西都護張立  
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  
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  
與之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大小榆谷  
張本鄯州縣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風  
勿翻可從刊入譯汗音寒使疏史翻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  
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集  
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  
將帥亮翻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  
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  
南一妃死見二百五立廟京師號儀坤廟會要儀坤廟寶氏  
太子之母也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  
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峻邀章安石至其第  
峻峻子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  
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  
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  
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然然朕知之矣卿  
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  
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  
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  
此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  
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

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肅王高宗之長孫肅王高宗長子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

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肅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

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肅王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爲左右十率此

指左右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

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

所處肅王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

見任者皆改宅官見賢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

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爲于季翻張說曰

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國

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上說說與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肅

王守禮為幽州刺史肅王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幽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羽

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

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

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肅王

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

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姚元

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爲

今衆口沸騰偏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

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斜封別敕授官先停

任者並量材敘用量材見上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

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環離間姑兄姑兄

為楚州刺史肅王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肅王

丙戌宋王

肅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

罷為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

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

矣肅王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爲左右十率此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

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肅王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爲左右十率此

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

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誤

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肅王

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肅王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

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肅王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皇太弟皆辭不處肅王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

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

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

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肅王其軍旅死

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

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

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吳陵順陵量

置官屬肅王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公主隆昌為玉真

公主各為之造觀金仙玉真二觀皆造於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實舊宅與金仙觀相對更工衡觀

逼奪民居甚多功用數百萬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

門侍郎李又諫不聽數言實翻壬戌殿中監寶懷貞

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僧慧範持太平公主勢逼

奪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

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考異曰統紀

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

使主是分為十道按察使以歷按州郡二周一年替使統統

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

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

秦益麟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益州漢洛陽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

州隋開皇改益州為益州益州漢洛陽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

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雍華同南岐太子右

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備言都督專殺生之

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

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

道按察使而已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

惠文追復其昭容之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天下時詔以興聖寺為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己巳以右

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摠管琬考按三城戍兵三

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

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去其九月

第朝直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

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翁事見上卷中

今為公主邑司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財貨出

云乙卯御史大夫寶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

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受西朔無乙卯又

承非真知邑司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

郭元振寶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

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

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又元振可吏部尚書

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

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

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

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

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相息湜請與

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

為之并言於上為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

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

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

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用太史公撥亂開

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

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天地垂祐風雨時若順若



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爲一造觀用錢百餘萬緡指言爲子孫計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韋氏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復扶又誅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謂安樂公王崇誅逆黨人宗晉卿爲之造第趙履溫爲之葺園爲子孫計彈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爲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通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使疏吏翻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僕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僕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僕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袖僕頭說

輸內朝僕防玉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隋書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崑崙之丘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在秦嶺東南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此說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方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東

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

賈曾議合祭天地歐陽脩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

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而無歲元年親

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會議曰有虞氏神黃帝而無歲元年親

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用配享有事之大祭非常祭

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曾言忠之子也言忠見

章高宗宗錄戊子幸澶東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合澶

廣德元年在東師苑城之耕藉田亦耕己丑赦天下改元

太極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

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  
寶懷貞戶部尚書岑義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

考異曰太上皇寶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赴并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乎辛酉廢右御史臺

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憲政臺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考異曰蕭至忠傳及劉

從太上皇睿宗錄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問分扶至忠不應

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

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

按武后聖歷元年薛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

璡即李璣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倓代之倓此三月丁丑以倓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并州長史夏五月益州獠反獠戊寅上祭北郊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辛子追封定王上以節愍太子之亂

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倓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隋見一百五卷武后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倓怯懦不敢救將即亮翻懦奴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倓阻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大酺使謂倓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倓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倓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又武曌事官五品已上準京官帶魚袋六品已上帶魚袋天官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席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五品已上飾以銀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虜追擊之士卒皆潰倓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寶懷貞曰公有刑厄相息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拾遺龍舊宅為寺便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復扶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甲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彗祥歲變又音歲又音遂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

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

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可以持匭前然後叩立邪匭音太

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

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乃謂太

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  
巡狩舜既禪禹南巡狩而崩朕維專立豈忘家國其軍國

大事當兼省之。省悉景紐。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爲上皇之意。齊宗錄云。太子既爲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遺

皇帝知三品以下餘獲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  
 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詔于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  
 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目稱曰朕命曰詔

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詔。

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通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

上皇餘旨決於皇帝。壬寅上太聖天后尊號曰聖  
帝。天后甲辰赦天下。改元乙巳於鄭州北置勃

海軍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冀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恆定州境置恆

陽軍杜佑曰恆陽軍在恆州城東恆戶登縣媯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僕卿仁皎下邳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郯

王真定王嗣謙爲郢王。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讀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以王

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

主簿諸寶趙王允濟故都也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

太平公主耳。用范曄故智爲此言以激發太子。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鼓翻太平公主武

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

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

之意不言爲患曰深爲之奈何璠曰天子之事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莫昭帝之跡自幼

供養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供居用翻養羊尚翻爲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彈劾官寮糾舉職事日與遊處處昌呂昌累遷太

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

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儀相威儀盡規獻納又卽位少

爲中書侍郎考異曰鄭縉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游城南章社之間因家交泰宮樂志反其徒十數人

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雞拔蒜備饌酒肉霧霽上顧而奇之及與

諸磊落不所聞其姓名乃王璽也自是上每遊章柱間必過璽家與所諸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其獨密言於璽璽目璽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璽之謀期定禍是時宰相多太平

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

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

以得安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

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  
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

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暉洩

其諫方得從呂龜升等上言大懼退死上其先云屋  
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

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擬嫁翻癸亥流幽求于

峯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光賓于肅州舊志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



福遺之金帶遺于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

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

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

使殺之封州屬廣州都督桂州都督王峻知其謀留幽求不遣

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

逼峻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

不能全徒仰累耳累力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

可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

幽求由是得免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辛卯立

皇子嗣昇為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

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癸卯上幸新豐

獵於驪山之下驪山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

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使疏史翻種章勇翻邪音

類之東有大碛名沙陀故號沙陀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

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拔野古蓋北庭有碛曰沙陀因以名

焉永徽中拔野古為都督其子孫五世相繼盡忠貞中

繼為沙陀都督厥後自號曰沙陀而以其子孫為拔野古

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種也唐太宗時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

骨之入於此種者北庭之種也唐太宗時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

也唐太宗時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入於此種者北庭之種也

而唐太宗時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入於此種者北庭之種也

州以同羅為都督府唐太宗時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入於此種者

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

拔野古其明年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

資治通鑑 二百十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而去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

將練卒燕薊屬幽州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

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

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十二月刑部尚

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撻

同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忘不行日知怒索杖

集羣吏欲捶之客翻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

謂汝能撻李日知知日知知汝天下人必

比於人妻子亦將奔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

者脫有稽失衆共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五

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簡補以吏

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

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集竟不成行二月庚子夜

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又追作去年大

酺酺元年受內禪不及期天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

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優心蓋已發露左拾遺華陰

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醪其

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

德美風化也乃止初高麗既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其

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

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祚榮帝師按禮記曰大

連善居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勇翻

祚榮與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

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祚榮逆戰

二五〇五

城居之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祚榮驍

勇善戰新羅以泥河為境東與海西契丹隣日率祚榮驍

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自稱振國王附于突

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

遣侍御史張行發招慰之及祚榮遣子入侍至是

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

汗州令祚榮兼都督祚榮自此盛矣始庚申敕以嚴

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舊制有皇后親蠶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搗衣

唐制皇后親蠶服黃衣黃羅為之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

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辛巳皇后親蠶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

祀先蠶太上皇詔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

禮至是重行太上皇詔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晉陵

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

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

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

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

惡佞邪好呼到翻惡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忤五故翻去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

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

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

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

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考夏五月

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六

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異日考

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

睿宗實錄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辰為辛丑太平公主

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

門考異曰唐曆曰宰相有七十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

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

少保不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升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文武

之臣大半附之與寶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

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州左羽林大將軍

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

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

慧範等謀廢立考異曰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

實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葉生其端根

氣力長陰肥便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

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從鋒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抽苗徑直而

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居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

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下貼莖微有尖葉補頭生或穗開花結子如豆

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却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元

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角翻王琚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謂言獻刀此荆州長史

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往在

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

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

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

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

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

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

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是

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勸左右禁兵誅之按令元楷慈以

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羽林兵突入武德殿臣朝故欲突入為變懷貞至忠義等

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典曰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太

久次一人知省  
事從四品上

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





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又曰先朝委卿大臣或庸君臣之教臣請陛下  
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飲賦章月將  
獻直得罪由是諸臣細色請光臣臣子皆得獨龍麟犯忌諱可乎  
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臣子產祿幾危西京馬實問梁  
亦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冊永為殷鑒作  
萬代法可乎上乃清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  
下幸其天下幸甚又再拜賜舞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地上曰  
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致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  
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  
條煩因事啓沃豈一旦可數似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此盡信  
不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武后始相  
復為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  
位勵精為治治直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  
僚唯諾而已治直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  
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  
卿事之乙巳車駕還京師姚元之嘗奏請序進  
郎吏考異曰此出李德裕文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何官若郎中  
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矣是郎將又不致必故仍用  
舊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  
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撥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  
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朝直遙翻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  
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  
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凡機事皆使為元之道上語為翻  
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  
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  
四年置廣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  
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詔蹕進純厚遠于顯翻其  
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鄙  
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溺  
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  
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  
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取元之嘉納其言

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從  
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者課假使祭祀  
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下並陳設喪葬不失在官之  
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傳也樂布哭及  
為相擢為尚書郎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  
方道大摠管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  
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  
冊上時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  
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  
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通翻是月命  
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  
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  
周年為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諸卿寵容  
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守之琚慙懼表  
請俸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  
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并州蓋琚傳道  
言之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  
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  
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  
馬為少尹隋以京兆府為武德初因隋置長史以觀王為之或不  
出按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  
又為承武德改為治中承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是改為少尹從  
四品下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壬寅以姚  
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本名  
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救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  
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姚崇  
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款誠它日  
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  
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  
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

左遷相州刺史

考異曰松憲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其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

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臣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中書官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公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鑿告說未聞於說說怒其將窮獄於京北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懷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斬斬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之而釋之兼以待兒與歸書生跳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愛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者曰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難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謂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七

起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即在使出入常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即在使出入常均承為恆式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

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昌音

范及為之使更工衡翻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

黎園謂之皇帝黎園弟子黎園在禁苑中又教宮中使習

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給賜其家禮

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

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

為戒上時掌翻疏所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中宗以

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

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

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

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

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

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初營

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

翻失政奚契丹攻陷之見二百五十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丹訖翻又音與翻呼會翻是後

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韃靼奚

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噉所侵

擾故且附之韃靼音未曷翻而立翻若唐復建營州則相

帥歸化矣帥讀曰率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

大使薛訥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奏請擊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冷陁見上羣臣姚

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亮亮翻羣臣乃不敢言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

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彈徒丹翻敕紫微黃門覆按姚

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

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

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乙

未突厥可汗默噉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

利發厥九勿翻可汗入聲汗音更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

虔瓘厥九勿翻可汗入聲汗音更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

虔瓘擊破之阿烏葛翻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

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騎奇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

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丁未敕自今所在毋

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

後聽之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摠管王峻

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令豐安定遠三

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峻節度豐州界有豐安定遠等

分豐州迴樂縣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

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

陵如翻峻子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杜佑曰安北府東

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三百五十里北至回紇界七百里

道按察使龍十道按察使上奏上以益州長史陸象先

等爲之兩制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

大理司直倫爲恭陵令倫力地嗣又力尹翻寶孝謀之子

光祿卿商公希城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寶孝謀

二年歲氏王翻城古威翻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唐制

府司馬從四品下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閣

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

敕皆勿行引近旨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

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

實紊紀綱素音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

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

大將軍封燕北郡王燕因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

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管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

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懷慎薛訥言於上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下幽求等

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

戊子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果州

於安漢城城置南宮果郡隋改安漢縣曰南宮紹京

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百六十九里果州至京師

求轉快於散職兼有怨望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左遷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去年遣王琬行邊軍未還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行下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東北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三十里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紫微侍郎王琬行邊軍未還

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

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此月又云以西城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

萬餘帳御史中

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青州

刺史章安石太子賓客章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

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爲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

郭震彈之監古衡翻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爲姑蒙婦人

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爲沔州別駕嗣立

爲岳州別駕彥昭爲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

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河爲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

彥昭傳曰姚崇素惡彥昭之爲人今從實錄嶠爲滁州別駕

漢全按嶠地左爲南北二維州及新昌郡隋改南維州

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六十四里滁州京師

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定陵中盜隱官物下

州徵賦下安石數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

辛子晦皎之弟也毀天樞造天樞見二百五發匠

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

數丈以頌功德天街即京城朱雀街至是并毀之夏四

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復使又翻自稱乾

和永清太尉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

可汗天男舊云天子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

檢校官員外官一也試官一也檢校官三自今非有戰功及

別敕毋得注擬此三項官今皆非有戰功及別己酉吐蕃

相奎達延吐蕃入朝相奎達延遺宰相書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

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爲朔方大摠管

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

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復使又翻又命宰相復奎達延書

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琬所言其謀遠黃門監魏知

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

門下過官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以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其優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

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從子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

委初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

子隱爲子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左傳楚子西謂白公勝曰勝如卿余翼而長之臣子愚以爲知古

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

法撓撓巧撓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思力上久乃許之辛

亥知古罷爲工部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一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

之弟也肅王守禮上之從兄也從才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

每旦朝於側門朝直通退則相從宴飲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疏史翻下同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工更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問古竟翻

或自執絲竹成器箏笛箏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

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爲子回鸛吹火誤熱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須何足惜燕如悅翻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

色畜養娛樂之音呼玉翻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

岐州刺史舊制岐州京師西申王成義兼肅州刺史異日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是

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之上以風俗奢靡

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乘風后妃以

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成戎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銜銜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

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

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減杖八十罷兩京織錦坊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治直能自

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之辭易以可不慎哉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監古衡翻將即亮翻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





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賊子變翻帥諫曰幸全備多置鼓

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

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

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翻復夜

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

長城堡秦築長城起臨洮因又敗之敗補前後殺獲數萬

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使補戊辰姚崇盧懷慎等

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

置獨山九曲兩軍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

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

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散養之宮中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

主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厥

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驍衛郎將

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

俄因牙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勿翻使疏史翻洮水刀翻

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考異曰唐憲宗四年七月丁丑吐蕃

塞請和自特兵還求敵國之禮天子急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丙申遣左散騎

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處昌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甲子置隴右節度

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當

作領嗣字衍奉當作秦郭當作廓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

始郡隴西郡復為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置隴州新舊志皆

云然據此則已置隴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漢武帝開置武都郡

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宕州後魏宕昌之地後周置宕昌郡天

和元年置宕州郡時戰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

乙丑立皇子嗣真為鄯王考異曰實錄於此作鄯王於後

二史嗣真是年與嗣初嗣玄同封然嗣實實帝之第四子非長子也

嗣初為鄯王嗣主為鄯王嗣主當辛巳立鄯王嗣謙

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劉華妃鄭王嗣

嗣真之母則次子也母曰趙麗妃帝置惠妃麗妃華

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以母寵而立其子母寵衰則子

昌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

媯燕六州媯居為翻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

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

忠騎奇翻少詩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

又如字考異曰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安祿山既為十四姓

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

北庭為鎮將妻馬言之曰突騎施安祿山三年後破散獻奏八年後自

滅然則安祿山時尚在也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

遂并殺之書此以戒兄弟日尋干戈而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

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

隨散親舊傳芳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

嘗有子喪喪息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

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

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

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觀姚崇之所以

不失其實今之好議論者當大臣得權之時則譽之為伊傅周召

大臣者安受之而不愧失權之後則詆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

忠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崇曰然則竟如何澣

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

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以





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衡工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

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

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爲之造腰輿之適與腰輿平爲千僞翻

在內殿令內侍昇之見羊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

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

軍李玄道發戎爐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戎州本健

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

賓客副之以討突厥甲子上幸鳳泉湯唐六典岐州

十一月乙卯還京師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林

州刺史所隨平陳置州林五林翻憤志悲翻甲申卒于道

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璠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

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駝運兵器

百斤其脚直一百里又平易處不得下八十八又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

食飲其速達安西馱使何翻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爲今西

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

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

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竟翻又一萬征

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

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少詩沼翻

下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同續七儻稽天

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

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

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和萬邦章漢所謂兼愛夷今論帝

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

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璠之策爲不然既而虔

璠卒無功復扶又翻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

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

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

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

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

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

數百城茲音上慈下退駭翻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

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已至西屠其三

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擐音官翻孝

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

皆遣使請降計音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

靈州兵曹參軍復用孝嵩爲都護著名西域京兆尹崔

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

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茲人

得而恐惕楊瑒呼高翻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

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考異曰開元宰相奏云

去其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

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不稱同

乃止尚書左丞韋瓘瓘方奏郎官多不舉職

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

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瓘請沙汰乃

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瓘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

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



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百官四十五人放歸學

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

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朝隱遷考異曰

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試考人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

四月從愿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非其人貶今從

唐屬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敕大滄縣令非才

全不備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

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滄縣令二十餘從愿典選六年

與朝隱皆名稱職史以從愿朝隱為稱職則初高宗之世

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

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韋嗣立思謙之有胡人上

言海南多珠翠奇寶海南謂林邑扶南真可往營致因言

市舶之利船音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

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

商賈依價取之其地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

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實之宮掖嫗

音亦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

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

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

王者之體又翻實音古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

於胡嫗豈宜實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

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

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

引咎慰諭而罷之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五年

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癸酉拔曳固斬突

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

獨樂水洛特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進卒頓

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兵敗潰散士卒進走故曰時大武

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

人分掌軍務奏備減大將軍判官二人與四人總管四人一主左右

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各五人千騎八人實其分行陣金鼓及部

署儀各二名考異曰唐制行陣金鼓及部署儀各二名

二名考異曰唐制行陣金鼓及部署儀各二名

落斬默啜于華樂河今從舊唐書傳云八蕃使郝靈荃今從唐

新書紀略云六月癸酉斬默啜于華樂河今從唐書傳云八蕃使

郝靈荃今從唐書傳云八蕃使郝靈荃今從唐書傳云八蕃使

其能拔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與偕詣闕懸其首於

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雪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

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

殺之骨咄祿即骨篤祿默啜之兄也永及默啜諸子親信略

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

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

賢王專典兵馬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

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

神主附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附睿宗室肅明

皇后留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后次妃也

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辛

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武后萬歲通天

即位之後發徐詳詳相繼喪歸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國乃相帥來

降中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肅明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

同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

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貞觀末以契丹達稽部為

獨活部為無達州芬間部為羽陵州突厥部為日連州突厥部為

河州突厥部為萬州伏部為四黎赤山二州并松漠府凡六部十

長各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

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

父弟也李盡忠即萬歲通天叛吐蕃復請和復扶又翻下



謀主，職欲谷年七十餘，唐乃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河之曲，唐置歸降戶於此。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喪亂，唐亂也。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剽掠，劫掠也。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間諜，通敵者也。日月滋久，茲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內應，內應者也。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比者，近時也。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衛其功，非能盡忠。匈奴願察斯利口，利口，巧言也。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曷時已嘗實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曷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謂默啜也。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彼時謂貞觀時，此時謂開元時。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跋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先悉，先悉也。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

中丞姜晦爲巡邊使，使，使也。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之南。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噉欲谷，吐蕃名。我衆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寺觀，佛寺道觀也。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少，少也。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居處無常，逐水草也。射獵爲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變更，更改也。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里，是歲改蒲城縣爲永壽縣。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賊，賊也。按之反爲所構，左遷衢州刺史。衢州，在浙江。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考異曰：鄭處誨明皇錄云：懷慎爲黃門監，慎密器重二人，持一人手謂曰：公出入爲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事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入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爲黃門監，相又四年，未爲宰相，國歲久，今不取。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史言盧懷慎之貧。丙申，以尙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痞謁告。唐會要：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爲天后立罔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爲興唐寺。

疾失康賴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就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處昌言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遺子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唐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鞠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復扶又翻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赦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考異曰朝野僉載崇舍人倪若水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刀子或言六七十錢元崇宣救處死後有降崇乃勸曰別救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給使送殺之勸蓋批字也今從舊傳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勸所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璟俱承制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舊書楊思勗傳時將軍內侍侍省官之長內常侍則為上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還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又翻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頌他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稱尺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朝直通翻傾

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好呼到翻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郝靈荃因人以為功亮翻璟與蘇頌相得甚厚頌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僕射謂蘇頌也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按舊書蘇頌傳頌以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宅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通翻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濟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數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使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屬省擬按唐制員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京八百五十里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去年六月睿宗崩故云然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言不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更工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

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入閣供奉者唐內殿朝參立於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於供奉班首朝首通稱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詭譎褚無量之言諛言也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崤谷在陝州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車駕行幸有知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朝直上從之考異曰實錄五月乙巳以李朝直為河南尹宋璟傳云上失於部伍上令朝直其官一傳相連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直又朝直稱錄曰上幸東都至龍興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第往視之力士回奏云姚崇方珍綺綵乘小輿按輿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遂命小輿而頓消暑海乃數日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酺音蒲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諡曰悼夏戶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武后從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

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誅懷貞等見上卷元年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升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謂漢高帝時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謂漢光武時也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散官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鉢換即鉢換城大石城蓋石國城也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并州城中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四年復扶又翻又如字冬至元日受朝賀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改中書門下省及侍中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牙冠對仗讀彈文牙冠法冠也一日杜後惠文高五寸以彈為展箭鐵柱卷轂法者服之觀王義方彈李義府事可見彈從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得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坐御前監奏御史監奏御史意即殿中侍御史也監古衙門下及待制官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侍制于武德殿西門善明福門先天未及命朝集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御史皆使六品已上二人隨仗待制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又復扶武后以法制羣下  
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  
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義德及宋璟為相欲復貞  
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太子御正殿則左右皆侍衛而殿有命  
立殿下自承露之後唯得對仗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  
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躋僖公不先食牛禮記  
於弟猶不可躋臣等聞公也況弟臣於兄請尊宗之可躋  
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路則不應出兄置於  
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享下禮官不數兄  
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  
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乙卯時  
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禮記今睿宗之室當亞  
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  
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  
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  
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長知兩朝  
表故頌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  
論之不已請為康州都城尉唐制戊寅神主祔廟上  
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  
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  
國風詩曹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

覆燾無偏之德又稱上甚善之十一月丙申契丹  
王李失活入朝十月晦也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  
永樂公主妻之太平王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詵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  
比校補從之此詵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  
博士尹知章桑泉尉章述等二十人同刊正桑泉尉  
為之使史記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八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

上從之於是宅州皆不敢立

辛酉敕禁惡錢

行敕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

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

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

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

都督頡頁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

都督夷健頡頁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

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

天兵軍節度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二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二

唐紀

堅昆都督骨篤祿毗伽契丹都督李失活吳都督李大臾反擊之

王峻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師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

詔而二月伐之恐無此事舊紀及王峻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

突厥傳云賊連連使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下詔伐之以王

峻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落水上行兵貴密不應前二年早先下詔

蓋取實錄附有所討捕量宜追集

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

見

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

奢僭及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

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

爲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

者并獻其所爲文

涉佞諛

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

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所好

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

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婆固代

之

契丹素何翻

秋八月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

歲十二月行之

行禮

豆八升者五豆九升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衆賓升即席

工持瑟升自階就位變應爲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陵乃間

歌歌畢有嘉魚生樂上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

饋禮畢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興酬既畢乃行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

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

秘書少監崔禹上言請計州縣官所

得僭於百姓常賦之外徵有所加以給之

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 戊辰

又波比室目背背宮八廿一

外司馬李鑑義州司馬鄭勣並有才略文司先天下年

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容侮

必至若長奔損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碛二州刺史又

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

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

又散送寶翻廟奇寄翻朝直遙翻

七年春二月，具密王那羅延俱密國，俗山，中在吐火羅東北，

康王烏勒加安王篤薩波提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漢唐屬國也

皆上表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援敕太府及府

縣出粟十萬石耀之  
府謂京北府縣謂京縣及畿縣也  
羅他吊翻  
以斂人間惡

錢送少府銷毀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

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五毛仲行太僕卿見和乘局掌內

局隸開慶使苑內諸監本隸司農寺今亦隸苑內營田使

所收常豐益上以爲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廨

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勗

高力士皆畏避之。渤海王大祚榮卒。

卒遣左監明率吳思謙攝鴻臚卿充使弔祭按此  
月丙辰己丑祔葬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丙辰命其子武

1

藝龔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  
 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實孝謹例築墳高五丈  
 二尺舊唐書云在上許之天璽蘇頌固爭以爲準令  
 一品墳高一丈九尺高厚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  
 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  
 可今日復踵而爲之復扶又翻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  
 長公主親微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嘗之  
 事貞觀六年長安兩鄉事見一百八卷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豐陵  
 中宗景龍元年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  
 其墳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  
 美耳況今日所爲當傳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慎乎上  
 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  
 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  
 望也賜環類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  
 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  
 勸農功縣碑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  
 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  
 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取言浮於行語  
 孔子曰君子則其言而過其行遠于顯顯應吐得翻行下孟翻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  
 制書也數所角翻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  
 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  
 益用左傳語意吐從職入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  
 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事  
 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  
 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散恭豐翻

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无量數  
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厭於所以明  
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  
誰能正之素音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為寧王四年成

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弃餘食於竇中怒欲  
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諒曰陛下從複道中窺  
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  
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憲從千客翻馬今以餘食殺

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  
乘馬以賜憲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温湯癸卯還  
宮官翻又音如字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

汗可從刊入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岐山  
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緣舊恩已  
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仁

琛蓋仁須杜輿言也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  
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  
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

璟之三從叔三從同高祖下謂叔姪常在洛城不多參見  
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元超冀得優假今乃  
下遺骸翻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

下遺骸翻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  
勲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  
謂之斜封分林間翻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

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  
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  
部知不出正敕從之量音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

京師先悉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  
其弊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卒按通鑑則

王者公輔書卒今書褚无量卒以整比書書未竟改命元行沖故書  
以始事考異曰書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古散騎  
常侍褚无量卒按長曆正月甲寅朔甲子十

侍元行沖整比羣書此賦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  
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治直謂中丞李謹度曰

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  
會天旱有魃魃音在項上走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  
地千里一名旱母遇魃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

對曰奉相公處分相息意翻又問何故魃曰貧冤  
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  
心以為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

或曰阿彌羅治思助建城俱位或曰商爾治阿彌陀大食欲誘之叛唐誘音三國不從故褒之五月辛酉復置十道

按察使罷按察使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

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

沈廢於外沈持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

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効之於是出者百餘

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諫則中書舍人苗

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

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

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員音六月瀝穀漲溢漂溺

幾二千人溺奴狄翻幾居希翻考異曰瀝谷人四百餘

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降戶江翻勾職略翻朔方大

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

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

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惶恐同大

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

撫之說讀曰悅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

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北人謂羊血

非野馬必不畏刺非人家及廐牧所畜而自士見危致命

此吾効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敗于下邳上禁

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

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讎緯緯是謂朝戊子流虛己

於新州離其公主睿宗女霍國公主下嫁虛己萬年尉

劉庭琦太祝張諤唐太常寺有太祝數與範飲酒賦詩

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莊丞山莊在秦州長清縣武

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間古寬翻吾終不以此責

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章寶唐大興東

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武后垂拱二年以長州府

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

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十

一月乙卯上還京師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涼州

甘州五百里考異曰唐縣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突厥傳云八年

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契丹兩

度使楊敬述敬補掠契苾部落而去貞觀中契苾來降處

牙帳於稽落水上稽落水蓋導毗伽聞之大懼瞰欲谷

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

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

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

好利輕率正翻得王峻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

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史言在在邊之謀

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

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瞰欲谷曰此屬去

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

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聞古因縱兵擊拔



復抄又翻下今復同數所角翻喪惠  
浪翻元首也斬獸賁事見上卷四年吉

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

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

州從九品下華止垂翻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

言升也必欲筆擗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

進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

其源何憂不治吏翻秋七月己酉王駿大破康待

竇生擡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

康待賓在西市長知兩朝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

**錫城** 在月城縣北

萬入出合可國金堂一

萬人出合河合河縣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開抽擊大破之合河縣城下有蔚汾水西與

在府州南二百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追至駱駝堰地近覺

使復其居義村墾使丁巳郭狀又他項用其青千云

之說曰王者之而首義反矣及豈可殺各都尉表

之諒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

置鹿少以鈐括勞珍食衆秦縣爲麟州治所杜佑曰麟州漢

仲地 九月乙卯日與王發目和村之發上言明方兵目有餘力  
耶和連與王發目和村之發上言明方兵目有餘力

事知逆與王毗林矢言之毗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

諒後知召降者。口軍更從兵擊之。寫以授爲賈。已日

是復反降戶江翻上以發不能遂定羣用丙午爰發秀

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

爲後法 癸亥以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魏爲并州刺史詔亭王毛伯之督邊  
說於天兵軍大設酒肴思救忽降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謝訖便抱毛仲起  
舞場其靴鼻今不取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

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奐

州王君樂人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虜所憚

時人謂之王郭。樊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

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

行冲上羣書四錄甲部經籍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考異曰集賢注記在九年春今從唐脉統紀

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十一月乙酉上幸驪山溫湯壬辰還宮是歲諸王

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慶元二年有司議依故事出諸王刺外州新作

蒲津橋銘鐵爲牛以繫絙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卽知幾也

避嫌名以字行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幾居希翻著作郎

吳兢撰具天寶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

安三年撰士免翻說修史見之知競所爲謬曰劉五殊

不相值多以第行相呼就起對曰此乃就所爲史草具

在不可復助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所

可以取言於後。一曰：「老衛公諱則此史不爲直筆。」

作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德  
德辰浸政宗麟  
德二年

掌翻曰食屢不交上命偕一行更造新屐也履陽飭曰自

衡率守兵曹梁今贊堽有道達義人則矣一收唐碑唐

各有兵曹參軍從九品上掌判司大朝會及皇太子出則從而

粒其儀一行更造新厥欲如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令費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謂更鑄銅錢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

月環用究陰陽胎動合  
天運七政日月五星也  
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單音墮夏戶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  
為西京留守今翻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

充百官俸武德元年制京司及州縣官各給公廨田課其管種以  
乙丑收職田唐又武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八頃四品六頃五品四頃六品三頃七品二頃八品一頃九品半頃

給倉粟二斗二月戊寅上至東都夏四月己亥  
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五月伊汝水溢漂溺

數千家溺奴狄胡漢志伊水出弘農郡盧氏縣東北入洛汝水出  
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

公主妻契丹王鬱干燕王六月丁巳博州河決  
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後梁主肅

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中宗還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武彊漢河間之武彊

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  
卿李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朝隱又其曾

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承先武后時為  
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

辭略曰十代有賢功實宜錄左傳晉祁奚請叔向曰臣  
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

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

斬刑唐書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亦翻所以為國惜  
法期守律文為子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

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  
鬼不其餒而左傳楚令尹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考異曰實錄云初上令集衆殺之李朝隱執奏云下  
安南賊帥梅叔焉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

楊思勗討之師所獲賊首四妙翻騎奇翻考異曰舊紀云八  
成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考異曰舊紀云八

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為京觀而還觀  
卽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

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  
皎謀以後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按新書滕王

太宗子魏王泰得罪後封漢王武后時為后之  
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

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  
司馬舊志春州京師東南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

己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  
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亮翻己卯夜左領

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  
梁山為光帝詐稱襄王之子景雲二年重擁左屯營兵

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此必屯營  
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

恩之姪能懷恩為史以嚴齊損迴秀之子也李適秀始見  
后神功元年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去京師九千里而東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

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

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嵩使疏勒副使張思禮

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

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王怡治權楚璧獄連

逮甚衆久之不決治直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

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康

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

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

仙豫等州貞觀八年改伊州襄城郡為汝州唐東陽郡東界比陽湖陽平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襄州後改爲昌州又改爲淮州隋改爲鄧州武德五年以鄧有唐城山改爲唐州開元三年以汝州之葉襄城唐州之方城豫州之西平許州之舞陽置

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

萬先悉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

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

役使營私而已場音亦無即亮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

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

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

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

衛更番上下更上衛衛兵兵農之分從此始矣史言唐養兵之法始於張

說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以東都明堂復為乾元殿見上卷五

年復扶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壽安古新安九曲之地後魏置甘露縣隋仁壽四年

改壽安獵於上宜川庚申還宮上欲耀兵北邊丁

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為諸衛將軍十一月乙

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唐會要曰舊制凡有功之臣實封者皆以縣戶充

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旻與賈同上與宰相議其罪

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

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近其新制故士可殺不

可辱記儒行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

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

加笞辱以卑隸待之答升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復扶

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又翻上深然之嘉貞不

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

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

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為千僞嘉貞無以應十

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

武后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十姓可汗嫁突騎施可汗蘇祿上將幸晉陽

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脍上有漢家后土祠

立后土祠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四年唯音誰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

農祈穀上從之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永穆公主下嫁王蘇敕

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

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太平公主始嫁薛紹而敗奈何

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

給復五年上嘗為潞州別駕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

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張說

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勸

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

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為賴尉

平遙

即漢太原郡平陶縣後魏國諱改平陶  
姓也里翻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 己巳罷天兵

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

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遼山平

車駕至京師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峻為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

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上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麗正書院以聚書之職梁於文德殿

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什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

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舊傳作徐

張說曰自古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

大書聲色今天子張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

堅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

大同宜各從所樂帝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帝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皇

室 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疆附之者數年吐蕃

九月壬申帥眾詣沙州降吐蕃河西節度使張

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驪

山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直驪山之西北十道志曰泉

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

殿御湯各湯泉宮是年更名溫泉宮而改作之甲寅還宮 十

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

並配之禮此因郊祀置禮儀使也武德初定今圖丘以景帝配

南郊赦天下考異曰實錄云高祖配郊丘自是郊祀 戊寅上祀

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化華

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王峻坐黨引疎族貶斬州刺史舊志斬州至京師二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

庶政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元年中書令裴

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暹古街驛驛驛突騎

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

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

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

慎使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

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

度等使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上金死見二百

四卷武后天授

資治通鑑 二百十二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三三





厥哥解頤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

昏使疏吏己亥以字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

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上時後申中

書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省司請尚書都省左右

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

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融兼括外羨田送戶自占

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歲終增緡錢數百萬中緡悉進入

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

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

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

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

華州刺史瑒雖居豈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

璟為西京留守冬十月丁酉謝颺王特勒遣使入

奏謝颺國居吐火羅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摩時曰詞達羅

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箇失密國

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為然賜帛遣之廢后

王氏卒後宮恩慕后不已上亦悔之十一月庚午

上幸東都戊寅至東都辛巳司徒申王撝薨贈諡

惠莊太子羣臣屢上表請封禪上時閏月丁卯制

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

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是歲契

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太子

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

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

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司勸農使司使貧富相恤耕

耘以時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曠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上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

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

官臺郎御史諸司長官皆省寺監之長也臺郎御史皆省寺監之長也

具樂樂錢於洛濱供張甚盛張賜以御膳太常

十韻詩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從孫三月甲午

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郊王嗣直為慶王更名潭陝王

嗣昇為忠王更名浚鄆王嗣真為棣王更名洽讀通

榮王更名湜又立子瑑為光王繼為儀王湜為穎王

王湜為濟王湜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

朝酷吏朝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

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書志汾州去京師意快快

自言吾出守有由快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

駕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

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

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

集賢殿唐大興洛陽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

日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

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

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



置龍右三使領之歐陽修曰置八坊而設經寧間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肅三日南普間四日北普間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二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餉糈八坊之馬爲四十八匹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使疏更翻下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才實從同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羣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懷魏二州在河北濟州在河南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重官用翻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此泚至翻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音余帥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尚辰羊翻沔充翻耀卿叔業十二月乙巳還東都又翻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頡利勿翻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須求也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說乾曜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

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爲干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筋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謝爲君命而來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吐干從賊入聲可從刊入聲先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四年契丹來降置靜折軍於松漠府以其契丹自降以靜而折還衡也使疏更翻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選與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上時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邪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陳平事見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尉遲勿翻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爲立王爲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九

起至北攝提格盡昭陽作曜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

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

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

修纂

制從之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

內侍楊思勳發兵討之

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

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

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

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

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

中丞宇文融之為人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融之地又貳戶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三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三九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

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

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

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夏之曾孫

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

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

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蓆

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

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為之撤膳

累旬

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

曰趙妃上命杖殺之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

軍以備突厥

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雛豈

可以為國母人聞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

相之計

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

為皇后

不得父

惠妃

自後

義之

願杜

是也

應府

元十二年為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獻泰憲府若題年  
右丞相兼御史大夫知太僕寺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  
是年獻之今除其名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五月癸卯  
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  
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秋七月河南北  
大水溺死者以千計溺歟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  
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積西節度使杜暹同  
平章事積西亦翻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四鎮見二百五  
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復扶又翻以唐兵三萬戍之  
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楊名郭元振張嵩及暹  
皆有善政為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  
湯考異曰今孤桓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  
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已乃  
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紀傳章敬皇  
后吳氏坐父事殺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  
蕭然傍無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  
賜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玄宗幸忠王  
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領賢婢白晝朝上見  
之微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至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  
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奴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閱視得三  
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  
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  
五年李林甫始構章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  
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按漢廣成己酉還宮十二月丁  
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楊思勗討反  
獠獠音翻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又加字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在流鬼國  
西南女真即其遺種  
長史恐當作長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  
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突厥音翻先告我與我  
偕行今不告我而請更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  
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將

亮翻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質音諫曰黑水請更於唐而  
下同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致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  
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掃地無遺言國  
亡無遺育也事  
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彊遣之彊其門藝至境  
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  
召欲殺之門藝棄衆閒道來奔復扶又翻夏戶雅翻制以  
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堅騎  
翻上時掌翻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  
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  
信豈得為此欺詐詎居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  
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唐  
寺皆有少卿二人鴻臚掌四夷之客  
故以漏泄為罪源復如翻少始照翻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  
之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  
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  
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  
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  
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  
羞哉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  
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息康翻騎奇  
寄翻使疏更翻  
下暹怒曰阿史那女交河公主阿史  
那懷遠之女何得宣教於我杖  
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  
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使疏更翻朝  
直遙翻下同趙頤貞代為安西  
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畜許  
教翻  
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亮翻尋遣使  
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

海之西事見一百一十卷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

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

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音善勝音升雖師屢捷所得不償

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

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

常思饒幸亮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

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

邏寇大斗谷將即亮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

兵疲勒兵躡其後度徒洛翻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

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鄭州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鎮儀鳳

遲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

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

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間

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

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

河入汴隋開皇四年分黎陽置武縣仁壽元年更名熒澤擢宗

器爲左衛率府曹曹律翻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

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

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

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

爲朋黨上惡之復扶又翻數所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

甫免官待母融出爲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

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

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夏

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

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使疏實不出外初太宗愛

晉王晉王治是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

及自皇嗣爲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

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溫王重福上即位附苑城

爲十王宅宋雀街東第五街有安國寺東附苑城爲大宅分處

內宅是爲十六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

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

入授書府侍讀無定員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

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

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乘輿上

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

貴近絲人一綬杜佑曰唐令縣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約秋

七月戊寅冀州河溢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

頌薨頌他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

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

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按王君奭之父壽以少府監致仕

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

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

縣宋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地涼

賈師順帥衆拒守樂音洛師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

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說式降戶

資治通鑑 二百十三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四一

江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  
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遲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  
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  
城中知有備乃去田元壽不能守瓜州而師順能守常樂固  
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追奪鐵勒  
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  
以避之契苾思結下沒翻王君奐微時往來四部為其  
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  
詣東都自訴君奐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  
遣中使往察之使疏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  
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漢如羊翻杜渾大德流吉州賀蘭  
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漢如羊翻杜盧山都督  
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  
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舊志撫州京師  
一里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丙戌突厥毗伽可  
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  
書欲與之俱入寇季翻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  
西受降城為互市降戶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  
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種章由是國馬益壯  
焉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  
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回紇承宗族子瀚  
海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問  
道詣突厥王君奐帥精騎邀之於肅州宋白曰肅州  
肅州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一百里西南至瓜州界安樂烽三百四十里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肅州  
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奐帥左右數

十人力戰帥讀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奐載  
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尸而走舊傳云回  
冬己卯至西京冬字下通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  
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  
時王君奐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  
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崔  
之從弟也崔取猥翻仙客本鶻觚小吏鶻觚以才幹軍功  
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奐腹心嵩又奏以建康  
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  
州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詩云板榦以載縮板兩旁內土  
日旁曰輪帥讀曰率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  
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  
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  
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  
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  
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間古云  
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少詩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  
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府兵  
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伺相吏翻互出兵  
腹背擊之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

于曲子城敗蒲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

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宣撫使始此使 乙

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江關

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

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

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

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

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

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史言張說雖罷不衷尚辰羊翻 壬辰改驍騎為左右羽林

軍飛騎郭翻又古郭翻騎奇翻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

末朗寇瓜州吐蕃 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

西節度使蕭嵩龍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

波谷據新書吐蕃傳渴波谷當在青海西 忠亮追

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 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

還又如字 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縣行

之僧一行推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 辛卯左金吾將

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州 時吐蕃

復入寇復扶 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將即亮翻 虜

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將即亮翻 虜

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

己丑還宮唐曆丁卯幸溫泉十一月丁卯又云幸溫泉宮不言其還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

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

五轉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楊思勳

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

際盤遼二洞思勳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

勳為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

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剪髮際掣

去頭皮蠻夷憚之勢里之翻蠻夷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

昆明及鹽城昆明縣屬雋州漢定作縣地後屬置定在鎮武德二

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

節度使信安王祿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

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祿與河西隴右同議

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望觀即律不聽引兵深入急攻

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

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自鄯州善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

定戎城又南隔河七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領也宋白曰石堡城

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

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更工衡細 丙辰國子祭酒楊

場上言楊上言 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

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

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

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

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





用不足上復思之又復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

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

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賊賄事又貶平

樂尉平樂縣漢書縣屬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

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

定獻昭乾五陵行諸五陵以車駕經

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戊申還宮赦天下

新豐溫泉壬申還宮新豐溫泉在驪山溫

十八年春正月長曆是月甲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與本紀

唐曆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關上後人附益之新紀

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因使常故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

卯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勝行樂令尋樂勝地行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迭使起舞盡歡而去奇翻

田收歲田見夏四月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

丁卯未舊紀唐曆亦無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乙丑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

能否先悉屬翻選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

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

初久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

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官高者選少少則卑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卽注限年躋級毋得踰越非

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此卽後魏崔亮之傳年格循而行之至

其庸愚沈滯者皆喜沈持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

不怨數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

門下省審省審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史疏

李元絃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

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此謂契丹國入

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

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史言張說之言之驗韋陳皆中國以

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

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單音蟬帥以御史大夫李朝

隱京兆尹裴伯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

士孫遜韋述曰此集賢書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

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置平盧軍於營州城日漸興又音此捺

承治開元中管平盧先鋒軍唐破奚契丹後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數所忠王友皇甫惟明

嘗遺吾書悖慢吐蕃請用獻國禮見二百一十一卷二年從此何

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武后長安三年

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

妄述功狀以取勳爵將即亮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河西隴右

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謂金城公主也便疏

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啓音永息邊患

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

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考

其日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朝請國和好

本紀吐蕃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

先興兵寇鈔武后時張玄表為安西都護遂使二境交惡

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

屢遣使者入朝通直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

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勝音升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

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復扶又翻庚寅上幸鳳泉湯

癸卯還京師岐州鄭縣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

衛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曰鐵密元魏所謂鐵和者亦吐火羅

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是歲

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

之於丹鳳樓丹鳳門樓也東大突厥使者預焉兩使爭

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

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兩知

為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開

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內

等監及諸牧皆屬之故曰都使特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

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

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

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讓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

怏怏形於辭色監古衙翻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

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勳高力士之徒是也門施榮戟榮音啓

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使疏吏翻由是京城郊畿田園

參半皆在官矣參半者或居三分楊思勳高力士尤貴

幸思勳屢將兵征討楊思勳屢出征南蠻有功皇帝不以

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

卑品者其當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性五故翻力士等

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

賜之酒饌金帛甚厚饌難總翻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

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

兒豈不堪作三品邪兩翻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

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

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

其黨驚懼為變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漢

州別駕漢如羊翻又而章翻宋白曰漢州臨邛郡隋將劉方始開

州州在蜀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漢水以爲州名考異曰實錄

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漢州按唐縣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



九年正月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

州追賜死舊志永州京師南三百七十四里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上時吾寢則安故力

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

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亦翻撫心也

力士娶瀛州呂立晤女為妻擢立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唐諸王傅從三品掌呂氏卒朝野爭致祭朝直自第

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神慶進

用武后之時如翻使疏史翻下同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上時掌疏所去翻考異曰寶劍十一年

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休烈諫充入吐蕃使突未命八月辛卯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

唐曆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烈乃

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

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異國縱橫權術之謀漢與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隱集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

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事下

裴光庭等奏吐蕃聲味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

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于志寧事太宗高宗得罪於武后丙

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突厥左賢

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闕特勒殺默贊之子而立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

將以備十哲張良配饗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將即亮翻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

孔子禮自武成王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末之有也故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魯定公與

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公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魯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及攝行相事將

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氏費人以費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千奔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

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

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記王制之言有卒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受成獻馘莫

不在學詩魯頌泂水曰緇陽虎臣在泂獻馘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先恭謹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載孔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

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復扶

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杜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

祇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岳皆有祠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

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從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肅祠之所上奇其說敕五岳各置真君祠秋九月辛

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律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

之相遷亮翻碑即兀翻見賢通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

或告舊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賊汚解縣屬河中府元魏

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二十年復置解縣省虞鄉縣

察御史楊汪按之摠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

者監古術翻汪謂汪曰嘗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

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

家為後審素二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

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摠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

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摠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金藏事見二百五卷

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

藏竟以壽終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

趙含章分道擊契丹帥讀曰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

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玳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

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將即亮翻玳且禮宜按兵以

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

果大敗承玳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

破奚契丹俘斬甚眾考異曰唐書作可突干帥麾下

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

降會唐由翻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

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高宗統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

以處李詩部落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上陽宮南臨

宮之東為中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屬之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

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

貪婪含翻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

而往生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

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此必趙含章坐賊

巨萬杖於朝堂朝直流瀼州道死利翻秋七月蕭嵩奏

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祠

土見上卷十一年還京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此分押南牙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上命張說

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

丘請依明慶禮明慶即顯慶也祈穀大雩明堂皆祀

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

從之禮父在為母服期開元之初補元量固嘗以高祖配圓

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

乙巳新禮成上之掌號曰開元禮勃海靺鞨王

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靺鞨音未長將即

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年

春葛福順方以黨附王毛仲時今則仍為宿衛蓋手仲既誅福順等

復敕用也開元九年賊王曉持州已而後為尚書後居邊任事亦類

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

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

代嵩為節度使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

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蕭嵩之

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是歲以幽州節度使

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

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德平漢安德廣

置平原郡時置德州安東都護府時治平天下戶七百八十

州唐昌呂翻使疏吏翻恆戶登翻鄭音莫

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

二百六十五





二十萬石足以周贍贍而乘輿得以安屬今用度漫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下數所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河口倉謂之武牢倉使輿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底柱三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為三派至者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時於三門東置東倉西置西倉貯納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時於三門旁開鑿山路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數所角翻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從千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蕭嵩亦所以傾軋休上為之動容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邊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京畿採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採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秦州山南東道治梁州山南西道治洋州江南東道治揚州江南西道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劍南治益州嶺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

領採訪使者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而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使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政道肅之子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句音鉤省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省者節其冗濫之費便者買還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都監工衙翻亦皆稱職上甚悅之稱尺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漬音立下濕穿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細調使更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三十起開元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至東都己丑張九齡至自韶州今從實錄求終喪不許二月壬寅秦州地震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極山極峻定州恒山縣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書迎之相州刺史韋濟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

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奔農逐利而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

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誣謂易以欺翻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

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何稽抄目印給紙等監古衡翻夫人富則

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十四

卷漢文帝五年漢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對子玄即知幾漢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

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吏部侍郎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證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

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考異曰舊

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諸論有材略與林甫相中官高力士未嘗言三思家反光庭卒武氏衡哀所於力士謝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嘗言三思

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相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嘗言三思

林甫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嘗過金華殿林甫先

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舊唐書林甫爲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考異曰舊唐書林甫爲

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

故自種以觀之種麥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

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張守珪大破契丹胡按會契丹六月壬辰幽州節度

憂之容髮爲變爲子遣使獻捷薛王業疾病上

上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唐書耀卿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考

新舊志乃是驛山開車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餽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數以大興耀卿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二十錢為是先是舊制餽車錢千夫再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實今從耀卿傳傳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見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二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糴使張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佳實翻仙家所謂尸由也卒于極上由是頗信神仙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利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王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其牙官李過折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州據舊唐書載守珪之問東都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云平州有紫蒙山張昌黎等成蓋平州之北境契丹界也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梟擊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吸所毒死勿梅錄吸音寒未死討誅梅錄吸及其族黨既卒子

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卒子恒祖舊史曰登利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幹平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徐希範又遣建碑立廟貽範紀 庚戌來告喪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教也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契丹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推上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舖三日都城謂東蒲上御五鳳樓舖宴觀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為理嚴唐亦稱承七品理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訛讀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詩大東曰曉從牽牛子以服箱注云服箱服也箱大箱書傳云長幾无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焉魯山古魯縣夏升甲時秦龍氏劉果親置魯陽郡唐復為魯縣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魯有魯山故名于焉者德秀所為歌也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焉新傳作于焉于未詳其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散官無職事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記孔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



盡滅奚厥奚厥謂奚與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

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

二子官賞資甚厚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

張審素事見上卷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璿璵皆幼

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

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

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

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

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

國家設灋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

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谷與皇同古勢灋在

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

憐之為作哀諫勝於衢路為千餘人斂錢葬之於

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家數處多作冢以葬之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

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

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

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時左右或

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

不過東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

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始加實封至千

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時奇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長曆十一月壬子朔從實錄唐縣

十二月乙亥開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壽王妃玄琰女後宮以制高士層搜外宮得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按陳鴻長恨歌傳云高士層搜外宮得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中即為自出妃意者有籍太真更壽王女云云遂召內禁

也楊王見一百八十三卷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淫

禮所殺不云殺結考異曰舊傳滿折為可突于餘黨泥裏所殺

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刺道達即乾首子開元二

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

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灋多

無義於君長兩知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

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

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

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

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憑今年內自

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首

又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說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蓋古蓋二月甲寅宴新除縣

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長知兩

庚午更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縣一十三年鴻

日瑛潭曰琮浚曰瑛冷曰琰涓曰瑤泥曰琬泥曰琰

離曰琰離音雲曰瑛瑛音澤曰琰清曰瑁瑁音迴曰玢

德曰瑱瑱音玢曰琰玢音玢曰琰玢音玢曰琰玢音

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

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  
侍郎試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  
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吏翻騎祿山恃勇輕  
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  
呼曰敗蒲璆翻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  
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  
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爲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  
敗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賈與之約日中會于軍  
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刻斬之以令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  
三軍批匹迷翻判也今人謂之批判吳王以兵法  
分爲二隊以王龍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旣布三令五甲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  
令五甲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爲隊  
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  
規矩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以爲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  
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帥九  
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灤不可不誅且臣觀其  
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懷負狼翻上曰卿勿以王夷  
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晉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墻上  
難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惡將爲東夷王行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  
天下之患聽遣收之會輒已去竟赦之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  
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詭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  
忍殺壯士豈爲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從於盧山聞言遂捨之  
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擒擊  
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  
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又  
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庭守珪  
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征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  
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功九齡  
奏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使聽斷祿山難制耶竟不  
誅之穰苴作西齊錄其序曰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以罪使  
賜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安祿山叛者何貨刑磔殺抄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斬執送京師請行朝議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  
必誅莊賈孫武教戰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動殺事誤守珪中臣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  
庭事如事功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舊傳而無失  
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一年守珪爲幽州節度使祿山盜  
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爲相云與光庭語誤

也。孫樵云：江令守珪斬之，尤爲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虜。右與吐蕃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圖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山若始爲五市牙郎乎？守珪安能知其終圖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何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史，傳守珪殺送京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得免兩死邪？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矧如此九齡何從而得見其面而云云？輒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爾又賜平虜將軍十數，云安祿山之誅，緣官其就，殊卿既行之，軍遽合，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詠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鬪，亦有詠殺，又冠冠，未威軍令，使權故不以一敗奔之，將欲初其後效也。亦有行薄賞，又無所懲，官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對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遽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其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并勅守珪不斷於國，乃更執以誣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云，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言。章敕云：「衛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即捨之，以聞。如此，則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瞿山，其母巫也。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而生祿山，故以爲字。從母冒姓安氏，阿烏葛翻。峯呂角翻。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寧千者，寧，音藏。與祿山同里閭，先後一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順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述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爲祿山作生日，今不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牙郎，北地賈人也。相與貿易。張守珪以祿山爲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將帥亮翻。騎，奇寄翻。揣，初切。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寧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給，湯反。給疏史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詣牙帳。寧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館，古反。使百人隨寧干入朝。寧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

高者何不使之入朝高者蓋吳中曾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

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

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

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

幽州使瑣高才用翻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

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安史事

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溫睿坐交通權貴杖死

衡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

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溫睿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

子也肅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

坐與律交書也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

路人將趣咸陽咸陽縣在蒲州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

拒之斷音其眾遂潰數日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

給百官俸錢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

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

籩豆十二籩豆上簠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

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

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

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

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

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孟桮當在御矣詔

漢可息而笙篳篥當在奏矣樂器曰笙篳篥漢書曰笙篳篥

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

曰笙篳篥胡樂也漢書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置抱于懷用兩手

齊奏俗名笙篳篥後周書笙篳篥有項加鈔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

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便也一日笙篳乃鄭衛

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吹笙侯俗通云漢武

帝時正仲作笙按周禮笙師掌教箏箏又云起笙羌人後漢書馬融所

賦笙簧空同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

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寺吹部中所謂橫笛

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

後出是謂南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

五孔于春之說乃今時所吹五孔笙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笙不應有

何典據笙與笛同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

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

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

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

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麋羹則有玄酒之奠

司恒氏以璧取明水於月為玄酒施及後王禮物漸備施也然以神

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

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

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

畢陳用周制也如舊籩豆簠簋之類園陵上食時膳具

設遵漢禮也如叔孫通請薦合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

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

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

焉中竹仲翻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

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自此以上諸人之議上固欲

量加品味量音縉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

以新果珍羞從之縉又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

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

二五五五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五五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五五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五五



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姨即從母也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變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五服止於從祖免之服袒者謂袒衣袒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祖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袒音但免音問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掇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齊音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所謂詔旨七年曰八年者通帝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傳直繼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疏親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若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彝倫大敘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唐禮制而辨其名數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見記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禮記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

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說之子也說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掌書上賜書褒美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降戶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爲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恆山愍王承乾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帝會宮中有怵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失再翻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節度使牛勣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亮卿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其日



黨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屬日宰相通領節度自嚴仙客始按蕭嵩已通領河西非始此挺之貶洛州刺史舊唐書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濤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考異曰唐屬日尚乘以馬八匹分為左右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上書言事辛卯上時掌翻 考異曰唐屬日尚乘以馬八匹分為左右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此言之則非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況補供奉官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爭讀曰諫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詔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宅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中行仲翻去光呂翻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王錄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立學博士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味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破契丹於捺祿山使陳史翻契丹訛翻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吐使陳史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捉及角翻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朝官通翻去羌呂翻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別奏以為之使人使僉人孫誨入奏事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別奏以為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唐內侍省有內給事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計其多少春秋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復扶又翻下而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書云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自千在麒麟蛇相觸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千唐祚監古衡上怒命左右爆於殿庭爆蒲角翻擊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章翻藍田縣又而



它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帥讀日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  
 少卿徐嶠考異曰舊紀作徐嶠今從刑錄志通典 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勸丁蘭翻幾居依翻上時  
 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齒  
 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有司奏有五十始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今結諸刑名錄逾五十然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爲一事二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灋官刪修律令  
 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  
 宿重兵牛悉翻 地租營田皆不能贍贍而始用和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灋於關中戊子敕  
 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京畿也釋他歷翻 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  
 是關中蓄積羨溢面翻 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又翻 癸巳  
 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 皆留  
 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瓊瓊音余考異曰舊傳不言瓊而方慶五世孫瓊肅宗被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  
 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  
 好祀神鬼好呼到翻 故瓊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  
 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瓊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書來表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稱以紙寓錢爲鬼事使疏史翻覡刑狄翻 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  
 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  
 貞公宋璟薨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  
 皇后 是歲命將作大匠康僎素之東都毀明堂僎素之東都毀明堂  
 愬同籍文也新書 僎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呂翻卑

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初令租庸調  
租資課調徒皆以土物輸京都西京東都租庸調高祖太

法來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爲侍中丁丑上

迎氣於澧水之東產音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復扶在彼者縱還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鄯時戰翻二月乙卯以牛仙

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己未葬貞順

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諡貞順皇后敬陵在壬戌敕河曲

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

間置宥州以處之從六胡州見二百一十卷十年今併六胡

一百里夏戶雅州之地以爲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一千

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

之以其地爲威戎軍鄯州在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

置兵一千戌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

使又兼龍右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

於吐蕃以背之力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太子瑛

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

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

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

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

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力士曰得非

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

心但推長而立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敘力士語云伯從

敢復爭復扶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

月庚子立瑛爲太子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昇爲河

西節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

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作王分道

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卷突騎施可

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

蓄由是衆樂爲用洛音既尙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

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

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

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妻七細翻復扶又翻諸部離心酋

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會慈由翻長知兩翻考

今從實錄新傳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者爲之蘇祿部爲黑姓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

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

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

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磧

達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

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恒邏斯

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恒邏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國分兵鎮之

恒邏斯今從實錄相與連兵以拒唐太子將受冊命

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書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侍臣肅者結胸諸閣率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嚴外辦

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

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異日考

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

妃韋氏為太子妃杜希望將鄆州之眾奪吐蕃河

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

不敵將帥亮細又音如字部音善又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

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

亂將帥亮細又音如字部音善又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

軍於鹽泉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創

茂州之西築安戎城成之以往吐蕃南鄰生羌連吐

蕃取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接其地險要唐

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

蒲婆嶺下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運資糧以逼之

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異日考

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

雲南王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

南詔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哀牢夷建明居姚州之西東

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

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漾備曰越澹新書六詔

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盛生盛邏皮盛

邏皮生皮邏閣朝直遙細奴邏生邏盛盛生盛邏皮生皮邏閣

武后時盛盛炎身入朝妻方振生盛盛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

足矣炎聞立死開元時盛盛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王

盛盛之子盛盛皮登得云以名相屬既傳有炎閣豈得云我又有子

盛盛之子盛盛皮登得云以名相屬既傳有炎閣豈得云我又有子

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洱河即西洱河乃賂王

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為于朝廷許之仍賜

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

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南詔事始此其生鳥蠻

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奇詔

州刺史齊濟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

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

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濟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

五里即達揚子縣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

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濟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置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

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羣臣請加

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

田租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

皆禁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總

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

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

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





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  
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  
達干降帥讀曰李降戶江翻金城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吐蕃  
告喪且請和上不許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以來於日少滿亂日多也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

言然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

使量事給訖奏聞  
長知兩翻使疏吏翻量音良  
庚子上還宮上

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

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有弟大中祥符之事上遣皆唐明皇教之也遣

使求得之於藍屋樓觀山間藍屋樓觀山間功績復周爲周南郡隋廢郡

舊宅山脚有接經臺尚在使疏吏翻整厓音舟宰觀古玩翻下同夏

閏四月。遷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立元真容。分置諸州。

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軍當仁

人軍考要曰渾崖驛柴驛奔驛衆驛五十驛擊驛破驛之驛  
將即亮

傳作盛希液今從唐廩

和可汗之喪初登和從叔一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登和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誅誅在殺斬之西

將其衆亮翻左殺亮翻鬬特亮翻韋韋兵攻登禾殺之立毗

仇曰汗之子爲口汗能爲骨咥葉護所殺更立其弟

沒翻更工衡翻 雲入卷之骨 空棄諸自立爲可 汙日舊傳  
云左殺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汙唐厯新傳皆云判上以突厥內

關特勒子喬烏蘇來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

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

悉密等部落總下沒翻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

餘人溺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

譽之譽音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

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

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

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

平盧軍節度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

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爲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

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行大字少天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

略使唐謂契丹爲兩蕃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爲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鄒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弟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雨

則沈悶沈持林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

霑襟上亦爲之慘然爲于辛酉上還宮辛未太

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

讓於我事見一百一十卷肅宗景雲元年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

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璿資上表追述先

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歛日斂力內出服天子之服也先

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曰又名其墓曰惠陵惠陵

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諡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葬焉十二

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洮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

縣隋廢郡以縣屬鞏州縣西百二十里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一

起玄龜敦耕盡德開太淵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帝於興慶宮西勤政樓在西門街以燕兄弟受朝賀高祖直赦天下改元

壬子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使疏吏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被皮義翻考

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至北續二年不應置三十三州今從唐歷會要統紀羈縻之州

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府城八百里于闐在西南二千里疎勒在西

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西二千餘里龜茲音上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

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城內兵五千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肅川兵三千人騎

大斗建康寧寇王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翻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入聲厥九勿翻統赤水

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大斗軍在涼州西

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寧遠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兵八千五百人

經自甘州西至肅州五百里自肅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自伊州東至靈州八

百里西至涼州六百里南至宋鎮戎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

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

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軍在靈州城內兵二萬七千人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

兵八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

北岸兵六千人東受降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兵千人振武軍在

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

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

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

太原城內兵三萬人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

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

千人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八人忻州在

太原府北八十里兵七千五百人代州至太原五百里兵四千八

百三十三人岢嵐我翻靈州含翻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



已史言諸使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方翼之曾孫也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著功各處西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之治道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美去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謂其言甘也腹有劍謂其心在害人也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綯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蘊藉於運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綯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綯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化華戶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幾居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論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數叱久之數叱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唐少詹事正四品上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國所都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燾官都摩度來降降戶江翻六月乙

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厥九勿翻頡跌伊施可汗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殺音者翻突厥以其親屬分掌東西也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積口以威之使疏史翻忠嗣傳言曰是歲忠嗣北伐與奚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怨皆何也今關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擊重工之虞猶不肯輕用其兵此王忠嗣所降戶江翻說輸肉翻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意此皆突厥右廂之衆也默啜之妻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汗走之默啜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氣登利可汗女余屬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歸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考異曰本紀作辛卯按長曆是月己卯無辛卯唐源云九月辛卯亦誤也賞賜甚厚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圖遣使請降請奚結翻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己巳還宮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





更工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明州漢句章縣之地屬會稽郡秦以越州之縣置明州以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將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使疏吏翻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訥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按元和姓纂云夫蒙本西羌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光今蒲同二州多此姓或改姓馬氏考異曰會要作馬靈訥今從實錄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咄祿毗伽會要作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今從實錄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可汗音寒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厥九勿翻訶祥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健山回紇牙帳東有平野西接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并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為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復扶又翻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術士蘇嘉慶上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九宮貴人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杜預見五十一卷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

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通甲仍編於數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在上帝德配下人又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自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輊其星天衡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火其方赤五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六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赤上時掌翻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時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日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徑松栢千餘株唐貞觀十八年詔開立德宮建宮殿御湯名湯泉載改為華清宮溫泉宮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即於湯所置會昌縣每歲十月臨幸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即於湯所置會昌縣又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臨潼縣唐之新豐慶山皆其地也按通鑑開元十一年書作溫泉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亮翻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亮翻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睢陽郡宋州本梁郡天寶元年更名睢陽初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更工衡翻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帝以拔汗那助平吐蕃以拔汗那王為奉化王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

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都還自是不復東幸從千客翻近其翻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復扶又翻爲子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李林甫權重可畏也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此翻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唐之君諫妄而臣佞諛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可從刊入聲翻讀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更言回紇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將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囊中以示不用呂翻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閒隙謀連協翻何相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重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

及張仁亶原本名仁亶以睿宗諱旦音近亶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樂音錫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宜芳翻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郡淄州舊志淄州京師東北二百一十三里守式以光祿少卿彭果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垧爲侍郎垧翻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炆使法曹吉溫鞠之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鞠獄麗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高翻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榜音彭六月辛亥敕詣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元遷格吏部諸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別置郎以兼南曹郎之印爲文憲吏部先以郎官判南曹開成置南曹郎也宋白曰南曹郎起於建中二年司判常伯李愬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勸責故事兩轉屬至建中元年侍郎郎說奏決關替南曹郎中王鎔已後遂不轉屬貞元十一年侍郎杜黃裳請增均之兄溫頊之弟子準舊制轉屬後云云同上請才笑翻均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武后之時溫始爲新豐丞太子文學薛稷薦溫才也唐大興曰稷置太子文學稷武爲丞相司馬官王爲文學據其舊世子所信與吳質朱陳稷爲太子四友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分知銓曹侍郎文憲郎經籍郎爲裝染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判度之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蕭炆爲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西臺西京御史臺也溫治炆甚急炆下同及溫爲萬年丞未幾炆爲京兆尹登翻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炆





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

誦戰死敗補遺翻誦直隸翻冬十月甲午安祿

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平州夢先朝名將李靖

李勣從臣求食朝直通翻遂命立廟又奏薦翼之日

廟梁產芝通鑑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丁酉上

幸驪山溫泉上以戶部郎中王鉞為戶口色役使

敕賜百姓復除鐵戶公翻使就鐵奏徵其輦運之費廣

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

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衡翻時邊將取敗

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貫籍本貫王鉞志在聚

斂斂力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

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

久用度日後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

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

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鉞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樞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疆

明曰好度支郎唐度支郎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

用轉運餉餉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運運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

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錢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進凡天下

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庸直輕重貴賤平易折庸而為之制凡天下

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

行自為準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徵讀又以屬王鉞鉞因

奏充判官屬之十二月戊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從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

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

金礦華戶化翻西山記曰太華之山創成而采之可以富國

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

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華山王氣所在

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

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

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章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

愈惡之惡鳥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事見二百一十卷林甫

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

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見一百一十三卷時破吐

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

勸上去林甫吐蕃破入解因見賢通林甫知之使楊慎矜

密伺其所為史翻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

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景龍觀在長安城中

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

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將即亮翻林甫使

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鉞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鞠之考

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

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郡本括州永嘉郡元年更郡

下制戒百官以離間君臣名考異曰舊紀貶播州太守播州仍別

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

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

少少詩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

馬九千匹以實之又復扶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

谷音浴

夏四月癸未立

擇吉日

祀天地九宮章

子衛尉

少卿雪嘗盛饌召

士陳希

烈同平章事。後魏置  
玄署特

士二載改崇  
置大學

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

以希烈

爲上所愛且柔安

後六刻

乃出沐甫奏今太

五月壬

子明日肯食之。

兼瓊爲

戶部尚書諸楊弓

是後流

賤者多不全矣

中外爭

獻器服珍玩嶺南

部侍郎

天下從風而靡民

門以楮而  
女能撐柱

門戶也攢挂言生妃欲得生

二五七三



夫正五品上掌女爲太子良娣唐太子內官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好呼到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北海太守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會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乘輿林甫令京兆尹曹吉溫與御史鞠之曹吉溫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會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會等皆杖死積尸大理考異曰舊唐書作羊未今從實錄實錄云勣與其妻族不協欲陷之巨貶義陽司馬義陽司馬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夷往按李邕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鄭郡太守王琚坐賊賍賍江華司馬年更名江華郡道州琚性豪俊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王琚事上於東宮實決誅太平公主惡爲路翻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諸牛低翻干將莫邪吳王所鑄寶劍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折而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夷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希夷既殺李邕於惶駭排馬牒至宜春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夷已至即自縊希夷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希夷寬向希夷叩頭祈生希夷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嘗迎

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雪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見二百七卷武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使收繫綱典船夫盜於牢獄及至林甫薨乃止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好呼到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愚瞶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朝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駱谷下入翻調顯正或應有賤表者駱谷即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畜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談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趣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朝儀上曰此諸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

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  
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  
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障坐障也畫金雞置  
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卷讀命楊鈺錫  
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  
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  
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  
名日盛恐其入相相息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  
禦寇築雄武城有雄武軍大貯兵器呂嗣請忠嗣助  
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  
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爲王忠嗣得罪張本冬十月  
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改溫泉宮曰華  
己酉上幸驪山溫泉考異曰舊唐書  
清宮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  
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兵  
使節鎮前軍也鎮兵權任其重至德以後都翰父祖本突  
騎施別部酋長西突厥五弩失畢有哥舒闕侯斤光弼契丹  
王楷洛之子也開元初李楷洛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  
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極  
殺之軍中股慄則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  
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  
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來擊之音  
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又翻上欲使王忠  
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忠嗣上言石堡險  
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

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  
亮嗣即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  
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前率將帥  
武官稱大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  
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爲子  
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  
勿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  
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黔中一道皆漢  
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  
鄙者恐爲大夫之累復扶又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  
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沮在呂翻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  
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  
武德四年分東平之屬縣置濟州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曰濟  
陽郡中興年九歲父海賓戰死於渭源長城堡帝養忠嗣宮中太子  
時爲忠王與之道處魏林先爲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  
朔州其處屬也故使林謂之以示言有所自來濟子禮翻欲擁兵  
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通鑑委三司鞠之上聞  
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賢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  
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西平郡涼州戶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  
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少時鉷之  
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





甫屢白太子宜有謀上云云按林甫雖但効忠嗣沮撓軍功

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

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

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

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

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漢陽郡李林甫屢起大獄

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掖音出入

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

宮者皆指搆使之奏劾付羅希夷吉溫鞠之釗因得

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釗子西

又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增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

故林甫終不能閑也林甫竟考異曰忠王林甫

戊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華陰郡華州

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

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朝直百司悉集林甫第門

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

爲將作監唐初曰將作大匠龍朔改曰將作監頗以滿盈爲

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

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

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

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土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

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處昌

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驕從

之盛自林甫始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驍力從

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驍望節度使夫蒙靈營屢

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

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及其旁

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

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亮

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特

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連雲堡南依山北有兵近萬

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陌刀在杜佑曰陌刀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

疏更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羸弱復

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復前有阿弩

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  
弩越城守者迎降江門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卑多城其  
臨娑夷水娑素不顯其  
水不能勝草芥藤音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  
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  
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  
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第呼出取  
繒帛稱敕賜之繒慈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  
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  
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  
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捷狀於京師使疏吏翻至河西此  
西白馬河西也自安西  
西出拓厥關度白馬河夫蒙靈營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  
發奏一不迎勞一猶言一切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  
又徒覓翻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處音擅奏  
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  
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日夕憂  
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二起僖宗大淵獻十一月盡昭陽大荒落凡六年有奇始丁丑十二月終癸巳凡六年零一月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載子亥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警入朝使疏吏翻靈警大懼仙芝見靈警趨走如故靈警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者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鄰道及邊內郡縣珠玉林翻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警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梓滔等欲笞之梓才之翻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類目少詩照翻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僚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傳告念翻離力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警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唐諸使之屬判官位大副使總府事又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者有知留後事其後遂以節度留後為稱至我朝遂以留後為承宣使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將郎亮翻序末應建節者為之

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院留後治事之所節度使便坐治事亦

或就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帶御史中丞大夫高仙芝唐諸鎮諸帥或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暨同遂杖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復扶又翻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史言封常清能治軍政亦緣高仙芝不以私親法楊他歷翻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裴師德之類是也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亦皆自邊帥入相師所類翻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社爾討高昌侯君集訖翻必翻使疏吏翻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王峻郭知運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諸王數道始兼統矣蕭嵩運事見一百一十四卷開元二十八年牛仙客事見一百一十四卷蕭嵩事見一百一十四卷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賈胡人寒賈謂卑賤賈有事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為子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皆胡人也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卒子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大將軍為之首從一品監門古衙翻驃騎匹妙翻



奇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

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翁以遠翻俗呼父爲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亮翻

相亮亮翻其移翻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

以慶之舉朝畢集宋集若在必不預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

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

大夫亦不疾惡也孟始紹翻橋戶五月壬午羣臣上

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上時赦天下

免百姓來載租庸擇後魏子孫一人爲三恪後注已見

前杜佑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

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

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未及

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

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三云一王之後爲一恪明王者所敬先

恪與秋之君爲三恪此據左傳無正文蓋思禮記遠以爲通存五代

以初爲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蓋思禮記遠以爲通存五代

恐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謂三代者雖遠難無法豈得不錄其後

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三代者雖遠難無法豈得不錄其後

足知其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恪爲三恪焉以此攻之蓋

以後魏子孫與周隋子孫爲三恪也明年尋罷魏後注又見後

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

五餘使釗音昭釗力贖翻爲路翻使疏吏翻洪邁謂筆曰楊國

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

卿事兼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

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

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

王鉉繼運其軌公卿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

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記大學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誠哉是

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冬十

月庚戌上幸華清宮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

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

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嬖出入宮掖

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婦音婦外命婦也見賢通翻

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玉真公主三姊與鉅鎬五

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鉅音鉅鉅鎬五

遺千季翻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

百孫院昏嫁十三卷開元十五年皆以錢千緡賂韓號

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

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

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

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日率去美呂翻自爲新第

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巧墁音

五百段賞之復扶又翻號國以絳羅

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

降於朝元閣上於華清宮中起老君殿殿之北爲朝元閣制改會

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辛酉上還宮自溫泉宮還

如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

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破入龍駒島周八九百里中有山傾冰合道北馬其上明年生龍駒

龍藏故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

為陽瓜州刺史

羅閣帝賜名歸義其子閣羅鳳是以閣字冠其號之上也其後至豐祐乃革其舊開

元二十六年考異不取此說然二百四十三卷

穆宗之長慶四年則又書豐祐不與父連名事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

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也又有藏幣上中下三主貨

幣之入者也並今左藏之藏至泰運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府屬

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丞掌左右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

鐵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唐六典得實郎掌符節曰

者為木契并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

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

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

之所及宮衛監皆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左魚之外又有右

先將之故兼名魚書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

置驍騎元十三年黃龍又音霍府兵日益墮壞日廢死及

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

耗散略盡馱徒何翻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

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羞之至以相詬病相詬故相詬詬病詬辱也杜預云藏而

遺又呼候翻其成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

沒其財翻下同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

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

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唐府兵之制十人為火火有長火有副火

管各鎗鎗皆一甲狀二鎗三鎗四鎗五鎗六鎗七鎗八鎗九鎗十鎗

其入而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廢非其

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驩

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

賴子策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文云

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歲為一井因

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

因井田家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歲為一井者勸依漢書食貨志

一井八十家因井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太

白山人李渾等上言

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谷武功縣有太白山古文以為焉

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高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

志曰太白山在華陰縣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

資治通鑑 二百十六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鉞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  
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  
道立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  
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  
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皇帝寶太后以  
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  
冕坐贓左遷汝陰太守汝陰郡 上命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朔方河  
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從九勿翻吐其城三  
面險絕惟一徑可上上時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  
貯糧食積糧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  
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嚴張守瑜欲斬之  
高秀嚴後為安祿山守大  
同蓋一人朔方河東將也 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  
獲吐蕃鐵刀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  
如王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見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  
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  
者盡沒兵法曰遺人獲也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  
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置保寧都  
丙寅上謁太清宮天寶元年正月得靈符起玄元皇帝  
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  
皇帝赦天下帝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刊入聲汗音寒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朝直請留宿衛許  
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  
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恒伽羅遣使表稱竭師

王親附吐蕃恒伽羅求加翻使疏困苦小勃律鎮軍  
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  
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接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  
律也 上許之  
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  
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楊妃初忤旨見上卷  
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  
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  
忍辱之於外舍邪吉溫此言欲以自結上亦悔之遣中使  
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  
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使疏吏翻下同金玉珍玩皆  
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  
剪髮一縷而獻之照方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  
深還從宜翻又音如字婦人女子最難養以忤旨而出之  
其可再乎古之所謂美主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  
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  
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使疏吏翻值  
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  
百奮挺於前宮苑小兒宮苑使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破竭師虜其王勃特沒竭師去載十一月  
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竭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  
竭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素迦為王頃勃特沒於國不忠  
擒竭師王來獻然則竭師為仙芝所破也 三月庚子立勃特沒  
之兄素迦為竭師王加音 上命御史大夫王鉞鑿  
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華戶化翻是春關中旱辛亥嶽  
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  
賊巨萬流潮陽潮陽縣本潮州義初吉溫因李林甫得



進天寶四載吉溫勳兵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

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

策釗首昭為蕭昇及渾皆林甫所厚也見火求得其罪

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五月

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亮翻

生習進士者時廣文館置博士八月丁巳以安祿山

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

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駱鳥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

齊丘乃得免世皆知郭子儀得免然後能免張齊丘癸亥齊

丘左遷濟陰太守濟陰郡曹州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

權知朔方節度事辛卯處士崔昌上言上時掌國

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

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下退集賢殿學士衛包上

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

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鄴公韓元勳後介後周後繼後唐戶

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

三恪其正朔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以昌為左贊善大夫

包為虞部員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太

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

真符考異曰舊志王鉉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遺寶

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

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

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觀古以祝聖壽上悅安祿

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蕢荳酒本草曰蕢荳子生海

苗莖高三三尺許葉與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有

莖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細青白如

米粒華其實一二日而芽方生以釀酒其毒尤甚醉而阮之動

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

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時王公皆致書第於昭應

祿山至戲水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

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未祿山獻奚

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

上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緡楊釗張

易之之甥也考異曰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

之兄弟上樓上仍去其機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續珠奏乞昭雪易

之兄弟十卷中宗神龍元年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

於房陵之功迎中宗非特二張倡其議也事復其官爵考

名唐歷在七月二十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

西遊奔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

為白水軍使使疏更翻吐蕃城入聲樹敦城以古大戎安西

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

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

餘斛使疏更翻張指廣黃金五六囊馳其餘口馬雜貨

稱是皆入其家為石國王子扇誘諸國以覆楊國忠德鮮

于仲通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

褊急失蠻夷心典補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

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通古禾翻雲南郡又

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冒辱之仍

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

陀取夷州三十二夷州謂西南夷附

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祖

夜翻朝直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  
地稅上書王辰癸巳下書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暉知留後事庚子楊氏五宅

夜遊楊氏及韓氏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廣平

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

殺楊氏奴奴皮義翻為子為同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之翻直敕令但

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

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圖經曰檀香木如檀生南海

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廡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飯器二翻也銀淘盆二淘盆所以淘米皆受五斗織銀

絲筐及笊簍各一簍去王翻所以運米笊側較翻它物稱是

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

山護役疏吏翻下同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之曰胡

眼大勿令笑我侍官早翻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

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

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

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

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又難院翻後三日召祿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祿山使宮人以

綵輿昇之機居兩翻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

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

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又翻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

上亦不疑也聞音問觀明皇所以待祿山者皆庸之主所不為

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服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祿山

貴妃以錦繡綉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召祿山

入閣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祿山

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

禁其出入

諸王皆戲祿兒與之從祿山諸約楊妃嘗為三千合處宣笑

祿山果在其內貴戚驕橫未之前聞凡日飲饗皆厚利或

被羅錦綉帳和土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為祿山寵之

吳足尚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

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于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以巨觥

準飲戒酒今略取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

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竭師王加仙芝開府

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

諷羣胡割耳勢面請留己制復留思順於河西之翻

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

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

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天寶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

第三說式為翻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

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

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

曩日之言翻言見上卷四載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

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

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被音祿山與王鉞俱

為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

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

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

初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

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

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中庭日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撫以溫言自解披袍

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請牛須好檢校輒反

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

日盆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事見上見上春秋高

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唐世始有此名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

嚴莊孔目官衙前吏職也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

記室參軍之任記室參軍之任因爲之解圖識勸之作亂

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又音與

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

萬匹號堅至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

珍貨數百萬過翻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

尙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

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翻姓也李庭望崔

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云能姓出自長廣

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尙雍奴人天寶

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

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尙典機奏莊治

簿書治直通儒萬歲之子張萬歲唐初掌機必非其子

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

馬使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校戶教習使疏至承嗣營

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

敗於瀘南瀘水之南也武后垂拱元年置長安縣屬州天寶初

歸不獲帝怒欲討之國忠薦南詔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帥精

兵八萬討南詔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南詔鳳雲南王不云

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南詔相連南詔書皆如此誤

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衛州至曲州靖州一道出戎

州一道出戎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舊州西南

行八百餘里渡瀘水曲州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

武德初分州置靖州舊音謹南詔王閣羅鳳謝罪請還所

俘掠城雲南而去去年南詔攻陷雲南城必有且曰今吐

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

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

大敗使疏更翻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

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考異曰唐書云仲通白衣領

衣領得復白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觀古遂北臣於吐

蕃蠻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

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

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

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其後德宗之世更年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

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

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

役時調兵既多調從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高仙芝之虜石

國王也石國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

狀諸音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

將蕃漢三萬衆擊大食將即亮翻考異曰馬宇段秀實

深

資治通鑑

二百十六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八五



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武作恒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衆叛葛羅祿部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衆在前人畜塞路拔汗那時從仙芝嗣業前驅奮大挺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汧陽郡本隴州隴東縣元聞嗣業之聲詎曰詎苦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弃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

八月丙辰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考異曰唐歷云四萬事今從實錄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幽州平盧河東三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騎奇者翻下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自雄武軍東北渡遼河有古盧龍鎮在平盧縣北經九刺嶺受夾城張洪慶度石鎮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將帥亮翻下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貞觀二年以字章部落置師州治營州之遼陽師鎮便扶又翻而亦翻中仲仲細折而設翻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哥解蓋自突厥來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近其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

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復扶思明退謂人曰曷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史言史思明之智數過於安祿山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考異曰舊紀唐歷皆作癸酉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先惠騰翻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賈音古葛許翻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鈐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更工倫翻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事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帥讀曰獻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安祿山鎮河東而張暉爲節度使暉知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乙巳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鉉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使疏吏翻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

擊斬緝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

升畜從之入載已嘗幸左藏賜羣臣  
帛矣故此書復復扶又翻黃祖良翻  
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

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  
左藏舊有令丞而已出納判官蓋帝置也時分立諸使舊來司出納之官備員莫得其職楊國忠方承恩最盛蓋兼領左藏出納使而以魏仲犀為判官也宋曰天寶二年始命張增為太府出納使開本太極宮西左藏庫之西則通訓門見賢編九月  
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永清柵亦曰永濟柵在中受柵使降城之西二百里大同川  
張元軌拒却之使疏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  
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調使南詔數寇邊蜀  
人請楊國忠赴鎮去年楊國忠領劍南蜀人困於兵故請之數所角翻左僕射兼右  
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  
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  
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屈指計日以待之亦為于林甫時  
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綴莫困翻又莫巫言一見上可  
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林甫  
時蓋臥疾上登降聖閣遙望天寶十載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見  
昭應私集上登降聖閣遙望於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在華清宮  
以紅巾招之今富貴之家視巾率以勝脂林甫不能拜使  
人代拜國忠比至蜀此必利上遣中使召還中使疏至  
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  
必為相以後事累公累力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  
國忠素憚林甫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  
故然覆敷又翻以為天下無復可憂復扶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  
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  
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  
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張知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十二年  
始相林甫至是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庚申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右相即中書令其判使

並如故判如判度支之類使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  
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  
廷攘袂扼腕朝直進翻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  
不震懼懼之自侍御史至為相楊國忠兼侍御史凡領四  
十餘使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街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度支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祀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兼京兆尹等使以臺省官有才行時名者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本陝州弘農郡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為劍南留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今置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屬河  
兩京採訪使今令溫兼充溫詣范陽辭安祿山北道採訪  
使時祿山兼採訪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控馬出  
驛數十步偽翻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  
宿而達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  
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選類編  
此數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餘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  
舊紀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  
所欲故頗得衆譽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  
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史思明丁亥上還宮還自華清  
日本紀唐曆皆云已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為  
安西四鎮節度使唐制行軍司馬使節度副使之哥舒翰  
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  
冬三人俱入朝翰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



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原九勿翻爲苦骨翻）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愈深（曲禮大夫之妃曰孺人注云孺之言屬正義曰孺屬也言其爲親屬唐制緣王有孺人二人視正五品焉而樹）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北齊書宦之監古銜翻）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上使翰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鷹狗坊屬開慶使）絕朝請（朝直）憂憤而薨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知政事即選事）悉委侍郎以下（選領）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唐制六品以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下厭者聽冬集厭者爲甲上于儀射乃上下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尚書都堂在尚書省）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相左）下不復過官（復扶）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吏部主事四）見素湊之子也（韋凌見一百十卷）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撰士）爲仲通以金填之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說士）誣

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降戶江翻）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累力）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黔音）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扶取含珠襪金紫（扶於穴翻）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更工）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改三恪見）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夜郎縣屬涪州貞觀）崔昌貶烏雷尉（烏雷縣屬涪州）阿不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誘音西降）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及五府廣桂邕蒙擊南詔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蔑無也言）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吐蕃得九曲地見二百十卷）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爲押牙事王忠嗣翰爲節度使思禮爲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兼力知翻）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既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爲（復扶）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本隋之開遠門也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併西域）

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使驛九

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

施可汗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

諭葛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

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

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唐廟皆作戊申按

楊國忠與號國夫人居第相鄰國忠居第在其

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郵幕

駕幸華清宮三夫人轉寵奈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

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

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

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

相別樂立有別五家合隊繁若雲錦國忠仍以劍

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

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

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上時掌趨至馬下國忠

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即君所試

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中竹仲國忠怒曰我子

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

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

直復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

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

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遺于積縑至三千萬匹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

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

上為之引還為于是歲安西節度使封

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善薄胡翻薩桑葛翻前鋒

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新書

州大堆府果獲此從舊書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誘音西請搜左右

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中

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

廣平郡本洛州武安郡天寶元年更名遷縣編上書於昱以為禹稷臯陶同居

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書臯陶曰亦行有九

言曰載采禹曰何臯陶曰實而栗柔而立恩而恭勤而敬擾而勞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溫而義彰厥有常吉我又舜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九載考績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

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

公孔子今處銓廷銓處謂吏部銓量選考其辭華則不及

徐庾徐庾庾信唐正元大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嗇夫事見

三年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三

起開元二年正月己亥至道元年正月己亥

玄宗至道大聖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卷首當書天寶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朝直遙

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

於華清宮見賢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

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

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

上上不聽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此學玄龜見玄

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初詔敕皆中書

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

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

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

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

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武宗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

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側

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在待詔之所其待詔者

詔從中出展翰所彈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常簡當直四人以備  
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  
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  
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  
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尚書丞郎均巨員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  
垼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為宰相制書若下亮翻下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乙巳加祿山左僕射亮翻下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丙午上還宮還自華清宮還從安祿山求兼領閑  
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龍右羣牧等使使疏吏  
祿山又求兼總監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壬戌兼知  
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即武部  
部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溫為武部侍郎祿山密遣親  
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餉餉二月壬申  
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立元大皇太帝時直遙翻上聖之上癸酉享太廟上高  
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  
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立真大聖大興  
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凡上尊號  
掌冊赦天下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  
命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  
羅等勳效甚多將即亮翻契丹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  
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  
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  
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范陽在京師東北二百五十里上解御  
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





之國忠以溫陽山實佐其威權奏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賈  
準宋昇等事見奏方雅柔而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舍人賈  
國忠今從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

守馬周峴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峴禕之子也開元初以

軍功有寵上憂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

災扶風國忠使御史推之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

州府東西之限使日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是歲天下無

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日已上爲淫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唐制宦官不得

四人從四品上宦之貴極於此矣至帝始廢其制楊思勳以軍功

正三品則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章陟斌之兄也

使陟斌文雅有威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亮相使人告

陟賊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

祿山復爲國忠所發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

溫禮陽長史桂嶺漢陽縣地隋置桂嶺唐屬賓州禮陽縣

安祿山爲溫訟冤爲子且言國忠譏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還宮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

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

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

十八有唐戶口之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

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二五九三

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進畫者命中  
建請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十其四曰發日數  
謂御畫發日數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  
用之將給告身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  
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入見賢上迎  
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  
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言倫上  
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詰闕以賈循  
爲苑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  
東節度使使會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  
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  
也左傳晉有大夫輔懷又智果別族爲輔氏璆琳受祿山厚賂  
即考異前所引以甘子賜祿山事璆琳音求  
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又音如字上謂國忠  
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  
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已祿山表請以蕃將三  
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便寫其身  
國忠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身  
明矣乃請陳事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走下  
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  
藝宣曰此一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之國忠奉詔自後國忠每對未  
嘗不懇請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  
行上制平章事遣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  
引幸相對見素置白麻於座前反璆琳還上乃謂宰相曰祿山必無  
二心其制朕已受矣後璆琳受祿山賄還上因祭龍堂祿山必無  
貴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遣祿山赴闕並是章見素之意請不以蕃  
將代漢將仍請見素曰祿山出使自樂微位居衆上時所忌祿山必  
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在祿山出使自樂微位居衆上時所忌祿山必  
未端公國忠之國忠都無一言解懷而退見素却到上中書鳴咽流涕此  
非他國忠之國忠都無一言解懷而退見素却到上中書鳴咽流涕此  
年春二月二十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入奏  
何色之威也見素曰祿山使何千年入奏  
作夫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感乎國忠於是亦惻然久之乃曰與事之





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  
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  
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其年八月後魏兵十萬屬之  
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中受  
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諸將皆引兵夜  
忠爲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  
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舉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  
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  
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或  
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又或  
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  
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考  
肅宗寶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車千乘包旌旗  
戈甲器械先使于河陽橋不見後來所用又千年時方諸太原執楊  
光翹未暇向河陽也今不取前門紀亂云是月太原具言其狀  
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  
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蜀本作得曰今反者獨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  
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林金吾  
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

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朝直上問以討賊  
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  
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  
挑馬塞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  
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  
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  
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博陵縣本定州高陽縣天寶  
九百六十一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責光翹以附  
楊國忠斬之以徇考異曰辛蜀記云十九甲戌至真定南  
其年九月傳太原平楊光翹首至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遂云九  
月取光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士門翻下同忠  
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  
誠守珪之子也張守珪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  
顏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果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常山郡本恆州恆山郡  
日常山郡舊治元氏魏道武帝常山郡北望安樂墨美之遠移  
郡治於安樂城今州城是也魏收志九門縣有安樂墨美音致又使  
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西來諸軍謂河東路兵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爲著此履謙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祿  
山果卿思魯之立孫也顏思魯之推之丙子上還宮斬  
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  
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九原郡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太原郡置河南節  
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倚氏張介然爲之  
陳留郡汴州考異曰寶錄以介然爲汴州刺史寶錄以介然爲  
陳留太守按是時無刺史縣見爲太守介然直爲節度使耳

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類所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將即京師驍騎寄歸驍騎處郭翻又古博驍騎古街驍騎大車翻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至東都三百三十里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靈昌郡本滑州東郡天寶元年更名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衆懼不能守拱州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降戶江翻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傳祿山事近庚午陷陳留傳張介然爲非今從實錄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舊志陳留今從實錄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漢置平原郡唐爲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爲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料連條翻量度也又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間古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數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舊志平源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從才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紀作甲午今從實錄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亮翻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衡翻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蹂人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葵園在雙子谷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城東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日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江翻留守李愔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守式又翻愔直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奔許諾愔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奔愔潰去愔獨坐府中奔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走音朝服坐臺中朝直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愔奔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奔罵祿山數其罪具翻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夫音扶復愔文水人文水縣屬并州本漢大陵縣奔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三年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帥讀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見賢通翻趣七倫翻考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廣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

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陽名漢陽郡漢州雲中郡雲州濟陰漢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音直爲胡騎許洪翻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音平郡縣本齊州齊郡爲名單父尉賈貴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單父音父音甫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還音還史源洧爲之副更郡名源洧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爲之副蜀郡名穎王璣爲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爲之副蜀郡名二王皆不出閭洧光裕之子也光裕子辛丑制太子監國辛丑年上議親征辛丑年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朕當親征且大懼退謂韓曉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日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衛士請命於上事

遂寢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棺音斂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運青萊之長史李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澹徒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皆嗣賢濟河將許亮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饒陽郡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撓音撓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奔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



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  
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  
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  
授首故常清云然云然者猶曰言如此也朝議令誠至潼  
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上時  
考異曰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述皆曰常清配韓仙芝軍感憤頗  
深遂作遺表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舊傳以爲敕令却赴潼  
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詔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伏天  
飲嚙向日封章即爲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  
清既死陳尸蘆蔭蘆蔭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  
刀手百餘人自隨客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  
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  
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  
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呼火故謂史言高仙芝  
而妻元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龍右節度使  
哥舒翰病廢在家考異曰舊金梁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  
翰在京師猶領河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  
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  
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  
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  
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從才用翻并仙芝舊卒  
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以翰爲太子先  
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一月十七日大軍發關亦云  
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一月十七日大軍發關亦云  
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一月十七日大軍發關亦云

人爭長無所統壹復扶又翻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  
懈弛無關志史言哥舒翰所以敗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  
振武軍杜佑曰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  
城內西去朔方千七百餘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擊敗之考異曰郭子儀乘勝拔靜邊軍  
擊敗之考異曰郭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  
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使僕  
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  
千考異曰陳旌汾陽王家傳此戰在進圍雲中  
十二月十二日使別將公孫瓚嚴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陁關  
馬邑唐書曰馬邑在東陁關西陁關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秀巖  
子儀既破秀巖始開關杜佑曰代州屬朔方郡南三十里有東陁關  
其險固西陁關山即句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溫拔  
延之會孫也世爲金微都督哥溫拔延見一百九十八卷太  
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  
屬遼東郡釋之渾部酋長世爲畢蘭都督  
會孫也考異曰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  
葉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  
謀真定縣屬常山郡內丘縣屬中丘縣也又遣人語太原尹  
王承業密與相應語牛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  
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下乃斷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  
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  
帥帥讀曰率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  
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妓樂皆細勞力并其黨皆大醉  
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并  
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葉城杲卿使馮虔  
往擒之今斬之而散其衆音刑還從宜翻又音如字南境  
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

為名其寶元戎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不可從之作逆羽扇  
微然變色感戴良久曰為之奈何唯公所命不敢違吳蜀恐禍  
太原尹王承業以殺故屬諫終日不相調唯使男泉期往來通其  
泄示之不事事多委政於屬議其日不調唯使男泉期往來通其  
言乃前定今買探賊士權使郭仲邕就羅謀以謀之適會吳鉞放  
父弟真寔平原殺段干光使果卿妹于盧謀并以前山所行教  
陳潛告果卿大悅匿遣千家逃之未至果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湊  
至果卿辭之日暮夜恐有他盜城門閉矣請俟詰朝相見因遣參  
軍高勳德宗室子駿驥署尉李樞駢郡人翟萬德等即于縣亭偶飲  
夜久醉熟以斧斫殺之悉數士門兵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偽金吾將  
軍高勳徵兵于范陽路出常山吳鉞候知之其日觀至于蒲城縣吳  
鉞令崔安石石德茂殺之路絕行人之南者賈至醴泉驛候祿山起兵  
通何千人押至安石石於路絕行人之南者賈至醴泉驛候祿山起兵  
其人而擒之如魏日未午二凶偕致肅宗賈錄某初候祿山起兵  
於范陽吳鉞召長史袁廣讓前真定令賈琛內上丞張通幽謂之曰  
今祿山一朝以幽拜驛通幽常山趙浴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  
欲徵天下兵東向關罪事不及矣夫如賊軍暴至吾屬為庸必失若  
因某未萌相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特海內之救上以安國家下  
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廣讓領騎兵鎮土門  
命賈琛防東路通幽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入  
先鎮土門仍令以兵隸於吳鉞又使盧下騎將高勳馳報祿山令促  
其行規者知其謀而白吳鉞吳鉞召履謙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  
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郡計事馬履謙署人吏以  
待之欽湊夜至郡吳鉞令總於驛持欽湊首詣于吳鉞吳鉞與履謙  
等享飲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詣于吳鉞吳鉞與履謙  
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吳鉞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  
掛青史安用頃某城尉崔安石報高豈倫安於胡羯但便死而不朽  
亦何恨也有頃某城尉崔安石報高豈倫安於胡羯但便死而不朽  
又使馮虔殿尉翟萬德并命安石共方略詭朝迎賊騎數人先至驛度  
盡防之魏繼至度給之曰太守將音樂迎接無疑至廳下馬度安  
石等指揮人吏以棒亂擊魏小生縛之無何南年又載何千年自東  
京宿道經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之候何千年至知越被擒令摩  
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某物  
忠誠感發屢賊兵擄掠獨即先宗社時從弟真興為平原太守遣信告  
果卿相真定令賈琛前內上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  
履謙前真定令賈琛前內上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  
將欽湊高勳帥衆五千守土門吳鉞欲誅欽湊聞土門之路時欽湊  
軍隸焉山郡屬欽湊遣高勳往幽州未還吳鉞遣使召欽湊至郡計  
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欽既醉哀願謙與參  
軍馬虔殿尉李樞駢千霍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  
吳鉞相與垂泣喜事之濟也是夜葉朝討崔安石報高勳還至蒲城  
即令馬虔霍萬德與安石住圖之詰朝劉之騎從數人至葉城驛下  
石皆殺之俄而獲至安石始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觀方據驛下  
馬馮虔等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翟萬德  
伏兵於醴泉驛十年至又擒其部出之望三賊將還郡按祿山初自蒞  
陽擁數十萬衆南下常山當其部出之望三賊將還郡按祿山初自蒞  
人拒之則應時壘粉安得復守故郡乎況時祿山猶以誅楊國忠為  
名未嘗位號果卿迎於葉城受其金榮始不能免矣肅宗實錢所云  
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吳鉞忠貞剛烈武鄉之畫劃兼存吞之策  
此則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誦乃處遠之下欲言吳鉞初  
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己父上書勸成之以大其父功耳觀所載吳鉞



贊卒子姿悉寵獵贊立叶從職人聲卒子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至德元載是年八月太子即位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

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

書令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高尙嚴莊為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

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許遠先仕於蜀

高要尉張巡許遠先仕於蜀漢陽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

栖曜為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棲曜

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伯翺張通幽泣請曰通

幽兄陷賊謂通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泉明哀而

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

等更其表更工多自為功毀短泉卿別遣使獻之泉

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一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

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泉

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考異曰實錄癸亥城

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舊志常山郡京師東北一千七百

里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

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果卿為衛尉卿朝命

未至常山已陷朝直泉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具翻汝

自范陽尸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具翻汝

上祿山書處等上果卿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

皆諷所撰也又張通儒兄為逆黨又載王承業奪果卿之功終以反

難信也舊傳云欽凌高越同守上門欽凌遣使往幽州二將既獲兵

同鎮十門欽凌登得權遣使幽州今從嚴果卿傳祿山自遣使

使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羅曳落河人從鎮其西之軍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重任也置百人所能守乎嚴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



陽戶曹祿山表奏營何貨於汝而反邪果卿瞋目罵曰汝

本營州牧羊羯奴曠昌真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

恩幸無比何貨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

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我為子恨不

斬汝何謂反也曠昌真曠昌真何人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責

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囚之中橋也門古瓦細果卿

履謙比死利必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

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

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

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文安郡冀州復扶又翻

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

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

之皆為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

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

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分朔方兵萬人與之考異曰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

方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

時汾陽諸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

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

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執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難

土運非公不東伐豈懷私分邪考異曰李光弼出詔書讀之如約

東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

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

暉為副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

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

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考異曰唐書

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弩

手三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

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

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降戶光弼謂思義曰

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更

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

大敵恐未易當易以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

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騎奇苟不獲

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

二百里九城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昨暮羽書已去計

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

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

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

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

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射而亦翻賊稍

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

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

矢者大半東漢曰陣數所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

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

南達壁度憩息九門縣屬常山郡在郡東宋白曰戰國第二

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並步至達壁

資治通鑑 二百十七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二六〇一

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真定縣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廣平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葉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於餘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曰曰隋改漢上曲陽縣爲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在舊石邑縣置恆陽縣以在恆山之陽爲名則此石邑在井陘也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上謂玄宗使疏吏翻賈賈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安祿山降戶江翻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師吏民哭於立元皇帝廟雍丘縣漢晉魏屬湯夏郡隋屬梁郡唐屬汴州維齊郡亳州老子苦縣今有祠在焉唐祖之故改縣曰真源九域志縣在譙郡西七十里詠曰率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洛音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陽郡陳州宋曰曰襄邑縣春秋宋襄牛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周古見錄曰雍丘令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胡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縛於地令人守之遂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開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賈賁入其城領衆殺潮母妻及子以擊人志皆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自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遂出關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開城門拒潮召賈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新傳潮率縣附賊遂自解東敗淮陽兵潰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兵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賈賁等入潮不得歸遂乃屠其妻子於城上按潮既以城降賊賊來叩當出迎豈有更出關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賈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賈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復扶又朝觀賈通翻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

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先悉屬翻陳讀曰陣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砲同環音宦樓堞皆盡堞連協翻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上時掌翻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伺相吏翻縋斫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還從官翻又音如字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朝直奉翻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事見上卷天寶十載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遺于季翻又所主翻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此代謂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守式又翻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長如兩翻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收趙郡按壬午三月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先悉屬翻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萼今從舊傳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備翻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清河郡貝州九城志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贍時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謂武后時也今有五十餘萬事物可以給一戶七萬口十餘萬事因謂之事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

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真卿曰清河道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募年少輕虜少詩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募就館復爲書說真卿復扶又翻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真卿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洛州郛縣西蓋即壺關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郡在相州西山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襲將其兵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郡治在平鄉縣東南今屬河北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堂邑縣屬清河郡古清河郡治在堂邑縣東南今屬河北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

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北海郡屬河北騎五千度河將即東翻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行戶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異日考真卿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全乃公之德也唐曆三月四日真卿與賀蘭進明賀蘭采訪使時進明起兵北渡河與真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軍敗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知泰於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之說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藉慈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之佳也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衣於馬將車者皆衣甲弩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使疏史翻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宋白曰九門縣屬魏州魏州屬魏郡今屬河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胡見翻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戶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紹始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



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

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璆音求光弼進圍博陵

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恆陽郡恆山縣以其地在恆山博陵郡有恆陽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為恆陽縣在博陵西十里恆山登封還從官翻又音如字楊國忠問

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鎬下老翻昕許斤翻

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武德二年分新平縣置永壽縣屬郿州

瑒瑒下同丙午以瑒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瑒前後破賊

甚衆加本郡防禦使武德二年又置武德縣屬郿州安祿

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馬靈督勅夫蒙靈督也開元二年徙安東都護府于平州天寶二年徙于遼西故郡城誨羊久翻平盧遊

弈使武陟劉客奴武陟懷慶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先鋒使董

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

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

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

奴爲質質音致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朝直賜

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滎水之南安祿山將武

令珣畢思琛攻之滎直里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四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載祖五月丁巳見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

之太常卿張垼垼其妻劉氏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

王祗爲太僕卿宗自靈武即位後玄宗稱上皇肅宗爲上以

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

何履光陳留郡汝州譙郡亳州此二郡太守也是年升五府經略

安軍二十二州治廣州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趙國珍封春卿

之商陽國史策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節度使

年天下亂其部獨守鎮表開元二十六年黔中置五

巫錦業五州都團練使觀增領守使德宗元和三年黔中置五

巫錦業五州都團練使觀增領守使德宗元和三年黔中置五

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置黔中節度使必有所據南陽節度使

魯吳國珍本牂柯夷也音音戊辰巨引兵自藍田

出趣南陽越七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

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

巡曰復扶又翻勢力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

爲乎爲子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

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又音如字

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堅

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鄆城行唐二縣之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翻將帥又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恆陽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此爲光弼語汾陽家傳子儀從之二人共謀耳壬午戰于嘉山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常山縣有嘉山上曲陽唐之恆陽也考異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折而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即光弼下同降戶江朝下同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泰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劫曲陽鹿城間渡泚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德幽州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壯思思明軍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是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思明司戶參軍先入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觀其舉措實謂無謀者齊力爭五萬被甲兩重陷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山人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遊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爲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其二軍夜出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北面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爲隊隊置旗兩口擊鼓數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寡然於城內此計乃出朔方計會出山取糧賊果然而下齊攻之必克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萬級級生擒數千人思明得馬步通至暮往折衝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斬而走生擒得馬步通至暮往折衝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斬而失守駕幸劍南包圍專欲圖功其亡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魚陽路再絕魚陽即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郡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在此時多范陽通言之言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是范陽通言爲漁陽也前此顏果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絕矣果卿敗而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

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  
高尙嚴莊詰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  
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  
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  
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爲千  
下密說同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  
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工  
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  
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  
豁我心事卽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  
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爲千僞翻考異曰祿山事迹祿  
山議奔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  
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  
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說式茂翻考異曰  
留兵一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其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  
何如翰心許之未幾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  
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況敢舉兵  
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之其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  
及其黨疑懼恐回兵誅之其安得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  
肯獨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恩禮至陝見賊僞御史中丞無  
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  
且曰若面縛而來東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無一身如更屈覆王師  
聖相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等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  
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賣祿山之機語乾祐乎必無此理  
今不  
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  
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  
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說式茂翻於公豈不危  
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  
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時五  
學之小兒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

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將印名爲禦賊實  
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  
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  
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此祿  
失冉翻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趣讀曰促翰奏  
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  
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誘羊久翻且賊遠來利在速戰  
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  
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  
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  
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  
以招之上時掌翻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  
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  
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  
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通音且使疏吏  
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賊既出關而  
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故國忠  
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曰引師出關國忠  
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爲疑軍人心憂疑哥舒公曰今軍出關勢  
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前總管此萬進軍誠不見其若不受進  
即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翰請見乾運遂喜  
遂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自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斬  
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斬乾運首至公軍門衆皆譁氣乃統新  
軍赴關按翰若獲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  
關乎蓋奏乞以其軍歸潼關朝臣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  
違拒因託軍糧以斬之耳按準朝臣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  
合不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乾祐之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  
便覆其巢穴乾祐之族取祿山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固其  
關無出唐師會人自陝下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圖也  
上大悅舊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奏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  
之祿不復振翰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臣良臣復不敢專斷翰采不  
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屬志今集采不  
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名見一百乾



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

公以二十萬衆一戰奔之何面目復見天子。此據曰率復扶又翻

節度大使、**顏王璣**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待。璣公丁嗣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爲西內，大明宮爲東內，興慶宮爲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與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焉。**又令燒開闢草積煙燭燎天，上將乘馬楊國忠諫以爲不當守宗祧不可輕動，章見素力爭以爲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御史大夫韋處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潼關棄將出入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事論此？蓋宋巨欲歸功見素事，乃近誣今不取。**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比毗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章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句，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後改爲蓮光殿，西出卽延秋門。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後改爲蓮日事失。**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但誤翻。****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記玄宗有君人之言微**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唐朝會之制三衛番上一夕爲五仗，號衛兵五衛一曰翊衛以勳衛爲之四曰翊衛以翊衛爲之五日曰散手仗以親衛翊衛爲之平朔薄點畢內門閉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兩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分左右羽林將軍勤以木契自東西閣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十刻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師讀日宰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恩藝爲之撰普卜綱上遣宦

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紺素雜記曰有需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爲胡人所於是民爭獻糲飯糲盧達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刲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考異曰唐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折行宮舍木爇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餽上入宮憩於樹下慨然若有奔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鳴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餚餽獻上皇天寶亂離來者一日入駕幸蜀至望賢宮使吏奔賣餚餽黑百姓有稍難來者上親問之御家自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車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咸以手刲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又無釘爇從駕材積腰上長刀莫之分別積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蜀溫舍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到翻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詰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上卷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爲上篇翻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尚士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上命先賜從官從才用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徙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枕即任翻精慈夜翻復扶又翻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  
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馬嵬驛金人圖城圖馬嵬驛在西北與平縣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  
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  
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  
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  
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故軍士追  
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  
部侍郎暄及韓國素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  
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  
所樞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  
驛上聞誼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  
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  
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  
法上曰朕當自處之改元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  
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  
改元上簿曰錄事參軍掌正違失今衆怒難犯子產言安危在晷刻願陛下  
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  
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  
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  
下安矣將即亮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與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  
頓首請罪上慰勞之到驛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  
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  
也國忠妻裴柔裴柔故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  
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

之地讀曰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  
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朝直韋諤將士皆曰國  
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  
靈武或請之太原之往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  
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  
兵少未易東向或謂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日幸  
記曰上意將幸西蜀有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劍南又諸將吏或  
有連謀慮遠防微須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固莫之  
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  
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蘇一郡嘗  
原秦隴河關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則彼賊無事將取  
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  
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取西涼懸遠沙漢蕭條大驚順動人  
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關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有士富  
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韋諤御史  
中丞充置頓使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  
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  
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  
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日幸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  
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  
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難力且吾尚未面辭當  
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還從宣馬使回轉也跋蒲撥  
建寧王倓甘倓與李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闕四  
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  
賊兵燒絕棧道棧上限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  
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復扶又翻不  
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  
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  
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





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瑒璉之弟也。長知兩關瑒璉王意之嫡長子。王恩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

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

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降戶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龍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龍右

節度使。泌薄必翻考異曰肅宗實錄即位之日以泌為河西節度使泌右節度使或云宗已命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平唐府作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

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帥讀曰李將即亮翻下同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

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考異曰肅宗實錄祿山事述補載七月丁卯已巳

祿山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書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抵牾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入山谷不謂京師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真為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備檢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諸書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以張通儒為西京留

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此西京苑中也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

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監工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

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從才陳希烈以晚

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失職張均張垼

恨不大用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

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扶得

風則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扶得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

事無復西出之意。復扶又翻下始復同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

行亦無追迫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

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

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

兵守常山。備音甫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

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

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

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

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處呂翻太子至平涼數日朔

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朔方所統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

判官李涵。鹽池故置判官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治所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遷之族子。杜鴻漸元涵道之曾孫也。道承安王孝基兄弟子嗣孝基後鴻漸漸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具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說下殺翻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

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甲子上至普安肅宗時安州屬部侍郎房琯來謁見通鑑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垰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謂均垰主也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相也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通鑑曰事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刑部初張垰尚寧親公主信從封上女也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事見上卷上幸垰宅問可為相者垰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垰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垰懷快快上亦覺之兩難是時均垰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章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自初張垰即皇帝位太子不許上時掌裴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踐五上又上時掌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歎歎自此以後用肅宗也肅宗又音帝尊立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為至德元載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肅宗時安州屬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龍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翻天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肅宗時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從才用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肅宗時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即位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隴西郡州劉秩必房琯所薦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寶紹為之傳寶紹少始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寶紹少始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彥為之傳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廣陵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傳充都



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

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



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  
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  
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  
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  
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都之地夷庚四達非可居之以自安譬  
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玘  
之族兄也烏承玘見一百十三卷開元二十年玘治之兄今從新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塋碑云承恩承玘之兄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

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  
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

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

河北諸君下假嫁翻文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  
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等  
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戍治戎人有與夏

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三都尚書北都留守

以三為弼名乃音伯書并者皆為北都中宗神龍元年  
龍興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是年復曰北都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  
景城可謂兵五千赴太原先是可東節度使王承業

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牛系薦翻易弋鼓翻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

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

儀爲某官光弼爲某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極陽至冀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續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縱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

詔以肅宗神皇帝位肅宗奉詔感祫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  
璽以七月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

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有詔至西陽云

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鄒志大月  
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曆七月二十八日

子儀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于儀傳七

步騎五萬至自河北  
光武傳蕭關之卒  
于靈武道中使劉  
智達追

敗於靈寶其日午時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弼轉皆云六月無日  
 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五月起大風庚寅哥舒翰

諸書言李郭事同如此按歲朔歷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寶  
曆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

事耳。汾陽家傳亦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禱

[illegible]

舊唐書玄宗紀汾陽家傳郭志唐歷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  
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于饒光而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

先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厯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

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適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并齊亦曾到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

回紇可汗吐蕃贊

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

丁未知太子  
錄唐厯舊紀長厯皆云壬午朔今從之  
是時上皇

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

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

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此稱庸使之始也其後  
章堅楊國忠相繼爲之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

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蘘城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

人東襲寧陵襲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

短兵三千擡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三十日使者方至蜀上皇喜曰  
吾兒在天與人吾復可憂復找又翻丁酉則自今汝則

吾兄應天順人吾從作夢下不復同  
改爲浩表統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



止仍奏朕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韋見素等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至靈武八月癸未朔赦天下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韋見素等奉冊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曆

思明陷葉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

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十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雲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十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鏡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雜音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繡船形飾以綵綵列人於中昇之以行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玄宗時河西節度使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變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俗相傳以為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

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帝以馬百匹銜盃數十曲壯士舉馬首殿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狀乘馬而上不轉而舞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

或舞動容鼓吹中必音律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

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

樂音洛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

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

技樂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

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

辛子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獻歎泣下

梨園弟子見二百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

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

三日客山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

物無不窮治之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

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智民間相傳太子北收

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

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

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

又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

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賊兵力

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雲陽縣屬馬坊後魏光武西不過武功武功縣屬京兆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

靈武者之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上津漢中長州為上津縣唐屬商州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

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

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

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

皆屬目向之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屬音上欲以倓為天下

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帥所類翻統他李泌曰建寧

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

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必明必翻何必以元帥為

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

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謂皆以有定天

上乃以廣平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爲李吉用傳經略軍唐末之衆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州城  
 內以唐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遷於經略軍故城置賓州六胡州  
 於其下置延恩縣宋自日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置賓州王  
 忠嗣奏於輸多勸城置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茂翻  
 將  
 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一年安思順奏慶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二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代散蕃按實錄成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  
 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玢方食翻將士股栗無不一  
 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  
 張軍勢張知亮翻以肅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  
 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  
 城郭諸國北狄逐水草爲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  
 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  
 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調徒弔翻可以贍軍上從之  
 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復扶上斬之丙子上至順化上改慶州安化郡爲順化郡韋見素等至自  
 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實寶冊於  
 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禮記凡爲人子者皆定而晨省奉上時掌翻此說至翻省悉景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十四載意薄之素  
 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  
 之改容爲于僞翻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  
 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張夏娣七  
 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夏  
 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  
 之夏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此是

然故云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

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

亂未已此此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

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

爲良娣語殺倓不自安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

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李林甫

南紀搖東宮見一百十五卷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

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

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

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

處巴蜀惡馬路翻樂音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

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廢韋妃事亦見一百內慚不

憚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

言未畢上流涕被面被皮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

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

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玄宗如失

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

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

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史言李泌能南詔乘亂

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越雋郡雋州會同軍當在越雋會

城北考異曰唐縣是月吐蕃陷雋州新傳是歲間

皆降之其內縣以竹籠頭如兜鍪蓋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

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活閏十月盡閏十一月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

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

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

川見賢通翻上時掌翻洋川郡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

以助軍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鄭州今不取

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事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

外判出侍郎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

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

同其事一也度使洛翻琦作權鹽法用以饒琦鹽法盡權天

置監院使吏出籍籍業鹽戶併遊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賊

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權

資治通鑑 二百一十九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

中原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

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解也邪僻即反今房瑄專為迂

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

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

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

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李暉李承其意以為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

由是疎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異曰唐屋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己以待之禮遇加等瑄推誠實謂亦

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

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

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據考異則上之疏瑄

明之言也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

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

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

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

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也瑄謂人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

南軍自宜壽入日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穎王璣之至成都也

見上卷璣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璣不之止圓恨之璣視

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璣使歸內宅諸王未出閣者此

時在成都亦即以為武部侍郎李暉為劍南節度使之

胡璠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璠

為劍南節度使蓋璠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璠峴之兄也

上皇尋命璣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

二六二〇

延王珩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  
中王琚救之乃命珩亦詣上所珩音彬考異曰琚皇朝  
錢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

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奔郡渡河南走思明卽  
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蔡

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赴新書作死思明使兩騎

支將兵入援通鑑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

聞之遽引兵歸通鑑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

榆林河北通鑑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

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通鑑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

宣慰江南兼知選舉通鑑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

北通鑑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

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通鑑以眠從上皇入蜀

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

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

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

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通鑑又言璘好呼到翻璘力求翻以為

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

宜據金陵通鑑王氣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

聞之敕璘歸觀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

行在通鑑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

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

十二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

郡以來瑱為之通鑑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

節度使韋陟共圖璘通鑑蓋謂浙江之東也章陟所節度者蓋江南

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

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

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

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

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

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

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

等數人而已通鑑將即郭子儀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

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通鑑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

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

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

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

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

北出通鑑使建寧自靈夏並靈夏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

擒矣通鑑使肅宗用此策史思明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

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

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通鑑倓大計誅惡鳥路

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

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

巡沿江南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



東下之意漢書方鎮守式又翻詰去吉翻使璘怒分兵遣其

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吳郡蘇州季廣琛襲廣陵長

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揚州長知兩縣璘進

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

兵拒之今之當塗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於湖縣成帝以江

州丹陽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使當塗守式又翻李成式亦

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

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

誓衆以討之韋陟蓋封鎮中道開變後會于闐王勝聞安

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又徒見翻

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

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唐初置杞州真

觀元年廢賊復置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

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巨屯彭城假巡

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

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管翻巡

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神讀曰李范成大北使錄始

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

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

汴而下唯音難守式又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

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

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

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亮翻折之舌翻是歲置北海節

度使領北海等四郡登州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上黨節

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鎮州上黨郡澤州上黨郡方鎮表止

上洛等四郡鎮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

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河上

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初林邑

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

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更工衛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

是不復睹物又復扶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

如意動加筆捷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

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筆捷

閣宦李猪兒被捷尤多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

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

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

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捷寧有

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

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

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撼帳竿

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式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

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亂翻令丁翻

之言  
也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始直然有功  
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之唐初未得關  
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食實  
封者凡一戶則以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  
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  
所不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  
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  
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夫音扶侯家傳曰泌  
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老臣者受賞與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  
地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  
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宮廷祀帝座一動天官足矣上大笑後南幸  
扶風每頓首令先公領元帥先發清行宮收管奏報然後上幸  
至保定郡先公必本院牒上入院不令入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  
膝上乃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庭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  
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知郡名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  
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  
食諸國兵至涼郡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  
綸  
丙寅劍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  
臨叩太守柳弈討誅之臨叩郡州中案河西兵馬使  
蓋庭倫蓋古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  
周泌使疏更翻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  
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劍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  
西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爲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胡據  
其五二城堅守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  
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  
自太行高秀嚴自大同牛延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

寇太原行戶則翻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合餘團練烏合之衆不

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

取朔方河龍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

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晉丘在中長四三百

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

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

四十里言都城耳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

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師讀曰率

爲之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

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

衛送之至廣陽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

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

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

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而光弼

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

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

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與唐蔚州有

賊於城下仰而侮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

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

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近其賊初逼

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

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退營於賊所不能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

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措之以木措章移至期光弼

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

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

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

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

萬趣睢陽歸檀者歸德府也唐入維多作許遠告急于

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自寧陵東至睢巡有兵三

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

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

習兵將即亮翻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遠請爲公守公請爲修戰具居中應

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儀以

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河東進兵攻取

潼關則兩京之路潼關則兩京之路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

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見上安東都

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

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復扶又遣兵馬

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

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太守音

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鄭州洛交郡漢上郡離陰之地後魏時

爲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洛交郡分兵取馮翊

郡洛交郡分兵取馮翊馮翊郡同

迎官軍符離縣通負良縣縣東逆旅鄉田訟陸別孝德殺賊

近千人斬其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

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



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屬解州安邑人開門納之

半入閉門擊之盡殪殪一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漢中在洋川

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

息既既定則去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

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

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

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

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

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

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

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

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何相吏翻復扶又不若

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

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不能待此決矣

又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丁

西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又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

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

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

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陽軍事封姚川王唐會要安慶緒封姚川王以牛廷介領

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安陽縣張忠志爲常山太

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

軍守式又團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

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先悉屬不用慶緒之

命慶緒不能制爲思明戊戌永王璘敗死璘敗死

瓜步瓜步在揚州東北李自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

書別無所見疑未取實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楊子

然後可以望見楊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陽奔

里節次可觀其黨薛錫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

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楊子本爲鎮

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

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

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

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

陵州治所唐之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

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

爲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

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復扶成式將趙侃等

濟江至新豐新豐在江寧南璘使瑒及其將高

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射而亦斃璘兵遂

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鄱陽縣在江西南收庫物甲兵

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旆旆在江西璘亦死於亂兵

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傳舍在江西旆既生得吾弟何不送

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僦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

其子玢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

之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

義興大軍約期以朝城公乃進軍文德驛後文德驛

郭俊等向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寇斬幽州兵收馬步

先鋒先置兵於城北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

關城中公使玢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獲我

賊郭子儀開城尋白潼關等處遂收河東郭子儀

子儀大破賊於潼關郭子儀等斬賊首王承恩等

吳司士餘見宗子李承恩等斬賊首王承恩等

內應及子儀安蒲州趙復等斬賊首王承恩等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河東郭子儀等斬賊首

縣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馬

東馬安能先取潼關又襲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

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

郭玢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

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僕

恩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臣子儀襲下潼關及

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

攻陷同州刺史蕭瑄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

不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

之通後奉詔討鳳翔馬瑄而去則馬瑄不陷也潼

關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辛酉以左相

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

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惡鳥安

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

使防禁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

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

軍國大務悉咨之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謂諫諍山

事見二百十四卷為之流涕為子遣中使至曲江祭之九

開元二十二年兵攻睢陽復扶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

新告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

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

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少始紹賊乃大潰斬

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

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

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

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將帥亮翻又音夏

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詣鳳翔真卿奔平原渡河欲赴行

奔荊襄然後自荊襄上以為憲部尚書憲部刑部上以郭

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唐

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郭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肅宗也使將兵赴鳳翔將帥亮

如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

幽考異曰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

幽考異曰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

盡歸仁游水而逸白渠漢曰公若幽神通之立孫也安

王神通隨義舉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橋

西唐都長安西渭橋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

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

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渭水出杜陵之樊川過長

安城而北注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昌程大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昌程大

之故杜南城稍東即舊秦之東直秦 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

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

蛇陣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

潰判官韓洩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

棄之子儀退保武功守忠李歸仁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

月三日賊於清渠之側公守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馬嵬西五

兵至又陣于清渠我軍敗績以冒暑軍人疲病遂收兵赴鳳翔今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爲信也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以官爵收散卒復扶又翻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六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衣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意謂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琯爲太子少師房琯敗於陳倉以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后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內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曹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

賊不能遏吳在圍中凡周歲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帥讀曰率還時音旋又如字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夏戶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清渠之敗也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南姓也周有南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射而亦翻下雲射中者喜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裴君復翻子奇乃收軍退還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王去榮人上以其善用礮壬辰赦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以攻也上欲免其死而收其力而不計其變國法也考異曰實錄云去榮之弟集陝郡也今從之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下謂嫁禍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坤卦文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技藝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又翻若止捨去



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西音

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

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

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

大君歟夫音扶去榮縣民伏惟明主全

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

議之下音太子太師章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

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未音

又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

無憂所在暴橫按榮殺為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

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

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唐書云依唐律有十惡之條

曰謀逆曰謀叛曰謀殺曰謀盜曰謀和親曰謀降賊曰謀殺大臣曰謀殺有功人曰謀殺無辜曰謀殺親屬

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

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

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按榮殺今陝郡雖

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

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

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

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音至曾之

子也賈曾見二百十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

禦使楊齊魯南充郡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

之使疏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

邪殺賊二萬餘人邪音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

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劍南節度使李岷討誅之胡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

城中積糧至六萬石睢音雖復按又號王巨以其半給

濮陽濟陰二郡濮音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

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

一合唐書作東音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

運通兵敗復徵又音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

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為

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

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

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

中折盛音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

閣閣音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閣音以鉤車鉤城上棚

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鑊鑊末置大鐵槊其

鉤頭鉤音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

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鑊賊又

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磴音欲登城巡不

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音欲登城巡不

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

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

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以

無救援宜其受屠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衆八月

罷漢為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新湖今州城是也餘杭舊名錢唐此因名餘杭

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

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眾奔彭城考異曰寶錄云拔其眾南投彭城

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

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

巡以逆順說之往往奔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

餘人復扶又翻武式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

賀蘭進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省之其地屬下邳郡

年劉餘城南界兩鄉沙淮口晉臨淮縣開元二十二年移泗州

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

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或言止

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日今日睢陽不知存

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

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

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兩縣具食與樂延

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

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或言不食大夫坐擁

疆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

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魏書張中

斷一指血淋漓以示進明一昨大驚省悟為雲泣下

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

為泣下為子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

戰壞賊營或言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

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瑁為相惡

賀蘭進明事見上卷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

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

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

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史言房瑁以私憾

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

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開元二十三年肅宗

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

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長安苑賊有先屯武功者

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

是賊不復屯武功矣復杜又賊屢攻上黨常為節

度使程千里所敗或言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上黨郡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六

起疆圉作噩九月盡著  
雍閏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  
塹中反爲希德所擒爲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希德反爲希德所擒恃勇輕脫之禍也騎前

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

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帥所類翻希德攻城

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

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川見葉護更勞易登崔其杓次見賢補注

丁亥元帥廣平王叔將明方等軍及回乞西戎之受

十五萬虢二十萬  
變鳳翔叔見葉獲  
約為兄弟葉獲

大喜謂叔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義留宴三日葉獲

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

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

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

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子北距豐

水臨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鑛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于儀先敗于清渠至

此則循南山出郡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李嗣業爲前軍郭子  
陳護曰陣下陳於其陳左陳陳乃賊陳同

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重直用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呼火故翻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先悉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王難得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賊射之中眉。皮垂郭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亦翻中竹中翻掣昌列翻去美呂翻被皮義翻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奇騎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昔各翻盡也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七重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倣昌大翻奇騎倣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驍堅亮翻將即亮翻復扶又翻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倣何用倣固止之。使還營。還從音翻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諜直一翻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廣平王若用懷恩之言固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土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

\_\_\_\_\_

\_\_\_\_\_

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捧王足為敬曰當為殿下徑往  
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  
於灑水之東灑水在西北行通白鹿角轉北縣與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灑水灑水出百姓軍士胡虜見倣拜皆泣  
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  
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  
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洛陽偃師六縣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爲  
西京留守守式又翻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  
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使使翻上以駿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表  
馬召李泌於長安李泌時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  
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  
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  
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  
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更古五回翻請留勸進及  
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  
可矣養羊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  
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  
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  
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掌鑰見一百十八卷上  
之矣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  
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奈  
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  
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  
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

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  
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唐制凡朝日殿上設香案  
前奏事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  
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句踐長頸項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稱臣句  
死句踐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  
安敢復言又翻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  
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  
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寧王自驪山取范陽之策也肅宗以意言之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  
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  
事見一百十八卷元載六月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  
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  
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  
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  
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  
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  
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見  
二百十八卷元載九月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  
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  
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引論語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  
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  
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  
殺之見二百一卷高宗上元二年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見  
武后光宅元年卒于恤鞠黔音禽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  
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  
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兩月餘會廣平王俶  
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掌印倣遣詣京師上命館  
之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於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貴令受賊官  
爵者列拜以愧其心爵者之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  
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  
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  
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  
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勿問  
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汚為故翻  
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驛上與冥於宣政殿宜舍元殿入宣政門為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  
於沙苑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謂沙苑一名沙泉在同州馬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據日唐沙苑今之同州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為手州少許召翻  
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  
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到翻張鎰帥魯  
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  
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叔  
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通道大同屬河東道  
歲遺回紇絹二萬匹遺手使就朔方軍受之以嚴  
莊為司農卿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為九廟主禮禮  
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理桑主主栗幸  
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以栗為之  
殿長樂殿攻雍錄及呂圖皆無之以下又上皇入大明宮御舍元殿  
見百官次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則是殿亦在大明宮中也大明宮  
殿蓋在長樂門內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  
從才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  
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  
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  
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著明略謂上皇升素山客翻為于僞翻上伏地  
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  
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  
拜上令開仗車駕所在衛士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  
正行宮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  
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而後進丁未將發行宮上親  
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上親執轡行數  
步為于僞翻苦貢翻考異曰幸蜀記云執轡上皇止之上乘  
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  
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失宗  
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腸矣  
宮開遠門長安城西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  
謝九廟主慟哭久之樂音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尚書  
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因按獄特置此官與御史大夫  
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  
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  
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從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鉉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  
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銀戶八翻  
舊傳光弼檢校司空使耳實錄誤也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  
之臣從才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盧弈顏杲

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  
差初加贈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  
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復方自新除其賦郡縣來  
載租庸三分獨一近所改郡名官各一依故事天寶元  
省長官為左右相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十一載又改吏部  
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今皆復舊以長安在洛陽屬期蜀  
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長安在洛陽屬期蜀  
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  
僅為彭王潁川王儼為克王東陽王佖為涇王僑為  
襄王倕為杞王偁為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僑大計  
與其食人易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  
雖音難為于僑翻傳直總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  
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謂張巡之師至而巡死  
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食人巡  
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  
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  
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  
死大難難乃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  
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  
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  
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史言唐懷忠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  
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安慶緒之北走  
也謂自東京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  
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

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  
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  
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  
度判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追  
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  
之日率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  
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即大  
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耳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考  
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音  
升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  
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音別遣人  
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  
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文安河間上谷博陵魏州海陽常山并  
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  
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命入幽州  
守忠之首以徇舊傳亦曰送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  
承慶傳曰思明勸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齎表狀歸  
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上大喜以  
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上大喜以  
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  
陽節度使使河南北來訪使思明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  
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  
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先思明召忠志



還范陽以其將薛蕞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開太原兵  
之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  
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  
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後魏置博州  
州即其地也唐無安州在河北或謂安州屬河北  
者安州以冀州文安縣為安州雖相州未下謂安州屬河北  
率為唐有矣言一時之事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

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  
上時掌制背國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  
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勸舊子孫今一槩  
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  
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  
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書胤征之辭李峴諍  
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

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  
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  
柳樹下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  
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垆死上  
皇曰均垆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為均垆  
下均垆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

今日上皇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  
於主元龜楊后乃上皇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  
欲吾多子奈何命說諫而人上皇於曲室自焚之夢若有介而戈  
者環鼎三而三黃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帝及帝在東  
宮李林甫動搖者數臣不能活均垆使死者有知何面目  
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  
垆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

從命考異曰新羅帝言自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  
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叔三哥家事雖大貴

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  
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  
能力爭考異曰張說保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  
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亦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張說伏於上皇  
乘而阿奴更不苦哉道說也肅宗涕泣奉詔肅宗為李林甫所  
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垆之力均垆以說遺言肅宗心於肅宗耳今略取  
其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  
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  
在鄭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臣光曰為人臣者  
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  
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  
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  
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為子此乃屠酷之  
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詔諛  
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  
擯斥外方沈抑下僚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  
寇手壘粉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  
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  
隸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  
蹕復扶又翻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  
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章妃薨見二百十置左右

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元從子弟謂從帝誦號北行及其制  
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又擇  
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兩號曰英武  
軍考異曰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德

置河中防禦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德  
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  
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歲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  
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

置河中防禦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德  
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  
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歲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  
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

置河中防禦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德  
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  
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歲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  
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



少傳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少始惡翻太常少卿王璵

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

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傳云三年七月今從

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某卿之死也璵果卿死事見二百十

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

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某卿子泉

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晉書壽陽縣屬樂平郡後

為史思明所虜六年文王攻襄陽以牛革送於范陽

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

於東京得之遂并責履謙尸棺斂以歸棺斂以歸

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

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

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

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

贖己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

錢及也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用翻及父時

將吏責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

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不月則減常數而有一如親戚至

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

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果卿無異乃始

慙服其子一六月己酉立太一壇

於南郊之東武皇帝始祀太一至重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

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樞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

為崇神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

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千求受贓黃州有巫

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少始惡翻至黃

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局鑰不可啓局古

果震怒破鑰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

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

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以開府儀同三司

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

初行穎縣時韓穎上言大衍縣或誤帝疑之以穎直司戊午

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

處分去年十一月始命三司推究太子少師房琯既失

職謂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朝直兩翻而賓客朝夕盈

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

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幽州刺史為千偽翻馬路前

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

瑄黨也閬州閬中郡巴州清化郡初史思明以列將事

平盧軍使烏知義考義知義

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事見

至德思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

降唐去年十一月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

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

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數所

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



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  
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按經與文惟其床伏二  
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少詩照翻  
處則謀無自而露森雄之智數固非人所及也夜中承恩密謂  
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  
牀下大呼而出呼火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凡行者  
以囊囊故曰裝囊有度曰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  
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  
從思明反者將士名為承恩持鐵券人不測之虞使阿史那承  
平使思明果授首則官賞其同惡而先釋其姓名果能悉討之乎  
請李光弼之與智必不為此蓋思恩因承恩言為之此牒抗表以  
以激怒之使與己同反而無他志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  
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  
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  
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唐書傳皆云四月  
貶走免且禮翻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時遣中  
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  
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  
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  
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思恩又以此諸將  
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  
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不為子臣當自  
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凡  
封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  
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呂翻  
又復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

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  
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  
之腦流于地史言承恩智去逆從順烏承玼奔太原李光  
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石嶺軍在忻秋七月  
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鑄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冊命回紇可  
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  
之事七以殿中監漢中王瑤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  
異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  
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瑤副叔明仲通之弟也中詳  
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瑤等至回紇牙  
帳可汗衣赭袍胡帽衣赭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  
瑤等立於帳外瑤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  
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瑤與叔明對曰曩者唐  
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  
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妻七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  
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  
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舉國皆喜  
乙未郭子儀入朝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安太清  
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八月壬寅以

庚戌李光弼

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爲蒲同號三州節度使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泚節度蒲絳等七州而己蓋兵集之勢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合隨時制宜耳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傳首貞觀以後吐蕃侵邊党項拓拔諸部畏臣請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項野利氏部落至德以來中國亂党項因寇鄰寧二州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原清七郡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尙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曰河洛春秋右泄之慶緒希德於鄴中又曰慶緒殺希德希德有士爵之光交在相州蔡希德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武皆不及之時希德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愼戾好殺將帥勇翻復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吳火通翻漢博木翻兩詳吏翻琛丑林翻將帥亮翻又音如字騎奇翻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王同禮字爲嗣內節度使時兼領澤潞節度使鎮澤州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考異曰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討陽家汾陽傳脫與名耳第謂蓋光弼將將光弼未王同禮先遣赴鄭城也汾陽傳又以爲是爲慶緒西爲西州今從實錄錢分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一日出洛陽涉河而東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而不置元帥號令不一

所以有安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呂昌觀軍容之名自此始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國州城廣州治南海縣本漢番禺縣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冬十月甲辰冊太子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難累洽私徒已下罪一切赦免按唐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更名曰豫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是以爲祥更名豫更工衡翻又翻至是始有新鑄大錢乾元重寶錢也百官六軍霜資有差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九域志衛州汲縣本汲縣之新中鄉漢武帝行幸至此開獲嘉縣因置獲嘉縣唐屬懷州九域志懷縣在衛州西九十里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陽武縣武德四年置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爲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復扶又翻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城史在相州陽德縣薛居正曰陽德縣界和突五十四日也蓋從秦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

萬軍于滏陽。磁州治滏陽南至縣城六十里遙爲慶緒聲勢。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崔光遠拔魏州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恒水趣魏州。恒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恒水縣在魏州西七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章黃裳爲之。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戶部尚書李岷爲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兼淮南節度使此官參考下卷上元元年肅宗李岷任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崙拒之。處崙賊勢盛處崙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崙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崙處崙驍將衆所恃既死衆無鬪志。則處崙若在未必能爲宋守河若在未必能爲唐守魏州而處崙之死宋人惜之李處崙之以兩敵相待而自戕鬪將乃自尋其手足也。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立侯希逸者李懷玉而希逸希逸者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己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書仲虺之言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綱條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

使賈誼曰如身之使臂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音覲其指莫不制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聚其財二曰祿以聚其福六曰辜以聚其貨七曰廢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行戶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姑息且息安也且求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即周禮子讀曰與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長如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猷猷謀也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詩大雅板之辭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見論語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見音由是爲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眈眈見翻目偏合而表視也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掩而屠之。唐末藩鎮將卒之懷狀問古竟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言其禍肇於命侯希逸帥平盧也毛其日厲是也鄭氏曰犯政爲惡曰厲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始直之



題下同少時黑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  
細長知兩朝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謂正此意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  
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不庭直也不庭諸侯之  
不朝焉不庭謂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  
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是歲置  
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北大都護  
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軍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  
落使宋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  
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又  
都督府麟勝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置  
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  
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驪長福祿芝武  
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吐蕃陷河源軍  
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為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三十七起唐肅宗大曆元年上章因數凡二年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考要曰河洛春秋至德傳作周摯今從實錄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至德元年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計安有險水之虞乎朝恩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心傳曰九宮貴神者太龍威神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經蕭吉五行大義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籍田作乙卯當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仲翻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將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兵屯懷州會師攻鄴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壬子月食既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於天子爲之食婦順不倫陰事不得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書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陽相類而陰者也是後月食皆書於目錄上方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紀作聖今從實錄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事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豈足爲濫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幾居依輔國橫尸孟翻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龍重直灌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機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洵牆越及馬矢以食馬對與翻先以麥糲雜土築牆今圍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類翻所進退無所稟稟令也稟必諸軍無所稟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江翻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師老勢屈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果如李光弼之言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抄楚交翻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越讀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佐翻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觀史思明用兵所謂盜亦有道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陳讀曰陣下布陳同安陽水運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亮翻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艮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艮中流矢仲翻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



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言史思德在亂能整則其失亡不至於甚重直用翻  
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斷音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  
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  
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州屬山南東道諸節  
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剽音吏不能止旬日  
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異曰  
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  
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  
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塗而  
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軍馬軍破之還過吳思禮於陣射殺  
之呼曰吳思禮死矣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  
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  
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經注穀水出弘農龍池縣南  
千秋亭南又東逕缺門山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  
京退保蒲陝將即亮翻捐于專翻陝失由翻蒲陝二州都虞候  
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  
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瓊將五百騎前趣河  
陽使疏更翻瓊古回翻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  
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  
城而守之是後李光弼雖新張用濟而守河段秀實帥將士  
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  
野戍即野水度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河清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  
縣武德二年置八年省城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  
陽等縣置唐屬邢州在縣城西北二百餘里還音庚又音如字安  
將各上表謝罪上時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崔圓先  
公實封戶五百國公從一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  
階濟王瑒上弟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  
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知官軍的  
之後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固守思明未敢南也沙河縣隋  
分龍興縣置唐屬邢州在縣城西北二百餘里還音庚又音如字安

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  
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扶復  
又翻背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  
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  
等皆應迎謝應音慶緒曰任公暨往思明見之涕泣  
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  
誘之蓋與曹同令力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  
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時掌璽綬上  
氏翻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  
稱萬歲徧示將士以觀其情向背乃手疏唁慶緒疏所據  
生曰唁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  
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  
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敵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  
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幾居  
計翻擐音宦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  
首曰臣不克荷負稽音可翻又如字棄失兩都久陷重圍直重  
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見遠  
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復扶又翻摩頂至踵無以報德  
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  
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吾為音豈受  
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  
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  
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  
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  
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  
守相州朝義引兵還范陽甲申回紇骨啜特勤帝

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殿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吸特勒等辭還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又補扶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為李輔國忌峴不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因南軍入北軍考其本末恐不如此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衛屬南牙羽林衛屬北牙金吾掌巡邏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爲言輒宣遙翻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以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來瑒徙河西未行而相州節度使因使之鎮陝以守關然瑒尋徙襄陽華戶化翻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秋歸子所邑也九域志潞城在澤州東北四十里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內宅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

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問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紫宸殿又東歷內侍別省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勅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客翻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勅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李揆山東甲族李輔國第五子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峴戶與輔國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呂勼分封開昌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索山客翻正宣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書可以檢覆謂之正宣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英武軍虞候前對生手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北門六軍追攝也諸使內諸使也諸司內諸司也使使更翻論論見翻自今須一切經臺府臺府京兆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處斷不平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或不由中書而出峴切陳其狀肅宗甚嘉之即日下詔如峴奏由是性輔國威權輔甲辰置陳鄭毫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炆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七州節度使沂海長火洞翻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毫節度使未嘗置節鎮魯炆



自南陽之青密等十州尚與自彭城升統之興平軍本置於秦州  
始平縣李興時在行營使統諸將攻三州此皆臨時分鎮非有一  
規模也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剿掠尤甚  
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  
而死又音如字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肅宗之謀臣李光弼也乃令其弟李元平守相城自領士馬  
因西使之謀敗元平於天德元年按舊錄此年正月一日思  
年號實錄舊傳皆不載其年號此年正月一日思  
辦正國位思明有順天元年號此年正月一日思  
思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廢唐曆指唐境內但稱某月而已乾元二年  
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  
次子朝義為皇太子長子朝奉為太子次子朝成為太子按思明  
為順天元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順天實錄云正月立年  
號河洛春秋云元三年僭號順天紀云立朝義為太子按思明  
於時已立為太子謀也按長歷四月丁酉無癸酉立其妻辛氏  
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

通鑑相見亮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戊申以瀋陽  
卿李抱玉為鄭陳頴毫節度使使使如魏抱玉安興貴  
之後也安興貴見一百八十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  
陳取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回紇毗伽闕可  
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  
汗紇下沒翻伽東連翻長知兩翻少始回紇欲以寧國公主  
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  
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邪音然亦為之

勢面而哭漢北之俗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皆  
止為于偽翻勢里之翻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

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庭李輔國本  
飛龍小兒勅監察御  
史孫鑒鞠之無冤監古銜翻鑒余  
又為定翻又使御史中丞崔伯  
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鞠之此唐制所  
小三司也與鑒  
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太平縣屬絲  
州魏大武帝

平因太平關城名太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  
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詰去音翻劫戶若虛先自  
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  
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  
尉桂陽屬連州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下尉嚴下請  
下諸縣史失職向所貶

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  
辛巳貶峴蜀州刺史蜀州屬益州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  
侍韓擇木入對韓擇木字子平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  
蜀州朕自覺用濫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  
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直朝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  
汴等七州節度使新書方鎮表汴滑節度使治  
滑州領州五滑濮汴曹宋以試汝州  
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六月丁巳分朔方

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方鎮表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  
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領靈武三州十二年兼領內  
道采訪處置使增領原寧慶慶麟鳳五州十三年兼領內  
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原州天寶元年增領邠州乾元元年分  
鎮北大都護府隸二州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關內節度使罷領  
單于大都護府以原寧慶慶麟鳳五州隸振武節度使觀軍容使  
魚朝恩惡郭子儀郭子儀字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  
帥考異曰郭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綽東都慰勉諸軍郭公  
帥陳僕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明皇諒議居十日有中使追  
郭公為副使公別傳曰六月公朝于光弼代子儀為副使守東都今因  
實錄七月除趙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  
係為元帥并言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

之曰我錢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







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光弼之言得體。懷恩固心服矣。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之方。略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橫絕流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易以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息馬者，使馬力完復而後戰。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呼火真翻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侯。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杜馬驀牛一時渡河，此小術耳。思明不能制阻河水也。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蘇連翻以巨木承其根，虧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河清，地名。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雍希顥，部將名。曰：賊

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喻文景，姓也。經諸東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爲我取之，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怪其無問曰：司空在乎？李光弼加司空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此謂之善用其勢而利導之。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代州有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雖卑，衛大將軍則三品矣。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庭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高庭暉特進，高庭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亥，高庭暉特進，高庭暉也。丁巳，李日越使其子朝義。國河陽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引衆南去。河清言曰：我且渡河，饒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于野水渡，既夕還軍。思明復攻河陽，復拔叉，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方鎮表，鄭元二年，置鄭州，鄭州使領鄭陳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爲守，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時。光弼自將



事吾國之三公不可及則三喜一單不和諸君前及

庚午貶瑞忠州長史  
忠州屬巴東郡唐

初分置忠州地屬巴懷心懷忠信為名碑皮表翻上時兩顯長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漆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

月甲午呂誼領度支使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

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阪得馬六百疋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

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

河東永寧縣西永寧軍官陽縣西界之地後周置同軌郡及熊耳縣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永寧縣唐武德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唐貞觀元年改為永寧縣屬洛陽府

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翺據州

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金南九州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

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己卯赦天下改元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於東都

宣王廟命將領引經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是年

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書右僕射開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列於左漢太子少傅陳彭越韓彭韓彭韓彭韓彭韓彭韓彭韓彭

吳越王君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誼誼為之補官

為十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誼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黃乾曜等

廣谷之南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一 唐紀 肅宗文明皇帝

當桂之西有寧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屬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遷寧氏周氏僊氏相繼為寇害數十餘州又逐寧氏于焉清地

三品錢行浸久開元錢與乾元當十屬錢重輪錢為三品

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屬之欲翻乃勅

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史思明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既而得

價尤貴甲申興王召薨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通又音同

恭遜取容會召薨伺尚幼太子位遂定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普潤縣屬鳳翔府漢杜陽初置普潤縣宋曰普潤縣本漢安定縣二縣之地在漢又為漆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杜漆二水灌漑民田民獲濟利以為縣名縣蓋則

史思明之兵於鄭州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至大明宮間古

士久侍衛上皇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考異曰蕭侍言官作九

仙媛唐祿祿九公主女也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父老

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諸道遣官入京師奏事者謂之奏事官

為之作主人為子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及

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是

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帝上上皇尊號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榮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又王芝為世子也庸何傷乎

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勅取之矯勅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號為三內

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湫隘下也

大內上皇驚幾墜幾居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詰曰諸將士各好在以將士露刃遮道驚上皇殊無善狀今其好

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內為甘露殿西內以兩儀殿為內朝南殿如往也

數十人光祿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王于況

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大軍也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即興慶宮取言南內勢方到

卿等恐小人榮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勅天下重錢皆當三十如畿內重錢直龍翻

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漆州陳立

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八里至東都三千里八百三十三里播州秦夜郎郡之南境隋置

之詳州縣貞觀九年置郎州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百五十

里至東都四千里六百六十六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桐置漆州至京師三

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里二百一十里漢縣地後周置漆州

州京師南二千一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公主出居玉真觀

西內備灑掃

膳

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

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

誅之

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

如瑒

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

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

贈諡興王

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

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

邠州党項遁去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

十二月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

事竟不行

使

尚鎮

密雲

希德

錯不同如此

李銑

法展

仲昇

方仲昇

高者

金刀

體之人

方握

李垣

從之以

李垣

亦三

李垣

李垣

數年

展無

展無

展無



持壁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  
使其將溫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晁直遙翻展以李晁  
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南陵漢縣屬宣城舊治南陵縣及南陵郡隨廢郡以縣屬宣城舊治南陵縣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將下江州徇江西  
江西南道於是屈突孝標陷濠州濠州漢縣屬淮南郡王暉陷舒和  
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  
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  
廬州初上命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  
屯任城任音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功救  
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趣讀且許以淮南金帛子  
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  
討展田神功至彭城勅方下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  
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  
天長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置天長縣七載更名天長屬揚州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  
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考異曰劉展亂紀云二年春神功舉兵入廣陵大掠殺商  
賈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楚州而後入廣陵是歲  
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八

紀重光赤奮若盡昭陽  
單閼六月九二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張景超

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即虎門下

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晉  
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唐屬杭州將會

景超攻杭州自武康南出過狗頭  
至杭州五十里溫晁據險擊敗之去年  
用使溫晁屯餘杭餘杭東至杭州錢塘界一十八里又東二十里  
至杭州此陸路也故溫晁得據險以敗孫待封

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

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嘏登州人辛亥夜神功

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

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翻下神功與

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

餘陳於蒜山陳讀曰陣蒜山在潤州城西三  
里其上多蒜故名蒜山蘇軾翻神功以舟載兵

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金山在大江中直西  
津渡口去潤州城七里

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沈持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

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

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

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日卒將軍賈隱林

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考異曰賈餘  
云乙卯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逆

賊劉展舊神功傳亦  
然今從劉展亂紀劉殷許嶧等皆死考音隱林滑州人

也楊惠元等擊破王嘏於淮南嘏引兵東走至常熟

乃降王嘏東走而南至常熟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立信義郡南  
沙縣隋平陳廢郡并海虞南沙海陽南京信義與國等縣爲常

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

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彊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

彊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

十餘日田神功所將  
平盧兵也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罹荼毒矣考異曰劉展亂紀孫待封降以  
下事在二月今因展敗終言之荆南節

度使呂誼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

涪州皆隸荆南從之涪州漢召陵郡梁之地召陵後漢改爲昭  
陽晉改爲邵陽吳立邵陵郡隋廢郡爲邵

寶雞寶雞西羌蠻落之名劉宋高祖至德二載改陳倉縣  
爲寶雞縣其地有秦時寶雞祠故也時屬鳳翔府燒大散

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悺悺世餘大掠而西鳳翔節度

使李鼎追擊破之戊辰新羅王金疑入朝疑魚  
力翻因

請宿衛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燕於  
肩翻久戍思歸上

下離心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

然屢言於上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

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愎  
蒲翻

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灋

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

可取史言僕固懷恩欲覆李光弼之軍  
以便其私惡鳥故翻朝恩直遙翻由是中使相繼督光

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

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

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

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

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

乘其陳未定，陳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  
軍資器械盡棄之。考異曰：實錄曰：史思明潛遣使說官軍，以爲然。乃告光弼及僕固懷恩，伯玉等曰：可速出軍以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今從舊光弼傳，懷恩曰：光弼懷恩敗，伯玉奔還陝。  
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  
抱玉亦奔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相州之敗，伯玉之敗皆魚朝恩之也。唐不以李揆與呂諲同爲相，不相悅。乾元二年，李揆與呂諲在荆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請兼領之，故接言非其便。復扶又蜀。又陰使人如荆湖，荆湖南求諲過失，諲上疏訟揆罪。癸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猜忍好殺，到好呼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朝直通翻下朝，清同長知兩翻。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朝清守范陽事始上卷上年少詩照翻。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南道出二端之間，建安中曹公西討巴蜀，南道之險更開北道。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子嶺。礪子嶺在陝城東。衛伯玉逆擊破之。考異曰：實錄作甲子，按長曆此月丙戌朔，下有戊戌當作甲午。朝義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敗後，朝義思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礪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新書作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欲貯軍糧，貯丁翻。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詔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朝義思明又曰：侯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鹿橋驛在永寧縣北。十七年，肅宗使李承慶赴此。令腹心

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水經注：陝城東有漢水，口舍此，即道元以一時誤由所見者言之耳。自元魏至唐，朝元上元，開三百許年矣。漢口舍必不復存。此逆旅，特況言旅舍耳。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  
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聖人。當時臣子謂其君父爲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令力丁翻。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被甲，被皮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廡，自韃馬乘之。韃平翻。悅儼人周子俊射之，射而亦翻。中臂墜馬，遂擒之。仲翻。思明問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封朝義爲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失，謂欲斬朝義也。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唐制三十里一驛，柳泉驛又當河洛春秋曰：思明退諸驛，庶以少者爲尊。唯愛所鍾，即爲驛。朝義追朝清爲太子，左右泄之，父子之隙自此始。懷州志曰：三月，思明乘勝欲下陝城，使朝義帥銳卒北路，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直通翻。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福昌，唐屬洛州，古宜陽地。今縣治魏城。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殺思明。又於期翻。以氈裹其尸，棄駝負歸洛陽。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勅散騎常侍張通儒等，通儒，許叔冀子。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



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去年若果能使郭子儀自朔方直搗范陽適值城中自相攻擊可馳

檄而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

下也燕因肩翻守式又翻 考異曰實錄曰朝義既殺思明密遣使馳至

范陽通鑑云千朝英及僞皇后氏并附三子者數十人僞范陽  
 中張通鑑知有變謀召五國於城中數日戰不利死者數十人通鑑  
 牛軋於亂兵中斷門賊首曰思成無已有數十州之地年終朝興遂  
 為皇太子朝與辛氏之長男結為兄弟所愛嗜酒好色凶虐頑反招  
 集珠玉帶佩少與其年輩往來者百餘人為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  
 璽每遇宴飲宴酒酣醉其髮或似銅彈九擊之以鳴鞭為的弟統  
 血沐于地無焚痛之色則嘗酒少似頻蹙乃輟之從歷至踵或至  
 思明時長家了有不解命則殺之亦有以易錢死者既火盛湯沸  
 令壯士抱而投之初淹轉叫呼宿與骨肉軍爛旁人均毛豎股慄朝  
 笑臨而觀之以市策杖杖於鐵可撞擊顏色自若上元二年三月  
 甲寅使舍提云王師敗績于洛北斬首萬餘級振天州十餘日又  
 備車馬為浴之計城府之黨相慶誦躍呼聲震振天州十餘日又  
 官者二人傳思明為勅云收兵臥無以朝賀為居方留守仍勒馳驛  
 神發并辛氏已下隸行朝與大赦其宦者朝賀為遣之人莫敢此時  
 朝義已殺思明潛位潛勒為大赦其宦者朝賀為遣之人莫敢此時  
 與朝義將高鞠仁高勒等謀誅朝義其日朝義速召工匠與忠  
 母妻弟寶鉅勒韓宰庫謀修禱廟之具至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  
 人侍衛思明留騎馬百餘匹在其國中朝與出持兵詣欽索取其  
 桑乾河飲之通鑑謂人潛令懷孝兄德數十人持兵詣欽索取其  
 馬望於城南盼步將神之院當需馬鞠仁領步兵十餘人入馳武日率  
 僞皇太后劉氏及諸妃嬪之屬問其反逆通鑑顧左右斬之液而朝義  
 信二十人出拒查走於殿中取馬鞠仁擒之惟病馬一疋射與乘而  
 策不前步步戰通鑑立曰旗朝與之象降者捨罪復官尉燕少  
 雞沐朝與之銀資亦忽其無通鑑降者大半朝與領從十餘人  
 後朝與不知所發不中者中者皆處沒羽通鑑軍被雖所城門拒  
 朝與退于城北不知甲兵之故皆惶遁潛置通鑑於城門拒  
 朝與久日己春朝與舉寡不獨走單城上之道遙樓臺失所在通  
 鑑禁中劫掠金泉思明朝與妻衣服皆盡夜半番將曹閏之於  
 城上殘廢之朝與曰我兄第六十一報朝與一勇斬之何益高執若皆  
 朝與自解取左右益笑給以弓矢歎其首函送洛陽為待中  
 聞客特授馬頭委討朝與亦其妻收其妻與走迷誤之思明安  
 前卒冀二特有寵於朝與又留朝與之妻某女尋為兄第當誅朝與  
 之意通鑑有意坐萬年反今一刑志之至是勃鞠仁如震斬萬  
 之首次勃鞠仁曾酒與萬年同飲思明張通書令殺弟故相報於年稽  
 年伯次勃鞠仁抗誓曰只可以甲謀取通鑑終不肯殺弟於是年稽  
 實萬年領其部曲百餘人入于城斬通鑑于城南廊下城中擲亂  
 通鑑素不快者軍將數人共推為中書令阿史那承慶為留守至  
 聞之所在却回為留守鞠仁如震等以數百人被甲巡城使人向  
 鞠仁手慶為留守一兩日又下白安虎相疑阻於是領蕃兵數十  
 人出干城王如震宅非立令屈將軍暫要托見如震了虞有難馳至

馬前承慶車之聲而碩承慶入東軍與爲尚書康孝忠招集蕃蜀  
鞠仁聞如震遺字驚而且怒統麾下軍討之相逢於宴飲樓下接戰  
自午至酉鞠仁丘城旁少年馳勇助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多不  
敵大敗殺傷其衆獲尸成丘承慶孝忠出城收散卒承慶保密縣又南  
掠屬鞠仁營月餘經詣洛陽自陳其事城中番軍家口盡歸城中繼  
而去鞠仁令城中殺胡者皆重賞於是羯胡俱殫小兒皆擄使秦朝  
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殛死者甚衆時鞠仁在城中最尊使使秦朝  
義以承慶等反向問客行至貝州承朝義命迴將至衆官迎之鞠仁  
嚴兵不出聞客其懼戒其子弟從者無帶兵器器械數人而入鞠仁待  
之於日華門問客其懼戒其子弟從者無帶兵器器械數人而入鞠仁待  
守子城端坐餘不敢輒有所問奏承慶等使迴朝義以鞠仁爲燕京  
都知兵馬使五月甲辰朔朝義以爲太常卿李懷仙爲御史大夫范  
陽節度使燕州頗有兵甲故委讓仁鞠仁不出迎之於日華門懷仙  
年過禮立談然爲兄弟結盟相固期同保燕邦以契其主鞠仁意少  
解懷仙以勸縣節度院雖任節制鞠仁兵五千餘人不爲之屈斷無討  
命數日懷仙待之彌厚每銜皆降客交接鞠仁亦不爲之屈斷無討  
疑軍士中宴鞠仁疑有變兵皆驚走還營被甲懷仙憂懼無計遂  
疑其決微與走希彩責以驚軍中之罪其夜鞠仁將襲懷仙遇大雨持  
懷仙亦不改常禮與坐良久乃問懷仙已潛備壯士待之鞠仁趨入  
立捨彩自暮春至夏中兩月間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  
鬪皆在坊市間但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蓋家家自有  
軍思明遺諸發妻將相百族編素笑於其隙故樓前罕敢相視而笑  
矣聲與哭聲參半焉朝義又遣向問客赴洛陽加懷仙燕京留守司  
洛春秋初朝義令仁與向貢平阿史殺朝清朝清既受父命常  
有吞秋之雅以速懷仙爲務車下勇敢之士僅三千人每日常習  
其疎酷頗有父風而加緊幽州士庶無不吁嗟向貢高久仁等既  
見諸將之書又聞思明已死因說朝清曰昨有密旨令大王王器承  
親其事大重今敵國僅在上人未還讎更移恩久仁高如震等泣  
視清然之是日願入召各令辭訣阿史那王向貢等共率三百人攜  
無備卒壯士數百人潛入子城門阿史那王向貢等共率三百人攜  
至朝清時在臥內僕妾侍側忽聞兵士問是何人門人曰三軍叛乃  
援手登樓責讓向貢等高尚朝清下樓向貢等令人擒殺之自援弓射之  
斃數人阿史那軍奔北朝清下樓向貢等令人擒殺之自援弓射之  
事經四十日阿史那又殺向貢阿史那自稱長史三日後新高久仁  
以其首梟之朝清所爲界各自震復還相捉搦不得往來會史分兩  
軍經五日以燕州街爲界各自震復還相捉搦不得往來會史分兩  
經略軍領諸蕃訛落及漢兵三萬人至宴設樓前與如震會戰如震  
不利乃使輕兵二千入於子城東出直至經略軍南街張背而擊之  
斃歸東都應是胡面不澤少長盡誅之於是朝義僞後李懷仙幽州  
節度高如震旅拒之中承阿史那通遠之後野行華文人各持兵  
權割交非幾不離朝義令兵士求爲商賈白衣先行至幽州盡捉  
命謂其卒叛因出迎之懷仙質內圖之且外示寬宥大行誘募咸捨  
嚴保於是士衆帖然競皆欣戴乃大賞設經三日四衆前却乃斬高  
如震幽州遂平舊傳亦云朝義令人殺僞太子朝英  
新傳作朝清今從河洛春秋及新傳終從朝門紀亂  
數百里州縣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

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朝直遙翻使疏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李光弼上表固求自上時貶掌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術士術士長塞鎮將朱融據新書長塞鎮在蔚州界唐制上鎮將正六品下中鎮將正七品上下鎮將正七品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玢等玢音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為庶人泰州安置其黨皆伏誅泰州安置其黨皆伏誅泰州珍之子也時王業上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鎰貶辰州司戶鎰嘗買珍宅故也散舊實翻鎰奇計翻鎰下老翻辰州屬溪州辰陵元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兗音運能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梓州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梓州舉兵襲與於綿州綿州道過遂州刺史號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梓遂一州並屬東川節度蓋列郡也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劍州初李輔國與張后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遷上皇見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映翻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癸巳党項寇寶雞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滑州古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

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滑衛相貝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考異曰寶錄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八道有江西浙東浙西凡八道按袁晁亂浙東光弼討平之則是浙東亦其統內也今從之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統他綜翻出鎮臨淮臨淮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詳考上卷五年冬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淮都統李岷畏失守之罪失守事見上卷歸咎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康州因晉劉展之徙徐州刺史自平盧兵馬徵李岷鄧景山還京師又音如字戊寅党項寇好時至後魏屬扶風後周省隋開皇十七年置上宜縣屬京兆又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曰好時大業三年廢入上宜武德二年分隴泉置好時貞觀八年廢上宜入岐陽二十一年置上宜曰好時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見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少府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僕射尚書赴省供職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亮翻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銜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爲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  
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代李鎮絳州賜名國貞九  
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以上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上於三  
殿置道場南都新書大廟宮中有神像殿在仙居殿之西北此以  
宮人爲佛菩薩釋典曰菩薩也武士爲金剛神王成  
大日在處寺門有兩金剛神是千佛數召大臣膜拜圍繞乎  
中最後者一名李至德一名青葉召大臣膜拜圍繞

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去  
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因赦天下停京  
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四京見二百  
元載南都見上卷上年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  
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令丁

江淮大饑人相食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  
用爲楚州刺史統帥餘或從上聲考異曰劉展亂紀曰初  
劉展用爲楚州刺史劉展既平諸將爭功奪實未及李藏用崔圓乃  
七月藏用已除浙西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會支度租庸使  
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唐六典度

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  
之用每歲皆申度支而會計之此支度租庸使蓋使之支度江淮租  
庸者疏史翻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往  
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  
牙將高幹挾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

之藏用走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  
將吏畏皆附成其狀將即李嗣高幹之獨孫待封堅言  
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  
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劉大夫謂劉展赴人  
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  
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

遂斬之史言兵興之時多濫刑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

日儀以其月爲歲首也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  
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下獄後如朝義通事京兆尹

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勅出莊引見見莊怨晏  
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丁亥貶晏通  
州刺史通州通川縣漢名果縣地舊志莊難江尉莊難江尉

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載初爲度  
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  
遂代劉晏專掌財利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

西內朝直遙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  
寧破渑池福昌長水等縣永寧渑池福昌三縣時屬河南府  
西魏改曰長瀾屬弘農郡唐初改名長水遼高祖諱也初屬穀州後  
屬洛州宋白曰長水縣本盧氏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  
以南沙渠谷以上注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享太廟

元獻廟太清宮在丹鳳門之左南出第二坊太廟在朱雀街建丑  
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乾元元年立太一壇見二百二十  
至其日祀昊天上帝己亥詔以來月一日祀圓丘及太一壇又云建  
丑月辛亥以河南節度使來瑱爲太子少保下又有丁未己酉庚戌  
日事又云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乙壇按瑒傳未嘗爲河南節  
度使及少保實錄則此一日事其冬至祀上帝蓋有司行事非親祀  
也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  
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  
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以楚州表言上帝賜寶應建寅月去年九月勅以建子  
以建寅月爲歲首者以是年四月制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  
復月數皆如其舊也改元亦在是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  
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上

皇之長子天寶十載壽聖日增德太子新書地  
理志齊陵在東北昭應廟東十六里昭宗朝  
使請和史朝義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



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許州潁川郡唐已復郡為州安史猶仍天寶舊名守式又翻將

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疏使

道猶有貨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奴代翻

計其大數而徵之八年自天寶十三載止上元二年天寶十三

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反租調始有違負逋逃自是迄于去年大難未平戰兵不止連

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負逋逃年甚一年今不問有無計其大數而徵之調徒鈞翻

九謂之白著著直略翻今人謂無故而費財物者為白著

以待命龍翻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建

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

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去年罷西京及

如字 奴刺寇成固成固縣自漢以來屬漢中刺來連翻初王恩禮為河東

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

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乾元元年王恩禮薨管崇嗣代之

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

餘斛在言見在米止此數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

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

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

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

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

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復扶諸將請以都知兵

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為

代州刺史張光晟有傳於辛雲京見上卷乾元二年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

不可賦斂斂力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

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咨怨上怒也突

將王元振將作亂突將以領騎勇馳突矯令於眾曰來日

脩都統宅各具畚鍤畚鍤以治田也待命于門士卒

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

亂燒牙城門帥讀國貞逃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

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

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之

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

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後魏曰

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

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

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

兵救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剽讀朝廷憂其與太

原亂軍合從連賊容翻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

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

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

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

上猶豫羣臣莫得進見見賢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

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

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

發定國軍救之乃去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

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

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樂音洛復荆南節度使

呂誼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瑒曲收

衆心惡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

止領六州山南東道領商州金州房州均州今分四州

謝欽讓國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

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我謀奪瑱位密表瑱僞

疆難制其勿翻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爲然癸巳以瑱

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考異曰舊傳無汝外示龍

任實欲圖之密勅以我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

甲午奴刺寇梁州刺來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時山南西

梁州司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山南西道節度使領梁州洋州文通巴興鳳利開渠達十三州邠州

之丙申党項寇奉天考異曰肅宗實錄作希讓代宗實錄有傳作希讓今

不得怨蕭華求相不得事見上元庚午以戶部侍郎元

載爲京兆尹載詰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

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

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考異曰

肅宗實錄作希讓代宗實錄有傳作希讓今

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尚辰羊翻建巳月庚戌朔

月也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朝直壬

子楚州刺史崔旉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

賜以寶玉十三枚旉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

寸上圖下方近圖有孔黃玉也二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日玉

璧白玉也四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五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

六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七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

八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九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

十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十一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

十二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十三日玉雕毛文悉備白玉也

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于

神龍殿神龍殿中宗於神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

殿坐臥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

殿內殿上居大明宮之殿也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

人之數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

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監古衡翻甲子制

改元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

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見上泰乾晚

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以官官領

生使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

勅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聖皇皇帝其罪甚大所忌

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書聖命曰病日瘳既彌留言病輔

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

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

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

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

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

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恆戶乙丑后以

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

以俟之雍錄六典大明宮圖宮城北面玄武門之太子至以難

告難乃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

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

兵送太子於飛龍殿飛龍殿在內六開之一也且以甲卒

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

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

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

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

年五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克王儻儻下機翻考異曰肅宗

十二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克王儻儻下機翻考異曰肅宗





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此河南南鄭街仲卿相繼入朝

異日舊傳曰劉義興北平之廣寧神光等十三州自領精兵李崇

於宋州將士皆懷南保楊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

敗之又曰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晃方據江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南也田神功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襄鄧防

禦使裴我屯穀城穀城在漢陽縣東南

城山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公漢趣襄陽

也

翻

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

恩復留鎮此又翻何受代之有因取勅及告身示之

我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我

於申口有申口鎮送京師賜死

道入朝及見瑒即云奉代且欲視瑒瑒曰瑒已奉恩命復任此瑒

惶惑瑒其麾下曰此言必妄瑒引瑒瑒軍因與瑒兵交戰瑒軍大敗

按瑒瑒軍而交戰今從瑒傳

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

等使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

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

陳鄭節度使討賊在行營李光弼山之敗抱玉奔澤

州陳鄭為賊所隔朝廷因使之節度陳鄭儀澤四州

軍副元帥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

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

賊帥吳功曹等平之

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

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

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

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

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

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

晁晁正開位歷宋庠紀元通

諸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

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

弼遣兵擊晁於衢州

衢州春秋時越地屬之秦以秦末未歸

漢分立新安縣晉改信安唐置衢州以三

衢山名昔洪水汎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三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雍王名承福水風山為

內侍監奇妙翻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方上之役唐

宰相奇妙翻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施州刺史

考異曰代宗實錄祿山亂中書舍人劉恒善候星歷元中

待詔翰林承恩又與李輔國毗睨時上軫憂山陵廣詢卜北

等不能精慎安有否臧因是得罪配流嶺南既死於路初冕為

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

恒得罪乃連坐焉今從舊程元振傳上遣中使劉清潭使

於回紇修舊好到好呼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

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

中原無主因連有玄宗肅宗之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

可汗信之清潭致勅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

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事見二百二十

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受降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

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

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

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

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勢力到翻為子可汗請與

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

言唐家恩信不可負為子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

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說式角翻州縣蕭條無以供

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

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

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亦不從又請

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陝州陝縣北有大陽關黃河津津之要也

津失再翻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會置太原

財實而不敢輕動袁晁陷信州信州本吳興陽羨之

之袁晁陷信州信州本吳興陽羨之

之地袁晁陷信州信州本吳興陽羨之

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溫州永嘉郡治永嘉縣東州餘

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

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

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

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難於用翻少始照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

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在

呂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

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絳州絳郡時朔方軍屯絳州故以

本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孟翻及嗣

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

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考異曰舊傳曰盜殺李

輔國侍於明皇在上東宮聞而頗怒及踐祚輔國首臂而去統紀曰

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河中又斷其右臂贈祭泰陵中外莫測後

杭州刺史杜濟語於人曰嘗議一武人勅有司捕盜遣中使

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為子仍贈太傅太傅丙寅

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時登里與懷恩之女俱

營以親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雍於周翻

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

河有篆文曰平陸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

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

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

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騎奇計翻長

類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

帝時皆未葬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

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

應於陝州少許縣翻諸馬舍翻考異曰代宗實錄云雍王恭行詔

命辭色不屈亦不致失禮時人解之時官軍合圍將無遺王以

東略之故上之及日會中數萬人駭傳失色雍王正色曰之可汗琚

遂與中實錄曰上堅立不屈此蓋史官虛美耳今從舊回紇傳

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紇沒翻

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



銳出境遠颺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復說武俊擢爲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張氏得成德

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

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

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

臨清貝州九城志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朝義自衡水引兵

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

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下博漢縣屬魏州大敗積尸擁流而

下朝義奔莫州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陽

李令崇威統精兵亦軍而李令崇威統精兵亦軍而

將或謂朝義或謂降朝義不悅田承嗣上疏與朝義曰臣聞兵勢兩均

則成敗由將寡不敵全滅在權首劉主破於白帝曹公敗於赤壁陸

遜黃蓋皆以權道取之今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曹公敗於赤壁陸

遜黃蓋皆以權道取之今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曹公敗於赤壁陸

則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有險亦

行陣必將攻取候其兵縱陣勢已分然後擊之南令首尾相顧伏

珍玩必將攻取候其兵縱陣勢已分然後擊之南令首尾相顧伏

兵之發利敵必驚後軍之來自然斷絕前後既不相救中軍又通精

兵服色相混不敵何待令又景義主左軍達于義感主右軍足下自

因用其計官軍敗績裴師三千餘級僕固瑒大震退師數十里由是

朝義得連州朝義既敗官軍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不建旗集

舟航并連州朝義既敗官軍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不建旗集

令史士各顧所部以抗其鋒朝義乃整師使懷恩都知兵

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

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國

帝配高宗廟封二年以高祖太宗並配是時太常卿杜鴻漸等議以

代宗睿文皇帝

初名儼後改名肅宗長子也登遐之後

廣德元年元事見下卷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爲吏部

章敬皇后生母也上奏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爲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初來瑒在襄陽程

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初來瑒在襄陽程

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

振善奏瑒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壬寅瑒坐削官爵

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元振不

敢動王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

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說武內

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

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

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歸義

郡北齊省入鄭縣武德五年置歸義及北鎮州貞觀元年州縣皆省

八年復置歸義縣屬幽州按宋白續通典唐歸義縣在瓦橋關北

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

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

縣范陽縣屬幽州武德七年改爲范陽郡屬范陽

縣范陽縣屬幽州武德七年改爲范陽郡屬范陽

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

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

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又觀今旣歸唐矣豈可

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取以詭計相圖願

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

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

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

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

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

梁崇義以妻陽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  
及正堂梁崇義以妻陽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

泰陵泰陵在同州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廟號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

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建陵在東京北龍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勝山廟號肅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

近二十萬近其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

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郭子儀數上言吐蕃黨項

不可忽宜早為之備師張本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下同辛

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

年乃得歸史充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

詔許俟秋成議之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嬌

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

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

懷衛河陽為澤潞管自田承嗣李靈耀相繼叛六月癸

酉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

實行下孟翻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

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

此待士朝官家之長老以此訓子長知其明經則誦帖

括以求僥幸帖括者舉人因試帖遂括取科會為又舉人皆

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行下孟翻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經占之朝廷擇儒

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

得出身不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國通舉見二百十四

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

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

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以平

聲而成文音從文順謂風流頽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

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

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

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庚寅以魏博都防禦

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

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魏牙兵始此迄于梁唐同華節

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魏元元年置陝

州與華州為同華節度使華戶化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九

始發卯九月終己巳十月凡二年零四月起昭陽開七月盡肅宗大荒落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以楚州所獻十三寶為上壬子赦天下改元

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

回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

俱錄華言妻羅婆墨華言得憐毗伽華言足意智下沒翻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金河王拔覽將軍封爵王諸都督十一人並封

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

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

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

今楊綰所上國子監

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為朔方行營節度使吐蕃入大震關陷蘭

廓河郡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等州即河西隴右之地也

言之蘭州金城郡隋置蘭州因山為名

前涼以其地為建河郡後魏置洮州

州取肅清之義為名河州漢地平涼

魏川因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後千歲戎姜氏居之又後為白馬氏國漢為武都郡晉為仇池郡後魏改為南秦州西魏改南秦州為馬邑郡唐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其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縣將即亮翻下裨將同又音漢古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使使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欽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懷恩為兩面貞元以後劍南西山白狗等羌內附賜牛糧給生業差賜官祿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世謂之兩面羌此其證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唐人以綵物為贈謂之纏頭綵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

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

奏懷恩謀反考異曰實錄云未懷恩而師次于汾州道遠不進

又曰懷恩頗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宴言有所指懷恩已萌二

心肆口誹謗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此奉仙出待

懷恩如舊懷恩懷仙益不自安邪志曰懷恩二年河朔新平詔太

宗度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廿軍送回統還蕃既出晉關辛公

李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懷於我也回統至辛

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因回統規其城壁陰導回統請

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

興以來謂自祿山反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

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謂吐蕃說諭回紇說式苗翻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

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

之上道行至山北謂朔州雲京奉

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

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

遂復妄稱設備復其又謂下與李抱玉共相組織

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

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

令衆士二也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肅宗臣有二女遠嫁

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場不顧死亡

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謂田承嗣李寶皆握

疆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

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說式苗翻臣既負六罪誠合

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深

重夙夜思奉天顏言欲入但以來瑱受誅瑱上卷正月

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

下誅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當時君臣情事

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撫實石翻陛下竟

無處昌昌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此翻蒙蔽聖

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驃騎

近益加疑阻代宗省懷恩書至此豈不如臣朔方將士功

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

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

毀謂即前弓藏鳥盡信匪虛言古語云寧為良弓藏不為

馬謂趙鼎陛下信其矯誣謂以臣實不敢保家陛

下豈能安國此可見忠言利行此言惟陛下圖

之臣欲公然入朝謂直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

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

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

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謂遵慶為言聖恩

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

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

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

慶乃還謂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

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吐蕃之入寇也邊

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降戶江翻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

制史高傳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邈州引吐蕃深入過  
邈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  
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  
之子儀閑廢日久自河東入朝遂留京師部曲離散至是  
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  
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府  
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  
振遏之竟不召見見賢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  
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整屋之西將將上如字乙亥  
吐蕃寇整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復扶上  
方治兵之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  
出幸陝州陝失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  
自咸陽歸長安比至此必利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  
度澧水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澧水考雍錄長安  
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將帥亮翻豐王珙等  
十王西迎吐蕃音居勇翻遇子儀於開遠門內開遠門長  
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郭子儀為中書廢立在一言  
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  
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  
又翻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  
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從才用翻朝恩亮翻使疏  
上失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  
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  
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

為帝改居重吐蕃入變重直龍圖閣改元置百官以前  
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  
舍長安中蕭然一空相尋亮翻苗晉卿病臥家遣人  
與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  
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  
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奇  
計翻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禦人  
不得往來游獵上宿其中故曰御宿程大昌曰御宿川即樊川在萬  
年縣南二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  
速往收之商州治上洛縣至京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  
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  
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武關在商州西  
南吐蕃使入變過古禾翻又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  
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  
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亮翻子  
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杜佑曰七盤即王莽所謂七盤  
四面塞斷屈曲水回繞而營今謂之三盤杜佑曰七盤即王莽所謂七盤  
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  
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  
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給即亮翻糧料使主  
使即其任上賜子儀詔悉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  
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  
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  
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上元元年置渭北鄜坊節度使領  
音同武德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李嗣業自西域赴難  
自鄜坊赴京畿之難皆段秀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失再  
實發之其忠義重天性也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



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  
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  
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長知兩翻寶應軍使張知節又音如字  
生軍入禁中清難期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亦號寶應軍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  
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  
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師二百餘騎直度澧水  
近其新翻師讀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  
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給賜反翻郭令公自商州  
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  
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將即亮翻少始照翻呼火故翻唐太  
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考異曰舊吐蕃傳  
至明德門皆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考異曰舊吐蕃傳  
人反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唐書牛心谷數百兩子儀遲留未去知所  
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御史李元平唐書李元平曰令公身爲  
元帥主上蒙塵于外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還  
商州南行在子儀遠從之延昌曰吐蕃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還  
若當大路事即危矣夫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從之  
儀之隊千餘人山谷東隱延昌曰吐蕃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還  
彼道前後不相救至倒口遂與子儀別行絕跡唐書子儀延昌與子儀  
州先是太軍將張知節與虜人自京師奔于商州七盤越于商  
朝官士麻及居人資財已有日矣延昌與子儀別行絕跡唐書子儀延昌與子儀  
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  
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咸希議高昇彭體盈  
李惟誠等數人各有部曲家兵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  
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尊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  
餘里及之遂與子儀遇于南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  
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敗兵及諸驍勇願從  
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  
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全緒至韓公堆仲卿得官  
軍其勢益壯延昌爲表裏仲卿帥二百餘騎道奔直度澧水吐蕃懼  
還汾陽家傳曰公以三十騎循御宿川略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憐不  
自勝謂延昌曰爲舍人計何以復國延昌歎曰不能對公謂曰料諸  
將散卒必逃商州若速行收合散卒策武關兵數日與之戰藍田  
設疑兵爲旂也於韓公堆吐蕃必懼我不守則兵亂而人潰使延昌聞  
公與延昌議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則兵亂而人潰使延昌聞  
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議延昌以公之言巡撫之亂乃止潰乃復今

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  
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  
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  
刺史周智光以華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  
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  
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  
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  
柳伋上疏伋音苦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  
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  
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疏與同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  
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任翻不爲天下討罪人乎于  
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  
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  
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言悉出諸宦官隸諸  
爲內諸司使持神策兵付大臣時魚朝恩然後削尊號下  
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  
廷若以朕惡不悛悛音丑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  
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  
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保護事見上  
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王甫自稱京  
兆尹聚眾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橫戶壬

寅郭子儀至澧水西郭子儀至澧水西則甫按兵不出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

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武將王甫等請長安

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乘夜而遁

汾陽家傳曰郭子儀生於王無極而多力自稱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

步乘騎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王黃公友澧水

之右王無極知之來也城中堅閉行陳戈矛若林指揮其間按甲

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會不少懼令傳呼王無極

應聲伏焉合之徒一時而潰郭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幸諸

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戎懼

焉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繁小君

軍夜至相帥進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繁小君

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

廷豈堪相公再壞邪還從宜翻又音如字載祖玄嗣又音如

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

諸軍迎於澧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

及於此到翻進音產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魚朝恩以陝州迎鳳之勢通承

得虎也處昌昌翻使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

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鄠音戶吐蕃

如字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

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

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

債潛與往來上意所屬主書省吏也明戶載必先知之

承意探微南翻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英倩金州

人也金州安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

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華州華陰郡去京程元振既

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還從宜翻又音如私入

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復從宜翻又音如私入

圖進取舊傳元振服緣府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衛

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譴今使實錄參以舊傳

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甘松嶺名州開元二十

八年以維州之定康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

保郡是年沒吐蕃至乾元元年歸誠王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名

雲山縣時蓋於縣新築二城也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

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從破史翻吐

二年春正月壬寅勅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

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從宜翻又音如尋復令於江陵安

置復從宜翻又音如復扶又翻溱州治樂縣屬山桐所置

也江陵府上元置府又置南都則善地也令方丁翻癸卯

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



分劍南為東西道見二百二十卷唐宗至德元載考吳曰舊傳武  
庫京北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揚州刺史遷京兆尹  
上皇諸兩川合蜀二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武庫京兆尹少尹何  
巴州刺史遷京兆尹少尹何府之官  
此年始合東西兩川為一道  
上皇諸兩川合蜀二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武庫京兆尹少尹何府之官  
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  
僕固懷恩上不許按古者將軍出師必命將帥至是上命真卿說諭  
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  
難說式義難乃曰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又音  
如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  
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  
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  
弟也從才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  
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  
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  
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郭子儀已  
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甲寅禮  
儀使杜鴻漸唐會要曰高祖禮代之際鴻大雅與實威陳叔達參  
檢校開元九年車駕除國子司業仍如太常禮儀事自此至二十  
年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知禮儀事至大寶九載始置禮儀使以  
太子左庶子掌之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  
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唐  
冬主祀圓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雩  
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義也乙卯立雍王适  
為皇太子適古居翻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  
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  
午等五谷吐蕃入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興州界其  
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  
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

雄軍從之僕固懷恩既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  
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朝直通翻將即亮翻辛  
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  
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去年十月  
也榆次城首領又推杏  
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  
深代宗心事惟  
與子儀言之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  
朕鎮撫河東為子儀言之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汾上謂汾陽將  
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  
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  
王朝直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並  
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功焉由  
是為宦官所疾李峴相肅宗不為李輔國所容官故與晏皆  
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  
為兵部侍郎並同平章事王縉實附元載與之俱誅張本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  
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癸酉上朝獻太清宮  
太清宮玄宗所  
建觀音直通翻甲戌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  
逸盡與之李光逸並祁縣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  
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後者行不能及者也射  
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  
射之何傷白玉焦暉欲殺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  
乘馬乘音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  
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朝直僕  
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朝直國家



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上之幸陵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數所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皆所以懷自喪亂以來憂患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官安祿山作亂關洛路阻漕運迺險勞費汴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渠堙廢始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授穗以給禁軍授叔宮廚無兼時之積病時元載為相故遺書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甲子盛王琦薨琦玄宗子也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間則出掠間古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澄城春秋左傳北徵之地漢為徵縣屬馬邑首澄後魏為澄城縣并置澄城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縣實應六月望戊寅月蝕三之一官厭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他代宗至德服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等獻之等使用儀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會及五星差數以寓大衍曆術上元七曜起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九紀曆庚申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孝弟力田之科始於漢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子儀時鎮河中表先罷河中節度以示諸

鎮君子惜其有安國家尊朝拜之  
心而時君不能盡用之也  
軍韓元二年置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復扶又翻不

許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  
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

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  
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日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

帥朔方節度等使優詔解其職任使河北諸帥不復其太保  
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關更勿有疑懷恩

竟不從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貲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

卿或言稅賦有由者公私咸濟乃分遣使官稅天下地青苗錢承前  
可課料宋白曰大曆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青苗地頭錢等承前

青苗錢每畝徵十五文地頭錢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已後宜一切  
稅特減徵納八年每畝率十五文俸方用翻太尉兼侍中

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治直指  
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

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  
復稟畏少始顯復扶又翻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速若無君者

光弼愧恨成疾已酉薨史言李光弼不八月丙寅以王  
緡代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行營統帥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  
吐蕃十萬衆將入寇直遙翻下汲翻吐從職入寇考異

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師  
家傳實下過十萬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分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百五十里上召問方略對  
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少

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則懷恩將  
內河東人懷恩本臣偏裨眉翻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

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  
奉天

甲午加王緡東都留守緡音管守河中尹兼  
節度副使崔寓使使史翻萬子鉅翻考異曰五月已罷發鎮

兵西禦吐蕃爲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  
及居民終夕乃定吐從職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

雲京同平章事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  
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充南道通和吐蕃使許通和以緡子儀子儀聞吐蕃逼  
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率

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狗羌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  
餘錢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  
蕃于宜祿將郭晞又音如字領北政補賣翻考異曰實錄

蕃于宜祿已孝德敗吐蕃一千餘衆冬十月懷恩引回  
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考異曰汾陽

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冬十月懷恩引回  
陽家傳二十六日賊先軍大宜祿然則前八

州舊有鹽池漢水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  
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

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  
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

儀出陳於乾陵之南陳音陣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  
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  
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考異曰

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西斬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  
三人皆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等自廣京師解嚴汾陽

二六八

洋州古成固縣唐志洋州治興道縣卽古成固地





對上復問之。又復扶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誡寬之子也。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又爲劍南節度使。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光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海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王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邕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王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

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史因李正己將帥亮朝直遙翻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嫁郭子儀之子曖。代驛鳥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吳興山之陷長安也。見二百十八卷。掠送洛陽宮。上克洛陽。見二百二十一卷。遂失所在。上卽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大明宮有少陽院。太子居之。尼女夷。翻少詩。照翻。鞭殺之。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唐百高座。百尺高座也。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德皇后資聖寺。咸亨四年。復爲僧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魏國公楊素宅。貞觀中。賜濮王泰泰爲寺。立講仁王經。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善音講經。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誘羊久翻。吐蕃。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尙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數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宋曰。回紇。翻。下。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整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易以政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李光庭。唐。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此時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各在本道。餘皆分屯京西。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治直。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卽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考異曰。舊懷恩傳曰。懷恩領同。統及朔方之衆。進。行至鳴

沙隱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被長藤九月庚寅朔丁酉大將

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王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王

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及去年

上猶爲之隱爲前後勅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

死惘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

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書寺有卿

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佛也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

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從才用城上士

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中竹仲翻城上士

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

日斂衆還營城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

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

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

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

奉仙將軍李日越屯整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

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

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

城中男子皆衣皂衣於既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

一則士民大駭踰垣鑿寶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

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

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上問東西朝恩忽

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

所角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

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反邪勅使使使使

今屯軍如雲不勸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

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如此且兩省官也而史失其名唐置史館何爲哉

恩傳云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陽陽

討瑒以霍文瑒監之王景崇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

高卿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

自高卿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

詔諸將宗不內其語然猶罷下功居人臣第一心

加數帝未及殯子儀憂其後而吐蕃陷京師宰用

恩內勳乃勸帝從洛陽遠徙狄州百餘在庭朝恩

足以及冠何處帝云云李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

李肇國史補曰代宗朝百僚立班久閣門不開魚

不知所製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勅使

還幸之議按僕固瑒攻絳州不聞攻絳州高卿爲

是吐蕃後入寇時也新書所云不如據何書今從

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

党項西掠白水白水縣漢果邑之地後魏太和二

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

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

至鄜州宋曰鄜州漢上郡離陰之地後魏太和十

爲名九域志鄜州東南至同州四百一十四里澄城

十里坊州漢果郡中郎將尉遲氏後魏鄜州管內

元皇帝作牧鄜州於此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

坊爲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音

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

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

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復扶又翻

至奉天考異曰鄜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寇九

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爲寇必將有故吾方

戰而下也朝恩流言謂郭公與懷恩爲應陰率諸

郭公聞道入觀且以衆議聞上曰無是即日令赴

公真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按回紇九月未至

至奉天丙寅回紇丁卯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

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爲元帥與回紇對壘豈可

棄軍入朝份陽家傳此亦無入朝事今不取癸亥

州官廨民居而去唐書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

陽



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北原之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兩知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者牙前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用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子儀之審處利害而權其輕重呼曰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由翻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謂舉兵助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唐京師屬縣附城之縣為赤縣次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謂懷恩之助吐蕃而叛且懷恩叛君棄母謂懷恩之助吐蕃而叛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自貞觀中四夷君長請太宗為天可汗是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尚唐公主為舅甥之國復扶又翻說式苗復扶又翻說式苗之財不可勝載升馬牛雜畜長數百里畜許救細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漫音萬又莫官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為翻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翻下沒翻會慈由翻長知雨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亮翻相見亮翻相見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白翻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李翻會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見賢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靈臺唐縣屬在靈州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考異曰實錄曰十月吐蕃退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

元光等錄之十五日于靈臺破海結息一十萬衆十八日於涇州東  
又破之舊子儀傳曰子儀自河東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于儀一  
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  
其南陳迥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帥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  
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  
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  
天可汗存乎報文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救我子儀又使  
論之云云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  
之子儀乃吐諸將諫子儀曰今力固不敵且邠州舊路而歸回紇首領  
紇傳曰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邠州舊路而歸回紇首領  
羅達子等帥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發甲持滿  
數千人回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回紇曰  
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整甲拔馬挺身而前回紇酋長相顧曰是也  
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回紇大將合胡祿都督葉良相顯等手責  
讓之曰國家知回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負約犯我王畿我須與汝  
戰何乃降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人拘繫我下將士須與汝戰回紇  
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殺之主  
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爲將懷恩天公殺之主  
請追殺吐蕃牧其羊馬以報國恩郭志曰十月二十四日回紇逼涇  
陽陣于郭西使漢語者曰城中誰將軍軍吏對曰郭令公虜曰郭令  
公亡矣給我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執其于晡等扣  
馬止之公過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執其于晡等扣  
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虜  
又曰曰恐不見信願擊殺萬餘人而自效郭公從之回紇擊吐蕃逐之  
十九日敗蕃衆於靈臺殺萬餘人而去按長祿十月己未朔二日辛酉  
十九日丁丑如寶錢所言豈有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京畿留十七  
日而寂無戰之一事乎當是時陳旌在于儀軍中所記月日近得  
其實今二虜圍涇陽及于儀與回紇盟反破吐蕃月日皆從汾陽家  
傳事則兼采衆書擇其可信者取之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  
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  
又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又入爲僕射  
朝恩專將之將帥亮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  
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  
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北軍北門大軍也  
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凌盛分爲左  
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史言神策軍雄盛之所由始郭子儀以僕固  
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  
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勅并舊將有功者皆  
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  
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

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謂殺張勳及杜弼家屬之罪治直之翻上旣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見賢通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

起唐肅宗大業元年八月至唐肅宗乾元元年八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  
復始復靈武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  
三原路嗣恭鎮之

楊志烈死見上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  
州長史上皆從之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

四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十一品分田十一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八頃五品六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十品一頃

昭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吁利州古首侯國秦漢昌縣南元復為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吁古曰翻獻誠使吁移  
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  
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漢州漢維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為德陽郡乾元復為  
武作七寶舉迎吁入成都以寵之武薨四月見上卷  
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又  
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又為節度使吁時  
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  
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吁還成都吁辭以備吐蕃  
未可歸英又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吁轉徙入深山  
英又自將兵攻之聲言助吁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  
尺禁武士馬凍死者甚眾吁出兵擊之英又大敗收  
餘兵纔及千人而還又音如字英又為政嚴暴驕奢不  
恤士卒衆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德方智翻肅宗至德  
所居行宮為道士觀玩翻仍鑄金為真容英又愛其  
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吁宣言英  
又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  
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英又大敗吁遂入成都  
屠英又家英又單騎奔簡州宋白曰簡州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陽安平泉資  
州有賴簡池因名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吁叩  
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巖  
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梁武帝置邛州取南界邛山為名邛  
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梁置安  
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取劍關為名各舉兵討吁  
名與奴刀翻考異曰唐縣作李昌巖今從實錄  
蜀中大亂吁衛州人也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宋白曰唐垂拱二年



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桐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二千五百里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  
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曆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春正月乙酉勅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  
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  
琦為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  
天下財賦周智光至華州周智光至華州見上卷上益驕橫  
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  
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  
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剽掠擅留關  
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

唐制中春秋釋奠于文宣王皆以上丁戌以祭酒

命宰相帥常參官

常參官常朝日當赴朝參者以祭酒

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品以下一參號常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館學士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師讀日率下同相息亮翻  
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朝恩直講子弟皆服朱紫  
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  
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  
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載恐又  
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  
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  
多讒毀長知兩翻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  
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尚辰羊翻  
是目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

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  
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  
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果實則誅虛則賞太宗著門司式  
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其無門籍  
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門司與仗家引奏其無門籍  
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  
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史記曰  
卒成幸蜀之禍幸子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  
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  
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  
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  
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  
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  
之僕扶又翻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  
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  
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舊志京  
人聲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  
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崔旰之亂也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  
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鎮一也北卒有能引  
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犯盜當死  
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  
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中竹仲翻秀  
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

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正卿尺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爲邛南防禦使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邛道邛山入青衣以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旰旰皆爲旰所奪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涼州

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也故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釋奠器用常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注云釋菜禮也釋奠則舞舞則釋器司馬之屬司戈司盾司祭司祝司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奠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時從喻希謹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案及北齊車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皆以學官大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魚朝恩執易升于國學玄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

高座講席履餗以譏宰相承君苟非其人則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難堪也王縉怒元載怡然得謂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縉子儀入朝詔元載王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時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

數所角翻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巳從之杜鴻漸習知朝廷之務姑息故敢以崔旰等請壬寅以旰爲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遂據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

當用名儒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尋復其舊舊常袞謂國子監爲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

爲時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掌朝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冬十月乙未上生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聖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兩知請却之上不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大赦元悉停什一稅法稅法什一

卷上十一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過華州館古玩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爲子叱下斬之史曰智光智光遣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亮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號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具數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殷懍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言郭子儀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

桂管觀察使史言郭子儀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

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惡鳥宦官董秀掌樞密是後遂以中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董秀引薦於內數日改宣歙觀察使宋曰元載元元年傳宋訪使及諸道觀察使置觀察使今按李希烈元任重矣少遊止觀察一州或數州其任在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已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日率下同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宋曰澧州漢寧縣地改澧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吳立天門郡隋置松州尋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注渭水東過鄭縣北又東與赤水合九域志華州鄭縣有赤水鎮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已已置潼關鎮兵二千

人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合東西川見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元永泰事見上卷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悲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史曰郭曖理不礙不聲

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命宰相及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考異曰舊唐傳云鴻漸仍帥旰同入觀鴻漸傳云鴻漸請旰為行軍司馬仍賜名號鴻漸遂授旰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

始入朝實錄亦無鴻漸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復扶秋七月丙寅以旰為西川節度使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斂力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按舊史章敬寺在通化門外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上母吳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財當作材都市之材謂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隋為樂遊園開元流風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隋為樂遊園開元流風

費逾萬億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一法其小數以十為一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榜笞機音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為下皆寢不報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葷吳菜也血者殺大畜而取之好呼到齋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



開安慶緒殺祿山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事見上卷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飯扶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仁王經也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勅天下無得華夷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忻州五臺縣有五臺山釋氏相傳以爲文殊道場鑄銅塗金爲瓦所費鉅億鉅億者億億也繒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從千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運八月

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李抱玉以陳鄭澤潯鳳翔等道節度使防吐蕃固讓僕射言辭確至確堅也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晚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潘原本古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潘原屬涇州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十七日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燧合攻之今從實錄錢寶錢甲寅歲靈州乙卯歲

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考異曰唐曆九月吐蕃圍靈州武成中嗣恭破吐蕃按長曆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譚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是歲復以鎮西爲安

西改鎮西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贈建寧王倓爲齊王倓死見二百一十九卷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封南陽夫人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字又秦相魏置虞候都督後世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數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爲貴妃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羽林將軍獻恭自代從才上許之壬寅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山見前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蓬萊殿在紫宸殿北蓬萊殿下爲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汗衫單居之常服也今通寶

自給舍以上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舍人皆唐正五品官也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泌謂泌考異曰新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

泌固辭泌謂泌考異曰新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其所以而授之於泌者泌先公出乃爲仙去及中書都無所傳錄其遺而泌以爲命乃代宗時之微也張后補國所遺亦竟不知其由故玄龜難遇必難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立即召泌也頃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

李繁議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勅然後爲宰相邪相見見前後因端午王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四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二六九一

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見一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七月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爲不爲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爲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爲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墮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復扶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重首龍翻使疏史翻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考異曰鄭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紫宸上欲使內人誦經泌曰臣六十七年在此又況新婚上則位至永泰四年年又云因此得遂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誅不相遠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令方丁翻倓惠文太子薛王業贈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惠宣太子皆在玄宗朝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事見一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爲讒人所害卿使尙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諡倓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順陵諡甲至順順陵在咸陽縣咸陽原考異曰鄭侯家傳曰倓命使自彭原迎喪葬齊陵今從實錄葬順陵崔

希彩所敗敗補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領幽州留後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數所秋七月崔寧妻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考異曰實錄五月子琳戰破之崔寧之妻五月奏據城十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頻故也子琳走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洛度徒勞軍旬餘日而還勢力到翻還從回紇可敦卒紇下沒翻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散音斤翻使蕭昕許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德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詰去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事見上卷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丙戌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釋氏孟蘭盆經目連比丘其母後受食夢華錄曰中元寶蓋悉錄衣以竹牀三脚如燈狀謂之孟蘭盆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靈竹作盆盛貯紙錢盛以一竹爲此以七廟神靈爲安在邪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楮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開本大明宮圖光順門在紫宸門之西光順門內則明義殿承慶殿自是歲以爲常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尙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吐蕃入邠州璘擊破之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郭子儀丁丑濟王環薨環玄宗子也壬午朔方騎

將自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

於靈武唐書卷一百一十五考異曰寶曆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

最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

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素堡

臨洮州吐蕃志吞秦土故築堡於洮

容谷種而還宣和又音如字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

去戊戌京師解嚴穎州刺史李祐以事忤滑毫節

度使令孤彰性古彰使節度判官姚爽按行穎州

孟因代祐領州事且曰祐不受代即殺之祐知之

因激怒將士使殺爽與爽同死者百餘人祐走依河

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面冬十月乙巳彰表言

其狀祐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時兩制考異曰寶曆十月乙巳穎州刺史李祐無本道節度判官

姚爽及爽之弟祐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孤彰以聞祐亦抗表

上聞初祐以公孫為彰所殺因遣使按境內便知穎州事祐聞

之遣使與彰同謀彰與祐書將為爽使將士遣於路中穎州事祐得

穎州將士怒殺爽州判官魏爽初令孤彰奏穎州刺史李祐遣爽代

之且告之曰若祐不受替即殺之祐之告將吏怒而殺爽并第

統紀作滑州判官魏爽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

宣詔決李祐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

入朝朝直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

度使使疏郭子儀還河中自奉天入魏回還河中元載

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

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

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

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

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

慶三州隸朔方唐書卷一百一十五考異曰寶

傳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寧六月公自河東遣一萬兵二十八日

如邠州子儀集兵於邠寧六月公自河東遣一萬兵二十八日

拒乃以子儀集兵於邠寧六月公自河東遣一萬兵二十八日

中防初吐蕃既退諸侯入朝是時馬璘西以四鎮兵歸邠寧李公軍

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日非

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非曠職乎載笑然曰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

中澤將軍在營屋遊軍伺寇不遠京室王畿之內豈無虞方兵在河

益屬自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圖之載曰今若何如三

公領軍所指揮既而相謂曰我曹既為所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

公兼領涇州尋以邠寧之李公兼領邠寧其子第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

其令蒲之韓卒清選于邠寧之李公兼領邠寧其子第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

以朔方河中之軍鎮之自帥四鎮北庭之衆遷赴涇州將以拓西境

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公為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

邠州留後唐書卷一百一十五考異曰寶曆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

元載難乃且歸久羈旅數遷徙數所四鎮歷汴號鳳

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汴皮面及徙

涇州衆皆怨誅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汴皮面及徙

刀斧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日警嚴者將日嚴殺以警

節令每更來白掌漏者謂守漏之卒也輒延之數刻遂四

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

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

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皆止坐者勿起各

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

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

徙于涇史言段秀實能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吐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考異曰舊傳作許果將卒



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治縣屬懷遠縣又如字濠州改濠州因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縣屬太平州本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屬懷遠縣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屬懷遠縣漢書地理志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江左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太康初又改為江寧至肅宗上元二年更名今屬昇州使又北至楚州大掠張萬福至濠州南度江而中當塗及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將即亮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兵農既分糧以養軍謂之官健猶言官所養健兒也按唐六典衛士之外天下諸軍有健兒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鎮戍開元十五年敕以天下無慮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鎮戍開元十五年軍者每年加將劍給賜給賜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輸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

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朝宣通朝魚朝恩建章敬寺自以為功因子儀入朝請遊之以夸其大其事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衷甲謂在衣中從才用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如長壬午流李帖於夷州帖於夷州夷州在令狐彰也乙酉郭子儀還河中朝而還也還從宣嗣又如字辛卯賜李帖死二月壬

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時音止音從魚朝恩之請也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松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黃草峽在涪州之西有黃草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即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紅不歸之人子琳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使使史劉義之請於朝陽曲人劉昌裔舊志前漢陽曲縣屬忻州定襄陽曲十六年又改為汾陽屬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為陽曲縣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說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為峽州團練使初僕固懷恩死見上泰永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卿董晉為判官虞卿董晉後魏分置虞卿貞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卿二十一年復置解縣而省虞卿天授二年復分置虞卿解縣今府南解以虞卿縣屬化縣今縣西三十四里解化故城是也實定四年改解化為虞卿縣今縣西三十四里解化故城是也實定四年東於解縣西五十里別置虞卿縣今縣是也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言不計其生死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音呼玉翻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音呼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此晉史韓愈狀晉之辭其言皆有溢美詞讀曰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辛酉郭

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亮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樂音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并翻帥所類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縉音以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鹽州漢五原郡治五原縣今州南抵靈州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托它事擅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將即亮翻又如字軍府始安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吐蕃入塞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使瑊更翻郭即亮翻城古成翻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令力丁翻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射實謝翻新平漢上郡之白土縣名猶不改西魏置州隋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爲邠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漢建安中分扶風置新平郡魏其之亂廢郡不立後魏於今縣西南置白土縣屬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曰上縣爲新平縣唐武德以新平縣爲邠州治所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爲相亦利其老病易制易以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爲謝詞十二月戊戌冕薨

政好呼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少詩照翻籍沒其家資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邪音耶上聞之由是不憚朝恩養子令徽尙幼爲內給使衣緣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凡無官品者親內給使掌諸門進物之原宋白曰掌諸門進物出物之原衣於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皆翻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強其兩翻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閒奏朝恩專恣不軌聞古翻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將即亮翻皓將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陝失冉翻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爲子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號寶雞鄠整屋隸抱玉鄠音戶整屋音丹望號制右扶風有鄠縣二都郵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郿州唐開元初改爲鳳翔武德後周廢後魏又於郿置平陽郡城一縣西魏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平陽興平武功天演大業二年改曰郿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府興扶風隸神策軍興平舊曰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孟翻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

兵屬留守時式又翻延賞嘉貞之子也張嘉貞二月

戊戌李抱玉徙鎮整屋徙屯整屋以兼統山南軍士憤怒大掠鳳

翔坊市數日乃定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

恩朝恩始疑懼通鑑原翻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

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

及周皓密謀誅朝恩考異曰朝恩五年春詔以集食召朝恩

諭郭公卿方一軍有社稷祭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

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朝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

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國卿吏請公無往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

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與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

從者三百人願備非郭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

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僕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

驛之省公以所聞對曰恐勞思慮耳軍容無海捧手鳴咽雪瑞曰

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按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郾州或

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

公上言魚朝恩潛結周智光為外應久掌禁兵若不早圖禍將作矣

亦不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

酉寒食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十一日一百六日斷火

國子錄事無所不得作龍蛇之戲而元公求之不肯出乃趨左右太子

錫抱木而死又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皓移書觀武

期謂令陸贄業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綰即推

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無子

春焚之事然周書司恒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

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朔是三月之初然則禁

制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

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

悻悻結與左右擒而縊殺之載祖又翻又如字朝恩通鑑又

蒲沒翻縊於期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

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既奉詔知負恩乃自縊又曰載

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宴食宴近臣朝恩入謁有詔

日載恩乃傳言昭等侯朝恩上以舊恩結其黨皇南溫周皓按實錄

年十一月乙卯孟昭為京兆尹今以財結其黨皇南溫周皓按實錄

昭為京兆尹也奉詔自縊非其實新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

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

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

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

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

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

相領之度使洛翻勅皇甫溫還鎮于陝復以溫鎮鳳翔

再失相恩亮翻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

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

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

緝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

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

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無蓋父執也載在宣州又如字使

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

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院僚

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校戶教翻留宴數日辭去贈絹

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

臧玠殺觀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

賂而還澧音禮楊子琳自峽州還涇原節度使馬璘屢

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璘翻上諷李抱玉以鄭穎二

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穎節度使庚申王縉自太

原入朝縉音音朝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為

湖南觀察使荆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

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鉢等拒昂留

己錢十甲寅詔起復伯玉鎮京南如故秋七月京

畿饑唐以京兆同華米斗千錢劉希暹內常自疑希

黨附魚朝恩朝恩死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

故常自疑暹昔廉翻



上悉知元載

以李必有寵

從肅宗自靈武至

恩之誅祕亦

會江西觀察

言報即可束

少遊使善待

三才圖會

晶元能兼濟  
類翻使膝亡所

綿亘二千餘

入聲言蕃兵入  
道向岷隴二州而

則寇逼關輔

山南使臣得

分少又音如字

張侯夏永

等皆寄治蒼

南經略使王

賊帥歐陽珪

州治廣州兼統

耶士少伯舍

宋白曰義州卽漢蒼梧郡  
臨陵縣地隋爲永熙郡永

二千餘人。皮戒敗。葛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

馮崇道先

桂州叛將朱濟時皆

進金才克李魁遣其

乙未豐州刺史楊子

庚申以典內董

為局改典內曰令置丞掌

李少良上書言元

置少良於客省少良

史陸珽以告載載奏

御史奏少良頌珽凶

古蒐翻 五月戊申來

無得檢勘從之。詩載

所駁故也。載祖亥翻又音如字駁比

忠臣將兵二千屯奉

以防之謂之防秋

才阿附者爲腹心漸

博學自之、朴全氣雅

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相昔亮翻九月吐蕃

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青石嶺在石川西北郭子

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

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羊翻

韓滉作賦斂出入之法滉呼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

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

子也滉休開元中為相有直聲而滉以滉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

內宮城下北來第一坊又北即西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

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金光朱雀門在長安城西

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使陳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邠州在直隸縣北夏

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吐蕃入塞五月乙

未赦天下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

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西內宮城之外為皇城

日悅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盧龍節度使

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

因衆怒伺間殺之使陳亮翻相史翻問古竟翻朱希彩殺李懷

仙自立單見上卷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

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

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

言狀泚自謂又音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

幽州盧龍節度使左常侍左散十二月辛未置永平

軍於滑州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

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粦亮翻帥所類

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粦知留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

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治直時藩鎮率皆跋扈獨

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

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豪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

陽齊映高陽齊映屬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

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

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

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

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將即亮翻伏見吏部尚書

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

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

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吏部

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怵

為美原尉美原尉又音如字縉音信芳俱翻咸亨二年分

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奏優者言劉驛往來供給

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車馬薪芻糧用皆無闕乏

筠劾奏其狀筠劾奏其狀勅禮部侍郎萬年于劭等

按之劾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

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

州長史朝廷稍肅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里歙州京師東南

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

長知兩州考異曰實錄云侯莫陳邕為美原尉舊李希

原尉侯莫陳邕以主郵傳改長安尉又曰舊筠劾奏浩等上依違

未決屬月餘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修德月修刑今誣上依違

之罪未理此天之所以徵成於明聖由是感寤坐於省中

自此朝無益振百吏肅然故己五月乃食於時未也今不取

辛

回紇自乾元以

卯鄭王邕薨贈昭靖太子邕上

子也

才幽州

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

州防

私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常爲用潛至上大喜勞賜

甚厚到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

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未晉州男子郇模

世以國爲姓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

真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

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

食於客省惟旨者及番客未報者皆館於其中常數百人館古玩

其言監古國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古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監古

同堂謂之四聖爲子且交焉目二月年終一

奉使風令毀之。冬十月日長。中夜同門三行。人因

之。靈州坡土蕃萬餘衆。土蕃受一萬馬。同平章事以褒。

義豐朔方兵馬使軍威將步騎五十二萬寇涇州郭子

宜祿白曰宜祿本漢鴈鴈縣地後魏熙平二年分鴈鴈縣置東雲

考異曰實錄作甲子蓋奏成登貢貢可貢音

贊草名蓋其地多望焉句命豪僉市巨焉以蒲其也

將史亢溫需准等意經減不用其命。減召使登靈川。

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焉用此爲命歟之弓箭而

已酉三月十日聖駕抵月止急命擯之叫駭兵衛

渾瑊等前後相接以待之  
突出乃免唐縣十八日

二十四日大戰于長武城我師敗績城等

二日馬瑋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己巳瑋遣軍斫吐蕃營破之二十  
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隨兵屯西鄙十一月一日吐蕃與殺公刺事

八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大戎入寇大戰于鹽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  
渾瑊之衆併力齊攻防秋諸軍望城而退是役兩軍不列今日從部

志唐段公家傳事從  
實錄舊傳兼采諸書  
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  
涇原兵馬

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

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

苟自全乎。召令謀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

諸君忘其死邪帥所類翻令謀等惶懼拜請命將帥亮翻秀實乃

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陳讀曰陣。且收散兵爲

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旣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

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

天下問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敗補莫對渾城

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復扶又下同然願一言今日之

事惟理物理不則再見任日不讀子儀赦其罪使

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

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

趙秦原秦谷非子所封地也越十喻翻鳴鼓而西虜聞之至

百城返臺縣之百里城  
渾城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

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用翻殺數千人虜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數所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秦嶺即商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與光武取隴右先降高陵而後與誠更害之地也平涼隴屬原州西南與隴山之六盤關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尙存吐蕃奔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見開古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使使洛翻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爲後楊炎復議城原州張本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爲子儀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一起開元通鑑提格盡屬維治七月凡五年有奇始甲寅終己未十月凡五年零七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田神功入朝見上奏上年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澧朗鎮遏使楊猷入朝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

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

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二月辛未徐州

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徐州治

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

弟神玉知汴宋留後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

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

之地雜羌渾之衆項之屬渾吐谷渾也

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樂首洛妻七細

驕慢史言狼子野心

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史史龍右節度兵馬使

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又音如字

考異曰唐縣作癸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五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未今從復為上言邊事復扶又翻為子為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

己表求平章事將即亮翻丙寅以璘為左僕射璘翻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泚自泚翻又音此將即亮仍為

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癸未與善寺胡僧不空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

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釋典云佛在多羅奈最初為五人說契經

更舞更工衛翻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

土龍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朱泚入朝至蔚州

有疾特病而行之也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

聞而行特病而行之也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

敢復言復扶又翻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後文紀

諸將安士民以為笑事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

大昌曰高宗初和議來宮諸門嚴亭皆已立名至上元二年延英殿

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宮即有延英殿觀召對幸臣則始於

代宗耳代宗以苗晉卿年老遷其職入閣不趨為御延英此後禮也

殿故陽城故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上疏伏閣不去也

犒賞之盛近時未有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

殺人總下沒翻有司擒之上釋不問甲辰命郭子儀

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璘翻又音此

冬十月壬申信王璣薨乙亥梁王璿薨二王皆玄宗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

使作亂誘羊久翻將即亮翻

國名璣戶音翻又

音皇璣似宜翻

使作亂誘羊久翻將即亮翻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嵒

帥其眾歸承嗣帥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

之相州在魏州之北辛丑郭子儀入朝壬寅壽王瑁薨乙

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

堅為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昭義本皆戊申上命

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

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吐蕃

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

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

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

州之地相衛已陷於承嗣自置長吏掠其

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魏州自置長吏掠其

之使其將士割耳顰面請承嗣為帥辛

未立皇子述為睦王逾為彬王連為恩王連為嘉王

為端王通為循王通余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逸為雅

王諸皇子皆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

後華州河陽三城使常休明河陽本屬懷州

入河陽三城使河陽三城使又以其子承昭知昭義

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少恩

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

兵馬使王惟恭為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

蘭慰撫之慰撫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

令珍陝州軍亂三月二十八日辛觀察使李國

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將士軍士大

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過陝上

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

令軍士匿名投庫物藏庫物一日獲萬緡盡

以給其從兵為賞從兵乙巳薛嵒常休明皆詣

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

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使李寶臣寶臣弟

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

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

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

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

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

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

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

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

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

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

己攻德州拔之德州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

騎四萬進攻衛州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

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

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

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州



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海北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道蓋安史之亂以兵被張孝忠統制而  
屬於李寶臣因孝忠本奚也張孝忠奚人世家田承嗣以  
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東

身歸朝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所屬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郭子儀還邠州入朝  
考異曰汾陽家傳作丁丑今從實錄子儀嘗奏除州縣官

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  
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  
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

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  
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

何怪焉聞者皆服史言郭子儀忠純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  
子期寇磁州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陽出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縣獄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吐蕃寇臨涇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隴州及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  
竄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隴州

李寶臣正己會于東強東強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晉復  
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

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  
南度河屯陽武陽武縣屬鄭州本原武城武德四

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珪守之用翻寶臣不能克  
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吐蕃略潘原

戊午命盧

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此且禮翻冬十月辛  
酉朔日有食之盧子期攻磁州磁州之翻考異曰舊

大破子期于清水按新書田承嗣傳清水作臨水音置臨水縣  
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陳留縣屬河南府開皇六年復置

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  
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新即光緒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據

平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  
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

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勞之利翻將還寶臣詰其館  
遺之百縑遺之手翻承倩詰詔置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

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  
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

常欲之寶臣本范陽內屬吳范陽將張瑒高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

內瘞之計翻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  
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

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  
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葛



後宋史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

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

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滑州承平節度吐

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郡屬滑州八月

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國八

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史

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

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

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

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少始照翻考異曰汾陽靈曜

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惠潛說僧惠僧

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將節度副使僧惠乃與

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

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

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汴皮變翻

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置滎澤縣屬

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

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奔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

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史言李忠臣因馬燧戊辰

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于雍

丘漢書下敗永同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

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

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

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

青兵於匡城少始照翻匡城屬長垣縣乘勝進軍汴州

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

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考異曰斬數十人而還宣

字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

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

數考異曰實錄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

本奚也丁未曜靈至韋城隋分自馬縣置韋城縣於古韋國

己功讓之不入汴城考異曰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

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

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

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

加同平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

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

申璘薨使璘史璘薨後璘子璘考異曰實錄段秀實公別傳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治喪之李漢惠

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

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

於衢路輒執而囚之出中問注云非護喪從行者

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

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



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自高仙芝喪秀實始見於史其後實李嗣業不赴難水之潰保河清以濟師在邠州謀事時暴橫之卒與馬瑋論不同及治喪曲防周處以安軍府最易擊朱泚以身殉國其璠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事業風節卓然表出於唐諸將中璠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以勳貴治直之中堂費二十萬緡它室所減無幾幾居其子孫無行孟家貨尋盡者適以爲不自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使陳吏翻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李忠臣破李靈曜得汴州即以此與之汴皮變翻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尚辰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爲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丁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載祖又翻又音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女尼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悛丑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吳湊章叔皇后弟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有中宗後從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案裴炎傳政事堂相於門下省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爲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從政事堂於中書省載祖友翻又音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

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尚辰問端皆出禁中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相息亮翻勿怪乃脫穢戰塞其口而殺之衣塞衣則翻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首謂罪首從謂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栢州刺史宋白曰栢州舊名栢州因栢山爲名劉晏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食用之味甚辛辣徐表南中記曰生南海諸國是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絀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朝直遙翻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才用翻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乙信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信乙信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載祖又翻洄混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丁酉吐蕃寇黎雅州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飛越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樂音洛惡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哀奏京官俸太薄貸他代翻又上己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

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俸扶用翻重直用翻載祖友翻又音如字縉音音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唐眉中翻使疏吏翻自是年定俸之後至于會昌則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史知軍事七萬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四萬觀察判官支使丞三萬五千觀察參軍職縣上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上縣五千觀察防團練推官巡官攝赤縣丞兩赤縣主簿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職縣丞攝赤縣簿尉一萬五千職縣上縣主簿尉二萬由會昌以前其間世有增減不可詳也按類篇爲次赤縣屬赤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培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坐粗

五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瑣離珍翻橫戶孟翻及英倩下獄下戶錄翻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使諱史翻元載王縉之爲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饌難戀翻又難院翻食祥更翻遂爲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泚直禮翻又音此上時掌翻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唐制堂封歲百億宗尋復舊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朝直通翻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取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扶者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伐檀之辭如袞者亦未可

以深譏也。楊綰常哀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大曆元年元載貶湖州刺史。綰尋改爲吉州司馬。遷湖州刺史。上卽召還。又音如字。甲辰以

爲刑部尚書。羊嗣。綰衰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爲都官員外郎。以理訴競雪冤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屬刑部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穎節度副使段秀實爲節度使。考異曰段公別傳曰自授鎮三五年間吐蕃寇原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吐蕃八萬衆軍

於原州北長澤監。蓋長澤川唐舊置馬監。已破方渠。梁宋白鎮通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靈軍秦長城在北一里。入拔

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

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皆有鹽池生。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

恐鹽戶減稅丁亥奏兩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漢德潤澤廣翻宋曰大縣初韓滉進鹽生鹽以爲瑞瑞後又奏乳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及縣廣陽縣存縣以屬常州。吐蕃

寇鹽夏州又寇長武。光緒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南通道吐蕃自是不敢輕犯宋曰長武鎮在鳳翔郭子儀遣將拒却之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爲宋州刺史。考異曰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治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昌以宋州牙門將說李靈曜歸順則是僭惠先已爲靈曜守宋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僭惠未降則治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僭惠已爲李忠臣所殺治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爲治功故云然其實非也。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京兆尹黎

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

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渭南縣唐初屬華州時屬雍州宋曰日郭

緣生述征記云渭南縣阿附度支。謂阿附韓滉。稱縣境苗獨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

澡南浦尉。後魏分南浦縣置南浦縣唐改爲南浦縣計澧州司戶而

不問混。唐音混。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使疏吏翻吐

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還從官翻又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應池

賜號也。時人醜之。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

師。朱泚自涇州入朝還京師因遣防秋而還還從官翻又音如字。丁亥崔寧奏破吐蕃

十餘萬衆斬首八千餘級。吐蕃。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

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

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

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

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漢博木翻鄆音運。考異曰實錄此年二此又云爲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遷青州刺史

從之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

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

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澶州漢東郡縣上縣地隋開皇曰澶水遼高祖諱也武德四年分棣州之澶水縣州之頓上縣澶州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表以魏州之頓上縣澶州置澶州縣名澶時連翻。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

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鄧六州有衆二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登恒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為千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碾磴五對碾磴也公輸班作碾磴後人又碾水為之不煩人昇平力引水碾磴使自旋轉謂之水磨史記曰碾磴也碾磴也

公主有二禮入見於上請存之見賢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紇下沒翻唐節度使也今制置使司帳前都提舉之職泗水縣屬兗州漢之回紇精銳遠來求鬪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虞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將帥亮翻宋曰陽曲太原北四十五里後魏南移於陽曲故城隋改曰陽曲又移於汾陽故城改曰汾陽縣因漢汾陽縣名也楊帝又改陽直移理木井城今縣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紇有陽武縣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吐蕃入聲帥奪填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日史三

軍士掠其輜重朔方軍士之留屯河中者使使通因大掠坊市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

光擊破之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此且補翻又音常衰帥百官稱賀

日率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妖於何乃賀為妖法吏

之不察茲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

沛之子也崔西開元名臣西開元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數以公事與常衮爭由是惡之為衮奏貶祐甫張本

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邠州屬河東道

始去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眾寇鹽慶二州直重

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見二

吐蕃二萬眾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吐蕃入

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莊陵莊陵在東北

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青石嶺在涇州北

有青石嶺寄郭子儀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却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尚書羊翻劉晏陽州

北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朝直通翻將

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以給事中杜亞為江

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泌必翻李泌出佐

子發其陰謀此歸功於太子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

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幾居依翻舍

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屬之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通子李綱程大昌曰黃青綠縹緗黃國食琥珀琉璃古莊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漢書西域傳曰紫石汁加以藥草釀而爲之虛脫不耐實非真物案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極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石之器有之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盛用此言推之則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鋥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饒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不以石琢之也余謂琉璃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俟其至當與卿議之必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略嗣恭始名劍客爲蕭關令連街神鳥始藏二縣考績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書恭因賜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爲之亦爲虔州于僞細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卽謂平嶺南之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尙書邪音耶尙辰羊翻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曇徒含翻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諸鎮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衆事吏職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綜理也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猗氏縣屬河中府宋白曰本朝國地猶賴於此起實故曰猗氏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史言郭子儀遇而能改朝直遙翻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泌必顯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

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常衮用此語也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爲澧州刺史音二月

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嗣子承有子十一人以

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

申以悅為姦博留後悅張本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督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夾勢暴黃軍州苦之忠臣  
 自歿歿自歿歿自歿歿自歿自歿自歿自歿自歿自歿

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好呼到翻楊戶孟翻復夫又用將印亮明

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

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騭等騭古老殺惠光

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騎奇寄翻上以其有功

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

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爲李希烈以淮  
蔡畔援張本以永

平節度使李勉兼  
汁州刺史增領  
汁縣一州徙鎮  
汁

少丑和守事可東副元帥留後耶將凌王暴黃用印

之使疏吏翻城戶萌亂少始照翻  
也亦其用將戶用藏戶五翻  
公拜矢月雲沅翻畠方留留  
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用知

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

府乃安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去年寶臣請復姓張又

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復扶又翻五

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監古銜翻是夕上

崩于紫宸之內殿宣政殿之北達萊殿之南遺詔以郭

子儀攝篆癸亥德宗卽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

召轉王通食第也馬齒不設醢音洛醢醢也  
 常變生則爲故竹西不合衆公寺重巨明女島

常至世間急爲正吉諱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諍力

煥也哀哭委頓從吏或扶之煥才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衰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煥哀回紉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事見十五卷前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直遙翻下同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衰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衡翻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衰獨居政事堂唐初政事堂在兩省省長官議事於此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卽位以衰爲欺罔大駭甲辰百官衰經序立于月華門程大昌曰按大典宣政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則中書省也衰倉回紉有制貶衰爲潮州刺史潮州去京師五千許里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昭應縣本新豐縣垂拱二年改曰昭應縣新豐治古新豐城北天寶昭應縣治昭應宮北漢從宣翻又音如字既而羣臣喪服竟用衰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縉即亮翻論官品朝載祖玄翻又音如字縉音管縉之欲翻大者出

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相息亮翻使堅亮翻縉也別使列朝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爲翻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請烏含翻下同上以爲然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夫音扶下同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使疏吏翻梨園事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開元二年程門一所留者悉隸太常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河中營田皆有鹽池朔方塞下有大城軍音彈帥所類翻使疏更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復扶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爲尚父太公望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



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  
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  
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  
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  
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  
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  
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將帥亮副帥單于長史  
雅翻渾瑊戶昆翻又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鷟上慶  
戶本翻城古威翻雲圖得上言同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  
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  
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先令力丁翻上曰象費  
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此馬貢所  
屬京北富平縣界及豹狴屬京北富平縣界獵犬之類悉縱之約無  
前足音女滑翻史知曰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  
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持翻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使使辛  
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  
之敗謂去年鮑防之敗也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拍井騎士單  
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騎奇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無尺詭翻以便進  
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  
奔衝陳謂日陣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  
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夏代州刺史委任之  
兵部侍郎黎幹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

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為眾所惡鳥  
翻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  
妃子韓王迥為太子上即位幹密乘舉詣忠翼謀事  
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至藍田賜死以戶  
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劉晏判  
度支度使洛翻滉呼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先系屬翻  
韓滉判度支分掌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  
財賦當在此時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培翻  
故罷其利權尋出為晉州刺史晉州治臨汾縣古平陽也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  
德元載琦音奇權古岳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  
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厯末計一歲所入總一  
千二百萬緡緡眉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  
江淮至渭橋此東渭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  
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六月己亥  
朔赦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  
同平章事使使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為理為子聽詣  
三司使所謂三司使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  
理財之三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  
司使也推決尚未盡者聽搗登聞鼓唐時登聞鼓在西朝自今無  
得復奏置寺觀又復扶及請度僧尼於是搗登聞鼓者  
甚眾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諝私以為訟者所爭皆  
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  
有司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  
費帑他明翻刑部員外郎令狐恒上疏諫令力丁翻  
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

之意邪邪音上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中朕之病抑亦成

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從德茶之玄孫也太宗太宗為通王諒

為度王詳為肅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俛為蜀王

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

備顧問新志曰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更宿中書門下兩

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

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懟服天下以為太平之

治庶幾可望焉幾居衣翻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

始增祖宗之諡尚辰羊翻上時掌制臺苦本翻宮中道也按威

一字者按天寶十三載加祖宗諡號并廟號皆為九字而事臣上

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寒

少不為貶少始今累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

宗以上皆從初諡初諡高祖太宗高宗肅宗德宗憲宗穆宗敬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睿宗曰

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

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

議獨兵部侍郎袁孝又修昌合翻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

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所刻乃初諡也按唐陵中玉冊自睿宗聖真皇帝以上所刻皆

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

臺門使陳吏翻右銀臺門在東內置客省以處之處昌及上

書言事失職未敘亦實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

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度使上

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

穀萬九千二百斛壬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亂後法度墮弛墮弛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

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將即亮翻所類翻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謂國隸者也之奉成園雍錢奉成園在安邑坊首丹鳳門南出東街第六坊為安邑坊癸丑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結下沒翻給饗餼熱曰饗生曰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孟翻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衣於既翻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久翻辛卯罷天下權酒收利唐初無酒禁唐元元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太宗時晉王亦置焉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置翰林始選朝官有文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有姓名未定名制詔書教習或分在集賢院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苑之南傳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院上所在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入親重無比為張涉以職乙未以涉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士散騎常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二

起屬維治八月盡重光作聖五月凡一年有  
奇始己未八月終辛酉五月凡一年零十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  
郎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  
章事考以憲元載貶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  
勵精求治史直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  
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  
性粗率喜談諧無宅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  
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代宗之  
世吐蕃數遣使求和吐蕃使入朝數所角而寇盜不息代  
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  
其人皆配江嶺使就史翻作方無翻江嶺上欲以德懷之  
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  
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少給服期襲衣衣協  
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唐志律郎掌和律之辨四時之氣  
上時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勞也  
今選曹皆不及焉選須細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  
言詞俯仰而已唐律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  
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

未盡矣今人未士著直書扶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  
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長知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其  
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  
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  
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  
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謂尺素亂無任責於侍郎  
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良量責於令  
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往也黎庶徒弊  
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  
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  
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  
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  
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  
之理較然可觀縣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  
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濟吳人也等使同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治行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衡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  
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誣在治  
入則擁笏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袋以防召命之  
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獄

王承業復從以節都 即貶于潮 以遷入質及長然後  
跪謝告實 皇明之立孫也 卿方領軍節度

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 郊府宿將以抗溫儒雅龐仙  
鶴張獻明 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 皆怏怏不服

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離營 翟文秀  
力言 使人追捕 誣以它罪 且曰黃蕢之敗

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  
元和中 崔寧入成都 恃地險兵彊 恣為淫侈 朝廷患之而

卒子鳳迦異前死 孫異牟尋立 崔寧自蜀還 崔寧  
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 一出

茂州 一出扶文 一出黎雅 一出黎雅 一出黎雅  
古跡至地後周天和中 崔寧入蜀 崔寧自蜀還 崔寧

棄城走 十民竄匿山谷 上憂之 趣寧歸鎮 寧已  
辭楊炎言於上曰 蜀地富饒 寧據有之 朝廷失其外

府十四年矣 寧雖入朝 全師尚守其後 貢賦不入 與  
無蜀同日 寧本與諸將等夷 因亂得位 威令不行 今

雖遣之 必恐無功 若其有功 則義不可奪 是蜀地敗  
固失之 勝亦不得也 願陛下熟察 上曰 然則奈何 對

曰 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 雜禁兵往擊

之何憂不克 又言 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 蜀將  
必不致動 然後更授他帥 使千里沃壤

使為國有 是固小害而收大利也 上曰 善 遂  
留寧初馬璘已涇原都知兵馬使 李晟功名遺入宿

衛為右神策都將 璘上發禁兵四千人  
使晟將之 發龍范陽兵五千 使金吾大將軍安邑中環將之以救蜀

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 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詔破之 范陽兵追及於七盤 吐蕃又破

之遂克維茂二州 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 吐蕃南  
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 吐蕃悔怒 殺誘導

使之來者 異牟尋懼 築首咩城 自茂州南渡 蠻水六百五  
百里 至南蠻 吐蕃又破之 吐蕃又破之 吐蕃又破之

百官震悚 以山陵近 禁人屠宰 郭子儀之隸人潛殺  
羊載以入城 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 或謂諝

曰 郭公有社稷大功 君獨不為之地乎 諝曰 此乃吾  
所以為之地也 郭公勳高望重 上新即位 以為羣臣

附之者衆 郭公勳高望重 上新即位 以為羣臣  
附之者衆 郭公勳高望重 上新即位 以為羣臣

郭公威權不足畏也 如此上尊天子 下安大臣 不亦  
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 上安大臣 不亦

稍指丁未之間 引羊首 引羊首 引羊首 引羊首

當道之中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

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喜許事無大小必謀之卜

祝故王嶼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雅音余

山陵但取七月之期禮天子七月而葬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又翻下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

史浙江東西觀察使滉呼廣翻喬琳衰老耳聾聾翻五

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疎闊壬午以琳為

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喬琳所屬楊炎

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

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使鎮坊州單音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

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使盧侯鵬為杜希全知靈鹽

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

丹州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

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

失章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子

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欲說毀劉晏晏又欲解

之因此大怒其年十月有變至十上遣寧鎮炎懼已入蜀難制

奏止之按寧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

皇太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

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唐制太府掌庫藏貨出納比部掌會計

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校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

鐵使琦音奇度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見二百二十八卷德宗建中

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

少校其贏縮贏有餘也縮不足也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

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

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

不集耗音讀日耗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

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

用幾何度使量數奉入量音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

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

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德宗實錄作三五千

有食之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

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唐都官郎掌符節總錄給辭行上

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

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比對主翻近又遣使臣廣

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使疏史翻對曰下詔所求及

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

隨牒舉選乎上悅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

或休假在第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諱話代宗長子也諡法諱乎不

謂人之善也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

文武皇帝上時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

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楊炎作兩稅

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輸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

大曆十四年置田數為定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



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  
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  
賦斂迫趣取辦斂力應調使無復常準復扶又翻賦斂  
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俗位上臺各隨意增科自立色  
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  
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  
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騰音升率皆逃徙爲  
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舊直略翻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  
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量音良見賢遍翻爲行商者在  
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居行者無僥幸之利也  
亮翻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  
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敕令行之初左僕射劉  
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射寅謝翻尚辰羊翻元載之  
死晏有力焉事見上卷代宗大歷十三年載祖玄嗣又如字及上卽位晏久典利  
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多上靖掌翻使疏吏翻又有風  
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皇后者風言謂得於風聞而言之  
楊炎爲宰相欲爲元載報仇因爲上流涕言晏與  
黎幹劉忠翼同謀幹忠翼死於大曆十四年事見上卷爲子僞翻相息亮翻臣爲宰相  
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  
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曉音愛復扶又翻炎乃建言尙書省國  
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比毗至翻尚辰羊翻今宜復舊上從  
之甲子按是月無甲子恐是丙子否則戊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唐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和市宮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罷晏轉運  
租庸青苗鹽鐵等使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初大曆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爲妃有寵生韓王回帝又

鍾愛故驛官劉清潭京兆尹裴幹與左右嬖幸欲立貞懿爲皇后且  
言韓王所居樓黃此以爲符勳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効圖爲  
韓王時宰臣載獨保請上以爲最長而賢且書有勳義不當移王  
紹亦謂人曰晏點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點乎後其義漸定貞懿卒不  
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爲惡不主將爲前計陳奏不  
實請爲忠州刺史沈既濟楊炎所薦蓋附炎爲說今從舊傳  
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黜陟使始置於  
太宗貞觀八年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先悉薦薦使疏  
吏十一朝宜遙無  
河北黜陟使洪經綸考異曰韓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  
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  
還農下註錄綸  
令方丁翻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  
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  
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  
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爲田悅  
連諸鎮  
之兵以拒命張本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  
以復恩讎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任音壬載祖父  
翻又音如字元  
載策見一百二十四  
卷代宗大曆八年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  
渠以興屯田陵陽渠在豐  
州九原縣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  
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  
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使陳吏翻  
沮在呂翻丁未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爲劉  
文喜  
以涇州拒命張本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  
自喪亂以來野以并翻  
喪息浪翻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  
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  
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  
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疏所  
據翻既而陵陽渠  
竟不成弃之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  
貶劉晏爲忠州刺史舊志忠州京師南二  
千一百二十二里癸丑以澤潞

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為李抱真以澤影楊炎欲城

原州以復秦原秦原謂秦州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

寧各將萬人翼其後泚且音此將詔下涇州為城

具下音泚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

十餘年矣必即翻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

安徙屯涇州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三年披荆榛立軍府

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故云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

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十四年帥所

下同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

而為戮五將即李光遠張良弼李元平今又來此吾屬能無

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上時掌翻復求

此音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

光使翻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

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實于法李忠臣以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散悉翻言於上

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

非先生之過也張涉生侍讀東宮故上意解辛未放涉歸

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

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

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

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

人多此類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度使從命金部倉部

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請尚書省諸司耳目不相接莫能

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

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

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復扶又翻或如字諸杜居城南時號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

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質音上命朱泚李

懷光討之泚且音此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

千助之使就史翻吐蕃始聞章倫歸其俘吐蕃

初即位欲以德懷吐蕃遣倫歸代宗朝所獲之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

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

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致代

賻音附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

豺狼所獲俘不可歸翻下時掌翻上曰戎狄犯塞則擊

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

遠悉命歸之又悉翻劍南所獲之俘也考異曰建中寶錄曰反

連之地上時掌翻廣守兵勢難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致禍故得

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敢任者悉以為奴

僕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髮蓬首窺視或掩心匿泣或

東向拜舞反密通章疏言蕃之虛實望王師之至若歲焉君子曰惜

乎人心之可乘也若歲焉後生安於所習難乎

哉此沈沈既濟之溢美且欲附揚炎復河隴之說耳今不取

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

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

有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府

置節名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

匹縑音絲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度使從五月戊辰

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復扶倫請上

自為載書載書音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

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丁翻朱

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泚且音此杜其出入而閉壁不

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

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通翻上時

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學魚列翻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帝初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計史朝發元在行營皆部曲也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梟為子禽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孔訂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予讀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為子禽翻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考異曰鄧志曰詔李懷光朱泚并軍討于吐蕃將至二將議退軍以避之都月不披文喜使其子求或將來理衆必變義不為文喜以身於戎廣秋七月吐蕃遣驍軍高車入人果曰始吾為文喜求節度耳王師致討臣則歸之安能赤土室而為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承降泚無所戮又此月涇州平而鄆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併建中實錄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考異曰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肅衛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上時掌翻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考異曰舊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墉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猝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從實錄又及變先殿幸奉天傳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殺翻及有功於唐謂平安唐賜遺甚厚遺千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可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

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後魏史云國富之利  
當在去今因源休冊命建敏之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頗莫賀  
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唐大國也無負  
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  
十三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徙行者此以利歸  
殺馬食之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  
頗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兵擊殺之并九姓  
胡二千人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  
干與梁文秀俱入見後魏史云國富之利願爲藩臣  
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  
頗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少始縣尉臨漳縣屬相州本魏縣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考是日舊傳曰休妻即吏部侍郎王珣之子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移岳州襄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留不谷狀除名配流廣州久之  
上珣甥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反休歸京兆有義舉休自京師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爲京兆少尹俾令同到邊方休親在職與鄧通等及之奏令以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重突炎安知回紇欲殺休而遣之今予取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秋七月丙寅邠州賊帥王國良降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降戶江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京杲亮使統吏觀武岡縣建寧陵郡都梁縣之地晉分都梁置武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保此今圖東五十里有樊鄧梁汝汝也後漢武陵蠻爲漢所伐來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年分歸復置武岡縣屬邵州新志曰武陵因以得名隋廢武德四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大梁縣在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今武岡界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後魏史云國富之利詔荆黔洪桂諸道合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兵討之荆南節度使治荊州黔中觀察使治黔州江南西道連年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不能克及曹王臯爲湖南觀察使曰驅疲屯誅反仄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手翻言將軍非敢爲逆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曹王臯事見上  
後魏史云國富之利我已蒙聖朝湔洗何以復加兵刃於將軍乎朝直漢朝



如字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臯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使就吏翻騎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按新晉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舊桂之西地數千里會長吳功曹合兵內寇陷道州進攻永州陷邵州幸吳王國良成武國良亦叛建中初城濠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降戶江

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爲皇太后沈氏以開元末遷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爲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庭代宗克東都入宮得沈氏留之東都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

使就忠州縊殺之又按劉晏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朝貢通鑑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初爲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

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

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現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

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至於句檢簿書悍候肝翻又下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奔

資治通鑑 一百二十六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於時各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更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給得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之屬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俸扶用翻少給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知院官掌諸道鹽院者也每旬月具州縣兩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使司

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

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

時自許汝鄭鄆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代宗寶應元年更鹽州爲蔡州皆食海鹽

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貢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復扶又翻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

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又後

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

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先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楊州。汴船達河陰。入淮。汴船自清口達河陰。開元二十二年。分汴水。武陟縣界。置漕倉。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水入河。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沈持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將船者。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蘇眉中。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第上兩船。八錢。為錙十錢。為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後扶又翻。又音如字。後扶又翻。又音如字。船益脆薄。易壞。易以漕運。遂廢矣。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晏運米能通濟。後監御史王師順請。運管絃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漕倉。開元初。李傑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以言漕運。拜江准轉運使。以崔希逸為副。轉運使。有副使。自此始。置宗和第五琦。以錢穀見給。黃江淮。稅庸使。元初。加鹽鐵使。自此始。置鐵法。就山海井。鹽收權。其鹽。立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唐成。正。回紇。使。入。唐。可。從。利。入。唐。汗。音。寒。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

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帥。讀曰。率。輜。重。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諸。胡。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隱。章。勇。翻。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事。見。二。百。二。十。一。卷。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正。翻。種。章。勇。翻。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登。里。可。汗。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相。結。帥。河。東。時。有。梅。錄。將。軍。李。暢。入。貢。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王。遂。客。之。言。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將。即。亮。翻。觀。古。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睦。王。未。上。朝。加。盧。龍。龍。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龍。右。節。度。如。故。吏。使。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行。軍。營。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尋。後。姚。令。言。以。涇。原。兵。作。亂。張。本。考。要。曰。舊。傳。王。諱。中。三。年。八。月。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始。為。留。後。也。按。姚。令。言。傳。中。元。年。孟。暉。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頗。表。屬。令。言。謨。邈。之。子。也。唐。代。宗。子。大。早。孤。謨。邈。在。將。帥。傳。尋。節。朝。

上子之。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族

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第恐當凡百二十有七

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

壞十月魁岡未可修陰陽家拘忌有大國河魁比魁岡之月及

星之氣十月在戌為魁岡宋曰陰陽氏書謂是歲孟冬為魁岡不利修作

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上曰但不妨公害人

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

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

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

寓發之時以宣歙二州依山而扼江湖之要分置觀察冬十月

己亥貶連山尉連山尉屬連州晉武帝分桂陽立廣惠縣隋改

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疎斥宦官

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直朝

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

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邪音耶於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中書舍人高參請分

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

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

道求之高參字翻行下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

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令方丁翻朝直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通翻使疏吏翻

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

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

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妹將弟命罷之有司

奏供張已備供居用翻且殤服不足廢事殤音傷說文未

其禮卒罷之卒子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

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

上始引見諸宗女髮中白者曰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

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

岳陽等九十一縣主齊則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

欽明思等入貢還從宣翻又音是歲冊太子母王氏

為淑妃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

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兵之稅錢一千八百九萬八千

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緡音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恆冀成德軍

中寶錄云二月丁巳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從德宗寶錄云況

南記曰忠志末年惟奴安之人家陰陽術數諸婦且之等事

圖議稱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之書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

諸藥菜食置金杯玉盤銀盤中甘露酒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

忠志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

草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

既而日為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降符金箱玉印而至

然後即大位為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

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偽恐事泄

見諷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湯即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

於湯中密著毒藥既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士

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應恃者寶臣一人耳若就殺寶臣身在府中

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數

其湯過疾而死以為方士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

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少詩諫諸將之難制者亮翻

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

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

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



二七二四

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使陳吏翻妻七細翻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全。史言人不可妄殺。目為孝忠武俊歸國。張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宅奴勸惟岳匿喪。

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令力  
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  
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  
求旌節上不許汲宏屬衛州人還從官翻  
又音如字將州還亮官翻初寶臣與李正

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事見上卷代宗大曆十一年嗣祥史翻期以土地傳

之子孫故承嗣之死見上卷大歷十四年寶臣力爲之請于朝爲

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

是悅屢爲唯岳青巖襲上欲革前弊不午戊寅曰佳

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

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邇日因其

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

而適足以長亂也。僖公六年。齊平莒。而發是言。謂中禪代之病。而終不能以亂。亦以召亂。所行者未能固。

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淮岳。誓謀勅兵。巨命。魏尊帝。知丈翻然具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

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貴業田承嗣者悅旦

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恆鄆共

爲叛臣成德節度使治恆州淄青節度使治鄆州故以恆鄆稱之恆戶登翻鄆音運爾觀兵興以

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

無使我舅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

房珍隱居不仕竟以憂卒恤翻 后復判官召真聞李

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

遠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

送京師上諫書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節

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長知兩翻奈可一旦

奔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

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

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

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

將即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每內無事自土國來者時藩亮

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桀不

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

討將士受賞皆言爲大夫盡死爲于僞翻苟一戰不勝

各惜其生誼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感恩取

百數撓敗之祭撓奴吏翻且弟欲復仇者甯可效乎又

相公與幽州有隙。謂李寶臣龔李滔也。事見上卷。代宗大曆之十年。朱晉兄弟常

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潛與吾擊析相聞。

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

之大衍之世岳福興昔王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

敵及蠶子期就禽吳帝光歸國承詞指天垂立骨無  
百單以忙聞旋天下罕翻又戶肝翻遠詔舉兵自謂無

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所請先帝寬之敕

而不誅事亦見上卷大曆十年相息亮翻爲子僞翻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

生長富貴齒髮尙少不更艱危種章勇翻長知丈翻乃信少詩照翻更工衡翻

\_\_\_\_\_



未發乙巳遷炎爲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  
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最陋無文學外翻炎輕之  
多託疾不與會食唐制諸宰相日會食於政事堂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  
延齡爲集賢殿直學士親之爲盧杞以裴延齡致亂張本  
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鑑者言之然杞爲建中厲階人皆知  
宣武按是時李勉以永平軍討度使鎮汴州蓋以宋振武節  
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含翻乙卯軍士  
共殺之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無  
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驛上御望春樓望春樓在壽州  
宴勞將士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  
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  
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爲歡故不敢奉詔按建中元  
軍使張巨濟將禁兵助朱泚等討劉元春蓋澤州既平  
巨濟還屯奉天也語去吉翻帥所擬翻還音旋又如字  
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壘不發壘烏上深歎美  
賜書勞之到翻惠元平州人也平州北三月置潞州  
於鄆城鄆收地形志潞川郡曲陽縣有鄆城後齊置潞州隋廢  
北綏銀等州留後胡戶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  
吐蕃少始照翻使疎吏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  
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朝直崇義曰來公  
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閭宦所讒遷延稽命稽緩及  
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德元年事見一百二  
卷十二吾歲久疊積何可往也准寧節度使李希烈屢  
請討之方鎮表大曆十四年准西節度使崇義懼益修武備  
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郭昔以告崇義得流罪崇義聞之

請罪上爲之杖背遠流之爲于僞翻使金部員外郎李  
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  
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  
謂舟能覆城殺將將即亮翻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  
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  
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襄州路經復扶又翻上言軍中  
疑懼請易以它使掌翻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  
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  
加封賞賜以鐵券道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仍以其  
裨將蘭果爲鄧州刺史神寶通翻五月丙寅以軍  
興增商稅爲什一楊炎定稅法商賈田悅卒與李正  
己李惟岳定計卒子也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  
步騎五千北助惟岳將即亮翻薛嵩之死也田承  
嗣盜據洛相二州洛事見上卷大曆十年朝廷獨得邢磁二  
州及臨洛縣臨洛洛之易陽縣地屬趙國晉屬廣平郡後魏屬魏  
置襄國縣隋開皇之六年改易陽爲邢縣十年改邢縣爲臨洛縣  
安祿唐屬洛州范成大北使錄臨洛縣東至洛州三十五里朝直遙  
之翻

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  
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愔使疎吏  
將即亮翻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邯鄲縣屬趙國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屬武安  
不復言別置邯鄲至唐志則臨洛屬洛州邯鄲屬邢州蓋邯鄲  
縣必復置於唐世與臨洛各爲一縣史述其置縣之歲月也宋白曰  
臨洛縣漢屬易陽縣地屬趙國魏屬廣平郡後魏屬魏郡  
唐文宗於北中府城復置易陽縣屬邢州今理是也清開皇六年改  
易陽爲邯鄲縣十年移邯鄲縣理臨洛在今邯鄲縣界仍於北中府城  
置臨洛縣北漢洛水爲名九域志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據測  
量臨洛縣音短

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考異曰馬總傳悅  
步五千入應接今從舊傳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  
壁拒守仵音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



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嶠而疎之。亮翻嶠五各翻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此言子兵以逆犯順勢更不侔。尚辰羊翻言以寡敵衆勢已不侔而以逆犯順更不侔也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西師謂澤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下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卽玄宗所謂河朔史既平之後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寶河北道採訪使所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之說蓋因時俗傳習耳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爲田悅權敗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三起重光作噩六月盡玄默閏茂元一年有奇始辛酉六月終壬戌凡一年零六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滉字太沖京兆長安人名其軍曰鎮海張著至襄陽是年四月滉著亦奏梁崇義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蘭皋得詔不敢發滉之馳見崇義請命請免其死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五月己巳加滉兼李希烈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如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廷命道衡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事見二百一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董秦賜姓為人狠戾無親作狠無功猶倔強不法強其兩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將即少始顯顯漢漢屬漢屬音屬燕國隋屬漢潞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閩屬中甬南橋在徐州南界汴水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

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使之通濠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一年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近其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校古效翻律扶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郭子儀八子壻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本朝城古咸翻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殆近也翻也郭子儀自朔方是年肅宗至德元載也至德元載至建中二年而崇義是年歲在重光作噩自柔兆癸酉至重光作噩三十一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亮翻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居隔絕不通宗廣德元年吐蕃入聲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昕許斤翻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回古角翻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寧州寧塞郡以昕為





陽節度使李光將兵會之包荒居八月李納始發喪

奏請襲父位上不許今蘭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最高四望皆可見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

引軍循漢而上上時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

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

將即亮翻舊長伯翻少始照翻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流經樊下故城西又南與疎水合疎水出中盧縣西南東流至郢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疎口漢水又南過宜城東二將請

降希烈使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江翻即亮翻將同上

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音又音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

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范陽節度使治幽州

曰說式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

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

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

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直翻

參軍董稹奉表詣闕通翻射實翻翻恆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遺錄事

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

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為子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初李希烈請討梁崇

義又音如字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

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

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

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上時承

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實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

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暮年軍

府稍完翻奇奇翻闔戶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將即亮翻承亦遣其腹心臧叔

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既自襄陽還蔡州尋復鎮許州故厚結希

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不克而死張本初蕭

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

之楊炎為相惡京兆尹嚴郢相息亮翻左遷大理卿盧

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

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

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羨子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

唐志大理正從五品下掌議獄正線翻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

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翻古衡晉衡州司馬

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更召宅吏議法衡翻以為監主自

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云茲地有

王氣況翻故立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

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令方丁翻射

崖州至京師七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

貶費州多田尉分思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費州多田尉武德

四年改費州為思州元元年復為費州京師南四百七百里至東都

為名河尹當作河南尹尋亦殺之辛巳冊太子妃蕭

氏癸卯裕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

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先

蕭翻復扶又翻獻祖宣皇帝昭太祖之祖也懿祖光皇帝天賜太祖

之父也太祖景皇帝虎始封於唐者也唐初遷四廟宣光二帝太祖

世祖也貞觀九年高祖已來故事虛其位待遷還方處之東向位

是始稱弘農府君重耳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帝祔至二

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

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至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  
帝為高祖後列於室光皇帝為高祖廟而巳至德三載初後廟作九室神  
主遷不作弘農府君神主明神宗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附玄宗廟  
宗於廟廟真廟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至是年將禘  
禮使使真廟真廟合出殿二祖行事其市位次第及東向之位諸  
位南向太祖於穆位北向左昭右穆陳列行事 徐州刺史

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

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于軌翻洧才洧從之遣攝巡官

崔程奉表詣關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

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

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此據舊傳也實錄萬

通以密州降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言自外

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

白己不從其請鎰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

使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

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一百一

王傀更名遂更工衡翻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

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

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按新書李澄傳澄東

在遼東襄平耳朝直遙翻淄莊持翻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

會魏博將信都崇慶亮翻信都複姓共攻徐州李洧遣

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顯慶二年度屬洛州智興等

走不五日而至舊志徐州京師東上為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為子以朝臣將之亮翻又音如字與洽環澄共救之

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

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丑

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

之翻都統謂李勉也統

他統翻俗音從上聲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

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考異曰實錄前作隱與

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

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

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

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使疏吏翻晨成正副陳讀朝臣

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

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

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

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

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

重重直用翻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

宋多治自宋州刺史為宣武節度使故云然宣武人皆慙官

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

漕運始通漕在到翻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

降者赦而賞之江翻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

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海州李納巡屬使疏吏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

刺史宋白曰密州居海得禹貢蠆夷之地春秋時為莒魯之地州理

密州取境中崔漢衡至吐蕃崔漢衡使吐蕃見上卷贊普

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處呂翻又雲州之

西當以賀蘭山為境五代志靈武弘靜縣有賀蘭山弘靜縣

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

上為之改敕書為子境土皆如其請關東河北方用兵

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

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衛州治汲元居初翻將即亮翻

音王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

月城以守長橋長橋在漳水上月城諸軍不得度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新舊諸軍塞其下流

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元和中

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三鎮謂魏博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兵法有言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為子乃為

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從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

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力正賊至則止

為陳下陳下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

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

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

其後騎乘風縱火鼓譟而進譟則燧按兵不動

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

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

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神策昭義河陽軍見河東

軍捷還關又破之又音如字追奔至三橋已焚三橋在

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

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考異曰實錄任月庚戌馬燧等

破田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相連

管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順然則田悅在惟岳死

軍候燧必取之計又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人手人潛

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稱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語曰

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

兵雖敗其將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

不小我雖獲利則有他日田悅更難大將必頻看便宜如悅

直進不可當燧耳悅懷外兵將往往在共聞燧語良久日昨陣上獲

得田悅將使所由領通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殺未分敢肆猖

狂妄動兵馬汝有何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陣又何

也今將汝放去兵等大笑曰拜謝而去其燧前後言見悅召大將

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又特

李納助軍將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更處俾不勝引退

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盡出燧收餘兵

千餘人走魏州走音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

浮圖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悅夜至南郭魏州南大將李

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

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

親戚號哭滿街將帥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

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

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寶臣田悅以大人

事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

大恩不量其力量音輒拒朝命喪敗至此朝直遙使

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

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斷音下各

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

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

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尚書悅曰諸公不以

悅喪敗而奔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

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

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田悅善敗不

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

振悅不用邢曹俊見上奏上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

逼奔濮州考異曰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按九徵援兵

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使璘



惟岳還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又音如字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騎奇翻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說畢華王宅奴等皆殺之亮翻說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李寶臣已死故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復扶又翻下復惟同又乃縊殺之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傳首京師卒如谷從政之言代宗廣德元年李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兇翻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博漢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通翻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朱滔計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德棣以賞降以知桓王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王武俊恆州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賊間古莫翻說式茂翻下故王

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果聖亮翻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今力丁翻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同力通風則胡越可使先難又許以貝州賂滔貝州魏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王郢作王郢今從燕南記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李惟岳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朝直通翻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射實翻馬賊時又翻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郢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尚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此三鎮謂范陽恆冀魏博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說之易入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史說且令知深州事令力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說式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說式茂翻見賢通翻房說讀曰悅



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

不可捨上乃因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

等合使疏吏翻朝直進翻朝音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

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

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洧千軌翻史言帝統意創平藩

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

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

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

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爲

二州刺史德州治安德縣棣州治厭次縣本皆淄青巡屬今皆歸

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

德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將即亮翻時將

得之不知又以爲王武俊之資也庚申吐蕃歸鄆日所

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數計

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盧龍朱滔恆冀王武俊易定

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

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將即亮翻唐制

今欲與諸君敕裝敕與鎗同共趨魏州趙遠擊破馬燧

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

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從

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復扶又翻滔默

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

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

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眉州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即亮翻

趙州治以深州授王巨源朱滔如前約武俊以其子士真

爲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恆戶登翻將即涿州

刺史劉怱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

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

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朝直通翻朱

近曰務大樂戰洛音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

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

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

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

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

知其心最喜翻覆喜許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

矣其後滔武俊交惡雄復欲以巧辭說之下復以同孝忠

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

以備之音如字下文滔將同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

詰旦將行將即亮翻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

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謀則寵翻令方

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瑒等矯

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使疏吏翻

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

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眉州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即亮翻

趙州治以深州授王巨源朱滔如前約武俊以其子士真

爲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恆戶登翻將即涿州

刺史劉怱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

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

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朝直通翻朱

近曰務大樂戰洛音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

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

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

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

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

知其心最喜翻覆喜許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

矣其後滔武俊交惡雄復欲以巧辭說之下復以同孝忠

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續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  
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少許則謂之賦也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  
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扶復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趙昌呂翻為子偽汝曹不欲南  
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趙昌呂翻為子偽汝曹不欲南  
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實物遂入敕  
使院肇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又呼曰雖知司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呼火雄曰然則  
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  
耳衆然後定酒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鳴率  
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請去吉翻復音如字餘衆股  
慄乃復引軍而南衆莫敢前却呼火進取寧晉  
谷從政即真之諫李惟岳范陽之兵不肯從朱滔南渡  
魏州河朔三鎮之人皆皆好亂賊上之人御失其道耳  
名九城志寧晉縣在趙州南四十一里留屯以待王武俊武  
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屬魏州武俊武  
東趣寧晉後魏書卷一百一十五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見賢在趙州東南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通翻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團  
練副使恆冀團練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  
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  
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  
移康中丞於宅鎮康中丞謂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  
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  
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

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  
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  
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  
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  
亮翻愔於今翻愔音同上又音如字愔音通河帥  
永濟果也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元一石友書引  
至魏州魏州刺史盧元一石友書引  
在魏州魏州刺史盧元一石友書引  
考異曰悅傳曰悅以救軍將至盡率其衆出魏州之  
而還燧傳曰悅特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  
破之今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緡府庫不支  
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  
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  
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  
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上判度支杜佑大索  
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捶人不勝苦  
有盜死者索山客翻賈音古撻音彭撻正案長安焉然如被  
寇盜竊五美翻又許計所得緡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  
質錢民間以物質錢其時賈出於母錢之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蓄錢帛者以櫃窖百姓為  
之罷市為子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日幸盧  
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  
所得緡二百萬緡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  
京師邸第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緡今從舊盧杞傳又曰杜佑計  
部侍郎判度支趙贊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儲還  
既下京兆尹尹章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儲還  
富戶宅奴婢等估及八十八萬緡又借舊盧杞傳及一百  
萬緡今人己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子封宜都王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使使更翻磁州初李抱真為澤潞  
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

鉞奔燧銑時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

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

軍逗撓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上數遣

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

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

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

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四里有界首至分兵守

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

造抱真壘七到翻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

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洛州自此遂屬昭義請玄卿

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

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盧龍節度行軍司

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

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又翻又音如字雲逵深構

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

曰蔡廷玉朱體微皆事朱泚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

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

二人者長知大翻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

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

體微萬州南浦尉柳州漢潭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

里萬州治南浦縣春秋襄國之地秦漢爲胸臆縣後周置

萬州唐置萬州以郡爲縣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二十四里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使

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

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

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

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朝代宗爲之策大第於京師事見二

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朱

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

得專總朝政鎰字實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

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

首未言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翻杞又曰陛下必以臣

貌寢不爲三軍所伏貌不揚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

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

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

節度等使爲張鎰爲李楚初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郾共

構楊炎趙惠伯之獄事見上炎死杞復忌郾又翻會蔡

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送

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還從官翻廷玉等以

爲執己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靈寶縣屬陝州古桐林

以爲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此謂道兩省官及御史臺官爲

又言御史所爲必稟大夫請并郾案之獄未具壬午

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郾費州刺史費州治涪州江

爲名書志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費扶未翻卒於貶所

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

以爲有貞觀之風貞觀古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

因以疑似離間羣臣間古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

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

二百使說史翻少始照翻舊志淮南道督楊炎常潤和宜獻七州此

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楊楚和濟廣壽



光祿中安舒等州稅五月丙戌詔增宅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增百錢者每斗增錢百而鹽稅也朱滔王

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是年四月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

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

悅且拒滔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

達參謀田景仙奔滔來降宗城掌書記鄭雲達參謀田景仙奔滔來降丁酉加

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使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張光晟之殺突

董也事見上卷元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

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驛密施大小梅錄等

四喪還其國從官又音如字下同復扶又翻可汗遣其宰

相頡子斯迦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頡子斯迦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

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

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

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汚去吉翻

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

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休

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又音如字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

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

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為源休以實德怨朱

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

地呼火滔營於恆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威

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己遽出懷光勇而無謀欲乘

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燾而動懷光曰

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恆

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薩山余按此

恆山在魏州界近永濟渠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薩山余按此

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呂溫懷光按燾觀

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

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燾入

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

之不流唐書李懷光傳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

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唐書李懷光傳絕官軍糧道及歸

路明日水深三尺餘唐書李懷光傳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

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

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

滔九城志魏縣在魏州城西南三十五里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

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其

實錄六月辛巳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王武俊河朔之亂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決死守之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後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水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夫不度氣力與李相公等昨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說滔曰老

五郎與南鄭老李相公等昨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說滔曰老

北地任五郎收昭昭見武俊太師嚴防心忌其勝己乃謂武俊曰大

二兄破懷光等氣已沮矣武俊太師嚴防心忌其勝己乃謂武俊曰大

何面目見天下乎武俊太師嚴防心忌其勝己乃謂武俊曰大

悔難及也滔聞之則知其言不虛武俊太師嚴防心忌其勝己乃謂武俊曰大

里連連魏州河朔之亂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河東甲午李懷光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乃使步卒千餘人襲其營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吳日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吳日上書曰賤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時上內史監右內史之上使疎吏翻委以軍事常軍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亮翻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時謂曰李汴皮變翻九域志許州東至汴州一百一十五里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滔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為于為翻滔莊持翻治直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數所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蔡水古之琵琶溝在後漢縣杜佑曰漢運路出後漢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汴曰漢中初杜佑改漕路自後漢西十里路汴河利涉楊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始開之上時掌翻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漢徒向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聞李希烈軍勢甚盛

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使疎吏翻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祿從之元祿元年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祿從之元祿元年新羅王武俊傳者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四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是年癸亥諸藩連兵拒命而德宗玩兵召禍日尋于戊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龍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

結贊盟于清水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庚寅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

敢大言好論兵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疎傲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九城志汝州東南至許州二百一十里

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

治城治直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

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音如字

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

須須古字取象以多鬚也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便

輕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

四出抄掠取尉氏尉氏屬汴州九城志在國鄭州官軍

數為所敗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家鎮金東都士民震駭東都山谷留

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上問

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特功驕慢將佐莫敢

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

真卿三朝舊臣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

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

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

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少許真卿曰君

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

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

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

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烈養子為千餘人拔刀擬

之為將刺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

遽以身蔽之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

欲遣真卿還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

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

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

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使武俊田悅李納朝廷誅

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

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韓白之禍希烈召顏

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王武俊田悅李納

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

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日又與四

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

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真卿為太子太師故

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

顏果卿乎顏果卿事見一百一十七卷乃吾兄也吾年八

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史曰以勸之曰

四使不敢復言又翻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

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

安和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

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考異曰顏氏行狀以爲公至許州希烈

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

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鳳翔邠寧涇原三鎮之兵也又詔諸道

共討之曜行至邠城邠城在邠州東南遇希烈前鋒將陳

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邠州東南曜之子也

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

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上津在鄧州東南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還吐蕃

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戊寅江西

節度使曹王舉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

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柵在黃州東南斬之辛

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柵在黃州東南斬之辛

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

蔡山出大龜春秋左氏傳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

所謂大蔡蓋以山得名也

州後漢爲新蔡侯國吳置新蔡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後周改

爲羅州北齊改爲羅州後周改爲羅州後周改爲羅州

舟師汴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

百餘里舉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舉順流而下急攻蔡

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舉遂進拔蘄州表

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鐸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

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李

勉玢玢中書侍郎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

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在汝州東南會等密謀

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使玢憺清爲內應

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驍軍三千人淮西地少馬

將音同又音如字驍將即李希烈等殺之并殺玢憺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

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式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在陳州東南希

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

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

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寺在蔡州丁酉荆南

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州在漢陽官軍大

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

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

與人言傳方無謂誠古復蘇夏四月上以神策軍

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

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授以五品官貧者



上命宰相尙書與吐

蕃區頗贊盟於豐邑里區頗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

漢水出嶺原西至同谷縣界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備  
 在蘭渭原會西至岷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  
 西南爲蕃界柝息翻尚辰  
 羊紐吐從藏人聲場音亦  
 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

贊普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臣類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明詔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倭固有以鎮唐矣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

討使東者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

至潁橋九域志襄城縣有潁橋鎮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

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酉潁王璿薨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鄧景濟於清苑

宋以清苑縣爲保州治宋三曰漢高祖討樂毅之後得樂毅封  
樂鄉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清苑縣移治寧驗河北城隋改爲清苑

守司武尚書猶天朝兵部尚書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

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還軍瀛州張升  
雲奔滿城李昭曰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縣大寶元年改爲滿城屬見州會晟病甚引

軍還保定州苑自二月至四月陷自統馬步萬五千救濟苑平

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

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

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脫屣耳

狀白酒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

宅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

六月李抱真使參某賈詠詣武俊。俊以是益恨滔矣。

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

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謂誅李惟岳也及登壇之日謂僖王時

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

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曹林言武  
後主

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知愛

如莽杜預曰草生處野莽然故曰就使克捷與誰守

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

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  
諸鎮有不從者青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

約結爲武倭媾和真 庚戌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時

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  
南折西制南工四巧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者軍覆

淮寧之境江謂江南西道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

度支向牛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

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和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書自之威吉慶爰允濟愛京厥月費錢百三十餘萬

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二法即所謂稅間架及除

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史

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

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

十錢給宅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茂敢隱錢百

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

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丁卯徙柳王逾為

丹王鄭王遘為簡王上王皆庚午荅蕃判官監察御

史于頔荅蕃判官因當時出使署置以爲官名頔使歷朝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

至自青海連翻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頔贊歸國秋七

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入蕃會盟使王

辰詔諸將相與區頔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

惡之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

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爲惻然謂杞曰

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

使矣使矣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少詩不敢辭遠

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

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叔夜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嘉興陸贄

學士學士贄字伯康華州下邽人貞元初贄召為翰林

學士贄封以侯始贄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特選朝官有詞藝

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官亦未定名制詔書教讀或分在集賢

閣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

之前使事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任數問

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兩河謂河賦役日滋贊以

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

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

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

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左氏傳曰兵猶火也又曰今兩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

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  
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神策六軍之兵繼  
出關外左右羽林左右神策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  
禁兵出關討賊武神武爲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晟哥舒翰  
也禁兵出關討賊儻有賊臣陷寇點虜觀邊翻七慮翻何視  
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吏翻未審  
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其  
未甚廣廣徒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  
禍擎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相牽引也圖謀也  
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  
滔攜攜離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二矣去美而  
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  
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  
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  
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  
固國漢人曰秦倒持而乃致致汲汲極思勞神徇無  
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  
之內備衛不全北軍皆在行營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將帥希烈所或竊發  
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姚令言朱泚之變平如陸費陛下儻過聽愚  
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成

正朔節將子弟自志其所奏遣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  
守張軍更翻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  
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  
者獲寧見賢通翻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戌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汴東  
使事始見上卷上年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  
度使李光弼方節度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  
用兵諸道行營出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  
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諸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子儀自南  
州進收京師請第縱漢之子也崔漢者玄暉之孫九月丙  
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  
戰敗於滬澗將帥克誠唐漢臣古翻考異曰徐岱奉天記曰大將  
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略又不設支軍  
賊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指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  
焉汝州道阻隔刺史李元平爲寇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入  
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將  
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去年希烈從鎮許州蓋欲乘虛  
自遣二將趣許州趣七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  
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  
太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  
闕原四抄翻伊闕禹所鑿音似爲成蠻子之勉復遣其將李堅  
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希烈以  
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又音如字汴軍由是不振襄城  
益危汴皮變翻汴軍言武兵也此時則李勉帥承平軍方鎮表大歷  
十四年承平軍增鎮汴頡州從治汴州故使史有汴軍之稱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  
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衡翻以戶部尚書蕭  
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  
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帥亮未行會



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蕭嵩開元中為相巢父孔子三十  
七世孫也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唐書  
兵五萬赴援按奉天記曰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  
度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軍士冒  
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季翻既至  
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  
食菜餚衆怒蹴而覆之又使甘肅賊子六翻因揚言曰吾  
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  
瓊林大盈二庫玄宗時王鉉為戶口色役使微利財貨每歲進  
私賞賜之用則玄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盈自古  
無其制傳諸書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聚斂之臣貪權飾巧求媚於  
言謂國貢獻所合區分賦稅膏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  
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置是二庫滿心後欲納賄於茲治乎失邦  
至德中第五琦始造以租賦進入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為便故不復  
出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  
京城趣七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  
之長樂阪在澧水西水南澧水也隋文帝惡其名改  
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坂亦曰長樂坡樂音洛軍士射令言  
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射而亦翻呼火諸君失計  
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  
以兵擁令言而西自長樂坂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  
怒射中使射而亦翻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通  
化門京師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  
曰通化門北去丹鳳門止兩坊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  
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扶  
復  
又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  
商貨傲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呼火故翻上遣普王  
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  
誼韓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  
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

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  
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  
將何待之不聽少詩四翻平讀  
日梓難乃日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  
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  
寶繫衣中以從從才用  
翻下同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  
卷代宗大曆五年  
有寶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  
右僅百人以從帥讀  
日李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  
殿丁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紫苑在京城  
水西連故長安城南  
連京城北枕渭水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曙之弟  
也曙曙字新  
子德之子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  
帥麾下四百人從帥讀日率  
下相帥同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  
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見二百二十六卷  
元年帥所類翻坐第滔之  
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上  
年處昌呂翻心嘗快快臣謂陛下既不能  
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  
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  
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飯扶  
晚翻時事出非意  
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之往也乘  
繩證翻盧杞關播踰中書垣  
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  
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  
陽頔頓之從父兄弟頔渠希翻之  
從才用翻從一齊賢之從孫也  
方正為高宗所重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  
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許謹  
元  
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  
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

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宋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按長安圖自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舍元殿設警嚴設警以警嚴一日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考李晟收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最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呂翻不閑朝禮開書也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乘輿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上見史記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屏以鄭翻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其衆降戶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言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蘇良嗣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瑊古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又爲子爲翻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元年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泚且

又音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先悉蕭翻釭古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音同又音如字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龍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鎮之兵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唐大興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右社樓左宗廟百僚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渾瑊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段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意其必怏怏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騎奇奇翻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能釋鎮入朝及與弟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犒口到翻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將帥即翻復扶泚默然不悅泚且音此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朝首通翻

孔目官軍府事無知大皆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綜理也吏部曰岐州黃帝時有岐伯考異曰舊傳曰判官岐靈岳今從設公別傳

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

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

修守備上時掌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

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

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

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

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

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

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

察之上以諸從臣皆畏憚莫敢行用才金吾將軍吳

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

以為臣吾幸託肺腑徐章教皇后弟也非不知往必

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慊慊恨不足之意朝直遙翻

惟苦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

客省館古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

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亮疏吏翻將即

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

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

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

駱驛駱驛地名史記曰駱谷關之驛也余按驛見若至駱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說非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

得符而還又音如字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

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

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丁令

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

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

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初因舊制五品已後直五品已上後屈有時殿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因以笏擊泚泚舉

手扞之纔中其額灑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仲翻恟許拱翻

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

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

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

甚哀以三品禮葬之唐制司農海賓縗服而逃劉海賓不

實與之同死唐制司農海賓縗服而逃劉海賓不

為住縗倉回翻後二日捕得殺之考異曰段公別傳曰五

高品等統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步

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賓置七日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泚入諸間計事而海



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下可謂又讀如字考異曰舊唐書曰鑑不從映言乃不從大  
召楚昭王之曰使令公使於外楚昭王是夜作亂昭王以厲今  
傳鑑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見賢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為子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各稱呼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內東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第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謂直通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竊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譏冊文既成仰藥而死樊系與朱泚之命不為譏冊不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沈以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

增氣為子姚令言之東出也理州在西故以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通夕而行自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崔寧鎮西川有威名危安人心故喜甚而撫勞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謂者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數所角翊便液謂也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整屋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遺唯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遺唯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魏縣行營馬燧諸軍之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為李懷光救奉天破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馬燧歸太原李芄歸河陽李抱真退屯臨洛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泚且遣翻又音張光晟副之以

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嚴武正副守式又翻拓達各翻使扞戶戶翻使使吏翻華戶化翻鄰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郭車良翻東古回翻又音如字趣七喻翻下同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翟又秀欲留拒之說兵家常論也按詔旨而依兵家常論以制將帥未有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瑊帥瑊車塞門縱火焚之則翻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西明寺在長安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乾音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立孫也高固事太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幽州兵帥代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卒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杜預曰不庭謂不朝也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不庭不直也

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兇渠謂田悅李絳也逆將謂朱滔禍結行及三年建中二年兵端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讎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難乃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曰天視自我民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數所見書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爻福之祥生於所履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以履履而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傳之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鄭玄曰降康者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朝直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虞之欲翻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理治也唐人避高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復扶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勵不息足

致升平豈止盡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  
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魏縣行營李抱真退屯臨洛說武俊  
林說因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  
備未易輕也復扶又翻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  
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時張孝忠據  
趙州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  
送武俊於館陶九城志館陶在元城北四十五里執手泣別下至將士  
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  
虜二千入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將帥亮翻說欲  
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  
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  
之賈林復說武俊曰又翻自古國家有患夫必不因  
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聰  
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  
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  
冀王蓋蓋馬駒冀州之域以自大而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  
兄滔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  
欲爲之臣不可得矣田悅之問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  
有它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  
誅叛臣謂殺李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處昌爲滔所誑誘  
故踉蹌至此謂何翻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  
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  
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  
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  
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

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  
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河間縣賀朱泚稱尊號  
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  
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是年四月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  
信將之聞難引兵入援難乃與泚衆戰于見子陵破  
之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注關西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  
臺又漢書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漢太后曰南望吾子  
北望吾夫故俗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  
橋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  
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  
死乙丑泚復攻城復扶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  
戰於梁山之隅破之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乘勝逐北身  
先士卒先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  
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  
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  
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李  
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  
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  
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  
己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  
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  
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朱白曰隴州分隴州之地  
隴州因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考臯曰  
鳳翔節度判及郝通奔鳳翔李楚琳作隴州通牛雲光詐  
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衆奔泚至  
汧陽汧陽縣隴州九城志在州東遇泚遣中使蘇王齋詔  
書加臯中丞王說雲光曰說式韋臯書生也君不如



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狔與厥同。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臯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臯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曰：『臯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臯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易以賊。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王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張鎰也。李楚琳鎰之部曲將而殺鎰從逆故云然。既不敢事上，安能恤下？虜殺其帥安能恤虜州將士乎。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請命於行在所。復遣使求援於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爲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開運因敦正月不備  
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子正月一卷所紀財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  
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使臯率軍以討發身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  
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  
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靈州治五原縣皆都  
將至奉天 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漢谷  
道險狹 本朝城古衙門漢谷在奉天城西又戶恐為賊所邀  
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唐諸陵皆栽柏樹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數諸陵柏城  
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不翻又古則翻 營於城東北  
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 且分賊勢盧杞曰漠  
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  
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  
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  
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  
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又音此令  
力丁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  
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

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  
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邠州兵與以主乘輿播  
而德宗信之如故唐書其夫賄補通德才用邠州人  
邠州人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  
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 泚移帳於乾陵下視  
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晟疾愈 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聞上幸奉天帥眾將  
奔命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  
晟行數沮止之 泚所角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  
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 孝忠乃聽  
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沈存中曰北岳常山謂之大茂  
山有為飛狐道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到馬關度廣界都自石門  
子令水鋪入城形勢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  
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崎嶇狹窄也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  
節度使 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行營今又加節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  
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 恆州上之出幸奉  
天也 陝虢觀察使姚明敷 陝虢同以軍事委都防禦  
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  
陝虢節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 是年十月上出奉天  
泚繼至攻圍至 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健步今之急脚子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  
朱泚上為之尋求不獲 為之竟憫默而遣之 泚者無以為  
辭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縱人於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  
蘆菔是今四時皆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熱而葉似菘  
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關厚短肥而厚及梗細者為蕪





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而功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陳前所賜轉階勳，其身為以爲照，雖出給告身，別無望也。城府伏流涕，上拊其背，歎歎不自勝。又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謂則龍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謂許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將帥爲子，入夜泚復來攻城，此日復又音此復，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逾七並北山而西，並讀曰傍，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問古藏表於蠟九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中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灋泉。敗補，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史言李懷光解無功，泚曰：此泚既退，從臣皆賀，從才，沐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使疏更，皮變，翻使，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遣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仇陸贊之盡言乎？性五故翻，萬當作萬，莫北翻，侯渠之翻，乃使廣復姓，也，謂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重圍既解，龍直，諸道

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將帥用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以此觀之，謂泚之暴斂，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難翻。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又復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兩翻，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即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二年。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此日復又音此復，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又音此粗，讀與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同。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數所，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趙贊曰：「謂之殊禮，或說王翺趙贊曰：『魏戶謂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所也。」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翺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也。殆，危也。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懷光功厚，望其上而求，遂其欲，懷宗欲速遣使其下，而不閱其勢，慮杞之心自營。

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  
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尺  
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成武正統使史翻難乃曰翻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  
店魯店在奉天東南留二日乃行朱泚遣兵張本劍南  
西山兵馬使張泚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使史翻劍  
城奔漢州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漢州九鹿頭戍將叱干  
遂等討之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南曰成都北一百五十斬  
泚及其黨延賞復歸成都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  
兵討李希烈屯盱眙盱眙在泗州少時黑龍野音吁怡聞  
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  
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館第數十修塹壁泚且得滉又音此書上卷韓滉字廣  
也所以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在東五里樓堞相屬之  
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言收復未欲彊  
取之字信不可少遊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  
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考異曰奉天記曰信以財帛  
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上元縣在揚州東南信纔與數十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數遣使間道貢獻曹王事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事李  
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  
關汴水皮變朝貢通皇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  
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之使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  
以曩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  
疏上時事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  
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  
之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  
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扶夫音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其不審  
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海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頗究羣  
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  
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  
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  
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朝直通翻否皮聚怨  
驚驚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其  
斷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詩去詩去贄又上疏上疏音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情見故仲尼以謂人情  
者聖王之田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

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皮翻下同夫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

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

謂之損乎

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從欲解濟之意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弊自久浚恆太深

死之禍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

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朝謁僅欲半年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

使臣別延宰輔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遂事不諫

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

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

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

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意

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

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

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

補

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

言為過矣又曰駁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

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

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

者也

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宣王之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



爲能不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蓋爲  
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  
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  
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  
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  
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又曰修言無驗不必用德  
以修言也質言當理不必違德宗之罷柳渾以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趙  
重祿是也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  
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  
塗說者比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  
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  
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若依上文  
順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  
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  
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恆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  
下有其三好勝人好下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  
威嚴恣彊愎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  
畏懷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指而忠  
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又初教  
此所謂勦說者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折之舌翻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  
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  
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  
夫音扶重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  
直龍翻者踰億兆而無一焉賢也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  
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  
下之情所通鮮矣鮮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  
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  
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刑下  
悖上刑不敗何待悖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少始紹繼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  
古至今亂多治少者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此與而辭義相去遠矣  
又曰昔趙武內而爲晉賢臣晉趙文子名武其言內  
晉國以疆諸侯不叛內舒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絳侯  
小貌音如悅翻又奴劣翻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漢文帝紀程氏曰木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  
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詰以此察天下之情固  
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段平  
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諫  
納諫之美以誘掖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  
其君好呼到翻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  
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  
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  
讜音矣諫音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  
暴揚盧杞等罪惡數所角翻衆論誼騰亦谷杞等上不  
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台志貞爲恩州

司馬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  
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改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  
寶日恩平郡乾元後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  
南恩州宋自謂此恩州海濱最為繁盛當海南海南五郡沈海路此路自  
廣沈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道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使步  
出使與運符牒經通耳新州治新與縣秦改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  
其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與縣  
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四里西北  
至京師五千五百五十二里趙贊為播州司馬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伯翻懷光又言其罪上亦  
為殺之偽翻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

贊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祠部  
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上時掌例加兩階今翰  
林獨遷官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  
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扶夫音  
不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

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  
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等  
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悅  
第八解圍事見二  
百一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朱泚滔欲與  
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下

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內史舍人猶天  
扶又翻悅猶豫不決密召扈謁議之司武侍郎許士  
則曰司武侍郎猶天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  
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即希範也泚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九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三年考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  
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事見二百二十  
滔既為帥類翻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事見  
大曆九年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  
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  
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  
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觀時審勢量度

郊垌其外禮翻又音此邪音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  
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  
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  
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到翻至則託以  
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  
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謁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

瑗適魏遣其司副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等五各翻  
刑部員外郎武俊擢以宰相處事失宜唐昌邑縣翻恐禍  
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重直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  
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  
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  
矣事見上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汴水變翻汴州  
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史相與  
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扶  
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給諸友翻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九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騎奇寄翻秘才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  
四十里用翻復扶又翻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度使鎮汴州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  
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  
餘人奔宋州宋州上魏州 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  
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  
度使勉上表請罪滑州治白馬縣屬滑州 上謂其使者曰  
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  
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城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一十里 希烈攻拔之  
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九城志寧陵在汴州西四十五里 江淮大  
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  
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  
於鄆州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  
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  
慰使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  
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己勃興左傳載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遣使求其父之屍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諸秦人憐之爲之出  
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諸秦人憐之爲之出  
兵二國并力遠走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  
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  
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  
卒聞之無不感激涕淚令力丁翻下 術者上言國家  
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音同更工衡翻 羣臣請更  
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  
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 行於安泰之日已累

謙冲累力 襲乎喪亂之時喪亂 尤傷事體又曰嬴秦  
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 流及後代昏僻  
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獻帝建平二  
太建十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  
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機又曰必也俯稽  
術數須有變更衡翻 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  
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如 贄上言以爲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  
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  
鬱堙支翻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  
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  
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  
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  
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至斯底法厥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宗  
子乃弗肯堂何肯構不構之語本諸此君臨萬邦失守宗祧  
百世不毀之廟遠越在草莽傳語 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  
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徵  
也明徵其義言 小子懼德弗嗣懼己德弗能嗣承 罔敢怠荒  
然以長于深宮之中用禮記魯哀公 暗於經國之務積  
習易溺易以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  
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  
懷疑阻猶昧省己據卷四十一 遂用興戎成兵 徵師四  
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翻惟古岳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選

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 李抱真入朝爲上言謂直遙翻 山

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恆冀宣

慰使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掌實事補贈一人判南曹歲 朱

泚更國號曰漢 自號漢元天皇

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呂上表謝罪 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

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

惟諸侯朝天子禮耳 希烈遂

卽皇帝位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物不羣屈身故於歲首特市斷今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刻鵠已情已聞於播磨然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

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

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

平章事 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

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

又遣其將楊峯 齎赦賜陳少遊及

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

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

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 希烈乃以

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

壽州後之江都 建封

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

後周書賀蘭祥傳其

代者爲賀蘭莫弗遂以爲氏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二

十里太白曰霍丘本年秋時麥 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

國梁置霍丘戍隋廢戍爲縣

欲斷江路勸渠希翻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  
詣行在至蕲口水經注蕲水出蕲春縣北入大江過其縣  
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蕲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  
之戰於永安戌永安戌在黃州黃岡縣界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  
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  
斂力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舊江使其  
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  
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  
之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  
練使使疏吏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  
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兵勢朱滔引兵入  
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稍控復扶又翻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  
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宋曰曰永濟縣本漢  
陶偁行度河在州城東南悅見郢曰悅固願從五兄  
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  
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  
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  
役奇翻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朝禮侍郎裴抗  
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重圍命如絲髮  
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事見二百二十幸而得  
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事見  
年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

城經城經城漢古縣屬貝州宋曰曰從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  
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移武邑縣於此後周  
復於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置縣此置經縣宋省縣為鎮  
入宗楊榮國攻冠氏冠氏今屬河南去年京兆忠義軍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  
城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  
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城志在州東北  
六十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  
去紇下段翻音亦三德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下曰幄悅  
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還從宣翻分兵置吏守  
平恩永濟平恩縣屬洛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義僖  
之七世孫也盧義僖仕元魏翰朱滔引兵北圍貝州  
引水環之環音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  
紇兵大掠諸縣范陽又拔武城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  
十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遣馬寔將步騎  
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  
宣慰副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中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  
庫貯直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  
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其略  
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撓奴  
屈曲也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乘翻虧法失人誘茲聚慝以斯制事豈  
不過哉誘羊久翻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降讀如字天子之行  
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必有大師以為營衛  
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枕職任翻畢  
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  
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啗徒濫翻無猛制而人不

行則可保上時掌翻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行下孟翻

資台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四十六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

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段秀實死於事見一百二十時賈隱林已卒贈左

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李希烈將兵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

降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攻滑州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

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汴滑州

所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

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下眼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

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

浼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

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同呼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

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李

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

四年晟成正副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溫

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數所具細又所主調運使  
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眾劉德信可傳而不受節制乎況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無敢動者遂  
并將之軍勢益振將即希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  
等事見上卷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  
面馬路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水此衆大至晟  
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宮苑或曠日持久未  
易攻取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  
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豈  
可遽戰邪邪音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  
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敢犯懷光軍士  
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  
累月逗留不進逗音豆考異曰懷光以十月八日  
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考異曰懷光以十月八日上屢遣中使趣之  
使使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  
攻長安考異曰懷光以十月八日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  
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泚且又音此  
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惠安者其妻請移軍當  
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雖平而長安其敗也  
走走兵法固城之關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  
力用寢晨奏不下下戶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  
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  
以財用方窘寶巨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  
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音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  
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音乃曰將士戰鬪同而

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帥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數所屬又音如字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滅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氣和時上遣崔漢衡詰吐蕃發兵見上奏本年正月吐蕃相尙結贊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誦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結贊自咸陽還上言賊此稽誅保聚宮苑此上時掌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此稽誅保聚宮苑此上時掌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鼓行芟蕞易若摧枯謂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謂李晟楊元等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謂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此上時掌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晟成正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容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

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要約再三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奏也下戶錄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事因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東渭橋在京城東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陳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謂上時掌謂使就吏翻復扶又翻足以及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此上時掌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此上時掌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軍爲四軍所屬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軍爲四軍所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謂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謂同處必不兩全謂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謂先覆謂李晟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翹足可期人立而則不能久謂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謂太上消患於未萌謂太上消患於未萌謂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謂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



爲其吞噬理在必然最成正確也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最兵素少少詩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送爲犄角此且謂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宣子之言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解關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自咸陽東恐因此生辭言生言也轉難調息言調停也且更俟旬時旬時猶言旬日也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請以裨將趙光鈺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趣讀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實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使就史翻下同考也謂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無君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謂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使就史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奔之自取族滅富貴

宅人何益哉言懷光反走自取族滅宅人平其亂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疆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乃者猶言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且謂又音此還從官翻又音如字邠卑長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懷光曰各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拉落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郛成義詣行在告之泚且謂又音此演以漢翻郛古到翻史初曰郛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郛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郛久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璿上璿璿七異翻璿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謂天子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饗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饗力充翻令考異曰懷光投鐵券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召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召演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郛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璿璿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之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官翻於

之唐肅宗時州以產鹽名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

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至盤屋以來者

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

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

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

何時復至此復從官勛又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

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

百騎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勛與之俱入驛時天

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藁火也軍士皆往附火勛乃

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

走從千客謂錯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

所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

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仆方謂勛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

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

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令力丁翻勛

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亮翻勛裏

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期也李懷光夜遣人

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

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

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泚且禮翻又音

郭子儀李懷光東征趙襄為別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

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瓌

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促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

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

武有寧景璿邠寧吳翻河中呂鳴岳振武有杜

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寶觀潼關寶觀音直皆守將

也言此諸將各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

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則諸將兵難

在行營將不肯奉命於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

兵權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

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

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又音如字足以誅泚

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

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

燒乾陵考異曰邠志作達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

令力丁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

乘輿謂天子所乘之車也瑊曰本朝城古衝關考異曰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

持書趣瑊瑊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遺棄不知不得以

聞又怒瑊之虞己也懷光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寶錄奉

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諸將臣曰朕之此

行莫同承嘉之勢因潛然流涕瑊瑊曰瑊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

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邠寧西然後瑊瑊至則

猶未來今不取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

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朝直通翻

用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

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一十八卷兵部侍郎劉迺臥

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說式凡再往

知不可誘脅誘音乃數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

至於此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忝列曹為泚豈可復以

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復扶又翻獻款而返

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劉迺以乘輿太子少

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



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泚通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給義亦云殆矣少始無翻整屋音舟望商辰羊翻懷光遣其將孟保孟延實今從實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言不逼不使之爲將也因目增曰意欲因其言以給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結湯亥翻貯丁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路谷以追不及還報還從宜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實錄曰入路谷懷光遣其將王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爲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還懷光將而去舊傳曰懷光南兵擊之而退懷光皆黜之河東將王權馬彥引兵歸太原將與亮翻彥于貴翻權衆人援見上表上年意必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結及加同平謂章事之命晟成正副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城隍帥爲之翻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先悉萬翻度徒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泚處昌呂翻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遺唯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應女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斂力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瑒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

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精竭反忠爲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之人有昧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言之則凡居功之者豈可不戒哉田悅用兵數敗前數所士卒死傷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爲子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微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僕射謂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帥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遽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也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判官謀反昨夜刺殺僕射呼火故翻下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扈判官來及戟門遇亂故謂之戟門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判官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田悅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之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



憲大夫鄭景濟等朝憲大夫舊天將步騎五千助馬塞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塞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潞。潞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背德，背離也。其民何罪？今雖盛疆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王武俊也。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也。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幸山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邠州，今之平山縣也。邠州人聞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衆。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衆張所害之遊瓌既失兵柄，未如所從說客劉南金曰：韓觀人心不歸，主帥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州，天假也。乃使麾下將希朝趙懷諤至邠者八百餘人，接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集三軍斬其使。懷光自守懷光大駭，遂自經。陽夜通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若卒遊瓌恩不及或與軍城有虞，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李懷光以李晟軍浸感惡之。惡，爲也。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軍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

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說，式也。今日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衆許之。謂渭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咸陽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畤，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爲泚所賣，怒憤，移於好畤。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被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難大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畤及涇陽。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謂方軍平安史拒回紇吐蕃陷邠，反是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說，式也。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也。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斤，翻。將即亮，翻。環古回紇，考異曰：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曼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曼，翻。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曼，翻。懷光通將無以自明也。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朝，直通翻。晟，成。正翻。使疏，疏也。聞之，泣白懷光曰：父

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

之焉後故朝於是遊瓊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

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

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此且禮謝又音此乘輿

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

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

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郵傳

懷光迫逐幸梁州日懷光將歸河中郭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棄按德宗因及

富平懷光行及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

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

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蒲津橋鳴岳焚

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討之也刺史李紆懼

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詰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

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慶

帥獵團七百圍之之獵團帥讀曰率嶠請降詔以觀爲

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

延節度使夫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州

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訪於陸贄贄上

奏以爲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登戶起端雖微流

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

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

金紫普施於輿阜左傳羊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

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

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新其專實利而不

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

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誕謾虛言也趙七故國家命秩

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

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

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

已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

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占之號

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占之然而突銛鋒排患

難者則以是賞之銘意唐制利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

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

志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

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又復

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

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林爲

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

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相見亮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

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

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

諫迨上意數所角翻盧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心庇之贄

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

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爲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部郎

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言上追仇陸贄壬辰車駕至

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梁州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開通渠租

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

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

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

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

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

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

脩辦史言嚴震供奉車駕無闕之功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

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惡其殺張鑑

在府城之下也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

伺更相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留

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

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一百一十八卷其罪固大但

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書云元惡大憝勤王之師悉

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言戰事刻而爭連捷也商嶺則道迂

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又翻僅通王命唯在褒斜九

城志商州之略連金洋者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遠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權實難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一百餘里自梁州至洋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

里驛路一千一百一十三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絕絕以諸

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懷光也誘音西洵洵羣

情各懷向背背音補儼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

衝則翻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咽因今

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

預曰衷中也陸贄曰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

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

追挾宿疵挾音下孟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

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省音悉孰

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

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

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音奴上釋然開悟善待楚

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

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

兼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

副元帥將龍李懷光兵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數所

又翻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

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

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龍李懷光來獻考異曰舊高郵傳

孤軍帥未集與李懷光死懷光長子瑤侯瑤瑤乃論以逆

天命非獨人力今若特聚西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

李瑤震懼流淚氣索明年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英

庭引鄭詩之表及受密詔事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

而止按寶錄懷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

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與瑊傳年月至不相應今不

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

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

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韓遊瓌為邠

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寧景璿為李懷光治第治第別

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第之

為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



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晟家百口及

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

書遺晟遺唯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為賊

于偽終無叛志史言李晟以忠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

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陝失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

兆尹供晟軍糧役後者魏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

緒為魏博節度使後者魏渾瑊帥諸軍出斜谷日率崔漢

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

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

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

石鐔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自庚戌朱泚遣其將

韓旻攻武功鐔以其眾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武亭川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吳等而實斬首萬餘級旻

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

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於城固塔塔

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此宜儉

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上使謂陸贄曰

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

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負亮翻贄上

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

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

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王病也又曰

唯聞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

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謂使枚翻謗也書呂迨乎顛覆猶未

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唐虞之際主聖臣賢

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陞

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等諫

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數紂之罪曰劓朝以

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

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

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

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又加字

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被謗是乃掩

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

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

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藉

使馮河清此日禮翻又音此數所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

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

為涇原節度使將即亮翻考異曰邠志曰興元元年四月

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三千赴

石鐔以卒降泚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韓旻

泚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殺希鑒泚殺希鑒

播東耳今按實錄列清死在三月今從別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

者梁州在山南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

皇皇大察其事情頗似窺覷又升龍翻今已於一所安

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

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

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首良復其

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

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

於防虞亦已甚矣防降卒事見九漢高豁達大度天下

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疎同然而

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

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事見七秦光武寬

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世祖建武四年豈不以虛

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

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

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

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

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嚴東百辟有任刑

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

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翻詩王

傳曰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

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

矧又非小願陛下以履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

休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

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澤既

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事見上卷

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

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

起居為子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

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

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候駕

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

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韓游瓌

引兵會渾瑊於奉天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

平章事丁卯義王玢薨玢玄宗子玢音朱滔攻貝

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

為李抱真說王武俊復扶又翻為子曰朱滔志吞貝魏

復值田悅被害復扶又翻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

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滔連三道

之兵三道謂幽州益以回紇時回紇遣進臨常山恆州常山

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

山自常山南至趙州皆恆義屬又西南河朔盡入於滔矣

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鑾輿反正

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

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

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

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

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

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

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難乃天子

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  
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  
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擲蒙開諭得奔逆  
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虜音  
王武俊本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  
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  
兄破之決爲子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  
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言史  
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  
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七

起開元四年五月盡肅宗元年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萬年京兆人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紹改御衣而御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滉呼廣德使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滉呼廣德使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士幹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士幹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舟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弩手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比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人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吐蕃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

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吐蕃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吐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吐蕃怨乘躡吐蕃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吐蕃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吐蕃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吐蕃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吐蕃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

鋪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不戒而師出以律不戒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音翻也臧作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倓薨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

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

坐食德棣之饌

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

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

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千見滔達千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

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

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

關中今見小敵尤豫不擊

尤謂與諸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

說也義見說文陳亦未定也尤音以林翻毛晃曰尤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尤豫未決字從犬曲其足與古尤同與優韻尤韻不同唐史

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

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抱真列方陳於後

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

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

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

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

遂走趣其營

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

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縱與

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

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

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

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

守劉怱因敗圖己

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

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

州隸之

兄也

其州事

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

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



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衛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

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瀛州在河北

軍華從之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

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曰華

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

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

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

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

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

喜復與交好呼利庚寅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

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

曰歸語諸賊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

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

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

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

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

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

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尙可孤刻期

集於城下京城之下壬辰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

田西斬之敗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東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

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

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少賊併力攻之

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

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門在華州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

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又復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

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

於潼西敗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

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佖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

直抵苑牆神驍村按新書李晟傳神驍村在苑北晟先使人夜開苑

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賊已樹柵塞之自柵

中刺射官軍亦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

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

而入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妓果劉綱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興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西爲興安門又西爲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領幽州盧龍節度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恆州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爲李晟作露布得體晟在渭橋榮感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榮感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彞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爲羸爲客晚出爲縮爲主萬一復來守歲又翻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此必利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朱泚見上卷是年四月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

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唐屬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陽八年更名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射而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內人贄上奏以爲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介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蒸黎衆也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考異曰袁錄載李晟奏有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藏過賊所知昇我城邑迫脅授任前後侵奪多著黃之中爲令仍及堅臥當節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俗尚可昭明于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爲中興之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晞一身實恐玷於先烈況晞陽陷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暗載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沆等劉迺事見上卷是年二月蔣沆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實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興元府以紀元爲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實屬衛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鄭道元日樊川卽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遷定三秦以樊爲南鄭關最關且是此鄉也按其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孔安國曰春秋夏南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之輕重以平物權則權物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陸贄曰率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不如與杭京邑楊子曰與杭安杭也權字與意浪翻長知雨翻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也史補曰李晟以相擢也復勞誅鉏哉又翻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補曰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李懷光常能也華戶化翻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李懷光常能也華戶化翻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釋兵吏仍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璿字元貞請東身歸朝朝直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懷光除見日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士懷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從才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三橋在望賢宮之東京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開日日視朝變日謂之開日輒宴勳臣賞賜

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舉遣其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舉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伯潛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置永陽縣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屬鄉走之記祭法屬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屬山氏炎帝也起於屬山氏之有理志注云屬國皇甫諡曰今隨之屬鄉九域志隨州屬鄉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數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宜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日保志七月十三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節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官委軍討賊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遣其卒使留己卒之蕃軍懷光意欲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舍戶以聞今使實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治兵又翻辛卯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補曰泌兵權切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泌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下同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虞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



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集也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二十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元忠見二百一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後相分至唐有五十國其及十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姓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謂東侵吐蕃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事見上卷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璘等州歸順帥力張希範王仲賢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為皇太子景璘右軍安華是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帝初即位涇州有亂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奏請往理不用命者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時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瑭要廷珍守晉州要廷珍姓也姓苑吳人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故得說下之宋曰曰慈州文城郡赤狄麻谷如之國郡西南有桑梓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風舊有慈烏成因名治古無慈烏也說式茂翻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渾瑊戶部又戶本城古咸陽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使統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帥所類鎮國節度使史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使廊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燧下州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際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亂鎰實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城音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支徒洛翻自肅代以功高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

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時丁侯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辛

丑罷勉都統節度使使中開勅以永平節度其檢校司徒

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閭晏寇同州官軍

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

氏武德元年分南鄭置永樂縣屬州州廢屬州又廢縣初

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瑋與禁兵

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右神策軍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

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

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

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

蕃其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

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嚴

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成涇州嚴尋託巡邊詣涇州希

鑒出迎嚴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

叔父事嚴嚴謂之田郎嚴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

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又嚴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

嚴營嚴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

下堂嚴曰我與汝曹久別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

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

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新之希鑒尚在座嚴顧

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

鑒曰唯唯遂引出殺之并其子導傳日至涇州

希鑒迎謁於東轅而誅之遺鎮表李嗣為涇州使幸奉天錢十

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嗣涇州節度使

丙子以希鑒為衛尉卿嚴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

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

久之不克翟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暫眾歸國李澄請降事甲午以澄為汴

滑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己丑上以澄為宋毫節度使劉

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

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

西敗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

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

北恒怯不敢進王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

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浚儀兩軍之士日

有忿鬪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

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

刺史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李勉至長

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

不應尚為相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

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

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

至睢陽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卒亦勉之

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鑒與在外

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

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見

上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混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諸州皆屬浙東觀察使治所城者混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永嘉永嘉郡之縣也所以修石頭石頭城在金陵以為罪乎混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省親也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混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願上時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累以被糾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混親舊豈得不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混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戶部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韓臯省父母也令混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至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語牛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混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聞音混怒召出捷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混貢米亦貢二十

萬斛陳少遊時上謂李泌曰韓混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一百二十九卷與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通判陳少遊事中四章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章臯幕府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朝來字下朝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與舜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王制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來字下朝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克言陳少遊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贈祭如常儀贈祭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混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混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多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到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



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殯之 癸丑贈顏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真卿司徒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

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

用為饒州刺史登居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

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

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

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

又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

相四年貶為百揆失敘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孔安國注

茲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

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茲黨皆唾掌而起上

大怒左右辟易辟易曰開避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却京顧

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

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

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

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袁高丁又謂

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

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

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袁高已與張柬之等三月李希

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

使汴州歸德府李澄得鄭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一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嘉誠縣名隋置唐為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

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懷光囚之

鄘邕之姪孫也李邕以諱死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

陶城敗懷光軍於陶城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有陶城府屬道元曰陶城在蒲

唐河中府治河東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城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使當有使字李希烈

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城破李懷光

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

詔以燧城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工更

韓遊瓌請兵於渾城共取朝邑朝直李懷光將

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

也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語稱欲歸國

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言史

李懷光偷延禍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西川節度使為韋臯以功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自

時連年旱蝗有言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

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

則不足隄防少詩忽驚東偏同州在長何以制之一也

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城既無所詣康日

知又應遷移先已命軍城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

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





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絕不得

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為陝號都防禦水陸運使上

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

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

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貫讀與此

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

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

必不更為臣用也校戶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

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

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以形臨之上曰雖然朕

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

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

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

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

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語之曰陝州行營

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

里北九十八里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

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帥亮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號觀察使泌

出潼關廊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坊唐臣時帶廊坊節度使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唐

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

程大昌曰今奉密詔取進止言此則之或謂或却合奉承可否也

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又義者習而不察樂時有旨以便

為進止如玉堂宣底亦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

唐臣以受詔不敢去唐臣當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

人職掌詔諸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

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

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事宣上言而得名或

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臣而宰相亦有之

劉軻楚之叩頭也牛僧孺宣曰所奏如門外侯進止此宰相之

口宣也李泌為宣以却唐朝臣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為宣也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鄭泌宿

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

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

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

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

又卑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

謂煩雜碎也此煩言謂泌到自妥貼矣史初曰妥安也不願

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

之數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

牛僮僮翻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

前使為于僞翻前使謂張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

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

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又使扶

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

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曰天寶八年張勳於此可

同城西築城置軍去宗廟各一里安思順奏廢城軍請於校

少遠南移四里居永清欄則隋大同城之故城在牟船山側

之北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

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

州盧龍節度使大旱灞澇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八起開元二年八月癸亥至開元二十七年九月乙未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元而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到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到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又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立功至是年九月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射而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第燧曰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游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渾瑊韓游瓌皆河東人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尉珪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元光素輕胡人故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

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還從官吾輩復為王人矣又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多矣渾瑊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此謂之試官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宋自曰河西縣本同州舊縣之北唐上元里燧帥諸軍至河西縣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損甲矣又曰東城損隊矣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損甲矣與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又其子璿為監察御史璿龍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事見上卷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使君臣之間無猜不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復扶又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璿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李泌赴陝見上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

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再翻爲手翻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迫逐其君者乎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楚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璣之變以死璣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將即亮翻之可哀也已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閻晏勳懷光中將兵犯同州者也考異曰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期至甲戌二十七日史言馬燧出高郢李鄘於獄懷光囚鄘見上卷本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實戰其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楊懷實戰其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楊懷實見二百三十一卷元年三月懷古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朝晟後帥領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贄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武俊田緒等誘音西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河朔諸王武俊田緒劉辟齊李納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上時掌細微一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同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觀贄首

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韓滉陳少遊諸通鑑者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韓滉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同韓滉內翻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又手西翻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六不率率循也不率謂不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汗下也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韓滉言亦可以謂漸固儻復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泚長安故謂之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八年以河中爲中畿河東河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去年六月西二縣爲次未縣諸縣爲大縣實衆慝驚心之日衆慝猶言衆其首而殄絕其類羣生改觀之時又音如字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元與敵又李希烈不與朱泚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下可翻



也。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狴牢，獄之北門也。又曰：狴牢，獄之北門也。古之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兵，法也。戰，事也。屈，服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燧，字公武，河東人。瑊，字公武，河東人。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軼，侵也。不須，不須也。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李希烈，河東人。降，降也。一無所問，一無所問也。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李晟，字元平，京兆人。神策軍，唐之禁軍也。還以營妓高洪自隨。營妓，軍中妓女也。高洪，高洪也。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張延賞，字公武，河東人。怒，怒也。由是有隙，由是有隙也。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劉從一，字公武，河東人。至是，至是也。上，上也。重違其意，重違其意也。以延賞爲左僕射。左僕射，唐之官名也。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修怨於用之臣，且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聞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李晟，字元平，京兆人。居功名之際，居功名之際也。一婦人之故，一婦人之故也。修怨於用之臣，修怨於用之臣也。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聞之，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聞之也。其能自安乎？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斯不學之由也。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駱元光，字公武，河東人。將殺徐庭光，將殺徐庭光也。謀於韓遊瓌，謀於韓遊瓌也。庭光辱吾祖考，庭光，字公武，河東人。辱吾祖考，辱吾祖考也。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遊瓌，字公武，河東人。揖而數其罪，揖而數其罪也。命左右碎斬之。命左右碎斬之，命左右碎斬之也。考異曰：實錄甲申，上令宰相議，議官勿論，謂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諸將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庭光已降，也。今從別志。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受朝廷官爵，受朝廷官爵也。公不告輒殺之，公不告輒殺之也。是無統帥也。是無統帥也。江蘇遂降戶部。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爲之請。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也。燧默然，燧默然也。渾瑊亦爲之請，渾瑊亦爲之請也。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

軍自是分居邠蒲矣。邠蒲，唐之地名也。自郭子儀以來，邠蒲亦分屯邠蒲而統帥之，不相統屬，故史言其始分。郭子儀，字元振，華州人。邠蒲，唐之地名也。自郭子儀以來，邠蒲亦分屯邠蒲而統帥之，不相統屬，故史言其始分。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盧龍，唐之地名也。劉怱，字公武，河東人。疾病，疾病也。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九月己亥，九月己亥也。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也。怱尋薨，怱尋薨也。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爲戶部尚書，庚申薨。己未，己未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爲戶部尚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爲戶部尚書也。庚申薨，庚申薨也。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冬十月癸卯，冬十月癸卯也。上祀圓丘，上祀圓丘也。赦天下，赦天下也。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十二月甲戌，十二月甲戌也。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也。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於臣，于闐王，唐之臣也。曜，字公武，河東人。兄勝讓國於臣，兄勝讓國於臣也。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年，今請復立勝子銳，請復立勝子銳，請復立勝子銳也。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上以銳檢校光祿卿，上以銳檢校光祿卿也。還其國，還其國也。勝固辭，勝固辭也。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曰：曜久行國事，曰：曜久行國事也。國人悅服，國人悅服也。銳生長京華，銳生長京華也。復扶又音，如字。長知兩制，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爲韶王諮議。如字，長知兩制，如字，長知兩制也。不習其俗，不習其俗也。不可往，不可往也。上嘉之，上嘉之也。以銳爲韶王諮議，以銳爲韶王諮議也。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孫也。二年春正月壬寅，二年春正月壬寅也。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也。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也。滋子玄之孫也。滋子玄之孫也。玄以史筆事武后，中宗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玄以史筆事武后，玄以史筆事武后也。中宗與韓會，中宗與韓會也。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也。以王佐自許，以王佐自許也。時人謂之四夔。時人謂之四夔也。四夔，重四入者，以四夔稱之。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四夔，重四入者，四夔，重四入者也。以四夔稱之，以四夔稱之也。上以造在朝廷，上以造在朝廷也。敢言故不次用之，敢言故不次用之也。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也。齊映判兵部，齊映判兵部也。李勉判刑部，李勉判刑部也。劉滋判吏部，劉滋判吏部也。禮部造判戶部，禮部造判戶部也。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也。使統吏翻度使洛陽，吉中孚判度支兩稅。使統吏翻度使洛陽，使統吏翻度使洛陽也。吉中孚判度支兩稅，吉中孚判度支兩稅也。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也。二月癸亥，二月癸亥也。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也。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琇得罪，張

本混呼 甲戌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  
奏自集津至三門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世謂之三門車道者陸運之道捨舟而車  
也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代宗大曆七年賜清亮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與元元年  
鄭州得 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  
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因以兵悉誅其兄  
弟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杜牧寶烈女傳曰初希  
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人取富  
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  
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寵之極矣桂娘請希烈曰出而勇一軍  
如陳先奇其妻寶氏先奇寵之極矣桂娘請希烈曰出而勇一軍  
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婦事先奇妻寶氏曰  
死其子不發喪欲盡種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者  
桂娘曰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書曰前  
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請大臣領出希烈曰希烈死於外因為書曰  
九兄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病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  
乃有詐未定示服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  
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恃  
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首以獻其尸於市  
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甲申  
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  
中呼於道曰呼火拘吾於車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  
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漢呼  
陝失再翻必翻記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況日關無儲者乎日關無儲有以繼之猶可況漕運不  
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饒德宗於兵荒之餘其窘  
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德宗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  
以自掩者裴延齡知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  
樂音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  
饑饉比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  
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復扶數月人  
膚色乃復故 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始別州

為節鎮以此觀之則以程日華為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  
橫海軍副大使上奏衍大字明矣 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  
寵任故為之報仇使破更翻少始照翻故己酉以虔王諒  
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 以龍右行  
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時以龍西陳許荒  
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  
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癸未義  
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克寧謀搆軍務秘不發喪  
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  
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  
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  
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置府兵見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陳讀國家  
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府者折衝更難參驗  
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  
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  
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見二百一卷高宗於是  
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  
為人所賤百姓取之至蒸鬻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  
客以積財得宰相事見二百一十四卷邊將效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  
繫地牢繒音西繫音執縛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  
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故也累見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事見一百一十二卷其後益爲六軍六軍分左右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見一百一十六卷兵不土著毛萇曰便惡也鄭玄曰始生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此廣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復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先敘復府兵之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爲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正二品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絃墨續出視事庚寅李克寧始增兵城門劉立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迺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爲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賈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閒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又翻齊映見上言曰外閒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見又翻齊映見上言曰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左傳楚靈王之言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爲于李晟遣其將王

似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晟成正副其將即亮翻必必翻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衣書爲虎豹文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倂用其言尙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尙結贊僅而獲免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絳音遂渾瑊又戶本翻曰李令公召我來之爲令公此尙結贊所以問晟也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良輔姓也良輔其名與王似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西軍於合水之北尙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寧慶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吐蕃使人鼓於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乙未韓滉入朝滉呼廣翻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九域志慶州東至吐蕃入據之考異曰鄜州十一月彥光請委城以其衆去吐蕃許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重其才混父休以剛直致位李輔禮謁之重其才混父休以剛直致位李輔重其才混爲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期展之地乃潛運之所經





嚴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混玄佐之第亦如之混因使嚴表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

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

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

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渾城

使其將白娑勒追之

中使救陝號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

兵趣靈寶

日宿陝西七里

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二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二七九七





州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嚴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上柱國餘悉罷之嚴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到呼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嚴斂容曰司馬失言嚴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慚而退余謂李嚴欲忠於君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於李嚴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沈密直諫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曰日燧沙屬鳳州本漢富平縣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燧沙鎮隋文帝立鳳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燧沙縣屬鳳州人馬行沙有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瀚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見武惠之功數歲事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四月泚敗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公來欲踐修舊好言欲踐前言以修舊好一日泚敗前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侍中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以瀚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扶又翻下同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縣屬秦州考異曰實錄崔瀚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若歸奏決定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與瀚等外境所無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李未以瀚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瀚報前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改官遣侍中渾瑊與瀚會盟使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欲助而執之然則求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且令先歸盟夏二州令力丁翻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

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宋奉朝字敬之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士黎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黎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朝直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閏月己未韋皋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東蠻時書二千里勿節度使各有大鬼使嗣同導達雲南南蠻時書又火通南蠻時書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到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嚴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史言張延賞罷李嚴兵柄功成能之罪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呼到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

示之表稱示百官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李晟

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

虜情謂鳥含翻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

始命駱元光屯潘原潘原在長安東北韓遊瓌屯洛口謂西戎為犬戎潘原

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

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

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

踰也據音豪翻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

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

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

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

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衡翻城皆許之吐

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穿尺出入無

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

幕中誤則龍翻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蠶入其

街馳十餘里街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

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衛戶監翻擒者千

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

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陳下同虜追騎愕

駭貽丑吏翻城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郊寧軍西馳乃還

西馳者韓遊瓌所遣柏泉之軍也元光以輜重資城重直與城收散卒勒

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

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

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

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朝直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

鎮近鎮言邪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倉猝之際不及遣中

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

為飛語者復扶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

遂伐其竹葵西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遺尚結贊唯

至故原州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

金械欲械城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

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

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在河曲謂

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

寧俱歸獨遣弁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覆而不傳矣俱

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

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惡馬燧渾瑊去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

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

慙懼謝病不視事以陝號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

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初燧

河東節度使不欲代之爲帥，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

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誠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

東節度使。卒子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

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

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

入見。越讀曰從見李泌初視事，入政事堂壬寅與李晟

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

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

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

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

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

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

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

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

方鎮之臣，無不憤慨而反仄，憤鳥恐中外之變，不日

復生也。又復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

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

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

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

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

何樂如之。樂音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

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初燧

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

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

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

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

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

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

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舍人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

典中書舍人六員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

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上曰：「置吏以

爲人也，爲子爲孫下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

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

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

所以爲未當也。當丁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敝正官三

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

員官，傳字句斷謂計其在官之日敘資然後停所減員而傳其

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

除府官，此必所謂冗官不減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

並復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駱谷，謂上自奉天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

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考異曰：昇，侯家傳及舊史明傳

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

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牒釘縣，乘輿謂御者步騎

邪幅如足行驛也邪幅如足行驛也，邪幅如足行驛也



紅纓以皮爲之外施油蠟更轆上馬以至梁州更工衙門它人皆不得近近其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部國大長公主正一品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謂必翻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遠嫌秋七月以昇爲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爲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州雅州使魏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兩稅事始見二百一十六卷建中元年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斂力難繼泚且難繼也凡此皆州縣以充軍資點募強壯以自防衛權古岳翻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留使者留州者留以給本州經用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重設告賞者依格始賞而罪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少始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

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度支員外郎初河龍既沒於吐蕃代宗初年河龍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仲牛向鴻臚禮賓院府縣請京北府及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度支使格翻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舉者舉質以取倍利取其利也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政府謂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朝貢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爲散兵馬使或押牙散兵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免供億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上復扶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比遭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

顏延之而後樂色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條則入樂色矣其  
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麥種種麥其種同  
分賜沿邊軍鎮募戌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  
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糴來  
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戌卒獲  
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  
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  
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  
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  
如何對曰戌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  
又翻舊制戌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  
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  
而道之戌兵家口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據應募之數移報  
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更工衙門亦喜聞矣  
喜許不過數番則戌卒土著略直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也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無復事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非遽謂之天下  
也泌曰未也臣能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  
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候麥禾有效然後可  
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  
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  
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戌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無不有也  
免奸細機大言時時論議能入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以為  
人所共知泌以信如史臣言矣然其機大言特黃老鬼神  
間亦以保和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譴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

其真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然而泌不肯為相以備  
宗之猜忌而泌亦嘗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行言則致身  
半輔宜也歷事三世深身遠害助方何難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  
伍所謂經濟之略焉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鵠直如蕭美謂之  
輕已實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終官無憚彼其心以泌  
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廣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  
松遊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必終始為好之耳  
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諡曰忠貞 壬申賜賂元光姓名李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九

光緒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吐蕃尚結贊遣

五駱送崔漢衡歸見上卷是年五月駱奇寄翻且上表求

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上與掌觀古玩翻

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柳渾與張延賞俱爲相渾議事數異后杜島張延賞所角詘延賞

使尹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

渾曰爲吾諫張公僞翻柳渾頭可斷短音舌不可禁居

由是文惡上好文雅醜藉史昭至醜藉有雅度之稱余謂

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承藉凡士以物綴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

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活翻於上前時發

但語上不悅欲黜爲王府長史李泌言渾瑊直無宅

故事罷相無爲長史者又欲以爲王傳

必請以爲常侍上曰君得罷之無不可者帝之親任必

必觀己丑渾龍爲左散騎常侍寶鼎初告國大長公

主通駢馬者。晨肅升升。復之從兄。第也。韻從才用翻。

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另駕肅鼎益州置蜀州漢州

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

淫亂且爲厭禱又一片翻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

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

曰舒王近已長立長知孝友溫仁秘曰何至於是陞

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諡其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諡之

奈何一日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

上勃然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聞古見翻誰語卿舒王爲

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謂牛倨今日

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

上第也。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微李泌執

此者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父

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

惟愛家旂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

至北公復歿而子而汝巨老矣余三不之黃若冠歿

至此必復殺而子也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

目二食目少姓爲嗣目未矢得龍其和乎因噉咽流

曰比大事。願坐。下審圖之。京台謂坐下。里德省吏每

日此乃三原陛下審圖之目如計陛下聖德當食海

臣等盡言不救，謹忌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一國

目之壘也。不取。退。忘。諒。自。可。多。子。林。幾。未。有。不。亡。國。屢。家。者。下。記。昔。在。彭。原。建。寧。可。效。而。殊。上。日。建。寧。

叔實寃肅宗生急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晉之者深耳倓

必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

子左右近其不幸今日復爲些下相又覲茲事復扶又

亮  
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

乃言之肅宗亦悔而立事見二百二十先帝自建寧之

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見同上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衛尉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九卷貞觀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寇臣不勝慶幸升願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觀其容表非有鑿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楚成王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鑿目而射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溫室殿在浴室殿之東在寢殿之側德宗嘗居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王瑒光王瑒與兄薛鏞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譖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帝使中人視之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如言逆逆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累長子幸陛下下語臣諸牛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

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韓休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子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音樂如言欲飲藥洛累力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一日按經典釋文上開延英殿獨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如中書有公事商量即率臣入侍流涕闌干泣涕闌干無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不可復用復扶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欲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隴州界弱老弱者殺之或斷手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

悉送安化峽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南

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

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

隴州又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

擊却之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

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

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春秋

左傳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

獻及罷宣索遣中使以聖旨就宣索山客翻必有所須請降

敕所稅折之不使茲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回紇合

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無以給之泌下復細言其可從李泌言於上

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

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

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

馬亦易致矣泌從入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

紇則不可恨回紇也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

敢早言見上卷是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

耳三國謂雲南大食天竺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

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相見上曰朕於卿

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

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

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一百二十一卷寶曆元年朕豈能忘之

屬國家多難難乃日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

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

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

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

九百餘人殺牟羽殺突董事並見一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

朝廷使者見二百二十七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

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而

言爲子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凡人言

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

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

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

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

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

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

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

也勢力到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

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

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

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天子徑造

其營到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策

驚驚五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

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

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當時觀者十

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

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

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日故其志氣驕矜

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



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

下豈得不寒心哉言故云爾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

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

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

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

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

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卿二人以爲何如

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

與朕復扶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邇來

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

京城之勳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實應元夫何罪乎

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

使先帝蒙塵於陝見二百三十三卷此乃必報之讎況

其贊普尙存言牟羽已死則回紇爲可恕宰相不爲陛下

別白言此爲于僞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

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

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復扶對曰不然臣曩

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

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

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

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

印以年辰印印右驤以監名依左右兩印尾側若形容端正驤送

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三歲起有量驤弱漸以飛字印印右驤

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後尚乘者必尾側依左右兩印以三花

其餘雜馬上乘者以鳳字印印左驤以飛字印印右驤印印之後

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驤以飛字印印右驤印印之後

軍及充傳驤驤者以出字印印左驤以飛字印印右驤印印之後

北荒旁讐吐蕃讐之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

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

和平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

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

可汗遣使上表稱兄及臣凡必所與約五事一皆聽

命上大嘉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

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

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

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斷音雲南自漢

以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京平夷後漢永平之南楊國忠

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苦於吐蕃

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

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波斯安祿

南際海方萬里里幾居衣翻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

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

安公主妻可汗達州咸安郡公主上女也妻七細翻考異曰

書十二月回紇遣使支達干上表謝恩言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

八月丁酉回紇遣使支達干上表謝恩言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

使合闕將軍歸許其國相合闕將軍歸許其國相合闕將軍歸許其國相

命見于唐德殿且令廣公主畫圖就不可汗以馬價銀五萬還之許

互市而去十二月無事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

入唐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使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述猶

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謂支即駝駝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

須至月西上癸亥又云臣木來中與書令朝臣避云一月可到歲內報

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公主其事而之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邈州西界宋

三垂嶺北據高所廣遠烽火易通考異曰鄭侯家傳曰時京

西諸鎮報稱來已畢絕萬頃而皆巨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來入京

諸軍聞變候夜所營悉焚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蕃被戍

皆皆入錢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家已畢而喜其後

至澤等處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甲戌

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之彈箏峽西涇州特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不獲其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爲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雲州其城即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四續扶於通鑑命己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也推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見事上卷本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付御史臺推鞠之也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

考異曰鄭侯家傳十一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等州節度使使歸瑊還而以渾瑊侍中爲邠寧等州節度使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罷輕入虜境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爲邠寧節度使家傳誤也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歸汴州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戍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

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樂音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長其會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其家賦役也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於憂民也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于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廢音殘虐下民橫增賦斂斂音盜匿公財及左右詔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屏以邪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僞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恐其自疑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

考異曰賈餗傳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爲常式按賈餗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不以貧富爲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稅也云云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鄭侯家傳必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臣等請類外官此則似有額外官又云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官應作外官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



俸唐以太師太傅太保三節皆倍大兩十二年所增之數也必

文武官俸皆自是京官重祿初除陌餘度支至是令戶

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用按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陌

錢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數陌錢官給錢者官除陌在故也從

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甲

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龍右節度使治涇州龍右

節度使治秦州昌以兵防秋行營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

田李下同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韓遊瓌之

入朝也軍中以爲必不返以其子欽緒黨逆謂當連坐也

錢送甚薄遊瓌見上威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

蕃上悅遣還鎮見其子欽緒黨逆謂當連坐也

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各得衆心河東府求

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實於左神策軍遊

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上下相疑故也二月元

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自勸東南兩稅

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角謂索山客謂

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亮相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

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爲

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

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

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

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

相之者非其道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

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

朝廷破之以取信上謂其言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

敗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

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左傳說史今將帥立功而

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

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言取視今杜郵有

舊祠故有舊祠在焉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

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

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

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

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

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從千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

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

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已有此語與郭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

孰是今兩存之

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

卿於死地二年見一百二十八卷中

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

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見書西伯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疊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同後扶又翻盧杞小心朕所言  
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  
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  
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費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  
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浪翻雖時有逆  
耳之言如蠲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  
而言先悉如此則理安理安言如彼則危亂言雖深  
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  
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  
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  
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  
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  
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  
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  
之蓋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夏四月乙未  
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與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  
京西散屯畿甸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  
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  
逼詵牒大將郝誠盜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  
使就赦以安之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  
故城而鎮之良原隴南大業初置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  
日隴分安定鞏固良原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  
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  
見苴烏星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

印而遣之封驃旁為和義王苴夢衝為辛未以太子賓客  
吳淩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音吐  
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  
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先  
音致音致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  
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學  
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夏戶雅州縣今在安昌李泌薦之  
六月徵拜諫議大夫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戊寧  
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  
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  
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  
告於眾輕騎歸朝戊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  
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韓奇奇翻朝直為翻無曰張公不  
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因剽掠城市劉四圍監  
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  
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  
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  
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  
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日率  
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  
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  
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  
統軍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  
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  
宋祁曰室韋契丹別號東胡北號奚也地處黃  
龍北傍綿延河首長安東北七千里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  
人畜而去時回紇之眾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



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

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凝滯

乃薦寶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

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

甚復薦二人又復庚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寶參為

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

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參獨居後

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

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

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

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談家人遠祖神今夜供屋先

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盞會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君同傾覆未

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酒必令倒覆略無愧色舊傳曰德宗初

上以時日為憂泌為意而雅聞必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

時論不以為意及在相位時俯仰無足可無復引顧况輩輕視之

權倖之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自出入中禁累為

江南與浙西觀察使為人之交吟詠自適而運先達故泌復得入官

於朝元復兩京不受相讓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至於

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於其子雖難盡信得此

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

祀冬十月韋皋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

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嵩州臺登谷

唐肅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

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

死畢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嵩州之境

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蔚州

之踰旬還鎮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

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鷲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

假道於回鶻以奏事

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

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

吐蕃因葛祿白服之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

斯將兵救之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

壬辰韋皋復以書招諭之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

中使復葬故處初朱滔敗於貝州

棧州刺史趙錡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

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



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爲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爲子備嗣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爲少可教業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相息亮嗣帥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會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爲後沙陀來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唐遣郭鋒冊忠貞可汗遣唯李嗣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父曰阿多使可嗣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己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言回鶻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又西而西州猶爲唐固守爲子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

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先志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臺而坐梅錄俯俛前哭梅錄低頭也景略撫之曰可汗奔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索然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開音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儼薨儼宗子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鐔冊回鶻奉誠可汗作康錄今從新舊唐書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原州一百五十里以扼彈箠峽口浹辰而畢決與周禮決日而築之決此言決于至亥日辰浹辰十二日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胡谷堡東距平涼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彰信涇原稍安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從才用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唐乃自唐玄宗平元功臣不遇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及幸山南時從官立功者甚多事天定難功臣谷口已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德宗幸山南唐功臣及成卒非實與也唐功臣及成卒非實與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唐功臣及成卒非實與也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唐功臣及成卒非實與也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

十北  
單單

右軍

左右

是詔

軍者

之商

上平

文士

長杜

晉

莊

車尋

雲南

使段

道忠

更以

刺史

林學

下鳥路

鵬遣

西長

福建

置閩古

直之旌  
聖地美

直史  
史之

奏

亦上

第 2 页

第 2 列

川在湖州西南徽外焉下卷明年詩夢衡張本

1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

起玄默曆癸酉歲開元庚子五月凡二年有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

又雲南之路始通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

曹成王皋薨使成武節度使劉玄佐有

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

之備納諱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

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

臣節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

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眾作亂

實踰城走免明日都將徐誠縋城而入

少卿實元慶之玄孫也高祖之子丙子以荆南節

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實參為度支轉

運使使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

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

滂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

宏及參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

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即鹽鐵轉運使

仍隸於宏以悅之實參陰校而懷恨

食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

人謂之喜鵲

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宅申亦不悅

將軍號王則之巨之子也

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實申恐贄進

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

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

通玄泉州

通玄死

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

之隱

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瑋皆以為便然後除

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瑋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

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

釋裴絳登重榻

岸

丹之

於朝上以問宰相實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

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悅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



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行舉者臺省長官舉之宰相行之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武后也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朝直遙翻陛下慎簡之規書曰慎簡乃慎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田軍地田之軍也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爲遠國商賈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舶所湊船音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通也左傳晉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者也言有過莫能自責更蕩上心記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洛陽人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疏吏翻度使洛陽人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上時刻吝則生患寬假

則容茲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爲裴延齡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謂數狀翻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揣初委翻度使於斯而豫備也極戶登翻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爲遣使爲子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復扶以爲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渠大也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輸之糧穆公伐其君而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反曹韓之言則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爲平盧節度使韋臯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獲其大將論贊熱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認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古衛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此必利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朝直翻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分扶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



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等法所行之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密歲終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力加斂取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竊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紆充直五之窮邊寒不可衣獨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音古價也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勅遣京州使李愔法臺司無由盡外權率及連格勅文法事於京師司道署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朔其後及邊遠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國庫目困方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令方丁翻糴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庫日倉有屋曰庫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審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廣力注翻委於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廣力注翻米貴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且陳僦直又約二百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今之市司亦月具物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斗糴三十七錢

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僦直率一斗糴三其九而存其一也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貯丁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渭橋倉即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增價以糴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糴徒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綿綿以輸上都折之否翻絀式支翻謂之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考異曰實錄云戶部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生致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今年之數實狀通計來春也邊備浸充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臯復遺雲南王書復扶又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衆山之中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衆山不見其山固陰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諸牛聞寶相屢奏擬上不允不允謂聖旨不從所謂爲有怒公之

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實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己已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此實參之罪亦陸贄之一言也考異曰贄初公輔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後除右庶子數月參參數奏公輔以他言上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之末無國號英美之上問其故公輔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參言官實密謂公輔曰贄言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奏參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實語以參言為對參怒貶公輔為別駕又遣中使責參參竟殺之參云公輔奏實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官率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解轉為所實其罪非道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請為道士是贄之罪贄之意非實公輔之意非實贄之意也當時之人見參實有陳遂以己意贄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

取不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敗吐蕃於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為吐蕃所陷道州西北諸山南古皆中之地也初李納以棧州蛤蟆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成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

棟大計劉始古合翻棟音樓余按棟字下無棟字同諸有梁字者都戎翻小堆也棟音當作梁因成德之南武俊敗朱滔以棧州入朱滔而始棟為所據因成德之南武俊敗朱滔得德使二州蛤蟆為納所成納又於棧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汊以交納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少詩博通田緒

是月引兵屯德棟將取蛤蟆及三汊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鎬下老翻將帥初劉平薨年三十三卷貞元元劉濟在莫州其母弟雍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

莫州治鄭縣在幽州南濟以雍為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莫州二百八十里雍在州南濟以雍為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莫州二百八十里雍在州南濟以雍為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莫州二百八十里雍在州南

州南許宅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及瀛青鎮以其子為副大使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及瀛青鎮發兵擊雍破之雍在瀛州南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唐左右神策大將軍正一品史相曰柏良器古帝募才勇之器後為氏顯帝所殺父帝嘗父柏良器之裔也

士以易販鬻者監軍寶文場惡之易為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宮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史言宦官惡柏良器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為官官使兵權以稱天子張本右領軍一六衛之一也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茶檟檟云檟今呼早採者為檟晚採者為茗一名檟蜀人謂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檟聲近故呼之春中始生檟葉蒸焙去苦水末之可與羹古所食檟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千斤檟曰早採者為檟晚採者為茗或曰檟茶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舌麥類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當舌麥類又下品前人未盡識史言稅茶始此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之說始於趙權至張滂而始行滂又奏茲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使初鹽州既陷鹽州陷見二百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既阻絕靈武往來之民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考異曰鄜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州散將魏某者武藝冠絕得免死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充為鄜州軍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光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遂以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諸軍距境而不入官軍城二郡而歸自是易樂府州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

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九城兩方渠由是靈夏河西獲安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彘以父晉卿往年攝政

聞達有國憂 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書 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

使近屯兵之地近其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李一

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上奏

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替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

以濟鳳恐爽無私之德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改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

不彰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君上行之無愧心光庶

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

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仲懼於公辯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爲或

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

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近其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

茲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

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讞必求情辨跡

情見跡著見實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

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

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風化之首謂宰相賄道一

開展轉滋甚鞭撻不已必及金玉轉同目見可欲何

能自窒于心古語有之不見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史及參貶郴州異爲湖南觀察使林汴州節度使

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遺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

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

進文書處分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

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爲之憤

邑爲叛臣得以爲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參貪縱之罪天

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曖昧若不推鞠

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異圖參於臣無分言無分

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

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理貶

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首謂爲頭者從謂隨從者參既蒙宥

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

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

逆者盡沒其財賊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

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悉

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

城李師古三城見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

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通鑑五月甲辰以中書侍

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

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

也德宗永泰元年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

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省今在河南府多稱疾不

豫事由是與贄有隙贄為趙憬附張本考異曰舊傳

承恩願以國政為己任贄為趙憬附張本考異曰舊傳

以目疾請告不其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贄為趙憬附張本考異曰舊傳

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也上時掌機關東戍卒

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

息如情人情七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

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

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復扶又既無良之類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

矣此一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

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朝直遙翻鮮克

務相遵養通率也言相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

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

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

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笑翻率衆先登者取怨於

士卒債軍憂國者不懷於愧畏問翻緩救失期者自

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

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

察朝直遙翻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

之弊用翻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

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權古揔其所入歲以事邊

可謂財匱於兵衆矣此三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勝音升

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

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

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讀

曰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

徐如意機會靡愆德道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

弱爲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

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朔方

節者凡三使焉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其餘鎮軍數且四

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

屬也金謂衡所以接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爲之低昂商衡重者所

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丁翻夫兵以氣勢爲用者

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

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夫音扶將即亮理戎之要

在於練最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

及企去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憂缺

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

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

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實謂去舊營而隸新營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此五失也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謂其素行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五失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謂其素行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謂其素行書上聞謂其素行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掇獲則張百而成千謂其素行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謂其素行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謂其素行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謂其素行二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謂其素行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章臯遣大將董勛等將兵出西山謂其素行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雲南

王異半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漢興道南鎮戎州也西南取曲協州并南寧州安寧州并歸至南詔所居一出半直半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州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章臯金丹砂者為生金丹砂產在中鑿石取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半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遣臯帛書謂其素行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謂其素行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載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半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并上時掌謂其素行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謂其素行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謂其素行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謂其素行波河北距干闥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繞有弱水南流湯立志新書作湯立志新書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環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因制菩薩蠻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逸蓬及逋租王謂其素行自哥鄰以下諸種皆散居西山山脚雪與雲山相連威州唐之維州也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衆內附章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霸州給以耕牛種糧謂其素行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謂其素行減也贖贖餘也贖以諸州又食諸州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物于庫故謂之季庫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謂其素行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

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其於實者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廢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權德輿本顯州人後為武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上時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以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邕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冬十月甲子章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荅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衙推之上十一月乙酉上祀圓丘赦天下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八年三月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敗于外野帥讀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也即就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必此利也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鄆城漢晉之鄆也後魏省併入曲陽縣隋開皇初置鄆城縣屬外州時屬豫州也遣使

問故問所以逐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戲之示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勢到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復扶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北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微求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偏厚當州將士當州舊言本州謂滑州也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頗僻敗則債軍將即亮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微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光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毋使滋蔓之其勢必至於難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毋使滋蔓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長知兩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卒讀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亮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度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



慰勞本軍，到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素，左傳曰：不愆所慮也。臣請受敗虜之罪。敬叔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謀為宣武節度大使，敬叔以萬榮為留後。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是為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章舉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水最窮小不得預入國數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水最窮小不得預入國數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衣於斯

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大書以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事已成乃獻款流涕，俯伏受詔。敬叔又音希鄭回密見

佐時教之。鄭回勸異牟尋唐事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

去光宗朝吐蕃給雲南金印見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考異曰：舊唐書傳四年正月，南詔判官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南詔開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寫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撫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書書以奉朝正，即之詔書，乃仍刻遣佐時書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傳其說也。

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日率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年北庭事見上卷五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以爲少也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

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鐵橋在烏蠻東南，新書是戰也。異牟尋破施閣一蠻，並其王置白崖城，又據南詔自成都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二千里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州之南。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使疏史瀛州刺史劉潼為兄濟所逼，上卷八年請西扞隴坻。坻，水名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理治也以普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瀕親視之，死者哭之。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李齊物，淮安王神龜之孫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數所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坦後卒，能脫於盈珍之誣，侍御也。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橫，戶孟翻萬榮惡之。惡，烏路翻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史言李萬榮不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火。故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郴州，林翻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曾由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使領蠻酋黃少卿等州解之。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

敵量移史相曰移徙也謂得罪遠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

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當

事恐非便復扶又以爲王者待人以誠

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

恪顧于甄恕以勉其自新甄稽延翻不傲則浸及威刑

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

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

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

閑之中處昌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

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

起于茲懷悲也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

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離方智翻風土之同道而

端康封國新樂流寓義雲春高循潮等獨甚惡者如廣府統廣韶

州而春循新樂義雲特重於諸州是也徒有徙家之勞實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

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

可下同少計詔翻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

收用好以辯給取人好呼到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

用羣材滯淹贊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也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

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介必

懲而用材不置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

警飭而恪居恪居謂恪居官次也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

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

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

精微不能無謬由與猶同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

區別得宜別彼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

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

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愜而不核虛

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忤其稱愜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

不聽分扶贊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

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調庸丁男一人

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

若綾若絁共二丈支絁式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

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

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茲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請安祿山

雲擾版圖墮於避地日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

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

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操七刀翻凡欲拯其弊

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

所爲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兵興以來供億

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法更工分

遣使者搜括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縣中一

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事見二百二十年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

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飭

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略直不以飭

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窳直如是

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謂商賈居貨待時而取利者其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謂力田而有蓄聚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謂如數計貨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謂美居宅修飾用而夸一時者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謂知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樂音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茲驅之避役謂音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謂創制之首舊言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厯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量音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績繒績音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泉其行曰布布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帛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易以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

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難音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謂化也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姦音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萃聚也復方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斂音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澆音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爲課最而以戶額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額爲最也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見音通比校殿罰亦如之殿音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斂音又曰



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稅茶見上九年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屬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絨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絨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絨又召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里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昭義軍絨稱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絨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其館舍而逝也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絨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絨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絨懼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軍使印節度之印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口宣所受詔趣絨赴東都延貴曰促元仲經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

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其先集時有六詔在諸部南詔南詔至蒙歸義玄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年八月遣袁滋南詔吐蕃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賊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傳皆誤也章年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余按異牟尋破吐蕃於神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唐十部樂有龜茲樂有彈箏豎各圖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鼓腰鼓鼗鼓奇鼓其皆一銅鐵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林謂之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徒此年九月今從實錄裴延齡欲出之出此罪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不敢正視贊寧之子也天寶末安祿山兵起河北韋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武德元年以漢靈州城和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昭義軍鎮洛州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定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誼誼正卿退還詔以誼為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九





立元義精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為成王  
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又載是為康  
王改元正厯物海自大仲樂立國開元之問其子武藝立金以額  
宋明帝時數年兵不罷服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

王考要曰實錄乙巳冊大德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

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銑黨於贄

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

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

事奈何言其事勢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

已中其仲翻言不獨以此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

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

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

州長史開元二十四年開德福二州山桐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

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涪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城東臨

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涪州因涪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

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涪州也

信為名涪州唐涪州長史南二千四百里宋曰涪州漢為涪縣

邵州長史吳改邵州為涪州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見二

卷一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

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

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

譏之爭讀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亦不以屑意

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其意輒強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

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

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

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

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

門延英門在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案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門之西

即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

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為子上意乃解令宰相

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

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

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崇

昭禮家學歷事玄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故事書用黃白二麻為命輕重之

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故有則用之宋曰唐故事白麻

皆內庭代言命補臣除節將相德音故有則用之宋曰唐故事白麻

付若命相之言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宜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

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諫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

使使引起拜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雙日百宰相並使白麻

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百宰相並使白麻

追班宣示被制按也無則有冊按冊公主亦自閣門出按班音

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

論之以繁故人子李泌之孫使之繕寫繁徑以告

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省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回

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

咄祿本姓跌跌氏跌跌氏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辯慧有勇略

自天親時回紇天親可汗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

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氏

釋者皆內之闕庭唐之闕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

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王神安

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

懷信可汗吐蕃反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

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也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

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

令茵合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

之直詣說拔刀刺之刺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

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亦示之曰有敕令說詣

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李景略為李說

皆遷官眾皆拜大將馬夏輔視箱中皆定遠告身

及所受敕也乃麾眾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

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

枯枿所傷而死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遺餘為枿考異曰

定遠有奉天恩從功死傳任制未至定遠殺說說以事聞德宗以

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壓城下槊枿傷而不死

尋有詔創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

馬燧薨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

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誼即亮翻九月丁巳加

韋皋雲南安撫使以安撫南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

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

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

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蜀西又虜施順二蠻王施順二蠻皆烏蠻種施順

尋駭順蠻在劍閣西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洛州兵五千

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帥讀上釋不問命田緒

安撫之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

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

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三月甲午韋皋奏降西南

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降戶乙巳以閑廐宮苑使

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蓋兼為之戶部侍郎裴延

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

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

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丙子詔

王暹薨暹皇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

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

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

喪推季安為留後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

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

渠牟嘲談辯給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

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謂移與太學同處從之

百官志四門館博士正七品上掌教士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

庶士生者

上悅之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五月丙申

郊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

朝晟權知留後丙辰以朝晟為郊寧節度使六月

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寶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

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

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句古侯翻當丁浪翻左右神策中

從之軍使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為中護軍此官官之權日以

拜為中尉事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



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興元元年置六統軍事見相承用

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綱綱音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

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著令者定上

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

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衣於既翻舊讀

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

脅我為之矣又翻扶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

自今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蕃鎮將帥多

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宣武節度

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

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司馬宣歙觀察使劉

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力

下同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折則成方轉則

斂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臯在西川有日進

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

史進奉自肅始肅子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

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

蜀人也史不能審其郡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

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

斥之外縣說讀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

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呼火故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中竹仲翻昇音軍

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

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說讀都虞候匡城

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

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

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

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

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

晉晉既受詔即與廉從十餘人赴鎮從苦念翻不用兵

衛至鄭州迎者不至九城志鄭州東主鄭州人為晉懼

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

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

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帥讀晉命惟恭勿下馬氣

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

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

焉士卒驕不能禦禦一作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無

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無音武勢晉至之明

日悉罷之晉之意以謂此士前帥之腹心吾新來為帥若亦特

所猜問戊戌韓王迺薨迺上壬子詔以宣武將

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

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其下以徵逼中使唐時謂中使為徵

安為魏博節度使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

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朝

更張舊事衡工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

中得安為長源以剛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

薨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

儲帥行軍司馬掌軍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餉軍籍賜予皆專焉李景略為

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忘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

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

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三卷三年唐人呼

中皆屬目於景略又拜遂就下坐座

場使去之呂翺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

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

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

儉帥衆日率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盧邁

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父母及祖父父母會祖宰相絕班言

無一人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唐制尚書省主書從八品下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

悼惜之壬子吐蕃寇慶州冬十月甲戌以諫議

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

孫也崔玄暉有諫二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十一

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

貶官去年四月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

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

益實狡險倍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和胡貽範年二

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怵他尤為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

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聞音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率皆庸鄙之士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不自安潛

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以投置於荒遠州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數所不許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九城志環州治通遠縣唐方渠縣使問邠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

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城鹽州見上用兵七萬僅

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

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

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

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

虜雖至無能為也此後周韋孝寬城城旁草盡不能久

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

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

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

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督井井

果得甘泉方渠縣城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谷三處發

三月二城成合道木波皆城其地以備之

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夏四月庚申楊

朝晟軍還至馬嶺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縣治天家

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

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所應之期也中開朔方兵破李納軍

里皆如其素最為之也蓋其智略誠有足稱者還從宜繼又知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觀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亮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爲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言盧坦庶乎見幾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壬午章舉奏吐蕃入寇肅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肅州西南至臺登五百五十里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員外置同正員茂昭之弟也茂昭時爲使許尚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也義章縣名屬州宋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將以上疏諫考異曰實錄作將武以爲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遺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唐中世以後召對幸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委巷曲巷也言其屈曲僻陋其女孤貧無恃言貧而喪其親也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又翻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趣讀辛巳成婚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爲太子賓客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汝漢新舊書皆作司清水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詰去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

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言役大不爲之軍而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先悉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估者其後不復行文書又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遺本價也兩市東安城中西市西市也名東市日都會西市日利人及要聞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繒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脚價錢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履脚之費人將物詣市持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古音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客翻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須者意所欲也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言待此驢負物賣易然後可以給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吾左右街使之屬吏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爲于爲翻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直著略仰宮市取給向翻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吳少誠時據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



鎮日卒以夏州磧鹵磧沙磧鹵磧鹵之又盛夏

不樂徙居樂音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

走史言韓全義爲怯無御衆之略徒以憑結宦官致節鉞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

衆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

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口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重

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觀此則知神策在六軍之外時禁軍

戍邊稟賜優厚稟給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

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京兆尹吳湊屢

言宮市之弊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

洽田秀崑之謀也丙午洽秀崑坐流天德軍都知金吾府吏右職

度使順音丁卯杞王倕薨倕音垂彰武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彰武當作彰義霍山本漢霍山

縣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霍山曰盛唐天寶殺鎮遏使謝

詳初折盛唐別置霍山縣其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太

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

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巳左遷城道州刺史考異曰寶

年月柳宗元陽公遺愛碑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遷所起

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罷至帝尤嘉異遷國子司業又四年

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大學魯李儋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

業奔走權首關下四關關天顧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今

從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

治直之翻數所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

角翻謂才笑翻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

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

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復扶歸館門外有故門

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

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陽城之名

之彼不之知而使按之者果何人也冬十月丁酉通王譔薨譔音上子也庚

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明

州鎮將栗鏐鏐音長安有富室栗氏殺刺史盧雲誘山越

作亂攻陷浙東州縣明州山越今慈谿鄞縣南界奉化縣西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逸音二月丁丑宣

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

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

影翻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影翻董晉薨長源知留

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

勸之發財以勞軍勸力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

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帥音給軍士布以制服

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

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

長源叔度嚙食之立盡史言陸長源之死唐制用漆其

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

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常州

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錢國貞

之子也錢魚豈翻又音奇肅宗末李閑廐宮苑使李齊運

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

上由是悅之爲李錡以浙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

栗鏐於台州斬之己丑以劉逸準爲宣武節度使

賜名全諒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

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戊午

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



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鏐，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數之，數首所具，謂弘之數所角也。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謹呼於城郭者。韓弘入朝，韓弘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揔，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揔，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揔罪。戎為辯析其無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為侵辱。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揔，戎終不從。揔由是獲免。冕芳之子也。韓弘入朝，韓弘入朝。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長安，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又，武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金吾，左右仗衛內外，官之待罪者請焉。詔釋之，召見。見，上問盈珍。盈珍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羊杜，晉羊祜，杜預，後漢羊續。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韓弘入朝，韓弘入朝。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今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九城志：黔州，東北至施州。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為新羅王。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韓全義，韓全義。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紛，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沮洳，水名，在韓全義軍中。多病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潞南，潞水之南也。鏑鏑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五樓，在潞南。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鏑鏑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頃詔鄧州刺史元洪贓罪，元洪，元洪。至德元載，元洪為鄧州刺史，使領襄陽，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此觀之。此時後領鄧州矣。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道中使護送至棗陽。棗陽，漢春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貞元十五年，置棗陽縣，屬唐州。頃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頃表洪貴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復洪，又，復洪。頃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此，必利。頃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從之。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貞元四年，張建封鎮彭城。軍府稱治。治，直，病篤，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章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攢執之。韓弘入朝，韓弘入朝。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號州參軍，情令知軍府事。通誠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鄴為徐州宣慰使，鄴直抵其



軍封余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朝直遙脫監軍械

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情上表稱兵馬留後鄺以非

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呂美靈州破吐

蕃於烏蘭橋唐書地理志會州烏蘭縣有丙寅韋士宗

復入黔中是年四月韋士宗為牙將傳湖南觀察使河

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賈賄履表稱所斂物皆

備進奉上召詰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

用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

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

馬有誅曲禮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

之言釋之曲禮但免官而已德宗之猜忌如楊炎實參位居宰輔

賊敗而表稱進奉謂非歸過於君可乎德宗之猜忌如楊炎實參位居宰輔

罪夫奸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奸貨者苟加以奸貨之名則必佛然而

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賈賄賂既

敗之後必有所以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悅其言而已丙戌加

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徐州亂兵為張愔

表求旄節為子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

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

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伾出

兵攻埤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

以伾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

佑兼濠泗觀察使分濠泗隸淮南以爵徐州之權考異曰實

收管今因兼正倫五世孫也杜正倫相性狡險彊忍建封

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

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建封

封加僕射故稱之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

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

楊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

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

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

為報福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

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人謂其家之上猶疑之召藩詰長安望

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重熙秋七月吳

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復扶又全義夜

遁保潞水縣城潞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潞水縣屬汝陽盧

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

擊擒之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以尚

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

有愛憎向背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

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為然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

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又謂頔

比比庚戌貶餘慶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比林

晉安郡南平縣人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安南平兩縣置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南平縣南平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

娶別是一人龍官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書亦無娶字然通鑑所書全用舊書章傳文蓋舊書章傳與吐蕃傳自相抵牾誠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舍人同平章事齊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其終故道先是章舉聞諸軍討少誠無功先悉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渾瑊瑊於去年十一月章舉蓋上言於未竟之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章舉欲為元帥然亦以大言街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邪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考異曰賈耽九月壬寅卒於延英賈耽奏一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者應望國家因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軍賊不敢追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果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美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己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儼為節度使儼都上擇可以代儼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嚴綬進奉事見上十二年記其名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年記其姓名即用為行軍司馬吐蕃數為章舉所敗數所角翻下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據舊書云吐蕃酋帥兼度妻娶龍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要娶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來如此則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五十二起重光太荒迄盡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寶文場為掩其敗迹為下同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任音子朝直遙翻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第賜宴自還至按實錄于戊寅全義於韓德殿又云自還及歸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為下同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德宗三月脫身行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佖為黔州觀察使佖音其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案將兵戍定平武德二年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城案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亟音記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朝下同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利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

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宅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劉南金到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它將乎亮翻衆曰弓刀皆爲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案爲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操七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撓音巧翻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案爲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調軍情復扶又翻下同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爲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案制書至邠者故留邠之軍惑而不知所從人乘之且爲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李錡既執天下利權李錡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事見上卷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李錡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



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瘞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疆言其力能挽疆弓也胡奚雜類謂之蕃落胡奚之俗配隸江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悅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元中為相己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逐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曜郭子儀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請教業也事見二百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也紓緩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宋白州本維州之定康縣南接吐蕃為邊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焉保州按王涯傳曰河東節度使鄭僑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環音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茶之族也德茶

事太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其義文翻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為節度使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宋白曰雅州在蜀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里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吐蕃所逼也鹽州修築距是年纔八年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里驃國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驃仍獻其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鄧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徒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宣武又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考異曰舊章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上赦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裴肅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據新唐書肅卒于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封還詔書不肯書請所請糾曰衢州無宅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嘉王憲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

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自理逋債也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鐔五各朝

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玢將何朝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郿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以龍伊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甲辰杜佑入朝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鐔為淮南節度使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

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頗熱入貢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憲宗本紀 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鐔五各朝

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玢將何朝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郿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以龍伊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甲辰杜佑入朝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鐔為淮南節度使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

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頗熱入貢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處昌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吳人嘗爲左司郎中

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卷十六景儉瑀之孫進士及

第瑀字子憲之子睦湜之族子韓休之孫諫嘗爲侍御

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

召見考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

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考異曰韓愈集有仲舒

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爲王弘中然則

仲舒必字弘中弘中又作燕喜亭記稱爲王弘中然則

止今從德宗實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執誼

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

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考異曰伯芻伯芻遇之

子也劉通見二百三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

州爲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

鸞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十一月戊寅

朔以李興幹爲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於神策軍

而崇自是鹽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鹽州

又增銀州威州三州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

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珣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

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鄭餘慶貞元十四年爲相十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

巡按有冤濫者以聞冤枉屈也近歲北軍移牒而已官

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取官

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官

還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

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還四十流崖州唐書京

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

木麥苗以輸官唐書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徒歌實奏

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朝直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

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

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

神龍元年移縣治於冷水之北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

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譏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

俱爲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謫並

時又曰我落陽山以尹鸞孫君鸞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光雪虐風

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

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

西餽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惡行酒者得罪

強飲之其音子強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李景略

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爲帥帥監軍抱置

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吐蕃

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實錄及舊唐書贊普以貞元十

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一年贊普死遺書謂贈張薦云二十三年贊

普死其子足之順立二十一年贊普死遺書謂贈張薦云二十三年贊

立疑實錄張薦傳誤以是字爲一字今從順宗實錄及新傳按字當作事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

曰忠武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

病其子政諱諱音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

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

雲官爵籍沒其家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

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

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

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唐人多謂若

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東軍爲節度使亦

忠純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必虛從史長偏而去之也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



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

盧從史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其位居四潛與監軍

相結起出伍出伍之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句古候翻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探吐從史捧詔再

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九月太子

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示大中三年道崇諱號也考之會要非陵謚也與此道崇諱號一同蓋會要所載初謚誤也

永貞元年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數由是得疾

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

德宗崩年六十四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

鑾殿網音因程大昌雜錄曰金鑾殿在長安南山之支龍隱起平地而鑾殿在南山之支龍隱起平地而

詔官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欲翻必不得

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王純不然必大亂網等從而和

之和胡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

衣麻鞋考異曰按服喪則子應麻鞋而服麻鞋者蓋當力疾出九仙門

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

遺詔於宣政殿宣政殿考異曰宣政殿在紫微門內太子縗服見百

官縗倉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西衛士尚疑

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

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

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

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

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下戶外初無知

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紫宸門在紫宸殿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己酉加義武節度

使張茂昭同平章事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

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和戶壬子李師古發兵

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

示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遣使密以遺詔示之

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

兵屯曹州考異曰舊唐書云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又

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

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

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古脅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

詳錄又云使衛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衛幾死衛使者之名

而無姓又云遂以師古至濮州伺候為變且告假道於汴九域志

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宣武節度使

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

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

棘夷道夷平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

也不為之應師古詐弱變索索各翻索散也蓋也言韓弘

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李泌歷事肅代吳少誠以牛皮

鞬材遺師古鞬倉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

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培斂之

罪數所具鞠指滿貶通州長史宋白曰通州漢宕渠縣市井

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唐許元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

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

陋吳語狀貌癡陋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

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好呼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神龜見

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

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下還使叔文可

否然後宣于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

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臥戶日夜汲汲如狂

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葛以伊尹周公管仲諸

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然

路以目國語周厲王監諸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

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官也其黨或言曰某可

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

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

坊中餅肆酒壚下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畫為百有餘坊餅肆

其一面高形如銀樓故名隆起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

闢茸闢吐盡翻茸而龍翻闢茸也史記曰闢茸古專以納

賄為事作大匱貲金帛呂翻夫婦寢其上人甲子

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也常貢

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

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日

狗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先是五坊

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橫戶孟翻以取人

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

不得汲者汲汲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

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

留蛇一囊為質素山客翻被皮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

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飼與飼同勿令飢渴賣者愧

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

禁之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

為翰林學士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

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復扶又翻壬申追忠

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

刺史陽城赴京師陸贄見上卷貞元十一年陽城見十四

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

吉甫為明州長史贄參政貶之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

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

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李栖筠事代章

皋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卒子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

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

運使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

初務使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者皆誤也錡雖

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戊子名徐州軍

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綰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復扶又翻下同長知丈翻上領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衡工程神符五世孫也。神符雅安王神通之弟也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親奴版翻慙而面赤也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索山客翻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數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二相謂韋執誼、鄭珣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史甚言其事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爲欽王，誠爲珍王，子經爲郟王，緯爲均王，縱爲淑王，紆爲莒王，綢爲密王，總爲郇王，約爲邵王，結爲宋王，絳爲集王，綵爲冀王，綺爲和王，絢爲衡王，纁爲會王，綰爲福王，紘爲撫王，緄爲岳王，紳爲袁王，綸爲桂王，纁爲翼王。紆式居翻紳直留翻總恩良翻絳音求絢許懸翻纁許云翻緄古本翻緯尤音翻自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第二第此所封諸王或自古國名然多爲當時州名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哂失忍翻笑不覺顏爲哂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杜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爲待御史十年不遷先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



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三朝謂肅宗代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名也。太子名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

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

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

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辛卯。

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去美呂。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日時猶云。

也。約言。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此院謂翰林王

伾卽爲疏請。爲子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

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

諤爲汀州寧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桐。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

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

之。殺同。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

執誼。惡鳥。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

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實。權仗

之用。無奉也行。也。先奉肅宗也。求都領劍南三川。劍南。南。東。西。三川。及謂叔文

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若與某三川當以

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以闢之言。以言亦將

斬之。執誼曰。執不可。闢尙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

逃歸。執誼曰。執不可。闢尙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

迹。且。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

敢。言。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謂。呼。編。翻。又。古。候。翻。

遂。成。仇。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

勞。萬。機。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

所。陳。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

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

忠。言。之。使。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墮。讀。曰。墮。散。素。亡。運。翻。

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

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

日。奏。聞。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且

重。臣。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且

表。繼。至。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且

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相。玄。宗。王。叔。文。既。以

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尙。未。寤。會。邊。上

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

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

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

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

何。無。幾。幾。居。豈。翻。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

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

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

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假古暇也。求叔文比竭心力不

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此則至難。一旦去歸。百謗

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

文以母喪去位。考異曰。實錄詳本曰。叔文母死。前一

俱文珍及諸學士等。文以叔文。又曰。叔文母死。前一

生時。已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與。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

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與。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

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命。兩。端。對。飲。酒。數。行。而。罷。丁。巳。叔

人。飲。酒。不。知。飲。何。所。為。歸。之。期。日。而。其。母。死。已。是。不。欲。棺。斂。力。與。

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

丁。母。喪。今。使。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王

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

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

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

文為相。杜佑時為首。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

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成。遠。軍。使。至。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

營。隸。鴻。臚。買。賊。以。鴻。臚。為。威。遠。軍。使。至。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

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武。軍。並。合。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官。

官。為。使。不。復。隸。鴻。臚。未。日。日。左。右。威。遠。營。本。屬。鴻。臚。寺。建。中。元。年。七

金。吾。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季。是。日。伾。坐。翰。林

中。疏。三。上。不。報。上。時。掌。事。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

伾中風矣。仲。明。日。遂。與。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

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名。置。尹。一。人。少。尹。一。人。

則。更。次。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癸。巳。橫。海。軍。節。度

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後。考。異。曰。舊。傳。日。程。懷。信。死。懷。信。子。執。恭。位。嗣。

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信。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懷。信。位。嗣。

英。因。而。授。之。按。懷。信。還。懷。信。而。奪。其。位。安。肯。以。懷。信。之。子。知。留。後。又。

德。宗。實。錄。俱。無。是。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

軍節度使。路。宗。實。錢。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乙未。制

以積疹未復。疹。丑。切。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

當。句。古。侯。翻。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

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

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

其舊臣。故引用之。杜。黃。裳。代。宗。時。已。在。朔。方。軍。袁。滋。又。以。鄭。

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

見。百。官。於。東。朝。堂。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

觀。直。通。觀。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

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

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

司戶。舊。志。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伾。尋。病。死。貶。所。明。

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廣。

不。數。日。前。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上。曰。

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

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

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禮。部。掌。勿。復。

以聞。又。扶。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癸。丑。西。川。節。度

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德。宗。貞。元。元。

鎮。蜀。重。加。賦。斂。贖。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

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

士卒樂為之用。樂。音。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

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復。扶。終。不。使。還。朝。恐。泄。其。

所為故也。朝。直。通。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

賦復方目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

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朗州武

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武陵龍陽縣地屬沅州朗州武

州東南八十里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慎入朝自安州入朝辛卯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潞水而還不朝

觀而去六年及上十七年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惡之

全義懼乃請入朝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

許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

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

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行下孟陽癸亥以尚書左

丞鄭餘慶同平章事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

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按

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庾蔚之

萬無一冀萬無一冀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我秋所破

不可絕王政不可廢尋求之理三年之外便宜燔棺燔棺

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舊之後尋覓無蹤者便宜制服

天子之禮也天子之禮也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記禮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八十下壽六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八十下壽

戊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舒王誼薨太常議曾太

皇太后諡曰睿真皇后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

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潼且說潼以

廢立說式潼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己酉葬神

武孝文皇帝于崇陵新書帝紀作神武聖文皇帝當從之崇

廟號德宗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

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

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

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壬申貶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

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

氣言氣息微也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戊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

史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是年三月武元

衡為御史中丞

為刺史貶之太輕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

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

州司馬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

里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

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異為郴州司馬東南四千

里

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

汗自德宗立回鶻集葛羅氏後十二月甲辰加山

汗史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于孫也

汗史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于孫也

汗史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于孫也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以奉義節度使伊  
慎爲右僕射。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劍維茂黎雅松茂  
文龍戎翼中書院柘恭當悉奉慶靜等州治成都然  
西諸州多  
輪於異域矣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  
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  
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丹章孝寬之子也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壬  
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刑  
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  
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三

起柔兆閼茂盡屠維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淳改爲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諱號自玄宗已下皆以葬陵謚冊爲正帝本諱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諡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宜有尊崇諡號故因而書之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從百官之請也師讀曰率上時掌翻丁卯赦天下改元辛未

以鄂岳觀察使韓臯爲奉義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九年名安黃軍曰奉義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宿爲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

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劉闢既得旌節以開

知四川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

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蘊至京師二千九百里未白梓州取梓潼江爲名欲以同幕

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數所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

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屬鳳元年分九龍導江置唐昌縣

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爲重事不敢輕試也公卿議者亦以爲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書生慧附取之如拾

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

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所以適用器考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

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各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

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爲姑息不生除節帥帥所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聖音

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史言杜黃裳開宗創平藩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卽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糗去爲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斜谷通翻谷李元

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折而劉闢陷梓州執

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嚴礪先拔劍

因以數行入蜀礪之功爲不可揜矣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

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閣以通蜀漢漢以其地入

唐先天二年改爲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一里





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二卷故天下大理大理猶言大治也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行戶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德宗貞元十八年罷庶官罷巡對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年令當參官每日引見一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見上奏庶官罷巡對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見上奏庶官罷巡對已待制官兩員貞元十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坐日兩入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宗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十七年令當參官日一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巖奏準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勸宜停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試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屏必又卑頃之復上疏復扶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詔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此二語蓋自道出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理治也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孔子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好呼到翻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

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以當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沉疎遠之臣乎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供奉官也屏卑野翻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積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伎渠綺翻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耗贖廢疾不任事者耗莫報翻目皆也贖五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帥所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唐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友以論議諫議則諫議也冗散之官今謂之閑慢差遣冗而靡散蘇早摺紳皆取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乘繩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壬戌邵王約薨弟也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爲節度使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爲太子賓客辛卯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敗翻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瞰古凡八戰皆捷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武德三年在州東北八十五里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

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九域志：綿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誤也。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又曰：復扶。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鳳策。好呼到，翻畫戶封，翻鳳策，吉翻樂。府雜錄：鳳策，管也。卷蓋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曲，通名為箛管，用之雅樂，以爲管六竅之制，則爲鳳策。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鳳策一名悲策，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爲之者，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曰：鳳策本龜茲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也。迫及病，則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帥所難翻下，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劉闢曰：玄武，漢氏道地，晉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京北富平縣東三里，號金三廟。號順宗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妃。丁卯，立皇子寧爲鄧王，寬爲澧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實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此皆以當時州名爲封國之名。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以表謹事朝廷，不義朝廷所爲也。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

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堂後主書，即今之堂後官也。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綱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幾居官，翻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呂翻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闔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戶。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唐改雷州。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鹿頭關，在綿州西北八十五里。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愆，過也。愆，過期也。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鹿頭關，在綿州西北八十五里。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悅。綿水在綿州，維縣東三十里，源出綿竹縣紫巖山。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吐蕃，在羊州有羊。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羊灌田，在羊州有羊。崇文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沈，沈溺也。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不起。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沈衍，名考。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開通令判案，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候調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衍，令舉首，舉於驛門，曉其意何如也。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南康故事，章奉封南康郡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從容，從容也。初，章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



開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會

孫也崔融事武后章阜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

鄉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

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以貨財送目段文昌曰

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未嘗置縣恐誤式

瑄之從子房瑄相文昌志立之玄孫也段志玄唐初開

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

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

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史言高崇

意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受命專

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時京西諸鎮諸將劉潼持

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

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辛巳詔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渤辭疾

後李師道為節度使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

之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

徵愔為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

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徐人

喜得二州故不為亂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

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

國置寺處之摩尼之摩尼者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

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回鶻回摩尼為之置寺摩尼為之置寺

摩尼摩尼者摩尼之摩尼者摩尼之摩尼者摩尼之摩尼者

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

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

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

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摩尼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  
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定遠軍本屬靈州靈州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三州也又按宋白通鑑與右神策京西北八鎮皆屬靈州鎮城定平鎮鎮兵原屬州鎮城永安城節陽縣也右神策五鎮奉天鎮麟遊鎮兵原屬州鎮城永安城節陽縣也今復屬朔方以革舊弊任邊將也范希朝自宿衛出帥故秋八月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爭私隙送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觀奏宣慰使置使宣慰之名始此九月乙酉密王綢薨綢上夏蜀既平夏蜀恩賜藩鎮惕息言惕惕危懼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道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到鎮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角所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掌留務者掌留後事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唐舊兵之制有春衣冬衣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謀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櫬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櫬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詔署將殺之又苦候錡陽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先選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下睦州同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伺相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敗趙惟忠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釘丁定翻船胡田翻船邊日船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此時無義寧宣武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淮南兵與宣州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北盡當塗至江陵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高崇文在蜀暮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高崇文本幽州人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府按讀諸案之類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之居望上以扞邊戍則疏屢上書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上擇之而不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多以舊傳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考異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雖有詞議而不樂應舉吉甫相傳親表勉之崇武曰好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他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睦是武相漸求出鎮其智計已聞於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宣城宣州宣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趙琦趙山同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

而男及王仲裕乎刀不豈有言籍銘家具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剗剝六州之

紫宸殿相屬又何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



其西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比牛居朝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處綱綱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綱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綱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綱直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幾居希朝綱上又嘗從容問綱曰容綱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請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度徒洛綱比必利翻及也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整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爲于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普寧郡公主容州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庸族勿于謹之裔謹之先于果繼本姓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更工

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頗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美日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上時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白曰國計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稅戶總計少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布絹石元和兩稅准酒餉鹽茶利總計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貫石比天寶所入賦稅計萬餘人向牛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長吏詰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宗中道內樞密使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復增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後帖黃指揮公事奏分遣諸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同進呈翰林學士裴均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臨涇鎮將郝玘玘音此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異日

舊傳作段從新傳奏而城之自是涇原復安安史亂後原

是後遂以歸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州殺于吐蕃

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州

癸巳郇王總薨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

赦進奉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省之今

從實錄舊傳自稱建觀察使從浙西龍溪西也方在道見詔而

貢獻無所還故南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

東新舊傳誤也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

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

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

孺陸渾尉皇甫湜陸渾尉者秋陸渾尉所居也東魏置伊川郡

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李參議故曰前進士吏部侍郎楊於陵趙音吏部員外郎

章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

優與處分處分謂分其間李吉甫惡其言直路無忌泣訴於上

且言翰林學士裴垪王涯覆策為覆湜涯之甥也涯

不先言垪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垪涯學士垪為戶

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

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虢州在河南

州在河南三百六十里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

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冬從辟於藩

府相簡宗閔元懿之女孫高祖之子高祖之子

貫之福嗣之六世孫業改改為姓唐文宗元和中為新安開元二

睦州新安人也新安在睦州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

改為清溪此不新安史依舊縣名

朝賀唐制元正冬至於正牙受朝賀至貞元七年勅每年五月一日

有並官就刻本以五月一日降生臣子道長以荆南節度使

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

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裴均為五月翰林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牛僧孺等從時

關外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垪等以覆策不

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數所此

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

也否音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索

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

客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

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

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

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京兆府除兩赤縣外

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穆質與顏真卿

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

保義可汗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

為歸順州刺史黃少卿見一百三十沙陀勁勇冠諸

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見一百三十每戰以為前

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

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

歸於唐又稱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讎山而東日率

下同鳥德轅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始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水經註洮水至石門入河石門關在平涼平高縣界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

大半執宜帥其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其

新翻 考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教宜烈考諱盡忠自會祖入觀復與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邏祿及回鶻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吐蕃因爲回鶻葛邏祿之衆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靈州唐天子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僅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沒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斯不刺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衆劫烈考降於吐蕃由是舉族十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回紇還必爲內應贊普將還烈考之牙於河外時烈考年已及冠自烈考曰吾家世爲唐臣不幸陷虜爲它族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轅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遣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死數百戰烈考戰死範希朝執護靈州與合衆歸至靈州有馬三千餘騎兵一萬時範希朝爲河西靈鹽節度使聞烈考至自歸靈州置陰山府以烈考爲都督授特進號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烈考入朝元和中元月乃自張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範希朝亦徵爲金吾上儀衛將軍兵佐范希朝討金吾衛將軍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爲靈鹽節度使命范希朝將兵討范希朝討范希朝德宗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爲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爲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陀元靈鹽節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衆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爲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爲于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衆七百詣希朝降幾居詔以爲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爲沙陀張本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右庶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蘇彊劉開之婿也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爲判官上曰彊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行下

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後人用此策向翻復扶又翻九月庚寅以于頔爲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裴均亦要結宦官者也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佯門一啓無可奈何且鐔在鎮五年德宗貞元十九年鐔爲淮南帥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鐔以進奉得之競爲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異曰按舊李藩德德與白居易集李藩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鐔平章事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寧又云鐔歸鎮與在朝望各不一時居易所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寧又云鐔歸源一二年間財力充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藩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鐔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是年四月罷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立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謂杜元之治也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



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元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  
 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批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爲太  
 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  
 甚重之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貞元十七年嚴綬鎮河東見上  
 卷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垪具  
 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爲左僕射以  
 鳳翔節度使李鄴爲河東節度使成德節度使王  
 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爲討王承宗張本河北三  
 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長如兩翻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  
 上言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以爲欲令實惠  
 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  
 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充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夫內多怨女則非徇情夫又請禁  
 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  
 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  
 獨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  
 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先事至而  
 憂無救於事初王叔文之黨既貶事始見上卷有詔  
 雖遇赦無得量移量音良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  
 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楊州  
 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  
 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  
 其用句音鉤爲程异以理財魏徵立孫稠貧甚以故第

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  
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  
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字在丹鳳坊直  
出南面永興坊內會更日元和四年上嘉德諫請詔訪其故居則  
質賣已更數姓所為九家夫上出內庫錢二百萬緡之以還其家禁  
其質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  
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州王承宗其奇之今從實錄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  
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  
伏望抑擢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  
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辛未靈鹽節度  
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  
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赦天翰林學士李  
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  
出銀器付度支洛陽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  
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  
以為言有進止令宜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  
申報御史臺如有進奉者御史臺不得受之  
申此奉多虛傳且此間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屬臣臣  
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恩惠無所不至進奉前使制教非一不止於昨  
閏二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開濟美進奉已為盧坦所彈  
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達敕令釋其罪公裴均所遣使在德音前亦  
敕後矣又云敕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應宗深感左右之  
言以示不受藏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  
必辭明也實錢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應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  
又上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  
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  
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興元王武俊有功於國破朱滔也陸

下前許師道言許李師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  
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有德中三年王武俊始人情  
貫習不以為非言德中三年王武俊始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  
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  
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  
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有茂昭昭宿與王武俊今國家除人代  
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  
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  
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  
國家矣有大原貞元以來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  
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罪罰欲希上意  
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  
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  
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  
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不請學士  
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使知其姓名勿得擬用然昭義  
帝知李拭之迎達而卒將承璀何邪欲將承璀何邪欲將承璀何邪  
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  
璀說上說式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  
吾大將軍餘如故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  
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其  
表請和蕃情切於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  
請和又復狀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均李藩亦言

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朝直通翻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兩翻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處昌言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功德使寺觀監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僧尼之盛脩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拾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餘尺華戶化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讀作拽史切非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間古莫翻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起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迄唐僖宗乾符元年九月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縣屬南寧州夷簡元懿之玄孫也高祖之子懿上命盡籍憑資產以生謂之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櫟音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良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朝直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君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貞元上卷元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李師道事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上命也處昌昌三息暫

如字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物故在已見漢紀史如言其同於物而故也一日不欲片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易以取故詔諛躁競之人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指用實諫語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意言其順使也關鎔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如蔓草之蔓延連屬也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煦嫗之附著堅固也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紇其為憂患可勝道哉騰音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處昌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復扶又翻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類所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  
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  
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後無不則恩德虛施威令頓  
廢不如早賜處分分扶問以收鎮冀之心此時未改  
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  
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  
裴武詣真定宣慰真定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  
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丙申安  
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後改號環王九月甲  
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節度恆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  
二州觀察使承宗承宗曰李司空論事初武衛使鎮州令諭王  
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遣到鎮州朝命  
遂不行比及武還事官與先上表參差使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  
戌除昌朝非武未還還所上表昌朝高之子薛勣亦安史舊王  
除之也論事集議今從實錄昌朝高之子薛勣亦安史舊王  
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  
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  
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  
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勢利到翻此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  
使說吏翻先宿裴垪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  
見賢通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  
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豈容今日遽爲茲回蓋賊多變  
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  
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李絳可謂洞見回李

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  
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史昭曰依  
立其說常附順人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  
利也且垪武久處朝廷處昌諳練事體諳練事體豈有使  
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  
不然爲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垪臣願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丙辰振武奏吐蕃五  
萬餘騎至拂梯泉史昭曰拂梯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辛未  
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軍吏李昱貢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  
不償或吐得翻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  
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  
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  
當死然臣爲陛下下尹京畿京兆以長安爲年爲非抑制  
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  
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  
昌朝還鎮使之還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  
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制書步翻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察風俗翰林  
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  
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  
璀乃制將也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又充諸軍招討處置  
使則承璀乃都統也制統言諸軍統帥皆受臣恐四方聞之



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師來凡吐突承璫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侮而動正如此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

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取受承璫指麾心旣不

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

下念承璫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

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

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

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

論承璫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

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

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

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曰舊承璫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

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容兵部侍郎

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璫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爲諫議大夫非補闕也

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璫四道兵馬使改

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孟簡侵害

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

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

得賂則譽踞爲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爲貪暴時奇

奉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陽師古曰莊陽云路卿下車之第蓋萬言也龔黃龔黃後漢書也龔音余龔居略胡胡將吏

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

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賈誼備載方

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璫將神策兵

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誠

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從子署爲軍職出入少

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

留後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田季

安聞吐突承璫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承宗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

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伍

之出而伍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

兵決出格沮者斬格沮音關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

濟使魏魏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

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

而專付中臣者老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中

之地古秦地也故謂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

欲將夸服於臣下也略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

既取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

先趙而後魏後戶是上不上下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

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到魏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

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

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

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長安在魏西爲

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

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

陰計得其堂陽唐屬黃州在州西南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作必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復扶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也斷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為趙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幽州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言燕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計敗之賊補遺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隨以徇諱忠頗有戰國說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燈昭曰三鎮官軍也三鎮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軍卒曉夜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

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鄭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鄭定進驍將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數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驛有數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自居易傳云劉士元而實錄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復授又復授又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孟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為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果如李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鄭定進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鎮唐屬市縣屬新市鎮武德五年廢州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按劉濟時軍在冀州而攻樂壽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諱忠之為田季已見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賞糧實財也或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  
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  
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爲下同臣又  
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言制以吳少陽必引  
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  
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  
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  
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  
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  
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  
生路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久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  
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  
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細作古中國之事  
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  
都未立功則兵力之疆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  
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  
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  
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其字衍考異曰  
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略則其未就緒也此月戊戌從史已就緒五月當爲四月故移於此盧從  
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事見上卷及朝廷興師從史逗  
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行軍各  
別又高蜀粟之價以敗度支時吐安承瑞總行營兵屯邢趙  
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糧故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  
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  
翊元入奏事裴增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爲言于微  
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增令

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復扶遂得其都知兵馬  
使烏重胤等款要款誠增言於上曰從史狡獪驕很  
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瑞對營視承瑞如嬰兒往來  
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  
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瑞盛陳奇  
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遺從史喜益相昵甲  
申承瑞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  
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考  
異曰承瑞傳曰承瑞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  
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  
解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增等傳左右驚亂從史之承瑞斬十  
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  
譚譚走而喧譁也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  
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  
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新書作承瑞之子韓愈爲氏先  
治聽晨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  
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上嘉烏  
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  
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  
承瑞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當丁浪翻絳上言昭  
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洛磁要害魏博恆幽諸  
鎮蟠結魏博一鎮邢一鎮幽一鎮磁一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  
入其腹內魏博其界大牙相入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  
鄙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瑞復以  
與重胤又扶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  
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不能賄底從史之罪而行今承瑞  
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爲于無君



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  
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  
利害校計也度也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茲  
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脣出於列校校戶以承瑾一牒  
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取與爲伍且  
謂承瑾誘重脣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  
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  
繼有章表陳其情狀程茂昭昭季安并指承瑾專命之  
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處呂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  
若爲之改除爲子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  
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復扶今重脣已總軍務事不  
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  
貞元二十年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脣典兵  
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  
脣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脣  
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  
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脣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  
重脣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恆衆心恆苦何憂其致  
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脣爲河陽節度使元  
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五月  
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史之黨也劉濟  
奏拔安平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見劉  
且歸路必鄭叔矩之柩平涼劫盟必叔矩柩于吐蕃  
甲子奚寇靈州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  
比請罷兵易以鼓下同復扶又下同今之事勢又不如  
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

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  
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  
理道理道治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  
日三殿對來三殿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  
廷臣詔旨率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  
有對來之語對來之言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  
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承旨永貞元年始命  
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應謂白  
居易小臣不遜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籍  
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少思猶今  
詩紹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籍  
口籍其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瑞爲詔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  
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承瑞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  
言者上多聽納唯承瑞事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  
朕故擢而無禮於朕朕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議事  
無巨細必言者蓋欲觀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  
宜阻居易言上曰對言是也由是多見曩納今從李司空論事上  
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  
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即苑中重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  
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  
離間間古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  
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考異曰實錄淄青州累有章表  
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曰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劉  
劉濟一人憫憐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  
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悉罷諸道行營將  
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大丈加劉濟中  
書令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組爲副大使長  
兩本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  
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

張玘字珣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  
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  
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  
呼曰故呼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  
為殺大將素與緝厚者數十人追緝詣行營以張玘  
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具不食渴索飲東山總  
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緝行至涿州涿州南至冀州  
八十八里州南至冀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嶺南監  
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  
陵還除兗官楊於陵音鳥召於同兗裴瑄曰於陵性廉直陞  
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  
遂振尋自抵罪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  
果有之乎意宗信方士之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  
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  
疾事見二百一卷此古今之明戒也陞下春秋鼎盛方  
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  
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  
還自討王承宗還也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  
尉裴瑄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卷疲弊天下卒無成  
功平子陞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帝於豈得  
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  
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  
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  
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  
之恩行不易之典此古今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

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庫本屬軍器監中  
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歸於軍器使  
裴瑄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中外相賀  
為旁 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  
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  
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  
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  
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  
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  
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  
佐元奉迪簡主軍務復扶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  
空周禮五家為比五比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  
共食之糲飯連翻身居戟門下經月因謂之戟門將士  
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  
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意宗  
進爵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  
而失幽燕節鎮命代可不謹哉甲午以張茂昭為河中慈隰  
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將軍伊  
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  
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衛將軍  
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入朝見上卷留其子宥  
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呂會宥  
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郝  
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母卒  
之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之輿也甲辰會王縑薨  
使上左右受鍰厚賂多稱譽之余音上命鍰兼平章

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鐔以錢數千萬賂宰相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擢來藩遂以筆塗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鐔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宰相乎鐔曰勢迫矣出今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解奉密旨擬狀中陳論固不諛故筆塗宰相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解奉密旨擬狀中陳論固不諛故

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鐔平章事李絳諫曰鐔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

復扶又翻中書侍郎裴垕數以疾辭位數所角翻庚申罷爲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

張茂昭祖諡孝忠皆葬河北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鐔守者不爲開

爲于僞翻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

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

烏惡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

容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准西既平帝之所聚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

自左藏輸之內藏藏力翻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自玄宗時王鉞歲進錢以進奉上嘉其直益重之乙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扶正栗翻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

悖蒲內翻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垕爲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黑烏路翻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

謩知輩翻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斯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一千九百三十二人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



所還又音旋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舉墓董溪行營

州行營坐賊數千緡救貸其死舉謀流春州溪流封

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春州溪流封

五權德輿上言以為舉謀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

子也何晏曰已刑而陳其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

鳳翔節度使李惟簡龍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

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

至隋十有三代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設官之多

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

餘萬見實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

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

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

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

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一品

百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諸臣增額諸

大厯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

千緡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者則史亦至十萬即此數也常表為相始立限約

宗大曆十二年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一百三

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

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表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

內官月俸復置手力實謂使以下料錢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

則有舊手力則有舊錢則有舊手力則有舊錢

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秋九月富

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素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

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

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都省尚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

使法吏一斷於法斷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處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

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東都四千八

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

千七百六十九人黔州大水壞城郭黔州首領又其

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長錦施等州

大厯二年更名敘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蠻相近為叙州

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今開江縣因縣名



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按：肝古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弄威福：亂政事。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爲人也，懼而不能強諫。陸德明音義曰：懼，其良。又其兩翻。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懈：古。懈：怠也。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爲姦。

故吉甫愧前之失言。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庫部郎中掌兵部。崔羣：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



規諫數所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將欲殺之將欲與陽為風痺病必至也灸灼滿身居

又又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

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

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

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

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

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

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閒而謀己故也古

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

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

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

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所

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

羣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

屠肆謂事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則悉為俘囚矣何煩

天兵哉謂天子之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

於此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

整粉矣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

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

士馬以須後敕也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

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

仲舒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

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

盛陳用兵之利復扶又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

顧問絳視也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恆州

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

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謂吐突承

宗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

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

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撫拍也考異

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

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歲河北事必指吉甫

曰朕曰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絳曰陛下雖有

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

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

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

移易諸將數所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朝直軍中不安

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環音請為

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度使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癸卯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以魏兵廢懷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魏初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此大願貞元之弊也爲于爲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到魏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言恐其更不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扶復又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甫始也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備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懌察曰悰

襄曰忻寮曰悟審曰恪更上衛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魏博自田承嗣以來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具衛清相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語牛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復扶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爲于爲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貯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復復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充音運偏其勿翻強其兩翻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朝直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証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鄭李師道蔡吳少陽極王承宗也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言田興與承宗心奉朝廷亦公之所惡也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

道也師道懼不敢動田與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度支經度皆從洛陽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千當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千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諳為舍難復扶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進及涇州西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京西北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比其得報虜去遠矣比必利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土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樂音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

之兄融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大故長養其弟而教之長知興嘗於軍中角射角射也角射者以中為勝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扶丑果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積暴之時積暴之時謂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鄙所角翻辛未德輿罷守本官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年入朝見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為于倫翻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索山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誘音西溷戶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門其西曰建福門內即納字也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閣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閣門引所以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復扶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朝直敏流雷州雷州至京師六季友等皆貶官敏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自藍田關南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遺手翻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月也實錄脫不書月日元衡出鎮西



於河終不能成虜矢斃大靈監食虜侮王仇食筆粗

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



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唐史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

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

以泗州刺史

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光

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

殺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

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

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

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圻射棚

也

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

主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鐸同平章事李吉甫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

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

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

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

君何弔祭

屠舞陽

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

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

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省事崔潭峻監其軍

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月戊

辰以尙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鐸

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鐸上

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

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

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

馳入唐州而守之

通爲淮西兵所敗

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

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

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

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轡迎之

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

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

之於江

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踉蹌圍人

此夏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旺王鐸誅之及



其黨憲宗昭文皇帝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

移見元貞年王叔文之黨事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

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

之惡焉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

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

為播州刺史永州古零陵郡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二千

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

陵郡梁置武州隋為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九里播州古武

夜郎日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牁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宗元曰播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字夢得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

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禹錫

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

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重責度曰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

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連州漢桂陽縣

以湖南有黃連嶺為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山陰唐置連州

魏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著書

其詩看花君子詩語涉謗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

除遠州刺史史不止禹錫一人皆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

曰中丞裴度妻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

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實人子之事然終不

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唐諫諍集裴度曰

裴度元劉禹錫至京師而語左右裴度怒我切趙錫因話錄曰憲宗初

上日但更與郎官裴度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

上有愧色劉禹錫改為連州按柳宗元墓誌稱拜疏而未可非已

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傳直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

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技梁鉅細引

觀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

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相息亮翻趨七大夏既成夏與廣

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

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稱尺居天下之人使安

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

伊傅周召召賢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

知體要術能矜名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

又魚中翻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

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生也凡木之性其

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

也若子更難也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爪則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

然吾居鄉見長人者長人者好煩其令好煩若其憐焉而

卒以禍之卒子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

其蠶織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之不暇饔飧凡病且怠

此故也杜預曰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杜預曰凡病且怠

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

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頓唐屬陳州吳元濟

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

上不從恆戶登翻鄆音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

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趣聲言助官

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說輸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恒懼恒怯也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又音旋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言有必克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申光蔡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通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貞元以來種言言也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請馬含翻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翻下同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比賊至翻近也處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府水淮西兵屢壓其壘而陳陳下同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

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攬以光顏舉刀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輸內翻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爲吳于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從者亦翻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顱骨都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戴帽厚得不死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呼火故翻音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呵叱也索搜也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弄也左右金吾京兆府及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櫳者皆索之複壁重櫳大屋小室上下櫳其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無狀者無事狀衆

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斷不能成功。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未幾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考異曰：舊傳曰：初，殺元衡，京師人皆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中丞柳公綽入京，中丞所說，弘靖疑其不宜殺。上言：『之應宗不聽及田弘正呂元膺傳書李師道將營其門，害皆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少，及承宗上表，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簾，籍財物歸於其姁。毛見曰：杜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姁。兄之妻曰姁，弟之妻曰姁，音詳里。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數所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東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八月己亥朔，日

有食之。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本道人謂充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眾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為山而遁。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迎秋，次遊藝，次龍煙，北靈武。考異曰：河南府志曰：賊帥李元膺，珍珍果於東都留後院，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召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節度使李元膺，壯志持弓矢，刀鋒圍與道坊院數重，賊眾迫逐，避相蹂躪，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為煨燼。今從實錄。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寶籙，西面一門，曰南門，中曰中門，左曰左掖門。日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於左掖門下。指使部分，分執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州，九域志：河南府抵鄧州界六百里，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驚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皆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分林間翻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伊闕也。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直追翻脛，戶定翻脛，名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折，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數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職名李師道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為之耳目

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又復扶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

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又蒲沒翻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

故未暇治師道也史說得應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謂李光顏等也故

使鎮襄陽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

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

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州八

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樂音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

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為重李光顏為重

統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

不怡其危國也不怡其危國也

聞威望甚著若自異志與諸鎮連衡聞威望甚著若自異志與諸鎮連衡

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

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

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遣唯使者先致

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

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九 唐紀 憲宗昭文皇帝

謝相公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

月死無貳矣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

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

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

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調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

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敘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

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裴

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

敗之敗補通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上時乃

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庚戌東都奏盜焚

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十一月壽州刺

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

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

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以計淮西盜焚襄州佛寺軍

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

西兵於固始固始前漢汝南郡之縣春秋之陳後漢更名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

武軍以討王承宗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

之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

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丁酉武寧節度使李

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數所敗

二八八九

蕭沛數縣敗補通判蕭沛皆隸徐州九城志蕭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子國漢肥城縣之地隋開皇十四年置歸善縣大業初改曰平陰縣界內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還從宜愿晟之子也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薨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兩役謂討淮西又討恒冀也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恆冀戶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敗補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俛以警其餘徽吳人也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章貢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一百二十六卷止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佳兵者不祥之器張弘靖章貢之言蓋未可厚非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枝斬首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立道之曾孫也李逢吉字道宗乙卯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斬首千餘級南詔勸龍戢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嗟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

容蠻言兄也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皆非何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荆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袁滋陳袁憲之後陳上書宋白曰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朗山以界內朗山為名劉總入朗山陳安昌縣隋改朗山杜佑曰朗山漢朗陵縣宋遷聖祖諱朗山為山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衡工僅得還鎮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鴟城固城在冀州界三月庚午太后崩太后王氏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攝冢宰唐中世以來天子廟置攝冢宰古者百官攝冢宰總已以攝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古者也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鐵山在壽州界己卯唐鄆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陵雲柵在唐東北魏人立柵斬首三千級辛亥司農卿皇甫鏞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鏞始以聚斂得幸鏞補各朝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渾鎬事高祖代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鐵城在唐東北魏人立柵斬首三千級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上時中外駭愕宰相入見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

任者易之不勝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

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高霞寓之敗

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李遜主帥霞寓軍因得以罪歸之秋七月貶霞

寓為歸州刺史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秋七月貶霞

恩王傳恩王李述代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

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

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成德兵

於南宮殺二千餘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

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好呼到朝野稱延又數請罷用兵

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

罷為吏部侍郎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

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

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

環柏鄉柏鄉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一里今治在彰

子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

省柏鄉縣屬高邑縣有官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倉曹朗及之子也為文長於論議饒州大水漂失四

千七百戶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

事也前事謂請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顥考功員外郎韋

處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

顥見素之孫顥見素天厚之九世孫也韋顥後周韋

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

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

柵殷城漢郡思縣屬汝南郡宋置信縣隋改曰冬十一月

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

却之復賓蠻等州賓蠻當作賓蠻武德四年以故賓桂丙

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

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

空王鐔家二奴告鐔子穆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去年王上命鞠於內仗新書舊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

括鐔家財裴度諫曰王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

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

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赴京

事也初赴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

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

不以臣無似無似猶言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

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

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

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

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金吾

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微巡坊內坊角有武候鋪衛士

守大城門百人小城門二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城門

左右巡使當奏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街之內橫街十坊大

街一百坊之坊也坊皆有坊門坊門有坊正坊正有坊

左右巡使當奏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街之內橫街十坊大

街一百坊之坊也坊皆有坊門坊門有坊正坊正有坊

街一百坊之坊也坊皆有坊門坊門有坊正坊正有坊



建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兩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言領為此人作朕亦畏之日柳氏

徵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北有禁軍校冒驛卒唱駐馬館之明日英對上云云朝議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受陛下禁軍中偏裨驛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試臣臣杖無此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為敘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諸軍近九萬近其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置城屬德州斬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

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戶恆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恆州薄伯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九城志恆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

陳露陳露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四十里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斂軍中所掠鎬家之衣也以兵衛送還朝通直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至唐州

去斥候呂翻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袁滋所請開門揖客者也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在唐州東北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又聞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愬字子

初置淮穎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拆淮入穎至項

城入潁據舊史時運米汴淮至壽州四十里入穎口又汴流至穎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汴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輪于鄆城得米五十萬石交五百萬東省汴運之費七萬六千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城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潁水與潁水合唐之潁水縣漢汝陽縣地也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鄆音己未容管奏黃洞蠻屠嚴州容管統容州白牢蠻嚴州馬場溪古等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